东度记

（明）方汝浩著

东度记20卷100回

卷首有〈扫魅敦伦东度记序〉，署“崇祯乙亥岁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题”。又有“华山九九老人撰”的〈引〉和〈阅东度记八法〉。卷前署“荥阳清溪道人著，华山九九老人述”。清溪道人即明方汝浩（详见《古本小说集成》《禅真逸史》）。华山九九老人无考。此书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崇祯八年乙亥（1635） 金阊万卷楼刊本，题《新编扫魅敦伦东度记》，又称《续证道书东游记》。另有清初刻本，题“云林藏版”，将序署年代改为“康熙己酉”。此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本影印，板式与万卷楼本同，因牌记已佚，未知刊刻堂名。

目录

第1回南印度王建佛会密多尊者阐禅宗
第2回道童骑鹤闯妖氛梵志惺庵留幻法
第3回蒲草接翅放青鸾枪棒化蛇降众少
第4回众道徒设法移师说方便尊者开度
第5回三尖岭众贼劫庵两刃山一言化盗
第6回本智设法弄师兄美男夺俏疑歌妓
第7回纯一报恩留长老酒佣怀忿算高僧
第8回巫师假托白鳗怪尊者慈仁蝼蚁生
第9回扰静功顽石化妇报仇忿众恶当关
第10回赛新园巫师释道灵通关商客持经
第11回凶党回心因善解牛童正念转轮回
第12回元通说破灵通关梵志扩充法里法
第13回指迷人回头苦海持正念静浪平风
第14回破幻法一句真诠妙禅机五空觉悟
第15回茶杯入见度家僧一品遗书荐梵志
第16回弄戏法暗调佳丽降甘霖众感巫师
第17回赛新园复修旧庙东印度重礼真僧
第18回二十七祖传大法达摩老祖度元通
第19回清宁观道副投师轮转司元通阅卷
第20回陶情逞能夸造酒风魔设法警陶情
第21回妾妇备细说衷肠王范相逢谋道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22回咏月王阳招讽诮载酒陶情说转轮
第23回贪嗔痴路过分心清宁观僧投老祖
第24回神司善恶送投生和尚风魔警破戒
第25回神元捐金救鸡豕道士设法试尼僧
第26回公兴五试寇谦之正乙一科真福国
第27回行者点化崔夫人魏王约束中军令
第28回崔寇恶报遭磨灭忠孝投师入法门
第29回扶演化阿罗说偈尼总持扰静赴斋
第30回道副论忤逆根因祖师度续弦说偈
第31回度向氏一门复孝化郁全五子邪心
第32回执迷不悟堕酆都忤逆妖魔降正法
第33回试禅心白猿献果堕恶业和尚忘经
第34回求课诵报本回心说忠欺灾祥果报
第35回轻尘和尚消罪案伯嗝奸魂被铁鞭
第36回神女化妇试真僧冤孽逢魔谋报怨
第37回公道老叟看妖魔献身行者陈来历
第38回圣僧不食疑心物神将能降不逊魔
第39回师兄师弟争衣钵秉教神王护法门
第40回贞节妇力拒狐妖反目魔形逃女将
第41回扶头百辆论风流改正狐妖谈古董
第42回诵毛诗男子知书付酒案邪魔离妇
第43回授女将威扶惧内结狐妖义说朋情
第44回取水不伤虫蚁命食馍作怪老僧贪
第45回严父戒子结良朋岁寒老友嗔狐党
第46回正纲常见性明心谈光景事殊时异
第47回祖师慈悲救患难道士方便试妖精
第48回仙佛宝器收蛟患祖师说偈试沙弥
第49回善神守护善人家恶党闻灾知警悟
第50回李老吝财招盗劫仙官阅卷授诛心
第51回阿诺享现成财产大神送麒麟佳儿
第52回悍妇凌夫遭鬼打道人惩恶变驴骑
第53回数珠子两敌丸丹舒乡尊四知前世
第54回高尚志逃名不仕道副师见貌知心
第55回犬怪变人遭食毒鼠妖化女唱歌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56回商礼改非脱禁狱来思信善拜胡僧
第57回奸贼坏心遭恶孽善人激义救冤人
第58回狐鼠怪掠美示恩把来思救人失水
第59回威神三阻狐鼠怪菩萨两查善恶医
第60回把氏施膏母子会黿精报怨说因由
第61回捕窃变黿知苦难僧人论酒说荤腥
第62回道士三施降怪法长老一静服黿精
第63回石克辱讨饭乞儿喽罗报冤家债主
第64回骆周善心成善报虎豹变化得人身
第65回走兽飞禽堪度化士农工贾被妖魔
第66回士悔妄欺成上达道从疑爱被妖绳
第67回说苦乐庙祝知音举数珠长老破怪
第68回赤风大王济贫汉青锋宝剑化枯枝
第69回救生命多保如来耍拐人木石幻化
第70回仲孝义解难甚奇古仆人悔心救痛
第71回舒尊长误伤衙役众善信备问善功
第72回走邪猿仆遭迷病救乳鸟虎不能伤
第73回猿猴归正入庵门道院清平来长老
第74回零埃打鸟遇妖邪零地随猴拴鸨怪
第75回元来道者正念头青白船家救海难
第76回辛苗叟公门方便小和尚还俗养亲
第77回六老叟参禅论偈三官长执册说因
第78回殷独与鬼蜮结交穆义同吴仁遇怪
第79回夺人钱钞遭人骗肥己心肠把己伤
第80回顾名思义消冤孽化怪除邪总道心
第81回花蛇怪自供恶毒蠢道人笃信除邪
第82回梁善娶妾得多男邵禁因斋结众社
第83回八斋友各叙罪孽万年僧独任主坛
第84回高义劝戒一兄非高仁解散六博社
第85回一偈谦光动傲生五个精灵惊长老
第86回无仁孽辈现精灵有长前因呈长老
第87回舒化修书请圣僧怪狼闻经修善果
第88回恃强凌弱反伤身做贼偷牛遭怪耍
第89回淹女胎村人作恶查文卷大圣礼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90回尼总持度狼了道蔺员外警戒回心
第91回化善医宗交感脉客人货出孝廉家
第92回善狼得度归人道店主惊心拜鬼王
第93回咒诅婆儿知悔过奸淫魂梦逾东墙
第94回建道场迎接高僧试禅心显灵尊者
第95回陶情卖酒醉行商王阳变妇迷孤客
第96回众商发心修庙宇三僧说偈灭邪氛
第97回讽经商真心显露恶鬼汉磨折疑心
第98回萧刺史重道敬僧老祖师观颜知喜
第99回杯渡道人神钵戏波罗和尚显奇闻
第100回东度僧善功圆满西域岭佛祖还空

粤稽禅家，历代通载。见南印度国，有不如密多尊者，继达摩老祖，发愿普度众生，阐扬宗教。自南而东，化及有情，靡非欲人克复本来，一归善道。又稽晋魏崔寇，偏纵己私，不忠君父，报恶昭彰。异哉!乃始谓世法，作善者不降之以祥，作恶者不降之以殃，则于天道恢恢、疏而不失之语谬矣。信乎!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顾作者一言，从何地生根，自何门入室?大哉圣学，有天地，有君亲，有师长，有兹名教，便有兹实践。从此实践中，生根入室，思过半矣。清溪道人喜谈禅，乐劝善，虽于尽虚空界昭然，无色相处解悟，然解悟者明心之宗教，而立意者有情之世法。人岂能尽离世法?故道人假圣僧东度，而发明人伦。昔人撰《西游》，借金公木母、意马心猿之义。而此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人曰圣僧之教不言，予曰道人说魅扫魅。观者有感，愿为忠良，愿为孝友。莫谓天道人伦不孚，试看善人获福。至于编中，征诸通载者一，矢谈无稽者九。总皆描写人情，发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谓设于牛鬼蛇神之诞，信为劝善之一助云。

崇祯乙亥岁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题

引

清溪道人下愚先人，喜谈禅，而好行善事。尝云：晋魏间禅家，如密多尊者，洎达磨老祖，自南印度而东土度人。所度者何？若曰：见性明心，成佛作祖。噫！说之理奥，愚者未明智者过，揣度得者又几何？总来谈空说妙，不知范围世法，而指人道实理。克尽斯理，超乘而上，全兹男子身，自可成佛道。第世事深言则晦，实言有几？而世多好奇信诞，故於深言处，设为浅诞云，语以引人敦伦作善。夫善心萌而阳生．阳生而吉祥获福。谁谓斯记不感发兴起，为劝惩之一机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崇祯乙亥年夏月华山九九老人撰。

阅《东度记》八法

不厌伦理正道，便是忠孝传家。

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

莫云僧道玄言，实关纲常正理。

虽说荒唐不经，却有禅家宗旨。

尊者教本无言，暂借师徒发奥。

中间妖魔邪魅，不过装饰闹观。

总来直关风化，不避高明指摘。

若能提警善心，便遂作记鄙意。

第1回　南印度王建佛会密多尊者阐禅宗

话说混沌初分，天地为两仪，日月星辰为四象，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数不尽的万物，生于其中。即人亦万物中一物，只因人灵物蠢，人有知觉智识，能言善语，故配天地为"三才"，乃最灵者。以本来原有个正大光明的道理，自生来在孩提时，混混朴朴，未凋未漓。光明一理，包含五内。及至长大成人，知诱物化，邪魅外侵，本真内凿，把个大道丧失。所以万圣千真，立言行教，只要人克复本来，见性明心。这克复的何事？明见的何物？就是为臣的，既受皇王官职，尽心事主，忠义报国，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贪位慕禄，希图富贵，惜身家，不顾国。哪知根本既坏，枝叶终伤，后世子孙宁保不坏？为子的，要思身从何处来，乃父母生育。且说那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何等深思，孝敬不违，劳而不怨，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为子的，贪妻爱，纵私欲，不孝双亲，哪知天鉴不宥，王法无私，报应却也不小。为弟兄的，应该念父母血脉，同胞生来，弟敬兄，兄爱弟，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争家产，为钱财，视弟兄如陌路，待手足如寇仇，哪知天合的弟兄既失，人合的财产怎长？为夫妻的，阴阳配偶，子孙相承，相爱相怜，何等光明大道！乃有一等，贪淫纵欲，弃旧怜新，憎妻宠妾。更有淫妒妇女，不守妻节，败坏风俗，多有性命不保。为朋友的，要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大道何等光明！乃有一等，势利交，酒食友，处富贵亲如手足，当患难视如路人。哪知天道好还，灾难莫测，谁为救恤？这五伦道理，正大光明，人能永保不失，自然邪魅不侵，灾害不作，福善资身，以完全生人道理。便是圣贤仙佛，也不过克全了这道。少有所失，便入邪宗。后有清溪道人五言八句，指出克复光明要法。

诗曰：

大道原明彻，邪魔扰世缘。

莫昧菩提树，须开宝叶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伦同此理，三省即先贤。
克复工须易，予欲又何言！
且说东京孝武帝宁康年间，天下广阔，海宇遐荒。出中华外国，有五印度国。一个南印度国海边，有一渔父名叫卜老。因他终日面无戚容，见人只是嘻嘻，人称他做笑不老。他夫妇两个，日以捕鱼资生。一日捕得巨口细鳞，将欲烹食，只见那鱼有乞哀贪生之状。夫妇怜慈动念，乃计议放生，把这活鱼仍投海水。那鱼洋洋游去。夫妇二人，便思持斋改业，怎奈边海无策赡生。正窘急处，忽来一个老僧到门化斋，只是大笑不止。渔父虽笑，这日却有些戚容。老僧笑问道："渔翁，贫僧素知你好笑，今日何故面色凄凄？"渔父强陪笑脸，那渔妇便答道："师父你有所不知，我夫妇原以捕鱼资生，近为捕得一鱼，将欲烹食，那鱼状若乞怜，我夫妇不忍，放它归海。因思人生世间，有可充腹之物，有可治生之事，何必伤物性命，以养人身？弃了此业，又无计资生。我夫为此戚戚。但我夫平日好笑，他道：'有鱼便有酒，有酒便有笑，有笑乃不老。'人所以因他姓名，遂呼他为笑不老。不知长老也笑不休，却是何因？"老僧笑道："贫僧打从中华来，到一处白莲社，遇着一位远公和尚，他有'虎溪三笑'禅机授我，因此学他之笑，一路化斋到此，逢人便笑，海边村户人家，都叫我贫僧做笑和尚。"渔父笑问道："师父，我笑有个话头儿，你笑不知可有？"老僧笑道："贫僧有几句话头。"渔父道："请念念我听。"老僧一面笑着，一面口念着，乃念道：
笑，笑，笑，谁人识得这关窍。远公传我这根因，我因笑得笑中妙。岂是痴，非是傲，说与渔翁休见诮。你今向我笑笑人，我向你笑有玄奥。笑嘻嘻，自知道，非是笑九流，乃是笑三教。不笑为臣忠，不笑为子孝，不笑白发自红颜，不笑贤愚并不肖。也不笑矜骄，也不笑势要，也不笑东施嫫母效颦，也不笑子建潘安才与貌。那笑陶朱猗顿富多金，那笑范丹苏季贫无钞。非是笑愚顽，不学甘弃暴。非是笑旁门，诖误入左道。非是笑喑聋瞽目不成人，感叹悲嗟怨天造。仰天终日笑无休，今笑渔翁寄长啸。这呵呵，有独乐；这哈哈，有自好。只为太平时序乐雍熙，但愿丰亨无旱涝，四时佳景物色奇，风花雪月堪欢跃。一身丢开名利关，烦恼忧愁俱不效。古往今来只如斯，家风落在这圈套。你也嘻，我也笑，笑的是，浮生空自忙，是非闲争闹，人生何苦绉双眉，且学老僧腔与调。
笑和尚念毕，乃问渔父："你的话头儿，也念念贫僧听。"渔父笑道："长老，我的话头儿，却是四个《西江月》。"乃念道：
叹世悲哀忧戚，怎如哈哈嘻嘻。人生纵有百年辆，几被忧愁夺易。
智者虽教看破，人情自古难齐。得欢笑处且怡怡，好个呵呵生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屋哄堂大噱，一人独自向隅。世间惟有这须眉，他也立身天地。
笑伊秃发何事？笑我终日渔鱼。只有沽酒落便宜，因此呵呵为计。
笑和尚听罢，笑道："渔翁，你既呵呵为计，怎的又面带忧容？"渔父道："师父你不知，我前捕得一巨口细鳞，将烹而食，那鱼状若乞怜，我夫妻一时不忍，纵放它生于海。那鱼得水，悠悠痒洋而去。因此我夫妻要持斋改业，又虑资生无策，因此忧虑不觉见于面，使师父见知。"笑和尚笑道："渔翁，你夫妻既发慈悲，放生活物，我贫僧自有个与你资生计策。昨游海岸，见一物放大光明，近前看是何物，乃是一件宝贝，欲要把这宝埋藏海岸沙中。你夫妇既有放生活鱼的仁心，贫僧岂无为你资生的好意！你可将此物上献与国王，大则授你一官半职，小则赐你些金银。何虑养生度日？"渔父笑问道："师父，你见的是何宝贝？"笑和尚答道：此宝不是凡宝。你听我道：一粒如粟，千劫不坏。坚牢不说，金刚九转炼就，万道霞光，照耀堪同日色。问根缘，从静定中生出；说奥妙，自虚灵处发祥。如如不动，行无所住。才有这样圆通，岂是那般虚幻。总来一个老禅和，留却久修舍利子。渔父听得笑道："我也曾闻僧家久修得道，化火自焚，必留一粒舍利，万劫常存。但这宝贝，上献国王，安知他受也不受？且这宝今在何处，何计取来？"笑和尚笑道："此宝远则九万鹏程路尚近，近则一刹那间取即来。人人皆有，个个不无。"乃自胸襟内取出，付与渔父道："舍利此物就是。渔父好去献王。"渔父接得宝贝在手。那和尚化一道霞光而去。渔父得了舍利，打点进献国王不提。
且说南印度国王历代传来，崇奉三宝。到一个国王，名德胜，生一子，心爱出家，修行成道，法号"不如密多"。这尊者誓愿普度群迷，同归大道，后成正果，位证二十六祖，演化东印度，此系前东度二十七祖成道。嗣后南印度国王，又传位一个香至王。生三子，其季子名菩提多罗，也只爱出家，法号"达摩"。这老祖得二十七祖法器，欲继普度之愿，乃率弟子，演化本国。虽本无言之教，一意度人，明心见性，遵行正大纲常。自西竺东来，遇梁武帝，言论未合，摘芦渡江，遗留圣迹而去。此乃后东度，今且按下不提。
再说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听得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乃到国王殿前，果见王坐朝。执事多官拜罢，一官朝王奏道："今有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国王闻奏，道："国以贤为宝，民以食为天。进献的，不以贤、不以粟，那舍利子要他何用！"令执事官不得传呼。正才传令，只见殿阶前一个僧人，身披着锦襕袈裟，手执九环锡杖，却不是近地来的禅和，也不是外国到的长老，乃是密多尊者。国王一见便问："汝有何意见朝？"尊者答道："臣僧闻渔父进宝，特来谒王。"国王道："予正在此说这宝无用于国，免传他进。"尊者答道："我王以何为有用？"王曰："进贤治国，献粟食民，这却有用。"尊者答道："信如王言，但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僧愿王收此舍利，盖座浮屠宝塔藏了，建个佛会道场，以修功德，以遂臣僧普度化缘。"国王听得尊者道场功德之言，乃问道："道场功德何在？"尊者答曰："在王一心。"王曰："予一心只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尊者答曰："王心敬天，自然风雨调顺。王心法祖，自然民国泰安。"王笑道："这道场，予知之矣。但不知此外更有何功德。"尊者答道："建立道场，小则悔过消愆，大则超亡荐祖。功德甚多，却也说不尽。"王又笑道："予尝闻子有普度化缘之愿，且说佛会道场，俱为外务末节。"尊者答曰："佛会功德，即是度己、劝世、化俗，于功德最大。"王又问道："怎么最大？"尊者答曰："君子遵守王法，小人犯禁行恶。纵有刑加，藐然容有不畏。及闻佛会，便起敬心。不说三尺之严，顿悔一朝之过，有助政教，故云劝世。若上智不须佛会，君子可无道场，化善信，修阴功，前人留下这功课，愿王遂臣僧普度化缘之行。"王乃笑道："据汝此说，予正欲使四民守法，或有藐然不遵，使他同归于善。便就修建一个道场，以答谢天地，未为不可。"乃令众僧依据科仪，建立法事，立尊者为班首。尊者辞曰："臣僧时有静功，未便班居众首。"王作主乃立众僧中有德行者，职司班首。以尊者主坛。道场既建，水陆毕陈，虽遂普度化缘，实乃祝诞王寿。

按道场功课，灯烛虚仪，菩萨岂拜念所干，佛祖非香花所爱。只是善念在人心，昭格在祷祀。那一念投诚修建，阳长阴消，福缘善庆，盛世不废，功德有些。

按下尊者为王启建道场不提。且说昆仑演派，蓬岛分流，海有五岳四渎，名山胜水，哪一处不藏隐着神僧高道。有座崆峒深峡，削壁悬岩，中藏着一个全真道士，法名玄隐。这道士，他服气不服气，已列仙班；修性复修命，将成正果。一日偶出洞门，忽闻香信，把道眼遥观，便知南印度国中修建胜会，乃向道童说道："国度焚修，我与汝当随喜。我驾青鸾先行，你可深锁洞门，身骑白鹤后来。"道童唯命。只见道真驾着青鸾，颉颃霄汉，上下玄穹，霎时到了国中。入得道场，先礼圣像，后接众僧，便问主坛。众僧答道："主坛尊者入定未出，道师当谒国王。"道士依言，先朝见国王，方来坛中拜谒尊者。此时尊者出定，两人各叙礼通名。道士乃向尊者问道："禅师，你佛会何因修建？"尊者答曰："为王得舍利，且因贫僧有愿普度，故建此道场。"道士道："何样科仪？怎生功课？"尊者答道："酌水献花，焚香课诵。"道士笑道："此灯烛仓耳。"尊者亦笑道："道门依样，也有醮事。"道士笑道："吾门固有，但其中如导气运神，水火炼度，还有一种实用工夫，如龙虎坎离，婴儿姹女，九转还丹，一真朝圣，便与师尊空门大异。"尊者答道："道师说的果然不差，只是吾门岂专焚修课诵，徒张钟鼓香花，也有入定出静实用功德，与道家共派同流。只是后人分门立户，各显其宗，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道士道："果如师言，吾门抱元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即是释家万法归一。释家言五蕴皆空，即是吾门常清常净。又何差别？"尊者道："无始以来，我与道师心同此理。但愿后人各归正向，勿入邪宗。若有矛盾争歧，须引他辙辕共孰。"道士唯唯称善。后有称两教事异功同五言四句。诗曰：

道行正乙法，释修劝化因。
有如抚共剿，总是正人心。

第2回　道童骑鹤闯妖氛梵志惺庵留幻法

话说道士与尊者阐明真宗，僧道众信各各开悟，都说两教原自合一。国王传令旨，斋供了道士，给赐了众僧。当时见闻的，也有披缁入释门，也有簪冠投道教，尊者与玄隐俱各指示各人入门路径，各各感叹称扬。道场既完，玄隐便驾青鸾，回归洞府。只见洞门深锁，不见了道童、白鹤。把慧眼四顾，屈指一推，道了一声："呀！道童误入旁门，白鹤倦投蜃腹。虽然是邪魅迷真，却也是他贪痴被诱，本当救援归正，一则道童有误入旁门之难，一则丹鼎有铅汞将成之功。且效羲皇，北窗高卧。"后有驻玄隐修真乐处七言四句。诗曰：

快活仙家远俗尘，茅庵草舍养精神。
任他童鹤迷邪魅，且作羲皇枕上人。

话说道童骑鹤，蹁跹云汉，只因领师旨锁闭洞门，那青鸾先去，他与鹤未逐鸾飞。一时离了海岛，在那半空观望景致。只见那空中楼阁重叠，树木森森，不说洞府之居，俨似神仙之宅。乘鹤径投，哪里是雕梁画栋？睁睛去望，原来是气化虚形。却不是别物，乃是雉鸟化生的海蜃，邪迷逞弄的妖氛。楼台尽皆幻设，树木都是诡装，引那鸟倦投林，便张喉吸腹。那蜃也不知是道童人类、灵机应物，怎肯与蜃吸吞？两各浑搅争强。毕竟人强物弱，闹不过人。故道童得鞭鹤仍出蜃口，登得海岸。却把个精神被蜃争夺耗散，那白鹤也力倦心疲，俱在海岸上喘息。有分教：

邪魅迷却真常性，万种因缘变化生。

却说天地生育万物，既有个阴阳消长的道理，便有个胎卵湿化的根因。乃人从胎类，禽属卵生。一切昆虫或因湿化。人在胎生，那上一等王侯卿相，或是神圣临凡，或是星辰下降。又一等富贵中人，多福多寿，或是善人转化，或是忠孝脱生。那最下的一等，疲癃残疾，困苦刑伤。纵然说五行是坎坷，二所乖张，却也多有心地黯淡，过恶昭彰。若不知改行从善，把心地明正，这阴阳五行，却也真个奇怪，不变转在自身，就更张在后代。世间既有这阴阳变转的道理，就在个主宰这道理的圣神。故此冥冥中有个掌脱化死的主者。只说这国度，海隅有一地方，名唤惺惺里。里中有一姓卜之家，人尸众多。那渔父笑不老便是其族。只为他夫妇捕鱼资生，一时感发善心，放生活鱼，冥冥就遇着神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他个舍利宝贝，进献国王，赏了他金银归家，改了这捕鱼生理，做些有本营业。

却说这卜老有个族弟，名唤卜公平，只因他心地浅窄，行事刻薄，村里起了这个姓名。卜老年近五旬，尚然乏嗣。冥司掌管脱化主者，一日检阅善恶簿中，观见渔父积善根由，得了神僧舍利致富，乃道："此等善良，一富未足以报。"及查卜公平，无甚过恶，只为心地不明，行事刻薄，便道："此等宁无报应？"乃查他二人后嗣，俱该不绝，遂于脱生簿上注笔："卜公平将雉化蜃为他后嗣。卜渔父把迷蜃鹤作他儿郎。"注定生期，令投胎舍。为何把这两种脱化？只因蜃逞妖弄诡于生前，便教暗幽冥于再世。那鹤本白海岛，素有清修，既从羽化，免堕卵生。又因渔父善念感召，卜公平刻薄因由，报应昭彰，诚为可畏，后有叹蜃狡脱化一词《黄莺儿》道：

蜃气化为楼，诳飞禽，吸入喉。亭台花榭皆虚谬，飞鹤倦投，道童误游。险些儿做他粮糗。转轮愁，狡奸脱化，顽钝没来由。

却说白鹤与海蜃俱化。道童见白鹤望空扬去，也只道他回归海岛，自己一个被那蜃气夺蔽真灵，终日海上往来。却遇着一个道者，乃海上修行之辈，他连毛发，若似全真；剃髭须，又同长老。想是半从释教半从仙，半悟禅机半悟道。这道者游方海上，遍谒村中，到得这惺惺里，却遇着卜公平老者正产一男，生下来浑浑沌沌，夫妇心情不喜。见了道者入门，忙延他上坐，乃问道："师父何方来的？何姓何名？有何道术？"道者答道："小道边海人氏，法名梵志，只因指甲修长，人都呼我'长爪梵志'。若论道术，有呼风唤雨之能，倒海移山之法，只因我两教双修，又好些旁门外术，故此未成正果。昨游海岸，到得贵村，见有毫气漫空，却从善人居屋上出，知必有好事在门，因此来一则抄化，一则访贤。"卜老答道："正是。日前我族间生一子，清标雅致，只是略有些瘦弱。我也产了一个儿郎，却浑浑沌沌，似一个顽钝之子。不知这是何说？"梵志笑道："小道善医调，管你这瘦弱的强壮，蒙懂的聪明。"卜老大喜，便留在家供养。

一日遍会里中亲友，各捐金钱，盖造一庵，名唤惺惺庵。怎唤做惺惺庵？只因里唤惺惺，使就庵同其里。惺惺之义，实乃方寸一窍通灵。这梵志住在庵中，依方调治，这顽钝之子日益昏蒙，那瘦弱之男尤然憔瘁。心下思量良药，却好正行海上，寻取仙方，遇着一个道童，行走到来，向梵志稽首。梵志问其来历。道童却是蜃气蔽了灵机，不能应变，便把笑和尚指为师，说道："自幼出家随僧，迷失父母籍贯。"梵志见其伶俐，乃留在惺惺庵，收为弟子，教他些障眼幻法。这道童却也心地聪明，都是妖蜃邪魔在腹，那移变幻甚精。梵志一日见医两子不效，久住意懒心灰。又见道童法术倒比师高妙几倍，思量携了徒弟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游方，又恐笑和尚来寻道童。于是心生一计，对道童说道："你随我日久，学法颇精，但你师父来寻不便。我与你且离此地，前往别方修行。只是这卜老等爱厚未酬，二老之子药医不效。我欲小试一法，使他不疑不怪，方与汝去。"道童答道："师父要行何等之法？"梵志道："必须把他两个小子病根除去，得些金宝谢他，方才快乐。"道童道："这有何难广却好两个雀儿在屋檐飞跃，道童把气一吹，那雀儿顷刻跳下地来，变化两个孩子。一个肥胖胖，跳钻钻；一个俊聪聪，伶俐俐。道童喝道："速去遮瞒了来。"只见二雀变的孩子飞空去了。梵志喝彩称妙。他却也就念动咒语，平地下裂一穴，拥出金银无数。

师徒正笑间，只见庵门外，一个渔父，一个卜公平，同着三五会友，笑嘻嘻进庵来，见了梵志师徒，又见满地金银，这几个人利欲心动，你抢我袖，便忘了亲友情分，几乎争殴起来。抢夺了一会，去的去，留的留，渔父与卜老方才称谢梵志道："师父好妙剂，好药方！两家孩子俱病愈，就如换了个人一般。不是师父建此庵，我们怎得这许多金宝尸梵志随答道："正是。小道久在贵地，多承供养，无因报答。天教二位令郎病愈，且赐许多金银，足以酬谢列位高情。今日良辰，欲要携徒前往名山洞府，访拜高贤。"众人苦留。梵志只是要行。留的是金银，动了众人心。梵志当时拜辞了众老，携着道童前去，又恐笑和尚赶徒弟，乃留下一种幻法。他怎知道童妄说旧禅师，幻法空留遗笑柄。梵志与道童伪弄的机巧，不但使人喜喜欢欢离别，且令众老各各忘义抢争。后人有叹利欲动人世法障眼一词，乃是《沁园春》词曰：

世道堪嗤，利名可知。金银未见，甚契阔情爱，抖然物欲，动心贪痴。那顾亲朋，争少攘多，恨力绵势弱，一脚踢倒道心思。且遂却，我眼前富有，管甚奸欺！

按下梵志携着道童离惺惺里前行。且说尊者，白道场圆满，国王赏赐了渔父，把舍利于建塔安瘗了。一日朝会大众，只见丹陛之前，尊者立地，口称辞王东游行度。国王问道："子欲行度，当于何所？"尊者答曰："臣僧随方而化，因类而度，无有成心，安有预所？"王曰："汝试说明，予因知汝去向。"尊者把慧眼一观，乃答曰："臣僧行度，多在东方，去来有日，愿王保爱圣躬，毋忘调摄。"国王首肯。于是尊者稽首辞王，收拾衣钵，择日启行。当时门下有四个徒弟，尊者只欲带一个随行，乃设一问难以试。却将手内数珠，唤四徒近前，说道："汝等随吾日久，个个体爱，但东行不能俱随，欲同一个外游。今以禅机为试，汝等说是何物。"当时一徒名唤元湛，答道："师父手中却是数珠儿。"一徒名唤元同，答道："师父手中却是菩提子。"一徒名唤元空，答道："师父手中却是念头儿。"一徒名唤元通，答道："师父手中却是不忘佛。"尊者听毕，乃令三徒侍奉香火，共守常住，只带元通一人随行。三徒不乐。尊者道："汝等三人不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愠，后有继吾东度僧人，汝等因缘，终成再劫。″三徒各各惟命。至期良辰，乃辞朝及诸宰职并僧俗人等，出了国门，望东前进。后有五言八句赞叹尊者东度胜举。诗曰：

世俗染多迷，何独东印度。
各具明镜台，苦被红尘误。
尊者大慈悲，指引光明路。
愿佛一朝新，而无有恐怖。

九九老人读记，有七言八句赞功德。诗曰：

莫言东度事荒唐，缚魅驱邪正五常。
悖理乱伦归孝悌，移风易俗乐羲皇。
格心何用弓刀力，化善须知笔舌强。
更有虔诚勤礼拜，敬天敬地敬君王。

话说玄隐道士高卧北窗，忽然觉来，想起童鹤未归，乃唤青鸾近前，嘱咐道：″误入蜃氛，固是道童；翱翔住翮，却乃白鹤。你与他两个同逍遥吾门，今他迷却故乡，你宁无拯救？″那青鸾听得仙旨，即便六翮凌空，片时到地。在那海岸左眄右顾，白鹤杳无踪迹。道童却在惺惺庵。乃一翅飞来，直到庵前，未提防梵志已留幻法，道童久离庵门，偶然绊索飞来，把个青鸾两翅双足，牢拴紧缚，挣扎不脱。那看守惺惺庵火居道人，忙将青鸾捉住，剪了翅儿，阶前畜养。这正是：

邪氛迷去千年鹤，幻法牢拴两翅鸾。
不是圣僧行普度，山中怎得好音传？

且说尊者与元通弟子自出东郭，望前行走，到得一村落人家。这村落，左环高山，右临瀚海。尊者与元通见了，说道：″你看这村人家，树木森森，风烟荡荡，山明水秀，犬吠鸡鸣，却也好个村落！″元通答道：″果是好个村落。″怎见得？但见：

苍苍山绕屋左，玉壁何殊；茫茫水演居右，银河浑似。绿树拥出，青烟缥缈，绳枢瓮牖；碧波横飞，白雾蒙回，东岸西洋。鸟韵铿锵，应谷声，和律吕；鱼鳞闪烁，翻锦浪，鼓精神。樵子渔夫，东歌西唱；山光水色，朝变夕更。都铺叙的满村景致，足见的一境风光。且是径通大道，往来何必问津；只见庵闭重门，清幽可堪寄旅。

尊者与元通走到村口，不见居人，但深入林间，只见一座茅庵，门悬一匾，上写着″惺惺庵″。尊者乃令元通击门。庵中忽应声开户，却是一个火居道人。见了尊者师徒，便请人内堂里坐。尊者瞻礼圣像，道人随捧出清茶。尊者接茶在手，便问：″此庵何人所建？何宅香火？″道人答道：″这庵昔有位道者，在这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村化缘进道，村间檀越发心，盖造这庵，与他栖止。他居此日久心烦，日前辞了村里众檀越，往东去了。"尊者问道："道者讲的何道？"道人答道："他随人询问，应对却也不穷，只是法术果然高妙，神通真个不凡。他有呼风唤雨之能，倒海移山之术，不是那平常挂单僧人，岂同而今化缘道士。"尊者听了，微微笑容，问道："你这村间，却是哪个檀越重僧？哪个善人庵主？小僧师徒路过此间，也要拜访一二高贤。"正说间，只见庵外一叟走进门来。见了尊者，便施礼问道："二位长老从何方来？要往何处去？哪寺院出家？甚姓名呼唤？"尊者不言。元通乃答道："贫僧打从南印度国中而来，要往东印度国内而去。自幼本国出家，名号不敢隐讳，偶造宝庵，不胜轻妄。请问老施主高姓大名？"老叟答道："老夫姓卜名公平，这村间，只因往年来了一位道者，深有道术德行，在此化缘。我们几个道友，盖造此庵与他栖止。近来因他收留一个迷失道童，教习他些幻法，被人识破，故此辞别这方，往东去了。"元通笑道："适才道人甚夸他法术高妙，老叟因何说他幻法？"卜公平笑道："比如老夫产了一子，甚是顽钝，他道能医，日久不愈。乃设幻法把个雀儿变做孩子，哄诱我家。一时甚喜，及他离庵去远，这孩子即露本相。又道久扰我辈，平地现出金银，诱哄我们争夺一番，也待他去远，俱是些砖石。故此这道者，损了一去之名。若犹在此，有何面目尸尊者听得不言，只是微微而笑。元通乃向卜叟问道："叟！孩子如今却如何？"卜叟答道："犬子只是浑浑沌沌，蒙然不晓。"元通道："医此何难！"卜叟笑道："日前道者也是此话。师父你又来调谎。"元通答道："本僧不敢欺诈。古人说得好：'大病用功，小病用药。'若叟孩子这恙，可以不药而愈。"卜叟听说大喜，便留尊者师徒在庵居住。次日众老齐来探望。却好渔父在内，他认得尊者，乃道："原来是道场主坛的师父。且问治疗孩子何方？"元通又把前话说出。尊者笑向元通说道："徒弟说差了。两个小孩子，既不用药，却行何功？"元通答道："药既不用，功自有方。"乃向尊者面前，把胸上一摸，尊者点首。却是何义，下回自晓。

第3回　蒲草接翅放青鸾枪棒化蛇降众少

话说元通手摸胸坎，尊者点首。众老中一人问道："师父明白见教，功是何用？药是何方？摸胸是何主意？"元通答道："功乃出定人静，孩提之童，襁褓之子，不识不知，况且浑沌，如何教行？药固有方，难医冤孽，如何得愈？摸胸之意，小僧愚见，要老叟自揣。此胸内曾有大聪明、过智计之处么？"这老者听了，把卜公平看了一眼，也点了点头，又问道："比如我这笑不老的孩子却伶俐，奈何憔瘁瘦弱。"元通不能答。尊者道："这亦有因，何劳老施主过问。贫僧既有愿行方普度，自有治疗良法，异日当细与施主详明。"众老唯唯，各去商量斋供。尊者乃与元通寻个洁净居室，方铺下蒲团，只见一只青鸾，被道人剪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双翅，飞扬不起，在云堂阶庑行行走走，似有凄惨之状。尊者见了，说道：″青鸾，你何事凄惨，必是冤枉在心。想你展翅云霄，栖形海岛，餐松饮泉，与鹤为侣，何等极乐。今日到此，岂是贪茫茫之苦海，恋扰扰之红尘，苦被凡情羁留在此？″尊者一面说叹，一面把双翅梳理，短处将蒲草接长，一口气吹在鸾身，那鸾抖一抖羽毛，展一层双翅，腾空飞起，翱翔上下几回，直向海南而去。忽地道人走来，见尊者放了青鸾，急得大惊小怪，说道：″师父，你如何放飞了我豢养的青鸾？″尊者不答。那道人不住口的咕咕哝哝，琐琐啐啐。元通乃说道：″道人，你既入庵门，当宗释教，我佛以慈悲为念，方便为门，只有开笼放雀，那有豢鸟为欢？且道人不知你我心情与飞禽何异，譬如人被羁囚，苦恼何状，飞禽被缚，所以惨凄。″道人笑道：″禽鸟心情，师父缘何得知？纵有心情，蠢然时有时忘，非比人类。″元通笑道：″你可谓无慈悲矣。出家人第一功德在这两字。你若见得透，参得明，何必敲钟击鼓，焚香礼忏，以求超脱？若执迷不悟，一时便沉沦万劫。″道人听罢，便向元通稽首。后有感此警劝一律。诗曰：

世间何事最行非，豢鸟笼禽事可悲。
剪翅拔翎绳绊住，粘胶编竹铁丝围。
为伊取乐消闲昼，害我同生性命亏。
劝世三春休捉鸟，巢中子望母飞归！

元通与道人正讲完放鸾功果，却好众老捧着蔬食素馔，到庵来斋尊者师徒二人。坐间便问：″二位师父既往东，却为化缘，还是访道？″尊者答曰：″化缘乃事，访道亦心。只为小僧有愿普度，故此东行。且问众檀越，贵村唤惺惺，这庵亦唤惺惺，其义小僧知矣。只是其间怎么有些浑浑浊浊气味？″众老笑道：″师父如何说此话？″尊者答曰：″小僧望气，欲要推情，不是居此庵者有物欲之染，便是构此庵的无正大之心。″一老笑道：″师父也说得有理，见得颇真。就如往日，那长爪梵志居此，释非释，道非道，不闻他讲道参禅，每见他收徒演法。居庵日久无验，往东去了。″尊者道：″不是，不是。常言道：’出家清净，那有尘氛。’这浊气另在别项情由。″一老道：″这情由可碍甚事么？″尊者答曰：″碍事。比如浊浊就碍惺惺。″一老笑道：″是了，是了。″乃向卜公平说道：″老友你莫怪，我说就你身上便可知矣。你为人平日行为少厚，智计太深，难怪你生的却是个蒙懂之子。我常见人家，父若浑厚，生子必聪。父若刻薄，生子必鲁。公平每日却有些不公平。″卜老听得，便向尊者问道：″师父，我友此言，信有信无？″尊者答曰：″宁可信有，不可信无。″卜老道：″可更改得么？″元通答道：″小僧摸胸，就乃此意。梵志师徒，未得医此妙法，空费方书，徒施幻法不验，毋怪其去。″卜老道：″老夫便认这冤愆，望师父搭慈航、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普度，但求先将孩子医好，自然不忘功德。"元通答道："欲医孩子，当先医父。欲疗凡私，当行镇定。老叟若肯效我小僧，行一片静定工夫，把凡私动于昔年者，借这工夫一时扫尽。再悔却昔年冤愆，急行些今朝的宽厚，这是欲茂枝叶，先沃本根。根本既沃，枝叶必荣。转暗为明，这感召分毫不爽。"卜老赞叹信服，便拜跪庵堂，求师开度。只见那笑不老渔父近前说道："师父说家老是了。只是老夫也生一子，却不钝，但瘦怯多灾，这是何因？"元通道："老来生子，必是你阴德所感，冥冥自有脱生主者，岂肯误你？这老来精血，不比壮岁，瘦弱何妨！但把心术常端，自然孩壮。"渔老点头。众老吃罢素供，随散。只有卜公平要求静定工夫，他却存后。尊者师徒也不拒他，便口传定静之诀。后有夸扬尊者师徒开度卜老洗心改厚八句五言。诗曰：

刻薄生愚昧，因缘最不差。
洗心由卜老，普度羡僧家。
刻薄还忠厚，根修自好花。
人能存善念，跨灶必由爷。

话说卜老者得了师徒十之一二静功口诀，回家仿效打坐。老妇问道："老官今日庵中回来，如何不睡？却曲膝盘足，有何说话？"卜老答道："庵中师父传我坐功道理。"老妇道："这道理有何好处？"卜老答道："那师父说，坐功便是修养，一则保命延年，一则消愆悔过。好处说不尽。"老妇道："如你这半夜不睡，坐得可有好处么？"卜老道："有好处，有好处。比如我方才坐着，三年前人头上欠我的本利，都想明白了。"老妇道："这果然有好处。"按下不提。

且说梵志携着道童，行到一村庄，名唤岐岐路。怎叫岐岐路？只因途径繁多，路中有路，便立了我个名色。这地方路既多岐，人却也稠密。村中聚着三五少年，闲游浪荡，弄棒舞枪，跌对走拳，正在那里戏耍。却遇着梵志到来，便问道："道者何处来的？要往何处行去？你这一个长指甲，又带着一个小道童子，游方化缘，若撞见不良之徒，如何抵对？"梵志答道："不良之徒岂肯伤害我出家之人？"少年道："不良徒或有看你出家面上饶你，倘若山林旷野，忽然虎狼相遇，它却不饶，如何行得？就如我们武艺精强，拳脚利便，思量要出外行走，也怕不良狼虎。"梵志答道："贫道自有不怕手段、对敌行头。莫说贫道，就是这小小道童也有来历不怕。"只见一个少年听得，变了面皮，笑道："道人夸嘴，你两个怎敌得当坊一村人众！且莫说众人，比如只我一个在此，你敢比较拳脚么？"道者道："这怎敢与施主争能，但贫道远游访贤，也要收揽一两个门徒，修行了道。"只见又一个少年说道："道人，你既说小小道童也有来历不怕，如今就与他比对个拳脚。"梵志犹上前谦让，道童乃动嗔心，说道："施主莫要轻视出家人。凭你谁为比对。"一个少年乃近前一掌打来，说："我与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对。"这道童不慌不忙，仲一只右手去挡，那少年手掌荡着道童右手膊上，就如钢铁一般，击得痛不可忍，缩了回去，便飞起脚来，踢着手膊，如前添一声响，那脚疼痛，站立不住，往地坐倒。众少年见了，大怒道："谅此小道童有何手段，打倒我们朋友。"齐执棍棒起来，说道："道童，你能使棍棒么？"道童道："请施主先使一看。"一少年忙抡起棍，左旋右转，使个五路。道童也接过棍来，前花后搅，开个四门。少年中又一个拿过棒来，舞一回蛟龙出海，虎豹奔林。道童随也舞一回泰山压顶，枯树盘根。众皆喝彩。此时喜坏了梵志，却恼了众人。一少年执过一杆明晃晃、锋刺刺长枪，直向道童戳来。道童一跳在高阜之处，答道："善人如何动了嗔心恶意，却莫怪我小道动粗鲁了。"把手一挥，只见那枪棒尽变做长蛇，张牙吐舌，直去咬那众少年。众人慌怕起来，齐齐跪倒，只叫"饶命"。越叫，那蛇越咬。梵志笑将起来，分付道童收了法术。道童依师之言，收了法术，这蛇依旧是枪棒，在少年手内。

众少年互相计议道："这游方僧道哪里是武艺精通，都是障眼法术。我们虽学尽十八般武艺，怎敌得他这样神通。不如拜入他门，做个徒弟，学几件法术，却也好远走江湖。"计议定了，便齐齐下拜，说道："我们村野凡夫，不识圣人，请二位师父到我村里闲宅静居，少住几时，胡乱斋供，休罪唐突亵慢。"梵志正欲再招一二门徒服侍，满面笑容，答道："贫道正欲借个草舍茅檐，静居闲宅，修真讲道，打坐参禅，便是招一二个门徒相共修行，这也是夙愿。"乃随众少年人得村来，果有空闲草屋。师徒进屋，众少年齐齐礼拜，要做门徒。梵志乃开口问道："吾门原要清净，吾道本欲正修，只是你等立意何向？"众少年开口，也有愿学道成仙的，也有愿参禅拜佛的，也有愿习烧丹炼汞的，也有愿采阴补阳的，也有愿筑基炼己的，也有愿呼风唤雨的。却又有愿演习幻法的，说道："方才枪棍变蛇、手膊化铁，这法儿甚妙，我若为弟子，先求传授这两种神通。"梵志笑道："我们中道理甚微，法术颇多，尽教你学。只是我却容纳不多。看你众人修炼习学，待各相得手精妙时，再有进退去留之术。"众少年唯唯各退，随愿去学。梵志与道童住在此空闲屋内，教习众少年法术、诸家道理。后有讥旁门幻术非修道正务五言四句。诗曰：

正道原当习，旁门未可由。

清时有名教，何事不来投？

话说尊者与元通住在惺惺庵，时常把定静工夫教这村老。众中也有得法能行的，也有鲁钝不能的，惟笑不老与卜公平两个得了几分传授。一日，卜公平坐入静中，偶然入了个境界，似梦非梦，见一座公堂上坐着一位官府。公平向上谒见。只见那官府检阅一本簿籍，说道："你，见我的可是卜公平？"卜老答道："小人便是。"官府道："你这人平昔用心太过，刻众成家，当报你个黯淡之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通世务。可喜你遇神僧点化改过，宽厚存心，当使汝子由昧复灵。″卜老禀道：″小人怎该得此子，因何黯淡？″官府道：″此子乃海蜃化生，只因海蜃生前诡设楼台，诱吞飞鸟，故此这般报应。″卜老道:″蜃乃昆虫，既诡谲害物，当降罚它，如何反投人道？″官府道：″只因它吸了白鹤，得了道童仙家些正气，故此不便泯灭。″卜老道：″蜃既吞了白鹤道童，这童鹤却归何处？″官府道：″道童投入蜃氛，邪以生邪，忘却归岛，因他有误人旁门之愆，久后自有度化之救。只是白鹤倦飞，迷入蜃腹，当年虽为蓬岛仙禽，今日却为尘凡人子。″卜老道：″他究竟若何？″官府道：″有日妖气消散，终是复归仙境。″卜老又问道：″如今化生何地？″官府乃低头复阅簿籍道：″汝不问，我已忘了。当年汝族业渔，只因放鱼积善，老得一子，虽然血气少衰，久后自然发达。″卜老笑道：″阴阳之复，转化之因，未必至此。″官府也笑道：″雀化蛤，雉化蜃，此犹物类相从。乃有美女化贞石，苍狗变白云，其怪诞虚幻若此！汝于世人，莫疑莫异。我冥司，却也成真。但转嘱你族，切莫废弃善因，致生他变。″卜老领诺，猛然惊醒，急奔庵中，把这梦境尽说知尊者；师徒但举手合掌，望空称赞：″善哉！善哉！梦由心作，虽幻实真，念我同生，但从正道。″卜老道：″师父，正道何人不从？愚昧怎能会悟？″元通正色厉语道：″老叟，你不阴会提引，怎能阳悟忏悔？″卜老明悉，只是下拜。后有《鹧鸪天》赞此：幽冥问答假和真，梦幻须知作受因。恶念自然成恶境，仁慈毕竟报仁心。天堂近，地狱深，深处何如近处亲？谁人不乐途由近，争奈行非堕入阴。

元通听了卜老梦境言语，看着尊者，叹道：″可畏！可畏！幽冥报应有如此分明彰著。″尊者道：″理须不爽，只是二老信受，不变前修，我与汝不负传授他一片好心，久后还共登彼岸。″元通道：″弟子却也不知蜃化人、人化鹤，将来作何度脱？″尊者道：″虽是各从化缘，如今却迷正道。少不得使他得闻正道，仍复真元，自成正果。″元通稽首称谢。尊者乃辞别惺惺庵众老，往东路而行。众老苦留不住，卜家二老涕泣不舍。尊者但安慰，叫他勿忘静定，父子真传，自有善缘在后。二老谢教，仍求尊者再赐一言垂后。尊者乃留四句偈语，二老拜受而别。偈曰：

知善贻聪，识恶生晦。

念梦警因，不忘逢惠。

话说卜公平只因刻薄，不明心地，便生个愚昧之子。虽遇尊者开度，冥府宣明，他半信半疑，少改前非。这愚昧子却也未尽变化气质。笑不老渔父，放生改业致富生子，他却得了尊者开度，在家时演静定工夫。老妇习知，也能打坐。故此孩子渐渐病愈。他孩子却是白鹤迷入蜃氛，与道童同忘归岛。道童误入旁门，这鹤却栖迟海畔。卜渔父夫妻得了尊者开度，孩子病愈。这白鹤一灵虽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人身，他原形尚存。却说青鸾被惺惺庵道人拴缚，得尊者救度，飞起在云霄，忽然见白鹤在那海畔，恹恹如病；又见那鹤旁枯鱼蜃壳。他原是一类同气，故此飞下。白鹤见了，也不觉展双翅，随鸾归岛。玄隐道士见青鸾引鹤归来，却不见道童，他已识破妖氛迷鹤、道童误随旁门这些因缘情识，却故意把白鹤喝道："这畜逐邪成病，我且不说破你去向的灵根，只是你且去静守松林岩谷，吸露餐霞，再勿犯清规。久后真灵自复。"那鹤听了，状若点首而退。玄隐乃唤过青鸾，嘱咐道："汝领吾仙旨，逍遥云汉，又不知贪恋红尘何项，被人羁绊到今。看你彩翎多损，薄草尚留，纵然寻得鹤回，道童因何未返？速去找寻，不得迟误！"青鸾两眼望着道士，一嘴两腋搜翎。玄隐便知他意，乃吹了一口气在鸾身上，那鸾翅根根长出，顷刻鸣舞起来，展翅直飞上端而去。后有夸道法神通、青鸾长翅诗五言四句。诗曰：

鸾鹤非凡鸟，神仙岂等闲？

一吹生两翅，妙宝出丹田。

第4回　众道徒设法移师说方便尊者开度

话说长爪梵志在岐岐路村内，教授各家少年道法。那愿学道希仙的，苦于金丹难炼；那愿学参禅的，苦于佛法甚深；那习烧铅炼汞的，难于火候；那要采阴补阳的，没处寻偶；那要学筑基，又难炼己；那要学唤雨，不会呼风。只有几个演习幻术的，他倒精通。俱是那少年心性，好怪务奇，故此学成了几般法术，能指出成路，画路成河，呼邪遣怪，撒豆成兵。遇景生情，真个玄妙。一日，梵志见道童长成，众少年习熟，但冗冗杂杂，不是个出家修行规矩，乃设一计，向众徒说道："吾门原要清净，吾道原欲正修，汝等随吾多精幻法，终是未得成佛作祖。我意欲试汝内中一二人，谁有些智量，能继吾道，便传授要诀，随吾方外一游，归来了道。"众徒答道："弟子等蒙师教授道法，得入门墙，俱要随侍，谁肯异心撇众，独受要诀？"梵志道："不然。出家修行，也不是多人，晓行夜聚，觉来不便。"只见道童开口问道："师父以何法试我弟子等？"梵志道："汝等分作左右两班，吾试汝一计。比如吾坐在这屋内堂中，谁能移我出大门之外。如能者，班居左；不能者，班居右。"众少年想了一想，居左班者四五人。梵志道："居右班者是不能移的，自是没智量，难承受吾传授，一个也随带不去。你这左班，是有智量，必能移的，我且坐这堂中，你哪个能移我出大门之外？"只见左班一个徒弟道："小徒能移。"梵志道："你移我。"这徒把手一挥，只见屋内猛虎跳出，张牙舞爪，直奔梵志。梵志身也不动，把手也一挥，那虎弭耳攒蹄伏地，一时出去。梵志笑道："移我不动。"只见班中又一徒道："小徒能移。"把手一招，屋内火光裂焰，直飞出来，望梵志身来烧着。梵志眼也不觑，把手一招，那火如遇天河水一般灭了。梵志大笑道："移我不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班中又一徒道：″看小徒移师。″口中叫一声：″金甲力士何在？″只见半空里飞下一个金甲大汉，把梵志将要扯出屋外。却不防梵志也叫一声：″黄巾力士何在？″顷刻就是一位黄巾力士飞下救护。各各散去。梵志又叫：″移我不动。″班内却又一徒道：″看小徒移师。″他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左屋高山压顶，右屋大水倾潮。众徒见了俱慌，梵志越发大笑，也口中念念有词。顷刻大水倒流，高山平塌。口中只叫：″移不动我。″却只剩下道童在班中。梵志道：″你也没有智量移我。″道童双膝跪下，说道：″小徒怎敢把屋内师父逐移出大门之外，自取不敬师长之罪。纵有法术，也都是师父平日所传。只是万一师父外来，不肯进屋，坐在门外，小徒们设法移师进屋内，这于情理不背。就是师父有通神法术，不肯进门，小徒却道法玄妙，非师传授的一用，不怕师父不往屋内飞走。″梵志听了，笑道：″这小小徒弟，倒说得有理。″便走出大门，坐在地下，叫一声：″道童徒弟，何智量移我，看你使甚神通？″道童笑道：″师父在屋内，小徒已移出门外，又何有甚神通法术尸当时笑倒了众徒，喜坏了梵志。这众少年方才问道童名姓来历。道童乃说道：

小道自幼入仙门，蓬岛山中拜道真。
然虽日侍丹炉鼎，也有闲工习正文。
餐霞服气为灵药，炼得虚无养谷神。
大道未成火候嫩，仙师点化也曾闻。
只为随师赴法会，身骑白鹤驾彤云。
白鹤未随青鸟去；误将蜃气假为真。
楼台树木皆虚幻，画阁雕梁尽蜃氛。
也是小童灾难著，贪他景致入他身。
浑搅一场蜃性灭，我生蜃灭鹤飞溟。
撇却师真忘海岛，诈言渔父是严亲。
惺惺庵里为徒弟，弃却前师拜后真。
今师道比前师大，前不忘恩今更深。
若还问我名和姓，本智名儿也姓孙。

众人问出道童名姓，梵志方才看着道童说道：″原来今日汝方说出真名真姓。那渔父笑和尚，俱是假说，却乃蓬岛玄隐道士徒弟，我知这玄隐，久修清净，法宗正乙，丹道将成。若知你随我外游，纵然他看破世法，物我无间，只恐他失你道童，或来追取。″道童道：″人之徒弟，即己之徒弟，推恕总是一般。且从彼从此，也在徒弟之乐从。纵我前师来追取，小徒不去，也由不得他。″梵志心喜，笑道：″纵来找寻，我自有法。只是久住众徒村屋，心却不安。″意欲辞众前行，乃把左班移师会法的，检留两个，其余尽皆辞散。众中也有苦苦要随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梵志只是推辞道："此行我少不得回归，后会有期。"众徒只得依从。梵志同着道童，便将他名字，呼唤叫做孙本智。又收了这两徒，便起名一个唤做本慧，一个唤做本定。师徒四人，离了岐岐路村里，向东前进。正在路途，本慧与本定二人私议。本慧说："法术胜如枪棒，智量高出法术。想这智量却乃临机应变，非可预设先筹的，总在这个心肠。"本定道："正是。枪棒是人习学可能，法术是揣炼可得。这智量，是生来的灵变。"二人正议，只见半空里一只青鸾飞来。本定见了说道："乘鸾驾鹤，本是仙家乐处，你我既随了师父出家，又习了许多道法，便使个法儿，把这青鸾拦下来，跨着前行，有何不可尸本慧道："青鸾跨它何难，只是师父在前，我一人跨着，到何处去？"本定道："便跨在半空，随着你们行走，可前可后。就是顺风乘云去远，再展翅飞回，有何不可！"二人一面说，一面走，那鸾却只在头顶上飞来飞去。

本定忍不住，便作起法术，把手一招，要鸾飞下。哪知青鸾来意是要接取道童，他见了道童，本意要飞下，又见道童非昔日未冠之时，只见三个布巾道扮，故此迟疑。任那本定行法，只做不睬。本定心疑道："曾闻师父在惺惺庵变化金银诱哄村老，去后不验。今日教授我们法术，怎么出了村口，便就不灵？"正在心疑，恰好本智道童听得，方才仰头，看见青鸾故旧相逢，又想起白鹤虽是蜃迷妖邪，尚存在心。这一种念旧心肠一动，忽地便自地下飞腾鸾背；那青鸾见是旧日道童，展开六翮，直奔九天而去。惊得两个道徒说道："怎么行法，也不如本智。"那梵志正行之际，只见本智乘鸾飞去，道："呀，这是玄隐道士命鸾来取道童也。"事已到此，随向树枝摘得一叶，喝道："变！"顷刻一只青鸾，便叫本定骑上，向他吹了一口气，只见青鸾也腾空，赶上道童。两鸾相遇，真鸾两眼看假鸾背上，分明是道童。自不能见，便疑错了，他却不归海岛，依旧飞回岐岐路。梵志却在那村口地方坐等，只见道童回来，又恐是假的。正疑问，青鸾卸下真道童，一翅双展，又腾空去。道童总是妖气未除，心志不定，便也坐地，不问因由。少顷，假鸾飞回，本定复旧。好个梵志，肚里明白。四人依旧前行。这真鸾不得真童，尚翱翔云汉。这恼了梵志，把假鸾一指腾空。真假两鸾云端搅闹一处，假鸾到把真鸾困倒。梵志再加添些幻法，把个真鸾缠缚在树枝头，道童也不知。梵志也不顾而去。此叫做：

青鸾再寄寻真信，尊者重施普度仁。

后人有叹世假事换真四句《西江月》：

堪叹世情诈伪，无情将假欺真。想来都是称钩心，叵耐人而无信。

话说尊者与元通离了惺惺庵前行，一日来到一个地方，远望利落，密密杂杂。近前径路，邃邃深深。越走越远，越多越长，不见屋庐，但见森森树木。师徒正走间，只见那林内长蛇挡着去路，及回头，剑戟又阻着归途。元通慌惧，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者说道："弟子从未远游，怎么外方有这样奇怪去所？"尊者道："世路险恶，人情变幻，你我出家人，任他罢了。"正说间，只见一个老叟在树林枪刀之内，叫道："长老，可是寻道童徒弟的？"元通答道："僧家不是。就是找寻徒弟，必也是个沙弥。如何是道童？"老叟听了，把蛇喝退，那剑戟仍旧是些树木枝条。便问道："你既是游方僧人，怎么不知路径，入我这岐岐路来。"元通乃问："老善人，这地方如何叫做岐岐路？"老叟答道："二位师父，你且班荆席地，听我说个长脚话。"他道：岐岐路，路多岐。比做人心最险恶。方南北，忽东西，朝发秦韩暮楚齐。方寸也，有程期，何须又处复生枝。恶蛇当路皆虚幻，剑戟丛丛尽自迷。澹台不由曲径道，墨子悲丝为路啼。劝世人，莫狐疑，大道遵行莫待迟。若问路头何近大，圣人在上有唐虞。尽却纲常伦理暇，回头趱步念阿弥。

元通听毕，便问老叟："小僧方才想是走路腹饥眼花，见了这些恶蛇剑戟、丛杂当前，这一会得善人指引，便都消散。且问老叟明说，怎么找寻道童？"老叟答道："长老若是找寻道童，切莫前去；若是游方化缘，坦行坦行。"元通道："找寻道童，与化缘却是何说？"老叟道："这都是前日在我这村庵住的道者留下的幻法，要阻甚么和尚。你若不是，前面林内烟炊人家，可去化斋。"元通回头，那老叟化阵清风而去。尊者与元通叹说神异。只见前面果然林内茅屋数楹，烟火几处。元通走近前来，只见三五个年少汉子，正在那里讲梵志师父法术高妙、道童智计神奇。尊者与元通上前化斋。这少年汉子便问道："长老，化斋事小，你却有甚法术？"尊者不答。元通乃答道："小僧们出家，修行念佛，遇缘化斋，那里有甚神通法术！"少年汉子笑道："我这村间，若没些道法，怎生化得斋供？日前有一位师父，带着一个道童，甚有手段，方能化动。我这地方人众，纵是有手段，只带了村间两个弟子去。我们正怪恨他抛弃。叵耐他去远，不然也不甘心。"元通便问："这师父有甚手段？"少年乃把他道法一一说出。说一处，夸一处，说到妙处，独夸道童更奇。尊者笑道："出家人为何事修行，原为了生死大事。若专在法术上夸扬，便错了路头也。"正说间，只见深林大屋内走出一个白须老叟，向少年汉子说道："我在屋内见这两位师父行状，听他言词，却不是前日那半释半道师父。"元通听得，便问："半释半道，是怎说？"老叟道："他说的弥陀，念的弥陀，行的却是仙家奥妙。只就他收的门徒，打坐参禅的甚多，烧丹炼汞的不少，还有一等，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神通妙术的盈门。更有一个小道童，智量颇远。"元通答道："小童儿智量若深，便失了浑朴。殊不知出家人全要存这浑浑朴朴。"老叟问道："浑朴何事，老汉不知，望长老明教。"元通指着尊者答道："我师化缘，有愿普度，他明白浑朴，叟当拜问。"老叟依言，乃向尊者顶礼。尊者道："老僧却也不知浑朴是何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僧家只有老实修身，广开个方便法门。"老叟与众汉子答道："就是这方便，我们却也不知，望师父明白说罢。"尊者本欲不言行教，至此不得不言，乃合掌道个"善哉，善哉"，众善信听我道：

这方便兮这方便，浑浑朴朴惟一善。
子当孝亲臣要忠，兄弟怡怡夫妇劝。
朋友交情不可欺，富贵休忘贫与贱。
五伦理外有师尊，礼隆道重居无倦。
处己待人一恕推，内无怨尤外无间。
士农工商分各安，兢业常存勤与俭。
常行好事勿为非，休犯王章存恶念。
存恶念兮天地知，暗有神明国有宪。
纵然逃得五刑加，怎欺轰轰雷与电？
那时悔过事须迟，不如早把明心鉴。
明心鉴兮鉴颇明，人何自把灵明玷。
本是浑朴被贪嗔，痴愚蔽了这方便。

尊者说罢，众人个个点首称赞道："日前道者只讲些幻法，徒念些经文。若是菩萨下降，必定也来听讲这段方便的因果。"后有夸扬尊者方便开门、指人迷津一律。诗曰：

方便何如东度经，指人迷境智光惺。
灵山功德非他奥，鹫岭慈航只此灵。
智者能循归大道，凡人觉悟可长龄。
高明莫厌书言诞，惟愿相看两目清。

第5回　三尖岭众贼劫庵两刃山一言化盗

按下尊者在岐岐路，大开方便之门，指出修行之路。且说梵志师徒，望前行走，逢人问途，遇店住宿。却来到一个地方，四顾无一个人家，两湾有三条路径。梵志见了，对徒弟说道："自岐岐路村口出来，也不曾询问向导，此处两湾三叉，不知哪条正路。"本慧答道："弟子每闻这去处，却是三尖岭、两刃山地方，三条路儿，要往中间行，便就直通大路。"梵志道："徒弟也只耳闻，未尝身历，我们且坐在这三叉处路头，等一个行人，问明前去。"按下师徒坐地。

且说这三尖岭三阜高排，两刃山两峦齐耸。稠密的是林木森森，出没的是虎狼阵阵。这三条路儿，惟中路可通往来。有一个道人，法号纯一，招徒四五，在中路结构一庵，就唤名纯一庵。终日闲时，远近与人家做些善事。只因积聚的金银充囊，也是道人贪婪招灾，恰遇着岭外有弟兄二人，一个叫做千里见，一叫做百里闻。他二人因何叫这名字？只因地方邻里家，有甚酒食事情，他便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来吹来吃，来揽来管，以此起了他二人这个名色。他二人不耕不种，没处吹吃。骗惯钱钞，何曾长有；吹惯酒食，哪讨常来？一日计议，兄教弟说："阿弟，度日艰难，何计可救？"弟对兄道："资生无策，何事可为？"兄对弟说："借贷奈无门。"弟对兄说："行偷又畏法。"兄对弟道："投人为奴，嫌我好吃懒做。"弟对兄道："削发为僧，又要把素持斋。"兄对弟说："怎得个现成寺院，出家也罢。"弟对兄说："便是得个不要本钱的生意，也做一场。"二人计较了半日，乃附耳低言说："除非如此如此这个买卖。"后有猜着他这个买卖的四句口语说道：

弟兄计议好买卖，果然有穿又有戴。

马羊美酒尽吃些，只是要去天灵盖。

且说弟兄两个附耳低言，说道："三尖岭上有个纯一庵，道众富足，我二人结纳几个弟兄，行劫他些金宝，足够受用一生。若是盘据得此岭，行劫往来客商，却也受用不尽。"二人计议定了，遂结伙多人，拿刀弄杖，径奔岭来。这纯一道人正坐庵中，与道徒受用人家带来的法事素供、斋食点心，徒弟们你买一壶，我沽一瓮，猜枚说令。只听得庵前喊叫，锣鼓轰天。徒弟门缝里一望，叫道："师父，不好了！有强盗爹爹来了。"这徒弟中有个道人，眇一目，跛一足，他胆大，去看。只见众贼中拥着一个为首的，他眉棱双耸，青白环睁，抡着一口钢刀张路境；又有一个做头的，他轮廓分明，声闻远达，横拖着两扇大斧听风声。众伙齐拥庵前，只叫："道人献宝！"众徒慌忙进屋内，但说："徒弟关门。"那眇跛道人摇手道："师父！莫怕，莫怕。我有解围计策，都是普救寺法聪长老传来。"你看他，歪侧横斜一只眼，高低平垫半双胫，张了一张，道："快取梯子来！待我趴上墙头，说他几句好话，他自是回去。"众徒依言，取一木梯，撮他上梯。他上了梯子，叫道："列位强盗爹爹！听小道一言。你们做这生意，都是绿林豪杰、梁上君子，何不一心归正。不去边塞立功，便在家门做些经营手艺。何乃做此不仁不义之事，污名遗臭之行？听小道一言，请各抛弃刀枪，丢却棍棒，回家思想，嘴头酒食可忍，身体破絮可遮。五更床上睡个快活觉，天明心里抱个没事牌，敲门也不怕，狗叫也不惊。趁早回去。若迷而不悟，悔之晚矣！"众盗听得怒起，骂道："村野瞎道！前恭后倨，好生大胆！"砖头石块乱打上来。眇目看得不真，那堪一足又跛，翻斤斗跌下梯子。众盗齐拥庵前，道士惊惶无措。

却说梵志师徒久坐道上，没个行人问路，只得深林等候。偶然听得中路上喊声震天，随叫道童去看。原来是伙强人，劫掳庵庙。说道："早知此处有庙，便是路头，我若不救，如何得解？"乃吹了一口气到庵前，就是一天大雾，对面不见人踪。道童乃步至庵前，敲门叫道："道友开门！莫要惊怕，我来救你。"纯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徒门缝里偷看，却是个全真道童，又恐是强盗装扮哄门，迟疑半晌，只得开门放人。道童进了庵门，观看动静，问其平日何修。纯一只是说贫诉苦。道童笑道："你若贫苦，只招穿窬小贼，哪引强劫大盗。必定是你贪财饶积所招。我且救你一时之难，留些做三生后日之缘。"乃走出大门，又吹口气，将手望上一指，只见白雾全收，红轮高现。那东岭畔，左条路丛林密箐，沉沉隐隐，虎狼鹿兔，种种繁繁。道童又把手望这条路上指来，只见那树林内显出一庵，虎狼变作美妇，鹿兔变作丫环，猿啼鹤唳，宛似琴瑟箫韶。这盗见了，乜斜着两眼，爱那娇娆；那盗听得，横侧着双耳，喜那音韵。这盗笑说："原来道人有别室，藏着佳人。"那盗笑说："果然徒众会音乐，响得清奇。"一齐弃了庵门，都往林中奔去。道童叫纯一："且闭户。待我请了师父来，与你相会。"乃回林中，把事情一一说与梵志。梵志随到庵来。纯一师徒接见，各各叙礼，打点斋供。梵志便问："徒弟，你便使法救得纯一师徒一时，怎能救得他日后？"纯一也说道："师兄法术高妙，万一你前行去，他后又来，如之奈何？"道童答道："老师父，小道原是救你一时，让你把金银细软搬移别处藏躲，把这空庵让了他罢。"纯一道："这庵是我辛苦募化，拮据盖造，怎忍舍弃？"道童道："只为你这般贪恋，便惹出这等冤愆。我师徒要赶前程，那法术却难久等。快走，快走，莫生疑虑。"纯一依言，收拾金银，打点细软，领着徒弟下岭去了，只剩了一个瞎道人在庵里。道童看是砖石打伤腿脚，梯上跌损骨筋，说："你如何不走？"道人只是哼。道童正要使法救他，梵志道："且留他防后边旧师遣人赶你。"道童笑道："小徒已说明，旧师假指笑和尚。"梵志答道："新今却有真青鸾。"这一句便打动在腹蜃氛，却又生出一番枝节。后有笑瞎道人退盗一词《如梦令》说道：

盗贼原无行止，单想金银去使。劝他尽是忠言，反觉揭他廉耻。活死，活死，几乎跌出狗屎。

却说梵志师徒救了纯一，问得路径，却仿青鸾那桩故事，步步要留幻法。道童仍被蜃邪迷旧，随师徒往东行去。他既去，这法便解。那众盗攻庵，忽然奔那林间，你搜寻美妇，我拉扯丫环。忽然，房屋窗楞尽是原来树木，箫韶音乐俱乃猿鹤声音。那美妇妖娆都变恶狠狠狼虎，把众贼惊得跌跌倒倒，那盗头也踉踉跄跄，看见旧庵飞奔而来，千里见走忙了，被密箐戳破脚筋。这百里闻走慢了，被小鹿儿撞伤心胆。他两个哼哼哧哧，入得庵来，却是一座空庙。只有一个伤残瞎道，在那后屋咕哝，按下不提。

且说尊者在岐歧路被老叟少年们供养，深信方便道理。少年汉子不去使枪弄棒，却做些营业。这老的念佛持斋，乃辞别众人，前往东路。只见老叟道："师父要往东行，只是离村百里，有座三尖大岭，两刃高山，三条路，中间正道可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来。上有一庵庙，主道唤做纯一。这道士结纳远近地方施主，挣得几贯银钱。只因他蓄积饶多，人舍受用，闻得近日被两个强徒占了。往来行人有几分难走，师父们须要仔细小心。"元通道："我小僧门出家人，哪有金银与他劫掠？老施主既说，也只得随步行去。"当时辞别出村口。尊者与元通正行，只见前树林中，绳缚着一只青鸾。尊者叹道："这地方却也鸾多，怎么树枝上又缚着一只？"元通道："前庵放鸾，被道人絮聒，这树上缠缚，恐又是村人捉鸾诱鸾的法儿。"尊者道："我等原以慈悲为念，好歹解放了它。"元通乃上前，爬上高树枝头，解那绳索。忽然索解，鸾飞而去；那索却把元通双手缚住，两脚又似胶粘在树一般。元通笑道："怪事！怪事！"看着尊者说道："解索自索，这个冤愆何故？"尊者笑而不言，但口默念了一句梵语。元通随下树来，拜问师尊，点明这段公案。尊者笑道："顺以顺应，逆以逆投者常。逆以顺应，顺以逆投者变。不为顺，安不为逆？惧其变，自解。"元通拜悟。师徒依道而行，正举步走，只听得林中说道："强中更有强中手，青鸾又放了去也！"师徒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叟林中走来。元通上前施礼，问道："树林上鸾，想是老施主畜养的？"老者答道："是一个师父，缚住寄养在这里的。他道法高妙，指使老夫与他照管。你方才那位老师父，德高道重，故此老夫凭他飞去罢了。"元通问道："正是小僧解索放鸾，到被索牢拴，何故？"老叟道："这是防范放鸾人法。"元通道："世路险恶，人情变幻，我师徒方离国门，便有许多不济不遇无情之感。"老叟答道："早哩，早哩。我老夫有几句闲言，念与你听。"乃念道：

人生莫厌相逢异，万状千般两眼遇。
行在东邻饱饭餐，倏过西村耗血气。
张家养的李家眠，大雨纷纷雪又霁。
汉子怀胎妇长须，牛马牵丝蜂蝶戏。
哑口击缶唱清词，瞽目张眸眺远地。
穿青说是白衣郎，坐地讲道天边际。
白头傅粉启朱唇，心作猿猴马作意。
师父莫异路逢奇，总是梦中说梦记。

老叟说罢，元通听了，回头尊者已前行，乃谢辞老者。哪里有个老者？只见那青鸾，尚在云端里磨。元通走近前，备细说知尊者。尊者只微笑不答，但叫："徒弟，在三条中路前行，莫要惹动强徒。"正说间，却好撞来一个带伤的道人，见了尊者，稽首问道："师父们，想是要过此岭？"尊者答道："便是要过岭去。"道人道："如今不比前番，日前我师父纯一住在此庵，应接往来行客。也是我师父不该，见理不透，出家人蓄积金银作甚？惹了强人，把庵占抢去了。"元通道："你却如何在此？"道人道:"纯一师父逃避去了，丢下我残疾之人。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盗却也有仁心，不害我，说道：’你只与我岭上岭下访看过路客商。’有金宝的，叫我通报他信。师父们若是空身，他也不伤。你若是有宝，却也饶你不得。″元通道：″你便晓得，游方的可带得有多余金银？″道人说：″也是，也是。还有一件，这两个为首的，一个叫做千里见，一个叫做百里闻。他两个你却也瞒不得。你有宝无宝，自是我知。只是又有一件，他日前来抢庵时，却有三四位僧道经过，哀悯我师，使了个神法，把对面两刃山树木变化成一座庵、美女、音乐，障了众盗眼睛，都奔去占庵的占庵，抢妇女的抢妇女。待我师父逃躲去了，他们也前途而去。依旧是树木，倒惹得狼虎出来。众盗心慌，飞奔到我旧庵而来。不光慌急，跌的跌，跑的跑，伤筋动骨，如今两个头儿害病。今日曾说，哪里寻个僧道与他祈禳祷告。师父或者有这缘法救解，未可知也。″

正说间，只见两个喽罗，执着一面铜锣，两杆枪刀，走近前来，叫一声：″大胆和尚，有宝献来！″道人乃说：″二位长老东行，无有金宝，到会与人禳解灾难。你大王正要寻僧觅道，这却正巧。″喽罗听得又是道人说的方便，就答应：″也罢，你就同二位到庵中去见大王。″

他二人说完，下岭自去。道人却领着师徒走到庵前，一路也不知遇见几处喽罗，俱是道人说明放过。

却说二盗，只因奔庵躲那狼虎，惊惧伤了足，破了胆，恹恹成病，药饵不灵。二人正议，寻两个僧人道士禳解灾难。喽罗中有的说：″做强劫，怕伤甚天理？且神灵岂佑我这一等人？″有的说：″劫了客商犹可，夺了庵庙岂无神灵？″因此二盗主意已定，恰好道人领着两个僧人进得庵门。喽罗禀报，二盗忙叫请僧到后堂相会。尊者与元通人到后堂，只见二盗卧病在榻，一个扪心叫苦，一个摸足叫痛。见了尊者，便问来历。尊者随答道：″僧人自国度而来，要往东行，化缘出家，身边无半分行李，料大王必知真实。今既蒙大王以慈悲哀怜僧人，敢不实言吐露？″二盗说：″二位长老在此，别话休提，只是我病原始末，料道人必定明白，如今只求你禳解。若得病痊，还当酬谢。″尊者道：″大王不必忧虑，贫僧自有禳解经咒忏文。只是病痊恐又复发，一发便无法可疗。但愿大王先发一誓，病愈不生悔心，自然游灾病消除，福寿无量。″二盗听得，笑道：″只愿长老忏悔，禳解通灵，我二人一一听教，大大发个誓愿，不差不悔。″尊者大喜。却是怎生发誓，下回自晓。

第6回　本智设法弄师兄美男夺俏疑歌妓

话说尊者要与二盗祈禳疾病，却先要二盗发誓，方才焚香课诵。二盗说：″只要长老救得病好，誓愿决不敢悔。病愈如悔，便如此如此。″当下尊者经咒科仪，行持几日。只见二盗起来，拜谢尊者道：″承师道力，病已愈九分。″一面吩咐喽罗备斋，一面亲捧金银作谢。尊者不受，辞道：″贫僧东行，愿为化缘行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银无处使用。但前二位大王曾发有誓，病愈依僧一言。如不依犯了咒誓，病再复发，不能解也。"二盗答道："咒誓果是我们发过，这金银请师父且收。"只见瞎道人在旁说道："这金银我们出家人更爱得紧，师父因何苦辞不受？"元通笑道："怎么我们出家的更爱？"道人说："敲梆击钵，说阴果，念经文，上门乞化，恐施主有悔心，还要注名姓在疏头，这样的还好哩。你们更有一等，闭关拖索，燃指烧臂，苦乞苦化哩。"道人又扯元通，附耳悄言道："这强盗的金银便收他些儿，也不伤天理。"元通笑道："我师父不是这样出家心肠。"二盗见尊者师徒坚意不受，乃问道："师父，我二人誓发在先，决不敢悔。你只说一言何事。"尊者道："人生世间，此身难得，正道难闻，一失人身，万劫不再。若闻正道，行些善事，保爱这身体，莫种恶业。这恶业有十不赦法。一是行劫。不安一日之贫，偶动片时之暴，图不义之财，恣无益之费，那知被获遭刑，百般苦恼，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若当饥寒穷困之时，咬牙关，存忍耐，一思再忖道：饿死事小，犯法事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皇天后土，若叫这样守死善道之人饥寒冻馁，万无此理。二位大王，当时想必为饥寒所迫，没奈何做了这王法不赦之事。若肯依贫僧之劝，散去众伙，回心向善，寻个薄业，以养终身，这病就永远不发。"二盗听得尊者之言，一时虽动了善心，点头服义，不依又恐病发，依从又舍不得这营业买卖。两人再三筹想，也畏王法，还有些天理，使慨然答道："师父说的真是苦口良药，依你，依你。"一面吩咐喽罗，散了积聚的衣粮，焚毁了伤人的器械，说道："你们众人各寻路去罢。我二人回乡寻生理去也。"后有称赞尊者一言化盗四句。诗曰：

世人谁肯昧良心，故作非为害此身。

若听老僧一句话，刹那打破这迷津。

却说二盗信尊者好言，散了众伙，他二人辞了下岭而去。瞎道人收拾些素供，款待师徒吃毕，吩咐叫他打扫巢穴，仍作云堂。道人依言洒扫，以待纯一复归。尊者当时下岭东行。这散伙的小盗，有赞叹的，说："好心肠，和尚言言切当，句句达理，真是苦口良药，散得是。"有怨恨的，骂道："这秃子甚来由，饶口饶舌，说家常，管人闲事。散了伙，叫我们哪里投奔！"那悔前非的，果回乡别寻生理；那不安分的，依旧别处非为。

按下尊者师徒离岭前进。且说梵志、道童，救了纯一远避，他师徒收了法术。过了三尖岭，不劳找寻路境，望东大路前行，一面夸道："徒弟，这耍弄贼盗法儿，到也伶俐。"一面说道："往前去，却也要寻个好处安身。"正说间，只见那前林内，悬着一面白粉招牌，上写着两行字。梵志叫："徒弟，看那招牌上写的是甚么两行字迹？"本意随去看了来，说道："师父，是开店人家招引行商过客的牌儿。上写着：'寻花问柳无双美，把酒烹茶第一楼。"梵志道："我们出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甚花，问甚柳，把甚酒？若是烹茶，这行路饥渴，还可去吃一杯。"师徒走近林来，远远望见深林里面，却有一座楼阁，四面虚窗，半卷围幕。梵志说："倒也好座高楼。"怎见得？但见：

檐飞云树，栋接山光，窗开四壁透风凉，人在半天观景致。笙箫弦管，声绕半空；清歌雅唱，腔盈两耳。楼下往往来来，多是乔妆打扮；店中吆吆喝喝，尽皆唤酒呼卢。那里是，晓催夜撞鼓钟楼，梵中禅林僧道院。

梵志师徒到得楼前，向店主问道："店主，我们过路师徒，身心劳倦，不吃你的荤酒，可有素食，求卖几贯钱钞。只是闹烘烘楼阁，我们出家人爱清净，不便当，可有洁净别室，愿借一坐。"店主见他师徒行状闲杂，便答道："有洁净处所，只是也有两个师父在内借住，却是你一家，这也不碍。"梵志道："既是我辈，便一处少坐，真也无妨。"乃随着店主引入侧首一个小门，乃是三四楹小屋。师徒恰才到屋，只见屋内道了一声："呀！恩师们到了。"梵志师徒睁睛一看，原来是纯一庵避贼的道徒。见了梵志，便笑脸躬身说道："托赖师父们救拔，得打点了些金银财宝，躲避那强人。都是恩师道术高妙。正想恩无可报，不期此处相逢。"道童便也问道："师父们如何在这热闹处居住？"纯一道："此乃门徒施主之家，相留避难。热闹是他从来生意，与我小道无干。"当下店主外去，叫走堂的捧了些茶食点心，到屋中铺起桌子，列开凳儿，众道吃的吃，说的说。吃的是芝麻饼、馓子箍、素油面卷粉馒头；说的是吹玉箫、敲檀板、唱粉红莲带锦缠道。道人缘何说这些话？只因这店家开张，酒馆招牌上既写道"寻花问柳"，却不虚言。委实楼上两个妇女弦歌雅唱，侑酒举觞，村间少年，都被她引魂；乡里浪子，尽被她动兴。也有雅致骚人墨客，借登楼玩景，浮白赋诗；也有豪放富家清客，假嘲风弄月，喝雉呼卢。那爱妖娆的，挟红裙，买笑追欢；这做引头的，落青蚨，帮闲凑趣。一时说动了那本慧、本定二人。他两个原是爱枪棒的少年，学了些障眼儿幻法，未到修行路，如何听得众人楼上说的话儿，就动了他羡乐心肠。瞒着梵志与道童师兄，两个假说出外方便，卸却出家衣帽，换了个深褶服巾，混上楼来。果然见两个妇女，陪伴着一席酒客。一个红裙绿袄的妇人，手捧着一杯酒，送与一个酒客，口里便唱出一个曲儿。本慧二人扶栏倾耳而听，唱的却是个《昼锦堂》词。他唱道：

雨濯红芳，风扬白絮，日日飞眸前。懊恼一春心事，都锁眉尖。愁听梁间双燕语，那堪歌枕孤眠。人憔悴，独倚栏杆，怕风透入珠帘。

本定听得，向本慧夸道："绝妙好词！且听那个可会歌唱？"少顷，只见那一个红衫大袖的女子，敲着檀板，接着《昼锦堂》词尾，也唱道：

怪的是，铁马声闹吵，终朝永日长天。吩咐丫环服侍，怎奈恹恹。妆台对镜愁无语，龙箫凤管没心拈。怎能够，萧郎到，这时节两意俱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慧听了，也向本定夸扬："唱的好词。"只见这两个妇女唱罢，便起身走近本慧二人面前，道一个万福，便问道："二位官人，有的是空席闲座，何不唤店家整治杯盘，待我二人也来奉陪一会？"妇人说了，又走过去。本定便就动了欢情喜意，与本意计议道："我们随侍师父出来，走了无边远路，费了多少脚头，难得今日到这地方。师父遇着纯一讲道，道童本智又不帮衬。我等如今乘暇，且叫走堂的上楼，备办些酒肴，快乐一会，有何不可！"二人计议已定，却好一个后生走上楼来，说："来的二位客官，可吃酒么？还是要甚新鲜肴品？"本定答道："吃酒？吃酒。不拘甚肴，只要美味的，备办而来。"少顷，后生捧着酒肴钟箸，看一座洁净桌儿摆下。他二人方才入席，酒尚未斟，却就有一个青年，标标致致，穿一件长衣大袖，诨名"凑趣"，走到席前，谄着肩，陪着笑，拱着手，靠着席道："二位，贵处到此何事？我小子却有些面熟。这东道不消费钞，一定都是小子备办奉叙。"一面说，一面在袖中取出一个骰盆儿，内放着六个骰子，便坐在末席，叫后生快添一个杯箸。本慧见了这个景象情节，便想起道众说的做引头，帮闲凑趣，这人必是。一来他原是弄枪棒，少年英气尚存；一来他随师学了些幻法，却也有趣。乃暗与本慧道："我二人瞒着师父与本智，这楼上吃一杯解辛苦，偏就惹动他们。"本慧听得笑道："此事何难，只是我们未曾吃下一杯，怎肯先与他吃？"乃乘凑趣方才酾下一杯，尚未到口，这本慧弄个法儿，袖中取一把刀子，对凑趣说道："掷骰行令，我远方人不知甚令。只是似我的饮酒。"乃把刀将下唇割下，放入酒中，说："似我方饮酒。"本定见了，就把刀子割下些舌尖儿来，放在酒内，道："似我方饮酒。"凑趣见了惊慌，把骰盆忙笼入袖，倒退两步，说道："这割嘴割舌的酒食，小子不敢吃了。"本慧、本定大笑，随收了法儿。他两个方才把盏，凑趣忙跑下楼，向店主众人说："楼上有这古怪奇事，把唇舌割去下酒。"众人哪里肯信，齐上楼来观看。却好好两客吃酒，问妇女与别座，都称未见。店主众人反骂凑趣道："青天白日，何故说这样鬼话，破了我生意？"凑趣笑道："我也不是白日见鬼，说这怪话，闻得古有两个勇士吃酒无肴，一个道：'汝非肴？'将刀割其肉下酒。一个说：'汝非肴？'也将刀割其肉下酒。顷刻割尽。古人说：'有如此勇，不如无勇。'看来似此的也有。"店主笑道："此是古人喻言。"凑趣道："也休管他喻言有的没的，只是我没这帮衬的缘法，撞着这样怪事，凑不成趣了。"乃下楼而去。本慧二人方才吃到兴头上，只见两个妇人近前来，拜了两拜，便坐下，袖中取出檀板儿来，方才启朱唇要唱。却说本智伴着师父，与纯一道人叙话，一时不见了本慧二人，忖道："他从师未久，道规尚生，莫要花酒楼前坏了出家行止。"乃向师父说道："二徒久不在座，那里行走，待小徒看来。"梵志道："正是，正是。"本智随出小屋侧门，却也听得楼上笙箫热闹，乃走到楼梯上，悄悄一望，只见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人把杯弄盏，旁边坐着两个妇人。乃笑道："原来果然不老成，不守道规，在此破戒。"本智把脸一抹，将身一抖，却变了一个青年，未冠的美貌小官，手里拿着一架太平车儿，走上楼来到本慧二人席前，便去与本定按摩修养。那本慧看见这小官生的俊俏，不说佳人，比这两个妇女十分清雅，便动了夺趣淫心，把手扯着小官身衣，道："也与我修养一番。"那小官出个妖媚态度，说道："客官休要罗皂，我们修养的，学得师父按摩，到这酒楼上来，无非要趁几贯钱钞。客官不拘哪位，但是有钱钞，我自然用心服侍。"本慧听得，也不管本定体面，向桌子吹了一口气，把那肴馔取得三五块，就变做几贯青蚨。小官见了青蚨，随即陪着笑脸说道："这位客官果然有钞。"乃走到本慧身边，把太平车儿浑身背滚。本定见了，就动嗔心，说道："你会弄玄虚，变青蚨，偏我不会？"乃把口向瓷杯吹一口气，顷刻就变了一只银杯，放在桌子上，叫一声："修养的小官，这银杯若爱，便赏了你罢。"小官见了银杯，比青蚨多十倍，乃就走过本定身后，两手揣捏。本意气不过，也把瓷杯变两只银杯，斟两杯酒，递与两个妇女，说道："送你二位做唱钱。"哪知两个妇人正在那里心疑，说道："何处来的这一个小官？"心里却又爱他，眼里不住看他，虽然欢喜银杯，却又忿不过小官儿夺爱，搀他生意。本智弄手段，心里暗笑。那本慧二人为欲忘真，哪里顾得，把些不肯舍与凑趣吃的酒馔，都被修养吃了。本智弄了一会神通，不觉的笑了一声，就复了本相，把个本意二人羞得面红耳赤，往楼下而走。那两个妇人也惊怪起来，叫店主说："凑趣言语不差。这两个酒客与修养小官，都是妖怪。"店主问众席："可有此事？"众席俱说："只见好好的两客吃酒，后又添一客，哪里见甚修养小官？"店主却怪二妇说谎，惊骇酒客，坏了生意。

楼下吵吵闹闹，梵志与纯一正讲谈道法，听得店外人吵，正问众道。恰好三个徒弟进屋，面俱带红。梵志乃道："出家人守规循矩，如何去吃酒？惹出事来不便。"正说间，只见店主人进得屋来，见了本意等三人，道："呀！原来就是师父们，我一时忘了。凑趣与二妇所说不假，必是三位师父有妙法神术，捉弄她们。"三人在师前不敢答应，只是低头暗笑。店主道："看纯一师父份上，酒钱决不敢要。只是两个妇人被你耍了，那与她的钱钞，都是油肉骨头，污她衣袖。那银杯却是我店瓦器瓷壶，走堂后生不见了杯壶，却在这两妇身边搜出，坏了她们行止。师父当与她们说明，还求赏赐几贯钱钞。"正说间，果然妇人家有老妇来说道："小男妇女唱曲供筵，要趁两个钱钞。哪里道人弄出邪术骗人酒食，引诱男女。"梵志听得，便与了老妇几贯钞。老妇接钞，叫声："多谢。"临去说道："我听得三尖岭使法术捉弄强人，却是几个道扮。近又听得，强人散了众伙，又是甚道劝化。"只这句话，梵志听了暗忖道："想是玄隐来寻道童。"正抬头，又见那青鸾云端里飞来飞去。他便向本慧耳边说了一句话。却是何话，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回自晓。

第7回　纯一报恩留长老酒佣怀忿算高僧

话说青鸾未得接取道童回岛，又被假青鸾浑搅一番，他只在云端跟随，无能回岛。尊者劝化了众盗，讹传前路说是道人劝化，就动了梵志留徒弟的心肠，乃向本慧耳边说："你可收拾行李前行，莫要生事招非。留个法术儿在这店中，以防来寻你师兄本智。"本意听得，依师吩咐，随收拾行李，谢了店主，辞别纯一，往前大路东去。后有笑梵志处处留法算人五言四句。诗曰：

算人恒自算，推己每推人。

俱是出家子，何劳枉费神。

且说纯一在店中躲盗，遇见梵志师徒，正是受恩当报，他尽以礼待梵志师徒。梵志见徒弟酒楼弄法，恐生出事来，又恐本智旧师来找，故此别去。纯一忽听得有人传说，三尖岭庵被行路僧道劝化散去。他听得此信，心中大喜，对众徒说道："庵既平复，我们当还，不知又是何方圣僧高道救拔我们，你辈当打听明白，以便收拾回庵。"

且说尊者与元通别了庵中道人，由大路行了两日，恰也来到酒楼招牌之处。尊者见牌上写的字，向元通说道："这地方花柳店肆倒有，怎么就没有个庵堂道院？"元通道："师父，想是此方好虚花，不尚正务，必定吃斋念佛的少。"正说间，只见林中走出一个道人来，见了尊者，上前稽首问道："师尊可是三尖岭庵里过来的？"元通便答道："我们正是从此处来。"道人说："闻知此庵被二盗劫夺，今遇甚高僧劝化二盗散去，庵原归道人，不知确否？"元通答道："果是不虚。"便指着尊者说："这就是劝化二盗的老师父。"那道人听得，便拜尊者："请到店中，待我师父相谢。"尊者答道："随缘开度，原无成心。度者既去，事已泯忘。又何劳汝师？况酒楼村店，非我僧家所人。"道人答道："此楼虽系酒店，店外却有洁净小屋，正是我庵纯一师父借居避盗在此。师尊万勿推拒。"尊者听得，一则行路饥渴，一则拒人不可太甚，乃随道人入得屋来。那道人忙说知纯一，纯一听得，急走出小屋门来，只见一个僧人，却也比众不同。但见他：丰颐阔额，圆顶高颧，眉高八字平分，耳列双轮与廓。天中呈舍利，腹内隐禅机。身穿一领锦裥袈裟，手执百颗菩提珠子。毗卢帽光放白毫，棕油履云飞紫电。宛如罗汉临凡，真似弥陀出现。

纯一道人见了尊者，色灿真金，光辉满月，恭敬作礼。尊者师徒敬答相同。清茗出献，蔬食随供，便问二盗劝化根由。尊者但云偶尔。一时传引坊村善信，都来观看化盗僧人。内中却有一汉子，名唤酒佣，往日原在这酒店佣工，只因店主生有三个女儿，长与次嫁了两个女婿，在远村开店，却留第三个女子在家，要招一婿。因为开店的是酒肆，招牌上有这"问柳寻花"，又有侑酒弦歌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遂种出来个淫私因果。这酒佣欺心短意，每怀着钻穴窬墙的私念。无奈店主家严肃无隙。这酒佣遂结交了五六个弟兄，大哥就是千里见，二哥就是百里闻，还有两三个。他诨名酒佣，真名实姓唤叫马义。为此投托入伙，在三尖岭盗劫，希图趁便抢掳店主的三女。谁料二盗被尊者度化回心，众盗散去，这酒佣只得回家。又谁料女子已招有别婿。酒佣正忿忿不平，恰遇着尊者路过到此。他随这村坊人众来看和尚，却原来就是尊者。他见了不胜忿恨，暗想道："这破人好事，仇恨不可不报！"便对店主说道："这两位高僧，我久知他为人禳灾祈福，荐祖超亡，十分灵验。"店主听得大喜，说道："我正要请僧超亡荐祖，祈福消灾，却也遇巧。"乃向纯一备细说出前情。纯一笑道："从来施主有功德斋醮，都是我小道等做，今承款留，正该效劳。乃欲绝僧功德，置小道于何地？"店主方沉吟迟疑，无奈酒佣一心要算计尊者师徒，极力暗荐。

且说纯一自顾不暇，岂能为人祈禳！内外对他求说方允。店主把尊者请入内堂洁净处，设起道场，漂水花灯，一依法事。至夜尊者方入静时，忽见黑气侵入道场，顷刻白云裹去。尊者把慧光一照，忖道："堂中善事，怎有淫妖邪念，破戒污斋情因？虽有白云解散，只恐元通弟子不知防范。"乃向元通说破情景，元通拜受。后有说祯祥妖孽俱有先兆、惟圣神早见七言四句。诗曰：

世间妖孽与祯祥，都有先机果异常。

君子前知惟善改，凡愚纵恶入沦亡。

话说酒佣马义，只因尊者劝化二盗回心，解散他众伙，不得遂他私淫恶念，忿恨僧人，今见了僧人，突生恶计，却又是梵志留下了幻法防人。他在三尖岭见尊者师徒不饮酒茹荤，突生一计，忖道："五百大戒酒为尊，我今乘他素供内暗着几点荤油窖酒在内，破了他戒，再作计较。"哪知圣僧高道自有临斋护法。那店主祖先于静定之初，拜礼尊者之前，道："承二位师父经功忏法，幽魂超度，但酒佣奸计暗伤戒行，不但于幽魂相碍，且于功德大损。僧家一沾染曲蘖，万种尘情败坏于此。二位师父当谨防范。"尊者把心印结起，说道："汝等但候生方，我们自有准备。"那幽魂谢去。

尊者一夕静定功完，店主已摆列下斋供。尊者与元通只吃清茶淡饭。店主进食，尊得辞谢道："贫僧俱是一味清斋，暂不重品。"主人再三苦劝，师徒毫不沾唇。

酒佣奸计不行，乃复生一计，悄入妇房，盗妇白金戒指，戴在自己指上，从堂外窗隙伸将入来，却扯元通禅衣。不意店主傍过，误扯其衣。惊见窗隙戒指，女手入窗，大骇，忖道："妇人淫乱至此！"乃解身绦，扣住其手，牢拴窗内。忙出堂看，却是酒佣之手，顿时痛打大骂。尊者师徒反行劝解。道场事毕。辞别纯一。纯一道："小庵复得，皆赖师尊。虽远不能屈转云轺，请乞少留一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伸私谢。"尊得哪里肯，正待辞行，只见店主楼上已设备清茗蔬食，苦求尊者登楼叙别。元通力辞，说："家师自不登酒楼花坞，就是小僧也随师受戒，不敢违犯。"店主哪里肯，那纯一师徒，强把尊者、元通衣袖扯着上楼。尊得只得和容，随着众意，上得楼来。方才献茶奉食，只见两个红裙妖妖娆娆，走近席前，拜了几拜，便坐下，敲着板儿，歌唱起来。这却是幻法根由，哪里知高僧道行。尊者啜一杯清茶，吃了几品蔬食，随起身下楼，给众人与店主再留幻法。那妖妖娆娆、袅袅娜娜、邪邪媚媚两个妇人要来扯留尊者。哪知护法紧随，灵道虚应，那两妇一似胶粘的手，钉住的脚，怎近得僧身！尊者下得楼，辞别众人，方才展开脚步，望前大路行去。

却说酒佣马义暗害高僧，被店主识破，打骂一番，顿时逐出店去。这酒佣忿不解，跟随尊得后尘而来。元通正在路间，问师父："适早店楼污秽妇女邪氛，在弟子心胸浑扰，虽然驱除得去，只是也被她侵扰了一番。"尊者答道："早间何处店楼，哪里妇女？我便未曾登、未曾见也。倒是茶食饱心，尚怀着那众人之敬。"元通听了，稽首谢师。只听后路酒佣叫道："师父且慢慢走，待小子一同前行。"元通驻足，酒佣走近前说道："夜来偶戏误犯，却被店主打骂赶逐，不容在店。今只得前途再寻投托度日。料师父们出家方便，慈悲宥过。"尊者笑道："我僧家不但无怨无恶，且亦无烦无扰。夜来何事误戏，并不知也。"又问道："此去前途，何处地方？"酒佣答道："此去还是这花柳店一处地方。这地方名唤一体村，有三家店，昨日师父功德处是一家店。此去乃二家，却是店主第二个女婿开的。过去还有三家店，乃店主的大女婿。两店小人俱帮作过。昨店主既不留我，古语说的好：'此处不留人，更有留人处。'二位师父既往前行，小人自当陪伴。若到前店宿歇，当照顾些清净茶饭。"尊者道："多承，多谢。"大抵人生一种机械，便生一种愆尤。这酒佣怀着忿恨，口里甜言，心下却想道："二家店夫妇，两个面貌丑陋，心性凶恶，每每不喜人低头不视。若是看他的，他道不嫌丑便心喜，茶饭件件小心奉承。若是不看他的，他道憎他陋便性恶，不但茶饭粗恶，还要下毒药害人。"酒佣怀恨，便生出一种机械，向元通说道："前去二家店，茶饭清洁，店主贤德，只是有一件毛病，他夫妇貌丑，最怪人看他，若是看了他的，茶饭就不洁。师父出家人，料是不看妇女，便是这店主也不有视。"元通道："我们出家不惹烦恼，过去古庙深林也寄一宿。"酒佣道："这却又难，我这地方，虎狼夜出，庵庙稀少，只有这店。他夫妇不许行商过客他宿，恐惹出事来连累。"尊者说："便住他店有何碍！"元通乃随着酒佣引路，看看来到二家店，只见村口也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独角店中真美酒，一体村处最佳肴。"尊者与元通说："酒肴店我们不便投止，过去却又无处安身，你可问他有洁净素饭？"元通听说，随酒佣入得店来，果然夫妻二人面貌丑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忖道："酒佣之言未足深信。"乃和色欢容，向他夫妻问道："远方吃素僧人，荤酒有戒，店主可有洁净饭食？"两眼频看，那店主便答道："有洁净的。请坐，请坐。"尊者入门，却与元通不同。那夫妻喜喜欢欢，正要起伙茶饭，只见尊者低头不视，便起毒心，将饭中下了些蒙汗药，要害尊者。他哪里知道圣僧前知。饭方摆下，师徒念动咒食真言，尊者把手一招，那妇人捧着几碗饭，叫丈夫与酒佣吃，又将几碗送在尊者面前。师徒吃罢无恙，进屋去打坐。只见酒佣与女人丈夫，迷困伏几。女人把绳索将丈夫、酒佣反捆推入屋内。比及天明，尊者师徒收拾起程，妇人惊疑去看，捆缚的却是丈夫、酒佣。两个沉迷不醒。妇人连声叫苦，急解绳索，用药解醒。二人心明问故，妇人道："我为怪老和尚，明明药他二人，如何错投你碗？且连人都更变，这记分明是圣僧显化。我夫妻两个，平日毒人，做此歹事。"酒佣笑道："哪有此理！明是你为一店逐我，故意不留，用此却人计策，我便去罢。"遂出店门而去。夫妇两个乃向尊者拜跪道："凡人不识圣僧，平日过恶，望乞开赦。"尊者问道："店主，你平日有何过恶？"夫妇齐答道："我夫妇只因生得丑陋，憎人低头不视，便起忌妒。行商过客投宿的，不知多少被我愚夫妇恶心毒害。昨见师父低头，故此行出恶事。不知反着在自己人身上。只恐这过恶，将来还有报应。"尊得听了，笑道："算人算己，自作自受。将来报应更大。你夫妇此悔心一动，将来美心遂意，却不在面貌丑陋也。贫僧行道心急，不暇细说，有四句偈留与你，你二人当谨记在心。"店主夫妇拜谢："愿闻师偈。"尊者乃说偈曰：

貌陋心良，诸凶化祥。

心恶貌美，妖尸魑鬼。

话说酒佣两计不成，虽疑丑妇不留，乃忿心益动。出得店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和尚此去，必往三店投宿。须率再算一遭，料他就是活佛，也难逃我这计策。如今且坐在这大道路口，等待和尚。"尊者师徒行至路口，酒佣见了，便陪着笑脸，说道："店家妇人恨丈夫留住他家，逐出工人，却连夫带我一起捆缚，我只得出他店门，再寻别路。想起有一亲戚，在三店居邻，三店夫妇极贤，平日最敬僧道，房屋又洁，饭食更精。二位师父必从他店投宿，我亲与店比邻，叫他看份上，外加些款待。"元通听了，向尊者说："此人语又是奸魔来了。"尊者说："浮云蔽天，青空自在。汝虑道，莫虑魔。"元通道："师父，何以驱除？"尊者说："我于未始有魔来已知魔去。这痴汉徒自魔耳。"尊者口虽教诲元通，心里恐元通道力尚浅，乃把慧眼遥观，果见前有个三家店，店内一妇，娇妍异常，恐徒弟乱了道心。却好近店有座倾颓古庙，仅存半厦，几块顽石，尚存基址。尊者道力无边，把手一指，只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天色黄昏，烟云暗淡。前途树杪，明见一个招牌有字，茅屋数间相连。酒佣一见，便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位师父，那前面是三家店，我小子先去探亲，你们慢慢走来。我叫店中烧下好茶等候。″酒佣那里是探亲，烧下好清茶，却是设计愚僧，先送信。怎见得，下回分晓。

第8回　巫师假托白鳗怪尊者慈仁蝼蚁生

话说酒佣先行，要骗和尚。他哪里知道尊者道力宏深，手指处，古庙店家都是化现假设。酒佣只道是真，一直奔来。是屋妇人毫不差异，他从后门而入，只见店中妇人独坐，见了酒佣欢天喜地，便叫一声：″马义哥！久不见你，何处行走？″酒佣道：″在你娘家帮作。″乃问：″娘子如何独自在店？丈夫哪里去了？″妇人道：″丈夫邀游东印度国，去久未回。这店我自支持，正此无人，想个帮手。你来甚巧，我看你少壮伶俐，便做个夫妻也好。″酒佣大喜道：″多谢娘子美意，只是有件不平的事在心，今夜要报复他。″妇人问：″何事不平？″酒佣道：″我当初在你花柳店帮工，其实要贪你三妹，岂知你家严肃，乃结交几个弟兄，入伙劫盗，指望掳成婿。不料国度中来了两个和尚，劝化了寨主，解散了众伙。我事不成，忿恨和尚。谁想他一路来投宿两店，我两次报他仇恨，都未遂计。今幸路过此处，必然投你店中，指望你夫妇替我报这仇恨。谁想你孤身在家。″妇人道：″此事何难？和尚们哪个不贪色，待他来，我把个风流态卖弄出来，你可寻几个强邻来，捉拿出气。但如今丈夫未回，我且与你权做个夫妻。″酒佣听了这话，动了欲心，哪顾人言，就同妇人入内屋同寝。这哪里是三家店里一佳人，却是五戒门中千变化。后人有几句说明尊者圣僧，哪会欺人幻术，只因人心险，便有人心印。尊者之心，坦然明白在耳。诗曰：

禅心原不幻，安有幻弄人？
只为人情幻，因开幻化门。
如如常自在，妙妙莫须真。
嗟彼凡愚汉，徒劳精气神。

按下酒佣与妇人入屋同寝。且说尊者，只因酒佣计较、元通说魔，道力自然变化出庙宇、村店现前。酒佣见了飞走先去。尊者却与元通慢慢行来。天色尚明，偶遇一老汉子，雪鬓蓬松，麻鞋竹杖，走近前来，道：″二位师父，天色将昏，欲往何处？″元通答道：″东行化缘，少不得望门投止。″老汉道：″我地人家稀少，往来只有一个三家店住宿。此店夫妇非良，却不是你出家歇的。″尊者道：″前有古庙可安。″老汉道：″颓庙难存，怎禁风露？不弃草茅小舍，暂留一宿，便斋不洁，聊供行厨，有何不可？″尊者合掌称谢。师徒随着老汉到得他家，便问道：″二位师父哪里来？到何处去？″元通备细说了一番，随问老汉姓名。老汉笑道：″我姓郑名修，世居此乡，耕种为业。″一面说名姓，一面修斋款留，收拾净室，安宿师徒住下。那酒佣被妇人扯入卧房，恍恍惚惚，歪缠了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及到天明，睁眼看时，哪里是客房三殿，原来半厦庙堂，妇人是一块大石，压着他身，哪里挣扎得动。叫喊无人，苦恼万状，方才想起长老必是高僧。一念归正，叫了一声："救苦慈尊尸这尊者正在老汉净室里打坐，偶然叫苦的"慈尊"二字入尊者之耳，偶向元通说道："业障自作，当须自受，何人苦你。悲哉！悲哉！是你添了我这一种因缘，反反复复。元通，你可往村店之后，古庙半厦之间，方便痴愚，无碍普度。"元通领师旨，走到古庙半厦处，果见酒佣被石压住。远通用力掀石救起，酒佣拜倒在地，口口声声只问："老师父哪里？"随着元通到尊者面前，磕头谢罪，说："小人恶念害僧，自作罪孽，愿师尊赦宥。"尊者答道："汝投幻妄，吾自无心，既悔前非，即是善己。"酒佣拜谢而去。后人有感颂尊者普度七言四句。诗曰：

石头原是石头块，破庙如何有妇人？

想因普度成功德，感动高僧护道神。

且说尊者在郑修家里度化了酒佣，早起要行。老汉愿留供养几日。尊者见他意诚心敬，便住下不提。

且说梵志师徒在花柳楼混扰一番，恐徒弟不守道范，生出事来，乃绕一弯，迂径小路而走。让过三家店，却来到一边海的地方，问乡里居人，复找大路。居人说道："师父们，你错走径路；反远正途。我这地方唤做巨黿港，一向好行，近日只因海洋潮发，拥来一条白鳗，约有五丈余长，十围粗大。这鳗，也不敢说它。"本定便问："怎么不敢说它？"居人道："厉害，厉害。说起来神通广大，变化莫测，却不是鳗，竟成鱼怪。我乡村居人，若是不说它，敬奉它，便求它降些好事，一一依你。若是慢了它，再说它，就怒起来，丫头孩子，也吃你一两个。"本智听了，向师父说："想是个精怪。我们既闻知，须要与地方除害。"梵志道："事便好，只是行路之人管这闲事？"本智说道："师父差矣！我们为甚出家？遇害不除，逢灾不救，空为慕道。"本慧道："本智说的是。"乃向居人说："我们出家人，极善驱邪缚魅，便与你乡村扫除患害，也是功德。但只是借那空闲居宅一住，方便行事。"居人不敢应承。少顷，听见的传说，就来了十余居人，这人方敢悄悄说出。众居人内中有一老者说道："游方僧道，多有除妖捉怪的，也是缘法。大着胆寻间屋，住下这四个师父，再作计较。"本定道："作甚计较？"老者也扪口不言。居人说："老头子，你讲又不讲明，难道我们是不怕的。"本智笑道："且依老翁借空屋住下再议。"师徒乃问："宅子何处？"居人趑趄，欲走不走，待言不言，总是乍相逢，不识众道神通，怕口快，惹恼妖精作怪。等了半日，方才领着师徒到一空宅。梵志住下，便问老者："白鳗如何作怪？"老者道："离村五里，就是巨黿港。这港口有个巫师居住，专与居人禳解灾福。只因潮拥这鳗来，成精作怪，居人被它害得不安。若是师父有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可除得，便去惹它。若无本事，莫动它也罢。"梵志道："可有庙宇么？"老者道："无庙宇。若有庙宇，居人侍奉，便是降福正神。他却只附着一个巫师。恼了它，只求巫师，方才免得。"梵志听得老者之言，乃向徒弟说道："这巫师便是怪鳗使从，要除它，须探巫师的来历。"当下居人收拾斋供，师徒住在空宅不提。

却说哪里是白鳗作怪，原来是巫师有些幻法，炼的耳报，但凡居人有甚事情，这耳报便向巫师报说，因此居人若说他不是，便作威福，骗人祭祀，假托白鳗获利。这日，巫师正与人祈禳，耳边忽报："地方远来了四个游方道众，计较要除妖灭怪。"巫师听得耳报，大惊，忖道："好好的生意，何处道众来此搅扰尸随使一法，叫两个徒弟，带了四把铁钩子，走到梵志空宅处，把师徒四人，方才要钩着头发扯去。哪知他四人都会法术，手眼快的，一转变，倒把两个徒弟四脚四手倒吊起来。好本智，手执着一条大棍，盘问他："白鳗何故成精作怪？你们何故听他役使？"巫师徒弟泣道："哪里甚白鳗，皆是我巫师设骗村人。师父们饶了我罢。我巫师却也有些本事，只恐他不饶你。"本智笑道："也罢，放你回去报信。"乃将钩子放下，三人得命奔回，备细说出。巫师却早已有耳报先知，大怒道："何处野道，如此无礼！若不处他，怎在地方行教？"随在港内取了些蚯蚓，共有二三十条，叫一声："变！"都变成大蛇，直奔梵志住宅，把一个宅子填塞将满，都张牙吐焰，向师弟四个逼来。本定、本慧未曾提防，被蛇束手足，裹腰腹，挣扎不得。梵志与本智便使出法来，就把他前来钩子一撒，叫声："变！"只见那钩子，一把变十把，将蛇条条钩出门外。却不曾救得本慧二人，被那蛇缠缚住了，不由得自己走出宅门，望港上巫师处去。居人不见是蛇，只见两个小道捆手缚膊，就如妖精捉去的一般。梵志与本智见了，没法救援，只得随着本意二人，也来到港口。但见巫师立个坛场，坐在坛内，叫道："白鳗大王吩咐，把远来侮慢大王的野道，送入港内深水，赏赐小鳗。"跟去看的与居人老者，都上前哀求，说道："远来道众经过此方，不识威灵，冒犯获罪，望乞赦宥。居人愿备牲醴祭奠谢过。"巫师道："大王发怒，说尔等容留野道，亦当加罪。还为方便，太是无知。"说毕，又叫快把野道推入港内。只见本慧二人昏昏沉沉，两眼看着师父。梵志忽然叫一声："本慧徒弟，何不仗出慧剑！本定徒弟，切莫要乱了刀哇！"又看着本智道："徒弟，你为何不放出大光明来？"梵志一面说，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把手望东连招了几招，只见海港上陡然狂风大作。众居人看了，个个立不住脚，都叫："好大风！"怎见得？但见：

吼声震地，聒耳轰雷，海扬波浪滚千层，树连根叶飘万叠。屋瓦飞空成蝶舞，行人窜耳作獐慌。那里是：千林静息鸟和鸣，但见的：八面威扬妖尽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风刮处，陡然本慧跳钻走起，打得个坛场举物粉碎。本定雄赳赳发作，倒把那巫师背捆起来。本智执着大棒叫："巫师！你何处学来手段，敢在我们跟前斗宝？"巫师却也不慌不忙，把肩背一抖，猛然手内也执着一根大棒舞将起来，照着本智一棒打来。本智抡着棒劈空迎去。他两个在港岸上使出武艺，只见本智气馁棒乱。这舞枪弄刀，却是本慧二人原来在家本事，近又习学了法术，便掣出剑来，望巫师斫去。巫师徒弟甚多，一齐簇拥上前。梵志也拔出慧剑相敌，众人搅闹一团。众居人看着说道："原来都是些成精作怪的，冤家撞着对头，必定看两家谁胜谁负。"看着巫师敌不过本智，众徒弃棒要走，被梵志使了一个缚魅神通，带了巫师归来空宅，审白鳗来历。巫师乃实说道："假托鳗精，要求祭祀"。众居人方才明白，却又替巫师告饶。巫师只是磕头求释，情愿入门为个弟子。众居人备斋拜谢。

梵志师徒辞别要行，乃问大路。居人指引："过了巨黿港，转过一山，山有重关，便通红墙庙路前行。"梵志谢了众居人。巫师惶恐，再不讲白鳗旧话，却随着本智，要做个弟子。梵志说道："汝要皈依，吾亦不拒。但只是门徒已多，行道不便。汝既发心，此去到了大路。凡见青鸾摩云，或是道士寻徒，你当为吾输力。吾自有报于汝。"乃附耳向巫师云云而去。后有讥梵志一心只是不忘赶道童者五言四句。诗曰：

长途行已远，门弟久既收。

青鸾无翅迹，何苦法频留？

按下梵志师徒问道前行。且说尊者在郑修老汉家，连住旬日。老汉见尊者开度酒佣这件奇事，乃闲相问道："酒佣何故石压？师尊道力却也甚深。老汉日前也有两件奇事请教。"尊者答道："酒佣机械迭出，欲伤人，却先害自己。世事以无端出，自无端人，厘毫不差。倒不知老叟两件奇事何也。"郑修蹙着眉道："老汉平生辛苦，挣得几亩田产，耕种度日。村间有一豪强大户，倚势凌弱，每每侵占许多，他家益富，我地日削，天理不知何处。日前我这屋后，当初不知何地，偶凿池塘，掘出金银一瓮，当时邻众皆知，便各争抢。忽然金银尽变为鱼虾，众心骇异。就是老汉为此着恼成病。师尊有何道教我，且疗这病。"尊者听了，合掌道："善哉！善哉！势利迷人，乃人自迷，夺人之有，终有人夺。"郑老又问道："病却何疗？"尊者答道："元无有病，又从何疗？还以无疗，其病自愈。"郑老不解，乃问元通。元通答曰："吾师之意，明明说莫仗势侵，冥自有报，莫迷财利，最是病人。"郑老笑道："老汉终是不解。"元通答曰："只当原来无有。"郑老方才点头明白。师徒一日与郑老闲行田间，径路小道，草茨乱生。尊者举步轻慢，一步数观。郑老问道："师尊你一步三看地，且行慢足轻，何故？"尊者道："荒田径道，人无足迹，多有蝼蚁。重足急行，所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多。贫僧心念在此，故不觉举步轻慢。"郑老叹道："不践生草，不履生虫，仁兽且然，况有灵者？师尊善念，老汉敬仰。"又行几步，见一池塘，涸干彻底。尊者道："天旱无雨，池塘干涸。"郑老道："我这村有雨不旱，且是水洼污地，只因当年畜养鱼虾，被人偷取。老汉恨忿骂道：'鱼贼你只偷个有，若池无鱼，你有何穷？'古怪古怪，自发此言，三载虾也不生一个。虽绝了偷的，却害了畜的，如今池水也不存。师尊，这段情理何故？"尊者答道："鱼虾虽湿化，亦秉性灵。你畜种杀机，他盗种恶业。只因你巧中一语，咒骂两种恶消。池乎，涸乎，成就善知识的功德。"郑老问道："师尊，这功德何见？"尊者答道："如水灌禾，为日渐长，自见在老叟之子孙。"郑老听了，把手一指道："师尊！你且看那前边高房大屋，气焰腾腾，子孙蕃衍，善功何在？若论种恶，却也说他不尽。"尊者举眼观看，只见那高屋上，祥云卷出，瑞气飞扬。尊者道："这人家善解不祥，何言种恶？"郑老道："这就是侵占我产之家，受他害者莫不欲食他之肉。"尊者道："恶固如老叟之说，但不知他曾行有何善？"郑老想了一想，道："他也曾行了一件善事，未必就解了他恶。"元通道："老叟，这家却行了一件甚善事？"郑老将欲说，只见远远一人走来，乃道："要知是甚善事，老汉记不切，问这来人自晓。"来者却是何人，知他何事，下回自晓。

第9回　扰静功顽石化妇报仇忿众恶当关

却说尊者与郑老，正讲那大户一件善事，远来了一人，乃是大户家仆。元通便问此人："你家主，郑叟说他过恶甚多，却曾行了一善，乃是何事？"仆人道："若论我家主，侵入田地，夺人家产，过恶真说不尽。只因往年一僧到门，叫他莫绝人后，我主人问僧：'怎叫莫绝人后？'僧说：'老施主，你家仆若无妻室的，当娶与他；若无弟兄的，当使还族。'我主人一时感动，果依僧言，散了三五家仆，止留有弟兄宗族的使唤。后僧复来，甚称功德。"尊者听了，合掌称赞道："如此善行，不小不小。侵夺损人，尚然昌后，况正人善信阴功，宁有穷际？"尊者与元通赞叹一番，回到郑老家中。方入静定，只见元通身体动摇，却似心意不宁之状。尊者乃唤了一声："元通徒弟！何故把持不定？"元通答道："弟子方人静定，恍惚坐中见一妇近前，说：'何故破我姻缘，揭吾身体。'弟子问其根由，他道：'与酒佣汉子邂逅厦中，被你拆散。今夜孤形只影，荒凉破厦，谁之罪过？'弟子听了他词，乃说他是颓庙顽石，怎幻化人形，以迷人性。今复以幻生幻，乱吾静功，反说谁之罪过。其妇复向弟子说道：'石自石，妇自妇，谁幻生幻？只因僧动佣嗔，惹出这段姻缘。你快还我酒佣汉子。'弟子正与他争讲，师父唤醒。不知弟子何故生出这段根因，总是返照未充。师父何以垂教？"尊者答曰："徒弟何得把持不住？顽石化妇，本吾充满化缘，以惩恶业，今酒佣业解，石当还石，妇宜还妇。何乃入徒弟将定未定之中，又示出个出幻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幻之境？何不充满返照，见怪不怪，怪自坏矣。″尊者说毕，乃以手向空一指，说一偈曰：
幻自归幻，空自还空。
原若本来，本来原若。
尊者说罢偈语，与元通安然各自入定。次日出静，辞别郑老，望东行去。此时正值春光明媚，物色鲜妍，师徒行在途中，见树木绿衬红芳，禽鸟声相和应。元通向尊者问道：″师父，这时光物景，较那酷暑隆寒，人情物理，自是不同。你看往来道路行人，这心舒意畅，从何处发来？″尊者听得，把手内数珠看了一眼，半字也不答。元通即悟，随又问道：″师父，暑往寒来，皆是天地自然的气化，怎么烈风淫雨，时复变更？″尊者也不答，却把手内数珠，挂在项上而走。元通道：″弟子了明也！″正走间，只见后有三五个人，急喘喘，气腾腾，赶道而来。这几个人哪里顾甚么春光，听甚么鸟韵，他心里惟恨路长，又恐怕力倦。且说这几个人是何人？却是巫师带领着几个徒弟，趱路赶梵志师徒。为何赶他？只为梵志师徒搅扰了这一番，村居人识破了他诈伪，存身不住。又且坛场兴建不起，那耳报又不灵。这徒弟几个向巫师说道：″师父，你在这乡村做坛场一番，却被过往野道搅扰道法，你既不能报仇，反要投他做弟子。他临去耳边咕咕哝哝，又不知与你说甚么秘密招儿。你安然受冷淡，我徒弟们也甘不得这般寂寞。你拜野道为师，我们便降了一等，却是他徒孙了。这气难忍！″巫师道：″汝等意见却要如何？″徒弟道：″我等意欲寻两个旧契弟兄，到前途拦阻他去路，结果了他师徒，以报这一番仇恨。″巫师道：″正是。我一时也只为法力不如他，省这口气，说投入门为弟子，哄他传法些术。看他临去，耳边叫我但遇过往僧道，若是找寻道童徒弟的，看青鸾摩空为记，便与他随机应变，弄个神通，阻回他去。这等看来，也非出家正道。依你徒弟计较甚好。只是你寻那个旧契弟兄，设何计策，到前路何处地方阻拦，怎个法儿把他们结果？″只见一个徒弟说道：″弟子往日结义相交两三个弟兄，一个叫做雨里雾，一个叫云里雨，一个叫做沙里淘，便是小徒弟也与这三个排个名字，结誓为盟，患难相顾。不料他三个外游，闻说在甚灵通关做些买卖，因此小徒投入师父门下。今日师父遇着这样呕气事情，好歹赶上他，传信我那弟兄，叫拦阻结果了他，与师父出这口气。″巫师道：″我一向也不知你这些事情。便是你与三个，排行叫做甚名？″徒弟道：″弟子排行，叫做胆里生。就是同在师父门下这几个弟兄，都随着弟子，受不过那野道这一番欺侮。″这说得巫师动了报仇的心肠，同着众人，从小路抄大道，来赶梵志师徒。到这地方，遇见尊者师徒行路，他急喘喘也不顾道途远近，气哼哼只是奋勇前奔。尊者见了，与元通道：″徒弟，你看这几个人气焰光景、状貌情形，我知他皆非心肠中洁白。让他前行，莫要招惹。″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领诺，师徒缓步徐行。忽然见一座石桥接路，桥下流水清浅，僧家无缨可濯，有渴可消，乃走近桥上，扶栏观望。但见：

路接长堤，溪流浅水，往来彼通此达，多少东向西奔。尽是磨砖砌就，白石装成；真个徒杠利人，徒梁济道。巧工创就渡头船，善信洪开方便路。

尊者师徒观望一番，便坐倚石栏憩息。却说东行梵志师徒，前走到一个地方，名唤灵通关。这关却是一山险道，十里高岗。那高岗里，隐着几户人家，都做些不良的买卖，剪径为生，截路过活。就是巫师徒弟结交的那雨里雾、云里雨、沙里淘，这三人聚党成群，专一白日劫商，黑夜截客。一日正在岗子里计较劫人，只见关前几个人汹汹飞步奔来。雨里雾看见，对云里雨说道："岗前来人何汹？想到买卖到了。"正要上前捉住，看来乃是胆里生。见了便问道："兄弟别来日久，何处安身？闻道你在巨鼋港投师行教，却怎得暇前来？这几位何人？"胆里生道："这是巫师并我师兄师弟。只因前日有几个过路道众，道又非道，破了我师坛场，受了他一番磨折，今想着众位契兄，必能为我报怨，因此远奔投托。料他必经过此道，所以抄小路而来，急腾腾，哪顾气喘喘。不知这起道众可曾过此？"雨里雾答道："这道众还未曾到，只是闻得你巫师有耳报通神，你们也有些法术手段，如何就敌不过他们？"胆里生把眉蹙着，说："他们手段法术更高，敌他不过。"雨里雾道："莫要怕，我们弟兄便不济，却有一个新结义的哥哥，叫做赛新园，他离十里岗五里庙修行，我这位哥哥手段甚高，若唤来，料道众怎生敌得，便是结果他何难尸胆里生听了，便问道："这哥怎唤做赛新园？"雨里雾答道："我这岗头，有一个大户，造了一座花园，楼阁花榭，极工甚丽，名唤新园。我这哥偶在园戏耍，园主怪他往来频扰，闭门不纳。他便显个手段，在岗头堆了几块砖石，插了几枝花木，吹了一口气，挥了几挥手，说着变出一座花园来，地方哪个不去戏耍！便起他名，叫做赛新园。"说毕，才请过巫师，众弟子相见叙礼，到雨里雾众人家里，烧茶煮饭，酾酒烹肴，大吃大嚼，一心等候梵志师徒。

却说楚志师徒依居人指路前行。一则辛苦，一则逢春遇景，师徒们登眺行迟。走了两日，方到这山岗，要过灵通关去。有人传到雨里雾家，说："岗前来了几个道众。"胆里生便恶狠狠起来，叫声："师父，你仇人来也。"巫师带应不应。他因何不应？只因他手段不甚高强，又为日前磕头谢罪，弱了些气儿，且许做徒弟，故此同众徒弟，来便来了，心尚有些怯懦。当时雨里雾率领三个弟兄走到关前，见梵志们坐在地下石头上，恰好本智一个在关侧净处出恭、撒溺。云里雨瞥见，便使个泼天网罩将下来，把个本智盖在网里。才要捆手缚足，哪知本智原是个伶俐道童，虽然被云里雨罩住，他却手段高强，把身子一撑，两手一扯，网破数窟，走到关前，见本定与本慧各各装束，要与雨里雾、沙里淘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打。却便叫道："师弟，莫要轻敌，这来头却大。"梵志道："徒弟，怎见得来头大？"本智道："他会使泼天网儿，徒弟方才撒溺，几被他溺也撒不成。"本定听得，向本慧说道："我们须要在撒溺处防他的泼天网漫空罩下。"本慧笑道："我不撒溺，任他网来。"师徒正商议间，只见雨里雾执着大棍喝道："大胆野道，敢闯此关尸那胆里生便也喝道："前日受了你们凶殴，今日却也到此。早早把行囊卸下，叩首关前，饶你的性命！"梵志便问道："你是何人？阻挡行客，执棍伤人，岂无王法？"雨里雾哪里理睬，抡棍只要打来。好本定，装束了，也执一根棒，上前抵敌。雨里雾便问："来道何人？"本定答道："你要识何人，听我讲来。"雨里雾将棍架着棒，道："你讲来，讲来。"本定道："我讲，你听着。"乃讲道：

自小生来潇洒性，年未三旬正当令。
平生好使棒一根，刀枪剑戟都相称。
爷娘管我莫持凶，师父传来越添劲。
使出蛟龙不敢侵，打进虎狼谁敢近！
岐岐路里遇吾师，跟随出家到东境，
纯一庵中救道人，巨鼋港处饶巫命。
有些道法治强梁，吃得软来不怕硬。
有斋趁早去烹庖，有钞献来说你敬。
若还怠慢我师徒，你这山岗没趣兴，
往来买卖做不成，结伙弟兄都要病。
你今问我甚姓名，半路出家名本定。

本定执棒，也架着雨里雾棍，说道："你叫做甚么姓名，也须通报与我。"雨里雾便道："我也有姓名，你听我道。"乃道：

情性从来我最憨，终朝曲蘖口中贪。
曾向蜜淋淋打辣，也曾茅草酿中山；
也曾麻姑谒中圣，也曾香药造还丹。
陶潜白社愁眉解，樊哙鸿门仗剑谈。
腰下金貂须可换，瓮边吏部不须搀。
穆生怀忿辞丹陛，太白酣醺写黑蛮。
能使英雄生侠气，从教蹙额解和颜，
相逢不饮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姗。
若问我名并我姓，圣君曾恶不须甘。
荡着棍儿教你倒，难过岗中第一关。

本定听了笑道："原来你是个囊包。"雨里雾道："且请教你是哪里人氏，何方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囊包是骂，是称？"本定笑道："我与你异乡各地，谈说不明。只就中华土语，你是饭袋的弟，醉汉的兄。我也不怕你。若不是我出家心性，一口吞的你无影无踪。"雨里雾道："口说无凭，量你吃不下。"本定也微微冷笑道："包你有凭，吃得下你。"便将棒去直打，关前大闹一会。雨里雾渐渐力弱，叫一声："云里雨兄弟，上前相助！"云里雨乃舞动那把刀，奋身照本定砍来。本慧见了，忙挺长枪，直撞上去。云里雨见了本意，便也问道："来道何人？"本意答道："你要问我姓名，听着我说。"云里雨道："说来，说来。"本慧乃说道：

我乃岐岐路少年，家中颇有几文钱。
不宗经史学文字，情性生来好走拳。
打尽世间无敌手，名闻海内不须言。
刀枪使得风难透，棍棒开来浪不漩。
正在村乡演手段，遇我明师把道传。
也会念经并礼忏，也会游方去化缘。
巨鼋港上传名姓，降了巫师拜我贤。
要往东行过此路，何物妖魔挡住关？
有礼送行须早办，折干也是你心虔。
若问我名并我姓，洒家本意姓辛田。

本慧说罢，把长枪也架着云里雨那把刀，道："你这淫污恶物，须也有个姓名，早早报来！"云里雨道："我也有名，说来你听。"本慧道："你说，你说。"云里雨乃说道：

问我名须也有名，平生好乐不邪淫。
假做阳台梦里会，巫山借喻雨和云。
曾把千金买一笑，莫须妖冶说倾城。
余挑食处楚王忧，书简传来君瑞情。
只因结契三兄弟，灵通关上阻人行。
两把钢刀腰下系，守关鼙鼓夜间鸣。
谁敢关前夸好汉，快输珍宝与金银。
莫教恼了兄和弟，手内钢刀不奉承。
活捉道徒名本意，还拿师父捆麻绳。
休说雨里云名姓，说起当关第一人。

本慧听了笑道："你原来是个馋痨，只可恨当时何人把你譬喻。这两字名姓，伤毁好人，损坏天理，今日好好备办斋供，送我等过关，便饶你性命。"云里雨将刀直斫，本慧挺枪相迎，两个战了半晌，云里雨渐渐刀法乱了。沙里淘忙掣剑在手，舞上前来。这里本智也舞起青锋宝剑，上前对敌。沙里淘见了本智，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道：″野道莫要乱舞乱斫，我也闻知你名姓，你只把你武艺法术说来我听。″本智道：″我的名姓如何你知？″沙里淘道：″你师父附耳说与巫师知道，明明叫来找寻你的，因此知道。″本智笑道：″你要知我手段，我说你听。″沙里淘道：″你说我听。″本智乃说道：

手段生来我最强，十八般艺出游方。
炼就浑身生铁柱，打成道体发金光。
只因骑鹤临法会，蜃气妖氛弄海洋；
为贪景致投它腹，混搅三军闹一场。
降却蜃妖离海岛，远随师父走村乡。
若说法术无边妙，应变随机件件长。
入水不沉火不毁，刀枪剑戟怎能伤？
来到此关你说峻，我心觑作矮垣墙。
莫教使出神通手，快早低头来受降！

本智说毕，把剑停着，道：″你这脏物，也通个名姓来。我却不知你的神通手段。″沙里淘笑道：″说我名姓，真真吓坏了你，却又喜坏了你。″本智道：″既吓坏，如何又喜坏？″沙里淘道：″我说你听。″却低头不说，思思想想。怎么思想不说，下回自晓。

第10回　赛新园巫师释道灵通关商客持经

话说本智停着双剑，听沙里淘说名姓，他低头不语。本智道：″脏物，你便说罢，何故低头沉思不语？″沙里淘道：″我的名姓，说了也要想，想了也要说，便是你伶俐聪明、术精艺妙，听我说出，也要思想。″本智喝一声道：″说便说罢！我们出家人不想，想便乱了道行。″沙里淘笑道：″莫骗我，只恐你们想了又想。″本智怒起，把剑就斫去。沙里淘道：″莫性急，难道我终不说，我说你听。″

我名那个不深知？走尽乾坤东与西。
有我寒冬如挟纩，岁荒枵腹不能饥。
戏能逆儿成孝子，我能妒妇作良妻，
弟兄有我相和睦，朋友有我不奸欺。
有我安康无疾病，有我忧愁转笑嘻。
我有雕梁并画阁，我有牛马与猪鸡；
我有庄田多仆妾，我有林木共山溪；
我有绫罗绸缎锦，我有金石宝珠犀。
说起我名谁不想，尊富荣华无尽期。

本智听了，″啊″了一声，道：″你原来是个虚利阿堵，我本智与你再续两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沙里淘道：″你怎与我续两句？″本智道：″君子固穷谁想你，小人贪你反增凄。″他六个人在关前大闹。沙里淘也剑法乱了，胆里生看见，便恶狠狠鼓起胸膛，怒汹汹睁着两眼，口里喷出一道烟，肚内忉量三穴狡，思量也要执一根棍，去帮助三个弟兄。又见梵志雄赳赳模样，也像要寻敌手似的，乃忖道：″巨鼋港巫师输了与这几人，特来烦弟兄们报仇，却又输了，怎像模样？″想起救兵，早早去寻赛新园师父来救。胆里生离关方行了半里，却好赛新园这道人，正在他十里岗头五里庙内打坐，猛然想起雨里雾弟兄，岗中有人传来关前敌斗。他便取了几件法具，走近关前，却好遇见胆里生。相见后，--面叙久阔私情，一面说当关急难。赛新园听了道：″阿弟休要怕，待我去救。″飞步到关前，只见他六个人转灯儿相斗。赛新园袖中忙取出一个小瓶子，往上一掷，只见那瓶变得缸大，把本定当头罩下。本定措手不及，倒闷在瓶下。道人又将袖子里绵索一根，往空一掷，那索飞空而下，把本意捆倒在地。又在袖中摸出几块钢铁金银大块，把本智乱打，三个人无法施展。梵志见了，叫徒弟何不使法术，三个徒弟同口一词，说道：″师父，弟子们不拘甚利害能解，惟有这三宗没法驱除，望师父解救解救。″梵志便怒道：″这三宗不能解脱，还出甚家！″随口中念念有词，自己顷刻变得赤面红腮、圆眼耷耳，口里喷出火焰，万道毫光，那三个徒弟越发叫：″不济，不济。瓶索铜块愈加紧了。″梵志道：″谁人紧你？你自己放松些才是。″当时急得三个人抓耳挠腮。

道人赛新园也口中念念有词，只见梵志那喷出来的火焰，渐渐消灭。三个徒弟道：″好了，好了，师父口里没有火焰，我们徒弟日子这回好过了。″胆里生仍要赛新园道人作法，说：″把这四个野道，结果了罢。″道人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巫师便也说道：″刀下且留人，想当日巨鼋港，也只因我假设白鳗作怪，愚骗居人，惹动这道徒恶狠，虽然恶狠，他也是为居人缚魅驱邪。况我那时投诚降服，他就好意宽恕。今日徒弟胆里生苦苦要结果他们报仇，也没甚来由。古语说得好：’省一时，免百日。’依我巫师，饶恕他过关去罢。我当日也有些法术弄他们，他们法术也不小，他今日弭耳攒蹄，只恐假诈。″赛新园便把绳瓶收了。只见本智三个人好好的站起，立在关前。梵志道：″徒弟何故不使出手段？″本智答道：″这道人仗着他四个弟兄，势力恶狠狠，这关无法打得过，好歹忍受他些儿，哄过关去，再作理会。″梵志道：″便是我心也如此。″巫师见赛新园收了法术，梵志师徒却小心下志，上前躬身道：″列位若要金宝，我们设法不难，只怕哄你们不得。若要行囊，料值不多。若是要报仇，我们与列位无干。就是相逢列位，必然恭敬。″雨里雾道：″你们时常远慢我等，今日过关，敌我弟兄不过，说出好看话儿。依我胆里生兄弟，定要结果你们，出他一腔仇恨。依我巫师，念你日前放他，他今日反来劝我们饶你。也罢，放便放你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过此关，只是莫冷淡我们弟兄。"梵志道："我贫道既过贵关急切，与列位相逢甚少，冷淡时有。"雨里雾道："别方远处，有相知相厚，作成亲热，莫要说破戒，便就不是冷淡。"梵志道："领命，领命。"两下讲和。巫师依旧请了梵志师徒，到赛新园道人小庙，设备斋供。雨里雾弟兄哪里肯吃素斋，乃治办荤食，要强梵志师徒们吃。梵志不肯，力辞道："若是开了斋素，便难过贵关。"沙里淘笑道："只要有小弟，怕甚关难过尸众人吃了斋供，梵志辞行。巫师远送几里，回到关下，众兄弟便留住巫师。巫师忽然耳报说道："关前有几个贩珍珠玛瑙商客，要过关去。"巫师笑道："你如何几日不报事，哪里去来？"耳报道："只因梵志师徒在此，我邪不敢犯。"巫师道："他们也非正。"耳报道："虽然他们今受了些妖法，却日后要遇正还真。"巫师听了耳报之说，随说与雨里雾弟兄。众人便知巫师有先知之术，因此留在赛新园庙住。

却说国度中这起商贩珍宝客人，各贩货物在身，要过灵通关。也闻得关前有截路剪径强人。这离关三里，却有一大户人家，众商计议先来投托，借势过关。这大户却是郑修的兄弟，名唤郑齐，此人家累千金，田园颇富，俱是倚强凌弱，占夺起的。年近六旬，尚无子嗣。一日正坐在家，计算人头上花利。家僮忽报，南路有几个商客拜访。郑齐听了，忙出户相见，各叙宾主之礼。郑齐开口问道："列位到舍，有何见教？"众客答道："小子们贩得些珍宝，要过此关，久闻关前有伙截路恶人，不敢轻过，愿借势力保护过关。谨备薄礼相酬。"郑齐听了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劳厚礼！便是保护过关，有何难处！"众客大喜。郑齐随备酒饭款留众客，把行囊俱放在郑齐家，少歇一日两夜。哪知郑齐未曾保护，先起奸贪，暗约歹人要劫商宝。这商客中却有一人，平生吃素，好诵经文，早起望空礼拜。这善心感动天地，幽冥中却有保护之人。却是何人？乃是尊者师徒，正别了郑修。郑修临别，却也说道："我有一弟，在灵通关住，平日心术不正，师父们若过关，可会则会，如不可会，便过关去罢，不要沾惹他更好。"此时尊者一面叫元通记了，一面行路，却又见三五个赶路之人，便稍停缓步，或歇息林间，或栖迟道路。恰好离关前三五里远，只见一个高房大屋人家，隐隐在林中现出。元通向尊者说道："师父，高大房屋，想必是郑老弟家。他叫我们不要会他。如今趁早过关去罢。"尊者听了元通之说，抬头观看，果然高房大屋，在那深林密树中隐隐现出。怎见？但见：

瓦兽雄飞，粉墙迭出，层楼巨阁连云，峻宇高垣接汉。居非府第，总是村落没遮拦；家有金钱，且做快心违制屋。

尊者看见大屋，向元通说道："徒弟，依郑老之言，可以不会。论普度之心，怎教放下？我且见那大屋之上，若似日前那还仆继后的祥烟，却又伏着暗昧妖邪的气焰，我且与你到他家，探望一番亦可。"当时元通便随着尊者，走到大屋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只听得屋里诵经声出。尊者乃道：″善哉！人传郑恶，怎有善行？″正说间，内里却走出两个客商来，见了尊者，便问：″长老寻谁？″尊者答道：″施主莫非地主？″商人道：″我等非言，乃是过客。长老要谒地主，少待家仆传报，主人自是相见。″尊者依言，便坐在大门外首。果然，少顷家仆出来，尊者便烦他通报。那郑齐心方在算计商客，又听得远来和尚，不知是化缘的，还是贩宝的，便延捱不出。师徒听这诵经声止，乃有一人走出，也是个商客。他见了僧人，与他诵经吃斋情意搭合，便邀尊者到他客寓，备问师徒来历。尊者一一答应，却两眼看那客人，面带暗晦气色，乃问道：″客官有甚心情？贫僧望色而见。″客人便把过关的情由说了一遍。尊者听了，暗记在心，只候主人出会。少顷，郑齐出屋。见尊者师徒庄严相貌，不同凡僧，乃延人正厅堂上，叙问来历。尊者备细说了一番，却说到郑修身上，与那侵占他产的大户，纵还家仆继人后嗣的功果。郑齐便笑道：″功果之说，似有似无。且问师父，比如一人饥饿，为因无粟；一人饱足，乃是多金。得金易粟，怎教人不攫金？攫金换饱，怎便就无功果？″尊者笑道：″人人依施主这说，白昼所以有伤害之事，罪恶无端，何言功果？″郑齐问道：″功果可有报？罪恶可有应？″尊者不答，只合掌诵了一声：″善哉！善哉！″郑齐不能解，两眼却看着元通笑道：″长老合掌怎说善哉？我却莫解。″元通乃答道：″我师父已是明白说与施主了。″郑齐大笑起来，说道：″往常见僧道们说哑谜、糊涂话，令人猜解，愚昧的解不来。″便磕头礼拜说：″长老师父度化他了，他哪里知道都是他暗里起发布施的行头。″只这一句，尊者就答应道：″施主，这讲道理说糊涂，虽是暗昧，比那暗昧使心、用奸骗人的，大不相同。″郑齐道：″暗昧使心，怎么不同？″尊者道：″施主备细问小徒自知。″郑齐乃问元通。元通答道：″使心暗昧在冥间，报应昭彰在世上。小僧有几句三字语，施主须听。″郑齐道：″小师父，你说来我听。″元通乃说道：″施主，小僧随便说，你莫怪和尚家多口饶舌。″郑齐道：″任小师父饶舌。″元通乃说道：

漫饶舌，三字劝，愿仁人，端正念。富休奢，贵休僭，势毋骄，贫毋怨。德莫忘，爱莫恋。创业勤，处家俭。禁邪私，谨灾患。若瞒心，将人骗，财货侵，田产占，起奸谋，暗里算，天不高，举头见；神不欺，目如电。自祸淫，必恶套。怎如心，一慈善。子子孙，永无间，高门楣，增福算。

元通说罢，郑齐忽然自忖道：″僧家说话，却也明白。若果有善恶报应，何苦我暗昧存心！″乃口中说道：″师父讲便讲的有理，只是人面不同，有如其心。我以善待人，人却不以好待我。俗语说得好：’虎无伤人意，人有伤虎心。″元通道：″毕竟人遭虎啖，哪曾有虎被人吞！″郑齐笑道：″人多食虎。″元通道：″虎不能逃人机阱，终是猎家食。猎家多是遇着大虫，却也放它不过。″郑齐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脱何如？″元通道：″不如莫生机阱。″两个辩难了半晌。郑齐心地觉明，便道：″小子且留二位师父在舍；多住几日，愿闻教诲。″当下家仆摆出素斋，款待师徒，收拾静室留住。

却说郑齐心里要串同雨里雾这一伙人，阻截商客，被元通一番三字劝语，开明了他心意，自想道：″我生平侵占人田产，谋骗人钱财，虽然积累富饶，叵奈尚无子嗣。″又想：″和尚在哥哥郑修家，说那纵放家仆、不绝人后的子孙蕃衍，我今日却又暗算商客，天理何在？″这心肠想便想的端正了，只是三心二意，善根还不坚固。一面且不行暗约串同之计，一面且徘徊睡卧之间。这夜就做了一梦，明明梦中见他亡过祖父，托梦叫道：″郑齐，你恶满灾殃大至，何不勇往遵奉僧言，急早回心莹白，广修方便善事，不但免堕轮回，必且后接荣昌。″郑齐听得″后接荣昌″四字，便想起自家六旬尚无子嗣，一念动了善心，道：″谨领梦中之言。″早起安排饭食，请客商人屋内，写了数字帖儿，付与商客道：″过关若遇强梁，此帖必能解救。″众商接帖，吃了饭食，辞谢方行。只见那诵经商客忙忙入屋，到静室中来谢尊者，说道：″夜于梦中见一僧人，持一卷经授我道：'勿间诵念之功，自有风波不扰，虎豹强梁不加害之报。'暗想得过此关，却要借赖师父之力。″尊者与元通以好言回答，这众客方才欣然而去。众商客辞别时，郑齐又叮咛附耳几句，明说″莫忘了简帖中话。″商客谢了又谢。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11回　凶党回心因善解牛童正念转轮回

话说郑齐听了元通三字善言，感动良心，丢开奸计，写了一个帖儿，付与商客过关。商客谢他礼物，一毫也不受，临行耳边仍与他说几句附耳低言。这商客持着帖子，大着胆儿，行到关前。只见把关的说道：″客商们过关须要小心些，我这地方却有不良之人乘黑剪径。″商客听了，口里答谢，心里惊怕。那吃斋的客商，口里咕咕哝哝只念着佛。众人走过关来，天色黄昏，正欲前奔宿店，只见深林里走出几个人来，一个丢瓶，一个掷索，一个打砖石，一个开口叫道：″走路的，好生看家伙！″商客把眼一看，只道是枪刀棍棒，却原来这样家伙。心里虽然不比器械惊人，却又不知这家伙怎样厉害。只见那家伙，套的套，拴的拴，打的打，把客商行囊抢去，却丢下这客商在僻路之中，奔店又远，退走又迟，只得坐在深林地下。这几个人抢了行囊回到家里，开了一看，只见一纸简帖儿，却是写与赛新园的。上写着：″今有客亲眷过关，其中有一商人修善，感动高僧神力警戒，小子已回心向善，道兄可方便这商客过关，日下商僧过关，再图面谢。″这几个人，却就是雨里雾等等，见了书简是郑齐的，乃道：″痴客如何不当面说出郑姓亲眷？既是有来历，便将行囊仍包封起来，送到林间，付与众商，叫他往大道去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众商得了行囊货物，心喜神欢。他怎的不说出郑齐名姓？只因郑齐临行，附耳叫他不要提名道姓，使众各争夺行李，所以商客不言，反得方便过关。虽然是郑齐的方便，却感激长老功德。毕竟是商中一人诵经的报应。诟人有四句五言赞叹灵异。

莫异诵经文，纸上空聒聒。

善念到灵通，神哉诸恶化。

却说郑齐方便了众商客过关前去，留着尊者师徒，在家敬奉斋供，诵念经文，忏悔平日过恶。尊者要辞行，郑齐道："家兄处师父也多住旬日，小子处便求多住几朝，未为不可。只是亵慢高贤，得罪得罪。"尊者称谢。一日，与元通到村乡善信人家，课诵经忏，归来天晚，只见远远有几个人，来的气焰凶恶。尊者乃向元通道："天色夜晚，前面人来的气焰不良，多是关前截路剪径之辈，我与你当回避。"元通道："此地都说不良的多，弟子与师父也不当夜晚归来。"尊者道："为人功课，须当尽心。完了斋醮法事，岂有为天晚路遥，便怠慢简略善事？"乃与元通避于深林大树之后偷看。那几个人手执着凶器，口里骂的却是郑齐侵占他田地，欺厚他弟男。怒气冲冲，要去报仇。这几人前走，后边却跟随着许多凶暴恶怪，那形状真是怕人！尊者向元通悄悄说道："善哉！善哉！徒弟，你看做歹事的凶徒，后边就跟着些凶恶。"元通答道："师父，这凶恶既去害郑齐施主，我们当去救护他。"尊者道："出家人如何救护？手不能格猛，身不带寸铁，郑施主恶结日久，劝化已迟。况这凶恶不可近，万一迁怒我们，反为无益。我这几日见商客去后，郑施主面色光彩，觉似有些善念感发，定然不招凶恶。你与我且歇息深林，听这究竟。"元通领了尊者之言，虽打坐林中，却也心神不静。怎似尊者，如常入定，跏趺而坐。却说这凶人持械直奔郑齐家来，要把郑齐快心泄忿。恰好走至大门前面，只见他家门首两个勇猛大将，顶盔贯甲，把住门口。这几人看见，吓了一惊。只见那两个大将怒眼环睁，虎须倒插，若有吞牛食虎之状，宛然天丁力士之形。众人心怕起来，说道："郑家如何有人防范我们？想是他平日结交的好汉。"及抬头望上一看，又见他房屋上，祥光瑞气蒸蒸现出，都在那尊者静室之处。内中就有一个计较道："列位且不消动手打进他门，闻他近日留着路过僧人在家修善，这祥光是僧人卧房。又闻道僧人有手段法术，万一弄出事来，非但不能报仇，恐反害己。"众人也有见大将怕的，也有听闻僧人手段的。既说到僧人身上，便也有悔心要做好事的。一时各相息忿，道："且回家去，再作计较。"众人回到深林前过，这元通哪里打坐，只在林前窥探。忽然众凶回来，元通忙入树后偷看。只见众人头顶上祥光烁烁，后面却跟着些善眉善眼福神，待那起人过去，乃走到尊者前。恰好尊者也出静，元通乃问道："师父，方才徒弟见那起人都回来，后边跟随，不是前边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暴恶怪，都换了善相福神。又听得他内中说道：'郑齐家门前有防守的顶盔贯甲大将，房屋上有腾起的瑞气祥云。'这是怎说？"尊者微微笑道："这就是解也。只是解便解了，还要费我们一片苦心，方能成就他无穷的功德。"元通问道："师父一片苦心，却是师父开度的美意，无穷的功德。却是怎说？"尊者随说了四句偈语道：

天地无穷尽，善根无了期。

人能常固守，叶底又生枝。

元通觉悟。当时天渐明亮，师徒乃回郑齐静室。此时郑齐尚寝未起，只见郑家一牛童走出屋来，向尊者说道："师父，我有一件事情，敢请师父去看。"尊者问道："何事？"牛童道："事却在灵通关前一座破庵堂内，请师父去看。"尊者道："有事便讲。"牛童哪里肯讲，只要尊者同去看。尊者见他意专，却又是庵堂内事，便叫元通同他去。元通同牛童到得破庵堂前，只见庵久颓倾殿塌，圣像风雨淋漓毁坏。牛童便向元通说道："师父，小子别无他说，只因往日放牛，遇雨躲避这殿中，见雨淋圣像，小于不忍，发了个心愿，欲修理这殿，装塑圣像。叵奈无有钱财，意欲烦师父们转说知主人，把一二年放牛的工银先借出，修理这一件事情。"元通听了牛童此话，合掌向圣像念一声"弥陀"，满口应承，回见尊者，备说这一件事情。师徒叹道："一个村野牛童小子，起这一片善心，乡村多少富室大户，偏无一人动念。"乃随候郑齐出屋，相见了。郑齐问道："二位师父，昨日归来天晚，却在何处经宿？"尊者答道："便是昨夜归来天晚，昏暗难行。贫僧师徒，只得在深林打坐，天明方来。"郑齐道："深林恐有蛇虫虎豹，师父们不当住此。"尊者笑道："贫僧出家人，随所住处常安。但只有一件奇怪事情，小徒于黑夜间，见有数人，各执凶器，口称报仇，往林边过去复来。小徒见这数人去时，身后有许多凶恶邪怪随着，回来便换了许多福善人形。这人却是何处行凶，要报哪个仇恨？贫僧想：这凶人去时一种恶意，便是一种恶报的怪孽；回来时必是事未曾遂，悔心发萌，便是一种福善随身。但不知贵村乡，谁与人仇？谁存恶念？老施主若知些缘由，也当暗行劝解，免教积忿，生出这种根因，不但后悔已迟，且于阴功亦损。"郑齐听了，浑身冷汗交流，一心小鹿儿乱撞，便道："半夜犬吠，想是此因。"半日沉吟，乃向尊者前稽首，说道："实不瞒师父，此事情亦几乎弄出。明明夜梦祖先说道：'不遇二位师尊，此恶怎解？'却实实是小子平日中了些恶毒与前村这几家人也。但此事如何化解，望师父指教个良策。"尊者道："语云：'一善能解百恶'。施主但行一善事，自然化解。试想你平日，与你结仇的何事？怀忿的何人？天地间，财产容易得，便亏欠了些微，也是小失，万一伤损了心术，占夺了人便宜，弄出恶报，为害不小。"郑齐点头说道："而今而后，小子知过随改。"元通乃开口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主，如今却有一件事情，要施主慨然行去。″郑齐问道：″甚事要小子行去？莫不是有甚缘要化？小子一一奉承。″元通就把牛童的心肠说出来。郑齐慨然道：″这个愚蠢牛童，怎么发出这点心肠！小子既承师父说，一一应承，把三年顾他工钱算明与他。″这牛童接了工钱，便递与元通道：″师父，你便与我计算装修圣像工价。″元通道：″这还是你家主计算兴工为便。″乃择日兴工修理。后有夸牛童感发善心五言四句。诗曰：

嗟彼放牛童，而有此发善。

富贵具须眉，阴功能几劝？

话说冥有报应神司，专掌人间善恶。这神司却是楚大夫伍员，生为忠义，死做神灵。一日，正检善恶报应簿籍，见上面郑齐过恶多端，当遭凶害，只因毁心救放商客，受僧教戒，且解凶报，却又成就牛童一点善心，遂查他身后根因，当作何报。见他注下尚无子嗣，遂降他一子。正吩咐侍从，将应脱生人类的，送令投郑妇之腹。忽然西边毫光烁烁，金甲护教神人下降，神司执香拜迎。只见那神人说道：″报内司神，既查出郑齐修善解凶，成就牛童功德，如何不查牛童，善心作何报应？他以愚蠢佣儿，发大善行，当从厚报。″神司接了护教旨意，随查牛童前世，乃奸盗诈伪之属，身死名灭已两世，水淹虎咬报应矣。这转应当同郑齐受杀伤凶恶之报。郑齐以供奉圣僧，受教行善，解化凶徒。牛童尚未勘报，将有兵刑之加，却喜他发了这件善念，当免其死于兵刑也。护教听得神司之说，乃道：″装修圣像，苫盖神殿，其功德非小，今郑齐既无嗣，应给其子。何不便把牛童为其后裔。″神司领旨，护教金光从西而去。有此一段根因，这郑齐与元通到得破庵堂，看见圣像雨淋毁坏，殿宇风打倾颓，自己也动了不忍心肠。随唤木匠、泥工、装塑匠人，估工修理。便传到大村小里，老幼妇女齐来观看，莫不称赞道：″郑家一个愚蠢牛童，发这一种善念。″各各捐钱钞的，施米谷的，同他一样斫柴牧羊的孩子，也出心来帮拾砖瓦，运浆泥，成就这件功果。不数日功完。这村里善信人等，见郑家做这好事，又有尊者师徒在其中化缘帮助，便商议，功完做个圆满道场。尊者依拟行数，遂修建善事。这日，村里大小妇女、老幼男子，齐来随喜道场。只见牛童欢欢喜喜到庵堂礼拜圣像，忽然倒地，奄奄绝气身死，把村里众人叹的叹，说道：″好心的如何没好报？″笑的笑，说道：″牛童微贱，有何力量做此僭妄之事，亵渎圣贤？″惟有尊者微笑不言，把慧眼四面一望，向元通道：″善哉！善哉！报应神速，亦至于此。″元通问道：″师父，这牛童事奇怪，灰了众心，如之奈何？″尊者道：″顷刻自明，众心自解。″

却说郑齐的妻子久未怀孕，十月之前，怀着一个积恶来的冤家，只因善根充满，牛童忽死，随投其腹。郑齐正坐在厅上，忽见牛童从门外直入，郑齐见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道："庵堂道场善事，你在彼处瞻拜，如何回家？"那牛童全然不答不睬，直入卧内。郑齐疑怪，随后跟入。牛童忽然不见，只听得哇哇之声，出自卧内。婢妾欢天喜地，说道："孺人生产个小员外来也。"郑齐一面大喜，却又疑牛童入内不见何说。正忖度间，尊者师徒道场事毕回来，郑齐出会。元通不知郑齐生子，便把牛童身故事情说出。郑齐听得，吃了一惊，向尊者说道："这事却跷蹊古怪，奈之何也！"尊者问道："施主何事跷蹊？怎生古怪？"郑齐便把牛童入内之话说出。尊者合掌道："善哉！善哉！施主作福有种，行善有根也。这事也不消贫僧细说，料施主心地自明。"郑齐也合掌称扬尊者功德。元通道："施主生子阴骘，却不是与贫僧称扬功德的。"

当下郑齐备斋供款待尊者师徒。因此乡村传开，都说牛童行善，郑齐得子，牛童死时，入郑齐卧内，这善功感应真实不妄。那执凶器要报仇的众人，不但怀忿顿消，且各各暗地称赞。又遇着郑齐被尊者师徒劝化，他把侵占人的田产，尽行退让还人，以此好名反震动乡村远近，都称郑齐为老佛。尊者见郑齐行善声闻村里，乃与元通辞行，郑齐苦留不住。师徒决意前行，方近灵通关口，只见四个人捧着香炉，上前问道："二位师父，可是在郑员外家里来的？"元通答道："贫僧二人便是郑员外家里来的。"这四个人执香拜倒关口。尊者忙答礼，说道："众善信何为恭礼贫僧至此？"众人道："凡愚堕落火坑，无从解脱，闻郑员外供养高僧，成就了无边善果，解释了万种冤愆，某等欲远投瞻仰，只为尘情羁绊，今日幸得宝盖遥临，故此焚香迎接。望发慈仁，降临敝处，开度愚蒙，幸甚！幸甚！"尊者但拱手谦让。元通乃暗向尊者说："弟子闻关前有一伙剪径歹人，这众人形貌却像，语言何文理温恭？"尊者道："这言辞情景，正是此辈着人的去处。"却是何事着人，下回自晓。

第12回　元通说破灵通关梵志扩充法里法

话说这众人说了些温和道理言辞，把香炉焚着沉檀速降，往前引导，尊者师徒只得举步随行。到了一处，岗子林深，茅屋数楹，众人请尊者入内。却早有两个道者出现。尊者师徒看那道者，打扮得齐齐整整，举止却肃肃雍雍，上前恭迎道："久仰高僧功德道行，今见庄严色相，果然人圣。"尊者亦以礼答。坐定，尊者乃问道："檀越高姓大名？从未识荆，何缘过辱迎侍？"只见两个道者答道："小道一个唤做巫师，一个唤做赛新园。这四个，一唤雨里雾，一唤云里雨，一唤沙里淘，一唤胆里生。"尊者听得，已知这几个行径，平日拦阻过客，劫掠行人，今日如何谦恭下气，接待我等。想是郑齐的交契，曾有几行信寄先容。乃正色问道："久闻列位洪名美誉，未曾会面，今觐英风伟貌，果是名不虚传。只是贫僧师徒借行关前，直探大道，望列位关照一二。"赛新园便开口说道："小道与这几弟兄，结纳契交，只因这胆里生兄弟，有些小忿到此。如今忿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去，终日与巫师在此。因见雨里雾弟兄，虽日日相逢，过往不虚，未免劳忧度日。小道与巫师闲居在此，也虚度了时光。闻二位师父在郑员外家大开方便，感化有情，伏望不吝慈航，一垂普度。"尊者听得，一句不答，只把手内数珠儿轮着。赛新园叩问再三，元通见尊者不答，心已了明师意，但新园等不解，便把眼看那新园，貌似莲花，形同菡萏，不像个五蕴皆空，倒似有百千变化。更见他那三寸舌爽朗高谈，把几个人行藏尽吐。他便指着雨里雾，向元通说道："师父，你看我这契弟，他性秉醇浓，情高放达，待人真是识冷暖，行事却也甚和同。只因他与人过于情爱，壮添颜色，反使人颠狂忿戾，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契交。"元通答道："雨里雾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一味淡淡相识，薄薄时光，令那受你惠爱的不困，得你情意的不见罪于你，莫造鸩毒伤人，酿作极佳待客，自是人不病你。你多与人有益。"雨里雾听了，便拱手说道："师父可谓知己，小子欲与你结个往还兄弟。"元通道："贫僧出家人，局量褊浅，久已谢绝交情，不敢攀援亲近。"雨里雾听了惶恐，起身道："空费了虚文，接待这没缘法的和尚，不如离了这关，再寻度量大的去也。"乃避席飞走而去。赛新园又指着云里雨，说道："你看我这个契弟，他态度风流，情怀娴雅，常结交几许同气连枝，亦且成就人家佳偶。也只因人为他纵情过度，逞欲劳伤，反使人荒亡多病。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婚姻。"元通答道："云里雨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是正心寡欲，保命养神，令那爱你的毋劳其形，贪你的毋摇其精。你勿作邪荒娇媚，勾引浪荡春心，自是落花流水，两作无情。"云里雨听了，便整衣上前道："师父可谓情深，小子与你结个通家契合。元通道："贫僧方外人，嗜欲不染，淫私无挟，难做通家契合。"云里雨听了，羞涩满面，道："没趣，没趣。可惜兴头，空与这和尚讲，不如弃了这关，另寻婚媾去也。"乃惭面汗颜而去。

赛新园却又指着沙里淘说道："你看我这个契弟，他生来富家大户，贵重华美，常托忖着几个贪恋俭啬之交，壮了人多少颜色胆子。也只因他势利炎凉，嫌贫爱富，反令人骄傲的轻狂，窘乏的寂寞。今日请教个解脱，意欲与师父结个神交。"元通答道："沙里淘檀越，莫怪贫僧说，你今后只如贫贱交情，洁廉自守，勿做孔方兄之势，免教人间堵物之称。任人满柜盈箱，只当空囊竭橐，自是说伊有礼。"沙里淘听了，便和容悦色说道："师父，足见你语言宽裕，小子欲与你结个忘怀合意。"元通道："贫僧已超尘外，久处空门，不慕奢华，焉敢趋教？"沙里淘听了，敛容屏息，道："着甚来由，不自安享充饶，与这和尚抢白一场？不如别了这关，附个鄙吝哥哥去也。"乃抱头窜耳而走。

赛新园见他三个都被僧人参破，使性而去，把手将欲指胆里生，说他生平来历。只见胆里生竖起两道眉，横睁一双眼，大叫道："师兄不必说我的行径，说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这长老难免一番腾腾火性，直烧岩庙，我敢不能忍一朝忿忿不平，赳赳心肠。"赛新园只得吞声忍耐，不敢多谈。却惹得元通和颜悦色，降心缚志，说道："胆里生檀越，你莫怪贫僧说。只因你见理不透，不忍一朝之忿，行事欠明，顿发五内之烟，不是伤了交情和好，便是损了颐养天真，浩然空做了暴戾睚眦，一腔尽成了强梁跋扈。万一遇着英雄豪辈，岂不鼓动彼此闲争？戒之！戒之！少年免淘勿斗。"胆里生听了，笑将起来："师父你教诲极切骨入髓，真沦肌洽肤，小子实是敬服。欲要与你结纳攀援，无奈你坦然谢却。也罢，既承点化，我也难据此关。别处去投个暴躁心性、不忍耐的弟兄去也。"急走如飞，不顾而去。

元通见这四人遽然而走，便辞赛新园与巫师，要过关前去。只见巫师向赛新园说道："我与师兄往日会着的那道徒，虽说逞妖弄法，却还有些情意，与我们结个师徒交契。今日这长老们，把我们几个结交，都说得没兴趣去了。只有胆里生是我个徒弟，他如何也离关而走？"赛新园道："正是，正是。如今之计，孤立无伴，在此地无用，不如我与师兄往东赶那道众去罢。"说了一声，二人不顾尊者与元通，往关前直走而去。元通见二人径去不顾，乃向尊者问道："适才弟子与这几个阻关之众讲辩，这一番都离开散去。师父以为何如？"尊者但答道："是你做徒弟的本来，是那阻关的去往。他们既去，我且与你暂留住空宅，明早东行。"

却说巫师与赛新园离关往东路赶长爪梵志，巫师道："他们前去已远，怎赶得上？"赛新园道："赶路随路，再作道理。"正说间，只见云端里两只青鸾飞来飞去，当初原是一只青鸾，寻取道童，如今缘何两只？这一只，原来是梵志摘的树枝叶幻化的青鸾，与假道童骑回。两个拴缚林间，真假莫辨，被尊者解救。那真的，一心要寻道童，未归海岛，在这云间飞来飞去。巫师见了，便与赛新园说道："当日在巨鼋港我拜梵师，他托我留了幻法，但逢青鸾便教阻拦，莫令东飞。今我与道兄既赶梵师，何不就借鸾作驭去赶？"新园听了，抬头果见两只青鸾云端里双飞，却向巫师说道："好一对青鸾！"你看它：

彩翎铺锦，青翮凌云，乘风萧萧，参差上下，摩空对对，并偶和鸣。双足直逼翅间，两眸遍观宇内。一只是：海岛奉真仙令旨迎童；一只是：树林被道人变成幻化。他两只巧遇有心情，这二人恰逢多挂碍。

话说赛新园抬头果见两只青鸾，听了巫师说话，把手一招，只见两只青鸾双双飞落在地。他二人各跨一只，飞腾霄汉，往前直赶梵志师徒。梵志师徒自离了灵通关往东行走，正走间，只见云端里双鸾飞来，却跨着两个道士。梵志见了，向本智说道："罢了，那海岛老仙儿来也。"本智道："来也无用，弟子久已随师，无心旧业。师父何不仗一法术，使他回鸾而去？"梵志听得，忖道："本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发此念，我且使个神通，把飞鸾摄下，叫他跨鸾的跌下半空。"一口气望空吹去，哪知假鸾跨着新园，真鸾骑着巫师，真鸾那口气不下来，假鸾原是林叶，被梵志一口气，原来还归原去，把个新园半空跌将下地。也是新园晦气，跌得头破血流，及使法术，已迟不及。那巫师跨着真鸾，在云端里见新园跌下受伤，忙从空飞下。梵志师徒见了，笑道："原来是巫师两人。"急救起新园，新园陡然发起怒道："我有情奔你，你如何不以礼待，却弄术伤人？"把眼看那青鸾，却是树枝枯叶。他从地上跳将起来，分明是赛新园，却把脸一抹，就变了个海岛玄隐道士的模样，叫骂起来道："何处山野村夫，如何把我道童徒弟拐骗前来？"梵志见了，也只道是真玄隐假托新园来寻取徒弟，却又见巫师近旁解劝。只有本智，他原跟随玄隐师父日久，虽然被蜃气妖氛迷乱真元，却还认得旧师道貌，且忖道："吾旧师道力洪深，大宗正乙，他怎肯跨假鸾被梵师使法跌落？定然是新园使法。他既会弄神通，难道我偏不会？"也便弄法，只见赛新园抹脸假变玄隐，一面嚷着，一面看着本智道："你是我道童徒弟，如何忘却旧恩，不归海岛？"

本智也把脸一抹，随变了个新园，道："你是哪里来的无名野道，妄认徒弟？"两个浑吵乱争，巫师哪里分辨真假，只是心疑乱劝，与梵志帮着本智假变的新园，反来攻说假变的玄隐。这赛新园见了本智变的却是自己，笑了一声道："晦气，真浑帐，如何他却是我，我却是谁？"只因一笑，就复了本像。本智也笑了一声，复了本像。

巫师方才明白。梵志师徒都笑将起来，乃问道："二位缘何跨鸾赶来？"巫师半句不提尊者师徒事情，只答道："雨里雾四个离关各散，我与新园道兄思慕师父道范，特地赶来，不意两只青鸾飞空，借他四翮遥临，却怎一只枯叶、一只又腾空而去？"梵志道："我以假浑真，缠绕他忘归海岛，你今夸真，他见假，自然扬去。只是新园误跌，反为我等之罪。"新园方知这情节，心方息忿，说道："弟子二人愿随师父前行，伏乞教诲，乃求不隐。"

正说间，忽见前村路口有个界石，乃是海外印度国五处通道。师徒们往东行去，见一村落人家，彩幡高挂，钟鼓声闻，却是许多火居道人，轮修法会。梵志众人见了，径奔前来。道人们见了梵志师徒，便邀入堂中，各相叙礼，乃问道："众师何方来？欲往何方去？还是禅宗，还是道教？"梵志答道："吾门传教，不论禅宗道教，俱在修行。"众道人道："师父既不论何宗教，请问可会甚法术么？"梵志道："乍尔相逢，怎便问起法术？"道人说："我这地方，常常有游方异人到此，弄甚障眼法，使甚五遁术，因此我等也学习了几桩，在此轮流作会。若是师父们有甚神通妙法，使一两桩与我等一看，我们却也不敢怠慢。"梵志听了不言。只见本智答应道："法术我们也会得三两桩，不知道众友要如何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众道说："我这村里，人人都知弄法，却只是一法，不能法里通法。师父们若能法里通法，便请试一二。"本智不知，两眼看着本慧、本定，他二人也不知，却看着梵志。梵志笑道："这有何难？"乃向赛新园说道："此法里通法，道友知否？"新园答道："知道，知道。但被假鸾跌损，不能神运，乞借梵师法力显示。"梵志乃对众道说："贫道能法里通法，就请道友示个法来，贫道能通。"只见众道中一人说道："我等请师父示一法。"梵志乃叫本慧："汝试演一法。"本慧不敢违教，随演出一法，只见茫茫大海现前。众道人齐称："好大海水！"梵志却叫："谁人能法里通法？"众皆不应。梵志仍叫本意："汝能么？"本慧也不答应。梵志随把手一指，只见水中一只老虎咆哮出来。众道人看见那虎，金睛白额，铁踞斑毛，吼一声，威震山谷；跳两步，势摇林莽。众人且惊且喜。惊的是，恶狠狠状若扑人；喜的是，气驯驯形如蹲伏。莫不称："师父好法里法也。"众道中一人道："再求一法。"梵志便教本定："汝试演一法。"本定也不辞，随演一法。只见腾腾烈焰烧来。众人齐道："好大火焰！"便求师父也示个法里通法。梵志不辞，把手一指，只见火里一条赤龙盘旋出来。众道人看那赤龙，红鬣金鳞，赤须白角，舒四爪，柱若擎天；展双眼，光如飞电。众人齐夸齐看。看的是，从来未见火中鳞；夸的是，梵师好个法里法。"只见众道人中，又有一个问道："师父的法里通法，我等尽见，不知此外更有何法？"梵志答道："吾法无穷，各随理现，这才龙向火里，虎出水中，若要推广，自有妙道。"本智便向众道人说："小道能推广吾师法外之法。"道人便问道："师兄以何法推广？"本智道："谁能再演出火龙、水虎。小水道试演一法，请看。"赛新园道："我能演。"乃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半空火龙出现，水虎示形。本智把手一指，那龙现处彤云飞汉，虎啸处烈风扬空。把众道喜得声声叫唤："好妙法！"梵志见众道叫好，便说道："贫道游方过此，岂在试演无用幻法，实欲借势修行。众位道人不修些有用的道理，却只教贫道演法，非贫道游方之本意也。"众道听了梵志之言，乃敛手问道："师父欲借何势修行？"梵志答道："贫道说来，乞众位垂听。"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13回　指迷人回头苦海持正念静浪平风

话说梵志见众道人乃习俗染成，好奇弄法，虽然敲钟打鼓，结彩扬幡，却是个灯烛的道场，那里做得实用因果。见这众道人齐齐整整，威仪体面，都是有家私势利的，可以借些来历，遂他游方修行之志。乃乘他夸好道妙，就跟进一步说道："修些有用的道理，必须借势能行。"众道人问："道何势？"梵志乃说道："贫道欲借个大大施主、富贵檀越，与贫道成就了这九转还丹、一真合圣的功德。"众道人听了，个个不答。梵志复又说道："如众位力量不能一人成就，便是三五人共力合成也可。"只见道人中一人答道："师父，你要寻大头脑施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这村却少，往东百里，有一村，名唤势里。这里中富贵人多，有一庙叫做通神庙，庙有一僧在内出家，颇知道术。师父们若到彼处，可以如意。我等此地结会，不过是火居有家眷，焚香课诵，修祈来世因果，况师父说的九转，不知还甚么丹？一真，不知合谁家圣？"梵志听了他言，笑了一笑，便起身辞谢要行。众道说："师父既来，请安坐。待我们供奉素斋而去。"梵志师徒听得前行百里，有势里、通神庙，哪里肯久住，吃了些素斋，师徒们往前行去。后有指明水火龙虎道法诗。诗曰：

火属心兮水属肾，龙虎坎离交相认。

风从虎啸云从龙，识得玄诠当谨慎。

按下梵志师徒往势里行来。且说密多尊者与元通在灵通关度化了雨里雾四人，暂住空宅，次早东行在路，师弟子闲叙一路来相逢的人物事迹。元通乃问道："师父，我等离国度行来，并未见个光明正大善人君子，都逢着些琐琐屑屑。如昨日这关前一起有姓名的众人，虽被弟子说破了他去，他这心肠，生来不悔，又不知何处去算人！可怜愚昧的，被他勾结坑陷，怎是师父法力，驱除了这业障。"尊者答道："徒弟，我若不言，你却怎晓！我若说出，此业人了昏愚，殊为可悯。我如今言与不言，只教你自省悟。"师徒闲叙间，却走到一处，见四面没有行人，乃是荒沙去所。尊者道："徒弟，怎么这路的大道只因讲话迷失？"元通道："徒弟看来。"元通左望右顾，找寻大路，却走到一处海沙浅处，见一人踉跄在水中行走，渐入深洋，若艰难形状。乃想道："海中行走，莫非捕鱼？试叫他--声，问个路境。"大叫数声，那人不应。元通又想道："此不像捕鱼，莫非泅水？却又如何挣挣锉锉、踉踉跄跄，宛似迷路失水，无目之人？他一心惊恐，何暇答我！"乃裸衣人海去扯这人。这人摸着元通之手，方才开口，气喘喘的说道："老哥救命！我是个聋瞽之人，往时到海边，等贩海的商船，乞化些钱来。今早到此，被狂风把我刮倒，不知如何失脚海中。只因双目不见，哪知东西南北！两耳不闻，怎听水响人声！进前不敢，退后不能，往左不知，往右不识，惊惶苦恼，怕的淹没死亡。大哥救我登岸，得了残生，阴功保你福寿。"元通听了他说，便扯他手，引上海岸。这人上得岸来，谢了元通，就问道："大哥，哪里是红墙庙？"元通问道："哪个红墙庙？"这人听不见，只问红墙庙，两个正浑问莫解，却好尊者近前。元通把这人失水聋瞽事情，说知尊者。尊者道："此人为利失水于茫茫苦海，何不探水势早早回头是岸！他既遇救得生，寻家找道，幸喜还不昧良心。这红墙庙必是他来的路境，指与迷人，便就还了我们大道。"元通听得尊者之言，乃登阜处，向四面观望，果然见南来东往，正中左处一座红墙小庙，便引着这深深拜谢。后人有五言四句叫明。诗曰：

茫茫苦海内，世法迷昧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岸头有红庙，取道必须摸。
话说聋瞽人摸着庙墙，便大胆前走，行近半里，就有人来，见这人浑身水湿，便问情由。元通却把前情说出，因说他耳目不见不闻，失水的寒冷苦楚。行人叹息，因问元通来历。元通说出东行迷失途路。行人道："师父，你们走虽大道，此去东路迂远。近来因人奔新开邪径，便迷失此途。不是此红庙尚存，行商过客谁不错入迷途。前走却无处栖止，须是这红庙清净可住。"元通听得，与尊者回走红墙庙来。远看窄隘，近前却也不小。高门大殿，宛然一座禅林；邃宇重楹，却是满堂圣像。师徒进了庙门，只见殿内走出一个僧人，相见叙礼，便问尊者来历。尊者一一答应，因问僧人道号。僧人答道："弟子法名正持。"也叙出家始末。尊者见庙临海岸，果是尘情不扰，主僧贤德，可共安居，便与元通住下。日间化缘，夜里打坐。却说这正持和尚，与尊者师徒终日讲些静定工夫，他方知空门的实行，乃向尊者说道："弟子虽披剃多年，终日只知接待施主，有时诵念经文，叫行者敲钟打鼓，唤沙弥点烛烧香。今朝方识得修行的本业。却只是有一件，请教师父。弟子禅关未透，凡念每生，习静不静，求静反抗。这却怎生持守？"尊者答道："师父？你思名顾义，入道何难？你若求静，其心即动。"这正持和尚哪里解悟尊者玄旨，却又夜夜随着习静。一日打坐天明，尊者见他色相变常，灵光却似入幻景象，乃与元通说道："正持入定不出，必是业魔缠绕。"元通答道："正持入定不出，正乃得彼常清，何为业绕？"尊者答曰："色相失了真常，灵光必有他向。"元通问道："师何以度？"尊者答曰："待他出静，吾自有度。"后有说：
化缘禅和子，几个识修真?
静修识得处，须忘贪与嗔。
却说这正持僧人，虽是披剃出家，终日忙忙应教，哪里知道静定工夫。只因伴师徒学习，勉强跏趺，便成幻境。却说他静中，一灵飞越，有如驾雾腾空；五体端凝，却似木雕泥塑。忽来岭畔，偶见白鹤凌霄，遂赏心乐事，夸道："好白鹤！"怎见得好？看他：
毳毛弄雪，丹顶呈珠。抟风摹汉，上盘桓于九天；展翅垂眸，下瞻视乎四野。山明水秀，都在他颉颃之下；树头林杪，尽教的俯仰之间。
这正持方夸扬好鹤，不觉便入了鹤窍，却飞在半空，遍观海岛。恰好玄隐洞间那一只病鹤，正在青松深处，白石洞前，往来行走，见了正持这灵人的白鹤，意气相投，便抖擞六翮，屈伸双足，一翅直上虚空。他两个翱翔霄汉，俯仰乾坤，见山林树木葱翠，岗阜巅峦凸凹，赏心乐处虽多，却有一纤介意。雌鸣雄不应，乃是一种伴道根因；彼乐此不知，只因两意不通言语。正持化鹤，虽遂了夸扬心肠，却入了邪迷境界。又因这心中喜悦，乐处不似人能言语，说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最乐极佳，乃是个不言语的物类，把心一急，便出定觉来。见尊者师徒在堂中对坐，方才说出这段情景。尊者不言，元通乃笑道："正持，你持守不正，已入幻门，几成物化。"正持也笑道："弟子们出家在这庙内，只晓撞钟打鼓，念佛看经，答应一村施主，收些月米斋粮，哪知止静坐禅，祛魔绝妄。"尊者听得，也微微笑道："坐禅止静，正是僧家本领，脱却生死机关。若只攻钟鼓香花，化缘秉教，便与在家凡俗，只多了几根须发。"正持了悟，稽道谢教。

一日，与元通海岸闲行，见大海汪洋辽阔，正持乃问元通道："师兄，你看大海茫茫，无涯无际，世间可有与他比并的？"元通答道："我与你心胸宽广，比并也无差。只是莫生风浪。"正持问道："怎么莫生风浪？"无通答道："广大光明，怎么教他波涛光涌严正说间，只见两三个海鸥飞来飞去，随波上下。正持便问："海鸥来往，是恋海不去，还是海恋鸥来？"元通答道："还是海鸥相恋。"正持答道："鸥恋海，海岂恋鸥？"元通也笑道："如何叫海阔从他来往，有以使他不去？"忽然风生浪涌，见两只海舟泊浅。正持又问道："舟人在海里，还是海在舟人眼里？"元通答道："总是海、舟、人都在这里。"正持不能解。却好尊者见二僧闲行海岸不归，恐其世事触目乱心，乃步至海边。果见他二僧站立海之上，见了尊者，端庄恭伺。尊者便问："正持师有见解否？"正持答道："弟子与元通师兄，正在此辩难不解。"尊者道："何事辩问？"正持道："弟子说：'大海茫茫无边无岸，世间可有与他比并的？'师兄道：'我与你心胸广阔可比。"'尊者笑道："此内大包，法界比不得，比不得。"正持道："弟子见海鸥来来去去，状如不舍，不知是海恋鸥、鸥恋海。师兄道是海鸥相恋。"尊者道："谁教海引鸥、鸥来海、你二人恋恋。"正持又道："舟人在海里，还是海在舟人眼里。师兄说：'总是海、舟、人都在这里。"'尊者道："谁教你我都在这里？"尊者与元通、正持三个海岸上闲讲。

只见海舟里几个客人，见海岸三个和尚站立，俱各猜疑。一个说是抄化的，一个说是做道场、吃了斋闲走消食的，一个说是庵庙里招商接客的。只见一个客人道："何必猜疑，浅沙可登上岸，相会一问自知。"众客上得岸来，彼此叙礼。客人便问："三位长老站立海岸，讲论何事？"正持便说："红墙庙住处化缘贫僧。"尊者也答应："附搭在庙居住，欲东行前去。"客人道："小子们却也东行贩卖货物，偶遇风波，暂泊在此。二位师父必善法事，便顺搭小舟，我等正欲修一善功，祈保风恬浪静。"尊者听了，顺舟东行。一面谢辞正持，一面附搭海舟。上得船里，狂风不息，尊者合掌，念了一声佛号，顷刻风静浪平。众客大喜。后有称扬尊者登舟、平风息浪功德五言四句。诗曰：

海浪汹汹日，天风烈烈时。

慈悲有尊者，静定仗阿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既平，浪自息，舟人驾船东撑，却来到一海洋港口。客商要停泊贩卖货物，尊者便辞别舟人登岸。客商见尊者平定风，同声乞求道力，拥护行舟。尊者乃将经文一卷，送客供奉。客商方捧经在手，果然天风效灵，转顺而去。尊者上得岸来，方欲问东行大路，只见港口一座牌楼，上有三字篆文。元通识得，向尊者说道："东行有了路头。师父，我们行舟，摇摇心倦，且在这牌楼下，少歇息片时再走。"尊者道："正是，正是。你可将经文取出，诵念几卷。"元通依言，取出经文，方展卷诵念，便引动港内多人都来聚观。只见高树枝头，一个乌鸦声叫不休。众听经的掷石打飞鸦去。倾又飞一灵鹊来枝，声叫不住。众人听经如故，毫不介意。经文诵毕，尊者乃问元通："徒弟，你见鸦鹊枝头同一声叫。缘何众人，一恶掷石打鸦，一喜任鹊聒噪？"元通答道："众心恶鸦声恶，故掷石打鸦。众心喜鹊声好，故任其噪。"尊者道："汝言又拘在海舟，都在这里，哪里知道善恶？在鸦自取好善，恶恶出自人心，鸦岂自知？况它乃无心音声，便动了十方法界之憎；人若有心作恶，未有不动了万年之臭也。"正说间，只见鸦鹊去又复来，那听经多人又掷石打鸦，连鹊都惊飞而去。元通偶发一言说："列位善人，由它罢了。或者禽鸟也来随喜。"只见众人中一个老者说道："你这和尚，怎么说鸦鹊也来随喜？我等在此随喜，便也是禽类也。"元通忙陪笑说道："贫僧也只为说，人与禽鸟，各随其性，既飞来，却被善人以石打去。这其间根因，便有个两失其性也。"老者道："如何两失其性？"元通道："鸦鹊被石惊去，善人因鸟怪贫僧一言之犯。"那老者听了元通之说，笑道："这和尚讲的倒也有理。"把手望空一指，说道："长老，我便还了你个两全其性。"只见空中飞来两个鸦鹊，连声不住。众人听得，齐叫："好老道！"尊者见了，把慧眼一看，对元通道："此幻法也。海港老人，如何会法？"乃把一手捻了个心印，只见那鸦鹊，化了两块石头落地。老者怒起，说道："和尚！如何破了我法？"元通笑容恭敬起来，道："老善人，贫僧往东行度，偶顺海船，到贵方化缘，少坐歇息，有何力量敢破老善人之法？且问老善人，何等道法被贫僧们破了？"老者道："我们有几个会友，都是在家修行火居道人，平日虽结会焚香课诵，却人人都拜了师，习学几种法术。方才见长老坐地诵经，走来观听，只因鸦鹊根由，是我偶施小法，怎么仍还化石？必定长老又有高出我的手段，破了我法。既说东行化缘开度，且请到小村，与我众道友相会，供奉些素斋，指一条大路前行。"尊者听了，便起身跟随老者，过长街，转小道，却来到一座高门大户人家。果然有几个火居道人，在门前站立讲话。见了尊者师徒，都迎入屋内查叙来历。尊者便说出名号、东行缘由。众道乃问同来老者，如何得遇二位长老。老者方说出鸦鹊根因。只见一道人说道："游方僧道法术手段，强中更有强中手。比如我们有几件法儿，哪晓得有个法里法，如前日去的那几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众。"只这一句，有分教，惹出慈悲念度，尽有情因，下回自晓。

第14回　破幻法一句真诠妙禅机五空觉悟

却说道人说了日前过去的几位道众，又夸自己有几件法儿。尊者见他弄幻术，以石化鹊，便忖道："这起人聚会讲法，必定是方才那石化鸦鹊的术儿。却又说日前过去的道众，想也是走方耍戏、撮桶子的。且问他个明白，方好度他。"乃问道众："有几件甚法，贫僧们却不知，可见得么？"众道答道："长老有甚奇妙法术，请试演几个我们-看。"尊者道："贫僧却不晓得法术，只知诵念经文，化缘行度。"众道说："诵念经文，我等全晓。化缘是长老的疏头，行度却是何法？"尊者道："比如道众会法，贫僧就会随你法类行度。"众道说："随类而度，可碍我法？"尊者道："只恐贫僧行度，你法就不灵。"众道说："这等讲来，却比那法里通法又高出一等。"尊者便问道："如何法里通法？"众道说："日前有几个道友过此，我等行一法，他便推广一法。如大海汪洋，乃我等演出的法，他就海中咆哮猛虎。我等演出大火烈焰，他就火里盘旋蛟龙。"尊者道："这何足奇！若是贫僧，虎里还有水，龙里还有火。"众道笑道："长老这是何说？"尊者道："水原还水，火原还火。但使水火各安，莫叫彼此争胜。"只见一道说："长老夸张，随口答应，我等既学习了几分法里法，便演出来，看他们如何抵对？"尊者听得，乃向元通耳边说了一句真诠。元通点首道："谨领师旨。"这众道中一人说道："长老，我如今先演一法，你却莫要心慌。"元通答道："贫僧不慌。"只见那道人口中念念有词，顷刻天昏地暗，烈风暴雨，轰雷掣电。众道一面夸扬好法，一面心惊胆颤起来。尊者闭目静坐，那雷电直近元通身来。元通只把左手一张开，顷刻风雨静息，依旧白日。又一道人，口中也念念有词，顷刻狂风大作，黑雾漫空，见几个凶神恶鬼，手持军械枷锁，直奔元通，若似捉拿之状。元通却把右手一张开，顷刻凶恶消散，依旧青天。

二道方演了两法儿，皆被元通破了，便拜跪在尊者面前，说道："老师尊，我等已知你神通高大，只求你方才与高徒耳边说的一句，不知是甚话。我等法术，入火不毁，入水不沉，怎么到得高徒身边，只见他把手一张开，法便解散？"尊者答道："贫僧闭目静坐，便就是妙法，也未尝见。若是附耳一句言语，问我元通徒弟自知。"二道方跪在元通面前，求说明张开手是何法。元通被二道乞求不过，只得把手张开与二道一看，那左右手心中，却是二字。道人齐来观看，墨迹未干，乃"忠孝"二字显明手心。众道不解，齐向尊者说道："求明附耳一句话说。"元通忙答道："列位道者，何必深求！我师父附耳一句，叫我徒弟应答众法，只须发见一个正大光明心肠。小僧想来正大光明，莫过忠孝，一时便填写手心之内，却也不知怎便解了妙法。"二道听得，顿首说道："忠孝二字，果是正大光明，连我等法也破了，又何必结社做会？只是有一件，拜求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说明了罢。"尊者道："何事又要说明？"二道说："为官的须要尽忠，有父母的须要尽孝。我等乡村小民，哪里去尽忠？久失双亲，哪里去尽孝？"尊者不答。二道叩问不已。尊者道："还去问吾徒。"二道乃问元通。元通笑道："何必为官，岂拘亲在？与人谋尽己即忠，终身不忘于亲即孝。"二道点首。尊者乃向元通说："和尚家何必哓哓呶呶、讲文说理，入了学士家风，为此耳提面命？只就你手内二字，任他百种幻法、万句经文，都叫他远退千里。"众道齐齐拜谢，半字也不敢说会使法了。

尊者见众道了明正道，方才问："日前何处道众路过贵方？能演甚法里通法，误了列位向道之心？"那石化鹊的老者，便道出梵志师徒的行径。尊者听得，说道："贫僧离了印度国中，正要普度化缘，可不知何处游方行教，不做修行实果，败坏玄门释教！贫僧本当住此，与众道讲究玄理，只恐旁门惑乱正宗，少不得前行开导。且问道友：这众道从何处去也？"众道说："去日已久，赶恐莫及。只是他要寻大檀越施主，前往势里行去。"尊者听得，便辞众道，欲投势里路走。众道苦留，要做个课诵功果，尊者只得留住。道人中有一个老者问道："师父，我见幻法无用，一心要拜投你做个师父，与我弟子剃个光头，披师父这件衣服，随你方外化缘。只是一件，我年过六旬，恐已老迈，若是师父不拒我这点真心，收做个老大徒弟。"说了便跪拜在地。尊者忙扯起老者来，说道："出家，在家，总是一件道理。年老，年少，不过这点真心。你老人家，若把三惑轻看，便就五空不扰。剃这几根短白头毛何用？披我这一件破缁布衲何为？"尊者说毕，只见众道说："师父，你便收这老徒弟也好。这老者生有五六个子女，俱各自衣食，一个也不供赡他。他每每要包个布巾出外求食。"尊者只听了这几句话，便动起慈心，说道："你众道叫贫僧收他做徒弟，却带他去不得。我们饥餐渴饮，晓行露宿，老者如何行得？"众道齐声道："若是师父肯收他，我等各捐资财，启建一座小庵，与他出家。况我这地方，只因好弄法术，故此无个庵庙。尊者依允，便与老道披剃出家，拣个良辰，修建善事。一时传到乡村大家小户，都来布施。尊者师徒为此多留旬日。只见众道说："师父，既收了徒弟，也当与他起个法名，受他个戒行。"尊者听了，乃道："我前说他老人家若把三惑轻看，便就五空不扰。可叫做法名'五空'。这三惑，即是戒行。"众道不解，求尊者指明。尊者乃说一偈：

酒色财三惑，虽然老者轻。

尚有未了者，五蕴怎空清？

按下尊者与老和尚起名受戒。且说梵志师徒，听了往东百里村乡有大头脑人家，便趱步前行。到得村口，问人地名，指说势里，就问通神庙。村人指道："前转弯，后抹角，自知庙所。"梵志听了，同众徒找路走来，果见一座庙宇，在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势里闹处。正走间，远远只见一个僧人来迎接，道："列位师父，是投小僧庙里来的？远路辛苦，小僧有失远迎，得罪得罪。"梵志听了，一面答谢，一面与本智说："这僧却有些古怪，怎么先知我等，远来迎接。且到庙中，再查他来历。"入得庙中，参礼圣像，即与僧人稽首。梵志便问："师父法号？"僧人答道："小僧法名妙虚，在此通神庙出家已久。"便问梵志师徒名号，梵志一一答知。反问妙虚上人，往来的施主何等名第。妙虚一一说出，尽是些富贵高门，这就欣动了梵志们的心肠。却说这势里高门大户，第一有个赵一品，第二个有个钱百万，却常与妙虚讲究，也只因这和尚有些道术。一日，正在家闲暇，思欲到庙走走，忽家仆报道："庙里来了几个非僧非道之人，状貌不凡。"赵一品听了，即传与钱百万知道。他两家来庙，便引动多人，内中也有富贵的，也有贫寒的，入得庙门，妙虚长老只向那富贵的趋迎，把贫寒的怠慢。梵志见这光景，便也动了势利心肠，向那赵、钱起敬起畏，把贫寒的藐视不睬。却不知本慧、本定原是个豪侠少年，出家随行梵师，并未曾见这势利态度，今偶然见了，两人暗说道："原来梵师寻问大头脑只为势利。势利二字，岂是修行出家本意？我们既为他弟子，怎好参破了他？不如试一个小法儿取笑。"正在妙虚敬那富贵的之际，慢那贫寒的之时，他二人看他情景，便使出一法，只见一个寒士坐在堂中，衣衫褴褛，面貌惨凄，众不为礼。被本慧把手从外门一指，本定袖中扯几块碎纸飞出，顷刻，门外车马仆从填门，拥入庙堂，见寒士跪倒，口称："奉印度国王旨令，币聘先生，入朝讲道。"这朝士便更衣冠，那众人陡然刮目，赵、钱二家乃近前尽礼，那庙主何等样奉承。只有梵志见了，微微笑道："徒弟，饶人不当如是，够了够了。我师父倒受你教诲了。"赛新园也笑道："一家人算一家。"巫师说："这叫做师不明，弟子拙。"本智道："师怎不明？弟子怎拙？"正讲笑处，只因一笑，那法便解了。车马仆从顷刻无踪，寒士情形依然傍坐。

众人正疑，妙虚陡然发笑道："原来梵师高徒捉弄妙法，贫僧也知一二。"梵志道："妙虚师父，你既知一二法术，我徒弟们便也与你赛个玄妙。"妙虚道："小僧试演一法。"把口望香炉吹了去，只见那炉烟腾起半空，化成红霞万道。这里本定也把口望空吹去，只见狂风大作，把红霞刮散。本慧把衣袖一指，顷刻只见堂前变成一沼红莲。妙虚也把袖一指，那沼内红莲尽化作锦鸡飞去，原是庙前阶地。妙虚却又喝一声："金刀子何在？"只见庙堂屋内，飞出两个紫燕，双飞双舞，渐渐飞近本智头上，化成两把刀子，去剃本智须发。本智也不慌，便叫一声："葫芦儿何在？"只见天井中葫芦架子上，跳下一个大葫芦，直去撞那妙虚的头。妙虚也不忙，叫一声："金刀子，快快剃他须发！"本智也不急，叫一声："葫芦，着实撞他头脑！"众人看见，齐声喝彩。也有那眼乖的，只看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剃须发；也有那近觑眼，把耳听，只听得撞头声。笑得个赵一品、钱百万只叫：″好手段！收了罢，莫当真剃光了！″众人有笑倒的，说道：″好神通！再变别项罢，莫要撞破光头。″梵志见几个斗法，心里也要弄个手段。妙虚却早先知，只叫一声：″青鸾跨着一个道士来寻徒弟了！″只这一声叫，打动了本智真情，骇倒了梵志旧念，把眼望空四方一看，哪里有甚青鸾跨着道士！乃笑容向妙虚问道：″师父，你的法术固高，小徒们也斗赛得过。只是你缘何叫出青鸾跨着道士来，搜出我们师徒的根脚。″妙虚道：″实不相瞒，贫僧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比如师父未来时，我便知你到庙前，故此离庙远接。″梵志听得，乃稽首请教，问道：″玄隐道士可来？″妙虚道：″来便来，尚早。只是我辈有两个从后而来。″梵志问道：″这两个从后来何事？何人来也？″妙虚道：″禅机未可尽泄，小僧有几句话儿，当作偈语，师父留验。″说道：

相彼白毫光，腾腾高法界。

此际动王公，徒劳顶礼拜。

梵志听了，不解其意，要妙虚说明。妙虚道：″贫僧受这法，未曾修到灵通处，只能说出，却不能解。若能解，便成超凡入圣也。″梵志道：″比如前知小道来，又知青鸾事，这却如何又说能验？″妙虚答道：″小事则能。″梵志乃请教前途去事。妙虚只念这四句偈语。却好赵一品见了梵志众徒演弄幻法妙处，方才问梵志来历。梵志乃说，修行实事，不在这设奇弄诡的法儿，却要寻个大头脑的外户。赵一品笑道：″我便肯与你做个外户，只是外户也做了几次，俱未成的。″钱百万笑道：″要成的，我也千千万了。″梵志听了，也笑道：″一位也做不得大头脑。″赵一品道：″你说我们做不得大头脑，却做个小施主么？″梵志道：″贫道不求小施主。″一品道：″比如东印度国，有个左相，他执掌国度之纲，把握王侯之纪，此人可做得么？″梵志道：″差不多可以做得。″一品道：″左相与我契交，我以一纸荐引，何难得个外户。″梵志听了大喜，当时便乞求一品荐引书简。一品道：″荐书容易，只是法术再请师徒饶几宗儿我等一看。″梵志道：″我门下法术颇多，哪里演试得尽！″一品道：″有数目么？″梵志道：″有数的，三千八百。″钱百万道：″只求再试三两件罢。″梵志听了，便叫巫师：″你也有些手段，莫教空游此处。″巫师道：″弟子便演个金宝法罢。″把手一指，只见庙门外山岗，尽变做金山银岭。众人看见，莫不欢欣鼓舞。惟有钱百万面带愁容，你道他为何愁容，后有猜着他的，赋一《西江月》说道：百万赀财不少，此何山积饶多。显他不显我如何，怎得这山几座？

赵一品见了道：″师父，你们既有这手段，何不收贮，自家做个大头脑？″巫师道：″我这是眼前虚幻，没用的。″一品道：″再求那一位试一法。″梵志便叫赛新园：″你也有些手段，莫使人笑你不能。″新园道：″小道便演个天人法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把手望空一指，只见白云天际，碧汉空中，现出玉桥金殿。众人看见，个个称奇道好。一品却闷闷不言。你道他为何闷闷，后有猜着他的，也赋一《西江月》说道：

一品当朝极贵，荣华也有归期，暗思昔日拜彤墀，今日闲居家地。

钱百万见了道："原来天宫景象这等荣华。我空有百万，怎能够脚踏金阶，山呼舞蹈？"赵一品道："我却见过，不如你多得几贯。"一时收了幻法。一品写了荐书付与梵志，辞别妙虚，离了势里，望东前进。师徒们在路，只见三春花红柳绿，许多游人玩景，虽然异乡花木，外国时光，辨理译音，也有吟诗作句。梵志因也赋出七言四句。诗曰：

红桃绿柳应春妍，粉蝶游蜂未许闲。

只有道人心绪淡，任教妆点两眸前。

第15回　茶杯入见度家僧一品遗书荐梵志

且说尊者收了老道，披剃做了个和尚，起法名叫做五空。众道要与他建个小庵庙，他不肯，说道："我现有子女，如何住庵庙，惹人笑子不养。"乃拜礼尊者，问道："弟子既披剃出家，必须也要明白些禅机玄妙道理。若徒在庵庙，如常敲钟打鼓，礼忏诵经，有何用处？"尊者答道："汝手能敲钟打鼓，口能礼忏诵经，便是禅机，自有用处。"五空言下大悟，稽首拜谢。众道却不解，乃问五空："你为何往日愚昧，今日做了和尚，就明白师父禅机妙理？"五空答道："经文内多少禅机，口能诵，难道心不想？钟鼓响多少叫醒，手能打，难道耳不听？"众道中也有点头的，也有笑的。点头的说："我明白。"笑的说："我尚不知。"五空说："道友，只恐你打不得、诵不得，那时要打要诵，迟了无用。"众道齐叫："明白！明白！"尊者见五空受度，又想前行有弄法术变坏人心的，却辞众道东行。五空要随行，只因披剃为僧，便动了他子女本来天性，哭泣不舍，各相供养，遂别了尊者。

尊者与元通趱步赶行，来到一处地方，四顾荒僻，不觉腹中饥饿，乃叫元通寻个人烟去处，抄化一斋。元通道："师父且在这路头少坐，徒弟去寻些斋供。"却走得一处，平平山径，渐入松林，望那深处，却似人家。走近来看，乃是山堂空屋。急回旧路，只见一个兔子奔来，直向元通身袖钻入，似有躲避之状。元通想道："莫不是人家养的家兔？"乃坐地摸那兔子，哪里肯出袖。忽然两个猎人从山径走来，见元通坐地，问道："长老，见一只兔子来么？"元通就知兔子是猎人赶捉，慌来躲入袖中，乃答道："小僧未见有甚兔子。"猎人道："明明兔子入这林内，莫非长老藏了？"一个道："我们鹰犬弩矢，尚不能捉住这狡兔，长老空拳，量怎捉他？"元通道："善人说的正是。动问善人，小僧是东行道远，无人烟处所化斋，不知何处方有人家。"猎人道："此荒僻去处，哪有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东十余里，到大湾口，方才人烟辐辏。″说罢，猎人走去。元通却摸袖中兔子，兔子已闭息死在袖中，扯将出来，僵死不动。元通叹道：″兔子，想你是畏猎奔来，破胆丧气，能知我僧救你，不知你丧在袖中。如今弃你林内，只恐为鹰犬所食。欲带你去，僧家又无用处。也罢，掘地藏埋，使你原归于土。″元通乃掘地，把兔子埋藏，又把往生咒语念了一遍。哪知狡兔临埋，忽然脱手飞走。元通见了，一面心喜，一面心叹。喜的是慈悲心见兔复生，叹的是想物情这般狡诈。后有比喻世情狡诈，岂止一兔贪生，总是一般仁人，当行恻隐，五言八句：

狡诈在心间，岂止一兔子。
虫蚁岂作僵，蜘蛛善装死。
蠢物尚如斯，人情岂无此！
念我同生人，恻隐推元始。

元通叹了一回，复走到尊者前，说：″此荒僻处所，无有人烟，再行十余里，到大湾口，便人烟辐辏。″尊者乃与元通前行五六里，到一水涯去处，三五只渔艇泊岸。元通近前，只见男女相杂说笑：″两个和尚来了。″元通乃上前说道：″小僧们乃东行的，腹中饥饿，此地没有人家，善人舟中可有便斋，愿化一餐？″渔艇上无一人答应。元通与尊者只得在岸上打坐片时。渔艇上来一渔人问道：″长老们果然饥饿，我这鱼篮内，有小鱼食，胡乱吃几尾充饥。″元通道：″善人，我们出家人不吃鱼腥。″渔人道：″你不吃鱼腥，却吃何物？″元通说：″只吃水饭素食。″渔人道：″为甚只吃水饭素食？″元通说：″出家人念佛看经，五荤三魇不染，况鱼虾乃是血肉活物，与人共一生灵，食它肉，害它生，僧家不忍。″渔人道：″鱼虾乃水中无知蠢类，应该人食。若依你僧说不吃，则我等无此何以资生？″元通道：″善人，莫说蠢类无知，它在这水涯中，洋洋知乐，涸水处，乞怜知苦。惊人骇影知避，畏冷附泥知暖。怎说它无知？可怜它只为贪饵被钓，误入网罟，坑于渔公之手，为人之食。″渔人笑道：″长老，你说的虽是，怎晓得世间物物相食甚多，我们食鱼虾，鱼虾食水蛭，大的吞小的，强的食弱的，总是天地间消长道理。无生不灭，无灭不生。若依长老不食，反于生机穷矣。″元通被渔人说得不能答。尊者乃向渔人说道：″善人，你说食鱼总是力，我徒弟说不食总是心。食也罢，不食也罢，何必连累了心力！″乃谢渔人，起身行去。却到了一个大湾口，果然人烟辐辏。师徒方到村边，见一老者拈须坦腹，立于户外，见了尊者师徒二人，趋迎上前，问道：″二位师父，往何处去？″元通答道：″贫僧欲往东印度去，顺过宝方，偶因行路饥馁，便斋乞化一餐。″老者乃请尊者入屋，唤家童烹茶、具斋供奉，便问师父道号来历。尊者一一答应，随问老善人姓名。老者答道：″老汉姓名叫做家僧，只因喜谈禅理，未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削发，又有这世法难丢，在家结几个老友做会。虽然在家出家，兴味萧然，却也不异。"乃手捧一杯清茶奉尊者，尊者方接茶在手，家僧随问道："师父，道从何处见？"尊者随答道："从茶里见。"家僧又问："从何处入？"尊者道："从茶里入。"家僧道："老拙未曾见，却怎生入？"尊者答道："善人，未曾入却怎生见？"家僧忙向尊者茶杯内一看，照见须眉，笑道："老拙见了入了。"尊者摇首道："未真见，岂能真入？"家僧听了，随拜于地，道："老拙求师父开度。"尊者道："贫僧已开度了善人也。"后有赞叹尊者答禅开度五言八句说道：

杯影见人道，须眉岂是真。
离却杯中影，又侵物外因。
杯中与物外，总归仁者心。
慈悲赞尊者，开度实恩深。

家僧感尊者开度，一时传知老友说："东行的长老讲道参禅，大有见解。"许多老友齐到家僧堂上，相会尊者。见其状貌庄严，都说："比赵一品举荐那起道众不同。"元通听了，乃问："赵一品是何人？那起道众是谁处来的？"家僧便答道："日前有几位道众路过前村，却都有手段法术，在通神庙住了旬日，与庙僧赛斗，却也无穷妙处。"元通便问："前村何处地方？庙僧何名？"家僧道："离此三十里，地名势里，庙僧叫做妙虚。这师父有无限量的道法，却有一件最神的是先知，比如师父们在这里，不想到他庙去便罢，如一心要去，他便未卜先知。你来历若是有些势头，便远远来迎接。"元通听了道："这等说来，庙僧却有些势利了。"家僧笑道："正是，正是。这庙僧却也有些道行，怎么势利，想是地名风俗使他如此。"元通道："贫僧也少不得路过彼处，与他相会。"尊者道："徒弟，那庙僧既有先知法术，我等不当预期到彼，入他术中。"家僧道："师父你一意到彼，他便前知。"尊者说："正是。莫先举意，他自然不得前知。贫僧也有使他不得先知的道力。"家僧听得，忙合掌求尊者破解。尊者乃合掌说了四句偈语，说道：

五内我不出，一外人怎知？
于我且不知，灵通自莫测。

按下尊者在家僧屋里与众道友讲论不提。且说梵志师徒离了势里，望东前进。当春花柳鲜妍，不觉赋诗几句。有游人听闻，便道游方道人也解吟诗，却传语一个公子，这公子叫家仆来请。梵志师徒借此便前去，到得一座花园，甚是华丽。怎见得？但见：

百亩垣围，千林径接。朱门内，藏着万卉奇葩；粉墙中，长成千竿嫩竹。蔷薇架绕层台，芍药亭连邃阁，绿树深荫，黄鹂声巧，红芳簇锦，粉蝶飞忙。荷香池里锦鳞游，柳色堤边玉骢系。假山石排列雕栏，流水桥清分玉砌。真是数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的画楼朱槛，看不了的当景名花。
梵志师徒进得园来，公子却也有礼，见他师徒状貌不凡，便问其来历。梵志一一道出名姓，却才问公子姓名。公子答道："某系当国左相之子，偶尔游春郊外，适间众道吟咏甚工，故此令家仆奉请。"梵志听得是左相公子，便说出赵一品现有荐书，即时取出，递与公子一看。公子见有一纸荐书，乃留梵志师徒在园居住，款待斋供。带书回衙，传报左相。左相拆书读过，把书往几上一掷，说道："赵通家闲居，何不亲近些正人贤士，怎么与方外僧道往来？就是与僧道来往，必择高僧高道、了明玄理的，为何书中夸扬他丹汞。且说他的法术玄奇，若不接待他，又恐一品体面。也罢，且从容相会，再作计较。"梵志师徒在公子园中居住，连谒左相，只推政事不暇。公子供奉有限，一日巫师与梵志计议说："师父，我等久候左相消息，供给不支，俗语说得好：'三日卖不得一件真，一日卖了三件假。'想我徒弟在巨鼋港，假托白鳗，哄诱村里多少财物，今日也说不得弄个玄虚，哄骗些金宝度日也可。"梵志笑道："往日虽弄法术，不过物来顺应。人以法愚我，我以法弄人。今日却教我先设幻诈人，情理有碍，岂是你我出家人做的？况我有大道在手，如何性急！料左相事暇，自然容见。他纵拒人千里，难道不看一品之面？"梵志虽说，无奈这众徒弟各动了邪心，借口外游，都去卖弄手段。只有本智，他原是海岛真仙道童，立心还正，终日随师守法。这巫师与本慧、本定、新园哪里熬得寂寞！巫师和了些泥丸，赛新园熬了些膏药，本慧去做戏法，本定去撮桶子。
且说东印度国中，往来稠人广众，都来看本慧做戏法。只见本慧当场把一枝枯树叫一声"开花"，顷刻枯枝发蕊，开了满枝桃花。又叫一声"结果"，顷刻花落，结成满枝桃子。摘将下来，卖与看的众人。众人争买，将口去吃，都咬着手指。本慧顷刻得了许多钱。本定见本慧手段，便把两个桶子放在地下，望东取了一口气吹入，只见桶子里飞禽走兽阵阵出来。本定去要看的出钱，方才弄法。一时好胜的，便争相出钱。本定得了钱，与本慧归来甚喜。那巫师与新园泥丸子膏药，卖了一日，哪有人要！二人见本慧、本定弄幻法得钱，忿忿不平，道："你会弄法，偏我们不会？"
次日，本慧二人又当场作戏。巫师与新园杂在众人中去看。恰好本慧又将树枝插在地上，叫一声："开花！"只见枝上桃蕊密密匝匝，顷刻花开。巫师与新园齐夸道："却也好手段，莫要与他骗人钱钞，待我破他的！"把口气吹去，只见本慧正叫"结果"，那花落处，却不结桃子，都变做大蜂，飞拥去乱叮人。众看的一齐惊笑飞走。本慧见了，忖道："是哪个破了我法？"把枯树枝拨起来，望空一掷，那树枝即变做狼牙棘刺，径去寻破法的头面上乱刺。却不知是巫师。巫师眼快，便使个五遁法，把身子一抖，树枝哪里寻得着。便是本慧，也看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巫师在众人内。本定见本慧桃花落处，尽变了大毒蜂，知他法做不来，乃将桶子放在地上，望东取了一口气，叫一声："飞禽走来！"只见桶子里飞出黄莺儿对对，紫燕儿双双。众人喝彩。新园与巫师说道："他们原来弄这妙术骗钱，待我也破了他的。"本定正看着桶子，叫一声："走兽出来！"新园忙也吹口气去，本定连叫几声，哪里有个走兽出桶子？只见钻出一条大花蛇，张牙吐焰，众人害怕起来。有的说道："昨日飞禽出后，便是兔子、獾儿出桶。今日如何这等恶蛇，好怕人！"看的走了大半。本定见了不灵，知有人破法。忙把桶子望空一掷，那桶子即变做大铁罩，从空寻破法的罩将下来。赛新园却因骑了假青鸾跌伤，眼害花蒙胧，一时照顾不到，却被铁罩罩将下来，把个新园罩在地下。众看的惊走散去。本定却把桶子揭起来，口里骂着："破我法的，破我生意，你却也被我桶子罩住了。且拿出你来打一顿，消这一口气。"揭起桶子，原来是新园，二人大笑，说道："本慧师兄桃花变蜂，必也是你，如何棘刺却不寻你，想是棘刺伤了你头面眼睛，故此看不见桶子罩下。"新园道："桃花变蜂，乃是巫师。"本慧听了说："他如今想是刺截了去也。"本定说："刺若截了他，怎肯放他去。想是先去了。"哪知巫师仗着隐身法，与他三人对面站着，便说道："先去了不是好汉，被刺截着的也不是好汉。"本慧听到巫师声音，说："破人生意的却在哪里说话？"三人齐看不见，巫师只一声笑，便现了本相。四个人正讲笑间，不防对面楼阁上，有一人看见他们这样手段，归家说与妻妾，妻妾们听得，都悄悄出来，观看撮戏法。不是看戏法。有分教：邪迷夺却本来面，点化弘开善度门。

那楼阁上看的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16回　弄戏法暗调佳丽降甘霖众感巫师

话说本慧四个瞒着师父进城，闹热去处使弄戏法，骗人钱钞。一时传到左公子耳内，叫家仆寻一楼阁，却好本慧们弄法。公子登楼看见，夸妙道奇，归家说与妻妾，都来登楼观看。其中却有两个美妾，一个唤做天香，一个唤做国色。他两个偏好卖娇妆俏，占众妾之前，露出头面出那高楼之外。这本慧、本定二人，却是在花柳店被歌妇引惹过的心肠，一时见了，把持不住，就动了邪心，放荡礼法之外，不记修行此中。他两个手里弄法，眼里瞥楼，乃对巫师二人说道："泥丸子膏药，师兄们既卖不得，又忿忿不平我二人弄法。我如今把这变桃撮桶的法儿，料你俱会，且让你做出骗钱，我二人却把你丸子膏药到城外卖去。"巫师、新园不知他二人卸担子与他，便答道："好情，好情。"把丸子膏药交付与本慧二人。二人接了丸子膏药，哪里城外去卖，走到楼前，便一个隐身法，他便见人，人却不见他。走进大门，直奔楼上。见两妾一貌如花，花不如貌。他二人饱看了一会，说道："徒看何用？不如耍她二人，回去房栊里再作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较。"乃取两丸泥丸，变做两个磕睡虫儿，飞入二妾鼻孔，两个即盹睡起来，便回衙去了。本慧、本定仍仗着隐身法，直跟入卧房。两妾是公子宠爱的，见他盹睡归衙，随跟入卧内。本慧二人只得隐身等候，怎敢戏弄！他为甚不敢戏弄？岂无幻法算公子？只因同伴的能中有能，恐又被巫师们忌妒，知道了，又来算他，只这一个心肠，也是二妾不该点染。却好本智在梵志面前忽然想起四个人，终日外游，做的何事。乃向师父说道："本慧四人瞒师外游，闻知弄法骗钱，万一惹出事来，与师不便。徒弟去探访看来。"梵志道："正是，你去看来。"本智出得园门，进入城内，四处探访，只见巫师与新园在热闹街市卖桃撮桶，赚哄人钱。却不见本慧、本定二人。他一壁厢怪巫师弄法，一壁厢找寻慧定二人。找寻不见，只得见了巫师，盘问详情。赛新园道："我们作法，对面楼上有美貌妇女观看，本慧二人眼不住的睃看，莫不是动了春心，去弄巧术？"本智道："这二人日前曾在花柳村店，若非我看破，几乎坏了门风。我与你到那美妇处探个消息。"当下巫师收了戏法，同本智、新园到得楼前，找问谁家妇女。有人说是公子衙内。本智与巫师计议："门第深邃，如何寻访？"乃作起隐身法，径入内宅。会法的便看见本慧二人，在卧房伺候公子动身。公子坐久不出，他两个将膏药变做两个大蝴蝶，飞到房内，又飞出房外。那公子见蝶，心里喜爱，出房来看。蝴蝶飞飞引引，直出堂外。公子跟随出堂。他二人正要假变公子调弄美妾，却未防巫师。巫师把脸一抹，变出公子的正妻，带着丫环进房来。本定见了，却是巫师假变，大家一笑，即现出本像。这惊得两妇大叫起来："有贼！"只见房外走了几个家婢来，慌得本智、本慧、本定三人忙使隐身法，往外走了。只丢下赛新园，被婢妾们拿住。新园如何被捉？只因笑不休，便隐不着。众婢捉扯到公子处，问他来历，新园乃招出是梵志的徒弟，只因做戏法，误入衙内。公子听得是梵志徒弟，不便处治，乃带到园中。本智此时已回园与本慧三人方便，瞒过梵师。只有新园被公子带到园中。他想有何面目见师父，把身一抖，腾空一路烟飞星驰去了。公子见没有对证，不如不言，只得饮忍气回衙。后有夸众道徒弄法虚幻真乃妙术七言八句：

道有法兮真玄幻，人有灵兮神万变。
化羊跨鹤太史慈，笼鹅吐妇称阳羡。
长房骑竹化条龙，隐娘神剑飞双燕。
庄周梦蝶莫言虚，双凫化履人曾见。

按下梵志与徒弟在园中，只候左相一会，也知众徒生事，赛新园逃走，进退正在无计。却遇着东印度天气亢旱，人民望雨。一日，国王坐殿，执事官奏王，国中无雨。王问："无雨当作何事？"左相奏道："当竭诚祈祷。"王曰："祈祷上在予，下在各臣修省。"左相奏道："我王固要修省，还须着令僧道祈禳。"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官道：″近日国中僧道有道行的少，往年旱涝，毕竟是我王虔诚，祈求得雨。″王曰：″一面予自修省，一面出令，不拘远近僧道，会祈祷的，令来求雨。″当下执事官朝散，写一张榜文，令有远近不论僧道，能祈求雨泽的，准来祈祷。榜文张挂，却好巫师见了，到园与梵师说知。梵志大喜道：″大头脑檀越，可相会也。″乃令巫师揭下榜文，传入王内，执事官乃唤巫师，问其来历，合用坛场器物。巫师道：″俱各不用，只求我王，诚心朝天叩拜，焚一炷香，大雨随到。″执事官听得说道：″往日祈祷雨泽，僧人道士设坛行法，这个道人如何俱不用？″一时传到国城内外，都来看道人祈雨。公子却也到园中，看梵志师徒如何祈祷。只见巫师手执杨枝，口里念着经咒，从园门出去，遍走国城里外街坊，顷刻云霾蔽日，大雨淋漓。那雨随着巫师大下一日一夜。人民哪个不称好道人。国王大喜。因此，公子在左相面前举荐道：″赵一品荐来道家，果是道行不凡。″左相听说，乃到园中相会梵志，请到衙内，大设斋供款待。因讲些修炼丹汞工夫，说些保和性命的道理。原来这梵志是个旁门外道，口能讲得天花乱坠，哪里有半分道行，专靠着些障眼幻法，引动到处人心。这左相只听得他讲的合道，遂留他衙内，终日谈论。后有讥外道惑人五言四句。诗曰：

道原不可道，讲论何所稽。

只因愚不悟，多被外旁欺。

按下梵志在左相衙终日谈论内外事理不提。且说海岛玄隐道士丹鼎已成，将证真仙，偶出洞门观看，见白鹤形孤，青鸾影绝，乃想起道童久逃在外，心里却也知他误入旁门，乃又怜他邪迷归路。把慧眼一观，叹道：″这劣徒，原来在东印度国。我若不度他回岛，岂不叫他入了邪宗？″乃将仙丹一粒，先度了白鹤，只见白鹤得丹，抖一抖羽毛，一翅直入云端，顷刻把青鸾引归。玄隐正欲跨鹤来寻道童，只见毫光朗耀，一个童子从蓬莱仙境处来，坐于松荫之下。玄隐道士看那童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头挽着个小髻儿，身穿件百衲衣，项上挂一串缨络，只疑是道童归来，近前却不是。乃问：″童子，何方来的？″童子便答道：″何方来的。″玄隐把慧眼一看，随稽首道：″童子往何方去？″童子便答道：″往何方去。″玄隐也不问，却把青鸾唤过来，道：″童子，我小道知你东方去，顺便青鸾奉骑。只是一事敢求。小徒道童得度，乞度他回岛，料童子慈悲，定然不拒。″童子只听了一声″慈悲″二字，也不问，也不辞，跨上青鸾，向东而去。玄隐依旧洞中高卧。

这童子跨鸾直到东印度国中，游行间里，乞化斋供，昂昂气象，不同尘俗，行路如飞。人问他姓名，答道：″与汝同姓。″人问他：″你行何急。″答道：″你行何慢。″人见他语言随口而答，必要问他名姓。童子道：″何必苦苦询名问姓？只我这缨络，便是名姓。″人遂称叫做″缨络童子″。一日，梵志同着本智闲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中，童子见了本智，笑道："这道童迷痴在腹，怎怪他忘却旧境？"乃将手把本智脑后一打，说道："玄隐道士寻汝。"本智听了，陡然唤醒，道："呀！我如何忘却海岛，只管浪游在此？"也不问童子来历，把眼望空一看，只见一只青鸾从天飞下，本智即跨上青鸾，飞腾霄汉，望海岛而去。梵志见本智跨鸾飞去，知是日前光景，随手路旁取树叶化鸾，叫本定变做本智，依旧去赶。哪知缨络神通广大，把手一指，那海洋即现出一座海岛，也有一个本智，跨只青鸾。真假浑搅海岛空中。本定眼看海岛在前，越奔越远。梵志见本定去久不回，心内疑惑，把幻法收来，只指望本定与假鸾飞回，哪知本定被假树叶坠地，化作南柯一梦，脱胎换骨，又入了别姓人家去也。梵志见本定不回，闷闷不乐，回到左衙与巫师、本慧商议，说道："新园走了，本智、本定无踪，左相道心未见坚固，如今不如远去名山，再作修行之计。"巫师道："弟子祈了一场雨泽，功德及民，难道国王不加奖赏？"师徒正议，只见左相出得朝来，与梵志说："国王要唤祈雨道人，想必有执事官来宣你。"梵志听得，忖道："除非这个施主，方才算大。"果然执事官到了左衙，传国王令旨，着梵志进朝。

梵志领旨，次日换件道服，头垂半发，进朝国王。王见梵志，状貌却也昂扬，举止却也端庄。乃问道："汝出家几载？"梵志奏道："贫道出家五十载。"王曰："汝年岁多少？"梵志答道："贫道八十春秋。"王曰："观汝面貌，不过四五十岁，乃云八十，以何修如此？"梵志答道："贫道性命双修。"王曰："修性何如？"梵志答道："天如赋，使常醒。"王曰："修命如何？"梵志答道："人所禀，使常保。"王曰："汝当传予双修之术，予试学习。"梵志答道："贫道欲传不能传，我王虽学不能学。"王曰："何为不能传，不能学？"梵志答道："贫道所修，即父不能传之子，子不能学之父。道家说得好：'万两黄金买不得，十字街头送于人。"

王听了梵志之言，乃笑道："予不能解，汝还有他道么？"梵志答道："贫道有三千八百种道，惟王意取。"左相在旁奏道："王欲学道，不当空言，必须以师礼相待，然后道可授受。"王听左相之言，即令执事官，择日设坛郊外，拜梵志为师。一时鼓动大小臣工民庶，僧尼道俗，都来瞻仰敬礼。梵志洋洋得意遂原。且莫说投教拜门的接踵，只说馈金献币的填门。后有夸梵志得时、又悲他未能证道七言四句。诗曰：

论道非难体道难，得时正好证三三。

想因未谙玄玄理，空负当年郊外坛。

按下东印度王师事梵志不提。且说尊者度了家僧师徒，要趱路前行，家僧道："前去三十里便是势里，这里中富贵之家不少。闻日前经过的僧道，俱到通神庙住几日，讲经论道，师父必须去随缘一遇。"尊者道："出家人随路遇缘，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预设何处。"家僧口虽答应，心里只要往通神庙去。元通也只得随走。
到得势里村口，妙虚早已迎接，说道："久已知这位师父同家僧老施主到来，小僧有失远接。"说罢，看着尊者不言，暗想："这个老师父从何处来，怎我便不先知？"乃问家僧："这老师父从何处来？"家僧道："同来的便是这位师尊。"妙虚疑道："小僧因何不知？"进得庙中，再叙来历。妙虚一面献斋，一面恭敬家僧与尊者，礼貌甚隆，哪里简略。元通乃忖道："人言此僧势利，僧岂势利？人有取世的势利，比如天地生物，载者培，倾者覆。即人之养嘉禾、去稂莠，理之自然。吾等庄严，不同凡俗体貌，自尔起人之敬。"元通私自忖度，尊者见了他思思想想，乃微微笑道："徒弟动了妄想，妙虚师远事且知，难道近事不知也。"妙虚听了，乃稽首问道："老师父，弟子先知，何不知师来历？今乃知师天人佛也。元通师兄私议非妄，委实是天地间一派正理。"乃向家僧说道："小僧向来原不以势利待人，实欲人自警省，把生人事业，努力向上做一番，莫要使人以势利加我，亦劝化世情耳。"家僧听了，乃向尊者问道："妙虚之言，老师尊信其是否？"尊者答道："出家人自有真知。"妙虚拜谢，方才认尊者天人，以师礼称拜。
正说间，只见妙虚忽然道："弟子失陪，庙外一品、百万来也。"忙出迎接。家僧乃问尊者："妙虚百事先知，如何师尊来便不知？"尊者道："他亦知我，只是我在汝家，汝说他有先知，我便示他一个无始有的道理，他便不知也。"家僧听了不解。尊者道："汝若不解。"便把几上香丁一把，不知其数，递与家僧，说："妙虚进来时，汝将此香暗令他射猜。"家僧依言，只见妙虚迎接一品、百万入得堂来，与尊者各相叙礼毕，家僧便把手中香丁与妙虚猜。妙虚笑道："此香丁也。"家僧道："既是香丁，却有多少数？"妙虚不能猜，口中浑答。家僧乃向尊者拜谢道："妙虚先知，弟子解也。"一品与百万听了，乃问家僧："你解的却是甚理？"家僧乃向他二老说道："解的是无始有的理。"却是怎么无始有，下回自晓。

第17回　赛新园复修旧庙东印度重礼真僧

却说尊者以无始有的道理，度明家僧。一品不解，问家僧，家僧既悟，乃向一品说道："先神先鬼，先稽我智，我智乃我知。我知，即始有；我不知，乃无始有。无始有，天地也不知。妙虚不过一幻法，焉能知道？"一品听了，乃问元通："家僧这议论可是？"元通答道："是则是矣，恐未尽是。"家僧乃向尊得稽首请教，尊者不答，但说一偈。偈曰：
未始有无始，无始犹然后。
尽此是仍非，知悟总皆谬。
尊者说偈毕，只见妙虚垂膝而坐，仰望尊者道："师父，弟子此时五内若蒙，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知来事矣。"尊者见他垂下一膝，乃答道："妙师，你这会蒙然垂膝处，便得了无始有未始矣。"妙虚点首谢度。赵一品乃说出梵志在东印度，国王以师礼拜他，众徒弟法术高妙的一席话。百万也说是一品荐书、左相引进这一种的根由。尊者只是捻着指珠儿不答，一面辞谢众人，一面与元通往东印度国行来不提。

且说赛新园被公子捉住，怒他弄障眼法隐身入他妾室房内，到园中来见梵志。新园心愧，使了一个脱壳金蝉法，一路烟飞星走了。他却走到灵通关，原住在岗前小庙儿里。乃收拾庙堂，打扫房屋，说道："我久离庙内，你看这鼠穴蛛丝，把个房屋倾颓，可见要人居住。"乃叹了几句。后人遂为新园代作了古风一律，说道：

生来有房屋，居此屋者谁？
静省三更梦，安常四序时。
晨修明德庑，久辑太平基。
属耳休颓坏，明堂未可倚。
毋令鼠作穴，莫使蛛网丝。
勤勤时洒扫，刻刻莫轻离。
百年常固守，合宅得撑持。
奈何人好动，钻穴隙相窥。
伤却原来宅，仳离故迁移。
久去不复返，致令房屋亏。
墙垣颓乃塌，楼阁参且差。
及时忘葺辑，老大徒伤悲。
寄信知音者，克复莫教迟。
重整百年业，安居永不衰。

话说新园复归旧庙，意欲再寻雨里雾弟兄，据奖隘处。忽然阴风惨惨，形影凄凄，一个人魂立于其前。新园喝道："吾久未归庙，何处精灵，敢侵吾庙宇？旧主已归，尚敢白日现形？"这个魂渐渐显明，答道："新园别来不复相识耶？"新园定睛一看，原来是本定，忙惊道："师兄，我为遁法一时计拙，几弄出丑。惶愧随那梵师，故不辞，逃复旧庙。你缘何不跟随梵师，来此何干？想是梵师不弃我新园，或者公子不执我作对，使你来寻我？却如何藏藏躲躲，弄些凄惨阴风。"本定乃泣道："青鸾假驭树叶不灵，跌落尘埃，南柯梦里，想梵师迷入外道，众徒误入，怎得超凡？我如今四大无收，想你为吾指个脱离，故此来寻契交。"新园笑道："师兄，你当初如何投拜，却为的何事？既入梵师之门，做的却是何道？今日所欲脱离，何等方向，你自不明说，我如何指你个路境？"本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师兄我不说，果然你不知。你听我道：
当年生长岐岐路，未识人伦把自误。
拳打高山猛虎降，剑挥大海蛟龙怖。
只因戏法赛神通，要学修行拜师父。
三尖岭上救道人，花柳楼上原吃素。
巨鼋港里战巫师，撮桶街前迷美妇。
树叶两扮假青鸾，前赶獐儿后失兔。
法收树叶复原来，一梦南柯本定数。
本定说毕，新园笑道："师兄，原来苦苦为弄幻，误投门路，我新园自己尚错，今日方整理旧屋，有甚教诲指你！你莫若权安小庙，待有行教的，不拘僧道，指点你个方向可也。"本定听了，忽然不见。新园叹怪嗟异不提。
且说东印度国王名坚固，我国王爱民礼贤，素称有道。既为雨泽苍生，听左相荐引梵志，立坛瞻礼。一日坐朝，梵师上殿不趋，国王迎侍恐后，乃设玉团花宝座，尊梵志坐了。国王问道："国师所谈的性命双修，予一时未便得就会。闻说你道法能指沧海变桑田，指高山成平地，予欲国师演试一二观看。"梵志道："我王畏修道之难，欲观法术。不知这法术，只可愚凡俗，未可使于王所。"国王不听，再三要观。梵志乃唤徒弟演法。徒弟只有本慧、巫师在旁侍立，乃问道："师父叫弟子演个甚法？"梵志道："就把王言沧海桑田、高山平地，试一法来。"只见本慧把手一指，阶前茫茫大海，汪洋邈阔。本慧却又一指，只见波浪汹涌，即时变阡陌井亩。那桑田中人民济济，分劳任苦。巫师也就把手一指，只见那桑田即时变成高山，巍峨形势，险峻岗峦。又把手一指，依旧桑田平壤。国王一见，说道："国师且休作法，予闻桑田乃民生大事，予见此法，虽说是变幻虚设，却动了予悯念人民分劳任苦。"乃即传命执事官，排齐鸾驾，出郊劝课农桑。执事官奏道："桑田乃海变平壤，法术假托。"国王道："汝道说假，予心却真。"乃命驾出郊，与梵志同车共辇。正行之际，只见城外白气漫漫，自南而东，贯于上下。王见了，问梵志："此何祥瑞？"梵志早已知是尊者自南来，将入国境。恐怕国王改了念头，懈怠拜师的礼节，乃佯言答道："这白气蔽空，毫光直射，哪里是祥瑞，是魔王妖气耳。王可传谕各门城外，但有外来僧人，即是此妖魔来到，勿容其入。"王依梵志之言，即传谕四门，勿得纵放外来僧道。四门把守官役遵谕，但遇僧人，更加盘诘。
国王退朝入内。梵志乃归私寓，对巫师、本慧说道："势里妙虚曾遗四句偈语，说出白毫光事。今日与王出游，见南来白气，果应此偈。我想自岐岐路收你本慧，本定不知驾青鸾作何究竟，新园又愧心逃走，如今门徒寥若晨星，这般稀少，万一南来僧道应此白毫，我等事体必被他夺。汝二徒有何计策，能阻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去？"本慧道："师父不必多虑，料小徒法术能驱逐他去，何足为患！"巫师道："不然，往日有本智、本定、新园众弟子，今日五去其三，势孤力寡。万一来的妖魔力大，可不徒劳了国王这一番顶礼！"巫师只这一句，便动了梵志凝心，说："徒弟，你言越合妙虚之偈。如今之计，只得能中显能。你与本慧，多方延揽几个徒弟，演习些法里通法，阻遏南来的僧人道士，坚确王心，勿使更改。"巫师依梵师之言，便设方法延揽弟子。这城中只因巫师祈祷雨泽，哪一个不认得，且众见国王师事，往日要入门为弟子不可得，今见巫师明言广收博录，一时便动了那少年浪荡游闲、不顾父母之养的，或博奕饮酒、花费了家产的，或无计资身、有过欲逃罪躲避的，纷纷乱投。一时便动了缨络童子悯众之心，也随着这些投名拜门的众等，混入郊坛。

巫师正入坛场，端坐问道："汝等欲拜师学道，心各不同。只是吾师以大道传度入门的弟子，汝等以何智力进门？"众人哪里悟巫师的言语，各各面视不答。缨络童子便越次答道："我等以正进门，以大求教。"巫师道："何为而正？"童子道："不外不旁便正。"巫师道："何为而大？"童子道："尽却生人，皈依无量。"巫师听了，忙下座来，一手扯着童子说道："吾师得汝，传道有人矣。"扯衣要走。那众人见了，齐齐说道："师父，你广收博揽门徒，缘何不容我等，只扯着一个童子？"巫师道："汝等来意在外，我便知内，做不得吾师门徒，就是我也不收你等。惟这童子，可以收入门中，做个徒弟。"巫师正说毕，要起身，只见童子说道："我非投师，实来收徒弟的。"巫师听了道："童子如何说此妄言？你有何能，敢夸大口！"童子道："你便是妄收徒弟，徒夸大口！"巫师道："汝敢比法较术么？"童子道："比较便生嗔心，法术岂为正大？"巫师哪里觉悟，把手丢了童子衣袖，只一指，只见黑气漫空，对面莫见。少顷那黑洞洞处，青面朱发，山精水怪，无数见前，吓得众做徒弟的，走不敢走，站不敢站，只叫："好师父，怪道，祈雨顷刻就风云雷电，若像这样神通，便是真仙活佛。"童子见了，把手也一指，黑气即变做金光，青面朱发即变做善男信女，各引着宝盖长幡。乃唤众人道："你们从哪门投入？"众人见了道："爷爷呀，怎么巫师见的那等恶？童子见的这等善？恶的吓人，善的快意。罢，罢，罢！我等随童子去罢。"童子见众人要随去，乃飞走离坛，众人赶来，哪里得近！巫师也顾不得，喝一声："疾风快云何在？"只见风从坛起，云自空生，巫师驾风云，直追南向，哪里见个童子！只见尊者师徒行来，将近国城之外，白毫光顶上腾腾，缁色衲风前摆摆。巫师忖道："这光景，便是师父那桩儿事也。"他不赶童子，竟回梵志寓处，备将这事说出。梵志没奈何，只得静听。后有替扬惟天惟地乃正大功果五言四句：诗曰：

玄黄正之色，洪荒大之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此有功果，昭昭属圣人。
话说尊者与元通走近国城，只见宫墙黑气腾腾，乃对元通说：″弟子，你可见宫墙黑气么？″元通答道：″弟子目见，但不知主何兆？″尊者微微笑道：″妖孽计吾等小难耳，何足介意！″乃大踏步入城。把门人明明看见两个僧人入城，正欲拦阻，却又不见僧人，只见两个执事官员把僧人且迎接过去。尊者直至王所，国王忽然见了尊者庄严色相，也不疑怪，便问道：″师来何为？″尊者答曰：″将度众生。″王曰：″以何法度？″尊者答曰：″各以其类度之。″国王听了，方才叫执事官供具素斋在朝堂正殿。只见梵志进入朝堂，见了国王，却与尊者稽首，随问道：″僧人到此何事？″尊者也把答王的话说出。梵志听了，不胜大怒，说道：″何方野僧，敢到此夸张大话！″便叫本慧徒弟：″何不以法压之！″只见本慧把手一指，顷刻化了一座大山现前。怎见得大山？但见：
巅峦接汉，岗阜齐云。高耸不说须弥，广阔过如泰岳。登峰岭，只讶天低；览形胜，偏嫌地小。飞汉倒影，宛似万丈悬岩压下；峭壁层峦，有如一天泰岳飞来。
尊者见这大山，渐渐从天压将下来，只把手一指，那山忽然皆从梵志师徒头上压去。梵志慌了，忙跑在地，道：″凡道不识圣僧，望赐指教。″尊者悯其愚惑，再以手一指，那山随灭。国王见尊者开度梵志，便问道：″梵师诲予性命双修，此道非道么？″尊者合掌答道：″性命双修，他原未尝非道。只是有道修，要有道行。口能言，而心不能应，徒自远道耳。″王曰：″心何为应？″尊者答道：″王所为问，即是应己。″王闻尊者之言，乃拜尊者为师，愿闻其法。尊者曰：″王欲问法，法有法要。″王曰：″愿闻法要。″尊者曰：″当趣真乘，即是要己。″国王信受回宫，着令执事官役修葺洁净寺院，延尊者师徒居住。后有僧名懒云，叹是法要，因赞一偈。偈曰：
本无有为法，如何为有要？
如如何为如，即是法要己。
却说梵志听了尊者法要，又见本慧、巫师幻法不能阻真，辞王从海岛而去。本慧与巫师，不忿尊者指破他化山，他却也不随梵师，各自怀忿散去不提。
且说本智，原是玄隐道真的道童，只因误入蜃氛，迷了原性，忘却旧师，跟随梵志为徒弟子。梵志道术原来也正，只因他门类繁多，时演幻术，乱收徒弟，遂入旁门。道童跟随着他，起了法名本智，两次青鸾接引他回岛，只为蜃氛坚固，且以幻法迷留，今既为缨络童子度脱，复明原宗，遂跨着青鸾，回归洞里，谒见玄隐真师。玄隐见了道童回还，悯其误被蜃氛，妄宗外道，今感缨络度回，他却知缨络非凡，且令道童仍守丹炉，却往蓬莱赴会。后有妙真道士赞叹五言四句。诗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妖气聚仍散，道童去复还。
不教仙圣引，迷昧怎超凡？
话说东印度国王重礼真僧，一日听尊者说法，要论真乘，心地了明。忽然左相朝王，说出城市中有缨络童子，游行闾里，庄严色相，若常不轻。市有人见他临水欲渡，弃履赤足，浮水而行，登高山岭，未见跋涉，突然行于巅上。闾里焚烧，能轻身入救不毁。见孤苦乞儿，乃哀怜说道："汝如风刮杨花，入投粪秽，虽然是你遭遇，却也有一种恶孽因缘积来。"市人与的饭食即施与乞者。王听得左相之说，乃问尊者："有此事么？"尊者答道："此国中当有圣人继我，即是此婆罗门子也。"国王乃吩咐排列车辇，与尊者共辕而出。正才到通衢大路，只见一人，直闯车前，左右哪里阻遏得住。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18回　二十七祖传大法达摩老祖度元通

尊者正与国王同车在道，忽然缨络童子立于车前，望着国王与尊者稽首。尊者一见，便问道："汝忆往事否？"童子答曰："我念远劫中与师同居。师演摩诃般若，我转甚深修多罗。今日之事，盖契前因。"尊者点首，乃顾谓王曰："此童子非他人，即大势至菩萨是也。此圣人之后，复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缘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国王听罢，随下车敬礼。童子复向尊者求度，尊者乃以昔因，遂呼童子名为般若多罗，说道："吾为普度化缘特行到东，来来路路，世法纷纷，度不能尽。我于光中已知我国后有东度之人，能继我志，愿汝其留意。"随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
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

尊者付法眼与般若多罗毕，乃辞王曰："贫僧化缘已终，当归寂灭，愿王于最上一乘，毋忘外护。"王听了尊者之说，乃道："师何遽然辞去？我方欲大建道场，奉师广演上乘，普度群生，以昌国运。"尊者道："法器吾已付般若多罗，道场功果尚有元通。"元通听得，亦求终始度脱。尊者道："汝尚有东来一路因缘，返国须当收拾，莫遗因中之因，以造未完之度。"元通志记了。国王乃命车载般若多罗，同归国内。尊者到得国内，入得寓中，即还本座，跏趺而逝。国王之下无不悲泣。元通亦惨然落泪。惟有般若多罗说道："我王不必悲泣，元通也未可哀号，俱是滞泥凡情，未曾烛照。吾师已返未始有始，到彼极乐世界。我王当以龛舆送出南郊，吾师自有神化。"国王乃造木龛送尊者郊外。元通等香花围绕，只见龛中尊者化火自焚。王乃收其舍利，造塔瘗之。后有僧名觉义赞叹一偈曰：

本来何处，既往何处。
未始有始，是往去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话说东印度王安瘗了密多尊者，乃建道场，崇修佛典，拜般若多罗尊者传度国中。多罗尊者辞谢王曰："吾师原自南印度来，今彼度复有圣出，吾当行化彼度，这道场当付元通主之。"言罢，向王一稽首，如风行电掣而去。元通只得完了道场别王，王亦以礼送出东郊，辞谢方行，回归南印度。时德胜王已宾天，继国度后王，名香至，贤明好道，崇奉佛乘，尊重供养度越伦等众僧。一日查阅库藏，见有无价宝球，乃命臣工布施僧众，有此功德。国王先是生有二子，长名月净多罗，次名功德多罗。这日元通回朝，王问不如密多尊者东度事迹。元通一一启王。王听毕，合掌称赞。忽然后宫祥光绕殿，异香袭人。宫人来报，生产一子，国王大喜。当时起名菩提多罗。赏赐一领锦斓袈裟与元通，令其净刹养道不提。

且说香至王自生了三子，长大却与两子不同，颖悟非常，仁贤出众，一心只要出家为僧。父王及妃嫔屡劝不从。一日到净刹中闲行，见元通闭关入定，乃问左右服侍行者，都说："师尊自随二十六祖东度归来，多年闭关入定。"王子听了，把手指弹关门四下，不言而回。左右不敢启问。却说香至王喜舍宝珠，忽然一个僧人来乞宝珠，口称自东印度来，且求会三个殿下。国王随传谕三个王子，迎进僧人，入得朝堂，望上稽首。国王答礼赐座，问其法号。僧人答道："贫僧法号般若多罗。"国王听了，合掌道："原来就是吾国不如密多尊者法嗣。元通禅师回国，备称功德。"随奉宝珠，尊者接了宝珠。三位王子出得宫来，见了尊者。尊者欲试其所得，乃以所受宝珠，问三位王子："此宝光有能及此否？"第一月净多罗与第二功德多罗同声答道："此宝七宝中贵重无二，非尊者道光力，孰能受之？"惟第三菩提多罗答道："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于众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于众光中智为上。师如有道，其宝自光；众生有道，心宝亦然。"尊者叹其辨慧，乃复问道："于诸物中何物无相？"答曰："于诸物中不起无相。"尊者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高？"答曰："于诸物中人我最高。"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大？"答曰："于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时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即以宝珠拜还王所，不受。稽首辞王并三位王子，出朝飞步而去。后有赞扬菩提多罗三殿下辨慧五言四句。诗曰：

莫载惟法性，人我皆具中。

天生菩提祖，独悟无上宗。

却说三王子，自与般若多罗尊者辨论法性，尊者知是法嗣，辞谢王去后，他却在宫朝夕只是打坐修道。一日，香至王厌世，二王及诸妃嫔等号泣欲绝。惟独三王子在父王柩前入定七日七夜，出定来，对众说道："汝等休要悲号太过，当尽事死事生的道理。我于定中已知父王贤圣，上登极乐。"众方安慰。三王子乃求出家，二王苦留不住。正才出得国门，忽遇般若多罗尊者，道："汝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王子喜不自胜，乃拜尊者，从行到净刹中，受具戒。尊者告曰：″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叶，如是辗转，乃至于我。我今嘱汝听吾偈曰：
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
果满菩提园，叶开世界起。
却说三王子菩提多罗，正名开士，非他凡等，乃是初祖达摩大师。般若多罗便是二十七祖。般若尊者既以大法付达摩祖师，祖师因问尊者说：″弟子得法后，宜化何国？″尊者答日：″汝得法后，俟吾灭度六十余年，当往震旦国阐化。″祖师曰：″彼有法器，堪继吾宗，千载之下，有留难否？″尊者答曰：″汝所演化方，得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度后，彼有劫难。水中文部，善自降之。汝至时，南方不可久留。听吾偈曰：
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渡江。
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说偈，一日呼达摩近前，复演八偈，皆预为讦言。即于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人目。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当时众信收了舍利，建塔安瘗。达摩祖师自尊者示寂，乃于国中寻得一清宁观宇，在内面壁而坐，按下不提。却说元通自受了不如密多尊者度语，回国闭关入定多年，被祖师弹关四下，不言而去。一日关内有声。左右行者忙启关，只见元通开眸问道：″谁到此动吾关门？″行者答道：″有三王殿下到此，手弹关门四下。″元通道：″曾说何话？″行者道：″不言而去。″元通合掌道：″善哉！善哉！吾师昔日示寂，已尽言矣，吾岂忘失？″行者便问师尊：″这是何意？″元通答曰：″吾昔年远随吾师东行，化缘普度，一路根因缘识，尚有未尽变化。乃今闭关，非示寂忘却前因以遗后也。正为了明此缘，尚留世法。殿下之四弹关门者，教吾不忘四缘不了之因也。″行者听得，又问师尊哪四缘。元通答道：″汝等只知出家虽然是了生死大事，哪里知道是报四重大恩。″行者问道：″何谓四重大恩，我等不解。″元通答道：″人生在世，要知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皇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若不知报此四重大恩，出家何用？″行者道：″我等出家念佛修善，就是报恩。″元通道：″这虽是，未尽为是。″行者道：″如何方尽了是？″元通答道：″只要莫使人说我等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只要我等苦行实修，要完全了这’忠孝’二字。″行者听了，合掌称赞。又问道：″师尊，殿下弹关，岂止这四重大恩一件，却还有他意否？″元通道：″四弹之意，四事之教我者颇多，非汝等所知。我自收拾于不言不知之境，所以殿下不言，正谓他不言之教耳。″元通言毕，依旧闭目入定。左右行者仍闭关门。
这元通哪里是入定为自己成就功行，却乃为东行完了未结之局。四弹之教，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推广到"四里"身上，说："我当初随师到灵通关，说破了那雨里雾四人。彼时虽开度了他，只恐他们尚未尽化，流荡着在不明人心地。我如今只得神行远近道路村落，把个寡欲廉静四德，变更这'四里'心情，方为不渗漏的功德。"只这一片心性，假作闭关，乃神游道路，却来到昔日惺惺里中，见卜渔父、卜公平已故。渔父之子，得了笑不老静定之方，弱体复壮。卜公平之子，只因他父刻薄，不明心地，虽得了静定功夫，却又时作时辍，那刻薄旧病儿尚然未改。既故了，留害其子，蒙然愚昧。况又是那奸巧海蜃轮回化生。元通神游到得里中，虽说是神游，他却不是凡人阴魂，乃是久修和尚，阳神显化有形。这愚昧之子虽然顽冥不灵，却因其父在日，得僧普度微力，偶发一念，与渔父之子说道："往劫真僧将复至此，当修斋供以待。"渔父之子信其言，乃设斋供。次日，果有一僧到门。卜家大小都说："呆子说话，今日如何奇中？"渔父之子见和尚进门，便把呆子话向元通和尚说道："我家有一个愚昧之人，却说了一句奇中话，今日果验。"和尚问道："何言奇中？"答曰："他说道：'往劫真僧，将复至此，当修斋供以待。'今日师父到来，想是前因。"和尚笑道："果是前因。"渔父之子乃问道："师父法号？从何方来？"和尚答道："山僧无号，只以和尚称便是。-若问我何方，也无定处。且问施主何姓何名？"渔父之子答道："小子姓卜名垢，这是我族弟名净。曾闻先世有圣僧过，度脱父老辈。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和尚答道："山僧有未了之愿欲完，路过到此，因而化缘。"卜垢道："已设下斋供，请师父少留一饭。"卜净见了，却又昏昧，问道："和尚哪里来的？因何留他斋饭？"卜垢笑道："真是愚顽！早时说的，此时如何便忘？和尚道："暗昧觉照反复，俱从未净根因。"卜垢问道："师父，根因何在？"和尚乃合掌，口诵一声"弥陀佛"！那卜净也随着和尚，口念了一声，便破愚顽而启慧，开昏昧而成聪，乃向和尚稽首道："小子生来黯昧，惟知饥索食、寒索衣，不知天高地厚，安识古往今来？今闻师父一声佛号，便似幽谷见天，寒霜遇日。往昔根因，从此识也。"和尚道："你既识了根因，能归净业，行行不昧，真如自成正觉，若忘弥陀正念，恐又复障碍。"卜净稽首礼谢。后有赞叹一声佛号顿开愚蒙小赞：

佛即是心，无心佛在何处？心即是佛，有心佛又非真。

有有无无，何处是佛？只在那一声感应，便启愚还觉；

又恐定静不常，昏愚复昧，所以千声万句，念念叫省。卜垢见卜净礼谢和尚，说的言语合理，且是明白，便也合掌称诵功德，说道："蒙然蠢陋，承师一言，大开觉悟。小子不知此大因缘自何感召，却是灵通垂庇，却是众生有缘，还是偶然奇中？"和尚道："感召之因，为义最大，说之则小。凡惟慧照，自得其因。"和尚说毕，斋供已备。吃了斋饭，忽然屋里走出一个老妇人来，向和尚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师父，我方才午困，见卜公平丈夫托梦与我说，只因他在日刻薄，自恃伶俐太过，当有此子，往劫就是师父点明他定静功夫，他不当时行时止，这刻薄依旧未改。今承师父道力宏深，得度明了他子，叫他又不可复恃伶俐刻薄，又使他不能往生善地。"和尚道："汝不梦不说，山僧已久知这段因果。只是静定功德，汝等到今尚复知否？"卜垢道："小子深知。"卜净道："小子却未深知。"和尚道："往业未消，空费口传心授。"

这卜净勉强习学跏趺，妄演静定，方才闭目端坐，忽然似梦非梦，见两个赤发蓝面精怪，一个口称浑沌子，一个口称睿智生，两个在卜净面前，争闹不息。只听得混沌子把睿智生骂道："你这精细怪，怎么斫破我本来囫囵窍？"那睿智生也骂道："你这愚蠢物，怎么蒙蔽我虚灵不昧真？"一个道："你驰神耗精，聪明何用？"一个道："你幽昧昏暗，蒙懂何知？"一个道："我悖悫自守，一任春秋来往，被你开发得知来知往。"一个道："我推测为用，颇知上下古今，被你蒙蔽得遗今忘古。"一个道："操戈逐儒生，只因你提撕警觉。"一个道："朽木比宰予，只为你寤寐晨昏。"一个道："似我朴素浑坚，乃入道之质，比你浇漓成性，天真丧而寿算亏，岂能长生不老？"一个道："似我灵通虚应，乃察理之姿，比你鲁钝痴呆，颖悟少而智识昏，怎能参玄了道？"混沌子大怒起来，骂道："你夸圆活，乃是个鸡卵，外活泼而中混沌。"睿智生暴躁起来，骂道："你逞坚确，乃是那翁仲，外人类总块石头。"混沌子道："我是石头压卵，彼恶敢当我？"睿智生道："我鸡卵样铁锤，把石头击成齑粉也。"和尚见卜净眼前现了这段情景，便看着卜垢，他却绵绵若存，寂然不动，便叫一声："卜垢！清宁观宇，静刹关中，自有你功果！"把卜净也喝一声道："蜃妖兀自留氛，你不九转弥陀，其如怎成净业？"和尚说毕，倏忽不见。他两个都坐地惊醒，却不见了和尚。卜垢于定中，明明听得和尚说："清宁观宇，静刹关中，自有功果"，乃默记在心。这卜静被两怪争闹了一番，便复昏愦，恹恹成病，反恨和尚糊涂说坏，遂而一劫远投，按下不提。

且说卜垢得了和尚静定功果，一心想起净刹清宁去处。知国度中有，乃离家别业，走到国中，访入净刹。只见一个行者，守着个禅关，他便问行者："关内师尊可得瞻仰否？"行者道："师尊有戒，我不敢启关与你瞻仰。"卜垢只得在关门前稽首。方才礼毕，只见半空中一道毫光，自个观宇处飞腾而起。却是哪座观宇，下回自晓。

第19回　清宁观道副投师轮转司元通阅卷

却说达摩祖师在清宁观中，面壁而坐，忽然出定起来，向圣像前叫一声："当仁样子。"乃想起四弹老和尚关门，却是教他不能完普度之局，当指引四个向道之人。元通和尚推原虽错，因缘却也自然凑成。祖师叫毕一声，只见圣像顶上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毫光，腾腾如白练虚空。卜垢见到毫光，遂随光处找道而来，乃是清宁观内。入得观来，见祖师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卜垢稽首师前。祖师便问："汝自何来？"卜垢答道："未明来处，止识惺惺。"祖师又问："汝今何往？"卜垢道："未知所往，志愿皈依。"祖师道："时日尚早，汝且到厨房，吃常住斋饭去。"卜垢复稽首，求立法名。祖师乃与他起个法名"道副"。卜垢当时三稽首。祖师道："汝三稽首，乃三皈依也。"道副拜求问道："弟子止知今皈依我师也。"祖师曰："佛法僧，汝今从此进步。"道副拜谢，方才到厨房吃斋，晨夕侍奉祖师之侧。后有称扬卜垢皈依正觉五言四句：

佛法僧三宝，总是一皈依。

一从何处入，岂南北东西。

按下祖师收了道副大弟子。且说人情本来清静中和，能知恬澹自守，不汩于私欲，不迷于贪嗔。纲常伦理，是人性份中物，能不亏缺；富贵贫穷，是世间傥来的遇，一任有无。却也古怪，能尽了本来自然，便成个富贵延年注福，毫发不爽。有等贪恋私欲，凿丧本真，使尽心机，希图富贵，逞刚愎不仁，动暴戾不忿。却又古怪，冥冥就有地狱，劫劫便入轮回，一入轮回，岂无主宰？这轮回的，比如有这理，就有这事；有这事，就有这事的根由。却说元通和尚神游十方法界，天堂地府一任他往来探视。他自指引了卜垢，警戒了卜净，逍遥云际，忽然俯观，见一座大第公厅。老和尚到得面前观看，只见那大第：巍巍阀阅，耸耸门楣，鹿角分排八字，螭头高列两楹。白茫茫玉砌长阶，绿荫荫松连甬道。东西廊庑，列着许多青衣牙皂；南北坐向，俨然一个赤服郎官。案头堆集，山样公文；厅下轮旋，风车物件。

元通进得门来，见了这风车儿物件，心下不识，便大踏步直上厅来。只见赤服主者忙下厅迎接，各相举手。主者便问："高僧来自何处？有何事故到我敝厅？"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只因未完普度，偶尔神游到此，见贵厅傍列旋转车轮，从来不识，故此直趋台阶，唐突威灵，惭惧惶恐。"主者微笑答道："此世间生人善恶轮转，高僧未见，难道不知？"元通道："老僧久识在心，颇知其理，但未见其事，未观其物。今神游物接，愿明府把风车儿轮转几转，老僧一看。"主者笑道："高僧久见性明心，宁不知这轮转一转，即是世人善善恶恶，一劫死生。比如善心一转，自下而上，你看那金童玉女，长幡宝盖，在车轮顶上，这就是三十三天、王侯将相、富贵福寿的境界。比如恶念一转，自中而下，你看那牛头马面，长枪大戟，在车轮底下，就是十八层地狱、疲癃喑哑、贫穷苦恼的行头。"老和尚听了主者之言，合掌称道："善哉！善哉！一至于此。"便问道："据明府所说，山僧所见，如是凛凛可畏，那世人愚昧的怎得晓？明府却不明明的与他说，乃暗暗的变化，这一件形象儿世人怎知怎见？"主者大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来，说道：″高僧，这何必要我细说！难道世间一个睁着眼，观尽色相，何等爽心！一个闭着目，不睹光明，何等苦闷！若想生前，宁无来历？″老和尚听了，又合掌道：″善哉！善哉！无病无灾，便无眼界，犹还是好。有一等饥寒困苦，又有一等遭刑受法，看起来，这分明说白了，叫他回头一看。再请问明府，可怜世人受此苦恼，可有个解救的方法？″主者道：″有个解救的方法，也只在他自己。我当初自他脱生人道时，便就与了他一个风车儿轮转样子随身，他如是能自家往上转，莫下转，自然下的往上，便离了苦恼。若是上的不回头，把那下的比并一比并，说他也是生来秉受，我也是秉受生来，他如何这愈趋愈下，我必定要越转越高，这便是我明明白白与他说了。″老和尚只是合掌道：″善哉！善哉！果然不是暗暗变化，真乃明明说知。只是老僧从东度，见了些善善恶恶之辈，不知可曾轮转？″主者笑道：″轮转一日，百千万亿，善恶各有其类。高僧既要知，却也不在你那东度，一时能有几件！″乃唤旁边吏役：″可将那善恶文卷，取过来看。″

老和尚展开来一视，乃合掌念了一声佛号，道：″世事人心，幽幽曲折，有如此琐琐细细开注在此。乃有一善至百千万善，小善大善的，有一恶至百千万恶，小恶大恶的。有一善解了百恶的，有一恶坏了千善的。有有心为善的，有无心作恶的。有他人善，在自己的；有自己善，在他人的；有他人恶，在自身的；有自己恶，在他人的。俱无富贵贫贱异等，却有尊卑大小殊途。″老和尚见了，又念一声佛，乃去寻那南印度自东行的善恶人文卷。见那纷纷错错，四海九州，昆虫鸟兽也载在上面，哪里去寻一个旧知故识！便向主者又念了一声佛号，问道：″老僧阅卷，万国九州，广注善恶生人，如何不见一个知识？″主者道：″人有一声弥陀，改了一劫恶业，不曾往上往下，尚在五行中，未超三界外的。即就高僧这一声，看来文卷便注着惺惺里卜净的根因。只因他父刻薄，生他愚昧，又以一声佛号度脱原来，虽免恶道，他却未坚信心，又复障碍。″元通和尚阅得文卷根因，乃乞求与他轮转个善地，使他完了度脱之局。主者道：″高僧德力，便转他善地，却要他坚心修行，莫教怠惰前因。若是旧恶不改，孽障再新，纵是弥陀万句，怎得上通天界，必定下堕地狱。″老和尚合掌称谢，说道：″老僧也是神游奇遇，望明府把这百千万亿大善小善、大恶小恶赐教，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何者一善解得百恶，何者一恶坏了千善，怎的叫做有心无心，怎的叫做他人自己，明分细剖，不独老僧受教，且利益众生。″主者笑道：″高僧要知大善，无如纲常伦理、子孝臣忠，小善便是安分守己、济人利物。能安分守己，何恶不消？不能济人利物，何善能称？有心求佛佛也灵，无心之过过即改。种种根因，高僧岂不久识，何须问我？″老和尚道：″他人自己，老僧却尚未知，望明府备赐教言。″主者听了，便往厅上把手一拱，道：″高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明明知识，故意呶呶问我，你岂不知善积儿孙，恶辱宗祖？"说罢，把袖一拂，竟入厅去了。元通和尚心生欢喜，喜的是出家，得证了慧觉；又动哀怜，哀的是愚昧，不种下善根。后有清溪道人发明善恶、轮转在心五言八句。诗曰：

天堂问何在？在此灵明中。
地狱问何在？在此暗昧中。
灵明与暗昧，俱在转轮中。
惟有善知识，不堕恶趣中。

话说元通和尚识了风车儿轮转根因，俱是世间善恶轮回、百千万劫，他的慈悲心肠，怎得家传户喻？叫醒了凡愚，无奈天地辽阔，生人繁多。只这慈心却复到灵通关上，想起昔日度脱的"四里"因缘。只见赛新园仍居庙内，乃到庙相见。赛新园一见元通老和尚非复昔日，老和尚见新园也不似日前，两人俱熬过春秋。虽是出家道体，却也改变了些形容。话叙生平，便入玄论。新园乃问道："师父你到何处化缘？见了些何方的光景？"元通和尚答道："老僧实不相瞒，随师功行已满，只是愿未终消，东行道路光景，料师兄也游览过。只是善根恶孽，师兄恐未尽知。"新园道："地方风景不殊，果是善恶根因，真未尽晓。"老和尚便把轮转司的话，备细说了一番。刚刚说到卜净的因果，只见卜净与本定两个站立庙庑之下，齐道了一声："师父，你修道的阳神安逸快乐，我二人迷昧的阴魄苦恼凄惶，望乞慈仁，指明超脱。"老和尚见了，笑道："谁教你一个误入旁门，一个佛心不固。若知修省，还可度；终若不悟，只恐你再堕无明，便沉苦海。"两个听了，口应心却怀疑。顷刻只见阴云漠漠，黑气蒙蒙，两个辞别新园与和尚，道："生方去也。"临行，和尚嘱他勿忘正念，他恍恍惚惚，化一阵业风而去。

元通和尚微笑了一笑，乃问新园："四里形迹，尚在何方？"新园道："这'四里'弟兄辈，无形少迹，到处便安。他却哪里顾甚人情物理，只是要陷害生人。师兄若要满遂化缘，完了师尊的普度，说不得借劳神力，广寻远找，莫使他昧了大道，阻了善心。我弟子也要探寻我师真并同门的道友，叫他要知风车儿轮转恶业，莫昧了大道善根。"老和尚道："正是，正是。"说罢，倏忽阳神起在半空，庄严色相。赛新园道："呀！原来是元通师父显灵尘世，想是本定师兄脱生人天去也。我在这庙中，徒老岁月，不如再探梵志师弟们下落。"说罢，锁了庙门，方才要走，只见云端里老和尚道："新园哪里走！前已一误，安可再误？清宁观宇，胜似山岗小庙，何不往投正路？"说罢不见。新园一念警省，离了庙门，过了山岗，四下里找问清宁观宇。有人指说，国度中有座清宁观，新园乃飞奔前来。入得观内，见一僧侍立云堂之上，蒲团上坐着一个禅师，闭目入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园乃向僧稽首，问："打坐禅师是谁？"僧答道："吾师入定，汝从何来？"新园道："小道从灵通关来。"僧问："到此何事？"新园道："有旧识僧人指引清宁观宇，来投正路。僧何法号？"答道："小僧法名道副，入定禅师乃吾师，道号达摩大师。汝若要投拜，当俟出定。"新园将"元通指引"四字说出，道副方知是老和尚度来，乃道："大师出定尚早。元通禅师在静刹闭关，汝当趋拜。"新园听了，便往净刹投来，只见老和尚紧闭关门，他两庑叩问，只得暂住净刹，寄食行者。见行者们晨夕课诵如来，新园偶生欢喜，随行者晨夕焚修。一日，走到清宁观中，适遇祖师出定，新园上前稽首，备细说出来历。祖师道："我岂不知汝来，但你一片尘情未化，不是你入净刹焚修，把念头归正，安可与语？只是吾教无言，汝当自悟。"新园想了一会，双膝跪地道："祖师不言，弟子终是不悟。"祖师不言，依旧把壁手弹了四下，道："汝在这里清宁了道，吾方纳汝。如不能了，终是不纳。"说罢，又复入定。新园依旧不悟，苦苦哀求道副度脱。道副却也不解师言，新园只得暂住观中，又随着道副晨夕功课，晓夜思想祖师弹壁四下。忽然想起元通老和尚在庙讲到"四里"根因，乃发一念道："是了，是了。祖师之意，叫我清宁了'四里'因缘，方才收我归正。想这'四里'弟兄，泛泛萍踪，何有定迹，何处寻他？怎生劝化？说不得还寻我往日梵师、同门旧友，求他们帮助劝化了他。"乃向祖师前稽首，辞别了道副，出了清宁观，走得力倦，坐在地下，猛然想道："向来全仗些幻法飞空，只因要归正弃了，今到此劳倦，且要找寻旧日师友，只得重理法术。当时在地上练一个天马行空之法，气厉青云，便飞腾直上，来得疾，去得快，不劳刹那之间，便历山海之内。他抬头一望，只见个青鸾与白鹤盘桓松荫之下，乃想起昔日乘假鸾误跌情由，因知本智归岛事迹。乃按落云头，下临松岭，只见白鹤叫了一声，那洞里走出一个小道士，新园见他打扮整齐，玄巾道服，真乃神仙中人。听得那小道士口里唱几句道情，新园躲于松荫，听他唱的哪里是道情曲儿，原来是仙家道语。他唱道：

养气忘言字，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返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那小道士唱了念，念了唱，似歌非歌，似曲非曲。总是怡情养性，逍遥在洞口。新园听了，却走出松林，上前一看，原来那小道士不是别人。乃是那个，下回自晓。
第20回　陶情逞能夸造酒风魔设法警陶情
话说新园上前看那小道士，原来是本智。本智却也认得新园，两个笑叙别来多时。本智道："师兄因何憔悴，不似往日？"新园道："自弄法入公子衙被获，无颜见师，走回小庙，见本定阴灵，备知他被假鸾误坠而殒。今与一卜净堕入轮回。小弟得元通和尚指引清宁观，投归正觉，那祖师又不纳，教我几句法言，尚未明悉，细想莫非叫我劝化'四里'旧交。我一人哪里去找寻这'四里'，望师兄指教帮助。"本智道："我只因妄投蜃腹，迷了道心，撇却旧师，误随旁门，今承师真度脱，复归岛随师，日守丹炉，怎得闲暇帮助？况那'四里'，见了我等，远避不敢相亲，师兄既无投托，何不候我师真蓬莱会回，求赐收纳，做个徒弟。"新园大喜。正叙间，只见鸾鹤飞鸣，舞跳起来，彩云霭霭，果然玄隐道真回岛。本智接了，便引新园上前稽首。玄隐问是何人，小道士备言来历。玄隐听得，笑了一笑，说道："这'四里'行踪，我已洞晓。收服极难，劝化怎解？你不该设新园而弄幻，投左道而迷真，圣僧不纳，也为此一件。只是你有一点道缘，我且指汝个投向。我于八极普照见这'四里'，各分境界，迷惑人情。汝一人力量，焉能开化？还当仗托老和尚高僧道力，方得度脱。"新园拜倒在地道："师真，弟子也不愿去找寻这'四里'，也不能开化这'四里'良心。方才在前听得小师兄唱念的诗句儿，其实有味。望传授了弟子，且暂借这海岛闲洞，待弟子且做个闲散逍遥也罢。"道真听了，笑道："小徒自与汝等浑迹东行回来，想是学得我仙家些妙诀，闲吟歌唱，汝既要学，当叫他授你。只是我这海岛，汝在小庙止可暂居，只恐'四里'未化，终是汝要勤劳一番。"新园拜谢，在海岛暂居。
且说这"四里"，自灵通关被和尚参破，各自离关，分头散去。那雨里雾走了些地方，没个资生道路，一日来到一国度乡村，他迷失路头，只见乡村人烟闹热，许多人丛杂生理，都是牛羊豆谷交易，往往来来。自思："我远投到此，又无个知识投托，欲待要交易些市物，又少本钱。"四面看了一回，猛然想起，说道："这个闹热村乡，人烟这等丛杂，却怎么没一个酒肆茶坊？我想我生平技艺，会造醇酒美酿，何不设法弄几斛豆谷，造成些春夏秋冬美味，滑辣香甜好酒，卖与这乡村人家受用？"雨里雾想了一会，恰好一个老汉子坐在那市上，手里拿着一杯水吃。雨里雾看见道："这老汉子吃的不是茶，定然是酒。"乃上前问道："老尊长吃的是茶还是酒？"老汉答道："老兄说甚茶酒，我这地方，不长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芽，无人吃酒。老汉杯中吃的是些白水。"雨里雾道："地方无茶，也难怪你。豆谷颇多，为何不造些酒卖？"老汉道："我这地方原不吃酒。"雨里雾道："酒乃世间一件美物，如何不吃？"老汉道："这东西为何是世间美物？"雨里雾道："老尊长不信，我有四句古诗说得好。"说道：

酒是人间禄，神仙祖代留。

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老汉听了笑道："你夸酒好，其如我这乡村不吃，奈何！"雨里雾道："老尊长，你这乡村难道一个人也不吃？"老汉道："不但不吃，还有闻名不知是甚物的。只我老汉晓得，不吃他。"雨里雾又道："老尊长，你为甚不吃？"老汉道："酒乃烂肠之物，伐性之斧，吃了它，颠狂放荡，助火伤神，好好的一个白面郎君，顷刻成一条赤脸汉子。荡着些儿，不是踢脚抡拳，便是拿刀弄杖。"雨里雾笑道："我闻糟物能久不坏，何云烂肠？散闷陶情，怎说伐性？佳人一朵，桃花上脸；好汉三杯，壮起威风。合欢、结盟，哪个不要他两相和好，却怎说踢脚抡拳、拿刀弄杖？"老汉道："这还是小事，还有几件大事，都是它弄出来的。"雨里雾道："甚大事，请老尊长说了罢。"老汉道："干名犯义，都是它弄出来；争强斗勇，都是它使出来；伤灾害病，都是它生出来；倒街卧巷，都是它发出来。"雨里雾道："倒街卧巷，小事小事，怎么也说大事？"老汉道："你却原来不知，威仪济楚，倒街像甚模样？街头破面卧巷，成甚男子？"雨里雾听了道："实不瞒老尊长，小子路过到此，见交易处这等热闹，如何不沽酿卖酒？小子却会造曲蘖，酿蜜淋，只少些本钱，老尊长若肯扶持，我逆旅穷途，有这造酒手段，假贷几贯，备办家伙，倩间房屋，开一个酒肆，得以资生，便是大恩大德。"老汉听得道："老兄，莫怪莫怪，我这国度中，原禁吃酒，便是我这地方，个个莫说不吃，连酒字也不出口。其实安你不得，且要快快走去，莫教有道行的知了，把你指做酒头，不打逐你，便送了你性命。"雨里雾听了，涕泣起来，道："老尊长，你可怜我穷途逆旅，怀抱不开，不肯借本经营，求指引个吃酒的地界。"老汉听了道："邻我这国吃酒的，我还要劝化他，如何反指引你？快去，快去！莫要撞着天性不吃的来。"老汉说罢，忽然不见。雨里雾把眼四下一望，只见半空里却是一个老和尚，云端现身。他定睛一看，却认得是灵通关被他说散的僧人，乃道："走罢，走罢，莫要又惹他了。"后有士人说酒可饮不可饮的五言四句，说道：

漫道酒烂肠，伐性乱方寸。

能调五脏和，智者不为困。

雨里雾见这乡村不吃酒，却是元通老和尚化做老汉子，又与他辩驳这一番。乃想道："我当初不该起这个雾字名姓，惹那和尚恶到底，走到这个地方，他又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拨嘴拨舌。不如改个名姓，过了这国度，到个吃酒的所在，或是自造，巧立个名色，写在招牌，引人来卖。或是零买治备些肴馔，引那馋嘴见菜来沽。"想了一会，乃自己起了一个名姓，叫做"陶情"。他一路走去，未过十余里，只见渐渐有醺酣之人，陶情乃上前，闻那人口内，喷出一团酒气，便扯他衣袖要问个路境，那人袖内却藏着一个酒瓶。陶情见了，怎肯放过他，说道："你这村乡不吃酒，你如何酒气喷喷，袖里又笼着壶瓶？"那人慌了，答道："老兄，你休怪我。我是没奈何，好吃一杯的。只因我村乡不吃酒，有戒，渐渐过来，便有偷着吃些的。再过百十余里，就通行大饮。此去十里，也有零沽藏卖，小子悄悄偷买些吃。不想撞着老兄，莫怪！莫怪！"陶情听得，满心欢喜道："不吃酒村中尚有偷吃的，那通行大饮地方，不知吃得怎个样子？"乃忖道："我一个孤身，又无资本，不如扯着这人，做个伙计生理。"乃问道："老兄高姓大名？"那人道："汉子问我名姓做甚？"陶情道："小子会造酒，欲到前村去卖，实不相瞒，孤身无本。若老兄方便，做个伙计甚好。"那人听得，笑道："小子姓吴名厌，平生好吃一杯，只因居住不吃酒村乡，没奈何，袖着壶瓶做个小人计较。老兄既是高手，会造佳酿，正遂我心。愿出资本，伙计管生，落得终朝痛饮，早晚醺酣。强似在家里，躲躲拽拽，吃不快活！"陶情大喜，随到吴厌家里。吴厌收拾些本钱，与陶情出门，望前路走去。行到百里境界，却又是个国度地方，他二人辛苦道途，正思吃这几杯，却好树荫下一个牌坊，上写着两行字。陶情近前看那两行字，说道：

过客闻香驻马，游人知味停舟。

二人走入树荫深处，却好一个酒家。入得门来，吴厌道："有好酒酾来！"店家忙酾暖酒，摆出些下酒肴馔，他二人轮杯把盏。只见陶情攒着两道眉，摸着一个胸，说道："哎啊！蜇杀人也，胀坏人也！"吴厌问道："老兄如何这等模样？"陶情道："挂真牌，卖假酒，这壶中，精精是醋，活活是水，怎生叫我吃得？"店家听得，忙走到二人面前，说道："二位，吃我这好酒，比众店不同，如何说是醋、是水？"陶情道："比如你这酒，造作可有个旧方？"店家道："怎无旧方？"陶情道："我那敝地旧方，却是一斗糟。"店家道："是一斗糟。"陶情道："便是三担水。"店主道："也是三担水。"陶情道："却要一担谷。"店主道："便是只少这一担物件。"吴厌笑道："这等还喜得一斗糟不少，才有这些些酸味。"大家笑了一回。店家便问陶情来历。陶情才把会造酒，与吴厌做伙计的话说出。店主便道："小店虽开，来沽的甚稀，想因造作不如法。陶兄如肯与小店代造几瓮，若是生意通行，却也不忘大德。我这国里，都却会吃，只要造得有些名头。名头若好，便是'金生丽'，也要来买些尝尝。"陶情道："我小子造出来的，名头却也多。"店主问道："请说几样一听。"陶情乃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蜜淋淋，打辣酥，烧坛时细并麻姑。
蒲桃酿，薏苡香，金华苏寿各村乡。
惠泉白，状元红，茅柴中圣不相同。
珍珠露，琥珀浆，玉兰金橘果然香。
店主听了陶情这许多酒名，大喜道："老兄有这手段，小子愿把店中家伙本钱，交付与你，大张起个门面，携带小子起个家业，衬个兴头。"陶情应允。当时就写立一纸券约，籴谷造酒，开张发市。一时吃了陶情的美酒，大家小户，远乡近里，都来买酒，真是填门塞巷。吴厌把些本钱，也交付陶情，他只是终朝要吃，醉了便去，罗揽事端，却好逞醉在那街坊生事。只见一个风魔道士，似醉非醉，如痴非痴，手内拿着一个葫芦，口中叫卖几丸灵药。吴厌也不管个好歹，向前把葫芦抢入手里，便倒那丸药。那道士笑了一笑，把拂尘一挥，只见那葫芦中倒出许多大胡蜂，满头满脸，把吴厌蜇得手慌脚忙，那里赶得他去！那葫芦如火热，丢又不得脱手，只叫："好道士，饶了我罢！"街市众人看见，齐来帮助吴厌，说道："你这风魔道士，如何使障眼法儿，捉弄我们地方酒客？"陶情与店主知道，也来看吴厌，被道士的葫芦儿粘着手掌，火烧般痛。那吴厌始初还求饶，见烧的又痛，胡蜂蜇得又狠，越发怒骂起来。道士只是大笑道："只蜇得你酒醒，荡得你住口，方才饶你。"众人与陶情都怒道："这风魔道士好生无礼，不打他，怎生饶恕！"你一拳，我一脚，顿时把个道士打得直僵僵无气。
哪知国法不饶，那村乡却有官长，即时把吴厌拿去，供说是陶情酒蘖致醉，致生出一种事端。一时把陶情也捉将到官，五刑三拷。可怜陶情那里叫屈，系在狱中。他猛然想起，在灵通关赛新园与他结义，遇僧人一番议论，在前村中那老汉化出和尚的根因，便道了一声："新园道兄，你如在此，可也与你道友说个方便，饶了胡蜂火葫芦，也不使吴厌醉狂，惹出这一番祸害。"正才说了，忽然市上来报官长，说风魔道士活了。官长乃押着陶情去看，只见那道士把脸一摸，叫一声："雨里雾契兄，及早改业，访问高僧，莫叫堕落，作吴厌干连。"陶情一看，原来是赛新园道士。他乘此机会，只答应了一声，问也不问，一阵烟飞星去了，丢下个吴厌，到店家去住。风魔道士昂昂而去。后有叹逞醉生非弄出祸害，都是这陶情酿美酒五言四句说道：
万事无过酒，生非惹事端。
不饮从他美，安居天地宽。
却说元通老和尚，一心悟那弹关之教，只是运阳神寻那四种根因。见陶情国度乡村造酒，却有那新园得真仙妙诀，也能变化，去度他，可怪他迷尚不悟，得道士救了，便飞星逃走。恰好老和尚在云端遇见新园道士，说："雨里雾更名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这一番事迹。如今他不悟玄机道性，犯戒生非，不如罚他到轮转司，与他个异劫警省，这却又不是我僧家慈悲方便。"新园道："师兄此言，也是成就他的方便。不似我们门中正法剿除。"元通老和尚听得，只念了一句梵语，顷刻陶情被神司捉到。陶情见是昔日辩论的僧人，便说道："小子不曾违背了昔日之盟，虽然广造多方博名的饮，原教人薄薄酒胜茶汤，谁教那吴厌醉狂，惹出祸害。"老和尚道："虽是你自作自造，未尝叫人生事，怎教你造出醇蘗，使那吴厌颠狂？我如今不教如来，只戒得沙门弟子，却也难禁世人。你且去轮转司，异变一劫，不饮人天。那时也注个无量功德。"陶情不敢作声，抱头窜耳，跟着神司，直到那轮转司。主者正在那里阅宝卷琼书，查世间有情无情、机缘脱化，乃查到卜垢信道不笃，本定幻法迷真，一个尚有一句弥陀救解，一个也有梵师双修的玄功。主者查到此有情，说："叫转轮使者，且把他二人轮转中上，一个不离道岸，一个不出僧门。"使者方才要把那风车儿左转，只见级下神司押着陶情。主者见了，怒道："你这业障，坑陷了多少风流浪荡，鼓动了无限暴戾颠狂，应付异劫漂沉。"陶情泣道："信如官长之言，只是陶情却也有一种好阴功善果。"主者道："汝有何功果？"陶情道："散抑郁不伸之气，救好了无限灾屯，解吴越莫大之仇，合欢了两家世好。"主者听了，笑道："也只因你有这一种功劳，便救了你万分的罪案。你既说有功，便查你的功罪。"叫吏役取过化卷来看，其中却也载着百千亿万，功是功，罪是罪。主者乃叫开注明白，自有处分。却是如何处分，下回自晓。

第21回　妾妇备细说衷肠王范相逢谋道路

话说戎狄造酒、大禹恶之者，恐后世被它迷乱，乃酒固迷乱人性，却是世间一件要物。僧家戒它，正为乱性。世间又有一等豪放纵恣，哺糟啜酿，饮无晓夕，沉湎荒淫，不但迷乱，而且为害不小。惟有仲尼至圣，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又曰"不为酒困"。大哉圣言！界于可饮不可纵之间矣，谁叫人纵饮，入于迷乱，造下这轮转之业！再说冥司主者处分陶情，将他功罪查勘。罪大则轮转自中而下，功大则轮转自中而上。司吏执卷，主者展开，从无始以至于今，世人被他迷乱，放肆邪移，无所不为，却也盈盈满卷。主者怒目视着陶情，说道："你造出这等恶业，罪如丘山，怎肯轻恕！"叫把陶情推入轮转而下。陶情哪里肯服，说道："官长以罪加陶情，造此恶业，却也要说出何业。"主者便把文卷中注载的，念与他听。说某人酗乱逆亲，皆因陶情所造。主者只念了这一宗文卷，便恨了一声道："罪何大于此！以下注载百千万宗，却也不小，左右可把陶情推入轮转！"陶情又辩道："逆亲的，王法不赦。这一宗，却也消磨了。"主者道："王法所诛的是故犯的，还有溺爱的、柔懦的，不曾犯出。幽有鬼神，怎肯轻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叫牛头执叉，马面操戟，来推陶情，只见西边白毫光灿灿飞来，黄封册明明投下。主者忙恭礼仰视，见一个神司，说："陶情功可折罪。"主者拆开黄封，上注着："孝子慈孙祭奠祖考，酹地献神，一种诚敬，都在陶情所造将出。"主者道："他逆亲以下注的违法，百千万宗不小。"神司道："他诚敬之外，解郁却病，和饵疗人，却也百千万宗不少。"主者听得，回嗔拱手，谢去神司，随把陶情放了，道："诸事且看黄封赦你。只有你有'四里'，俱系一党，在世弄人，惟有云里雨、胆里生，皆是你造出他迷人恶业。我如今且放你，速去改正了他们。这纲常伦理所关，保命护身所系，都在你就正他不小。若是他纵欲败度，好勇斗狠，不就你的规正，或你故违，有以使诈鼓舞他，罪却也在你不轻。"陶情口里连声答应，心里却有几分狐疑犹豫，忖道："天生我这个招风惹草的惰性，撞着我的，能有几个斯文典雅？入我门来，投了意气，便是斯文典雅，不觉的手舞足蹈。如今要脱离这轮转，只得且口应了主者而去。"方离了大第公厅，走未十里，陶情见一人踉踉跄跄走将近来，后边跟着四五个美貌妇女、清俊儿郎。陶情想道："这人跟随许多男女，若是妻子，也该搀扶他。若是仆婢，便是富家，也该用个轿马。若是同行走路，怎么让他慢慢行走，却都退后？"正在疑猜，恰好那人远远望见陶情，叫道："旧相契！你何处来也？"陶情方才睁眼看明，道："原来是云里雨契兄，你如何这样瘦弱伶仃、行步踉跄？一向何处安身？"云里雨愁着眉，苦着脸，答道："小弟自灵通关被那和尚琐琐碎碎说得没趣，离了关，走到甚么巫山地方，遇着高唐、孟礼两个男女，惹了些风月机关，撞着甚么冰人月老，把我勾引到一处，叫做甚么阳台地界。没奈何，只得跟随着这几个，在那地界做了几载伐柯生理。谁想这买卖顺利，便起了千百两家产，没来由，自恃有几贯钱钞，动了那风月情怀，今朝娶一个美妾，明朝买一个侍儿，被他们朝也来寻云，暮也来寻雨，便惹了个门户在身。这门户难当，弄得鼻塌嘴歪。裹了几两银子出外，别寻个事业，他们如今还跟着我不放。我再三苦苦哀求，饶了我罢，他们越不肯放，口里还说，要押解我到甚么超生地界。正在此嘘嘘气喘，恹恹要病，却喜幸逢旧契。没奈何，替小弟方便一声，到此地界，饶了我罢。"陶情听得，笑道："老兄原来有此苦情，何不当初紧咬牙关，强制欲火，莫做这超生的买卖，怎得到这个境界！你放心放心，待小弟与你说个方便，叫他们放松你些儿罢。"乃问跟随的妇女侍儿，方才要开口，但见那妇女侍儿果然生得美丽：

一个个，千娇百媚，多趣多情。乌云半垂双飞，粉黛淡妆浓抹。十指露纤纤春笋，两鞋尖寸寸金莲。一个个，藕丝嫩织罗裳，兰蕙香熏玉袖。不说，萧娘风韵，真堪楚女标题。

陶情见了，上前唱了一个喏，说道："众位娘子，为甚跟随我这契兄不放？"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道："谁叫他狂荡不禁？"陶情道："难道是他钻穴相窥？"妇女道："他纵不是钻隙相窥，谁叫他房栊充栋？"陶情道："齐人丐子，也有一妻一妾。"妇女道："宋弘义士，生平只个糟糠。"陶情道："他居累千章，便多置几宠也无害。"妇女听得，把眉一攒，道："你这引头夺脆的，都是烘动他淫心，勾惹他春兴，害得他如此。你哪里知道世间阴阳配合，男女婚姻，只该一夫一妇处室，谁叫他吃一看二。你怎知，他多占了我们一个，世上就有个鳏夫。"陶情道："自古一妻三媵，原该有的，假如人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妾生子，理该情当。这难道不许他？"妇女道："许便许，你却不知嫡妻生妒，能有几个得完全的？"陶情道："这完全的道理，我陶情倒不知，请说！请说！"妇女愁着眉说道："娶妾纳宠，你道世间最乐？殊不知其间伤害伦理处，十有七八，最苦最苦。嫡妻贤德，知自不育，为丈夫捐簪珥，纳妾生子，以继公姑之脉，以续丈夫之嗣。若是不贤德，悍妇不容娶，淫妇心不忿，妒妇生谋害，恶妇动鞭楚。可怜人生娇生娇养，也是父娘一块肉。或为官钱私债，没奈何嫁了人家做妾。且莫说这女子做了人妾，不能够一夫一妇，白头厮守，心肠里怨恨，只说遭逢嫡妇妒恶，百般样欺凌，千般样谋害，这其间说不尽的苦恼，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染病亡身，也不知多少。"陶情笑道："做男子的，只要自家风流，哪管妻妾相妒！还有一等嫡妻良善，宠妾恶狠，再加丈夫爱俏喜新，宠妾嫌妻，难道做妾的只是苦恼？"妇女道："这越不好。男子宠妾，伤害了正嫡，夫妇伦亏，本当有子，只就这伦理亏处，便生了个绝灭根因。多妾必多欲，多欲便伤精耗神，身心失养，这叫做粉骷髅伴着死骷髅。"

妇女说罢，陶情又把眼看那侍儿，哪里是侍婢丫环，却是几个龙阳小子。陶情看着他，也装媚做娇，便向云里雨说道："这却是老兄放荡礼法之外，损伤元气之根。怎怪他们齐齐押送你不放？"乃对妇女道："小子听了众位娘子的言语，实是有理，千万只看他平日恩情，饶了他押解罢。看起来，为后嗣娶一个偏房，也是情理所该，比如一妾不生，再娶一个，也未为伤害伦理。"妇女道："你此话差了！一个不生，再娶一个，便替他淫欲开门路。娶一个，可该打发那不生的出门，与他个门路。谁叫他三个五个都留在家？这其间许多不完全处。"陶情道："又有甚不完全，请说完了罢。"妇女道："老夫不能遍及少妾，间有调私，其中还有妾妾相妒不容，怎得完全？"陶情听了，方才点头。只见那妇女侍儿彼此乱打起来，你道是我不容你，我道是你不容我，你打我，我打你，先把侍儿打得一阵风去了。妇女只剩了一个，看着云里雨说道："我叫你寡欲养心，节欲生子，你不依劝，以至于此！"云里雨答道："从今依你，只是免押解，就得生路。"那妇人又看着陶情说道："十个九家，都是你使作的他淫心，助起他的春兴，以后他也该节，你也该戒。"说罢，那妇人把脸一抹，哪里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妇人，原来是赛新园道士。陶情见了，笑将起来道：″师兄，你活活骗杀人！我前开店被你把吴厌捉弄一番，带累我费了多少磨折。今日却又来捉弄云里雨契弟。″云里雨也说道：″娶妾近侍儿，虽也是小弟近日病根，只是妇女们哪里会多嘴饶舌，与陶情兄辩论这一番，却原来都是你。我想灵通关自被那和尚辩难了几句，便别了道兄，你如何今日有这等法术神通，能变妇女，说一派道理的话？″新园答道：″话长，话长。″陶情道：″便是长脚话，也请说来一听。″新园乃说道：

自从别却灵通关，投托梵师为徒弟。
巫师与我同入门，共师还有意定智。
修行本欲证大罗，误入旁门终未济。
跨鸾几被假鸾伤，隐身法调佳人丽。
弄术迷人自着迷，左衙偶被公子系。
愧心怕见那梵师，一路烟走知回避。
小庙久离狐鼠倾，重新再整安居计。
因惩本定坠鸾亡，清宁观里求了义。
僧家不纳道缘深，海岛相逢旧结契。
歌吟指出大丹歌，暂居洞谷真师地。
元通和尚出阳神，将吾摩顶授四记。
普愿劝化″四里″身，寡欲廉静保精气
假妇化身说尽情，特来度你无他意！

新园说罢，一阵风踪影不见。陶情也要走去，云里雨说道：″契兄，当初也是你作成，入这门路，虽然道士教诲这一番，只他个个离了我身，莫说免了押解，便是心肠也快活许多。但好言好语听了，也该三思省改。只是我生成骨格，长成心性，鳏寡难过，欲火又腾，说不得学老兄，也改个名姓，前途再更换个计较，完此一世事业。″陶情道：″事便是好，只是我改名换姓，做了一番事业，倒堕入轮转。主司责我劝化你等回心向善，方才饶我。今若依你，又随你计较个事业去做，万一再犯，如之奈何？″云里雨笑道：″料你事也只如此，有罪过，却也有功劳。只是我弄得小男幼女没颠没倒，毕竟要完全了一桩事业。″陶情道：″你正该在幼小时养精蓄力，莫要弄到老来精力衰朽，悔之晚矣。″云里雨只是不听。陶情道：″你且三思，我如今要去劝化浪里淘、胆里生两个去哩。″说罢飞走。云里雨乃改个名姓，叫做″王阳″，他只因妇女侍儿离了他身，心里又不愁这几个押解他超生的地界，一时便四体舒畅，大脉平和，哪再踉踉跄跄。他走步如飞，往前行去。后有说妇女侍儿离身、便康健善走两个叹世《西江月》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叹人生在世，遭逢美色无情。火坑明晓要邪行，多少因他成病。
智者远离保命，寡欲百体康宁。东山健步药虽灵，怎比这神药性！
话说云里雨不听陶情劝化，改名王阳，独自一个走在路途，想一世的事业。走了十余里，见一人独坐在路口小亭子上呻吟，若有所思。王阳也来亭子上坐。那人问道："何处去的？"王阳答道："小子原离此处百里，一向伐柯生理，颇赚了几文，娶了几房家小，门户难当，裹得几贯出来，要寻些一世的事业。请问老兄何方人氏？独坐在此，若有所思何意？"那人答道："小子名唤范俏，也为裹几贯钞，出外寻个事业。叵奈这地方近日事业难做，正在此思量。老兄若是有高见，小子倒与你计较个事儿去做。"王阳答道："三百六十行，小子都会，只是劳碌辛苦。倒是当年做伐柯生理，见有等快活道路，思想这事倒做得。"范俏道："甚快活道路？"王阳道："如今不如买几个妇人女子，贩卖与江湖上做妓为娼，尽有些利钱，还讨些好便宜。"范俏道："有甚利钱便宜？"王阳道："比如人家有好妇人女子，或是有丈夫的贫窘，养持妻子不能，央求伐柯，卖与外方客人，明说为妻作妾；或是女子父母欠了官钱，少了私债，也图几两银子，卖与远乡人氏，明说做妾为妻。买将过来，带到别地，卖与娼家，买一贩三，利钱颇多。那明说的意思，却是买过来，一日未转贩，权且一日做夫妻。这却是便宜几倍。"范俏听了，笑道："原来老兄道路，就是小子道路。今日正在此想，一向这道路伤害天理，比如穷迫卖妻，贫窘鬻女，这个苦恼情景，莫说那骨肉两分异乡，生死莫得再面。只说这卖与娼家，老妈子要他接客，妇女非他亲生骨血，若有不顺她心情，棒打鞭敲，苦情向谁说诉？"王阳道："既接客，便有客人的情意，妓女可以说诉，计较逃走的，也是娼妓的常事。"范俏道："老兄莫要说这计较逃走，娼家老妈儿心计逆料，却也周密。比如买得一个妇女，叫他接客，访他向来细说乡土姓名来历，乃叫伙中假装嫖客情厚，诈出妇女实言。老妈儿次日说破，痛打三番两次，便真客情实探问，妇女也不敢说。"王阳道："我做了一生伐柯生理，便不知这情由。可怜，可怜！"范俏道："老兄若怜她，这道路却真做不得。"王阳道："我想有个怜她的道路。"却是何道路，下回自晓。

第22回　咏月王阳招讽诮载酒陶情说转轮

话说范俏、王阳他两个计较贩卖的事业，说出买良为娼妇女的苦情，老鸨儿的行径。王阳想了个怜妇女的道路，范俏听得，便问："老兄怜她，有何道路？"王阳答道："买良为娼，明有王法，只要个清廉官府，搜奸剔弊。"范俏道："哪个地方没有廉明执法？怎奈作奸犯科的智藏巧隐。"王阳笑道："说起来，这个道路，不如不去谋他做到，也免伤天理。"范俏道："正是。我见伤了这天理的，纵然逃了王法，却也逃不过幽谴鬼责。报应却也多有，不是官非，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疾病。或者逃亡死故，把本钱都消折。"王阳听了，把头一摇，打了个寒噤，说道："这生理做不得！便是我当年做伐柯生理，与他天理一般伤了多少！"范俏道："正是，正是。我们做媒引头，比他贩的还大。"王阳笑道："话便是这般讲，腰囊这几贯，怎生与老兄计较？"范俏道："买几亩田地，耕种度日去罢。"王阳笑道："这固是老兄本份事业，只是小子心性与他的情景妇女侍儿，种出来的根因。如今既无事业可做，老兄无事，地方可有勾栏院，不如去做个风流嫖客。"范俏答道："老兄，这嫖客有甚好？且莫说他破财损钞，荡费家业，亲友笑耻，妻妾憎嫌，玷厚了门风，伤坏了宗祖。只说他贪风流可意，爱美丽春情，涸髓枯脂，耗神丧智，受片时有限淫乐，讨一世无穷苦楚。我这地方，既无勾栏，哪有行院，小子也不会做这引头经纪，伴客帮嫖。"王阳笑道："地方既无勾栏，或者老兄相知相识，暗昧巢窝，得以了却小子这一腔春兴、半日情怀，便花费了这裹来囊橐，也无悔无怨。"范俏听了，把眉头一蹙，说道："老兄，这事越做不得，耗财损神，事还是小，便生出一宗大祸害，伤天理，更甚更甚。"王阳问道："怎便伤天理，大祸害？"范俏道："我小子有几句口号说与老兄一听。"说道：

世间男女原有别，男效材良女贞洁。
钻穴相窥天理伤，逾墙相从人伦灭。
男儿百行备于身，女子耽兮不可说。
闭户不纳诵贤良，坐怀不乱真清白。
断发劓鼻女丈夫，秉烛待旦真英杰。
清风万古正纲常，大节无亏上帝悦。
可怪夫妇愚不知，奸私邪淫大道绝。
搂其处子逾东墙，不惜身中精气血。
明有国宪幽有神，报应昭彰堕恶业。

范俏说罢，王阳听了笑道："老兄也是一个买卖道路与小子同行，这会怎说出这许多道理文辞？"范俏道："老兄实不瞒你，我小子名叫做富有，托名范俏，乃适早一人路往这村过，说后有一人，来寻事业做，只是腰裹几贯，平生酷受风流，把老兄来历备细说出，托小子劝化你回心，莫要爱那风流，贻累他人了轮转。"王阳道："原来老兄有人嘱托你。如今世上，能有几个清白贤良，不爱风流？便将地狱放在他眼前，推舂磨磨，与他明看，他若是心地不明，怎知保守？我小子非不领教，只是这几贯在腰，少不得要往前途，再作计较。"说罢，方欲辞富有，只见远远一人飞奔前来。见了王阳，大笑起来说道："阿兄别来无恙？"王阳见了，便道："原来是浪里淘阿弟，自灵通关别后，一向在何处？"浪里淘道："小弟久已改了名姓，叫做艾多。这富有乃我近日结交的契弟。想我自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别来，被一个相知留我在家，始初敬重，如胶似漆，终日不离，我替他引类呼朋，成了一个大家行止，谁料他刻薄寡恩，把我幽禁起来，锁在个库房之内数载，天日也不得见。"王阳道："阿弟，你却怎得出来？"艾多道："只因他恃财倚富，生事凌人，惹出祸端，要我们解救，方才出得他库房门外，到得这乡村，结交富有契弟。日前闻知陶兄与阿兄劝解免押解等情，方才知你路过到此，故此他托这契弟假名托姓，劝化你少爱风流，节省精力。"王阳听了道："陶情大兄到此，阿弟却怎不留他，如何又放他去了？"艾多说："他来时，我被那相知幽禁不得出，陶兄千方百计要我相会，送相知锡壶、银盏也不收，惠泉、金华也不受。"王阳道："送的可谓精妙贵重，他如何不受？"艾多道："他生平不饮，且不延客，所谓齐王好竽，客来鼓瑟，礼物虽精，其如王之不好！故此陶兄未得相会。幸喜我这富契弟与陶兄相合，日日共饮，刻刻衔杯，却又引得这村乡典衣当物，花费无算。陶兄自知，说道：'莫叫又犯了甚么文卷？'打听胆里生契弟，在甚么分心寨做强人，他到彼处去了。既然阿兄到此，细想我们'四里'弟兄，不可久抛各散，趁此囊中有余，且往分心寨探望一番。"王阳道："有理，有理。"乃别了富有，与艾多找路行来。时当三五良宵，见一轮明月中天，他两个走到一村店人家，王阳只是想着偎红倚翠，艾多见他念念不绝于口，乃叫店家沽得一壶酒，说道："阿兄，客邸无聊，你且收拾起春心，饮一杯解兴。小弟自离关，亏了这缘法，淘得多金，相处些山人墨客，学得几句诗词。你看今夕明月，试题一个小词你下酒。"王阳道："阿弟，你试题来。"艾多乃题出一个词儿，却是个《念奴娇》牌儿，名咏月。他题道：

今夕何夕？岂寻常三五，青空辽阔。看那云收星曜敛，何人玉盘推转。照我金樽，清香独满。有药得长生，炼起丹炉，万斛珠玑，黄金一点。

王阳听了艾多题咏，笑道："阿弟，我虽不知词句，细玩你丹炉一点，明明的发你衷情，难道我的心情，可辜负这一天皓月？依经傍注，也学你韵一个。"乃吟道：

烟村静息，扶疏桂影满，素娥炼就。怎生箫鼓环佩远，教人单吹玉管。年少追欢，空忍缱绻。纵然满樽前，何处嫦娥，枉作云收，争如雾卷。

王阳吟罢，艾多笑道："总是你一派心情有所出，只恐不能遂你衷肠。"二人正把杯，再欲歌吟，只见店家一个老汉走将出来，说道："二位哪里来的？吃酒把杯，吟风咏月，人谁管你？只是这一位吟出来，句句都是淫风邪韵，我老汉听着何妨，小男妇女邻坊听了，岂不败坏他心肠？从古到今，淫词艳句，勾引出伤风败俗之事，为害不小。老汉愿二位守目前本份，饮一杯客邸清醪，莫要邪思乱想，胡歌野叫，非理言语，调引春心。"王阳笑道："老人家七颠八倒，妄讥乱诮，责备行客。我们路逢，到你店中，偶酌两杯，见此明月歌吟几句小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赏心乐事，有何勾引伤风败俗之事？况窈窕之句，明月之章，亦是古人寄吟豪兴，我们便歌唱侑酒，有何伤害？"老汉道："古人乐而不淫，歌吟何害！只是人口是心非，言端行违，尚然作罪。老兄你借拟嫦娥，寄情缱绻，不可！不可！"王阳被这老汉说得闭口藏舌。艾多乃问道："老尊长，我动问你一声，分心寨在何处？离此坊有多少路程？"老汉答道："二位客官，你问这分心寨做甚么？"艾多道："我们要找寻个契弟。"老汉道："分心寨，原是我这国度地方，叫做分中河，五处分界，只因河道淤塞，长起平滩，地界荒僻，不知何处来了几个人，为首的一个叫做胆里生，他在此剪径，自称做分心魔王，便立名叫分心寨。这魔王好刚使气，人有过路，遇着他的，一时激义，便和好相待，还给你路费银钱。若是遇着他一时心里不平，暴躁起来，却也厉害。"艾多道："正是胆里生，便是我契弟。"老汉道："老兄，我看你一貌堂堂，行端表正，却怎么与这魔王结为契弟？"艾多道："老尊长，我不说你不知。我们弟兄四个，大兄叫做雨里雾，后改名陶情。第二叫做云里雨，便是这王阳二兄。第三就是小子，叫做浪里淘，因也改名艾多。这胆里生，便是四契弟。当年我四人在一处地方，叫做灵通关，也做些不要本钱的生理。后来遇着两个僧人，被他三言两语，把我们弟兄说散了，各寻头路。到如今东三西四，你无我不成，我无你不成。我想起来，相欢相聚，还须要我，何患不成！所以今日要找寻我这契兄弟，但不知分心寨离此处有多少路。"老汉道："不远，不远，半路程。"说完，二人到客房宿歇。那老汉犹自咕咕哝哝，自言自语，说道："风骚人何苦吟风弄月，歌那邪词艳句，恼乱人肠，造下风流罪孽！"艾多听了，对王阳说道："二兄，你听这老汉还不住口，只是在你身上发挥。我小弟想，你也该自悔生前不自好德，造下这风流罪孽。"王阳被说，使起性子，大叫道："生来骨格，情性难改。阿弟，由我罢尸艾多笑道："由便由你，只恐押解的又来，陶情哥不在，无人说方便。"王阳道："三弟睡罢，莫要饶舌。我如今又要想到高唐、孟礼处去也。"艾多不言而卧。后人有说淫词丧德五言四句：

丽句工词藻，德言养道心。

胡为风俗恶，邪语诲人淫。

按下王阳、艾多在殿过宿，次日找路前行。却说胆里生自被元通和尚说破了他，离了灵通关，四下里寻个道路。他哪里知道，为人到处俱要心地和平，度量宽厚，四海春风，何人不敬？哪个不容？这胆里生只因存心窄小，性度躁急，半步不能容物，一时难忍吞声，四下里交情触着他性，便怒从心上，恶向胆边，故此没个道路。偶然走到这分中河地方，招集了几个喽罗，立个寨栅，起名叫做分心寨魔王。在这道路把截，生事招非。过客有忍得他的，让他恶狠，献他些金宝。有不忿他的，与他抵敌，争闹一场，倒抢夺他些财钞。一日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在寨内，喽罗报道："寨前有个贩酒的客人，推着一辆小车子，载着几十瓶打辣酥。"魔王听得，随叫喽罗抢来。喽罗听令，走出寨门，方欲去抢，那客人道："好汉莫要抢！便抢了去，也只是吃。若是魔王刻薄，你抢了去，他独自受用，一滴也不与你下小沾唇。不如待我开瓶，与你们吃些倒好。"喽罗听了，便问道："这酒可是一样的？"客人道："几等几样。"乃开了一瓶，道："这一样是五香药烧酒。你们好汉吃了，许多好处。"喽罗问道："怎见得许多好处？"客人说道："有个夸头你听。"造出五香美味，甘松官桂良姜。陈皮薄荷与饴糖，吃了浑身和畅。

喽罗听了，有的说，且拿去献魔王；有的说，依客人好言，且吃一瓶看。一时，四五个喽罗，吃了药酒，个个倒地，昏沉不醒。魔王见喽罗出寨无回信，差尽左右，都被酒醉倒。乃发起怒来，自出寨外。却原来客人乃是陶情。二人大笑起来，各相进寨，叙说别后衷情。陶情却把改名换姓的事，备细说来，说到轮转司叫他劝化几个的话，魔王听得大忿起来，说道："人生在世，孰五个刚强不馁的情性？怎教我做个委靡不振的懦夫？谁来干犯我，难免扑簌簌怒填胸臆。"陶情道："丈夫志意充满浩然，谁不夸你得所养！或腾青云，或冲牛斗，不缩不馁，为国家鼓出些英雄豪迈。你却不如此，往往匹夫为谅，竞短争长，不忍一朝，陡生五内，为争名也是，为争利也是，小不忍也是，报不平也是。还有郁郁莫伸，恹恹成病，都是阿弟忍耐不住。仔细忖量，倒不如吃我陶情两杯，消磨了这衷肠闷损。"二人正在寨中讲论，那喽罗忽然醒觉，一个道："误事，误事！贪这瓶中，忘了寨令。"一个道："好酒，好酒！吃两杯，益寿延年。"一个道："没情，没情！醉得我昏昏睡梦。"一个道："有趣，有趣！能使我解闷消愁。"喽罗们你长我短，说笑不了。忽然寨前来了两个客人，问道："这寨可是分心魔王住所？"喽罗见了两个客人，笑道："自来衣食，往常过客闻风远离，这两个痴客反上门惹事。"几个喽罗扯拽两客，到得寨内。陶情一见，原来是王阳、艾多二人，一齐笑了起来，说道："久别多载，幸喜今日此地相逢尸分心魔王便叫喽罗摆起筵席，大吹大擂，吃了一夜。次早相聚寨中，只见陶情开口说道："列位弟兄，我有一句话儿奉劝，若是肯听依从，不独免遭轮转，大众有益，不动无明。"王阳便答道："大兄有何事见教，请说！"陶情乃抚掌高谈。却是何话，下回自晓。

第23回　贪嗔痴路过分心清宁观僧投老祖

话说陶情抚掌高谈，说道："我们四个弟兄，在人世间也是个好汉子，怎么心情都不一？好酒贪花，逐利逞忿，终日营营，在我们自己身上，只当原来不曾有也罢了，怎么结构在世人心上，叫他生出许多祸害？我日前分明做我本等生理，苦被个吴厌伙计，朝夕酩酊，放肆颠狂，惹出莫大事来，连累我官司受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逃不过明有王法。却又被冥官较个功罪，几乎转推到地狱，受无限苦楚。幸亏神司黄封册籍解救，叫我劝化列位弟兄，各各心归于正，勿苦了自身，兼害了他人。列位契兄弟，若肯听我劝，小弟从今日守我本份，做些淡薄生理。王阳阿弟也寡欲养心，葆合太和，资些寿命。艾多阿弟量人为出，无吝无奢，一任天生，莫多克己。惟有阿弟，你这分心魔王做不得，做不得。大则性命不保，小则灾殃受苦，都是你忿忿不平，自家惹出。依我说，今后放个汪洋度量、阔大心情，自然人亲人爱，果是虚怀善柔。"王阳听了，拍手笑道："阿兄，你可谓恕己责人，口是心非。我们三人个个都是你勾引。只说小弟日前在客店，偶见明月，只因沽得一壶，便惹动数句，扯出一段情词，受那老汉咕哝了半夜。"艾多道："便是小弟，也只因你这三盏，想起那万斛。"魔王道："不消讲，只方才喽罗被阿兄这瓶儿，弄得七颠八倒。"三个人把个陶情说得主意不定，恍恍惚惚，说道："是我勾引。我那车子上瓶堆瓶满，一发取来，我们弟兄尽醉方休，且在这分心寨盘桓几日，再作理会。"正说间，只见喽罗来报，寨前又来了三个客人。魔王便叫："拿了他来尸喽罗方才去拿，却被这三人打倒。魔王听得大怒，执了一根棒，走出寨门，大喝一声："何处行人，不献金宝，反恃众生事！"这三个客人也大喝一声道："我们也是世间好汉，去寻些买卖做的。你是何人，有金宝快早献些出来，与我过客做赙礼，便饶你这毛贼性命！"分心魔王听了，道："哎呀！倒骗起我们来了。你是甚好汉，也留个名姓。"只见三个客人，一个开口说道："你问我有名，说与你听。"

好汉名儿说你知，世间有我正当时。
利名场里称独好，富贵丛中肯让谁？
偏多那敢争吾少，计较谁能把我欺？
饮酒从来先我醉，逢财到处占便宜。
寻花问柳般般耍，美味珍馐件件齐。
喜我盈厢并满库，教人退让且差池。
弟兄三个人间世，一个真强一不痴。
你如问我名和姓，吴厌名儿说与伊。

魔王听了，笑道："原来是一个害不足症候的客官，倒想我们的金宝。"吴厌也问道："你是甚人，阻我行客？通个名姓来！"魔王道："问我名姓也有，我说你听。"

我姓名儿天下晓，父娘生来出世早，
从来心性不和平，荡着些儿便作恼。
也曾仗剑斗牛冲，也曾冲锋山岳倒，
也曾浩然塞两间，也曾怒发安尸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夸我好刚使出来，说我逞忿动不了。
那知我是英雄豪，赫赫威风真不小。
灵通关上知我名，分心寨内要金宝。
结交四个契弟兄，名唤分心老太保。
两个通名道姓，正要动手动脚，争打起来，却好陶情在寨前看见，道："休要动手！原来是吴厌老伙计。"吴厌见了陶情，笑道："老伙计，你如何在这里剪径寨中？"陶情便把别他的事情说了一番，乃问道："老兄，你别后在店家，还是开店？还是另寻生理？杯中物还是终日不离么？"吴厌道："自别了老兄，终日醺醺，也还仍旧，把几贯本钱，也只为这些忍不住，都消磨了，无计资生，懊悔不及。因此前往远方外国，寻些生理，却遇着这两个朋友，也是无策度日，我三人遂结纳做个忘年友，离了家乡，投托个人家过活也好。"陶情问道："怎叫做忘年友？"吴厌道："这-个朋友，说起来与你分心兄弟性格差不多。也只因他着怒好恼，少年心情惯了。这一个朋友秉性愚拙，站便站个呆，坐便坐个呆，他年纪老大，有几分直朴，故此不论老少结交，所以谓之忘年友。"陶情听罢，便请三人入寨，尚有余瓶，随排小宴。大家计较本分生理，却没本钱，都看着艾多，说道："如今要生理，非艾多兄弟设处，断乎不能。"艾多道："本钱不难，只是要寻个地方。"吴厌道："小弟也访得有个国度中，尽好做生意。"陶情道："哪个国度中？"吴厌道："离此数百里，有个震旦国度，人民广众，三百六十行，件件可做。"陶情道："便散了这寨中喽罗，守本分生理，是个千稳万稳上计。"分心魔王依从，一时散了众喽罗，烧毁了寨栅，裹了些金宝本钱，前往国度中走。他七个人正走上路头，便错了行境。恰好一个白须老汉走近前来，陶情便问道："老翁，我们是往国度中寻生理的，错了路境，请问一声："这几条路从哪条走是正道大路？"老汉道："从中走是大道，这几条是小路。近来地方人要近便，皆从小路，把个大道不走，他说大道迂远，殊不知大道坦坦，该走该走。小路儿虽近便，却邪僻险峻，天气晴明，尚有高低难走，天阴雨雪泥泞，其实难行。你列位却是做甚生理的？"陶情便把本行说出。老汉听了，便骂道："你这伤天理的，只图赚人钱钞，哪里管人损伤！且莫说你一心忠厚，把醇酿美味卖与人，那人贪你美味，多少倾家害病！只说你们，不忠厚的，把水搀和在内，吃了你的，淡薄可当，泄泻难忍，破人肠腹，致人疾病，罪过万千。可恨！可恼尸老汉说了，不顾而去。陶情笑道："真正晦气，方才出门，便撞着这个拨嘴老汉。"吴厌道："陶兄，倒是我与你做过伙计，知道搀水情弊，哪里就有百千罪过？世间做假搀水的生理甚多，难道都是罪过？"陶情道："正是。莫说吹肉、灌鱼、挑葱、卖菜和水，就是贩绫鬻缎也用些水，何独责备酒家作罪？"王阳笑道："这些和水不伤人，惟酒却渗人肠腹，罪过在此。"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道："谁教吃它，又费了我？若知情不隐，便搀尽井泉，何有于我！"七人口说步乱，便不觉走人邪僻小路，按下不提。后人有七言四句嘲饮水酒说道：

馋口流涎贪味美，图钱害理搀和水。

费财肠腹又遭伤，不饮免教醉后悔。

按下陶情众人行走僻路小道，前往国度中各相寻生理。他其中却有生平不善经营，专厂倚靠人身过活；学好本份，把主人件件做来合当；不学好挟邪，把主人种种行去逆理。按下众人在路不提。且说元通老和尚阳神广照，见"四里"改名换姓远投异乡去了，他四弹之教已明，普度之因既了，入定关中，一尘不扰。一日，在净刹中，偶然出静，吩咐行者："是日当净扫焚香，只恐国王到来。"说罢，仍复入定。那行者偶然失记，地也未扫，香也未焚。却说国王，名号异见王，乃是达摩老祖之侄。王素不重释门，一日命执事官导引，到清宁观里看叔。老祖知其来意，乃命徒弟道副出观迎接。不意王先到净刹里来，看见刹中行者懈怠，不扫殿焚香，大怒，便问："主刹僧道是谁？"行者答道："只有老和尚闭关入定。"王走至关前，见关门封闭，乃叫左右启关。只见老和尚盘膝闭目，端坐关中。王一时怒起，叫左右打关，刹外用火焚烧。左右把关扛出刹外空地，行者泣哀求饶，王怒不解，方才叫左右举火，只见那关内，火腾腾焰起自焚。火光中一朵白莲现出，莲开，一个和尚望空而去。当时左右回报，异见王不信，喝令将报信执事官拿下拷罪。一时便惊动了达摩老祖，正在观中，命徒弟道副接王，忽然叫一声："徒弟，我侄王怀不信心，焚了元通和尚。他那里知正当和尚示寂，化火自焚？左右回报，王即将其欺，下执事于狱，汝能救否？"道副答道："弟子虽有救心，却无救计，料王驾来，我师会面，自有方便。"正说间，只见一个僧人走入门来，向老祖恭礼三拜。老祖见了，便问："汝自何来？"僧人答道："弟子自震旦国来，名唤波罗提，以夙因得投师门下，望赐收录，备弟子数。"老祖道："夙因果是不虚，只是汝方来此，便有一事用汝。汝能正王不信三宝、救下报信官之拷么？"波罗提答道："师命不敢违，愿往救正。"老祖问道："汝以何计救正？"答曰："世人不信，总自怀疑。火里生莲，道本不谬，莲开见僧，理实不虚。只以未始有见，因以启疑。弟子微以神通力摄他归正。"老祖点首道："事成而返，当以功录。"当下波罗提即走至净刹。时王在刹中，正吩咐驾临清宁观，只见一个和尚立于阶前，望王稽首。左右都不知僧从何来，王越发大怒，左右不报。僧即言曰："臣僧能上不自天，下不自地，左右前后，四方不自。我王左右，怎得知而报？"王曰："谁也？人不有实立之地，怎生而来？汝见立阶前，何云下不自地？"波罗提听得，即踊身而起，浮于空中，道："我王见臣僧所从何处来否？"王一见，即举手招僧，说道："予知僧神力矣，司下地相与一谈。"波罗提乃自空而下，问道："我王疑和尚化火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焚，火里莲生，莲中僧见，下报事者于狱，有之乎？"王答曰："予正谓其诳。"波罗提乃把手一指，只见空中大火炎炎，光内莲花百千万朵，朵朵上都现出僧人，盘膝而坐。王见了，笑道："此空幻耳，岂为实有！"波罗提答道："世事未见，原属空幻；见后又岂为实有？比如王不焚关，空也；焚关，后空也；执事未报，空也；报而王疑，疑而拷，后空也。即王驾坐刹中为有，返驾而回，皆属空幻。"王笑曰："此论可推广否？"波罗提曰："可推而广。比如王前斋供，食毕放箸即空。只是怀不信而拷执事，虽说空而可怜，执事蒙不白疑冤，受诸苦恼，愿王发信心，开天宥，原属空来，著些实报耳。"王曰："既属空幻，又何实报？"波罗提答道："一慈著善，善自有种，种善得善，即是报也。"王笑起来，吩咐饶了报信之拷，驾临清宁观看叔，仍命僧众与元通和尚修斋，令波罗提主坛。后人有谈万法皆空五言四句：

万法眼前实，过眼即皆空。

只有善因果，报应不空中。

却说达摩老祖令波罗提救正，国王不信，去后乃面壁入定。左右到观中，见老祖入定，随报王："老祖入定。"王此时便信左右之言，回殿而去。波罗提主坛，斋事既毕，回观适遇老祖出静，波罗提上前参拜。老祖道："我知汝微现神力，正王信心，他日演化功成，自见汝一臂之力。今日吾徒道副修持，当借汝切磋功果。"波罗提拜受。老祖又问："汝自震旦国来，彼国秉教善良否？"答曰："善良固多，作业时有。非师大阐化缘，只恐迷而不悟，众生染着，堕入无明，多生障碍。"老祖道："一切恶业，不独异国众生，误造迷染，便是本国多有。予欲演化本国，赖汝首开方便之功。"波罗提听受谢退，老祖面壁而坐，二师各归静室。正才放参，只听得半空笙箫声响而来。道副听得，便问波罗提道："师兄，你闻得乐音否？"波罗提道："闻在师兄之问后，不闻在乐音之响先。"道副道："既已闻音，响来何处？师兄能辨其音，作何凶吉？"答曰："响自空来，其音多吉，近地必有喜庆之事。我以神力通闻，其乃送子于善门者乎？"道副问道："人间育子，空动笙箫，何人吹送？"答曰："积善应以和风，万籁自成佳韵。积恶应以厉气，一门必有怪征。寿夭贵贱，皆兆于此。"道副听得，合掌诵了一声："祖师，积善降祥，积恶降殃，人可不知修积？我当于静定中，游观善因何在。"说罢，波罗提一笑而去。却说道副发了这游观善因志愿，果于定中根寻笙箫音响之处。他缥缥缈缈在虚空中，果见祥云霭霭，一簇长幡宝盖，跻跻跻人来。乃上前观看，见无数童男童女，摆列前行，后边一位神司押着。道副稽首问道："神司押这些童男童女何处去？"神司答道："此皆善人所积，吾今送与他为子为孙。"道副道："僧闻世有善人，亡后自归善道。比如那善人，不论士农工商，富贵贫穷，却都是些长者，怎么俱是些童男童女？"神司答道："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始有劫也。比如善人尚存在世，只就他善功一造，善念一举，冥官注笔应有子孙，随降诞佳儿佳女。待他积善不倦，且莫说他长生注福，只说他百年回首。却是轮转后劫，前亡后化的司主。"道副又问道："比如这童男童女，俱是一般形貌，其中宁五个大小高下、参差不等的？"神司道："又在他善功大小，自成个高下。只要世人固守善因，莫教悔改。"道副合掌念了一声佛号，说道："此是现在善功，僧知报应神速，如此不差。若是世间为恶的，却是怎样送子送孙与他？"神司听了道副这一句，便皱着双眉，却又怒恨了一声，说道："我已说与你僧人，恶的自有转轮一劫，这其中条款却多，僧且静听吾说。"乃是几般条款，下回自晓。

第24回　神司善恶送投生和尚风魔警破戒

神司乃说道："作恶也有大小，冥间报应条款却也不少。有等应送几个子孙与他，只因恶减其少，或少灭其无，甚且夺其已有，或送几个顽劣的与他。若是送顽劣的与他，还是照他恶根顽劣，也还他个顽劣。此又冥报之小者。"道副又问道："世间大恶小恶，想必有个条款？"神司道："大小果是有条款。"道副问道："大的何恶？"神司又恨了一声道："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日月三光，不义昆弟，不和夫妇，如种种十恶不赦之大。"道副听了道："善哉！善哉！信如神司之言，只说作恶之大，神必不肯送子孙与他。比如他已有多子多孙在先，却作了大恶在后，如何夺得了？"神司听了道："僧何鲁钝至此！只就个不忠君王罪恶最大的，王法可饶他一个？"道副听了，便稽首称谢，说道："小僧知也。还有小恶条款，望神司说了罢。"神司道："小恶多端，如何说得尽！只是世间，凡有逆理，便是过恶。"道副又问道："大恶无可解救，小恶可有解救么？"神司道："早知不做，便是大恶也可救。若是明知故为，便是小恶也莫解。"道副道："大恶断乎莫救，除是不做。只是小恶，世人或有不知误做的，却如何解救？"神司道："不知误为，知道即改，罪可消除，仍复无恶。"道副连拜三首，道："神司，请教个小恶能解的道理。"神司道："僧人静听，我说解救的道理。"说道：

莫云恶小为，些小不可作。
种种自招尤，造罪无可活。
有等无心愆，良心须早觉，
改过不宜迟，旧污一旦濯。
嗟哉此冤缠，世或多染着。
惟愿我仁人，一恶一善夺。
比如贪嗔痴，廉静能分豁；
比如骄傲奢，宁我安舒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如奸狡私，须存正大乐。
种种众恶生，种种众善驳。
宁使一理明，莫教一欲泼。
神司最聪明，报应无担搁。
诸恶永消除，种子长生药。
神司说罢，道副道："善恶大小，僧备知矣。善能解恶，僧知理矣。只是轮转这恶业与那转轮这善信，僧却未知。"神司把手一指道："我要送善知识家孝子慈孙去，无暇工夫与僧谈也。你看那黑气漫漫在下，便是造恶业赴轮转；那白光烁烁在上，便是修善行赴转轮。"神司说罢，笙箫音响、幡盖飘摇半空而去。道副停住了脚头，定睛看那白光冉冉，随着神司也去了。只见那黑气悠悠不散，飞卷前来。把眼一看，黑气中无数的军械枷锁、男女哭泣，那苦恼情状，真是难观。道副方才合掌念佛，只见那黑气分开，那些男女分头往下方各处散去，其后却也有位神司押着。道副见这神司，比前那一位形像大不相同。只见他：
赤发金冠顶束，皂袍铁甲身披。手持利器怒威威，专押心瞒己昧。
神司见了道副，怒容转变笑颜，道："僧自何来，拦吾去路？"道副稽首答道："小僧偶闻音乐之声，暂发游观之意，妄触云轪，罪过！罪过！请问神司，方才这些男女，情态十分凶恶，僧已知是轮转变化，但不知分头散去，何处脱生？作何究竟？"神司道："此时世间作孽恶因夸原该转轮自下再下，入于六道末处。只因他尚有可原处，故此押他生方还在人道。只待他悔过前非，一孽有一善解来，仍复还他个乐境！若是一误再误，便是吾神也不知他究竟也。"道副道："这等说来，于众男女还是小恶，从他改行从善；若是大恶，久已入六道之末矣。"神司道："正是，正是。"道副方欲再问何处去，那神司鞭风驾云，去如火速，便道了一声："去的路境，僧师自识。"道副听罢，忽然出定，道："哎呀！我只因笙箫音响根因，便入了尘情梦幻，染此一番境界，这却也显明。莫谓尘情梦幻，果是真实不虚的根因，吾已久历师门，怎还有这一番梦觉？"说罢，天明到得祖师座前，只见老祖出静，转过身来，见道副侍立在旁；乃对道副说道："波罗提曾云震旦国度善恶根因，吾于此度中缘热，今欲与汝到彼演化，恐汝又多了一番尘扰。"道副答道："恩师演化，正当携弟子们知识。"祖师道："汝于静中已自知识，又何必外游，把眼见反作空花？"道副听了祖师参明了静中知识，便跪倒说："弟子随师外游，怎么眼见反做空化？祖师道："徒弟，你眼见后何殊梦幻？"道副答道："实理却在于斯。"道副这一句，祖师便知他觉悟，乃问道："汝既知非梦幻，便知尘世真因。"道副答道："弟子知也。师以何法令众生不染？"祖师道："吾止有演化普度之愿。愿化本国一切有情，各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心，成就无上菩提歹共登彼岸，然后再化他国，以消灭恶业真因。"道副乃拜受而退，却得了波罗提指授许多道术，便欲随祖师演化本国不提。后人有众生幸闻真因、愿复正觉五言四句。诗曰：

菩提具妙法，万劫最难逢。

幸有闻见者，庄严与佛同。

话说东晋孝武帝改元宁康年间，有北魏拓跋氏国王名硅，一日坐朝，群臣见毕，王问道："天时当夏，酷暑蒸人，予欲寻个清凉地界；避此炎热，汝等臣众有知何处清凉，可堪避暑？"当下一臣奏道："近地有座名山，名曰五台。这山高出云表，广占方舆，上有石洞遮荫，松筠蔽日。王欲避暑，此地实便。"王听了，乃发驺从车舆，到得山间，设起锦幕，铺着绣墩，正才高坐，与臣下谈经邦正务，讲治国嘉猷。忽然一个梵僧来到王前，朝上稽首顶礼，乞化一坐具之地，以创修行之所。王听了道："僧人，你要创个修行之所，须也要十余亩之山。一坐具不过一蒲团，宁有几许？便铺具自坐，何必来向予乞化？"梵僧答道："寸山尺土，皆王所有。臣僧不明白乞化，是欺占也。"王遂允其化，说道："一坐具之地，恁你自便。"梵僧乃谢王退去，把蒲团铺于山巅之上。次日只见那蒲团，头出星辰，尾摇日月，方圆五百余里。臣下见了，忙来奏王，说道："梵僧铺坐具在山，甚是广大，周围丈量，不止五百余里。"王听了，说道："此必圣僧，予已允乞施地。但不知此僧何圣也。"乃下令，有识得此圣僧的说来。臣下哪有人知？只见一臣奏道："我王要知圣僧来历，臣有一知识僧人，法名神元，见在山脚下，结丈余草屋修行。王可召他来问。"王依言，召神元来问。神元到得王前，说："臣僧只闻得坐具铺山，却也未知梵僧何圣。"王曰："汝既是僧，如何不识？必要汝去查来，勿使予心疑惑。"

正说间，只见半空中祥云霭霭，梵僧显化法身，庄严坐于狮子身上。众臣与王都见。神元忙下拜顶礼，少顷不见。神元乃奏王说道："臣僧知是文殊菩萨化现也。"王乃令臣下焚香礼拜，即传令启建寺院，修演道场。王回朝称赞不已。寺院道场事故，皆付与神元料理。当时便有好善士民，发心捐金的，舍身披剃出家的。工程却也浩大，寺院却也不小。神元做了方丈住持，工完事毕，朝见国王，国王乃命神元与晋通聘不提。却说轮转司自放了陶情，叫他劝化"四里"，便查卷内有情无情、应转因缘，有六道四生，上自天人道，下至畜生道，各有个去向。也有一念善解诸恶业的，也有一念恶仍悔了善因的。分项各投生在人间，仍看他造作更改。却有卜净、本定一类的，冥司说他信道不坚，发他阳世，若再造作恶业，便堕入恶道；若改修善行，还复他福缘。卜净领着百千一类，却脱生在晋、魏二国之间。这些性灵，那里知识本来善行固有，恶念不无。晋国中就有一所庵寺，名唤湛虚院。院内有一僧，名犹然，他便是卜净后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因他蜃化迷真，后有一声弥陀之解，仍还他这一善根因。谁想他妖氛犹未净荡，名在院出家，依旧不守僧戒，外示人斋戒，暗实茹荤，贪财好色，不说俗人。一日，正在院门外立，只见一个僧人，跟随一个行者，近前稽首，说道：″老师父，我弟子是外国而来，朝聘帝主的，欲借上刹，暂住旬日。″犹然见这僧自远来，行囊富丽，又听得是朝聘僧人，便邀人方丈，彼此通问法号。僧人乃答道：″弟子系魏主遣来上国通聘，法名神元。请问师父，上刹何名？道号何称？″犹然答道：″小庵名'湛虚'，犹然便是弟子法名也。″当下备斋相留神元，次早报名朝见孝武帝。帝问僧人：″汝国有多少寺院？″神元答道：″臣僧国内无有寺院。″帝问：″如何无寺院？″神元答道：″臣国自来未闻佛，止臣僧一人，原系南朝，游行北地。只因国王避暑五台，感动菩萨，乞化山地。创建寺院，实始臣僧。今特通聘修好。″武帝听了，令臣下赐宴管待，给与来文。神元拜谢辞朝，回到院中，犹然接着。两僧正讲菩萨化现、道场功果，只见院门外走进一个风魔和尚来化斋。犹然便将款待神元的素斋与他。这风魔和尚将素斋倾落在地，说道：″我不吃素，有荤食，快将些出来。″犹然变色，说道：″我院中皆斋僧，哪有荤食？″和尚笑道：″明斋暗荤，瞒得他人，怎欺得我？只说你吃荤一罪，欺瞒二罪，堕此恶孽，还不省改？轮转卷上分明，不净因中怎解？″犹然听了，哪里肯认，便怒起来，说道：″何处颠僧，破我清行！″神元也说道：″和尚，你要荤吃，这明是犯戒，且又冤人。我在此客寓，如何有荤你吃？″风魔笑道：″你是胎素，我自知你。他是口斋，我岂冤他！″乃叫一声：″黄犬何不衔出骨来！″只见一只狗子从门外飞走入犹然卧内，衔出几块肉骨。神元见了心疑，犹然赧颜觉愧，便发起怒来：″这颠和尚，不知是哪家狗子，从外衔了肉骨，却来此处冤我！″和尚笑道：″你自作孽，何人冤你？″犹然师徒不忿，便把和尚推打。和尚乃问神元：″汝那方可有这明斋暗荤的僧人？″神元道：″我处无僧。便是有，也只是我寺几个初入禅门弟子。″和尚笑了一声道：″休推休打，我去也！″忽然化一道毫光而去，吓得犹然跪在地下，只是磕头，口称：″弟子再不敢也。″神元方才说道：″犹然师父，这分明显化，不是你藏肉在内，必是你徒弟如荤。急早回心，莫造恶孽！″犹然信服谢教。一时坊中僧俗，便就知风魔点化，犹然明吃素、暗茹荤，把他行止传坏，立身不住，乃候神元出境三五里遥，他便同着三两个徒弟赶上前来，道：″师父，我弟子们要到贵地一游，望乞携带携带。″神元知他来意，却也不辞。

众僧往前行走，天色黄昏，看看月起，犹然便问神元说：″师父，天色已晚，怎无个住头宿店？″神元答道：″我来时算定地方，有个住宿村店，却怎不见？莫非往来人稀，我与你错走了路头？″方才说讲，只见前面现出村落人家，神元道：″此是住处了。″乃趱步上前，越走越远，月色明而复晦，不觉黑暗难行。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一个店家门首，那店外点着一盏灯笼，上写着"安歇客商"。众僧进得店门，方才打点了宿歇之处，摆出些素食馍馍。犹然忽叫腹痛，要寻地方便，乃出店家后门，只见门后两个男女，哼哼唧唧，若有苦楚情状，向前跪倒，叫一声："师父，救我二人性命！"犹然问道："你二人何事求救于我？"男女道："实不相瞒，我二人往年负欠店主些钱债，好意今岁来还，已算偿不少，他却幽闭我二人，要害性命。师父出家人，若肯救生，决然报德！"犹然听了，问道："你往年欠店家甚债？今岁如何还他？既已算偿不少，却怎要害你性命？"男女道："实不瞒师父说，我二人当年路过到此，借寓一宵，吃了他两次馍馍饭食，只因他客众人多，浑骗了一宵钱钞。偶然今复过此，被他拿住，我二人产了几个小男女，被店主算了个利上起利，尽被他卖了，如今还要计害。"犹然方才答应。忽然，门旁一个黑汉子出来，把男女骂了一声道："你这作怪的，骗了他饭钱事小，你却骗食了他二卵情深。比如我不欠他债，在此吃了他些无功之食，也遭他一日之害。"说罢，把眼看了犹然一看，便上前来扯衣，说道："你这和尚，是我仇人，如何到此？你可记得你口食甚美，不念我死者甚苦，你方且要填还我命，尚能与人救生。"犹然听了，吓得把手将那黑汉一推，往前边飞走，便把这情节说与神元。神元听得，忖道："这店家必是个不良善之家，谋害过客的。"乃秉烛往后门去看，哪里有甚男女，也无个黑汉，只见一个罩内两只肥鸡，半堵土墙，一猪倒卧。神元看了道："是也，是也！犹然道行不备，遇此种因，求救是僧人形貌，说仇乃衔骨根因。"随出得堂前，把二鸡一豕事情，说与犹然师徒。他半信半疑，全未有个慈悲之念；一惊一怕，都存着个畏惧之心，巴不得天明起身，离店前去。此时却动了神元向道心肠，乃向店家说道："小僧有件事儿，欲与店主商量。"店主问道："何事商量？"神元道："今已暮夜，待明日说罢。"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第25回　神元捐金救鸡豕道士设法试尼僧

众僧宿了一夜，次早起来，神元乃向店主说道："世上有一种往因，店主可信？"店主道："师父，甚么往因？"神元道："比如骗挟人财物，负欠人债垛，当世不还，劫后须偿。"店主笑道："人欠人财，人还人债，世上有的，小子如何不信？只是当世不曾还，劫后怎生偿，这却难信。即如我被人骗，安知非劫前我欠他未偿？师父，你且说劫后偿还的当作何状？"神元道："俗世说得好，'欠债变驴变马填还'。譬如店主家有驴马，甚至犬豕鸡鸭，应与你卖钱食用，都是负欠不还根因业障。"店主道："师父，你僧家议论太迂，信定了个往劫，那里知财宝为世资有无通义，若负欠了不还，便变人畜生道。这等果报，是个陷人机阱，不太刻薄至此！"神元笑道："店主人，你只知有无通义，那里知骗挟机深，变畜填还，不在那不还债负，却在这害人的机心。人心善良，无奸无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是佛祖。人心奸狡，有债有负，便入轮回。我小僧在你后屋，见鸡豕在圈，偶动慈心，只恐是来还你夙债，我愿代还，免它杀害。"店主道："师父，我今日正要杀鸡宰猪延客，且后池尚有鱼虾千百，你能尽免得他今日之网否？"神元道："小僧愿捐金救免。"店主道："我这地方鸡猪少有，鱼虾无多，便受你金也要寻买，万一无得，何以延客？这难从命。"神元见他坚执不从，只得念了一声"弥陀"，出店门前行去了。这店主果是延客，尽将鸡豕宰杀，又网尽池内鱼虾，只希图充满食前杯盘，哪知根因果报。这果报根因，却有不同，岂是食一牲物就有一牲根因，乃是杀一性命便有一命果报。这根因果报，后有知其义的老衲，说了几句偈，道：

论根因，有果报，老僧说与人知道。那里是：食他肉便就还他，那里是：杀他性命他也要，总是怜他一气生，也是阴阳成铸造。把猪圈，将鸡罩，他也识忧愁并安乐。人因故杀害慈仁，人因特杀供心好，杀机一动血淋漓，物岂无人这灵窍。求不饶，苦谁告？仇恨冤愆终报效。一还一报总关心，是以仁人远厨灶。

却说神元意欲捐金免鸡豕生命，店主坚执不允，一念慈心，无处能用，只得同犹然师徒并随侍行者，趱路前行。在路却才与犹然讲论吃斋不茹荤这一片善心。犹然道："师父，你说得固是，只是世间豪门富屋，珍馐百味，杀牲宰豕，充满五齐，谁不说天生物以养人！比如禽兽昆虫，大食小，强食弱，俱随口豢。"神元道："天地生物之心，岂不愿人物各安其生。你说大食小，强食弱，不过以力胜。猛虎食人，岂是天生人以养虎？人力不能胜虎，便为虎食耳。"犹然又道："不生不灭，不灭不生，生生灭灭，如四时迭运，二气流行。只生不灭，万年贤圣犹存。只灭不生，一去阴阳顿息。不几于把化机窒了？"神元道："圣贤有这仁物之心，虽万劫不灭。凡俗无这慈祥之念，便沉沦不返。我释门专以果报根因劝人，毕竟是为法门开个方便。"犹然的徒弟也多嘴饶舌，说道："师父，人灵物蠢，见刀杖何知死具，说精魄也不甚多，岂比得生人性命？"神元笑道："你等浅识，安知大义？独不见伤弓之鸟高飞，漏网之鱼远逝，鼷鼠五技何心，狡兔三穴何意。物既有性命所关，人岂无慈仁共视？"神元说了这一番，犹然师徒也有点头的，也有口应的。

众人走了一日，看看天晚，到得一村店人家，神元进得店门，只见一个老汉迎着，叫了几声："好师父！请人内上房住宿。"便说道："老汉合家是吃素的，敬僧的，今日遇着师父们，好，好。"神元道："客店来往，岂皆必其食素？"老汉道："正是。吃荤的客到此，见小店无荤，多是外市买来。昨日几个客人买来一只活鸡要杀，老汉见鸡有悲鸣之状，不忍，劝客莫杀，宁可以饭食准算求换，可喜客有慈心肯换，此鸡得免杀戮。师父，你听五更鸡鸣求晓，也是个活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泼的性命。″神元合掌称善。正说间，只见一人敲门求宿，老汉开了店门，那人入得门来，看见上房宿的是僧人，各屋寻了一番，道：″善根！善根！″往门外走去。犹然见这人光景，便跟出门来看。只见那人前走，后边跟着几个黑汉，无数男女往前飞去，口里尚说：″善根！善根！便少这一个也罢。″犹然疑惧，进得屋来，与老汉说了，又与神元说。神元听得，乃向老汉说道：″这一鸡善根，不知救了老店主家中甚么性命。″老汉答道：″一鸡怎么救了小店性命？″神元道：″老店主方才说，昨日救得客人一鸡性命。方才这人进门，各房寻看说：'善根！善根！'犹然出门，见他跟着许多黑汉男女，便是昨店后门一类根因。犹然师父，你两次警戒，我见你师徒心荤未化。老店主，你一鸡之善，宁无家中事故可征？″老汉道：″师父，你不说，我不知。自昨日救了这鸡，我一女久病，昨忽少安。″神元道：″此即是征。″老汉笑道：″师父，难道一只鸡，便救了一女？″神元道：″还不止，还不止。″老汉道：″怎么不止？″神元道：″一女尚不足报你一念慈仁。″犹然道：″师父说的，无乃太甚？″神元道：″犹然，你独不知干城弃于二卵？″老汉道：″这却何解？″神元道：″古有干城大将，吃了人二鸡子，便使主疑见杀；救了一鸡，其功大矣。″神元说罢，老汉善心越坚。

众人住宿，次早辞店前行。旬日，神元却早到了国中，朝见了国王。国王备问通聘事实，神元一一奏称，却好说到风魔和尚警戒犹然僧吃荤之话，国王大异。便敬信沙门，一时兴建寺院，就有三万余所；远近人民披削缁发，不止二百余万；译经律论一千九百余卷。自古佛塔之盛，无出于此。后人有说道：″为僧超九祖″；又说道：″为僧病四民″。独有九九老人五言四句说道：

予不劝人僧，亦不于僧妒。

惟愿僧人心，无忘君与父。

话说长爪梵志得不如密多尊者度化，离了东印度国，从海岛远去寻访高真了道去讫，遗下本慧、巫师二人，也各自寻路。只因这二人弄幻出拙，误入旁门，少不得轮回劫转，却又记恨尊者指破化山，灭了他手段，这一种恚忿根因，便思想个报复的究竟，他二人物化一灵，向方复归人道。却说拓跋氏传至太武焘，即位年间，嵩山有一道士姓寇，名谦之，字辅真，却是本慧更生。他早年心慕仙道，术修张鲁，服食饵药，历年无效。他在雍州市上卖药济人，尤善祝由科，与人骗病。但凡有疾病的，吃他药不效，便行祝由科，画一道灵符，吞了便愈。或是人家有邪魅搅扰，便求他灵符驱逐。一日，正在街市卖符，却遇一个汉子，近前道：″师们，你这符可驱得白日抛砖掷瓦精怪么？″谦之道：″我的灵符专一治此。″汉子买了一张回家，贴在堂中。次日到谦之处，说道：″师父，你的符不灵，精怪更甚。″谦之不信，亲自到汉子家来看，进得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才开口，只见屋内大砖大瓦抛打出来。谦之忙念咒步罡，哪里治得！砖瓦越打得紧，几被打伤。急出来，叫汉子闭门方止。谦之心里疑惧，忖道："我的符法怎么不验？"正在思想，只见一个道人在街市上化缘。谦之见那道人打扮却也整齐，相貌却也古怪。怎见得？但见：

青厢白道服，蜜褐黄丝绦。
沉香冠笼发，棕草履悬腰。
葫芦拴竹杖，符药裹绵包。
为何双足赤？好去捉精妖！

谦之见了这道人生得古怪，便上前稽首道："师父何处来的？要往何方去？弟子也是在道的，望乞垂教。"道人道："观子一貌清奇，是个修真人物，为何面貌清奇中却带些惊惧颜色？且问你名姓何称？一向做的何事？"谦之答道："弟子姓寇，谦之名也。幼慕仙道，未遇真师，日以符药资生。今日正为一件异事不能驱除，所以心情见面。请问道师名号。"道人答道："吾名唤成公兴，修真年久，颇有呼风唤雨手段，驱邪缚魅神通，惊人法术也说不尽。吾观子貌，可喜为徒弟子。且问你今日有甚异事，不能驱除？"谦之便把汉子家打砖掷瓦精怪说了一番。成公兴笑道："谅此小事，何足介意！"便在那绵包内取了一张符，递与汉子。汉子接了符，方才开门，那大砖一下打出来，把张符都打破。汉子飞走过来，看着两个道人，说道："越发不济，不济。砖瓦连符打破了！"成公兴听了，把竹杖变做一杆长枪，左手执着葫芦，右手执枪，赤着双足，飞走入汉子之门。那砖依旧打出，被道人把葫芦迎着，块块砖瓦，都收入葫芦，只收得砖瓦打尽。道人两个打进房里，哪里有个妖怪！却原来是个奸盗贼头，见人往房上去了。公兴见了这个情景，已知其故，乃将符焚了一张，只见那屋内黑漫漫，若似个妖怪模样，被符驱逐，行空走了。便向汉子道："汝妇被邪，吾已驱去，只是速把妇移他所，以防复来。吾自有法与汝，驱逐其后。"汉子与邻人都知屋内妖气逐去，盛称感谢成公兴。只有谦之背说："师父法术，葫芦收砖神妙；明见奸贼，怎么指做妖氛？却又与妇人掩护？"成公兴道："我等修行人，心地要好，便就是常俗人心，也要为人掩垢隐患。我方才若明出奸贼，不但坏了妇行，且是伤了汉子名声。汝遇这样事情，当存方便。"谦之道："师父说的固是，无奈妇不守节，奸又复来，却不虚负这一番法术？"成公兴道："妇不守节，自有恶报，万万不差。奸贼得来，只是要费吾一妙法术，永绝其根。"乃将葫芦内砖瓦尽倒出来，叫一声："变！"那砖瓦尽变做狼牙鹿角尖刺，叫汉子铺在房檐卧内，道："此物防妖，偏能捉怪。"汉子拜谢。

成公兴与谦之离了他门，望着路行走，到得一座庵前，谦之叩开大门，内走出一个比丘尼来，道："我这是个尼庵，师父们请山门少坐，不敢留入庵内。"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兴见那尼生得青年貌美，乃忖道："谦之道貌虽近，道心未知。"乃把自己面一摸，却又把谦之面也一抹，顷刻二人娇滴滴、如花似朵起来，对尼说道："我二人也是两个道姑，今有公子衙内夫人外游，唤我们陪伴，迷失了路头，望尼师容留少住。"尼僧茫然忽略，便邀人庵内。众尼齐相见了，叙其来历，成公却也伶俐，对答不差。尼僧即具素食，他二人却也不辞。吃了，看看天晚，两个只是不出庵，说道："路远，怎衙内不见人找寻而来？没奈何，求尼师借宿一宵。"尼僧慨然留宿，公兴却又把谦之吹了一口气，只见谦之顷刻灯下变了一个俊俏道士。那少年尼僧见了，都走入房去，道："怪哉！怎么道姑这会却是道士也？男女有别，况我等既已离父母，不慕丈夫，入了空门，皈依三宝，当谨守禅规，牢持节介，莫教男女混杂，玷厚清修。"真好贞洁尼姑，个个躲入卧内，只剩了老小两个，在外支应。公兴待谦之打坐，他却变那青年尼僧，执着一枝灯烛；走近谦之前，问道："师父，老师父前堂打坐，你却在此。若是嫌僻静寒冷，我屋内可以避寒。"谦之听得，正襟端坐，作色道："优婆尼，你说的何话？小道因天晚借宿，彼此都为何事出家，既已绝欲修道，不但不可发此言，当不可举此意，须要端正了身心，勿要犯了暮夜四知，入了奸淫十恶。"尼僧道："我见师兄是个道姑，你却是个道士。我只晓得春心一点，哪晓得甚么暮夜四知？"谦之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伤风败俗的事，做不得！"谦之越辞，那尼姑越娇娇媚媚起来。谦之心不觉也动，忽然想道："成师父会弄假装幻，万一他假尼试我，岂不自坏家风？"乃真作怒容，坚心辞绝。成公兴见他正气，乃把脸一抹，现了本来面目。谦之忙起身投拜，道："师父捉弄弟子，实是度脱弟子。"公兴笑道："我观汝貌，今见汝心。"乃各相打坐，天明辞尼出庵。那尼姑见是两个道士，懊悔在心，却又见他们变化多端，疑神疑怪，不敢怠慢，送出庵门，紧闭入内。成公兴乃称道："好贞洁尼僧！"谦之道："师父，果然这庵尼贞吉。世可有一等不贞洁的。"公兴道："有贞洁二字，原对着没贞洁一恶，这恶，作罪不小，比那在家没贞洁更大。"谦之道："总是一般过恶，如何更大？"公兴道："他污秽禅门，比玷厚夫纲更过，所以不小。"谦之道："师言至教。"公兴道："汝听我言，不但戒尼，亦且自戒。我于那试你之际，也曾见你到了个把持不住的境界。那时亏你一转念返正，如今才生出这一番随缘论道的功果。只要你从今以后，更要荡涤到个纯一不乱的境界；便入了修行正宗。"谦之唯唯听教。后有说："色欲迷人，人若能咬定牙关，只在那相逢一刻之时正了念头，便过后无灾罪恶。"有八句诗说得好：

人情多爱色，淫欲总皆痴。
贪恋成灾罪，清贞免祸危。
牙关牢咬定，心地紧修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独僧和道；还戒比丘尼。

第26回　公兴五试寇谦之正乙一科真福国

话说成公兴道士与寇谦之离了尼庵，一路讲论一番道理。谦之问道："师父，弟子投拜入门，只为往年慕道无功。今日愿求个不老长生方法。"成公兴答道："弟子你既要求长生不老方法，须是到个山中静室，修炼服食药饵，方得不老长生。我闻华山僻静，当与汝封彼处藏修。"谦之拜谢，当时随着成公兴师父取道而行，到了华山脚下。只见那山：

巍巍顶接碧天齐，松桧森森路境迷。

鹤唳猿啼禽鸟噪，雪深石峻洞幽凄。

成公兴与谦之到了山下，公兴想道："谦之虽然投拜我为弟子，他道心真实，尚未深知，不三番五试，这道术万一妄授匪人，彼此罪过不小。"公兴乃把手一指，只见那山脚下，隐藏着一座茅草小屋，门外立着一个老婆子。成公兴到得面前，向那婆子问道："老婆婆，借问你一声，这山上可有狼虫虎豹么？"婆子道："有的。"又问道："可有寺观么？"婆子答道："没有寺观，捉有仙人留下的石室，又问道："石室可有人住么？"婆子道："无人住。"；又问道："上山到石室有多少路？"婆子道："二三十里近路，只是过两条岭阜。"公兴听了，便叫谦之："你可上山，看石室可洁净幽僻；堪以居住？我因走来倦怠，且借茅屋暂歇。"谦之听从，乃登岩涉岭，上得山来，越走越远，腹中又饥，思量进前力倦，退后不能。他正在嗟怨之时，只见一个山猿，在那石磴之上蹲着，见了谦之，攀援松桧枝上，望着谦之，唧唧哝哝。松下顷刻一只白鹤，蹁跹跳舞。谦之也坐于石磴之上，观听那猿啼鹤舞，不觉脱了双履，盘膝磴间。方闭目，不知那猿跳下树来，悄悄把双履拿去。谦之开眼见了，不觉怒从心起，道："山猴孽畜！你拿了履去，我却如何走这山岭石径？"乃去赶猿，这猴子赶便走，不赶又住，只把双履穿上又脱，脱了又穿，及至谦之走近，他又往那峻石险崖飞越蹲着。谦之急得红汗交流，乃怨道："师父要我上山，他却在婆子茅屋安坐，这回吃茶吃饭，叫我忍饿受苦。却又被这孽畜偷了履去，如何走路！"

正怨间，只见公兴走近前来，说道："徒弟，为何不寻石室，却在这里闲坐？教我茅屋久等。"谦之道："师父，我弟子只因山岭险峻又远，力倦腹饥，坐此石上少歇，苦被猴子窃去双履，在此没计奈何。"公兴笑道："出家人时时谨戒，刻刻提防，双履是身外之物，你未免不因它动了身内之火。如今你双履在何处？"谦之乃指道："那猴子在那里穿穿脱脱的便是。"公兴见了，便把自己的双履脱将下来，望平坦岭傍一掷，那猴子见了，也把双履脱下来，望岭傍一掷。公兴乃叫谦之取履，谦之方才取得双履，师徒穿上，过得岭来。谦之问道："师父，以你的道法幻术，谅一个猴子如何难治！为何把双履设个狡计算它？"公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笑道："弟子，你既知狡计何异幻法，总属欺诈。目前不是个正大修行，人有个自然道理，你时尚未至，心地未坚，且自安常取顺。"谦之拜谢，乃道："师父，弟子走了许多远岭，腹中饥饿。公兴把手一指，只见岭下青茸茸细草，公兴先拔了一束自啖，却叫道："徒弟，此草可以充饥。"谦之依言，采而食下，即时腹饱，虽膏粱不美过草。师徒正行，只见峭壁悬岩处一个洞门，公兴道："此石室也。"乃与谦之入得洞来，只见洞里幽僻洁净，却似个仙家屋室。怎见得？有《西江月》二律说道：

石室幽深净洁，石床石磴依台。仙人居处有谁来？洞卷白云自在。
帘挂珍珠滴漏，棋分青白安排。丹成潇洒任徘徊，都是仙家境界。

却说海岛真仙玄隐道士，一日赴蓬莱会去，吩咐道童徒弟谨守洞门，叫新园收服这些邪魔外道，不得浑乱正大真机。新园道："弟子心愿收服邪魔，只是道力微小，望师真传授几般微妙正法。"玄隐道："仙机高妙正法，轻易难闻，汝非修立药饵丹炉、九转纯一，何由得道？"又对道童说："自汝复归正乙，已自了明大道，尚差片步未登，将也有授受因缘。只是勿传下土。"玄隐说罢，驾鹤凌空赴会。道童却与新园思想，也要招个门下徒子徒孙。新园忽然一想，与道童说道："本智师兄，我于往昔会中，见'四里'远投异度，扰乱人心情性，都叫人迷了这酒色财气。近又附合了贪嗔痴，败坏禅门，我力不能驱逐，想昔本定转劫，卜净投生，或可点化归真，当图共力。"道童道："非人莫传，师有明戒。师兄须要慎重。"新园点首。

却说谦之得了公兴指的青草，采食不饥。一日向公兴说道："师父，弟子久随师父，每患肚饥，即得草食，止可因饥得饱，不能长饱无饥。"公兴笑曰："汝欲长饱不饥，亦非此草。"乃将手望松树下一指，只见那松下长出许多茯苓药草，叫谦之服食。谦之道："师父，这物徒弟常卖市间，岂足以服了不饥！还求些异味。"公兴道："饱腹岂独茯苓，长生还须柏叶。便是柏叶，也堪服食。"谦之不信，还求师异味饱腹。公兴道："我姑试汝，却也不甚差讹，奈汝不信。也罢，吾昔有一师修行海岛，能修药饵，若得他传授，修炼服食，可以延年无算。"谦之欣然，求师访海岛真仙。一时二人离了华山石室，望海岛趋来，渡海盘山，也不记时日。二人到得海岛，依崖而上，只见洞门深锁，道童本智门外兀坐。公兴与谦之上前询问真仙。道童道："吾师赴会未回。二位问的何人？"公兴道："吾昔有赛师，法号新园，久未会晤，闻他近在海岛，故此来投。"本智道："新园亦吾师。令吾暂留此地，责令收服邪魔归正。他因想也要寻个门徒弟子，向在此间，今往别山去也。二位当于他处找寻。"公兴便把谦之饥饿求饱的情由说出。道童道："吾门谋道，自有饵药，若为饥饿求谋，便是诚心未至。吾师回洞无期，便是我也不授这般弟子。当速寻新园，他只恐也不收为饥饱的弟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童说罢，把衫袖一拂，烦刻那海岛洞谷形迹连道童均不见，只见悬崖峭壁，密树丛林，没有路径人迹。二人只得望洋四顾，公兴看着谦之道：″到此光景，只得驾个幻云，回华山石室。″乃作起法术，驾云起在半空，公兴低头一看，说道：″吾师在此山也。″谦之也低头一看，果见一座大山在海，二人停云落阜，依旧住足山脚下。谦之道：″师父，腹饥了，此地无那草，便是柏叶也无，如之奈何？″公兴把手一指，地间忽然长出那青草，叫谦之采吃。谦之不肯去采，道：″弟子吃此，日久厌心，且问师父：这山是何处？远近可有人家化缘卖药，可以充腹？″公兴道：″此嵩山也。我与汝登高峰，寻石洞，恐新园赛师在此，未可知也。″

二人上得高峰、果见石洞里坐着一个全真。公兴上前拜倒，说：″弟子有失瞻依，为罪万千。″全真曰：″与汝别久，正你悬想。″乃顾谦之曰：″此为谁？″公兴答曰：″弟子招来徒弟。″全真曰：″既是新招徒弟，乃吾徒孙，只是以孙名汝，失了劫前相共患难之义。汝今来意，却是为何？″公兴又说谦之腹饥欲饱之意。全真道：″汝既为此，当以长生不饥药饵之。″公兴曰：″正惟师望。″全真乃具药食。谦之一见，吓得魂飞天外，胆颤心惊，向公兴说道：″师父，怎么是些毒虫恶物？臭秽不堪，看着吓人，还要入口！″自忖此非全真，必是山妖石怪，乃往外就走；全真见谦之要走，把口吹了一气，只见石洞就有几十层，全真与公兴都不见了。谦之哪里出得洞来，心慌跪地，叫：″成师父救我！″只见公兴在石洞之外，远远声应洞中，说道：″徒弟，你未可成批止可为国王卿师相。″言毕，公兴也不见。谦之独自在石洞中，只得打坐修炼，想道：公兴师父三番五次试我，我不能专心致志，只在个饥饱。今在这洞中，如何得食？″正然心虑，只见那柏叶青草，廉蒙茸茸，长入洞来。他采面食之，得以不饥。

一日，正在洞中修心养性，忽然那洞开峻石，谦之走将出来，见一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集于瞄便，启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自天师道陵升遐以来，地上旷职，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王师之位，赐汝云中新科二十卷。自开辟以来，不传于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子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宁有斯事！专以正大礼度为首务，加之以服食闭炼。″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谦之导引口诀。谦之拜受忽然大神不见。谦之乃奉法辟谷，不复言饥。年余，在石洞中，精神色泽大异昔时。一日，自想居此山中无事，乃出洞闲步，忽然见山怜之上，又有一个神人端坐，旁有童子，执着许多经册籍。谦之投拜岭下，请问：″上圣何神，显化弟子？″神人答曰：″吾乃老子孙，名号李谱文，因见子有仙风道骨，特赍图篆真经、天宫静轮之法与妆，汝若能敬奉正教，恪守真科，福国利民，永持善道，吾当与上界天仙导引汝超凡成圣。若或离经叛道，不但夺汝之禄，且有降罚于汝。″乃以经文六十卷赐谦之，谦之既拜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图篆真经，随离了嵩山，望魏地而来。到得一座寺院门前，只见几个僧人，在山门之下立地闲谈。谦之近前，听那僧人讲谈的不是别话，乃是迎接官府。谦之乃问道："列位禅师讲接官府，却是哪位官府？"僧人见谦之是个道流羽士，衣衫却因久在洞谷不甚整齐，便轻易答："接官府是个官府。"谦之一时便忍耐不住，说道："世俗炎凉，只敬衣衫，不敬人品，且是势利。官府管得他着，便伺候迎接。我无干碍。便答应，也没好言。"乃弄个幻法，猛然换了一个整齐全真。那众僧见他：

仙冠道服，白拂黄绦，两道眉清分八行，一双手长尖十指。体貌如蓬莱道众，丰神似大罗真仙。小童儿捧着经文，大体面妆来圈套。

众僧一时忽略，见道士人物整齐，衣衫新丽，便起敬起畏，躬身上前问道："老师真何处降临？请入方丈随喜。"谦之答道："吾乃官府相邀到来，僧人迎接的便是。"一面说，一面往山门，摇摇摆摆进来，后便跟随两个和尚，一个说到小房少坐，一个说到山居奉茶。谦之到得方丈，只见一个行者捧着一杯茶来。谦之接茶在手，不觉笑了一笑。行者疯疯颠颠的问道："老师父笑谁？"谦之道："世态炎凉，后恭前倨。"行者也笑了一笑，道："谁教狡诈？病则一般。"谦之听了惊异，方欲再问，那行者听得山门外清道声传，往外飞走，说："官府来也！"只见众僧凛凛排班迎接，那官府昂昂直进方丈而来。众僧只道是官府邀请来的全真，不敢叫谦之回避，哪知是谦之诈言！这官府却是魏朝官长，姓崔名皓，进得方丈，见个道士坐在堂中，那谦之却又弄个法儿，依旧是洞中出来的破服。崔皓见了怒起，便叫左右，一边捉串道士，一边睬过僧人。方才开口，谦之听得，便叫："官长休得罗唣！贫道不是与你捉拿的。"崔皓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谦之道："官长若问我贫道，听我说来。"说道：

家住嵩山石洞里，清净幽深无可比，
饥餐洞口万年松，渴饮山头一涧水。
我师公兴本姓成，传教谱文名说李，
炼就金丹得九还，能延寿算成千纪。
赐我图篆与真经，扫除伪法租钱米，
云中新科二十宗，开辟以来不传起。
谦之道士是吾名，特到尘凡来度你。

崔皓听得，随叫左右备车马，把谦之请到府中，盘问他三药二火之微妙，六时百日之深功。谦之随问随答。当时崔皓大喜，纳头便拜，请谦之的科仪图篆、真经等卷看阅。谦之答道："官长要看贫道这科仪等项，却不是轻易看的。"怎生样看，下回自晓。

第27回　行者点化崔夫人魏王约束中军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崔皓要看科仪等项，谦之道："官长要看，须是斋戒沐浴，拜入道门为个弟子，方才看得。"崔皓哪里肯依谦之之言，只是要看。谦之见不肯依言，乃使法术，只见空中黄巾力士，拥护着焚香童子，捧着许多经卷，只是在云端现出，却不下来。崔皓见了，方才下拜，愿意尊谦之为师。谦之乃招手，叫童子捧经卷下来。那空中童子，方才落下彩云。崔皓一一看阅科仪等项，称赞礼谢。后有说道法真伪总在道者之心五言四句：

大道原非假，清虚果是真。

但问修行者，可是道真心？

却说拓跋氏太武焘临朝，执事官奏道："今有臣下崔皓上书，陈启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法灵异，图篆经卷非世所有，且辟谷轻身，若欲修仙学道，非此人导引不可。"太武准奏，即令臣下召谦之入朝。崔皓又启道："这道士高傲自重，非可呼召而至，望王以礼待他。"太武依言，随令谒者、执事官厚币延来。只见执事官与谒者领了王命，备齐金缎表礼，两员官私自一个说道："王听崔官长书荐一个山野道士，如何不召而礼请？若是礼请，这道士必是个公相，有经国安邦之略，治众牧民之才，我们也安心上门去敦请。"一个道："不然，贤能之士，养高抱道，厚币延请固是。若是有道的全真，他能呼吸阴阳，旋转造化，运神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便是以礼延请，要学他长生不老，这也说不得奉令莫辞劳苦。只是如今有道的，他不在深山穷谷完他的修行，来你这尘凡作甚？"一个说："修仙之人也有寻外户的。只是这一件外户之事，便就生出多少奸狡，坏了教门宗旨，那知道些法术，晓得些内养。他便装体面，立崖岸，做模做样。若是不知道的，与他相亲，便就化缘，要布施。"两个执事官，说一回，笑一回。只见左右捧表礼的一个随从人听了，说道："小的知这道士有道行，有法术，不肯轻易见人，便面也难会。"执事官听了，乃问道："你如何知这道士有法术？"从人答道："这道士能驱邪缚魅，降怪除妖。"执事官听了道："我正有一怪事，他若能除，也不枉了奉令礼请。"谒者便问道："先生有何怪事？"执事官答道："山妻近日怀孕，临盆之日，梦有四个汉子，领着无数孩童，口里说道：'分门散户与人家鞠养。'这无数孩童，都是丑陋恶像，并无一个清秀容颜。山妻检得一个，生下来，却是精怪一般，不吃乳，不食饭，如今只要荤酒吃，便止啼哭。若是道士有法术，也要问他个原来情节。"

当下执事官与谒者到得崔皓府中，通知谦之说："国王表礼延请师真赴朝。"谦之哪里肯行，说道："吾未别谢嵩山，安可轻造王朝？"乃出府门，说道："且回山去也。"执事官只得回奏。国王问崔皓，说道："予以礼请道士，如何不来？"崔皓道："道士曾说，未辞谢嵩山石洞，未便入朝。"国王乃命执事官同崔皓奉玉帛牲牢，往祭嵩岳，仍命礼官鼓吹，迎谦之于平城之南，起建天师道场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台五级。一时招集道徒众盛，国王遂改称太平真君，亲至道坛受箓。崔皓既荐寇谦之，大得宠于国王，晋封官秩。二人得国王宠幸，终日讲谈法术。国王一日问谦之："道场法事这等齐备诚敬，天神可来享受？"谦之道："不来享受是臣道与王徒修虚设也。"国王道："既是来享受，凡人可见得么？"谦之道："见得，见得。"国王道："既是见得，道师何不施一法术，使予与那天神交接见面，这才见费了许多醮事，不虚设逐日功果。"谦之答道："王欲交接天神，必须要起建个宫殿在半空里，鸡犬音声不闻，凡俗法气不犯，天神方肯下降，王方得交接。"国王听了大喜，随命崔皓督工，以国城东南之地，建座道院，起名靓轮天宫，令极高大，不闻鸡犬之音，勿近凡浊之气。当下兴工。土木之费，工力之作，不说千百万计，小民力竭，百姓愁怨，道蹄兴嗟。却有个疯颠行者走到崔皓府前，口里说的是疯颠话，手里捧的是一卷《金刚经》，要见崔皓。却遇着崔皓公出，夫人郭氏偶在堂前，这疯行者一直走近堂前，左右把门人役哪里阻拦得住！夫人见了行者，问道："行者何处来的？"行者道："我道人有处来，只恐夫人没处去。"夫人怪怒起来，道："这疯道人说疯话，我一封诰夫人，官长又是当朝显秩，怎么没处去？"行者道："夫人，你听我道人说几句疯话。"

说疯话，不是疯，却是几句正道宗。执笏当朝官长事，脱簪直谏你家风。骂汝夫，理不通，荐寇道，建天宫，民力繁伤怨气冲。福国安民有正乙，一诚感格在心中。哪有天神来接见，徒高台殿在虚空。没处去，你夫翁，急早回头秉至公。我有弥陀经一卷，能保夫人得所终。

郭夫人听了，方才叫侍婢接得行者手中经卷，行者化一阵风，影迹不见。夫人望空下拜，取经一看，乃是一卷《金刚经》，便供奉家堂，时时看诵。却说这疯颠行者是何人？便是那寺中捧茶，说谦之狡诈的行者，呼犬衔骨的疯魔，总是随密多尊者、未了普度的元通。他虽被印度国王焚化，阳神却也周游世间，他见国王宠幸崔、寇二人，那执事官说的许多玢门散户孩童，都是那轮转的贪嗔痴等一派，吴厌、陶情等众脱生，恐引坏了这方僧人吃荤酒，破戒行，做出堕地狱的根因，故此屡屡显化度人。

却说崔、寇二人得国王宠幸，一个专恃威权，一个矜骄傲慢，朝臣大小无不怨怼。一日，二人正在靓轮天宫下来，到得府中，私说宫殿这等高广，科仪这般诚敬，却不见神人交接，恐王说道不灵。二人正议，忽然阴风晦昼，目不见人，只听得空中若忽声言说："汝等当竭忠事主，正道安民。吾奉正教仙戒汝等以正，则顺而获祥，以邪则逆而受祸。赫赫正气，岂容汝等怙宠骄恣！"崔皓见了这光景，往内堂抹壁飞走。寇谦之听得这音声，把案一拍道："吾自有法！"只见声止风息，依然白昼。崔皓进得内堂，见夫人在堂中讽诵经文，听得却是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品第，乃问此经卷何自而来。夫人便将疯颠行者说话备道一番。崔皓哪里肯信，随把经文焚毁，叫投诸厕内。只见那火焰飞空，化作祥去西去。郭氏无奈，只得退归闺阁。后有说崔皓焚经、获罪根因果报不小五言数句，说道：

佛开方便门，演此真经宝。
见闻得受持，消灾增寿考。
奈何崔皓愚，偏邪信妖狡。
焚毁投厕中，造孽非轻小，
一朝宠幸衰，王怒槛车讨。
按罪投厕坑，道涂以溺搅。
自悔溺经因，伤心已迟了。

却说崔皓毁溺经文，造下无边罪孽不知，乃与谦之专寻僧家过失。一日，正相谈论在府内，忽左右传禀，有执事官王炫要见寇师。崔皓令其入。王炫参谒了崔皓，便以常礼相见寇谦之。谦之恃宠骄傲，心中不快，便问道："先生顾我，有甚事情？"王炫道："久闻师真除妖降怪，小官家有一怪事，只因山妻怀孕，临盆之日，夜梦四个汉子领着无数孩童，口里说道：'把这孩子分门散户，都与人家鞠养。'便把一个丑恶的与山妻。山妻嫌其陋，再四拣择，哪有一个可观，不得已受了一个。生出来，果是丑陋恶像，如精似怪。如今却不吃饭食，专要荤酒。如无，啼哭不止。为此求师真鉴别何因，可有个法术惩治？"谦之听了，答道："这事情必有根因，吾有道法，只是不轻易为人驱除。先生须是费百千金宝，建一个九转大大道场，方能知这详细，救解汝子荤酒啼泣。"王炫听了，说："小官职卑俸薄，哪有百千金宝，望师真从简行事，也是莫大恩功。"谦之面允，王炫退去。谦之乃向崔皓说道："执事官卑，傲慢见我，我以厚费难他，仍要查他家门产子果是何怪。"随画了一道符焚去，只见符使唤得四个汉子到来。谦之乃问王炫孩子事情。四汉齐齐答道："我等皆前劫'四里'，轮转未了根因。能乱正而却畏正，能导邪而复陷邪。"谦之听了，说道："汝等我已知矣，只是昔日寺僧炎凉，今日王炫傲慢，行者两次弄疯作颠，来侵吾教，吾今本当用剿，只得留汝，报复那骄傲、炎凉。"四汉道："我等也只因浑乱人情，重罚轮回异劫。今道师正当存正大光明，以修真教。不当以些微小忿，希图报复，甚失出家修行之体。"谦之不听，乃复问王炫孩子如何不吃饭食，专以荤酒免啼。四汉道："师真既已知我等情由，只因王炫妻平日妒泼，他生产临盆，恶气上升，邪氛入念，梦寐不自悔改，产育自是怪妖。"谦之道："吾且不治汝以邪投他，且令汝去把他邪陷。"四汉唯唯退去。却早王炫复来，泣拜谦之前，说："小官无礼，望师真开宥。"谦之回嗔作喜，说道："先生，莫非孩子有说么？"王炫泣道："孩子连荤酒不吃，只啼不止。"谦之笑道："无虑，我有一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执回宅，焚之自安。”乃以符与王炫。王炫依言焚符，其孩不啼，吃饭。因此，国人皆曰：”寇道师不可轻慢，国王且师事，况臣下乎？””一符除怪，止却孩啼，真好道法！”纷纷嚷嚷，遍满国城内外。

哪知元通和尚屡屡显化阳神，一则为普度之已完、未结，已完的，是密多尊者前度化缘；未完的，乃达摩老祖四弹之教。四弹乃无言之秘，叫和尚一灵，作不了之因。却不知谦之道名虽大，而心地欠明，附和着一个偏僻挟邪的崔皓。元通和尚阳神虽遍彻有情，只可惜不能操轮转劫夺，挽回那狡诈心肠。这和尚苦了神魂，那邪的恣其心性。元通长者悯他异劫漂沉，有生居释流，不明禅戒；有长在道品，不谙仙宗。又见谦之、崔皓挟偏树党，仇怼空门，并那行者规讽，搅乱阃中，只这一种深仇，便成矛盾。无奈海岛真仙与正道蓬莱赴会，达摩老祖又面壁多时，那轮转冥司止据阴阳往返、善恶轮回，一死一生，不虚时刻。这”四里”哪管甚九流三教，六道四生，沾着有情，便迷其性。此时若不是圣人道治、仙佛阴功，妖魔怎生荡定！却说长安之西，山野之僻，有贼叛名唤盖吴。这伙人不知父母生身，当保首领为孝，王法严，宜安本份为良，苦被四孽转劫得这一派恶迷，导引得称兵为乱。可怜涸辙鲋鱼，自取糜烂，只是有道仁心，于兹甚悯。却说神元聘晋回还之日，魏地创寺之多，有道真僧不遭三途之陷，却也有万万千千。那更与”四里”为契的，却也有千千万万。这崔皓既师拜谦之，敬尊他法，便与释僧有如仇敌。神元是一个过世僧灵，怎敌见生官贵！且是被迷尘情之众，一灵难挽。如是因缘结构人世，便有一种幺魔小丑。这盖吴称乱山野，魏主兴师亲伐，当日传令三帅，统驭五兵，果是整肃的弓刀，犀利的剑戟，堂堂阵拥旌旗，烈烈炮轰天地。左列着崔、寇，僭拟军师；右摆着孙、吴，尽皆赞画。当下魏主传令中军，兵将静听约束。却传的何令？他传道：

兵战场中止尸地，王师所诛为不义。
勿恣掳掠劫民财，勿肆伤残将人毙。
可怜兵火到村乡，夫妻子母惊逃避。
割恩割爱哭啼啼，死别生离无解计。
家园田产且丢开，宝贝金珠难带去。
奔逃漫说贵为官，号泣难夸势与利。
愿尔枕席过王师，凯歌此去先得意。

却说魏主兴兵亲伐盖吴，传令五兵免恣屠戮，兵到叛贼即除。真也是义师所指，反侧自安。不想兵师住扎在一座大寺院相近，这寺院方丈却是神元通晋带来的茹荤长者。风魔戒谕不改，店肆警省不悛，留下业障，积出冤愆，却遇着统兵来的官员，叫方丈设席会客。方丈辞禀说：”僧房长素，不便治荤。”这统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有甚忌讳，便铺设酒馔，酒酣，推入方丈小门，逼近僧卧房密地，见有兵器陈设。再通小屋，一石磬傍悬，兵官击了一下，只见小屋门开，一个丫鬟出来，见是官员，即闭门入内，随把僧人扭到崔皓军前。僧人口口申冤。怎禁谦之在旁，指唆成案，启知魏王。魏王大怒，说道："丫鬟之事，虽称冤，白诬犹可。陈设兵器，此明明与盖吴同谋为乱。"随命有司按诛寺众，执事官抄没僧人财产。见家家俱有酿具酒器，及州郡富家大户寄顿财物，不说万计，又为窟室藏匿妇人，又使崔皓之谗得以信王。乃进说曰："佛法虚诞，为世道害。况此沙门藏匿兵器，犯此大戮，宜悉除之。"魏王信崔皓之言，乃尽毁经像，芟夷长安沙门，回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考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掬为丘墟。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余一切荡除。有司宜告征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一切经卷，悉皆破毁；沙门无少长，悉坑除之。

魏王将颁诏，只见寇谦之谏王诏且莫要下颁。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28回　崔寇恶报遭磨灭忠孝投师入法门

话说魏王将颁诏灭僧，寇谦之上前谏曰："臣蒙主公信重，感崔官长荐引，敢不奉诏！但西方实有圣僧，即臣教实有道祖。重此轻彼，恐非立教之意。"崔皓在旁说道："寇师差矣！仗吾正，应合祛邪。不当互操两可。"寇谦之向崔皓私说："司徒不可偏执太甚，安僧实所以固道。"崔皓只是劝王莫听。只见阶下跪着一人涕泣。魏王问是何人，左右奏说是太子晃见王。王问："有何事奏？"晃曰："臣闻西方圣人果是慈悲，救度众生，宣扬正教，供奉犹恐未尽一诚之感，况可灭乎？我王不可听信崔皓，有伤释教。"魏主只是不听。太子见谏不从，乃退与近臣计议，将诏书缓宣迟发，使远近寺院僧人预先知道，躲避为计。沙门因此多获救免，收藏经像，只是塔庙在魏地者残毁殆尽。后人有诗说道：

佛法原无厄，惟僧自召灾。
不因藏妇窟，怎惹祸根来？

清溪道人叹盛衰八句，说神元聘晋，僧寺太盛，乃有此衰。说道：

世事有盛衰，阴阳成反复。
倏尔春冬寒，忽然夏秋酷。
忧乐自何常，有余生不足。
惟有这光明，正大长生福。

却说太子晃谏王莫听奸臣崔皓之言，伤灭释教。这惹恼了崔皓，他乘着太子缓宣迟发，向魏主说道："太子违诏，私与沙门交结。"魏主大怒，把太子幽禁起来，将欲赐死。太子果师事一僧人法名玄高，这僧却也非凡，能知过去未来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妙法。太子事急，求救玄高。玄高曰："王信崔皓之谗，祸及太子，皆因沙门被酒色，起衅非小。吾有忏法，能解救其难。"太子道："忏法如何解难？"玄高曰："吾忏名金光明法，能使王回心转意，自是谗言不入，其罪得免。"乃咒水献花，礼佛作忏，果然魏主夜至三更，梦其先祖责魏主曰："太子仁孝，汝何听信谗言，疑害太子？若太子有差，吾当祸汝。"魏王惊醒，随唤群臣，说梦中先祖之言。群臣皆称太子无过。魏王乃释放太子，待之更厚。太子得免于罪，乃谢玄高。玄高曰："太子罪解，只恐奸佞谗及吾僧，吾其不免！"果然，崔皓在府中与寇谦之讲论道法，崔皓问谦之说道："师真，你的道法，吾见其外，未见其内。"谦之道："信如官长之言，科仪经皆外也，修性立命却是在内真功。"崔皓道："这真功如何修立？"谦之道："此功非静养深山僻谷、炼精化气成神，如何能得？若是司徒，营营禄位，便见了也无用。"

二人正讲论之间，家仆忽来报太子免罪，崔皓听得惊问道："他缓宣迟发，是我奏王，怒他违诏幽禁着他，为何赦免？"家仆道："闻说太子师事一个僧人，这僧道法甚高，能使王夜梦警戒，故此太子得免于罪。"崔皓听得，随差左右打听太子与哪个和尚谋免。左右探听的确，把玄高礼忏情由，魏王做梦事实，一一报与崔皓。崔皓大怒，随白知魏主曰："前违诏书，私与和尚交结，暗行妖术，致令先祖托梦恐吓我王。若不早除，恐为大害。"王听崔皓之言，乃命执法官收玄高。玄高早已知觉，恰遇着太子到来，乃叫一声："殿下，吾数当不寂，只是吾徒弟玄畅居于云中，离此六百余里，半晌如何得到？"正说间，执法官奉王命将玄高拿去。玄高到了法台，却跏趺而坐，那些刑具毫不沾身，闭目示寂。忽然一个和尚走至面前，泣曰："和尚神力，当为我起。"忽然，玄高开眸，说道："大法应化，随缘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过之矣。惟玄畅户，渡，汝等死后，法当更兴，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讫即化。众徒弟哀泣号呼曰："圣僧去世，我等何用生为？"只见玄高现形云中，说道："吾不忘一切，宁独弃汝？"众徒曰："和尚当生何所？"玄高曰："我往恶处救护众生。"言旋不见。崔皓既谗害了玄高，乃劝王尽除释氏经像。王听其言，可怜沙门大遭屠戮。

却说元通老和尚神游八极，见沙门在远近寺院持斋修行的，被茹荤破戒的连累，都是那陶情等一班勾引坏教。他已知盛时如彼，衰时乃此，虽然都是不守戏的做出，却难道不动慈悲！云间见这戮僧光景，乃显神通，附灵于一个沙门，法号元会，名昙，振锡到魏宫门。魏主见了，即传武士斩之。武士奉令，刀斫不入。王乃自抽佩剑去斫，毫不能伤，剑微有痕如线。随令武士收捕，投入虎槛中，虎皆怖伏，不敢瞬目。左右请以谦之试之。王准奏，随召寇谦之入虎槛，虎即咆吼起来。魏主始大惊，延元会上殿，再拜谢过，送元会于近城寺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通老和尚阳神仍返清虚极乐，不提。

却说崔皓专恃威权，魏主太武以皓为监秘书郎官。一日，其僚属姓闵名湛，劝皓刊刻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皓从之，乃令工人刊石，立于郊坛，书魏先世事迹详实。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国人无干忿恨，相与谗皓于魏主太武，以为暴扬国恶。太武大怒，使执法按皓罪状，崔皓惶惑不能对。乃执皓槛车，置于城南道厕，使卫士路人行溺其面，呼声嗷嗷，彻于道路。皓乃叹曰："此吾投经溺像之报也。"尽法以处，仍坐收僚属百杀人，寇谦之并坐。其党正要弄幻法逃生，忽然云端里见玄隐道真带着道童本智多人，道："吾奉正乙驱除严恶。"谦之求饶，说道："小道也曾受图箓、崇正教。"玄隐道："正为你假正入邪，坏吾道教。"道真说毕不见。谦之遂罹于崔党之害。后人有说报应善恶、祸福不差五言八句：

崔皓兴谗日，沙门被害时。

善有福善应，恶有恶神知。

经像何冤溺，科仪空受持。

寇崔遭业报，糜溃不收尸。

话说达摩老祖在清宁观，一心只要普度有情，演化本国。一日，却与弟子道副说道："我本天竺南印度王子，出家修继多罗大法，今吾师已灭度六十余年，闻知震旦国众生，若被邪魔扰正，以及东土诸有情破戒毁教，吾欲自西而东，随缘度化，须是择吉日良时，辞别侄王，然后启行。"道副唯唯奉教。忽然见一人自外而入，见了老祖，哀哀泣跪于地。老祖悯其情景，乃问道："善男子何为哀泣，卑礼师前？"这人说道："小子幼失怙恃，长又无能撑达，欲报父母深思，无由可报。千思万想，惟有投拜佛门，做一个和尚，报答生身养育。"老祖听了，说道："一子出家，九祖超脱，固是善功。只是你父母望你生生继后，一入佛门，便守戒行，恐于继续有碍，反称不孝之大。"这人说道："小子家有弟兄，或可为继，望祖师怜情收录。"老祖听他言辞正大，来意真诚，便欲收做弟子，但不知他意向可专不变，乃令道副以法试其心志。

道副领了老祖法旨，随向这人说道："出家不难守戒难，你既要投托佛门，须先在厨房供行者之役。"这人听了，随走入厨房，劈柴运水，便问道："师兄，你说出家不难守戒难。我想出家，是我一心要报父娘恩。发了这愿，就离了家园，到此观中，做个行者。挑水也不难，劈柴也不难，便是敲梆念佛也不难。却不知守戒难，守的何戒？怎便叫难？"道副说道："出家人既入佛门，便要遵守禅规，坚持戒行，不饮酒，不茹荤，不淫欲，不偷盗，不妄念，不贪嗔。虽说五戒八戒，却也种种甚多。你若能持守，不犯这戒，便是真心出家。若是不能持守，一犯了这戒，比那在家罪孽更大。人心变幻，见了这种种淫欲易乱，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说守戒难。"行者道："我只是把报父娘恩的心肠，时时警省，说为何出家，为何又犯戒。师兄，你说这个可难？"道副道："是，这却不难。比如劈柴挑水，还要费力。这持守戒行，只在这心一主定不乱，不费工夫，不劳力气，何难之有！"行者道："师兄，我从今以后，只是存着这个心罢。"当时道副把行者这话向老祖说明。老祖道："万法千缘总在这一点。彼既说言相合，可唤他来，收为弟子。"道副乃唤行者至老祖前，老祖道："汝为父母出家，只这一念与那为生死出家的，公私略异。但由此入彼，进步更顺。今起汝法名尼总持，披剃随时，汝既知戒，当无变乱。"总持拜受，退与道副静室悟坐禅之理，习入定之功。后有赞总持出家念正五言四句说道：

出家为生死，谁为报亲恩？

知得身从出，总持一念真。

话说尼总持拜受老祖教戒，择个吉日，披剃为僧。清宁观僧众及地方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喜舍，都来庆贺。观僧诸众遂建道场佛会。只见善男子中一人，向道副问道："尼总持师父为父娘恩出家，我小子也有一种恩未报，不知老祖可收留做个徒弟？"道副答道："善男子有何恩未报？"善男子道："我家自祖到今，历过十余世，都在这村宗族同居，耕种的国王田地，代代不绝衣食、供纳钱粮。若遇着荒旱，便赦了免征。算计到今，田产日增，人口益众。只说我父母弟兄，享庄家丰年富足之乐，却也不知是哪个赐汝。往日有几个贼盗来村搅扰，一村性命几乎伤害。感得官长发仓给廪，招集兵马驱除，一时把些贼盗平服，我村得以安堵，大家小舍得保守了田园性命。这都是国王的深恩。我想受了这恩，要尽个忠心报国，我却又无官职，不如削发为僧，做一个报君恩的和尚。师祖若是肯收留，我小子情愿入佛门为弟子。"道副听了，说道："你可谓不忘根本，真乃善良，待我转达祖师，与你说个方便。"乃向祖师把这善男子的话禀知祖师。祖师笑道："遵守王法，勤耕田地，莫拖官府钱粮，孝顺见在父母，便是报答国恩。何必削发为僧乃为报答？"祖师正才与道副讲说，只见这男子双膝跪于老祖之前，说道："祖师所言至教，只是弟子心坚于此，望乞收留。"祖师笑道："也罢，汝心既坚，汝愿颇正，由此正愿入门，坚心向道，彼岸何难登到！"乃唤道副："乘此道场功果，与总持一同披剃，起法名道育。"当日众心无不欢悦。后有赞道育出家心坚五言四句说道：

佛法无难入，端在一心坚。

师言皆至教，帝德实无边。

按下祖师收得二徒弟子在观，欲要辞王演化别国不提。且说西竺胜地，原是佛祖成道国度圣境。一日，佛在祇园聚集菩萨圣众，演说无上甚深微妙法宝，天花缤纷，异香缭绕，旁列着十八位阿罗尊者，得以听闻。偶然世尊发一句慈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德，说道：″吾于未来世已知窃名逃俗、七情染惹、六欲交攻、因邪害正、作诸恶业之众，谁能解救，度脱这苦等等？″只见十八位尊者齐发弘深正愿，合掌长跪，向世尊作礼说道：″诸弟子于慧光中已知魏法灭僧，非魏之过，乃奸皓之谗，实逃俗窃名、有伤释教的和尚自作孽耳。今有达摩演化，收录忠孝入门这一种正大光明，正好乘他有东度之愿，与他解救可也。″世尊道：″他一人素闻缄默，欲仲无言之教，怎肯尽纷纭辨析之劳？″尊者齐道：″彼有三大弟子，皆明正道，颇通妙法，纵有纷纭析辨、水火文部之难，善自降伏。″世尊道：″虽然这三大弟子有能，只恐他法力尚微，道心未固，汝等当为一试，用助其普行东度之功。″当下众尊者拜谢世尊，愿遵法旨，各于鹫岭显灵，乘云驾雾，到得下方，互相计议说道：″世尊以慈悲方便，念诸有情，自取罪业，令我等协力助成高僧演化之功。但崔寇已灭，释教复兴，其兴吾等自知有神僧力，只是三僧演化东度之愿当令助成。但恐他随行，道心法力尚浅，未入精微，道路迂远，邪魔颇多，万一被迷，演化功阻，而东度之愿何能成就？我等当随方以试，三弟子果具神通力，能降众邪魔，便助他演化前行。″众尊者各发无上圣心，齐声道：″善哉！善哉！″当时众尊者，随问第一位尊者以何法试。却如何答，下回自晓。

第29回　扶演化阿罗说偈尼总持扰静赴斋

话说众举第一位尊者，问以何法试，只见尊者趺跏正坐，旁有一蛮奴侍立，有鬼使者稽颡于前，侍者取其书通之。尊者乃说一偈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书所通。

魔邪呈色相，荤扰静定中。

第一位尊者说偈毕，便问第二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合掌趺坐，有蛮奴捧牍于前，老人发之，中有琉璃器，贮舍利十数。尊者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舍利宝。

光中生觉悟，因以度诸老。

第二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三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扶乌木养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献果，侍者执盘受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果中。

辞廉知供养，顿教地狱通。

第三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四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侧坐，屈三指，答胡人之问，下有蛮奴捧函、童子戏捕龟者。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三掼答。

明指在指端，大道从兹发。

第四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五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渊涛抱膝而坐，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出水中，蛮奴受其书。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神女出。
两处试禅心，道心无言触。
第五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六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右手支颐，左手拊稚狮子，顾视侍者，择瓜而剖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瓜因。
昆弟既和合，总归爱敬心。
第六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七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法器内。
衣钵不相争，清廉出智慧。
第七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八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过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盘献宝。尊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献宝盘。
清流供祖饮，不受望外贪。
第八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九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食已扑钵，持数珠诵咒而坐。下有童子构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莲池中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沙老僧。
赠以宝瓶茗，灭却怪狞狰。
第九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执经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执经地。
仙人侍女香，诵经解不义。
第十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一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见世因。
数珠作舍利，助化恶心人。
第十一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二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有神腾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前世定。
枯木有神腾，大蟒亦云性。
第十二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三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倚杖，垂足侧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过前，有童子怖匿而窃视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度猛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性善能皈依，人天可成就。
第十三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四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持铃杵，正坐诵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横短锡，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诉者。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云端内。
多保诵如来，免致伤物类。
第十四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五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须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蛮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静定因。
为解诸冤业，指明浅与深。
第十五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六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发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供花心。
童子发香篆，指明果报因。
第十六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七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临水侧坐，仰观飞鹤，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篮，取果实投水中。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静中觅。
无言胜有言，为上乘第一。
第十七位尊者说偈毕，乃问第十八位尊者以何法试。只见尊者植拂支颐，瞪目而坐。下有二童，破石榴以献。以一偈说道：
吾以一法试，于诸佛会中。
荒沙流墨迹，福善助成功。
众尊者说偈毕，慧光遍照万方，神力永扶九有。照万方，众生仰福；扶九有，万寿无疆。各生欢喜之心，以成东度之愿，专视达摩老祖演化、三弟子随师功果。按下不提。
且说祖师在清宁观宇，一日出定，对三弟子说道："吾观国度众生因缘情识，多被众欲交功，致使罪孽牵缠，吾心甚悯。今欲辞诸侄王群臣，往彼震旦国中，随缘而化。汝等当白王吾行之日。"三弟子唯命，白知异见王。王于老祖行日，枉驾来临，老祖因与王说道："王当勤修福行，护持三宝。吾去非晚，一九即回。"异见王听了，涕泣挥泪曰："叔既有缘，在震旦国非吾所留，惟愿不忘父母之国，演化事毕，早早回旋，免悬吾望。"老祖点首，当时辞别侄王及众宰职，离了清宁观宇，前出城郭，望东大路而行。王又具大舟，实以众宝，泊于海滨，听老祖泛海而驾。后人有五言八句赞扬祖师东行普度。诗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子何因缘，而为众生度。
慈悲具提撕，有情生觉悟。
一觉悔前非，一悟知来路。
万劫不沉沦，人天一转步。
话说祖师法驾一动，人天欢喜无穷，邪魔乱性有正，尽在这慈悲普度之行，演化众生之愿。师徒出得郭内，到了一处郊外地界，只见一座寺院。道副上前观看，见那座寺门上悬一匾，大书"万圣禅林"。祖师进得寺内，参谒圣像，方丈众僧迎接师徒堂中坐下。尚有远送众等辞别回去。按下师徒在万圣寺住下。且说红尘扰扰，人心凿去本来；世事纷纷，邪魅偏来乱正。人若不坚持正大光明，以完生人大道，谁不被那邪魔引惹，丧了本来，迷了天性？小则灾疾相缠，大则性命不保。这邪魅岂能乱人？都是世人持守不固。
却说陶情、吴厌这些七情六欲，劫劫轮转，不分等等。世人投入心胸，便乱人智虑，引邪了崔、寇诸人，迷害了不明僧众。当时守戒的得缓宣逃救，孑巳戒的遭业障亡身。这些业障纷纷乱窜，仍要迷人。却闻得普度演化真僧东来，乃生计阻，哪知邪不胜正，魔岂敌真？邪正相并，如红炉燎毛，沸汤化雪，自取灭耳。祖师师徒驻足万圣禅林，傍晚各自习静。乃有一魔扰道副静中，道副见其人生得怪形异貌，手持书简，向道副说道："我城外官长，为父母建延生大会，礼请十方僧众享三昼之斋，备一缣之赠。闻知师众道高德重，特遣小人持书礼请。"道副于静定功久，哪里听闻！这人书如电光一掣，他却端坐不动。魔见道副不理，即去祖师身前，但见祖师端坐，如太阳正照，阴霾哪敢近侵！却又去尼总持身前，持书也照前说了遍，只见尼总持虽是为孝出家，但未久入菩提门路，道心尚未坚真，只因请者为父母延生一句，便答了一声："我等初出郭门，焉敢妄叨斋供？"魔道："逢道场随喜，是僧家因缘；我官长以书简奉请，乃是敬礼真僧圣众。还有一等僧人，闻风赴会，远路找来，受享斋供，饱上求饱，虽然似馋口饿眼，总是成就檀越善功。"尼总持一接了书简，动了赴会根因，那目中不见在堂端坐身形，惟有去赴斋的这一番情景，随这人行走，便问："吾师父、师兄何在？"魔随答道："已前行。"总持飞走上前，果见师与两个师兄先走。到得城外官长府前，只见一大衙门，威严整肃，左右列着长幡宝盖，正中摆着门对榜文。虽然是官府衙门，却乃道场佛会。
尼总持进得府来，官长接着，周旋曲折礼仪，都是师徒们平昔交接。忽然摆出斋供，尼总持方才要举箸，只见那经堂上一位老僧，貌似阇黎，说道："那弟子，怎不参谒圣像，又不念句祝食咒文？你独不闻见腥风秽气，怎便唐突举箸？"总持忽然惊觉，依然端坐堂中。只见琉璃灯焰辉煌，照着满堂圣像。总持睁睛一看，左列罗汉尊者，第一位圣像，宛然阇黎，庄严色相。当下总持铭刻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想道："这一番静中尘扰，万一后遇道场斋供，不当唐突举箸，须要参圣咒食，以防魔业不净之扰。"总持颖悟在心。却又见第一位阿罗尊者面前稽颡的鬼使，形怪貌异，宛似持书之人，乃乘在堂众僧早起功课回向之时，他便向尊者前俯囟作礼，赞叹不尽。到得天明，众僧参礼祖师，俱各复位，惟有尼总持向祖师长跪，把夜来事因说出，求祖师度脱。祖师半句不答，也向第一位尊者前，合掌稽首，道了"慈悲"二字，复位而坐。正才坐下，果有使人持书，来请祖师师徒赴斋。祖师辞以匆匆东行，不得荷爱。这使人哪里肯退，苦苦哀求说道："主人诚意具斋相请。"祖师方才启函，书中说道："草舍茅檐，凡夫俗子，得闻圣僧东度，一则素斋奉献，一则异事相闻。倘驾下临化解，不胜幸遇。"祖师拆书，见说"异事求解"，便动了慈悲演化之心，慨然允去赴斋。道副乃问使人："汝主何事怪异，求我师尊化解？"道育也问使人："汝主何姓何名，却是何等职业？"使人答道："我主人姓向名尚正，曾为国度中执戟郎官，解组多年，生有二子，长子名唤向古，次子名唤向今，二子生来极孝极弟，娶有二妻，又极贤极和。只因主人娶了个继室，忽然变异，如今二子二妻，狠的狠，恶的恶，全然没个道理，把个老主人气恼成病，求医罔效，符忏不灵。今闻师父们东行演化，特来启请。"道副二人听了，乃向尼总持说道："夜来曰师兄有扰静根因，今此须应这段功果，莫要劳我师尊。当借你神力，解脱这老郎官灾病冤缠。"总持口中答应，心里却疑："莫非又是非静之扰？"正讲说间，祖师同三弟子到得向尚正家门，使人已先报知向老。向老出门迎接祖师，师徒入得门来，只闻得腥风一阵，祖师把智光大照，已知怪情异事，端在主人一念所招。自不发言，一任徒弟们驱除芟解。那向老迎祖师师徒到得堂中，纳头便拜，说道："病体不恭，望师真恕慢。"祖师师徒各相答礼。茶罢，即摆出素斋，上首一席，安了祖师坐；旁边三席，三位徒弟坐；老者一席，斜对着。祖师便问："老大人，郎君如何不设席一会？"向老听得祖师之言，便把双眉一蹙，道："师父且请用斋。心腹事情，一言难尽。"祖师便不举箸，一毫不沾。三个徒弟也看着祖师不箸吃斋，便也不动。总持欲动箸，他却亏了静里一番警戒提撕而起。向老只是举箸请斋，祖师只是要添郎君一席相会。向老无奈，只得备细把衷肠异事说出，道："师父在上，听我老拙一言。我当年生得两个儿子，娶了两房媳妇，个个孝顺，只因近日续了一弦之故，一个狠似一个，都变了孝心，成为忤逆。老拙为此气恼成病。"祖师听得，只是合掌，道了一声："善哉！善哉！这冤愆有自，道副徒弟当为发明。"道副方领师旨，只见屏风后一个汉子嚷骂出来，说道："和尚吃斋只吃斋，管人家闲事，问人家门风作甚？"把上席一桌斋，一手掀倒在地。尼总持便说道："善人莫要躁性，这也与僧辈无干。"言未毕，屋内又走出一个汉子来，看着这汉说道："大哥何必与他讲理，打了罢！"这汉子也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几桌斋都掀倒，举手就打道副。道副只把手一推去，那两汉子便似有绳索缚定手足一般，动也难动，口里只叫"救人"。屋内又走出两个人，手里拿着大棒，恶狠狠骂出。却是何人，下回自晓。

第30回　道副论忤逆根因祖师度续弦说偈

却说屋内走出两个妇人，手执大棒，口里乱骂道："和尚家吃甚斋！方才素食内，是我们着了些荤油，你都吃了，仍要管人家闲事。却又弄甚手段，打我的丈夫？"向老口里便骂道："恶妇无知，怎么毁僧谤佛，破人斋戒？幸喜长老都未曾动箸，天使你们掀倒了。"那两妇听得向老怒骂，便执棒要打，被道副念了一声："善哉！"只见两妇棒随手落在地，二妇目瞪痴呆。向老见了，只叫："好圣僧！好圣僧！"祖师乃向徒弟们说："这事原不异怪，自有根由。我等且回寺。"尼总持说道："不是静中阿罗尊者先有警悟，方才弟子举箸，被他欺也。师父，他家既有不孝之子、不良之妇，我等回寺，收拾东行去罢。"祖师只是不言，辞谢向老道："老檀越当洗心自思平日冤愆，以至于此。我等回寺，再与你持诵焚修化解。"向老见斋已掀倒，几个凶恶悻悻乱嚷，好生惶愧，只得送祖师出门。道副乃对向老说道："小僧见你这二子二妇恶生有因。方才见他行凶，没奈何聊施道术，定住他身，却难造次开豁他心。若不解了这术，便是终年他身也不得动一步。"向老道："这等忤逆子媳，便送了他也当。"道副笑道："我师尊以演化为心，度脱众生为事，怎肯行霸道剿灭不善之人？你进屋叫他回心转意，便活得心，动得足。"乃在向老手心中，用指画了一个"顺"字，叫向老莫开拳，只叫他可恭敬二亲，皈依三宝，他如应允，把拳一开，包他定身即解。

向老依言，送师徒出路回寺，他却进门，只见二子尚立地不能展足，二妇犹然痴呆似醉。向老乃问道："你们今后回心转意，不作凶恶地么？我请高僧吃斋，你却破他戒，又行凶打出堂屋，是何道理？你哪知高僧有道能法，定住汝等身体。方才说看我面情，不遣阴兵剿你。你如回心，还有法救；若是不转意，便定住你只到终身。"二子听得，慌惧答道："依你回心转意。"向老听了他这一句，也不再问他如何回心，如何转意，把平日凶恶事情如何改省，便把拳头一开，只见二子二妇即时活动，依旧嚷骂起来，且说道："好了，这几个和尚去了。"正闹吵间，只见屋外走进一个人来，却是二子母舅，见向尚正一家闹吵，他却不行解劝，也帮着向古、向今二子毁骂向老，气得个老者往门外走去。后有人说："人家遇着这忤逆冤愆，当察其根由。有根由自父母使来的，能有几个似大舜圣人，孝顺瞽瞍。说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身从何处生来，虽父母偏心，故意难我，到了个挞之流血，更要起敬孝，只等父母悔心。若是那不明白道理的，或为钱财，伤侮父母；或溺爱妻子，不敬父母；或好勇斗狠，以累父母；或因偏心弟兄姊妹，怨怼父母；或为自身口腹，欺骗父母；或为酒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邪非，不听父母教训，违背父母；或起坐颜色，傲慢父母。天下的道理古怪蹺蹊，这等恶业便生出无端的祸害。那为钱财伤侮父母的，贫苦断然在后；溺爱妻子、不敬父母的，不作鼓盆鳏夫，定招责离逆子；那好斗与怨怼父母偏心的，越使父母嫌恶，致入法网，蹈罪不赦；为口腹欺瞒父母的，多生病，食不下咽；那不听父母教训的，为非多犯，王法不饶。还有一等，过于和睦，父立子坐，为他事迁怒，见父母颜色尤厉，不即改容和悦。这一件道理不明，使父母心情不快。一或致父母不快中生出灾疾来。这段根因，为恶不小。这皆是为人子的，爱己身不孝养的过恶。"后有劝人警省，如清溪道人五言四句诗说得好：

父母我前身，我身父母后。

欲肥我后身，安把前身瘦。

却说祖师同三个徒弟，回到万圣寺中，众僧接着，道副把请斋未吃，向家子妇凶恶的事，说与方丈僧人，甚责二子不孝之罪。众僧说道："向古弟兄不孝，理法难容。只是其父有以使然，事无足怪。"道副道："其父何以使他不孝？"僧人答道："向尚正这二子，乃前妻所生。只因前妻弃世，续娶后室。婆媳不睦，生出这一种冤孽。"道副道："此情果是其责在父，为子的也当委曲和顺。"僧人道："二子两妇，当后母未娶之先，却也极孝。如今凶恶异常，亲邻劝解，官法警戒，都反做仇。"道副道："我师尊以度化前行，见此逆理乱常，必须要降伏了他凶恶根因，消除了这忤逆业障。"僧人道："比如师父要劝解他父子，还当在哪个身上究正。"道副道：于理法只当究子正媳。"僧人道："有何理法究正？"道副道："子不顺亲，法所不赦。何必论父母有不是使然？只就他不得亲心，便该罪死。若论以理究正，便是生母弃世，父续后母，人子有八母之义，安可不循义孝敬？纵遇着妒恶不贤，专在这为子的感格。若是子有一片孝敬真诚，蹈汤赴火不辞，那为父的娶了后妻，难道忘前，不顾其子？子再孝敬不违，这其中便积出无量福祉，家门自生吉庆。若是子不明理，怨父继娶，再加继娶妒恶，或生有己子溺爱，或唆使子父不和，或姑媳不相亲爱，再加不贤媳妇怼公怨婆，丈夫易听，或带前夫之子，侵克后夫财产，为子的正当合忍逊顺，更加和颜喜色，亲爱过于平常。乃若理法不明，多起忤逆，子媳无钤治长上之权，却有干犯违拂之事。人伦既逆，家道岂昌？所以还当究正于子。"

道副与僧人正讲论一派道理，只见向尚正老官长来到方丈，先稽首圣像，随稽首祖师，后谢罪三位高僧，说道："老拙正为家门不幸，出了这顽子恶媳，冲撞列位师父，罪过万千，求圣师慈悲开赦，仍求度托。但不知这种冤愆可得消释？"祖师只是不言，合掌道一句"善哉"。向老再三哀求，祖师但云："问吾弟子。"向老只得请求道副师解化。道副乃对向老说道："老檀越，你这事情莫怪其异，实有根因。当初你先室弃世，身既有二子佳媳，正当因其孝以正其伦，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你断弦再续？世间断弦再续的，第一无有子嗣，只得娶一继妻为传代计。或中馈乏人，房栊缺侍，不得已寻一个铺床叠被之妇。你岂不知续娶情苦，补房事难，守义贤夫良妇，宁甘鳏寡。"向老答道："师父，你出家人哪知我俗家闺阃中情苦！当初前妻在，中馈有人，衾枕有伴，裳衣饮食有条。前妻弃去，百事关心，虽有子媳之贤，却少闺阃之助。没奈何寻一继室，谁知生出这番怪异！"道副道："老檀越，你说怪异，小僧却说是平常事理。比如娶得继室是个女子，你以老年纳个幼妇，纵贤也知半世孤孀，不贤便生嫌忌。只这嫌忌中情节，或与老夫不合，或与子媳为仇。孝子顺孙，能有几个爱敬！人伦多从此坏。若娶个再醮，他两夫较量，其中爱憎偏多，一旦拂意，就里机关难测。再加前妻子媳，少有不顺其心，嫌隙易生争竞。世间多少佳儿佳妇，为此更变了孝顺初心，做了个不明道理匹妇匹夫，以造下逆天犯法之罪。其初原为闺阃有助，到底反成了不幸家门。愚哉，莫此为甚！"向老听了道副之言，合掌道："师真说的，真是慈悲方便，法门至道。老拙句句明心，言言合我。只是事已到此，悔交迟矣。求示一个解救功德，把子媳仍复善良，不再凶恶。便是这继娶的，也叫她安常处顺，使老拙免得气恼，除去病根。"道副乃向祖师合掌长跪，道："望乞吾师大垂恻隐。"祖师闭目坐久，闻得徒弟恻隐之言，开眸又见向老亦拜求度脱。乃说了四言四句偈语。说道：

续弦续弦，勿听其言。

无伤子妇，亲友宜贤。

向老听了祖师偈语，如镜照衡平，陡然心地朗彻，气宇和平，忧容变作喜色，病体顿复精强，谢了祖师师徒，辞别众僧，到得家内。只见二子二媳与那外来的人，气尚不平，恶狠狠的问道："老没正经与和尚议论我等不孝，那和尚不是执法官府，诉冤究罪我等。"向老嘻嘻笑道："这和尚却不是平常僧众，乃是国叔圣僧，有缘震旦国中，欲东行演化，度脱有情众生。方才我受不过你等气恼，寻他求个解救，他师徒如此如彼讲论了一番，总说是我不明道理，做了个听信继娶之言，伤害了前妻子媳。我想那高僧四句偈语更是明切，他道一末句说'亲友宜贤'。我想人家亲友贤德，也劝解几分。比如继娶的有人唆使，致生嫌隙。再加丈夫听信谗言，果是把孝顺子媳多有变作忤逆儿郎。我如今听了高僧之言，便解了我平日之忿。"向老说罢，往屋内飞走。只听得在内声声叫继娶妻室："好生和睦人家父子，安静老幼家门。"这二子听得，乃对舅氏说道："这等看来，方才是我二人无礼，也不曾听那和尚们说些甚话，便造次打出来。若据我父方才言语，果是高僧。我二人合当去寺中探望，也求个方便解脱。"舅氏也道："我既是亲戚，须问个如何是贤。"只见两妇说道："我方才不当暗置荤腥，破了僧戒，罪孽怎消？也当去忏悔。"一时各生欢喜，到得万圣寺来。却说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众僧，见祖师师徒演化普度有情，不讲禅机微妙梵语，专讲人伦善恶根因。也有向道的，执经问难，祖师句句开发其疑。也有随喜的，就事论事，徒众宗宗指明善恶。这方丈众僧便设个道场，请祖师登座演说上乘法宝。祖师道："何必费此一番唇舌劳扰，满眼空花。鉴悬堂庑，往来任缘，照人无私，彼此随觉。"祖师说罢，众僧依言静听。当时四方善男信女，却也随喜甚众。只见向古、向今同着舅氏，入得寺门，见了祖师跏趺坐于殿侧，众弟子侍立两旁，他三人便稽首师前，拜谢前非。祖师只是袖手，笑容不答。向古又参礼三位高僧，彼此各各相答。只见向古开口说道："师父，我方早轻妄触犯，罪过万千。师父们有所不知，只因我父丧了前母，继娶这后母，甚不是贤，搬唆是非，惑乱我父，计害子，凌贱二媳，还有说不尽的不仁不义之处。以致我二子气忿不过，也顾不得违了些人伦道理。"道副答道："善人，莫要伤害了纲常伦理，造下了逆天罪孽。三父八母之义要知，五伦一孝居先为重。岂不知舜帝事亲，呼号大泣；文王大圣，视膳问安。二位善人，你当尽子道，莫要伤了二亲。若是伤了亲心，王法自是不容，幽冥岂无鬼责！"向今便说道："师父，你出家人只晓得说现成美语，那舜帝文王，都是圣人天心。我们凡夫俗子，度量窄狭，父母既偏心，不念我等是他前妻遗爱，我等难道甘受这后娶的欺凌！一时冲撞些儿，他便百般唆害。其实含忍不过，以致如此。"尼总持听了道："善人，你二位为亲某蹈不孝，小僧为报恩出家，只说如今事势到此，你要一家和睦、昌盛为好，还是要一家吵闹祸害为好？"向今道："我等岂不愿一家和睦昌盛，只是他为父母的心肠偏狭不好。"尼总持笑道："善人差矣！不必论如今彼此成隙，只说你母弃世之后，子媳若孝，仿那问安视膳的心情，莫使你父忧中馈之无人，房闱食息之无托，他便也不思续娶，以忘前姻之好。只因子无问视心情，便起了续弦之意。"向今又说道："不欺师父，我弟兄从来也孝，谁叫他娶了这继母不贤，唆使一家不睦？"尼总持道："且问善人，你父继娶她入门时，难道她便起个不贤的心肠，唆使你父子？她初见你二子二媳，何等爱厚，必是你们存了一个晚继心肠，不使出个孝敬实意。古人说得好：亲娘为儿搔秃，血流满面，人见了说爱之也。若是晚娘，人便说妒。看这根因，还是善人弟兄不看她始初入你门待子媳之意，嫌以生嫌，隙以生隙，浸淫以至于此。依小僧之言，回家乘你老父悔心，急行顺母孝道，你母若不回心转意，报应却又在她也。"向古、向今听了拜谢。

尼总持只见那舅氏在旁笑道："师父说我甥，叫他尽却子道是矣，你却不知这妇心情恶毒，连我也欺。"道副乃问："善人是谁？"其人答道："吾向古舅也。"道副笑道："我师偈语末句，正为善人发，说'亲友宜贤'。人家遇此事，消祸起祸，都在这一种根因。若是亲友贤，自劝解中生出许多方便，方便不独一家安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功，于亲友亦不小。若是亲友不贤，唆使成仇，不独一家受害，他自身也难必善后。万一被唆使的看破，这仇恨又不了。"舅氏听了，便点首说："师父真是度脱我等。"三人赞叹出寺而去。方出寺门，只见许多妇女，口念着阿弥，手内捧着香帛，见了他三人，乃立着问道："东度圣僧可容妇女瞻拜？"向古答道："瞻拜得。"却是哪方妇女，下回自晓。

第31回　度向氏一门复孝化郁全五子邪心

话说向古三人得了圣僧度脱，不独反逆为孝，心情便正大起来。出了寺门遇见许多妇女，老的、小的，丑的、俏的，那小的执扇遮面，这老的捧烛拈香，可怜那丑的无人顾视，独嫌那俏的偏惹人观。他三人便道："是谁家没礼义男子，放纵闺门妇女外游？有这等不知羞妇女，借口烧香，庵观混杂。虽然是释门，清净慈悲，普度善男信女，只恐藏奸导欲，引惹市井无赖顽心。女菩萨有这善心，何不守妇道，不出闺门，在家堂焚香拜圣；何必瞒丈夫，信僧尼，入寺观，出身露面，见像焚修！清白世家说无，恐有村乡小户，传引偏多。"他三人正说，只见这些妇女中有两个乃是向古弟兄妻小。妯娌二人，见了丈夫，便问道："演化高僧在何处？"向古答道："在殿上。为何你二人到此？"其妻答道："昨见公公回家，回心转意，说了一篇好言好语，都是这东度师父劝化他的。我想这僧人定是高贤圣众，我们前怪公公请和尚来家，说我们不孝，故此把素斋内放了荤腥。谁知他不举箸，天使给你们掀倒了。今日乡村奶奶、大娘，传说万圣寺有高僧演化，故此我们来瞻拜烧香。"向古三人听了，说道："你为何不同婆婆来？这便还是你等不孝。"二妇道："我们与婆说，反被她说了几句没好气的言语。"三人道："圣僧在殿上，你们既有村邻伴来，我们且回家劝母，也来随喜。"舅氏道："你我方才讲妇女不可出闺门，却怎不叫二媳回家，任她们进寺，还要回家劝母来随喜？"向古笑道："二妇既回心信佛，已来寺内，且就她这好意。万一高僧再有开度她们好言语，从前罪孽或可消除。我们回家劝母，他系老人家，便出了闺门，也无甚大过。"向今笑道："千载难逢高僧圣道，只要我们父子们跟从出来，以免嫌疑。"三人回去，两妇同着众女人到了正殿，瞻拜圣像，便走到殿旁。见几多男女，来来往往，观看祖师师徒。二妇上前合掌深深拜倒，口内念佛，忏悔前愆。道副却认得是向古家执棒打出屋来的二妇，便对尼总持说道："化转二妇之心，便是他一家之幸。"尼总持道："这理真当，人家每每忤逆公姑，唆使不明的汉子。若是汉子贤孝，不听长舌妇言，世间哪有说公道婆，背前面后搬是非，唆男子，还是个良妇。为丈夫的，只是一味不听，把那偏心溺爱私情，做个光明正大道理。"道育在旁也说道："人家三代五代积出富贵儿孙，都从此造。"尼总持道："哪里等三代五代之后，只说眼前，一门欢庆，灾害不生，妇女产育无难，丈夫家道兴隆，皆出于此。"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听得，开眼说道："徒弟言，太迫切了。"当下二妇只是磕头，众妇个个称道好言语，起身出殿门而去。后有赞扬汉子莫听长舌一篇道：

切莫听，切莫听，是非都是妇争竞。
说长道短汉遮拦，枕边耳内何时静；
数公道婆骂小姑，吵邻聒噪亲姻听。
败家门，夫不幸，听了是非乱了性。
多少不孝出此门，多少不义由斯径。
听了不辨惹官非，听了果是生空病。
身家若是行得正，除却忠言俱莫听。

话说二妇听了师徒言语，个个自思，悔想己身不是。回家把这好言，你劝我，我劝你。就有邻家妈妈娘子，说向嫂不当才悔公婆。这二妇省悟，便去孝敬晚婆。却说这晚娶婆子，果然初嫁入门，见前妻子媳虽也贤顺，只因些小拂意，当自想不守前夫之节，失身再醮鳏夫，百事含容忍耐，以图过个平安日子。乃有心情强狠的，说我是母，我是婆便欺凌子媳；遇着那道理不明的，道他是晚，他是继，不忿生嫌。后夫忘了前妻遗爱，只要后娶心欢，偏听成隙，日长岁增，真乃家门不幸。贤的做了不贤，顺的成了不顺。妇人家水性积了些，无处解散闷气，多少染了些没来由的疾病灾危。向家晚婆子正是这宗根因孽障，自揣不明，积忿成病。却得向老闻知祖师东行普度，请斋解救这怪异，谁想子妇又不明，闹吵这一番。费了师徒唇吻，化解得一家复旧欢好。这婆子见了向老，来说些好话，二子一舅又来问安，两个媳妇双双悔过前非，都借着和尚的良言，圣僧的劝解。这婆子一时也悔过更新，心和意快，疾病安愈，梳洗起来，也去会两个尼姑道婆，往寺里忏罪保安。向老好生欢喜，忙备香烛币帛，跟随婆子到万圣寺来。哪知向老平日一家父慈子孝，只因他既有子媳，又复续弦，除了这淫欲根因，便惹了那王阳辈阴中搅扰。他这辈怕圣僧东度，人人崇信正道，不得遂他迷乱人心，乃遇着事机暗生魔阻。却说向老同着婆子入得寺来，她不便上前谒圣，乃叫尼姑引着婆子，近师前瞻拜。祖师知其为向老续娶，酿成这一种根因，乘她悔悟前来，乃说一偈道：

前节既失，后悍作祸。
自不忍心，于人何过。

婆子听了偈语，哪里知道？只是合掌望着祖师拜礼。同着尼姑道婆出得殿门，把偈语念与向老听。向老却明白说道："高僧偈语，只要你忍耐免灾，把你与二子、两媳从前以后是非过恶俱消释了。只照你初到我家看待子媳的心肠，便无气无恼，那疾病也不生。"婆子满口答应。向老一心欢喜到家，一门仍旧和好。却说人生五体，有个"三尸"魔孽。这三尸不喜人镇静长远，专一鼓弄人作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非，凿丧天真，所以修真悟道之家，屏却三尸之魔。世间好事，他使的人不去做，便是那七情六欲，种种邪魔，都依附人心，弄得人七颠八倒，他才遂意。却说王阳辈混迹世间，分门逐类，结构在那不明道理人心。这向家一户，都也是他。今被圣僧点化了，他这些业障，计议道："世间有正原无邪，有善原无恶，只因人心不古，已生出我等，既有我们，怎肯容他？这僧人一念要演化度脱人心，从了正道善行，必然福寿资生。我辈怎得容留，把世人愚弄？"这些业障，乃就乘着国度中寺院远近，不明道理的愚夫愚妇，使作的那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养；使作的那博奕好饮酒，不听父母训；使作的好勇斗狠、惹祸生非，连累父母伤；使作的那作恶犯法，把父母身体发肤毁；使作的那违和迁怒，不把父母柔声悦色待；使作的那为利为名、争忿轻生，为父母忧。种种愚夫，不孝之罪滔天。还有一等愚妇，被他使作的偏爱子女、忘孝公姑；使作的妒夫纳妾，老至无儿；使作的咒公诅姑，中馈不洁；使作的偷馋抹嘴、暗地藏荤；使作的在家不奉母仪，出嫁不听婆教，般般恶孽。虽说是"三尸"鼓噪，总是这七情六欲吴厌辈附和。因向尚正父子婆媳复旧孝顺欢好，一门兴旺，六畜滋生。这种种男女，有闻知度化的，恶念不悔，反生讥诮；也有误遭邪惑，一念省悟的，到寺超脱，望求释前非。

祖师于静室中，慧光普照，洞知这不齐情由，乃向尼总持道："徒弟，汝为父母出家，不当完一身之孝。若能充此善行，普及一切众生，同归正道，功德无量。"尼总持领了师旨，乃向道副问道："师兄，这善行如何充满？"道副答道："可度化的，须要言说；不可言说的，须要法力。师弟自揣近来道心善行，积成法力何如？若尚浅，当仗佛祖慈心方便，赞成功果。"总持道："我知师兄道力弘深，仰仗扶持。"

二人正说间，只见许多善男信女，到殿中瞻拜祖师，纷纷杂杂。一个老汉说道："闻知师父度化向老官长，父子婆媳悖逆复孝，老汉却也遇着这宗怪事。老汉夫妻两口，生了五子二女，也无一个孝顺。若是师父慈悲，救正他们，也似向家一般改悔，老汉夫妇定然厚备金帛酬谢。"总持答道："老善人，世间凡事有因，譬如地中布种，种豆出豆，种瓜出瓜。你前辈祖父，恐有失了孝顺的，后代定然生出不孝不顺子孙。"老汉答道："先世无有这样祖父，便是老汉也不敢夸口。"总持道："为何不敢夸口？"老汉道：不是夸口，我老汉为子时，父母在堂，师父听我说：

父母在，不远游，戏彩斑衣解忧愁。
饱食暖衣供早夕，下气和颜声更柔。
这孝敬，在心留，少有违拂独自尤。
只愿双亲心喜悦，福寿康宁到白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汉说了笑道："师父莫怪老汉夸口，其实祖代传来并无不孝的。"尼总持道："世间怪事，多从积恶牛来。只恐老善人祖父积来过恶。"老汉道：这也不敢欺瞒，我祖父——

都积善，不行恶，代代务本不逐末。

无有奸盗与邪业，宽厚居家常守约。

不趋势利与炎凉，安分守己为生活。

老汉说罢，尼总持道："据老善人说来，祖父都行善，无有过恶，宜子孙代代孝顺。今五子二女无一个行孝，想是老善人溺爱不明，未得教子之方，纵放他的良心。你莫知他恶，这去难劝化。教训已迟，其实在老善人，修省也无用。"老汉道："师父，如今仰仗道力，与老汉做个功德，使他们悔过前非，也见佛法无边。"尼总持道："善功德力固可感化，将来只是转变得你五子良心发见。我佛门不设怪诞，不行成令，顺善心自然，成就菩提已耳。"道副听得，乃对尼总持道："师弟你答老汉之言，虽是一团至理，却只是收拾已坏之人心，不得不行个激浊扬清之术。比如雷霆惩恶，天道无私；五刑禁奸，王法不赦。若只拘于我释门慈悲方法，一听其自化，只恐那幼失教训，执恶坚意不回的，却怎生觉悟他悔改？"尼总持听了，哪里有个主意！两只眼只看着老汉。老汉乃自袖中取出宝珠十数颗，奉尼总持说道："师父，你定是能教诲我子女转心改意，有道法的。愿以此珠奉献。"尼总持见老汉手捧着宝珠，却又把眼看那右庑，见第二位阿罗尊者合掌笑着，傍有琉璃舍利之光，乃生觉悟，便向老汉说道："小僧们为生死出家，一切世法金珠宝贝俱以尘土视之，受此无用。老善人何不把这些宝珠分给你子女，世间父子分颜生出那违拂情状，多系财帛爱多竟少。"祖师听得总持说出这两句，便睁眼看着那老汉，道了四句偈语说道：

种惠生爱，种施生因。

为失爱施，何不反惠？

祖师说偈毕，依旧闭目端坐。老汉哪里知解？只求师父超脱他子女回心转意。道副说道："老善人，我师尊说偈之意，也叫你回家分布些金宝与你子女，他自然孝顺敬爱你。"老汉道："实不瞒师父说，老汉庄田地土也不少，金银财宝也略充，每每分给子女，反惹得他们怨怼，毫无逊顺，每每干犯我老汉。"道育在旁听得笑道："老善人，此情易测，人心无有厌足，易起争端，只恐你分布不均，偏多偏少，得少便憎。若是有教训，知道理，安分受惠，方且感父母之遗爱。若是失教诲，不明理，争多嫌少，便生起木均之怨恨。"老汉道："我从来公平，哪有偏多偏少。师父总是你说得好，人心无厌足。又且少年失了教训，他个个不明白道理，如今酿成了个忤逆的性情。欲要呈明官府，只恐王法不宥。他却反说我老汉不慈。"道副说道："老善人，你请回家，我小僧亲来拜探你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善人。"老汉大喜道："老汉姓郁名全，家住地方，就呼做郁全村。师父若肯降临，当齐相候。"老汉说罢回家。只见五子已有人说与他道："你父在寺与僧人备细讲你弟兄不孝事情，却也一问一答，都有道理。"五子听了，个个生嗔，说道："我等有何不孝之事？与和尚家讲甚道理？"他这五人，心胸都是那邪魅鼓弄，三尸魔倡，一个个忿恨起来，直奔到寺。只见殿上：

香烟云绕，钟鼓声敲，圣像庄严，高坐莲花宝座；僧人凛肃，分诵海会经文。傍列着一十八尊阿罗汉，位位金身；背坐着五十三参观世音，活活菩萨。两庑廓塑十殿阎罗，一山门排四金刚圣像。护法执杵降魔，弥勒开颜笑世。笑的是，忙忙愚俗堕红尘；降的是，昧昧邪心沉苦海。

话说这五人忿恨，走到寺来，见无数善男信女，烧香礼忏，又见了许多佛像菩萨，心里便有几分敬畏。及至到得祖师前，见众人瞻拜，只得也合掌敬礼。便向祖师前说道："我等五人，即是郁家老父之子。闻老父在师父这里备细讲说我等不是，不知有何不是？故此特来请问。"祖师闭目只是不答。尼总持便问道："列位善人名号？"五人齐声答应。却是何名，下回自晓。

第32回　执迷不悟堕酆都忤逆妖魔降正法

只见为首的一个答道："我们弟兄五人都是郁家老父所生，第一名富，次名贵，三名福，四名禄，五名寿。"尼总持听了，便合掌道："善哉！善哉美名！都是轰轰烈烈奇男子，怎么使老尊不得全享五位之爱？"只见郁富开口问道："师父何故发此言？想必说我等不是。便是这寺内，你哪知我父母一般生出我五人，内中又无一个乞养外来不明之子，每每偏心不均。比如有几许金宝，你多我少，说几句言语，你是我非。又不是老人家颠倒，又没有甚谗佞刁唆。我弟兄家常或有一句两言冲撞他老人家，便说我们不孝。"尼总持听了道："列位犯了逆天大罪，却怎生解救？当即向佛前诚心忏悔，归家孝顺父母，只恐从前罪孽还解救不得。若再迟时日，便堕入一十八层地狱，受诸苦恼。"只见郁贵听得笑道："师父，你僧家专说没对证、费思想的话，地狱何处？苦恼何罪？只讲个眼见的，方才可信。"尼总持道："见在的便是王法，你若忤逆了父母，一字入公门，五刑凭受用。这便是眼见的苦恼，有据的地狱。"郁贵笑道："不瞒长老说，我郁贵，也有个小小前程，我父母便怪我不是，却也不送入公门；便是入了公门，五刑却也免加。"尼总持听了道："先生既是有前程，难道不求前程进一步？这个方寸被这不孝坏了。又恐不能前进，挨时日过了。倒退几步，那时公门也入得，五刑也加得，悔是迟了。"郁寿在末坐听了，笑道："长老，你说挨过时日，到了前程退步，那时人已老迈，公门五刑也人不得了。"尼总持听了，把眼看着郁寿道："善人，你可知仁者寿？你心术既为干名犯义，伤坏了这仁，安知可能到那老迈？"五个人，你一言，我半语，空费尼总持讲说，都是那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魅盘据在心。道副见这光景，深知难以口舌化。乃向十殿阎罗圣像前把手合掌，道了几句梵语，这五人见众僧顾左右，言他事，乃笑语离了寺门回家。时天色已暮，五人越走越远，迷失路境，不觉来到一所大衙门前，他五人抬头一看，但见：

门楼高耸逼云霄，阶砌坦平铺玉石。
户拥金钉和兽环，槛横铁段如蛇直。
兽头飞瓦出千条，鹿角横木围三尺。
牛头左列做公差，马面右边为皂隶。
寒风冷冷似人号，阴气霾霾不见日。

他五人心下慌疑，进前不敢，退后不能。回头一看，那里是原来之路，左右又皆大水汪洋，只得坐地，彼此商议。郁富向郁贵说道："兄弟，都是你向僧家，不信公门，这却明明公门，只是我等如何到此？"郁福也说道："阿兄，都是你说地狱何处，这莫非是地狱？"郁禄也说道："阿弟，都是你说老迈，这却是老迈的行境。"五人正说，只见十余个青脸獠牙鬼使赶将前来。一个喝道："你们要老迈不走这行境，何不早念救苦慈悲世尊。"一个道："家中也有两个救苦世尊，便是肯恭敬念他一声，也不得到这境界。"郁富乃问道："列位，此是何处？你们却是何人？"鬼使道："此是阴司，即名地狱。谁叫你干犯双亲，蹈了逆天罪过？我们奉勘问冥司，特来提你。"说罢，两个押一个，绳索牢拴，扯拽前走。郁富乃泣道："鬼使哥，我平日虽有一两句冲犯父母，却也无甚大过。"鬼使怒道："人子见父母面上略带些不和柔气色，便入了不孝之罪，还说一句两句冲犯言语。"郁贵也泣道："鬼使哥，纵我有一时误犯，却也念微末前程，放松些绳索。"鬼使怒道："若说愚俗凡夫，不知误犯，还可哀悯；你有前程，故作误犯，该罪加一等。"那绳索越扯得紧。郁福也泣道："望赐宽些，多奉些金宝。"鬼使大怒道："汝等正为心地不明，父母弟兄分上，重利不顾义，被这金宝陷害，却又来愚弄我等。你哪里知道，我这冥司，金宝无用。"郁禄问道："鬼使哥，怎么说金宝无用？世间烧钱化纸，却在哪个项下？"鬼使道："这都是生入耳目，敬祖心赐，代代不忘。先世借冥资表这敬念。若是冥司有用，富家到底是富，贫鬼到底是贫。且要这金宝买值何物？为人子的生不肯舍金宝供养生身父母，死后焚纸，金钱何用？反造了恶孽。那佛祖要你这金宝也无用处。"郁富道："依鬼使你说来，这金宝冥司无用，世人便不当焚修。"鬼使道："汝愚不明至此，世人敬天祀祖，只看你心，不问你宝。你心无宝，不将出敬，故存你金宝玉帛。"

五人听了，心里略明。被鬼使扯拽，入了大门，走到一所官厅去处。抬头看厅上，有大粉匾，上写着"勘问冥司"。五人伺候一刻，冥司掌勘问主者登堂，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押了五人，阶下跪着。司主取文簿一看，大怒起来道："扶持乾坤，振场世教，专在五伦。这正大光明道理，你等如何背乱？当押入十八层地狱，与他备受孽因，轮转到畜生之道，历劫不饶。"主者一面叫左右，押他五人下地狱，一面却把簿子点名，叫一声："郁富，你为何只贪货财，不舍养亲？粉骨碎身，不足以消这恶孽。"郁富答道："小人贪货财是真，却也未尝不养亲，朝鱼暮肉，也曾供父母，如何不舍？"主者道："你供亲，实为自供。虽比那不供的罪稍减，但曾款客，以剩残之食食亲，致父母少有不豫之色。此与不舍养亲何异？"叫左右押去。郁富又辩道："即以款客之余养亲，胜如不养。"主者喝道："你非贫子，安效家常？不敬之罪难恕！"叫左右押他入酆都地狱。却又点郁贵，说道："你为何只知求名，不知荣亲？馘首刳心，不足以偿这恶孽。"郁贵答道："小子求名是实，名尚未就，如何荣亲？"主者道："你求名之念，一派要高官厚禄、治产荫子心肠，何尝念及荣封父母、尽忠君主？"郁贵又辩道："小子虽是有此心，却也未尝到此地。比如到此地，荣封父母自是有的。便是尽忠君王，也须成了名位。难道名位未成，便责我不忠？"主者喝道："人世遗孝于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立心未入孝道，自知你扬名，不入忠公。这罪也难饶。"叫左右押入酆都地狱。却又点郁福名，主者怒道："你欲安逸，劳苦二亲。"又点郁禄名，主者也怒色道："你欲肥甘，不行视食具膳。"又点郁寿名，主者犹色未解愠道："你欲免三灾九厄，为何不行问安侍疾？你这一行人，只图为已，不念生身。殊不知你爱富得贫，要荣反辱，只因不孝所招。不但利未得，名难就，这罪孽，倒天河难洗。"叫左右把这五人押入酆都，再察轻重，分派地狱。左右正才把五人绳索捆起来，只见吴厌、陶情这一种冤缠，齐齐跳跃出来，欢天喜地说道："送了他们下地狱，我们又去世间，另寻别项。"正说间，只见半空中来了一个僧人。众人看这僧人，如何色相：

头戴着一顶毗卢帽，身穿着一领锦谰衫，
脚踏着一双棕油履，手捧着一只椰子瓢，
口念着一声弥陀佛，眼看着一起作孽人。

这僧人看着押解的，叫一声："且慢！"众押解只得暂停。僧人向主者稽首，主者立起身来，拱手道："圣僧何因到此？"僧人道："小僧从师东行普度，暂寓万圣禅林，前化向氏一门为孝，今度郁宅诸子回心。只因他偏执不信阳因，故此陷入阴果，但念未离正觉之门，且恕他尚昏之业，与他个自新正路。"主者道："阳造恶因，阴陷恶道，毫不差忒，救所难解。可恨他一种恶根，正在此押解他酆都，遍历阴山背后一十八层地狱，圣僧何得来说方便？"僧人道："司主固乃阴间执法，但吾门以慈悲为主。即如司主仲尼，不为已甚，有过许令自新。郁氏五子虽犯弥天大罪，其实也因其父未行教训，当年溺爱不明，故纵其恶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他哪里晓得人间世为父母的，未曾临盆，其子尚在七八月间，便有胎教。为父的或歌诗诵书，向妻说些五伦道理，那子在腹，母听他也听，气备混沌中，便生出一点灵觉，所以生育出来，十有八九聪明秀丽。若是为夫的荤酒终朝，淫欲彻夜，腹内黯黯不明，一团血肉生出来，多是顽钝愚蠢。及生出来，三六九岁，不令他从师习礼，终日与他放荡嬉游。义礼不明，谁为孝子？或有孝子顺孙，必是他父祖积德，冥冥善功所召。若无积德善功，万万无有好子。还有那不肖的生将出来，连累祖父灾殃气恼。"主者听了，拱手说道："高僧之言，真如金石，且请问好子如何？何为不肖？"僧人答道："勤俭攻四民之业，荣亲耀祖，便是好子。博弈为非，倾家荡产，便是不肖。这不肖，便是不孝。"主者拱手道："善哉！善哉！信如高僧之言。今看佛面，且免他押解地狱。这地狱中，都是不明那正大光明道理的，我阴司也不愿设此以待不肖，只是他自作自投。圣僧若肯一概慈悲，方便他们，超生出世。"僧人道："慈悲方便，是我门中宗旨。只是司主这地狱中，都乃已结证发觉，情无可矜，法所不赦，难以一概度脱。"僧人说罢，只见陶情这一班业障，齐吆喝起来，道："和尚家，不去自己修持个见性明心、历劫不毁的大法，却来这里说人的孽根，管人的闲事，把我们弄送的冤孽、结构的窝巢提明说破，长你家志气，灭我们威风，是何道理？早早脱卸僧帽禅衣，入我伙来，受用些荤和酒色。你那清门淡饭，有甚好处？"僧人听了，大喝一声道："孽障，你是何方鬼怪？哪里妖魔？在这地狱门前，不知觉悟，早早修省，尚敢毁我僧人，乱人正觉！"只见陶情这一班队里，走出一个邪魔来，看着僧人道："你是哪寺和尚？何庙阁黎？法名何叫？甚处生人？"僧人道：你这业障，问我来历，我且说与你听：

我身南印度中降，早年父母齐齐丧。
士农工商总不为，不思出将并入相。
一心只要入禅林，为报亲恩做和尚。
清宁观宇披剃时，投拜师真有名望。
教我出入静定中，传我心神不可放。
久久炼得悟禅机，世法尽教无碍障。
一心不欲在家门，随师普度朝东向。
出得国城暂止栖，万圣禅林参佛像。
阿罗尊者显慈仁，试我扶持驱魔障。
执戟郎官延我斋，荤油搀入素食饷。
我师老祖识腥风，道力除却妖和妄。
度脱父子妇和妻，孝道仍还一门向。
相传指引郁全村，五子不明仍放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师慈悲度脱他，设此地狱将他放。
我今见闻怜却愚，指引回头超若浪。
你若问我姓和名，总持法号多名望！
尼总持僧人见这个邪魔生得：
红头发，蓝面脸，两只金睛灯盏眼。
一双肉角插天庭，十个指头青靛染。
一嘴尖，两耳卷，鼻子朝天额下掩。
獠牙露出两腮前，叫了一声如呐喊。
尼总持看了他，乃大喝一声："邪魔，你也生长何地？唤甚名谁？"邪魔道：长老你要识我来历，我说你听：
问我姓名原有向，不是无根没声望。
自从盘古天地分，那时便有我色相。
只因人皆直朴纯，孝顺父母忠君上。
大舜大孝贯古今，空劳斯时身附象。
文王视膳问安康，伯鱼当年哀泣杖。
郭巨埋儿天赐金，丁兰刻木为娘像。
董永佣工葬父亲，感得嫦娥从天降。
世间都是这般人，与我魔王全没帐。
分心寨里遇陶情，惹出我等多魔障。
本来只要附人心，落得一身称豪放。
送了一个入幽冥，又送一个地狱上。
我名忤逆有名邪，不怕道尼与和尚。
无父无君说你们，荡着些儿叫你丧。
尼总持听了喝道："原来是你这邪魔。我想，天地间除了正人君子你不敢乱他些毫志意，再除了我等出家僧道你不敢侵近色身，世上被你陷害了多少愚夫愚妇堕这十八层。堕这十八层，还是逃得王法的，若是逃不得王法的--"尼总持说到这一句，便攒眉泣涕起来。那魔笑道："和尚是个哭脓包，怎么说一句逃不得王法的，便哭起来？"却是为何，下回自晓。

第33回　试禅心白猿献果堕恶业和尚忘经

尼总持泣道："世上被你这邪魔陷入天罗，万种苦恼，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身体发肤受的是父母的，被你弄得毁伤万状。可怜他在公厅，受那五刑三拷。有一等恶狠父母，仇视其子，恨不得食其肉。有一等动了天性恩的，哀怜已迟。为父母的，哪里知道刑罚的是自己身体？为子的，哪里知道刑罚的是父母发肤？此处愚夫，至死还有不悔不反自己过恶，甚且仇恨无端。可怜他怎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的王法，还有地狱在后。"邪魔听了，大笑起来，道："我生就反常背道，专要逞弄着这等。世上愚夫送一个，再换一个，才有些精神滋养。"尼总持便厉色起来说道："我僧家不迷入真境，如今遇着你这邪魔，只得哀求正法除你。"乃合掌望着空中赞了一声："护法大力尊者！"只见空中现出一尊神将，手执降魔法器，专击忤逆邪魔。邪魔见了尊神，匍匐在地，口称："远离红尘，再不向人间鼓弄。"尊神怒道："汝等变幻不常，隐显叵测，何足为信？"乃叫鬼使押入黑暗地狱，这邪魔涕泣求饶，尊神怒目不解。只见他党中陶情辈低声嘱道："何不皈依僧人，还求他方便。"邪魔乃叫一声："总持师父，方便方便。"总持道："你自方便，谁能与你方便！"乃向神将说道："驱此邪魔，仰仗神力。如此斩草除根，免其再发。世间凡夫俗子，不明纲常伦理，被他鼓惑迷弄，今日费神力之剿荡，劳圣僧之唇吻，皆此邪魔猖獗。"神将道："若以吾神力职掌，专剿灭此魔，但既属僧门，聊存方便。即此地狱昭然见在，借劳僧步，一一押赴，使他目见被陷之人受诸苦恼，自生悔心。须是大借神威押赴，不然此妖邪又复逃避支吾。"又道："吾要护持三宝，日赴千坛，鉴观大地逆理乱常之辈，以伸吾剿灭驱除之权，不暇留此。吾僧若随师演化，后再有便化众生，不得已而用吾神，当称扬梵语，吾即来临扶助。"神将说罢，飞空而去。

尼总持乃向主者说道："郁氏五子，小僧本欲乞求免押阴曹，令其自悔。乃其实是被忤逆邪魔鼓弄，今押此辈遍游地狱，使他目击被陷凡愚，不得不连他顺带，使他也经目警省。"主者拱手，随唤鬼使去押邪魔。鬼使方才去扯那邪魔，陶情辈等邪一阵烟走了，只剩得一个邪魔被鬼使押着。郁氏五子也被鬼使锁押。尼总持见了，乃复向主者求宽，说道："望司主垂念他未离禅林寸地，尚在慈悲我师光照之中，免其锁押，容小僧保领，遍游示戒可也。"主者道："既是僧以方便为解，姑领其教。"乃喝退押解鬼使。五人见总持与他方便锁押，又且身边无一恶狠狠解人，乃低头拜谢，说道："昨日在寺中承师父教诲，只是我等固执不明。今陷于此，乃承救拔，得免押解，不知前途何处去所？这押解的何等邪魔？"总持道："汝等便是这邪魔迷惑，镇日朝昏不舍，你等如何不认？可喜他离了你身，你且前去，看那被地坑陷之辈受苦。"当下总持辞别主者，叫鬼使押着忤逆邪魔前行。这郁氏五人随后。走不多时，只见前面一座大城，拦着去路。怎见得大城，但见：

石砌堞高百雉，金钉门掩三开。东连西接海天宽，上逼青霄不断。黑雾漫天笼罩，寒风侵首无端。城门外设许多般，刀戟精灵无算。

鬼使押着邪魔，手执着一面押解牌儿，那精灵看了，便放他进城，却拦着郁富等不放其进。总持向精灵说道："小僧保此恶孽，欲遍游地狱，以示警戒，汝等不必阻拦。"精灵道："人间自有地狱，僧人何不指与他看？"总持道："人间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者众，牢狱习以为常。上官三令五申，耳提面命，详细在那申明亭内，惩创在那军械枷中。善者自善，恶者不畏，所以小僧乞求前司主者，保得这辈观游，乞赐容放，不致差池。"正说间，只见一个白猿手执一桃，献与总持，说道："僧食此可免入此城。"总持暗思："庑殿有阿罗三位尊者受白沐猴献果，我何人斯，敢当受献？"只这一念，那白猿飞空而去。城门洞开，精灵拱手，听僧人带五人入城。总持入了城门，径直走去。只见一座大门楼，上写着"酆都地狱"。傍墙上贴有许多告示，上写着："一禁欺误君国、忤逆父母、不忠不孝众生。"总持看了，便叫郁富等："你等观看。"那邪魔便欲挣脱绳索，说道："鬼使哥，此处禁止我类名色，理不当入，乞放了我罢。"鬼使怒道："此正是送你万劫不超生的境界。"只见郁富等说道："人间欺君误国，忤逆父母，也有个重轻，怎么一般示禁？就没个等第？"鬼使怒道："狱里禁着的，自有等第，你怎得知？要知，须待狱主升厅，僧人禀白过，方才现形与你见知。"正说间，果听得云板三声，狱主升厅。众人在门外观见那狱主：

头戴金冠黑翅，身穿绛色红袍，白玉带上系青绦，足下双靴染皂。左列着文书掌判，右列着善恶功曹。阶下摆着戟和刀，专候罪人拷较。

狱主升厅，鬼使押着邪魔到了阶下。门上哪里肯放总持入去。总持方才合掌，念了一声佛号。只见厅上主者见了门外僧人，便问左右，鬼使乃答应前情。主者听得，忙叫左右延入总持，以礼相待。乃问："高僧白何而来？到此何事？"总持便把前情说出。主者道："僧不言，吾已备知。但你要观看，只是色相难观，垢秽难近。又恐你僧家慈悲不忍，发出一个方便来，破了迷情，走了这恶孽。"总持道："即如司主说，我僧家原除了俗情烦恼，不忍观看恶业自作自受，只是为吾师有度化情因，不欲叨叨口耳，每欲缄默中示人一种道理，令使自化。苦奈群情不慧，众生迷昧者多。故此我徒弟辈，随师演化，发师未发之旨，以开众生有情之路。望乞见原，把狱中不忠不孝恶孽，与此郁富等一观，涤虑洗心，或者在此警省。"狱主听了，笑道："据僧所言，当放出纵观，但已结证、未结证、已发觉、未发觉，轻重不等，刑罚亦异。那重的，已结证的，或发在畜生道，或发在饿鬼道；那轻的，未发觉的，或使他活受灾害，或使他见刑世间；那已发觉，尚未结证的，乃幽囚地狱中。此地狱中，虽似世狱一般拘系，却与尘世不同。尘世人情多为利诱，禁卒与主者公私不同，受贿徇情，容有把罪犯安置闲散之处，苦了那贫苦的，禁押他在那瓮隘湫底之间。若我这冥司，不逐利贿，不受私情，贫苦愚氓，还怜他个少训失教；富贵奸顽，反恨他逞凶肆恶。总是一般幽囚，无分彼此。"狱主说毕，乃叫左右把狱中忤逆罪犯，不分轻重，放出狱门之外。左右奉令去放罪犯，主者乃拱手延僧厅上侧坐，把郁富等五人并押的妖魔，分布两阶。只见那虎头犴狴之中，军械枷锁，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腿折脚，愁眉苦脸，哼疼叫痛，一个个挨挨擦擦，哭哭啼啼，走将出来。
尼总持见了叹息，向罪犯说道："人生世间，乾父坤母，乾即是天，坤即是地。天地盖载之恩，高厚无极，所以父母配合，天地一样罔极恩深。有此父母，就有此孝顺人子，职份当为，一毫之外不可加，一毫之内不可少。要加添无处加添，若少了一毫，便入罪犯。可怜你这众中也有不明故凶的，也有明知故为的，受这若恼。可恨你自作自为，不自觉悟，不畏王法，不怕冥谴。"众犯听着点首，郁富等见了寒心。只见众犯把眼往阶下一看，向主者诉说道："我等生前岂不知父母生身？只因一时酒色财气、贪嗔所染，却被那阶下押来的忤逆邪魔，坑陷了我等好好心肠，清清世界，都被他鼓惑弄坏到此。"邪魔见了众犯，已自惊愧，却又听了众言，乃答道："你们自心无主，与我何干？想我那来鼓弄你之时，你父母也曾把好恩情言语与你说；那好亲戚邻里，也曾把甜言美语与你劝；那知道义的好朋友，也曾把纲常伦理与你讲；那贤惠妻妾，也曾把忠言苦口与你谏。谁叫你执邪罔化，不听良言？自作非为，与我何干？"众犯听了，只是咬牙切齿道："分明是你鼓弄我等，迷了本家，送在这苦恼去处，还要多嘴饶舌。"主者听了，大喝一声道："这些业障，到此还行强辩，你岂不知俗语说，'门里君子，门外君子至。'又古语说得好，'贞女在室，狂夫禁焉。'你众犯若便正大光明，那邪魔敢无端勾引？"喝叫左右仍押入狱。却叫把那忤逆邪魔押赴阴山背后，永远莫使他出世。这邪魔听了，苦屈皇天，叫："高僧方便。"尼总持道："我僧人无法可治，还有何法方便于你？"狱主乃吩咐鬼使写了一道牒文，把忤逆邪魔押去。乃唤郁富等过来，说道："汝等不孝之罪虽未发觉，然已迹著，特勘问司主未结证定罪。圣僧为汝等坚执罔化，故设报应因缘，为汝等警戒。你可知逆理犯顺，无边罪孽，皆从你不孝中积出。今我这地狱中，第一禁欺君误国不忠的，忤逆父母不孝的，汝等犯了不孝之条，故押出这党罪犯，欲使汝等各知悔悟。若复执迷不改，须置汝等生王法，死地狱，汝无后悔。"乃向总持拱手，道："高僧不便久留，诸狱总皆罪恶幽系，睹一自知。若必欲遍令此辈游观，恐见了这许多罪案光景，动了你释氏慈悲，显得吾执法不存忠厚。但保助你祖师演化，此行水陆国度，若有见闻善恶苦恼，有情等众应得度脱，解罪消灾，但诵梵音，吾自显应。"狱主说罢，尼总持合掌称谢起身。只见狱主复留住总持，说道："我亦有一事，在勘问司尚未勘明发过，须与圣僧有三分瓜葛，少留待发过来，当仗方便。"尼总持乃问道："司主有何事要小僧方便？"狱主道："吾在阳世一门行孝，故此百年得袭此职。今闻吾子不改先志，为父母持斋，延请僧人持诵诸品经咒。有寺僧法名轻尘，得受经资，弃置不诵，已入恶孽勘问，只是未完此件公案。敢烦顺寄僧徒，续完此功德。
正说间，只见两个公差押着一个和尚，手执着公文，呈上狱主。狱主拆览公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叫推过那和尚来，便是轻尘不诵经文，妄受赀财这宗公案。尼总持见是僧家，不待狱主清审，便开口请饶。狱主笑道："地狱无私，安行嘱托？想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总持道："僧家方便存心，见俗且救，况一门同宗，安忍坐视？"一面求饶，一面看那和尚满身都是铁钉钉着，无一皮肤好处，苦楚万状。总持不忍，哀求狱主释放，去了铁钉。狱主道："事关于我，我正也踌躇；若要去他铁钉，还须叫他徒子若孙补定经咒。"总持道："小僧既认他做一门同宗，便是代他持诵经咒诸品，也是小僧披剃到今习熟。"乃随口诵出诸经一过，只见那轻尘身上铁钉根根自脱。狱主乃谢总持，叫左右且放了和尚，在那壁间发落。一面喝郁富等，说道："汝等信阴阳一理，报应不差么？"郁富五人磕头，满口答道："深信，深信。"狱主道："且饶你一十八层之解，幸喜你尚未离足佛门。"说罢，把袍袖一拂，顷刻公厅不见，他五人原来出了寺门，见天色昏暗，朦朦胧胧，复走入寺廊，在那左庑下就宿。寺僧见他五人睡卧，只当借宿，也不惊动他。尼总持打坐殿上，又复入了这种根因。祖师见总持出定，乃笑道："徒弟虽把持不定，却也于度化有功。"乃说一偈道：

自种有因，因以成众。

受魔却魔，为静之动。

尼总持起身，先拜了左右阿罗尊者，随向祖师稽首，却信步走到十殿阎罗圣像庑下，见郁富五人方才睁眼起身，一个道："诧事，怪异，怪异！"一个道："在此圣像前，便做这景像梦？"一个道："做梦只一人知觉，哪有五个通同？"一个道："明明显化我等。"一个道："只看那长老可知？"五人正说，只见总持走向跟前道："小僧如何不知？若不是我小僧方便，押解一十八层。"五人听了道："爷爷呀，地狱昭然，我等罪恶何解？须是到殿上求告祖师。"总持道："这才解得。"五人乃走上殿来。却是何等求解，下回自晓。

第34回　求课诵报本回心说忠欺灾祥果报

话说祖师趺坐在大雄宝殿之上，旁左两楹之间来往善信瞻仰不断。寺僧焚香忏，借师演化，因而交揽檀越施主，也有许愿酬恩的，也有斋僧结缘的，也有问道求度的，也有悔过消愆的，也有为自身祈禳疾病痊愈的，也有为妻子保安修醮的。那祝延圣寿牌位设在正中，和尚只持科文，晨夕诵念一遍。那曾见为父母的来叩大慈，恩光普照，又见那僧众奉承势利，忙忙碌碌，道人行者奔走，跻跻跄跄。祖师大展智光，乃向三个徒弟道："世态人情百千变幻，我等欲行度脱，只管得目前。即此目前尚漏，如何普及万方，永垂历劫？"道副答道："师尽师心，一随万变。"尼总持答道："只据现在，任其去来。"道育答道："有我有人，无人无我。"祖师听得道："汝三人意见虽别，理实不殊。只是于三世慈尊原意少异。"尼总持便合掌稽首，拜问三世原意。祖师道："为父母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今已披剃在佛门，那些地狱中有情，宁忘了演化？″尼总持当下颖悟，乃两眼看着郁富五人，上殿来瞻礼。祖师却又一心里想着轻尘的课诵根因，只见郁富五人上得殿来，跪拜在祖师面前，也不言语，只是磕头。祖师大放光明，备知来意，但口诵一偈。说道：

知心便问心，云何堕此狱？

反此不正经，消愆在慎独。

郁富等不知偈意，惟郁贵叩首师前道：″小子知也。″乃起身向寺僧告许经愿，祈保双亲康健，灾难无侵。当时就有一个僧人近前道：″施主要建一会经愿道场，还是建一藏课诵功德？″郁贵道：″一会怎么说？一藏怎么解？″僧人道：″一会乃是一时修个法会，一藏是课诵经文五千四百八十卷为一藏。一时法会灯烛香花斋仪，与一藏课诵的功德费用多寡不同。″郁贵说道：″只要功德广大，我祈求得益。″僧人道：″如此，须是与施主课诵一藏经文。″尼总持听了僧人课诵之言，乃向僧人道：″莫要似轻尘的课诵。″郁贵笑道：″师父不言，小子也忘了，但不知可有此事？″那僧人听得，吃了一惊，忙向尼总持问道：″师父如何说轻尘的课诵？轻尘乃吾师也。见今疾病在房，师父这言说得有些古怪蹊蹊，请毕其说。″总持但合掌不言。郁富便说道：″我等为不明孝道，误犯双亲，被阴司冥谴，已堕成狱。幸未离善地，得圣僧救度，于冥冥中见狱主惩治一僧，说他为人课诵得贿，不完经功，把周身铁打遍钉，得圣僧救解。我们影响之间，尚记得他名号轻尘，叫他徒子若孙速补完经文，以释前罪。″僧人听得，问道：″施主，此言却从何处见闻？″郁富道：″便是夜来山门庑廊处，明明显化。″僧人道：″果是吾师为人课诵经文未完，偶患恶疮，遍身疼痛，将已垂亡。昨夜忽然疮口合愈，住痛得生。细思冥冥报应不差，我等为师续经忏罪，自顾不暇，尚敢又揽施主经文，重复造孽？″僧人乃稽首尼总持，说道：″师父既解救我师于冥冥，这郁施主经文一藏，借道力与他成就了功德罢。″总持道：″我等随师东行，功夫不能久留。″僧又向道育前稽首说道：″望三师父与他课诵罢。″道育答道：″此系吾总持师兄揽来的功果，小僧未敢承揽。″时在堂尚有众僧，齐道：″我等不必推让，何不稽首祖师前，听教何人课诵？″众意乃定，齐到祖师前合掌启知祖师。祖师与道副正闭目端坐，众侍左右。忽然祖师开眼道：″得四句偈语。″说道：

诵经本孝，为诵则忠。

失却忠孝，须归仁者。

祖师说偈毕，乃看着道育说道：″徒弟，汝当推广本来善愿。″道育道：″祖师为东普度，法驾将行，弟子为人课诵，恐坐日迟延，未为事便。″祖师道：″吾虽为东行度，但与本国夙昔有缘，顺道演化，只要成就众善，何忌迟延？″当下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育向师礼谢，遂承应课诵经文。只见众僧知轻尘果报，又见郁氏五子回转孝心，为亲修建功果报本，郁老夫妻得知，遍传引得远村近里僧尼道俗、善信男女，各出金粟，建一个祝延圣寿报本的道场。众信僧人都拜请祖师登座，为众说法。祖师道："既令吾徒弟承行课诵，一切科仪悉听他行持，吾暂移静室打坐。"乃令道副随身，按下不提。

且说阿罗三位尊者见尼总持以口舌化郁富等五人不回，动了嗔念，向十殿圣前念了几句梵语，现出真实不虚地狱，警戒他五人。又为出家高僧，安可令他遨游地狱？那犯法罪恶，污秽僧身，只为救度众生，说不得广施方便，乃以白沐猴献果试他禅心。尼总持那时若见了白猿桃果，说吃了免入地狱，一时吃得，便入贪痴。只就他一心自忖，不敢僭受圣真之献，便成就了他这一件功德。也是郁氏五人之幸，又得道育高僧与他课诵经文，修建法会，阿罗三位尊者乃向四位尊者道："尼总持以孝化忤，以顺惩逆，吾故试以法，以扶其教。今道育课诵，虽为郁氏五子报本根因，实为轻尘和尚消愆。尊者慈悲，曾云法试，毋使他禅心不力，又被邪魔乱正。"第四位尊者生欢喜心，允首答道："俟彼诵持演化，吾自有法以试。"

却说轻尘和尚为受贿课经不完遭谴，被圣僧救度。这一端情由，往来寺中无一个不知。他自己也省悟悔改，一时疮痛已痊，入堂参拜圣像，忏悔罪逆。乃谢尼总持毕，随上道育法座前合诵经咒。恍恍惚惚，只见一个蛮使手捧二函，上写着一行字：一函开着"经资三金"；一函开着"经仪七金"。七金者，置于道育座前；三金者，置在轻尘前面。那轻尘看了又看，道育端诵不顾。少顷蛮使与函不见。道育经文诵毕，乃向郁氏及众信说道："小僧奉师旨承揽经功，此心惟恐心与经文不一，或生慢心，或生妄心，或生利欲等等邪心，或生育我种种私心。口虽诵念，眼实外观，经随眼去，孽随诵入。自保不暇，焉能与人度脱？诸善信当鉴小僧真诚，切莫惠布金钱，不但受领入了贪邪，只一入眼，恐起了无明之妄。"道育说罢，只见众信中一男子开口问道："圣僧之言，果是真诚。为十方众生，课诵功德实行。且请问：我等布施金珠，供养三宝，圣僧课诵经文，代消灾罪，与受原属至情正道。祇园长者也曾布施，我佛慈尊也曾受纳，彼此利益，不背人天。圣僧方才说入贪起妄，不知堕入哪项孽因？"道育道："小僧出家，原为感皇王水土之恩，无有个职名之报，愿以一忠披剃。今只就这忠之一字，为诸善信开陈。人生世间，这个方寸，无形无声，敛之至微，发之至大，百千样变幻，皆从此出。只就这忠道，对着个欺罔，这忠有百千样福祥，欺有百千桩业障，福祥多少荣，业障无限苦，总在这方寸。人何为自苦！"男子听了，合掌称谢道："愿圣僧把这忠字，为何有百千样？这福祥却是何等样受？这欺字为何有百千桩？那业障却是怎几桩苦？"道育道：忠有第一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善信，你听小僧说来：
第一为臣子，愿得称为良。
上事尧舜主，仁义佐赞襄。
登庸贤哲士，绥猷及万方。
惟知道事上，那念家门昌？
入相或出将，雄名著边疆。
每念身殉国，不问家与乡。
为牧及为尹，万民命所当。
廉静普慈仁，不贪酷与赃。
莫云民易虐，微疵若自伤。
抱此一赤节，名传万载香。
善男子听了，心生欢喜，说道：″圣僧说的一团道理，果然正大。我这寺中往往有高僧来讲经说法，有一等只讲些禅机梵语，愚昧的听了打盹瞌睡起来，那有敢轻藐释教的，只是磕头念佛，哪里明白？虽说禅机深奥，有缘的自悟入道，不肯轻泄匪人。世人一登善地，一闻梵音，便超凡界。只是不如圣僧明明白白教道。且再请问第一样忠道之下还有多少？″道育答道：″忠道多端，比如为人，谋事尽自己一个实心，把他人事如己事做，便就是忠。一存个为利的心肠，或无终始，或反伤坏，或畏嫌忌，或贪酬报，便是不忠矣。比如小僧们为人课诵，那善信一种求佛的志诚，何等厚望你完成，你却贪利，不尽实心，这罪孽怎生忏悔？″道育说到此处，只见轻尘与徒弟子，俱各合掌瞻拜谢过。男子听了，便恳求圣僧备细把尽忠福祥与欺罔的罪孽苦恼一一教道。道育道：″众善信既要备细听闻，小僧也说不得刻薄，攻人之短，有碍慈仁。但存忠是世人自己享福免苦，小僧便喋喋呶呶，宁甘罪过。你听我说来。″
说忠良，护厚福，百代金紫何须卜。
好名万古永流芳，为圣为神为仙佛。
想高官，贪厚福，功名富贵何时足。
一心只顾保身家，那念公庭与民物。
肆贪残，逞暴酷，不恤黎元遭荼毒。
一朝天网说恢恢，难保身家无刖戮。
纵然漏网在生前，身后宁逃灾病促！
道育说罢，男子合掌称善。只见一个士人，名姓唤做昌远，向这男子叫一声：″钱定兄，你今备问，高僧备答，固然阴阳报应，善恶不爽。只就你方才说的，忠良与欺罔，福祥罪孽，如今却有一宗不明白，请教请教。比如我小子三世善良，一心忠悫，告诸天地不悖，质诸鬼神无疑，怎么累世贫寒，前程阻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这隔海沙村，一富厚世家，说起他积恶，真是挽西江之水，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尽。你看他代代拖金衣紫，个个荫子荣妻。看这报应，却又何在？"道育听了，问道："先生有怨心否？有妒意么？"昌远答道："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小子何怨？彼或固有这富贵，于我何与？又何妨？只是就高僧言事论事，这一件不得明白。"钱定说道："五行秉受，世运变幻，或者侥幸苟免。"道育笑道："若如此说，造化又私，阴阳报应复舛矣。先生但固守君子之行，不入怨尤之地，安心静听，终有见闻。纵不在一时之因，自有百年之应。"昌远也笑道："高僧见教，一团正理。只是小子刻间不明白，难免日后不生疑，看来报应还在个有无之间矣。"道育听得，乃看着轻尘说道："师兄，你的一宗公案未消，这宗事必须借重昌先生明早心胸，定然明白。"道育说罢，乃续课诵。在堂僧众也有听了这一番说话的，道忠良奸欺、福祥罪孽，真真不爽。也有听了昌远说的，尚怀不信心。还有私议法座，被士人参驳倒了，又不知何事借重轻尘，莫是答应不出，把轻尘甚么公案推托也。当下天晚，众各散归。

却说道育退下座来，进入静室，稽首了祖师，复入蒲团坐位。却想起昌远之一宗问答，乃端坐默念了一声梵语，只见一尊神将立前，说道："吾僧有何委托？"道育道："前所临狱主一宗公案，乃寺僧轻尘灾罪未决，今已为他度脱，便是这种根因。但又生出一宗，使众生不明因果。敢借神力押那轻尘和尚往前狱，消了这宗公案。仍复查明一个昌远士人不明白的因果，以伸了吾师演化之愿，成了我等扶助东度之功。"神将便问："何事士人疑惑辨问？"道育说道："据这士人自称，三世善良，一生忠悫，怎么累代受贫，前程不利？海村富贵，积恶多端，如何代代金紫？这报应差殊，他心地颖惑。"神将听得，随化了一道金光，直到轻尘和尚房中。只见那和尚自在堂中课诵了经文，吃了晚斋归到僧房，不肯调摄方愈的身体，乃便碌碌查收割的稻谷帐日，叫那徒子若孙揽张施主家的经，送李施主家的疏，骂行者不扫地，嚷道人不烧茶。徒弟好的，不作声，让他聒聒噪噪。不忍耐的，说道："老师父，疮才好了，痛才止了，早早安息罢。"和尚方才收拾欲卧，朦胧闭眼，只见金甲神人近前，把他阳魂摄去，复问他昌远士人何处。和尚指说："近寺不远。"神人押着和尚到了昌远家门。只见那士人在那书房中：

青灯独守，黄卷自温。寒毡坐破，了无愠戚之容；石砚磨穿，那有忧贫之色。展采错落，文房四宝；呻吟吁叹，义理千篇。只见他：玉漏频催残夜，金猊已冷香烟。那士人，犹挑尽寒灯不辍；这神将，但唤那障眼来魔。

神人见了这士人穷居陋室，破壁寒窗，对着圣贤经传，不忘诵读功夫。一念慈悲，不忍他这勤心贫困。但受了高僧之托，只得摄引他魂，忙叫睡魔把他精神疲倦。昌远不觉打了一个呵欠，于梦寐中便随着神人来到一座公廨去处。只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位主者，正在那厅上拷问许多善恶情由，左右报称神将降临。那主者忙出阶恭接，道："上界尊神，何事降临？"神将道："一为高僧代诵经咒，押这和尚消了罪孽；一为士人昌远不明忠欺报应，稽查这种根因。"主者听得，延神将上坐，随唤过轻尘和尚到阶下，戒谕他一番，说道："你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经文咒语，三宝真言，登善信于天堂，救罪入于地狱。可是你贪金钱，便是卖钱焚香礼圣可也，怎教你指经不诵？分明贪诈人财。那托你焚修课诵之人，心念一举，你岂知冥冥中随注笔立卷。你不诵，怎销功果？今幸东度高僧与你消释，你当苦守禅规，勿效凡愚鬻利。"主者说罢，便叫左右取出一簿子，注上一个"销"字，喝一声："纵放你回，再看你后！"却是如何，下回自晓。

第35回　轻尘和尚消罪案伯嗣奸魂被铁鞭

昌远听得主者戒谕和尚说课诵功果，心念一举，冥必注笔，便自裁度："怎么经卷，世人立心课诵，便注笔立卷，要销了这功果，看来皆是纸上陈言，岂有此理！"昌远方自裁怀，那主者便知。乃问神将，带此士人何故。神将便把他不明忠欺报应的事说了一遍。主者乃唤士人到阶前，说道："汝执迷不明，皆由执理太迂。汝岂知经者，心也。世人诵经，即是诵心。经者，善也。世人诵心，即是行善。吾冥冥岂取其经，盖取其心之向善。"昌远又道："恶心善心，作受在人。冥冥何必谆谆与他计较？"主者笑道："汝不敏慧，亦至于此。世间善恶两心，关系甚大。怎知一善感发多少生机，一恶念萌多少杀机。比如，见一胎卵湿化众生，或陷于水火、刀砧，性命危亡；人心发一慈悲不忍，救度了他，便合了上天好生至德。若是见危不救，且生杀害他的心肠，这段恶因，便拂了圣神慈悲正念。推广这个善心，不但存个杀害心，便是存个不救心，就入了忍心害理。这忍字在心，欺魔邪妄，就猖狂作横，把个正道昏昧。所以圣神扶持世道，注作经文，与人课诵。那上智之士，会至理，得悟上乘，超凡人圣；中智之士，借经功，端正念，体慈悲，行善果，长生获福；就是那下愚之人，得闻人课诵，也不知经意浅深，只闻现在功果，捻土焚香，见像作佛。他这一片真心，便成善道。善道充满乾坤，众生安福无量。天地成物，至意不亏，圣神参赞，化机不息，孰谓经功无补？若是不明经文，违背旨意，忍心害理，报应不差。即如轻尘和尚，受贿不诵，入了不忠，自当欺诈之报。只因圣僧度脱他罪，尚要他抚助善门，故此且从权释放。"昌远听了道："既是忠欺，冥冥必报，因何若海村世家，代代作恶，见今富贵接踵，金紫盈门？若小子三世善良，一心忠直，贫寒每至，捉襟露肘，饥馁多见，枵腹枯肠，莫不是幽有炎凉，阿谀势利？不然，报应何此不均？未免使寒士有偏畸之叹。"主者听了笑道："报应冥冥岂差？世人昧昧未觉，汝自不知，何怪增叹！"乃叫左边案吏，把沙海世家与昌远历代所行善恶文簿，查过来看。只见案吏查了一宗文卷过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目展开一看。只见：

簿籍陈陈已久，条开款款如新。分明善恶注根因，都是奸欺忠信。前代忠奸贻后，后代善恶观心。增增减减不差分，好似执图索印。

案吏取过簿籍，当着众面展开，一行行注着：某人行某善，应否贻子若孙荣富；某人行某恶，应否贻子若孙祸害。昌远见了说道："祖父积了善恶，难道自身不承受，乃贻于子孙。若子孙再行了善恶，却怎么报应？"主者道："世人积了善恶，一观他善恶大小。若小，在自身承受；若大，乃余及子孙。子孙若是行善，以继祖父之善，这荣富增长何须疑说？若是行恶，伤了祖父之善，难免灾危。若祖父以恶贻，子孙以善改，却也要稽察他个重轻大小。这其间有个增减报应。"昌远听了，便求个增减公案一看。主者乃在那簿子上翻前揭后，却寻出昌远的祖父积过的事实一看，乃皱着双眉说道："可恼，可恼。"便把簿子指与昌远道："汝看，汝看。这一派名姓，可是汝祖汝宗的？"昌远忙看，果是祖宗名讳。一行上注着："昌国不忠，以才能杀害兵众，不行安抚，流祸后代，应报以殄灭。"昌远一看，汗流浃背，惊惶无地，却逐行看到他祖父下面注着，有为人谋事尽心者，有为友以忠告谏言者。又看到自己名下，注着"安贫守志，笃实不欺"。主者乃转过悦色，道："幸也，幸也。汝果三世良善，只是没有大善功，准折了前代百万生灵命脉。汝若能于善良外，再积个大大功德，即使汝富贵荣华，乃继祖公门第也。"昌远听了，忙拜倒，请问个大善功。主者道："善功何可预说名状？总在汝一念救百万仁心。"昌远道："百万岂是易得的？"主者笑道："一念慈仁，若是一命能救，志量便就充满。人心岂有一物慈，不慈万物的？细观汝家报应，应以恶增。今因三代善良，合当减矣。减尽再积汝善，善报自然不小。"昌远拜谢，乃求世家所注一看。

主者依言，乃检阅到世家文卷，说道："善哉，善哉。他祖忠公，曾安抚穷民，救荒济饥，一疏活了百万生灵，当代代金紫，世世荣华之报。乃看他一行行列后，只因积恶减小，有请求嘱托，得贿不效，以失人望的；有见父行为过恶不行谏阻的；有自逞豪势、凌辱贫寒、占夺人产业的，种种多端，难以尽述，报应当减，犹不失衣冠荣富。若现今不改行从善，灾祸之来不轻也。"昌远道："观他豪恶，就当绝灭，如何慢慢消减？"主者道："他公祖活人阴功重大，后世虽有小不忠，幸未伤害了一人性命。若是逞势凌人，伤了一人，便坏了百万根因也。此文卷汝当信记，乃冥司不爽分毫道理。"昌远拜谢道："小子心地明白了。"只见神将坐在殿上道："汝既明白，当遵依狱主，好去抱忠存赤，以自取荣名。"神将说罢，化一道金光不见。主者乃叫鬼使指引和尚与士人从旧境回去。昌远醒了，乃是一场梦中警戒。天早到寺，礼圣像，拜僧人，明白这增减报应之理，一心存忠心，抱赤意。果然后来成名荣显。后有说不忠良的人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俱是那欺罔邪魔作横，若论忠良正气，充塞宇宙，何物邪魔敢于作横？但忠良近在浑厚，一边欺罔的心伪，奸狡百出，世法人情不古，忠直者少，敌他不过。所以圣贤治世要剿灭邪魔，以扶正气。清溪道人为此五言四句说道：

人心嗟不古，忠良被邪魅。

能伸至大刚，幺魔自远退。

话说崔皓不忠，已正王法。其毁经溺像罪孽，自堕酆都。他岂无血心在世，只因历古来的奸邪魍魉流害于后人，他这邪魔，便自坑陷了伯嚭。为人不忠的，被吴厌、分心魔等交结入了他肠，送了他性命。他这精灵复又东闯西投，却遇着伍相国忠神，正执着钢鞭，追捉伯嚭形魂，陡然遇着。却说人死形魂，善者上登天堂，生极乐国；恶者堕入地狱，受诸罪孽，怎么又复在冥间，西投东闯？不知人有三魂，堕地狱者，一魂；守尸骸者，一魂；那一魂，却遇着分心魔等正结聚思量，又去鼓惑世人，乃遇着相国忠魂。这伯嚭精灵见了就要逃躲，被相国手执钢鞭，挝倒在地。旁边却恼了分心魔等，大惊小怪起来，见相国捉住伯嚭，齐计议夺救他。这邪魔哪有器械？却也会腾挪，走到万圣寺内，把祖师众僧徒的降魔锡杖、戒尺等器械，偷了出来抵敌。相国见这众魔汹涌出来，抖擞神威，摇身变化，众魔齐齐看见。只见相国：

头戴幞头光闪耀，身穿金甲红袍罩。

腰间宝带虎狮蛮，脚下双靴貔虎套。

手执长鞭节节钢，口喝一声星火暴。

一心只要捉奸回，那顾青红与白皂！

相国见了众魔，执杵的执杵，拿锡杖的拿锡杖，还有双舞着戒尺的，跳趯趯一似山猴子，也来逞弄精怪。乃笑道："佛门无此辈，是何处诈冒来禅林家伙？若说是僧，却又有须发，若说是俗，却又有须没发，有发没须，想是佛门广大。"这些邪妖影射在里，相国见了，乃以一脚，把伯嚭形魂踢倒在地，却执着鞭，挝得无影踪。少顷，孽风一阵，又复聚出个伯嚭的形像，被相国抓翻，用索子捆缚在地。却来向众魔说道："我为奸佞不忠坑陷报仇，汝等何魔，敢来放肆？"只见分心魔道："我等各有姓名，你当初为甚被他坑陷，还是你坑陷了他？"相国怒道："他不忠吴王，谗邪害我，如何是我坑陷了这贼？"分心魔道："他不忠吴王，与你何干，满国多人，偏你与他相拗，自取灾危，如何嗔他坑陷？就是坑陷你，你在世既忠良，吴亡你也亡，你生为忠义，亡为正神，受帝封于万劫，享忠名于百世，倒是他成就了你这美名盛德。为你这忠义，倒陷得他人亡家也亡：受的美女死了，得的金珠散了，治下的富贵荣华，子孙不能长久。坑陷得他万劫漂流地狱，轮回畜生道，苦楚不尽，遗臭万年。这如今还受了你鞭打脚踢，却不是你坑陷了他？"相国听了怒道："我为吴臣，恨不得捐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吴，成就他国社万年有道。被这贼弄得越复灭吴，恨不得食他肉，寝他皮。你倒说他成就我这万年美名，这美名岂是我臣子所喜所愿？正是荣我百世，恨他百世。岂独我恨，便是百世有一点良心的，无有不恨。"

相国说罢，举鞭就向分心魔打来。分心魔侧身躲过，乃向崔皓的形魂说道："来打伯大夫的，乃是忠良正气神道，却是你反常逆了他。你当为伯大夫出力，与他抵敌。"崔皓道："我固与伯大夫一体，究根找源，却是你们勾引，还是你们上前，敌那神道。"分心魔与陶情辈计议道："崔司徒也说的是。"乃举起禅杖去迎。哪知禅杖是真正僧人械器，这魔哪里能使？被相国鞭打得无影无踪，一鞭一个。都弃了家伙，化了一阵怪风走了，只剩了一个崔皓孤魂，犹执着两柄戒尺，正要挡抵钢鞭。忽然阴风飕飕，只见许多僧尼、和尚魂灵近前来，把崔皓的戒尺夺去，骂道："你这奸贼，生前毁我们经典，此时又借我们戒尺何用？"崔皓手内没了戒尺，那相国的鞭便及他的身。这夺戒尺的和尚，反将戒尺乱打。可怜崔皓打得如泥，顷刻孽风一阵，又复了身形，被相国用鞭挑了崔、伯两个，说道："且送他地狱受罪去也。"

相国既去，这些僧尼和尚冤魂，却是崔、寇陷害的僧众，有情无情因果。无情的，是在当时出家，当守五戒八戒，谁叫他吃荤酒，藏妇女，犯了大恶，与崔、寇何干？有情的，是因不守戒的和尚，连累学好的含冤。这些精灵，也是东飞西越，恰好来到国度，遇着这一宗因由，见了那些分心魔等。陶情邪辈，却也知是他这一种鼓惑了他心。方才要扯打魔等，却被相国鞭走，弃下了僧家杖戒等器，各执在手中，没个来历，不知头向。正疑思间，却好万圣寺中钟声鼓响。众灵飞越寺前，欲进山门，只见两位把守山门大神喝道："何处精灵，妄来福地？"众灵看大寺齐整，山门洁静，把守的大力神王却也威猛。怎见得？但见：

射目金光冠勒明，缠腰玉带锦袍成。
手中宝杵降妖孽，足下云凫压怪形。
坐列严严生杀气，守山凛凛不容情。
若问尊神何上将，禅关把守大灵神。

众僧灵齐上跪地，说道："僧等不幸，遭崔、寇谗捏被屠，飞越到此。不知这寺何处禅林，谁家香火，住持何僧？若肯容留挂单，愿上圣俯容进寺，瞻仰金容。倘沾法露，也是恩及宗门。"神王听得怒道："寺中大众被妖邪窃去戒尺、禅杖等器，只因吾两位西参佛祖，一时不在，被妖盗去，正在此稽查何方妖孽，却原来是你等邪魔。"神王举起宝杵便欲就打，众灵乃泣道："上圣且息霆威，我等实不曾来盗众器，只为在前途偶遇吴国伍相国追捉伯嚭，瓜藤蔓引扯出许多邪魔，各执着这些器械抵敌相国不住，各自逃形，丢下这器械。我等不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历，执着寻个头项，不想就是上刹中众师的器械，如何被他们窃去？我想出家人惺惺不寐，便就是入定，这随身械器也不当被魔窃夺。"神王道："汝等不知，上等高僧不用械器，便是械器也不用，可有可无。若入静定，与魔争器，便入痴因。惟中等僧人，用此戒尺、禅杖。有等外像示人，专用心在这械器上，装体面。你不知寺里高僧，在内演化本国，又欲东土度人。你等衷情，吾神已烛照不虚。若要怀冤度脱，须是投诚，另作计较。我这门中，一概魑魅魍魉难以轻入。"众灵道："吾门慈悲，摄孤施食，专为普度魑魅，便容其入，何为不可？"神王道："摄孤施食，须也要看那法主有无道德，若是有道德的，念动真言咒语，万里孤魂，顷刻到坛。一粒法食，遍满十方。若是无道德的，摄自摄，孤自孤，谁来食他那没手眼的法食？便是对面也不能摄他。"

众听了道："上圣，据你这般说，寺里既是高僧演化，东土度人，我等正是东土被崔、寇的冤僧，合当求度生方，乞放入山门，以瞻高僧法像。"神王道："不须乱讲。若要进吾山门，须是看你众灵缘法。"却是甚样缘法，下回自晓。

第36回　神女化妇试真僧冤孽逢魔谋报怨

话说万圣寺山门神将，不容众和尚阴灵入寺。众灵哀苦求告。神王道："须是看你们缘法，这寺内一个轻尘和尚，受贿卖经，堕了罪孽，被高僧开度救解。事必醮谢道场圆满，定然摄孤。乘此机会，汝等仰仗道力，方得入门。"众灵大喜。却说道育为郁氏五人课诵经功，上通三界，感动诸佛圣众。第五位阿罗尊者，正在洋洋大海观涛，抱膝而坐。只见波中现出一位神女，向着尊者拜舞。尊者问道："法身何自，色相何为？"神女不答，但袖出一书。尊者令侍侧蛮使受其书，看了亦不语。良久，只见蛮使说道："尊者问女而不答，女出书看而不语，何以示侍使？"尊者乃说一偈道：

法身色相，即道之在。

海洋神女，隐显何碍？

阿罗尊者说偈毕，把手向寺前一指，说道："试法座课诵之禅心，济山门有情之冤孽。"那神女听得，忽然出波飞空到得寺门，分身显化，变了一个妇女。但见他：

国色妖娆，形容窈窕。蛾眉横翠黛，粉脸映红桃。额上花钿，妆出多娇多媚；风前绣带，飘挂倾国倾城。颤巍巍斜插凤头钗，轻盈盈缓动金莲步。宛然月里嫦娥，恰似广寒仙女。

却说阿罗尊者神光照察，山门外有情冤孽，未得高僧度脱，终是阻隔在一种魍魉孤魂之内。护教威灵，监门严肃，又何敢妄进山门，受领高僧法食？但他在世，披剃入教，尚尔有情，所以还动了阿罗大慈悲意，指示神女到寺，正为有情一节。神女原属道体法身，不言觉悟，化身径到寺中。天龙八部，位位都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这神女奉尊者道旨，只见她杂在众信男女中，等候众僧香幡导引，道育上殿。道育出了静室，缓步中行，上得殿来。先参礼世尊金容，便合掌两庑圣众，然后端坐法座，朗诵经文。众僧敲铛击鼓，齐诵诸品。这神女越出众善信男女班中，爽爽朗朗上前，扭扭捏捏出众，合掌跪拜，把一点秋波左右四顾。此时只有捧茶侍众的行者眼睃，随喜的男女偷看道："谁家这等个妇女也来听经？"这神女听闻经毕，只见众僧中一个首座和尚，起身走近道育座前，说道："道场圆满，众信欲要施一堂法食，以超度孤魂魍魉。"道育道："我为报本者课诵诸品经咒，心愿既酬，这法食功果，众师自有道法兼全的一凭胜举。"此时轻尘和尚受过警戒，自投诚向道，乃出一班答道："弟子愿施法食。"神女乘空儿上前说道："我为丈夫客外，保佑公婆，愿施一堂法食。"众僧方才抬头一看，道育在法座上，只如不曾见闻。轻尘忙说："女善信，我这道场俱是僧房，共凑功果，不受外方分文钱钞。你若为公婆保佑，便是孝；为丈夫立心许愿，便是忠。只须道个姓，通个名，我们法会中，自与你通称保佑。女善信，且请回家，不必在寺中伺候。"神女听了，一面称谢，一面把神力普照。见那众僧班中，上等信受佛祖修持，自然不动色欲心性；中等见道育高僧对境两忘，他也禁止邪私，就是有一等顾盼色相的，畏宗教禁戒，不敢萌一毫淫念。神女遍照中情，单单暗夸道育："真是西方有手眼的长老，那见众等禅心不乱！"乃走出山门。果然见许多长老沙弥，冤魂罪孽，乃问道："汝等既是削发出家，宜归善道，何为狼狈到此？"众灵泣道："某等俱是遭崔、寇谗诛，乱窜至此，伏望女菩萨携带进寺门，瞻仰胜会。"神女道："汝等生前皆是释门弟子，出入寺刹，本无阻碍，为甚汝不守禅规，谨持戒行？生负释教遭诛，死后尤难入宝殿。你且静听，俟施法食。若及汝等有情，那高僧自有慈沾一类。"

神女戒谕他们一番，飞空仍复归海。见了阿罗尊者，方开言说道："尊者大慈，令我试僧禅心，度脱冤孽。果然守真的，自守其真，毫发不乱；冤业的，自取冤业，当有度脱道场。只是命我试僧，这一番色相，反设出幻化不情，非道心所有。"尊者笑道："将欲匡助其功，必先探试其德。功由德著，试乃德因。世尊以慈悲演教，爱人无已，盛心正见于此。"阿罗尊者说罢，那神女散去，阿罗仍复归圣位不提。

却说道育经功圆满，众僧议施法食。乃虔诚入静室，拜请祖师登座，摄孤施食。祖师方出静，问三弟子："这两朝上殿作何功德？"众僧便把课诵功德备说一番，仍乞祖师登座。祖师微微笑道："施摄科仪，吾从前未演；经文诸品，吾能诵未专，吾于慧照中见汝等见色相把持不乱，即此一念，浑忘人天两合，有情无情皆从此度。本不当又生别法，只是可怜那冤愆愚昧魍魉，尚守山门外地。尽汝众心，自去修建。我当令徒弟子，助一时之力。"众僧听了，唯唯退出静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各相计议修建圆满施食道场。向、郁二氏父子及远近村乡善男信女，喜舍功德，众僧却也不辞，也不募化，当下就尊轻尘为班首，上法座摄孤施食。经文咒语，这轻尘和尚果是精熟。但见他：

毗卢帽顶戴庄严，锦袈裟身穿齐整。

口里诵咒语梵间，手上结牟尼心印。

却说轻尘和尚向来心性不明，堕了罪孽，被尼总持救脱，祖师演化，自悔前因，顿修净业，在施食坛上显设法力，开度孤魂等众。那山门外这些冤孽，有当初在世学好的，只因被那不学好的连累坑害，虽然是限数莫逃，劫难适值，到底好的有情，精灵未投六道，偶逢道场胜会，还得神力慈悲，沾及佛门法食，免沉饿鬼道中。那在世不学好的，已违戒犯规，堕入不明罪孽，却被正气神王，不容他浑扰道场，阻拦不放他进。这冤孽，见内中生前好的，个个容入山门；拦着的，都是那吃荤饮酒、邪淫犯戒、避王法、躲差徭。他道释门广大，岂知冥冥鉴察，更是个恶业。这一种恶业不得进山门，闹闹吵吵，在神王前哀求道："上圣可怜我也是无主孤魂，放进山门，瞻仰胜会。"神王道："你生前不自怜，此际谁怜你？"众孽答道："我愚，不知生前何不自怜。"神王道："这怜字，乃慈悲方便第一个正大道理；这自字，乃是你心中一点独闻独见。比如那既受戒行，切不可吃荤肆杀，减却了慈怜，不念那众生受诸苦恼，只要快口充肠。中心既忍不怜，到此又谁怜你？"神王一面说，一面把降魔宝器打逐这些冤孽，这孽中就有一种惫赖的说道："方便门口摄孤普度，原不论有情无情，一概超度。他既不放我等，难道没处去走？世语说得好，'此处不留人，更有留人处。'几多冤孽被神王打逐的，没远没近跳窜。且说那陶情辈这些邪魔不服，押解地狱，乘空飞越，到得一座边海极处，冷落空山相聚，自羞自愧，各各说一番，笑一会，恼一场，哭一顿。那陶情说道：

笑我陶情，昏沉日行。

只贪解闷，不惜损神。

今朝把盏，明日提瓶。

厚交曲蘖，结契酗醪。

滔滔皆是，陶令同盟。

正喜交欢，遂欲逞淫。

谁知薄幸，遇着僧人。

直拒不染，使我孤伶。

还押地狱，灭我令名。

这宗仇恨，心实不平。

王阳对着众魔也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哭我王阳，不听人劝。
终日邪思，奸淫眷恋。
别室专房，后庭充院。
喜的青楼，亲的粉面。
龙阳西施，枕席日荐。
刮髓枯精，是吾之愿。
谁料寡情，遭僧下贱。
不近分毫，反取憎厌。
押赴冥司，威生慧剑。
恩爱成仇，一挥两断。
艾多对着众魔也说道：
怪我艾多，为世奔波。
囊厢充裕，有笑有呵。
生涯寂寞，受辱受磨。
有馀父母，夫妻以和。
交朋搭友，爱弟敬哥。
我因恃此，为世所呵。
谁知命蹇，遇此秃魔。
不贪为念，绝我奈何。
似欲示清，廉静无苛。
可笑可恨，想有刁唆。
分心魔对众也说道：
说我分心，刚暴结姻。
好使忿戾，怒把仇侵。
三皇伊始，盘古到今。
干犯吾浅，报复要深。
些微不耐，动辄生嗔。
好勇斗狠，不顾辱亲。
谁知自饿，和尚根因。
绵绵火性，不起半分。
还要灭我，押出迷津。
太和静定，敛息存真。
分心魔说毕，看着贪嗔痴众邪魔许多种类，却也会说笑，会嗟叹，个个也要说一番。他便禁止众魔，说道：″你等也该容你诉说心中抑郁情节。只是你们久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尚隔别，纵有一等与你们沾染的，却是自上门的生意，他来寻你，不是我等到入门上寻人。"陶情们正讲说，怪恨和尚绝灭他，一心里偏要寻，趁和尚过恶，报复仇恨。却遇着神王打逐的这些冤孽，飞空到得这海山冷处，听得陶情等咕咕哝哝，笑笑恼恼，说的一篇情话，乃见形与众相见。陶情却认的是往日鼓弄他们旧主顾，夺了他们搪铁鞭，偷得戒尺等器的一班熟脚。乃问道："自往日相别，今朝乃会，一向的风声，闻知你们得以类度，何事又到此来？"冤孽泣道："我等只因与列位交纳，虽快一时心情，却堕落无边罪孽。昨在万圣寺山门，把守神将不肯放人。他道我等污秽道场。"陶情道："山门出入，莫说你等，便是我们若回心向善，也得入方便之路。"冤孽道："莫要讲他，正是说我们知法犯法，比列位又加一等，不肯放入。如今事已到此，所谓一不做，二不休，想当时不受戒行，吃荤饮酒，与列位相亲，倒不致如此。如今反被戒行误了。我闻他师徒演化震旦国度，因欲东行，不免附搭着列位，阻挠他东行去路，教他们难行演化。"陶情道："你们叫做当坊欺压当坊。世语说得好，'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你自家人要害自家，只恐行不得。"冤孽道："如今既到列位这处，万乞见容，仍同旧好。"只见王阳说道："我等混迹红尘，恣情清世，往年历一劫，起一名，改一姓，想在那灵通关，被元通和尚嘴嘴舌舌，讲他不过，躲离了他。闻知他随师行教，善功已满。却又悟了上乘，腾云驾雾，找寻我等找寻不着，如今往西方去了。"艾多听了笑道："那和尚若是悟了上乘，何劳找寻我等？我等自有神王押解与他。"分心魔问道："艾多哥，你如何知他不曾悟得上乘？"艾多道："上乘就是达摩四弹禅关之旨，当时便是叫他把我等四个会意。"陶情道："闻知元通和尚也悟得廉静寡欲，四个我们对头。"王阳说："悟便悟了，还未悟彻。闻知如今这达摩老祖，随有三个弟子得了四弹家教，所以誓愿演化。"众冤孽问道："四弹之教，果是何意？"王阳道："高僧尚未觉悟，我等何知？但只闻得他师弟子，往往开发世人正大光明，莫不就是这四弹道理？"冤孽又问道："正大光明却是何等道理？"王阳道："就是世人孝弟忠信这一派道理。"冤孽笑道："和尚家，为生死事大，自有修行先天最上一乘。不去度脱凡愚，却在这后天人道上劳心。可惜我等生前被列位蒙蔽，迷而不悟，失却了先天道理。如今悟又迟了。"只见贪嗔痴等邪魔听了，也说道："你们生前连人也不悟，还讲甚么先天。你那里知他师徒着意后天人道，演化世人，正是培植世教，格正人心，积累后天之理，以超上乘之基。"众冤孽听了道："你们如何知之明？"贪魔道："我等也只因他们守之固，与我等相谬。"冤孽道："我等正在此不得入门，说不得甚么知之明，守之固，借一位与我等报个冤仇。"只见嗔痴邪魔道："小子帮你报个怨罢，好歹鼓弄几个不正大光明的，阻拦着他师徒演化。"分心魔道："如今也难阻拦他了。"怎生难阻，下回自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37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献身行者陈来历

却说众冤孽，只因神将打逐他，不容入山门，受领高僧法食，抱怨在念，来到海山，与陶情等相逢，得嗔魔扶助他，阻拦高僧演化。分心魔说："如今难阻了。当时我等，有那件逆邪魔，欺罔妖魅，正犯着这几个和尚戒头，今被他押解到酆都受罪，鞭打到阴山灭踪。我们空有移山倒海之能，怎奈世无干名犯义之辈，忤逆被他化为孝顺，欺罔被他化为忠良，大道坦坦，如何阻碍？"众冤孽道："一事与列位计议，你等冷落海山，我辈又不容入善地，世纵无不孝之人心，或者尚有不信不悌等惰性，好歹使作几个，劳他师父口吻，费他徒弟精神，阻拦他东行，延宕他时日，叫他西来没兴，东度无缘，也遂了分心嗔魔一念。就是列位也不被他四个字儿赶逐得躲躲拽拽。"陶情等听了，道："也说得是。"乃各弄精细，一阵风大家散了，按下不提。

却说向尚正有前妻二子，家业又有二媳能支。一官既解，王福当安。难道房栊无伏侍之奴，早晚无呼唤之婢？毕竟被王阳领了个妖娆入梦，使了个欲火迷心，却又被那媒妁甜言美语诱哄，引动春心，续弦了这个拨嘴拔舌的后婚妇女，耗精损神，把个元阳枯竭，一命归阴。留下金珠财宝，理当向今、向古均分。他二人孝道，被高僧点化，虽名美让，却也几分未谙。哪里是未读圣传贤书，不知义理；哪里是忘却同气连枝，罔念父母情分。都是那不悌邪迷与那不逊妖魔，盘据在二人心内。却说这两个邪魔各据着一个，乘那向古、向今分产之际，向古要占东园，向今偏夺不让；向今要占西囿，向古偏争不逊。家私，兄说弟多；田舍，弟说兄广。他两个心气方平些儿，却又被那邪魔斗狠。一日正分析之夜，只见他弟兄卧房上，两个邪魔在空中，狰狞面目十分恶状。但见他：

一个光亮亮灯盏两只圆眼，一个蓬松松刺猬样一个毛头。一个查耳朵，似蒲扇扬风；一个窍鼻梁，扣冬瓜倒地。一个蓝脸，靛染何差；一个红发，朱砂无异。一个龇着獠牙，只叫我，要多些；一个挟着尖嘴，骂道你如何占我。

他两个邪魔都是艾多之党，迷乱在弟兄二人心内，被亲友劝解不开，官法惩治不怕，只嚷出他脏腑之外，蹲在那房屋之高，你骂我，我嚷你，你揭我平日心间违法的事，我扬你暗地亏心短行的非。吵闹得鸦雀儿也不敢往他房上歇，猫儿也不敢他家瓦上行。却有邻家一个公道老叟起早到寺来烧香，只看见这两个邪魔大嚷大骂。老叟躲在门里，悄悄听他骂到兴头，一个往屋下，执了一把大杆刀，跳在屋檐上，左舞右旋，要去厮杀；一个到房内，拿了一柄长枪，钻出天窗外，前戳后刺，只要争锋。老叟看了一会，听了多时，想道："原来他弟兄争产夺财，岁无宁日。我只道是他父在，偏心不均，他弟兄全无义气，忍心害理。原来却是这两个妖魔在他身上作变。我想向尚正老儿在日，也忠直积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冥冥不当有这家鬼弄家神。缘何这邪魔猖獗，必然是他存日瞒心昧己，占人骈邑，死后有这冤孽作横。他弟兄怎怪得终朝争竞，劝解不省。"这老叟，一则起得天早，一则看这二魔怎生解散。他把门儿半掩，身子躲着，只露着一只眼耳听劝。这二魔骂了一番，各显手段，一个把刀斫去，明晃晃有如电掣；一个把枪戳来，光闪闪宛似星飞。两个乜乜斜斜，却不是个久惯将家子，使出那十八般武艺，又不是个积年老教习，卖弄那各家的枪法神通。挽住弓，你扯我拽，真似小鬼夺索；搪着枪，我争你推，如同饿虎扑食。

他二怪争斗了一会，彼此气力渐衰。只见分心几个妖魔来相解劝，道："你二妖何故自相鱼肉，当家子相害？我等原叫你盘据在那分财产的心胸，迷乱他争闹，扰那演化的和尚向方。谁叫你两虎相斗，终有一伤，倒放还了那争长竞短的人。"乃分开两下，带着不悌邪魔往空飞去，说道："前村又有几家不敬长、有爱弟的，在那里梗化，须率去也。"却只丢了一个不逊妖魔，坐在那屋檐上呻呻吟吟，自思自想道："我当初原与不悌同出一门，为何反与他相竞？如今不悌邪魔既被分心魔带去，撇却我一个，如今且投入向古身上，搬弄一番去罢。"乃往屋下去了。这公道老叟听了邪魔说的是不逊话，又见邪魔行状这等恶，乃一面叹息道："人家昆弟忘义争财，我只道他是不读诗书，不明道理，把金宝产业当做生命，把昆弟看做路人。也不想金宝失去可挣得来，昆弟伤了怎能再得？却原来都是不逊邪魔在他心胸鼓弄。我早起欲往寺中参礼高僧，如今既见闻这样古怪事情，邻里情分，且往向家劝解他二人一番。"

公道老叟走到向家，只见家仆传人，向今出屋来相见老叟。老叟便开口问道："昆玉连日家事何处？"向今听了，叹一口气答道："老尊邻莫要提起，我想先父存日，这些家私原该二均分。如今我兄恃长占强，侵匿父遗的财宝，且又捡肥饶田产，侵夺了去。有屈无伸，如今说不得要告官司，与他分理。"老叟道："事果是你兄没理，但家事让长，你做弟的让他几分罢。"向今答道："尊邻见教，敢不听从。只是我兄侵占了我家财也罢，又明欺我懦，把上腴田地又夺了肥己。这如何甘忍？"邻叟道："父母份上，只当尊翁原前不曾有这家产，你如今将何以争？他将何以占？"向今又道："便是占了去也罢，他且恶狠狠，恃长凌幼，殴辱小子。"邻叟又劝道："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便是打了你几下，忍一口气，也不是外人。"向今被老叟劝了一番，他心胸那不悌邪魔，被分心魔带去别处成精，他便信理，听邻叟之劝。往屋里吩咐家眷治一杯酒，留邻叟。却好向古从内屋出来，见了邻叟，没好没气，说道："老官儿与我那不才兄弟讲甚么话？"老叟道："正是为你昆玉和睦些，看父母份上，把家私田产从公均分，莫要争多角少，惹人耻笑。"向古听了，便动了嗔色，却不是那不逊邪魔在他腹内，说道："家私原都有分派单帐，哪个肯让？有一宗田产，却是我当年帮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父挣的，他却年小，没有功劳，难道如今让他？"老叟道："便是同居无异财，就让一半与弟，也见你长兄的义气仁心。只看令尊份上。"老叟方说出"看令尊份上"，向古才动了高僧日前劝化的孝心，口正欲答句好话，却被那不逊邪魔在他肚内，又使作他起来，便道："老官儿，我知你为我弟作说客，听他在家杀鸡为黍，款待你也。"说罢，往屋内进去。老叟没奈他何，自家没趣要走。向今却忙走出屋来，苦苦留住。却说那不逊邪魔在向古腹中搬弄，猛然想到：向古被老叟劝化，几动了孝父心肠，随口欲让，被我使作的忿忿进屋，如今不免再到向今腹内使作他一番。乃乘向古气昏昏要睡，便出他腹，到得堂前，见向今与老叟对酌，难入他腹。却是怎难？只因他被邻老一番"看父母份上"正大光明的道理，把住了咽喉关，不容他邪入内。这魔正在无计，却好半空来了陶情。这邪魅，他与分心魔在别地迷人，见分心魔来，便说道："使他两个搬弄向氏二人，尚恐力弱。为何带一个来，叫那一个孤立无援。非计也。"乃飞空来探不逊邪魔作何情景，却遇着不逊魔正在向今席前，想入肚计。陶情见了，问道："不逊魔，如何不在他肚搬弄，却乃立在席前，想是图些哺啜。"不逊道："当初两魔不同一气，反相争斗，被分心魔带了一个去，叫我两下里做魔难。向今被这老儿劝化得将次回心，我要入他腹却难入。你有何计？"陶情道：要进何难？我有一计授你，你听我道：

曲蘖从来乱性，莫教渗入柔肠。饶君懦弱性偏刚，乘着杯中直向。

不逊魔听了，笑道："好计！好计！"只见向今满斟一杯酒敬邻叟说道："动劳尊邻劝解。小子怎敢不听从？便就是克让也是个美事。"邻叟也回斟一杯与向今，说道："老拙直言，莫非要昆玉和睦。"向今接过杯酒，方饮入肚，那不逊邪魔乘着酒力，一直飞滚入腹，便在向今心里，就比那刁唆两家是非的还狠，戳嘴弄舌的更凶。向今被酒作引子，便动了不逊心情，问邻叟："我家兄方才却如何说？"老叟吃了他一杯儿，乃直言说出田产，当年他帮助有功，今日便占两亩肥腴也应得的。向今只听了这一句，乃发怒起来，说道："甚么有功！这明明欺我幼弱。"便跳起身，要进屋去嚷。老叟见他恶凶凶的，忙扯住他，说道："老拙好言劝你，终无恶意。"向今哪里依从？往门外飞走，说道："不申明官府，终不得出这口屈气。"只见向古从屋内走出来，说道："我小子在内，听得老尊长善处人昆弟，句句说的忠言直语。叵奈恶弟悻悻的要去申明官府。敢烦尊长，劝他莫要使这不明道理的心性。便是田产，凭老尊长亲邻公处，小子让他些也罢。"向古这几句好言，却是那邪魔钻出来了。老者听了向古之言，口中答应，心里裁度，说道："他弟兄难劝，一个顺从，一个又拗，多是那屋梁上两个精怪作横。我如何降服得他？且到寺中与高僧计较，再作道理。"乃到万圣寺来，参礼圣像烧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祖师在静室端坐，道副上前说道："师尊为演化本国，寺中这两日善信往往来来颇众，闻知向、郁二家子弟改心行孝。虽亏了两个师弟度脱，也是师尊功德甚深。但人心非古，这远近村乡人民且众，难道一概良善？若知向、郁报答改行这些根因，家家孝顺之子，忠义之人，也不枉了演化这一功德。"祖师笑道："演化在我等，改行在人心。却如何强得必得？只是我等原意前行演化，久在寺中，费他常住，引劝方人，生一方骚扰，非吾本意。你三人可打点行李，往前途去，顺风赴大舟可也。"三弟子正要收拾行李，只见一个老僧，同着一行者，手捧着两个大西瓜，走入静室，向祖师前说道："天气酷暑，剖瓜而食，以荐高僧师父。"道副便问老僧："此瓜何自而来？"老僧答道："乃行者得来的。"尼总持便问行者："此瓜何处买来？"行者答道："我于市上见一人持此二瓜，故买来敬师。师不敢自食，故持以献高僧。"道育道："昨见瓜园有骂偷瓜之贼，只恐偷来，卖与行者。我等不食嗟来之食，况窃来者乎？"行者乃道："我自捐价以买，何必问瓜窃来？况偷的未必是此瓜。"道育道："已蒙疑念，终不吃疑在腹。"行者道："必如何来的方食？"道育乃把手指着六位尊者圣前，道："你看必如这尊者，方受侍者剖瓜之献。"

道育说罢，那老僧与行者持瓜退出静室。只见祖师向三弟子说道："汝等见道矣，得驱魔矣。"道副听了，便拜叩见道驱魔之旨。祖师道："我于静中，已早识其故。汝等方才若不审瓜之所从来，但据其敬献一言，欣欣剖而食之，便入了许多业障。"道副又问道："祖师静中何见？"祖师道："此瓜果系市人偷卖，行者贪其贱债而买。这老僧哪里是敬献我等好心？却是一种邪魔，使作他来迷弄我等。这其间若不问破他来历，不指那六位尊者，庄严色相，爱那正大法食，哪里驱逐得这邪魔退去？"道副又问："这邪魔怎生来迷弄人？"祖师道："室外有公道老叟，抱邪魔之疑，又要费汝等驱除力也。但汝等得阿罗尊者道庇，可出庑榭，便知公道人来。"道育听了，忙出殿上，向六位尊者俯首作礼。正拜间，只见一个老叟上前问道："师父，你可是东行演化的？"道育见那老叟：身穿着白布道袍多褶，腰系着黄丝绦子拴结。头顶着毡绒帽儿齐眉，鬓插着剔牙棒儿歪塞。

老叟见了道育，近前问知，乃随着道育进了静室，望着祖师礼佛的一般，合掌三拜。祖师答他，却只合掌高拱，道："善信安福。"这老叟便开口说道："闻知高僧度脱向氏父子一门孝顺，这功德甚深，只是孝顺之家，便当生出余庆。怎么向老物故，遗下二子，便各相争竞起来？兄不逊弟，弟不让兄。如今不至讼至官府，不肯甘休。若是经官动府，不是伤了弟兄和气，便是破了产业。高僧以普度存心，这宗功德若行得使他不致争竞，却也真见方便门中。"祖师不答，闭目端坐半个时辰，乃开眼看着道副，说了四句偈语，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邪魔梗化，展转人心。
询此献瓜，因消不悌。
老叟听了不知何意，乃问道副说："师父，你老祖禅机，我下愚不悟。"道副也不答，乃看着尼总持道："些事当师弟劳一番心意。"尼总持点头允意。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38回　圣僧不食疑心物神将能降不逊魔

话说尼总持点头允意，他是了明祖师偈意，乃向公道老叟说道："我师偈意，乃是说向氏弟兄心地不明争产，入了不悌不逊邪魔，以致如此。"老叟听了，便笑道："是了，是了。我今起得早夜，开了大门，见向家房屋上两个凶恶狠怪。我始惊为盗贼，细观窃听，乃是两个精灵相争互骂，拿刀弄枪，却又不会厮杀。一会却去了一个，只见这一个口称不逊魔王，往他屋下去了。你老祖神僧想先知道，故发此偈。只不知询及献瓜，这是何意？"尼总持道："方才正为寺中一老僧同一行者，来送瓜与我师解暑，我师未受其献。"老叟道："人来献瓜，乃是恭敬，况出僧心，如何拒却？"总持答道："只因我弟子们盘问行者，恐其来历不明，故此未受其献。今我师偈意，说'因消不悌'，当询问献瓜。我与老善人去问行者。"当时总持乃同老叟走出殿来，左廊下恰好一人在那里与献瓜的行者争嚷，说道："你如何偷我的两个瓜？"老叟乃近前问那人："你如何说他偷瓜？"那人说道："老尊长，我不说你如何知道？你晓得今年村乡家家不结瓜，只我这地上结了两个西瓜。我这地却也是有来历的，也不是等闲人家。我家主人，当年父祖居宦，挣有多过，惟此瓜田最良。生有二子，一心偏爱少子，私把这瓜田给与少子，就是我的主人。我主人心极忠厚，不肯偏多受分，每年收熟，把瓜暗分，送与长兄。今长兄不在世，他却念旧不忘，见今年结了两瓜，叫小人下一个去奠兄，乃今不知何人盗去？昨有人说，寺中行者摘了来，故此与他争嚷。"行者说："我是用价市上买来的。"尼总持乃问道："瓜值几贯？"行者道："二十贯买来的。"尼总持乃向老者身边借得二十贯钞，付与行者赎瓜。行者道："瓜已吃了一个，尚存一个。"那人乃说道："有赃证便是贼。"行者道："市上卖瓜人见在。"便扯着这人，往市上寻那卖瓜人。
老叟与尼总持也只得随着走。他两个意念，一则是祖师偈意，要明了献瓜行者情由；一则是见他二人争嚷，要与他方便解纷。只见行者同这人走到市上，那卖瓜的在一个药店取药。行者一见，忙拽住道："偷的人瓜，如何诈我钞，又连累于我？"这人见了，满口认过，说："是我一时见瓜，陡起了盗心，望恕了我罢。我卖的瓜钞二十贯，已取了药也。"尼总持笑道："世人心地不仁，偷人瓜、诈人钞，乃赎了药。若是药不能医病，得了人钞，又不知作何项用矣。"医药者听了道："你这长老，如何说这话？此人偷瓜卖钞，事虽违法，情有可矜。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兄病在家，无钞取药医治，想是盗瓜卖钞，此二十贯，吾不取，当还他作瓜价赔偿罢。"那瓜主人见有了赃，扯着往他家里去。众人齐劝解，他哪里肯放？说道："我主人说我匿了瓜，又说我不小心看守，如何放得？"众人一齐随着，到得瓜主人家，只见一个士人走出门来，见了众人，彼此把这些情由说出。瓜主士人笑了一声，教放了偷瓜的罢，乃对众说道："我为士人，因先君爱我，分此瓜田与我。我有长兄，理当让长，我兄不肯拂了先君意，且说把这瓜田让了我不会灌溉的书生。我当年要辞，恐反负了先人好意；受了，又欺了兄长。只得每年瓜熟，分敬长兄。今兄不在，遇着瓜少，只结了两个，我留一以祭先兄，如何被你盗去！今众人来劝，说你为兄病，盗吾瓜赎药救兄，宁甘不义之名，而全大节之实。吾又岂忍责你！还当赠汝以钞。"老叟听了此言，便叫行者把那一瓜送来还主。士人道："瓜既是行者用钞买得，且既入寺门，已作僧家之享，就当祭度吾兄，作福田罢也。"

众人谢辞了士人，归到寺中。行者把瓜献与尼总持，道："早时高僧们不吃我瓜，果疑者当。今已明白，且出自士人敬僧，当得受了。"尼总持道："此义瓜也，老尊长可体想吾祖师偈意，携回向家，备说此瓜情由，或者向氏弟兄悔念不争，未可知也。"老叟依言，携了一瓜回家，正遇着向今恶凶凶的要寻代书，兴词讼理，天气暑热，坐在那一座避暑亭子上，气哼哼的。见了老叟，恐怕他又多言说劝，起身要走，被老叟一手扯住，道："天气炎热，有甚要紧事忙忙碌碌，且吃我一块解暑瓜。"乃把瓜剖开，递一半与向今。向今只得接在手中，叫一声"多谢"，甜蜜蜜般吃下去肚去。

却说这瓜结时，不过一种生物，有命无性之仁根结来，只因世有忠肝义胆精灵，便有倚草附木神异。这瓜为敬让昆弟这一种根因，其中便附着一个瓜精正气。始初卖与寺中，行者吃了，倒安静。只是不明来的饮食，人若不存在正念吃他，便入了不正之食，终有个口腹身灾。只因高僧怀疑，正是这个念头之正。又逢着六位尊者显化试僧，再遇着老叟这一派劝化向家的忠心义气，这瓜中便生一个瓜精。这精灵显神，专攻那不悌不逊邪妖。却说不逊邪魔正盘踞在向今腹中，使作的堕入欺兄地狱。只等他词讼一人公门，便遂妖魔心志。不防瓜精在瓜内附着，趁向今一口吞下，邪正相逢，不容并立。他两个在向今腹中，你执枪，我舞棍，直斗出空中。

一个骂道，你这干犯兄长，罪比常人加等；一个骂道，你这无知妖孽，躲在囫囵葫芦；一个骂道，你这不逊弟的，该杖你孤拐；一个骂道，你这皮焦里不熟的，该碎嚼你身尸；一个骂道，你这背理乱伦的，把你送入油锅；一个骂道，你这熟过顶的，叫你烂作蛆包；一个骂道，你这避兄离母的，叫你吃了倒吐；一个骂道，你这夸名的，叫你首阳之饿；一个骂道，你这杀舜的，放你有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方。
他两个战一番，到底邪不胜正。不逊邪魔被瓜精正气骂败，便望四方叫救人。只见分心魔、陶情等辈，带着不悌邪魔，各持器械，都来助阵。瓜精见了笑道：″你这些堕阿鼻的，不明长幼正道，不知逊让美德，鼓惑世上弟兄，不念同胞共乳，一气连枝，苦苦为产业相争，忘了父娘情分；为妻子恩情，失了弟兄天伦大义；为酒肉朋友相交，把嫡亲手足不顾；为歌儿舞女、婢妾侍儿交欢，忘了并蒂莲芳、一脉共派的昆仲。我瓜神秉天地正气，直叫你堕入阴山，使世间都是知礼男子。你尚敢操锋执刃，抵敌我威灵？″不逊、不悌两魔原虽一气，却是各附在向氏分争，到此只得合心共力，听了瓜精这一番戒骂，乃说道：″你夸你正气，你且说来，从来和睦弟兄的有何好处？″瓜精道：你要问我从来好处，便把几位古人说与你听：
圣舜遭逢傲象，谗言肆害亲君。完廪浚井计谋兄，夺却诸般何用？一朝舜为天子，忘仇把象荣封。圣人德重处心公，天地鬼神钦重。
不逊邪魔听了，笑道：″世间能有几个圣人？你却把小民下愚来比，可笑，可笑！″瓜精道：″如你说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也是圣贤，不必说了。长枕大被，弟兄共卧，也是贤主，不必讲也。只说庾衮抚二兄之柩，病疫不避。杨椿弟兄和睦，旦暮问安。立心仁厚，报应非小，后来俱各昌荣。真是家和万事兴，哪见弟兄不和睦和得久长富贵？″只见分心魔听了，说道：″不悌、不逊两魔，何苦与瓜精舌战。我等天性生来只要图自己顺心遂意，哪管什么今人古人！既已被你呼来助阵，好歹鏖战一场，定个输赢胜负，再作道理。″这些妖孽一齐举起器械，把个瓜精围在核心。瓜精却也不慌不忙，叫一声：″众子何在？″只见顷刻一阵小瓜精，红的似血泼身躯，黑的似乌油肢体，各执着两扇大斧，好似板门，一齐拥簇上前，把个陶情骇倒，说道：″这些小冤家，曾在人家筵前相会，每每吃他送个瓮尽杯空，他的手段大着哩。走了罢，也助不得甚阵，也使作不得甚弟兄。″王阳听得陶情要走，说战不过瓜精众小子，连忙扯着说道：″陶情哥，你却只说众小精人家筵上送你，却不知还是你我送他。我那风流辈中送他的，也不知千千万万。他送你不过三杯两盏，那耍榔头的、吃下波的，他便稀少；不似我送他的妖娆浪荡，看灯走桥，大把满袖，只叫他舌敝齿酸，还要搜他个寸草不留。如今既来助阵，莫要长他们威风，灭俺们锐气！″陶情听了，只得立住脚根，把骇倒要走志念牢拴，便酸心蜇肝也说不得。只见那瓜精与众子齐攻过来，这不逊等邪魔各举兵刃迎战上去，都在那向今头上半空里赌斗。好赌斗，怎见得：
瓜精正气似天神，不逊邪魔真鬼怪。这个喷出火焰赛霞飞，那个吐出金光过电掣。使长枪晃晃蛇矛，用板斧片片雪刃。刀来蛟龙伸爪，棍去鸾凤穿花。一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叫：我迷人管你甚事？一边大喝：你这贼害了同胞！
诸魔与众精搅做一团儿厮杀。始初邪魔不能胜正气，嗣后正气不能胜邪魔。瓜精看看败阵，那众魔个个逞强。这向今同老叟坐在亭子上，犹忿忿不平，恰好瓜精与众子正要逃走，说道："这纪纲扶持不成了。"只见空中两位红袍神人经过，各执着双舞剑，看他们厮杀。见瓜精将次败阵，乃问道："汝等何事交锋？有何仇隙？何姓何名？"瓜精便说道："这一派不逊、不悌邪魔，我以正气剿他，勿使他鼓弄得手足争竞，以坏天伦。乃今众寡不敌，奸狡难灭。说不得，只率鏖战一场。"那神人怒将起来，说道："原来是这党长而无述、幼而不逊。我二神非他，乃齐楚管仲、鲍叔。生前以异姓弟兄相爱，如胶似漆。亡后，这一种义气成神。最恨这一党邪魔使作的同胞各视。"乃舞剑直奔众魔。只见艾多执棍，架住双剑，问道："来将何人？"二神答道："吾乃春秋战国有名管鲍。"艾多听了笑道："晦你的气，你说你异姓契如手足，你只好在朋友中逞能，如何到嫡弟兄内争胜？我想老管与鲍子，分金占多，且三战三北，有甚奇能，敢来助阵？"鲍叔道："管兄纵占金，却也亏我能让。"艾多笑道："你才能自揣不及，故意退让成名；若是才能高出管仲，你岂不会争吵？"鲍叔道："我故知他才能，一匡齐伯，所以让他。"艾多又笑道："益见你趋炎敬势。若是不知他后有大权，你当时肯与交好，让金不较？"二神被艾多一番讥贬，手虽舞剑，心却自惶，也要寻空而走。忽然紫袍玉带一位尊神到前。管、鲍却认得是伍相国，便叫一声："相国，乞借威灵扫荡。"相国乃挥鞭大喝道："邪魔休得无礼，且看吾鞭！"只见分心魔笑道："相国，你莫怪。我说你这鞭，只好鞭那伯嚭不忠，却鞭不得弟兄不睦。"相国喝道："我如何鞭不得？"艾多道："伍尚一弟不能保全，如何鞭得？"相国喝道："吾能为手足鞭楚报仇，这鞭忠义有夙，专鞭你这妖魔。"乃舞鞭直打。这些邪魔却也狰狞耐战，饶着相国名将，却也被他缠绕多时。众魔正熬不得众神正气，只见西方来了一位金甲神将，威风凛烈。邪魔见了，先有几分畏怕。众人共看那神将，怎样威风？但见：
万道金光出顶上，一团杀气涌身前。
手持七宝降妖剑，口喝一声天地旋。
神将在空中，看见相国与管鲍帮助瓜精众小子战那些邪魔，乃大喝一声道："邪魔休得无礼，看吾剑来！"不逊等魔乃停住手中器械，颤兢兢的问道："冤家，这些小子，倒有这许多神将来帮助厮杀。"神将听了，喝道："你这邪魔，莫藐视了众小子，他身形虽小，在母腹中次第分排，各各相让，不相僭越，个个都有仁心，长大各生枝叶，不似汝等邪魔，各存崖岸，彼此好争。"邪魔道："便是他好处，也与你无干。你如何来帮助？"神将怒道："吾监观八极，巡游万方，专察人善恶。似你这不逊、不悌邪魔，乃吾神痛恨不容一刻在人心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罢挥剑斫来，众相国等一齐拥上。陶情辈慌了，道：″向古无此魔，都是向今生出不逊来的，与我等不相干。走罢走罢。″一阵烟走了。瓜精与众子却把不逊、不悌二魔捉住。神将道：″好了，那几个邪妖逃走也罢，这两魔原系正犯，吾神虽职掌灭邪，但勘问原有地狱，借重相国去处治也罢。″相国答道：″吾乃专司不忠之辈，借重管、鲍二位处治他罢。″管、鲍答道：″吾乃亦专司朋友之伦，况冥中未受灭邪之柄，借重瓜精众子辈处治他罢。原系你们有干涉来的，还当你们完结。″瓜精答道：″我等原与他不空并立，只因势寡力弱，以致魔等猖獗。今既蒙尊神助力捉住，伏乞借威解下束甲绦子，把魔捆缚送到一个地方处治罢。″神将等问：″何处地方处治他？″瓜精道：″有个不怒而威，不劳刑罚而严如刀斧的地方，叫他远离人心，一归荡尽。″却是何处地方，下回自晓。

第39回　师兄师弟争衣钵秉教神王护法门

世间最难得，兄弟出同胞。

休生伤弟剑，莫动害兄刀。

财产世未易，妻孥人合交。

怎如天合义，兄爱弟恭高。

神将听得瓜精之言，笑道：″看你一个青皮夯货、烂肚东西，说什么不劳刑罚剿灭他的地方，能使他远离人心，一归荡尽。″瓜精答道：″上圣莫轻觑了我等，虽然外貌青皮，内抱赤胆，在世间专与人解烦消渴，口蜜舌甜，何尝与世相侮，不分个青白？就是我众子，个个出世，遇着那泼嘴泼舌的，紧斗牙关，不饶让他分毫，他也只是把一点仁心相对。只因有这一点谦逊仁心，便是伤害了他生出枝叶，他也不计仇，不抱怨。我众子为甚不计仇抱怨？他说道，我同父同母一胞胎流来血脉，弟兄甚多，千百之中，若留得一个兄或是一个弟，生出枝叶来，兄弟生的子便是己之子，一般都是同胞胎来的血脉。只因众子存了这一点仁心，你看他代代相传，劫劫不灭，子孙充满世间。高门大户，富屋贵阶，哪里不是他积德？″神将听了笑道：″这精灵语句虽支离怪诞，倒也有几分合理。吾神日游万方，要去监察这不逊让的弟兄，轻则灾殃，重则祸害，不暇在此混扰。汝既有处治这魔的地方，可将邪魔叫你众子押去。″瓜精道：″愿借神力捆缚住他，莫教逃走。″神将乃就瓜精身上摘了两根藤儿，吹口神气，变了两条索子，把二魔拴缚，交付与众子，乃化一道金光去了。伍相与管、鲍也各相拱手辞去。众子精把两个邪魔押着，乃问瓜精道：″多事的老子，费了许多功夫气力，亏神圣们降服了这魔，你便随他们剿灭处治，却又讨他这差，押甚么地方。倘拴缚不紧，遇着那逃走了的一党来救他们，却不又费精力？″瓜精笑道：″汝等小子只知说今日现成言语，哪里知道前辈事实来历，却有个缘故。″众子道：″有甚缘故，我等不知。请说请说。″瓜精乃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小生来原有种，长在富家膏腴陇。
只因兄弟两谦和，把吾宝重如古董。
可恨贼人揪断藤，双双偷去将人哄。
哄了人钞二十贯，赎药医兄情亦勇。
万圣寺内有高僧，行者买去祈恩宠。
高僧不吃疑与嗟，这段根因说惶恐。
公道老叟解纷争，把吾剖来暗讥讽。
不想正气遇邪魔，大众交锋各逞猛。
金甲神将显威灵，助我擒邪扶道统。
根因原自出僧人，高僧断不留他种。

众子精听了，道："原来前情这般委曲。如今押他寺中，凭高僧处分罢了。"

却说公道老叟在亭子上扯着向今，递了一半甜瓜与他。他吃得心中凉爽，那老叟见了他意思转过些好颜色，乃乘着天气炎热，说道："与弟兄争财夺产，且莫说曲直，只说这炎天酷暑有甚要紧，忙忙碌碌？万一伤兄，这罪怎当？家私、性命不保，万一自己受了暑热成病，却也真真有甚要紧。"向今一则是邪魔被瓜精逐出在外，一则是凉瓜逼去烦心，听了老叟公道一语，便省悟起来，向老叟说道："承尊邻教诲，小子何苦执迷不悟？只是既已与兄争竞一番，彼此言语成仇，怎便甘休了？老邻尊，再教诲小子一个和睦方法。"老叟道："实不瞒你说，你弟兄当年都是孝顺的，后转变了不孝不顺情节。虽说是你令尊在日娶继一宗自错，却也有些古怪。我昨日起得天早，见你家屋上有一桩古怪，不必说破。但寺中高僧深知，如今佛门广大慈悲，须知到寺中请教他们，自有度脱的功德。"当下向今如梦方醒，随着老叟到得寺来。却好祖师与三弟子正收拾行李，要离寺前行，却遇着老叟与向今到来。向今向祖师前稽首，自行忏悔。祖师把慧光一照，已知向今改心转意的根因，却又知瓜精押着邪魔来寺的情节，总是方便慈悲度化，便侧着道眼之眸不言，过了半晌，乃说一偈道：

无情有情，邪魔妄行。
谦光合德，大道乃明。

向今听了，拜谢道："小子回家，只一味做个有情，谦让吾兄便了。"说罢，扯着公道老叟，拜辞祖师众僧，往山门外去了。

瓜精押着邪魔，专听高僧处治，却遇着祖师说偈，乃悟道："即如偈意，便是处分。"乃指着二魔问道："汝听僧偈，知悟了么？如不悟，说不得押你赴冥司；若是悟得，当速改正。"二魔泣道："禅语明明说邪魔生妄，不明大道，以致有情作了无情。我今悔却，愿归谦让也。"瓜精听了，叫二魔发个咒誓。邪魔道："我已改悔，出自本心。若不出自本心，便发誓何用？古语说得好，信不由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质无益也。″瓜精听了，不觉心生欢喜，把二魔放了捆缚。那藤子原是自己身上的，复还了己身。那邪魔飞空走了，说道：″骗了他去也。″瓜精见他骗走了，却不敢冲犯高僧阳神正气，乃与众子埋怨说道：″都是我包揽了押邪魔到寺中，与僧人们处治他。谁料高僧说偈，只度脱了生人向今，却不能把这邪魔度化。″众子精说道：″人心得度复明，惟有这魔心奸狡，非神将威灵，怎治得他？″瓜精听了，随向空中祷告，呼动神将来临，见了瓜精，便问：″你押的邪魔，地方怎生处治？″瓜精道：″实不敢欺瞒上圣，当初根因，原系寺中东度高僧师徒生出。如今解与他们处治，一则知佛门广大，能度化邪魔，不劳斧钺，一则我等根因，得以超脱。谁叫高僧说了一偈，只度了生人弟兄心意，这邪魔却使个骗法儿走了。″神将道：″南方有一派儒门大理，专度生人，西方有这派禅机，专消魔孽。这邪如何不悟？″众子精道：″悟也悟了，他因叫解了绳捆，我们因叫他发誓。他道：出自本心，咒誓何用？当初只该叫他发了誓，后放绳索。不想放了绳索，他却骗走也。″神将听了笑道：″谁叫你以疑招疑，动了他个不信志念？″瓜精问道：″何谓以疑招疑？″神将道：″世有一语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你叫他发誓，是先疑也。他奸狡不情，就生出疑来，便骗走了。但这等狡骗邪魔能骗得你，怎能骗得吾虚空往来、监察善恶神将？汝等且不必疑虑了，当抱着吃，心中凉，济度世人烦渴，将要熟明正理，莫要与生人吃口白舌。″瓜精等听了神谕，退散去了。

这神将神目如电，便照见二魔脱了索，走在半空，四下里寻头路。他看见四海之内，不爱不敬的弟兄颇多，不逊不悌的男女甚众。莫说俗人，便是出家的僧道，借名师兄师弟，本是异姓同门，有等好的胜如骨肉，有等不好的，争夺不让，更俗人。他这一等在道叛道，也都是这邪魔鼓弄。却好二魔四方观看，只见万圣寺中，就是那买瓜行者的主僧，只因他不审瓜之来历，妄献老祖师徒。老祖不受他的，回去剖开，徒子徒孙吃了。哪知这瓜却是那义气之弟敬祭兄的。妄自吃了，便惹出一种不义不敬的根因。这老僧有三四个徒弟，为分衣钵不均，大家正在那里争争讲讲。却说神将照见二魔在半空，随驾云追上，大喝一声：″邪魔行骗逃走，往哪里去！″二魔见了，魂里生魂，飞越天外之外，寻地方要走。却好老僧家徒弟，正吵吵闹闹，他却一直下投，忙躲入众徒弟之腹。神将见了，笑道：″这业障人生门，你怎知高僧住处毫发不容？我且饶他，谅自有释门秉教。″神将一道金光去了。

这二魔潜形在僧徒腹内。后有说出家争衣钵的邪魔更炽五言四句说道：

既已入空门，当思离世法。

贪嗔何更凶，堕入恶罗刹。

却说祖师师徒正要辞别寺僧前行，只听得僧房嚷闹。道副乃问方丈主僧：″何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僧房这等嚷闹？"主僧道："师兄不问，我却也不敢说。想师父们在寺中开讲的是孝悌道理，度化的是不逊让人心，成就功德，隐显神通，谁不称赞？怎么往来善信听闻目见，感化的不少，却偏是本寺中师兄师弟，为分析衣钵，倒争竞异常？"道副听得，乃合掌向着祖师说道："这种孽障，说不得还要惊动我师，借重道力。"祖师把慧光一照，笑道："孽障果是又要费片言觉悟。事在汝等，只恐非一时能化。汝等且把行囊放下，静室再借一宵。"主僧道："正欲师尊留驾，多住几日，把这争端与他们息了。"这方丈主僧一面说，一面叫行者去唤了争衣钵的众和尚来。不移时，只见那献瓜的老僧带着几个小和尚，走到静室门外，伺候进参祖师。祖师乃向道副说道："我曾云，献瓜妖孽是那一等使他来迷弄我等，不可令入吾静室，使他犯吾秉教执法，汝当令他出方丈之外。除了他们这等邪魔，自然各还个异姓同居的敬爱。"道副听了，乃问道："师尊，弟子一向也不曾闻得，静室中怎么他们进入便犯了秉教执法？"祖师道："吾静室便是不扰执法秉教。我等既奉教居中，岂容纷纷外魔来扰？此魔一人，自是执法，以法灭其魔，岂不于他有损？"尼总持听了，在旁问道："师尊，此等邪魔扰乱这不明道理与不知爱敬的和尚，正要剿灭其形，如何倒留其迹，以成其恶？"祖师笑道："汝哪里知，正是吾门方便，令其自悟，成就和尚功德，安比世俗驱魔，直灭其党？"尼总持听了，便觉悟了，乃出静室向僧徒说："吾师尊方才入定，众位可到方丈外少候。"众僧依从，出得方丈，到得大殿上来，各各议论。也有说"祖师师徒谈禅论道，微妙无穷"的；也有说"祖师师徒正伦明理，演化不孝不忠"的；也有说"祖师不言，但只叫徒弟高谈阔论度人"的。众僧没有那邪魔在腹的，和容悦色，相亲相爱，讲一回"祖师未尝吝教，就是不言，也有授人至妙道理之处"。却又说一回"那个施主家有经醮，那个师父到甚施主家去募缘"，你道"师兄师弟不可争竞衣钵，分散了门徒"。我道"师父那老和尚，不该暗有偏心"。纷纷讲论，都不关心。只有邪魔躲入腹中的两个徒弟，狠狠的心胸，忿忿的气色，你嗔我，我怪你。他既听方丈主僧唤来，又听得尼总持吩咐，只得在殿上等候下落。

却说尼总持与道副、道育三个，领了祖师旨意，方才出静室，到外堂无人处所。只见一个行者捧着一个钵盂，持着一根锡杖，向三师说道："闻知师父们出殿公评，我家师父们分析衣钵，这钵杖是我太师父叫我送上，千万公评，说几句向他的话。"道副见了，笑而不言。尼总持摇手道："人来僧家无此事理。"道育摇头道："这邪魔来迷弄我等。"乃扯那行者出殿，说道："你看看左右两边坐着的是甚尊者？那对看殿门的是甚神将？出家僧人不但无此事，亦且无此心。"那行者一面走，一面说："钵杖皆是师父们用的，便受了何妨？"三师只是不顾。走到殿上，只见道副向圣像前三拜，再向护法稽首，只说了几句道："谁叫那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尚招了一班徒弟，立出个俗，叫弟兄有俗名，便有俗累；有俗累，便有俗争。若要不争，除非异俗。"尼总持道："师兄，如何为异俗？"道副道："只叫他代代接下，莫排弟兄，衣钵便世世相传。"道育道："今已排定，谁甘退让？"道副道："吾门原属空俗，名原乃假，今争空假之衣钵，留与后来之异姓。这邪魔，你盘据在无人无我，无眼、耳、鼻、舌之家，逞甚精灵？徒招孽报。"道副只说了这几句，吓得二魔出了僧腹，往空就要飞走，却被护法神王打下，道："此是何门，你敢来浑扰？"二魔被打，泣道："爷爷呀，是他们先有争竞不让之心，我们方敢乘机投入。"神王道："吾神居此，所司正为严肃禅门。谁敢违法，同污类俗？如有此等，吾自不饶。你这孽障当押入地狱。"二魔泣道："上圣开言，吾等地狱自堕，又何要解押？"说罢抱头窜耳而去。这殿上众僧方才迎着三师，拱手说道："不守禅规，妄争衣钵，何劳三师评论？我等正在此议说不公，都是他师父多出来这宗孽障。"三师不答，只见两三个争竞的小和尚齐齐退去。你说道："不是我父娘挣的家财，少些也罢。"我说道："既是出了家，入了空门，便这衣钵有也罢，无也罢，何必苦苦相争？各各自去，都是那邪魔造事。"众僧等见了，都笑起来说道："早若回心，也不劳这几日争闹。"有的说："好师父，一上殿来不言不语，只在菩萨前咕咕哝哝，想是有甚降魔咒语，劝解的法儿，不劳多口饶舌，自家觉悟去了。"三师见争竞的和尚自行退去，便回转殿庑，见七位阿罗尊者前，有胡僧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乃警悟于心，上前稽首礼拜，说道："尊者以道示法，弟子辈守法护教，于自心不愧，尊者不怍。"三师正说罢，只见天色黄昏，忽然一阵狂风大作。却是何故发这一阵狂风，下回自晓。

第40回　贞节妇力拒狐妖反目魔形逃女将

道副师等度脱争竞衣钵的和尚，转回殿庑，稽首阿罗尊者，皆是高僧与佛心一体。忽然起了这一阵狂风，怎见得风狂，但见：

黄昏天色暗，忽地一声来。穿窗入户响如雷，折树飞沙狠似箭。炎天六月冷飕飕，宝殿三层开扇扇。红日刮西沉，星斗摧昏乱，行见灯烛影摇红，一刹满堂灭去焰。惊得敲钟长老闭双眸，打鼓沙弥遮着面。头上吹去瓢帽儿，个个光光明月现。

狂风刮处，众僧人个个惊魂丧胆，惟有三师心和意平，色相如旧，毫厘不变。三师进得静室，见了祖师，把僧人争竞回心的事情说了一遍。祖师道："我于光照中已知其事，只是大风刮处，我等前行，恐于海舟不便。还有一端有情怪事，未免又要我等演化一番。"道副乃问："有何怪事干犯师尊？"祖师道："风虽天地吹嘘，大块噫气，但清和曰风，狂烈曰暴，有暴风便有妖怪。汝等道力，谅能降伏其妖，驱除其怪，且自静听。"祖师说罢，师徒各于室中入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近寺山门，有一妪年近六旬，止有一子，担柴为业，名唤力生，娶了远村一女为妻，却也贤德，事夫敬姑，无半点儿过失。一日，力生担了柴到远村去卖，遇着一个朋友，两相叙情，遂到一个酒肆，吃了些没菜的寡酒，不觉醉倒在深林静处。天色黄昏，其妻不见夫回，乃走到远村寻找。不知这深林静处原有一个妖狐，只因变了个妇女，引诱了村间一个流荡子弟，吸了他那风流精血，遂作妖弄怪。有时变女子迷人，有时变男子迷妇。力生倒在深林夜静，其妻入林，看见丈夫卧地，醉叫不醒。正在那里独自一个力不能支，口叫无人，只得坐地，等夫醉醒。看看月上柳梢，忽然一阵大风，风过处，月朗星稀。忽然一个青年汉子走近妇前。他打扮得风流俊俏，怎见得，但见：

眉清目秀，五短身材，色嫩颜娇，一腔丰韵。戴一顶苏吴小帽，尽是风流；穿一领绮罗轻裳，果是标致。说句甜甜美美话儿，卖个斯斯文文腔子。

这汉子上得前来问道："娘子，这夜静林深，人家离远，却守着一个不省的汉子做甚？"妇人见了也不答，站起身来往林外立着，道："男女自有分别，且各守嫌，何必问我来历？"汉子道："我好意问你，只恐这卧着的是你丈夫或兄妹醉倒在此。你孤懦无力，不能扶架他去。便是问知住处，帮你扶他，也是个与人方便。你为何说拒人千里之话？"妇人见汉子说的话近情理，乃说道："我丈夫担柴卖，想是贪多酒醉，倒卧在此。我妇女力弱不能扶去。望乞替我扶出林间，待少醒走罢。"汉子听得，把他丈夫推了几推，打了几下，力生哪里得醒？这汉子却走近妇前，卖乖使俏，说道："娘子，夜静林深，无人知觉，你丈夫不醒。不瞒你说，我家赀颇富，前边高楼大屋就是我家。你若肯与我谐个伉俪，成个欢好，大则瞒了丈夫，躲藏我家。小则结个长久，早晚到你家行走，赠你些金珠财宝。就是你丈夫知道，也强如担柴营生。"妇人听得，暴躁起来，说道："汉子差矣。你道夜静林深无人知觉，无形无声的是鬼神，有眼有知的是天地。你道不醒的丈夫可瞒，不道睁眼的男子可愧。你夸富有家赀，我守妇女节操。"汉子听了，笑道："娘子莫要错过风流，你看你这等妖娆美貌，嫁了这个丑陋柴夫，怎如我少年才调。若成就个姻缘，却也是个佳会。"妇人怒起，连叫了几声丈夫，却又指着汉子骂道："是哪里无知恶少，不明道理村夫，不畏神明的痴汉，怎么清平世界淫乱纲常。快走出林，莫讨祸害。倘我丈夫醒来，断不饶你！"汉子道："你丈夫断然不醒。"妇人道："你若不去，定有祸害。"汉子道："风流事儿，有甚祸害？"妇人道："我拼一命，你祸害即生。"妇人言词真是个贤良，哪里知道这汉子却是妖狐变化。他见妇人坚执不允，便生出恶狠心肠，地下抓了一把土泥，把力生满眼鼻涂了，却又取力生捆柴一根索子，往妇人身上一丢，看看妇人被妖缚倒。

岂料世事邪正，都有个神灵感应。人若心地歪斜，一时起了个奸心、盗心、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淫心、杀心、害心、骗心、骄心、傲心、谄心、媚心，种种歹心，这冥冥中就有一个神灵管着，真是厉害。就如那奸心一起，偏有一个管奸心的神灵。这神灵却怎样管他？是上天赐与他的几桩宝贝。却是甚么宝贝？乃是一条索子，专捆世上奸夫；一把锋芒利刀，专杀不义男子；一个长枷，枷那和奸两个男女；一款转变条儿，却是淫人妻子，妻子淫人。一面手牌，上写着："押送奸心，堕那抽筋地狱。"一座转轮，轮转那奸淫的入畜生道。这狐妖假借人形，迷乱贤妇。哪知贤妇操了一个贞洁正心，这冥冥中也就有一位神灵管着，真是威严。妇人坚意一点正气，这神灵随执着几件宝贝，乃是一座贞节牌坊，上写着"贤孝"二字；乃是两件珠冠霞帔，叫她好受荣封；乃是一个葫芦，盛着几丸长生灵药，叫她享寿百二；乃是一对长幡宝盖，引她到极乐天宫；乃是一片铁石心肠，叫她死不怕，生不转，专击那狐妖乱怪。这狐妖方才使出妖法，把妇人捆倒，便惊动那正气神灵，刮起一阵狂风。林间跳出一只白额猛虎咆哮，直奔狐妖。狐妖心慌，现出原身，飞奔出林而去。此乃神虎，妇人哪曾看见？

只见林间来了一个老叟，见了妇人道："娘子夜静林深，因何守着一个醉汉在此？"妇人答道："老翁，这是我丈夫，醉倒不醒。我妇人力弱扶他不去，故此看守在此。"妇人也只道汉子去，老叟来，一心欢喜。却又想道："倒是守我妇道，一力拒人；若是邪了一时，撞着这老叟来，可不羞杀了人，伤坏了丈夫行止。"老叟听了妇人之言，乃上前把力生面上土泥去了，说："怪道你叫他不醒，哪里是酒醉，原来是鬼迷。"却去推了一推，叫了一声，力生顿然酒醒，翻身跳起，抹一抹脸，啐了一口，拿起柴担索子，方才看见娘子与老叟在前。娘子把因由说出，力生谢了老叟，与妻取路回家。正走到一僻路口，只见月已西沉，远寺钟声初响。却说狐妖怕的是虎，正才迷弄妇人，哪曾防神灵放虎来救贤妇？他惧怕起来，正走在这僻路，想起调弄妇人情节，却好月影儿下，夫妇二人走来。他却曾迷过个邪妇，吸了他精髓，遂变了个妇人。在这路口，见了他夫妇，乃上前叫一声："大哥大嫂，没奈何，带我一带，前途家去。"力生便问大嫂："你到哪家去？"妇人道："前村张家去。"却说男子心肠，多少不如妇女的，妇女心肠却也有多少歪乱的。力生见了静夜一个妇人，要带前走。他看妇人妖妖娆娆，便就动了淫心，乃哄自己妻道："你先家去，恐婆婆记挂。我送这娘子张家去来。"其妻信然，先到家去。老妪见了方才放心，问道："你丈夫为何不归？"妇人却也真个贤德，恐老婆婆怪子酒醉卧林，乃说道："丈夫因买柴主顾人家，烦他送个家小到娘家去了。"婆婆道："媳妇如何也去这半夜？"妇人道："我也是那人家相留，与他家小作伴。丈夫不时就回。"那老妪听了，方才去睡。

却说狐妖变妇，力生领着她，哪里甚么张家去，却来到近寺前一个静僻小庵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塌房子处所。这庵中虽供有神像，一向只因在庵住的没有个正经僧道。神像都是泥塑木雕，哪里灵应？有像只当无像。乃今高僧师徒们住在寺中，诸圣卫护，便是破庙颓庵，都有圣灵在内。这狐妖只当平常迷人，把柴夫力生引来。柴夫也只当破庵中每常依栖着些过往乞化闲人，动起欲心。谁知柴夫之妻贤守妇道，他这一点良心不独自家感动，神明保佑，便是丈夫起了淫心，亦能解得冤愆业障。力生同着妖妇一路走到庵前破房子内，他两个正要调情，只见庵中走出一个黄巾力士，手执大斧，喝道："无知孽畜！何处地方，敢来迷弄汉子，污秽善堂？"一面把柴夫骂道："无知痴汉！如何妄起淫心？本当杀汝，但念你妻贤德，能守妇道，姑且饶你。快走快走，莫要污秽了山门。"一面举斧就斫狐妖。

狐妖翻转面来，夺了柴夫扁担，变了一个凶恶大汉，两个战斗起来。柴夫吓得飞走道："惶恐！惶恐！"力士与狐妖两个交斗半会，不见胜负。只见庵门外忽然来了一个邪魔，自称反目魔王，手里拿着一把两面三刀，也不问个来历，帮着狐妖来战力士。力士看看力弱，往空中便走。妖魔也飞空赶上，却好一位女将手执宝剑，上前大喝一声："妖魔，休得无礼！堂堂力士，你怎敢大胆与他争锋？"妖魔停着刀，住着担，问道："来的女将，通个姓名。"女将道：妖魔要知我姓名，我说你听：

我家传来本姓孟，清白家声为世重。
父娘起我叫名光，三十婚姻犹未动。
只因我貌生不扬，张门不娶李不用。
当时有士号梁鸿，贤能声名真迈众。
我心情愿入他门，与他百年相守共。
夫妻相爱敬如宾，馈食举案齐眉奉。
裘褐相配布衣交，百年老后神司颂。
颂我真是梁鸿妻，封我为神威显重。
世间反目乱纲常，宝剑光芒岂放纵？

反目魔王与狐妖听了道："原来是孟光女将。不是你贤，还是梁鸿高节。想你貌丑粉饰，恐怕人厌，举案齐眉，遮了尊容，岂是恭敬？"女将大喝一声道："你这孽障，你哪里知道，夫即天也，妇人以夫为天，岂有人不敬天之理？只因世有你这反目邪魔，鼓惑得那为夫的不义，为妻的不贤，两作冤家，乖了好合。最可恨把个三纲五常坏了，生出许多冤愆祸害，叫世上愚夫愚妇不知多少误入在你圈套。"女将说了，便把宝剑看着邪魔砍来。那力士也把大斧照着狐妖劈头砍去。妖魔哪里敌得女将，脱个空儿走了。反目魔王临去说道："我也错上了坟，这狐妖迷人，专一假相亲爱，故作欢好，嚼迷人脑髓，啃男子筋骨。与我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干，来帮助他？"狐妖临走也说道："我真错放了箭。这反目邪魔，他常使一个撇娇撒赖，自恃容颜，说道：便恼了这瘟老公，他自然要来哄我。使得一个恶心歹心歹意，拳大力粗，说道：便打杀这臭婆娘，也值不得甚。他与两个男女有情，与我何亲，管他作甚？"妖魔说了飞走。笑坏了个力士，却恼坏了个孟光女将，说道："业障，你走到哪里去！我专管人世不敬夫的妾妇，不顾爱妻的丈夫，定要拨正了正大光明，如何肯轻恕了你？你便走上焰摩天，我也会腾云追赶。"说罢，驾云来赶这反目邪魔。这邪魔，当不过女将威灵，虚架一枪，往空走了，在那空中，寻一个躲女将的处所，做本等事的地方。

却好那远近之处有几等人家夫妻不睦。第一等是夫不义，娶妾多宠，以致结发有如冰炭；又一等是妻妾不贤，妒恶作大，以致犯了七出条款；又一等溺爱己子，作践前妻子女，以致丈夫私怀怨恨；又一等淫赌为非，不顾妻孥，以致室家矛盾；又一等夫嫌妻丑，妻憎夫陋，两不为欢，以致各相吴越；又一等抛妻弃子的，家室咒骂，背夫逃走的。败坏纲常，都是不明正大道理。这几等人家，正在那里有父有母的说儿子的不是；有公有婆的说媳妇的理非；有朋有友的劝他和睦；有妯有娌的教他欢好；有好岳翁岳母的只叫女儿敬女婿；有好郎好舅的只要姐妹重夫君；有好亲好邻的只劝夫妻们相敬相爱。反目邪魔把这几等人家都看在眼里，说道："你这些劝解的，都是些善人君子，积阴骘、存方便，你便招吉祥、积福寿。却叫我被女将赶捉将来，何处一躲？"正四下里观看，却只见一个人家夫妻两口，在那里争嫌咒骂。邪魔忙奔到他屋檐上蹲着，看他屋内却有两个亲友在堂中讲话。邪魔道："且休忙下去，只恐是好亲良友，劝解得他们正气起来，却不教我依栖失所？"乃侧着耳朵听那亲友，却不是说劝解夫妻和睦的，乃是两个狐朋狗党，游手好闲，引诱世间良家子弟，搬弄人家夫妇是非。那男子在堂中恶言恶语，骂妻咒妾，那妻妾在房内咬牙切齿，恨友詈夫。却有两个妇女在那妻妾旁添言谤语，全没句好言劝解。

邪魔听得大喜道："这家是我主顾，且躲在他家，避女将之锋。"乃从屋檐往下，直入那男子之腹，不想那男子腹中却先有个邪魔在内。见了反目邪魔入来，陡然不让，两下里争竞起来。却是甚样邪魔先在腹内，下回自晓。

第41回　扶头百辆论风流改正狐妖谈古董

话说反目邪魔投入这男子之腹，不想王阳无处依栖，偶逢着两个引诱良家子弟的汉子，一个叫做扶闲，一个叫做衬里。这两个人全无生活，全靠扶头，正扶着良家。这男子名唤金百辆，这百辆家颇殷富，只因娶了个妻室，却是个名门之女。虽说是容貌娇美，只是性气刚强，又逞着父兄有些势头，每每与丈夫不相欢好。这丈夫又恃着家富，怪妻不知妇随夫唱，常常不入房中，因此顿生嫌隙。男子被扶闲引诱到那花柳丛中，不分昼夜欢乐嫖风。哪里是百辆贪爱风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是王阳邪魔被扶闲、衬里两个引入百辆心腹。这王阳入了百辆腹中，弄得他春心飘荡，不倦无归。这日在堂上正与扶闲两个谈的是：

青楼美人那个妖娆可意，行院妓女那个窈窕多情。那个轻盈杨柳腰，那个娇媚芙蓉面。那个笑语喷香人买笑，那个身躯袅娜客追欢。那个步步金莲，那个纤纤玉笋。那个罗裳着体轻，那个翠钿堆眉俏。那个金凤钗斜插乌云，那个痴虎妞双围鸳颈。那个不施胭粉懒梳妆，那个为爱风流频卖俏。

金百辆正与扶闲两个讲论嫖风，却遇着反目邪魔撞入腹内。王阳见了便骂道：″你这祸根到这里来何干？″反目邪魔见了，也骂道：″你这冤孽据着这里何为？″王阳道：″我为梗化的不知寡欲，因此容留在腹。″反目魔道：″我为女将威灵，战败逃来。″王阳道：″此败家腹中损钞肚内，耗精伤性身里，你躲甚难？″反目魔笑道：″即是这破败去处，你却如何存住？″王阳道：″你还说都是你不效好合，我方到他处来。但我初入来时，却甚完全的家当，只因有你这根因，再加我播弄，怕他百辆也被我们播弄得七零八落，委实容留不得你。″反目魔听了说道：″老兄你既难容我，乞教我个容留的地方。″王阳道：″房内那个娘子却容留得你。″反目魔听了，便出了百辆腹中，入得房内，果见一个妇人生得妖娆美体，貌态轻盈。不知为何因由，只见他：

两目愁眉双锁，一面脂粉懒搽。没情没绪咬银牙，只把乔才咒骂。

反目魔见了这个景象，却也不敢直入，且听这妇人可有甚话说。却又见旁边坐着两个长舌婆子，他两个一会家说你老公的不是，怎么嫖风；一会家说你娘子也怪不得你恼；一会家说抛着你孤衾独枕，真情可恨；一会家说全没个知疼着热的恩爱，委实可嫌。这妇人听了两个婆子言语，咬牙滴泪，骂声不止。反目魔听了笑道：″快哉！快哉！我魔王情性喜的是两口子冤家一般，怕的是夫妻一心一意。往往躲在妇女身内使作的夫妇不和，却被旁边劝解，我便不遂心意。今遇这两个婆子戳火弄烟，使她长长怀怨，便是我魔王躲难的安家。″说罢，一直入了妇人心内，使作的这妇人气一回，骂一回，恹恹成病，倒在床上去睡，反目邪魔存躲不提。

却说狐妖被黄巾力士抖擞神威。孟光女将显灵赶杀他，却与反目邪魔不相干涉。他在僻路之处想道：″我只因林中调那柴夫妇人，可爱他贞洁不变。这样的妇女生在世间清白，死在阴中成神。你看那孟光女子，阴中只为他敬夫主、守节操，上天封他个女将，神通广大，专管世间夫妻不和的。他如今既赶杀反目邪魔，我不免变化那夫妻相爱的，他定然不来害我。″这狐妖乃跳到半空观看，那家夫妻和睦的不可去搅扰他；那家夫爱妻的不可去吵闹他；那家妻敬夫的不可去缠惹他。却看到金百辆家夫妻反目，意欲到他家弄个手段。却看见反目邪魔躲在那百辆的妻身内，狐妖又想到这邪魔躲处，只恐倒惹女将来寻。如今且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夫妻相和睦的人家走走。狐妖乃变了一个卖花儿的婆子，手提着一个花匣儿，走到这人家来，入得堂前，只见一个小妇人迎着，叫一声："花婆，你卖的甚花？"狐妖只因这妇人问了一声，便动了他邪淫恶念，说道，我卖的是：

通草花夭桃活似，盘线花红杏无差。

纸剪花荷莲染色，皮金花梅菊堆黄。

铺绒花石榴喷火，剪采花兰蕙拖青。

翠毛花金凤生成，珠石花玉兰做就。

这婆子花匣哪里有这许多名色？只因见这妇女娇娆，又动了坏心肠、伤天理的淫性。他只待妇女开口，说要称心美意的花儿，他便显手段，变化妇心爱的名色。这妇女听了花婆口说的各样花名，便道："我正想两朵珠翠花儿插鬓，盘线花儿簪头，倒好，倒好。"狐妖即时拔了身上两根毫毛，变了几枝盘线花与珠翠花朵，开了匣盖。那妇女一见，喜上心来，便把那花儿捻在手指，笑道："婆婆，这两样花要多少贯钞？"婆子道："盘线花要五贯，珠翠花要三百贯。"妇人道："不多不多。只是珠翠价重，我买无钞。"花婆笑道："闻知娘子与官人和好，官人多钞，便开口要他买花，他自是顺你心意。"妇人道："婆婆，你不知我官人吃辛受苦，挣的钱钞养赡妻子，快活茶饭也消受不起，怎么还要他费钞买花？我若开口，他不应承，又恐拂了我意；应承了，我心又不安。这两个心情，人家夫妻们不和都从此起。"婆子道："虽说一宗买不买小事，便连个夫妻不和。"妇女笑道："婆婆你哪里知道，人家事大从小起。"婆子又道："娘子，闻你官人钱钞甚多，难道你便不私聚他几贯？"妇人道："人家妻室好的，恨不得做女工、省柴米，帮补丈夫挣家业。乃起这不良的心肠，私匿他一贯，便伤了他一贯赀本。"婆子笑盈盈说道："娘子却也真真贤德，只是婆子有一句话儿不好说。若说出来，珠翠花儿白送与娘子戴，不要一贯钞；便是金银首饰绫罗彩缎，也不要钞，都是白送。"妇人笑道："哪有这样事情？"婆子笑道："却有这事情，实不瞒你。我与金百辆家中往来，他如夫妻两个不和，这金百辆只因妻子在家，恃着娘家贵倨势力，早晚一些丈夫不是，便就使嘴变脸，狠言恶语不理丈夫；百辆又恃着财多，被扶头的引到青楼行院人家，那小娘儿见他豪富，款待奉承，比他妻子十分敬爱，故此百辆怪妻，终日晓夜不归。前日与我婆子说行院人家是个无底坑，多少子弟富贵的邪了正念，破坏了家业。他烦我与他寻一个私窝巢，有那家贤德标致的叫我做媒，与他相交一个。便是费几百贯钱钞，也情愿。婆子为此，昨日也走东家、说西家，看了几个娘子，贤德的又少，容颜标致的又不贤德。我看娘子容颜标致，人又贤德，若是肯容我婆子说这一宗私情儿，便是这珠翠白送，还有许多在后。"妇女听了，即时大怒起来，骂道："你这老贱货，原来假做卖花，诱引人家妇女。难怪道有规矩诗礼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得好，道婆、尼婆、花婆、卖婆、媒婆，有嫌有疑的，不是那亲切有来历的，不可与她上门，穿房入屋行走。我方才也未审你个来历，便容你进门卖花。你却原来是这等老婆子。"说罢，妇人举起大巴掌劈面打来。哪知这妖狐是个邪魅，虽动色心，却又正气，暗夸人家有这样妻小怎不兴旺家门？他被妇女正气的巴掌，一下便打出原身，现了一个狐狸往外飞跑。不防遇这人家的家神，正在万圣寺内保护高僧回来，见了妖狐跑将出来，大喝一声，道："邪魅如何大胆，闯入善门，调弄人家贤妇？"妖狐见了，他哪里怕，但夸道："家神，果如你言，真是善门贤妇，你好生与她把守门庭，我老狐不怕你，却也爱敬她。你若好好小心，莫离她门户，莫说火盗双消，不侵她善门，便是她家灾病邪魔也不敢犯，官司口舌也消除，孩提娃子也平安无恙。"狐妖说罢，往外飞走去了。家神听得狐言，乃叹道："这精怪说的倒也中听。"后有说这几样婆子，邪正不同，不禁绝往来，恐为奸薮；一概禁绝，恐有正气的往来，总在家主提防。非有瓜葛周亲，不无引奸贻害。因此赋五言八句说道：

正气不可绝，有道尼与婆。
若非正气者，其奈妒妇何？
不容家主禁，且听恶婆唆。
诗礼传家法，禁忌不为苛。

却说反目邪魔躲在金百辆妻的腹内，这魔使作的他怨气冲天。孟光女将正赶邪魔无处踪迹，却好神目如电，见邪魔在这妇腹不出头来，无计可施。忽然狐妖走过，女将却认得是对敌过的妖精，见了道："原来是这孽畜。他虽居兽类，不似人形，只因年久山林受了日精月华之气，遂能多般变幻，常为妇人、男子之形。如今剿灭反目邪魔无计，且哄他过来，帮衬帮衬。"女将乃叫一声："那狐狸过来听讲！"妖狐听得半空叫，抬起头来看道："原来是女将。"乃答道："女将军，你是好合正气，理当扫灭反目邪魔，我老狐与你无干。前日与力士鏖战，也只因邪入正庵，生出许多矛盾。今日你剿魔，我归林谷，叫我则甚？"女将道："你现居畜类，假托人形，当思六道轮回，何不实修个上等，把那变男子、调戏妇女邪心，求佛门超度，做一个往生正果；把那变妇女、引诱男子歪念，拜神明慈佑，转一处人道法轮。你若执迷生奸弄幻，莫说吾神正气不容，便是你自身难保。"狐妖道："你赶你的邪魔，我走我的路境，没相干，休多讲。"分开丛刺就要飞走。女将笑道："料你这些些小兽，何难治你。"乃望西喝一声："白额何在？"只见远远山中，跳出一只金睛白额虎来，十分凶猛。但见它：眼如两盏明灯，爪似四钢利锯，斑斓花满一身，尖利刺分双颊。吼一声如电掣雷轰，跳几步似越山跃海。百兽见了潜形，哪个敢狰狞相抗？一时听得神喝，便奋迅咆哮而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这虎到得神前，跳跃了一回，把鼻子嗅了几嗅，闻着那草刺丛中腥气，几爪子扒出个狐来。那狐见虎现形，却向着女将哀求救命。女将喝退白额金睛，乃叫一声："狐狸，你如今归正了么？"狐妖道："归正了。"女将道："你既归正，我有用你之处。只因反目邪魔藏于妇腹，使作的他夫妻恩情离异。我以神通大力，追逐不出他来。想你善变有情男女，若是引诱得他离了妇腹，不伤了天伦正气，不阻滞了东行的高僧，仗此善功，叫你也脱离兽道。"狐妖听了答道："谨领神旨，且请回威灵，待我狐从容定计赚他出来，那时再听上神发落。只是这邪魔也有一分本事，必须得个降他的宝贝。那金百辆夫妻两个离异已久，也须得个和事亲邻，伏望上神作个计较。"女将道："我赐你个当年过眉的物件，我夫君在日的书文，有此两物，不须亲邻宝贝。"狐妖忙忙接了一看，却是他生前举的案，梁鸿诵的诗。那诗上载的是周文王匹配后妃，只因后妃生有圣德，求之未得，寤寐思之。既而娶之，亲迎于渭，雍雍肃肃，和而有别。那后妃的贤德，真是勤俭孝敬，见于《葛覃》之章；贞一端庄，见于《卷耳》之句；慈惠逮下，见于《椤木》之篇；众妾称颂，见于《螽斯》之咏。狐妖接了在手，展开入目，说道："这女将夫妇原来看诵了这诗章。虽说是后妃贞静幽闲之德，却也是文王刑于家邦之化。周家百世昌隆，实本于此。我今既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狐妖想了一计，乃摇身一变，却变了个卖古董的汉子，走入金百辆家。只听得百辆在厅堂上说老婆的不是，夸妓者的多情。见了卖古董的汉子，一时眼错，乃叫道："张大哥，久不见，你携些古董到我家里来卖？"狐妖便随着口答道："正是，久不曾到老财主家来。"百辆问道："可有甚好古董？拿来我看。"狐妖道："有古董，乃是一本《毛诗》，一件吃饭的木碗。"百辆见了笑了又笑。却是何因，下回自晓。

第42回　诵毛诗男子知书付酒案邪魔离妇

百辆见狐妖取出一本《毛诗》、一只木碗，称道："有好古董在此。"乃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个没时的，怎么把一本书、一只碗说是古董？这本书，哪个教书先生没有？便是这只碗，我家喂猫儿饭的也是。"狐妖道："我把财主当个识货的，原来是个不识古董的。这《毛诗》不是如今教书先生的，却是汉时梁鸿读的书；这木碗，你家纵有千万，却怎比得它？它乃孟光馈食举的案。只因他夫妻相敬如宾，当时显扬大名，亡后声称不泯。莫说仿效他的成佛作祖，说揭了他这书，念他两句儿，便福寿康宁，夫妻百年无异。把他这碗儿盛了一次饭吃，便灾疾不生，男女终世和好。"百辆道："没对证，没查考，我却不信，且把书拿来我看。"狐妖把书递与百辆一看，百辆方展开，只见那诗内载着"刑于寡妻，御于家邦"，他方才念了这两句，便想道："关雎乐而不淫。"只想了"不淫"两字，那腹中王阳邪魔便存留不住，往鼻子里一个喷嚏打将出来，飞空走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辆一则王阳色魔离身，一则《毛诗》正念，便悔却从前，说道："一夫一妻，乃男女人伦，怎么我一时不念妻言，便听信扶闲、衬里嫖风弄月，有伤风化？这古董倒也是个真正的，只是我便明白《毛诗》所载，晓得梁孟事迹。我妻尚在偏性执拗，便去赔个小心，说个不是，越长她骄。"百辆踌躇了一会，乃对狐妖说道："卖古董大哥，我把这本古董书留下，这木碗却没用处。"狐妖听得，便知他因书转意，乃随口说道："我闻大娘子也要买古董，望乞吩咐侍儿，携入后堂，卖与大娘子吃饭罢。"百辆已是回心，听得这话，便叫侍儿把木碗携入绣房。娘子正在那床上气哼哼的害病。侍儿携着只木碗走入房来道："娘子，官人说有个卖古董的，在堂上说这木碗是件古董，乃汉时梁鸿配孟光吃饭的碗，叫侍儿送与娘子买。"娘子听得，方有个回心的意，叵奈反目邪魔牢据在内，哪里畏惧！娘子因此冷笑道："甚么古董？要它何用？我闻孟光举的案，乃是个酒器，哪里是只木碗？不要它，不要它。"侍儿只得携到堂前，付与狐妖。狐妖见百辆丈夫读了两句诗书，便回心转意。那扶闲、衬里见百辆买古书、念诗意，却又把妓家风流事情说出来，倒被百辆抢白了几句，说道："老兄，我一向因山妻无礼，恃势欺夫，偶与你去散心消闷，谁知这家门路难走，连日有些不耐烦。二位可到别处利市利市罢。"扶闲道："金兄如何说这话？小子见兄纳闷着恼，却不是争田夺地，受亲邻朋友的气，乃是与令正娘子反目，故此劝兄到青楼美人之处散心。此是对症用药。俗语说得好，'病酒还得酒来医'，你如何不把钱去耍乐，却买甚古董？便就是买古董，我们也识得几件周炉汉鼎，如何买这本残书？"衬里也帮着说："青楼美人家，琴棋书画却也不少，还有笙箫弦管，比这古董更是散心。我晓得金兄是俗语说的'厌常喜新'。若是这家门路不好走，不耐烦，我却另有一家美貌无双、风情出众的，留着这买古董的钱钞，且去耍乐散心。"狐妖听了，只恐百辆心情又被他二人言言语语说转了，乃向扶闲说道："我进屋来卖古董，见二位只道是官人的良友，劝官人莫要夫妻不和。男儿汉齐家治国，修身乃能齐家。劝他去嫖风耍乐，身便不修，怎能齐家？莫说夫妻是敌体的，不顺从你了，便是仆婢家人，也不服你拘管使唤。二位既非良友，却又破人生意。"衬里笑道："你这人，说我们破你生意，却不自知破了别人生意。"扶闲道："正是，他只一人生意，却破了两家生意。"狐妖道："分明你破我卖古董生意，叫金官人留钞去嫖。"扶闲道："金官人依你买了古董，便不去嫖，我们坐在此何用？那妓家候着客不来，却不是破了两家生意？"狐妖听了，乃忖道："这二人原来劝嫖为利。我不免捉弄他一番。"乃随口答应道："是小子不该破妓家生意，二位也不该劝村里家乡子弟去嫖。他这门儿，原为远方孤客，离家日久，思家心忧，暂寄情怀，却也不是个久恋的门户。久恋失了资本，多少流落他乡，苦了那父母妻子悬望。若是二位坐在此，为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些用，小子昨日卖古董，遇着一个远方客官，钱钞充囊，要寻一个青楼美妓；若是二位肯望他，倒有些用处，小子情愿领二位去。"扶闲听了，便扯出狐妖到堂外，说道："大哥，你若领我去望那客官，我今作成金官人买你的古董。"狐妖说："领去，领去。"衬里见他二人堂外说话，却也扯狐妖背后说道："大哥，你若是领我望客官，倘有用处，厚厚谢你。"狐妖道："领去，领去。"他二人却不向百辆讲嫖风事，只讲古董倒是汉物，有钞该买。笑坏了一个狐妖，忖道："世间有这等人心，本当捉弄他一番；但我奉女将叫我引出反目邪魔来，怎奈他倒议古董，牢据在妇人心，且把木碗回复了女将，再作道理。"却说孟光女将正在空中等狐妖引出邪魔来，只见狐妖走到面前，把买古董劝省了百辆事情说出，却又把妇人不要木碗的事也说道："女将军，闻你当初举的案是酒杯，为何今日却与我一只木碗？那邪魔在妇女腹中盘据着，却也识货，声声不要，怎肯出来？为甚女将军不把酒杯与我，却把一只木碗与我？"女将笑道："你哪里知我当时举案齐眉，也不止一酒杯。总是敬丈夫，不敢仰视之意。今劝丈夫当以诗书，安可用酒器以劝娘子？"狐妖道："如何劝娘子不用酒器？"女将道："妇女家贤德的多不饮酒。"他说："这酒乃男子汉散闷陶情之物，却又是败家伐性之浆，妇女家如何吃它？我恐百辆妻小是个贤德的，用它不着，反惹她怪丈夫劝之以酒，益坚邪魔之意。"狐妖又问道："妇女家若吃了便何如？"女将道："酒能乱性导淫。男子吃了，到乱性之处，也看不入君子之眼；若是妇人吃多，到那醉乡深处，你可看得？我故不与你当年齐眉的酒器，所以说它是散闷陶情之物。"女将只说了一句陶情之物，却好王阳离了百辆腹中，正探访众弟兄下落，听得"陶情"二字，便去寻着陶情说："女将点着你名。"这陶情听得，也不问个来历，一阵风却来到半空，听着女将与狐妖讲吃酒酒器。他才伺候个着落，只听得狐妖要女将的举案酒器。女将道："也只得与你去当古董去卖。"便将一只酒杯儿付与狐妖，说道："这件古董，若是劝解得夫妻好合，降伏得反目邪魔，便是汝功，却也免劳我寸弦一矢。"

狐妖接了酒器在手，辞了女将，往百辆家来，依旧变个卖古董的，却不是张大哥，乃是李大嫂了。陶情备知其情，随跟着李大嫂到得堂中，只见百辆独坐在堂，一见了狐妖，便问道："李大嫂到此，想是有甚花粉儿卖？你不知我家娘子近日与我割气，推病卧床，脂粉不沾？你来，他也不买。"李大嫂道："老身近日不卖花粉，却卖些古董。"百辆道："甚么古董？"狐妖自想前日木碗他既不要，如今却说是酒杯，只恐他又不要，乃说道："是个梳头的油盏儿。"百辆道："这件古董，我男子汉用不着，女娘家才用的，你且取来我看。"狐妖乃自袖中取出，百辆见了笑道："这分明是只酒杯，却也非古董。"狐妖道："古董，古董。"百辆道："是哪处来历？"狐妖见前说梁鸿的书，孟光的案，如今又说是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案，恐怕又不要，乃说道："这古董来历可久远了，乃是夷狄造酒、禹饮而甘之的酒杯。只因他恶旨酒，连这杯儿也弃置不用。后来妲己用它做油盏儿，只因圣王金口玉言，说酒不好，连酒杯儿也就不好；妲己用了他，便也不好。虽然不好，却来历久远，可不是个真正古董。"百辆听了笑道："这婆子乱说，便说是个汉窑古器也罢了，扯这样谎话。"狐妖便随着口说道："汉窑，汉窑。"百辆道："我也不管你甚窑，只是我娘子与我不睦，你可到她房中劝得她和好，便是不买古董，我也谢你。"乃叫侍儿领着李大嫂，进房内见娘子去。

狐妖此时方进得房内，那陶情紧随狐妖的酒杯儿。狐妖进到房中，看那娘子被反目邪魔使作的牢拴心意，只是恨骂丈夫。狐妖一见了，便开口说道："娘子安福。"娘子道："甚么安福，我被丈夫气得恹恹成病。"狐妖道："娘子富家大户，要穿有绸缎绫罗，要戴有金珠首饰，要吃有珍馐美味。你官人又淳良忠厚、亲热多情，有甚气着你？"娘子道："大嫂，你不知，我丈夫只因我从来心性不会阿哄人，他嗔我性子不好，便听信两个扶头的，终日青楼饮酒，妓女追欢，气得我病恹恹，他也不管分毫。"狐妖道："娘子，你莫怪我说，这还是你作成了官人到妓家去嫖，却不是两个扶头的引诱。"娘子道："如何是我作成？"狐妖道："我前日在一个去处，见一个好嫖的官人，当初家私颇富，只因嫖妓弄得精一无二，褴褛异常，懊悔手内无钱，妻子埋怨，父母不理，亲友耻笑，邻里轻骂，却在那背地里自解自叹，唱个曲儿。我婆子听得，暗笑他到此还有这个心肠。娘子不厌听，我记得，唱与你听。"娘子道："愿闻，愿闻。"狐妖乃唱道：

论青楼美人可意，买笑心恨我当时。只因妒恶不贤的，使作我费家私。到如今懊悔时迟矣，怎得叫糟糠贤德妻，她回心喜，回心喜，我岂肯恋野雉撇却家鸡！

狐妖唱罢，娘子道："大嫂这是个甚曲儿？"狐妖道："我听得这好嫖官人唱了，旁边有人说道，好一个《解三醒》牌儿名曲子，你当初如何不唱？今日唱来，不自怨你贪淫败德，却怪你妻室妒恶。那官人却也说得好，当初妻室不贤，终日使嘴变脸，便是美貌也难近，被朋友引入烟花。那小娘儿爱钞，阿哄奉承，便是丑也欢心。因此妓日益亲，妻日益疏，到如今无钞无钱。那小娘儿做的是这家生意，也不怪他慢我辞我，只是依旧还是妻子，守着贫乏。若是当年妻子和好，我怎肯去嫖风荡产，乐妓抛妻？我婆子今日看来，还是大娘子任性气，使作官人去嫖。"金百辆娘子听了，心里便有几分转意，却奈反目邪魔牢据在内。狐妖知道机关，急急向娘子说道："依我婆子劝，还要娘子回过笑脸儿来，好好敬官人杯酒儿，他自然与你好合。娘子道："这事却难。"狐妖乃走出房门，叫一声："金官人，你须来赔个小心罢。"百辆听得，入得房来。那邪魔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作的妇人把被蒙着面，狐妖便把酒杯儿递与官人，叫他斟杯酒儿解和。百辆依言，斟了一杯酒在手，揭被去灌娘子。娘子不饮手推，泼了些在被上，那酒气薰入妇鼻。这陶情乘着空儿，直入妇腹，却好反目邪魔被陶情看见，大喝一声骂道："我当初与他夫妇交个合卺杯儿，今日两忘其好。原来都是你这邪魔使作的他两个无情。"反目魔笑道："你说与你有情，骂我与他无情，怎知我无情却有情？你有情却没情？"陶情道："你怎有情？若是有情，便相敬相爱，不致反目相离。"邪魔道："两夫妻不和，一日两日，就是半年一月，也有和时。和时日月长远，可不是我无情中有情？"陶情听了，大骂道："你这巧嘴，你离间他夫妻，恨不得终身不会面，才是你本性。若不是我与他两相好合，岂不遂了你心？莫说是夫妻原该恩爱，一时不睦，喜我劝解，便是吴越仇人，也喜我解忿息争。你如何说我无情？"邪魔笑道："你骂我巧嘴，我骂你饶舌，你不知道男子备百行于身，便与你有些过多放肆处还恕得，若是妇女惟守一节，若与你多情，便生出许多恶来。可不是有情中没情？"陶情又问道："妇女因我生出许多甚恶？"邪魔道："世上糟糠贤德的，不与你近；便近你，他却也有节防邪，不被你误。若是不贤德的，亲近了你，豪纵了你，便小则生妒，大则生淫。妇人到个淫妒之处，我不敢说，可不是你有情做了没情？"

陶情与邪魔相争不息，俱难存住，直嚷出娘子身外，却被狐妖见了，忙拔下两根毛，变了索子，去拿他两个。二魔见了笑道："狐妖，你如何也不分个有情无情，一概来拿，我等哪里怕你！"三个不分皂白，乱争乱嚷，只嚷到半空，却不防孟光女将在空久等，见狐妖引出邪魔，便使兵器来杀，狐妖又助阵空中。二魔慌了，只见陶情口称道："我是助老狐引出反目邪魔来的，有功人役。"把眼一看，只见万圣禅林相近。陶情说道："此地曾熟，且去躲躲。"一阵风跑走。那反目魔见陶情跑，他也跑。后边女将带着狐妖赶来。二魔到得山门口，只见神将把守山门，问道："何物幺魔，敢闯佛地？"二魔求道："我们是被难的，知佛门广大，佛心慈悲，特来求超脱救难。"神将道："你有甚难？"二魔把衷肠事情说出，神将道："佛门果是慈悲，却慈悲的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你这邪魔入不得我山门，与我禅林毫无相干。你且看圣僧在内，千真拥护，大大小小，多少远庵近庙，神司普集。你如何容得？"举起钢鞭要打，却说陶情是个久惯会跑的妖魔，荡着些空儿就走了。他说道："反目邪魔恼了女将，原与我无干。只因误听名色，自取多事，跑了别处去罢。"陶情跑去。这狐妖随后也赶去，丢下反目邪魔。却好女将赶上，与出门神将两下夹攻，把邪魔拿住。却怎生处治，下回自晓。

第43回　授女将威扶惧内结狐妖义说朋情

世间家道欲兴隆，切莫夫妻两不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是妻贤夫祸少，须知内妒外遭穷。
长城哭倒称姜女，贵主辞开义宋弘。
自古几闻梁孟德，声名天地永长同。
却说女将与山门神将拿住反目邪魔，叫手下用索子捆了。女将骂道："你这孽障过恶多端，为甚的使作男子汉无情无义，不念妻室是人伦所重，父母求媒妁，择门当户对，行财下礼，何等心肠，巴不得姻缘凑合，成就了秦晋婚媾，与你生下一男半女，后代荣昌！你却昏迷了他心志，使作的那男子失了夫纲。便有一等妒恶不贤的妇女，也不想丈夫是一身之主，三从四德罔闻，愿为有家不念，或是心意不遂，或是穿戴不齐，或是家道贫乏，种种说不尽的不贤。还有不念丈夫无后，不容娶妾，绝了他的香烟。最可恨此一等！都是你使作出来，使她失了妇道。如今既已捆住，宜予重罚。"反目邪魔听了，捣蒜似磕头哀求，只叫："不是我一人，却是他夫妻两个你使性子，我变嘴脸，再遇着那平日恼妇女的唆使丈夫，平日恼丈夫的谗谤妇女，使他两个不和。我魔不过就中撺掇撺掇。"女将听了，叫手下重加刑拷，那邪魔冤苦喊叫异常。却遇着寺中轻尘师徒到施主家去做善事，起得早了，在山门下歇息。猛然，轻尘一梦非梦，不但目见其形，且耳听其实，上前来看，只见索子捆着一个邪魔在地，云端里一位女将显神。这邪魔见山门外来了一个和尚，便吆喝求救，说道："老师父望你慈悲，开个方便，救苦救难。"轻尘乃问来历，邪魔备诉苦恼。轻尘道："你这事情与我僧家毫无干碍，管不得你。"邪魔道："你僧家摄孤放食，怎么说一切有情无主都沾法会？"只这一句便动了轻尘善念。况他道场施摄专门，乃向女将求个方便。女将道："方便虽听僧家，只是这孽障作如何方便？"轻尘和尚想了一会，说道："我施摄法会，虽能普及有情，却不能度脱得这一种大恶。吾寺静室中有东度圣僧居内，待我天晓求他个方便罢。"轻尘说了，女将随把邪魔发付与山门神将。她化一道金光去了。后有夸孟光之贤，因何授她女将之职，只因世有悍妇恶过罗刹，故授她个武勇专制一方欺降男子之妇，因成五言四句说道：
最恶是妻悍，而为男子降。
因授孟女将，威扶惧内郎。
却说轻尘和尚到人家做法事，一心只疑山门外反目邪魔这一宗异事，回到寺中，仍到静室，只见祖师徒闲坐讲论最上一乘道法，因说普度群生功果。忽然轻尘进得室来，把夜间山门外反目邪魔事情说出，便问道："此等世事，亦于度化有情否？"祖师微笑不答。轻尘再三求度，祖师乃说一句"此魔所关最大"，便看着总持道："度此魔当借于汝。"轻尘便向尼师合掌说道："师兄，此事须求道力。"总持道："此事无难度化，只是老师先到金百辆家，看他夫妇何如。或是和好如初，便纲常已正；或是仍复相争，这断根因自有方便。"轻尘听了这话，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访到百辆家来问邻询里。人人都说他夫妻和好如初，便到寺回复尼师。又问道：″祖师一句说所关最大。请乞师兄教明。″尼师道：″此事易晓，吾师开度甚明。盖为夫妇乃人道至大，上继宗祖，下传子孙。不但关血脉之流演，实系家道之污隆。若是两相爱敬如宾，夫不纵欲伤元，妇不妒淫损德，自然冥送个麒麟之子，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桂兰并馨，家门昌盛。若是两不相和，冤家债主这情节，不是你我出家人说得，所以老祖说所关最大。″轻尘听了，合掌赞叹，复向尼师问道：″师兄，反目根因我备知也。只是山门神将尚收管着反目邪魔，既不容他入污佛地，又不放他败坏人伦，愿求方便法门，度他远离尘世。″尼师道：″此事何难！我小僧曾入静功，遍游地府，目见不忠不孝之臣子，不爱不敬之夫妻，个个有应堕之狱，当受之罪。师兄既精摄孤，当借人家道场法会，关召这反目邪魔，备审他历来几家反目，却是为甚不和。我这里也备开应堕的罪狱，叫他永远不入反目之门，莫使作人世夫妻不明这一种报应。″轻尘听了，便求总持开出地狱罪名。总持道：″地狱在心，何劳纸笔？我说与师兄谛听。″乃说道：

夫不爱妻堕地狱，当审何因行此毒。
或嫌貌陋妇家贫，或娶宠妾将妻辱。
或贪嫖赌拒妻言，或肆骄奢费产屋。
奸盗邪淫总是非，致与妻儿成反目。
此等地狱有酆都，罪下油锅灸皮骨。
若是妻妾不循良，欺妯辱娌骂小叔。
偷馋抹嘴败家常，邻里街坊多不睦。
致使丈夫生厌嫌，因成仇隙犯七出。
此等地狱有刀山，罪入火坑烧肌肉。

当下尼师一一说出，轻尘宗宗记了，二师却又附耳与轻尘说一句话。轻尘到道场等法事完毕，摄孤施食时，把尼师这些说的地狱罪案开读了一遍，又炷香关召反目邪魔。只见山门神将押着邪魔，于灯烛光摇之下，隐隐见邪魔畏避，飞空而去，临去说道：″师父，你也说两句度脱的话儿，只说些地狱罪孽。″轻尘乃把总持附耳的一言说道：″世间有夫妇，如天道有阴阳。阴阳和，雨泽降；夫妇和，家道成。″只说了这一句，那邪魔方才灭迹。轻尘斋事圆满，回寺备细把这事与尼师说了。只见老祖向轻尘说道：″我等只为演化本国，因愿东度，久留寺中。虽然行所住处，随缘而安，但非本愿。″乃叫徒弟收拾，辞别方丈寺众，拜谢圣像，出山门大路，往东海前行。时值初秋，地方虽异，风景不殊。但见：

梧桐飘一叶，时序已初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残暑收微雨，流萤绕远洲。
寒蝉鸣树底，野鹭宿沙头。
老僧随节令，日与道优游。
话表离了万圣禅林数十里，却有个远村，地名新沙，边邻东海。这村人烟辐辏，有座海潮庵，安宿往来僧众。只因客僧中有一等不为生死出家，却为衣食落发。梆子不知怎敲，经文哪知半句，披着一件缁衣，只会一声佛号。这一日化斋不得，倦饿在庵，叹气生恼。却有两个知道些戒行的和尚，见他这嗟嗟叹叹，乃说道："这和尚化斋不得，入了贪嗔痴孽。"这客僧气哼哼道："甚么贪嗔痴孽！化斋不出，腹饥难熬。你们吃得饱饱的，还得了人家赠斋钱钞，却来说现成话。"只因这客僧不知戒行，动了这种无名火性，遂惹出一宗烦恼。却说陶情在山门前怕女将威武，一阵风走了。狐妖见他走，随后赶来，却好赶上陶情，被狐妖一把揪住，说道："你这妖魔，如何脱空而走？早早受降，待我老狐索子捆了去见女将。"陶情笑道："你这忘情的妖狐，想我老陶帮你诱出反目邪魔，与你献功。我若是该捆的，那女将也不饶我走了。你得了功，反来赶我，还要绳索来捆。"狐妖听了笑道："你原来是帮功人役，你叫做甚名何姓？却是哪项来历？"陶情道："若要问我名姓、来历，我说你听：
祖上传流是外苗，只因情性甚雄豪。
有田收得多升斗，采药锅中水火熬。
熬成春夏秋冬酿，世上交欢要我曹。
只因不中高僧意，灵通关上把身逃。
四海九州都走遍，多情偏遇没情交。
相逢不饮空回去，枉费心机四处跑。
相交几个兄和弟，胜似亲生共一胞。
一心只为僧怀念，四下谋为要阴挠。
昨朝误听名儿点，助你降魔一盏醪。
你今问我名和姓，一字名情本姓陶。
狐妖虽然一时帮助女将捉拿邪魔，却是畏那金睛白额，不得不行出个正气。他听见陶情这一篇话说，便动了他原来的妖心。乃问道："陶情哥，你为何要阻演化的僧人？相交几个甚弟兄？"陶情道："只为当初受了僧家三言两语之气，他又禁绝，不与我们交好，故此知他演化东度，往往又说长道短，把我们弟兄生疏了，东一个，西一个。如今说不得将错就错，因机生机，与他做一场。"狐妖道："陶情哥，你们错了念头了。我闻圣僧高道，第一等见性明心，第二等慈悲方便，第三等坚持戒行。僧家既持守戒行，不与你有情，却也是他本等，你如何反生机变，鼓惑人心，越犯了他演化的真念？逢一个当方便他，便发一个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悲。是你以度脱的事阻他，反是以方便的事叫他行也。"陶情道："依老狐，作何主意？"狐妖道："我一人不得两人智，你这几个弟兄如今在何处？必须得他们来计较计较。"陶情道："我们弟兄一个叫做王阳，闻他在前村，依附着一个好游荡的败家子；一个叫做艾多，他依附着一个嗇吝奸鄙夫；一个叫做分心魔，他依附着一个好勇斗狠儿郎。当初灵通关上，我们都有个别号，只因各自生心，怕轮转这劫，都改了名姓。前相聚在万圣寺山门，指望与那僧人们讲个道理。一次把门神将不容，这次又不容，如今寻他们也没用。"狐妖听了道："你们要阻演化的和尚，却也合了我老狐心意。我老狐昨日助女将降魔，也只因畏虎。今日老陶既帮助了我降魔之功，我难道不助你阻僧之力？如今我与你同心合义，便拜个管鲍之交，陈雷之契。"陶情大喜。

当下二妖正结拜个朋友，只听前村海潮庵中木鱼儿声响，有和尚在里念经。那狐妖侧耳顺风一听，只听得梆子乱敲，经文乱念。他便向陶情说道："是了，是了。这庵中多是演化的和尚，他都是禅和子，连毛僧也不会应教，胡乱敲梆化缘。我与陶情哥去探个光景，若是可以与他讲个道理，倒也免得彼此生嫌。"陶情依言，乃与狐妖摇身一变，却变了两个士人，一个青年不上二十多岁，一个老者六十余春。他两个摇摇摆摆，直入庵来。却只见几个和尚在这庵前几间空屋里，坐着的、站着的、卧着的、盘膝打坐的，也有笑和尚，笑的是有斋吃，有衬钱；也有愁和尚，愁的是没饭吃，没缘化；也有带笑不笑，带愁不愁的。带笑不笑，是见了性，尚未尽明了心；带愁不愁，是化饭不着便饿了，这不有身何害！狐妖变的是个青年士人，只得伶伶俐俐上前说话。他不向那笑和尚开口，专向那愁容苦脸的问道："师父莫非是东行演化的么？"那愁和尚没心没绪，见二士又不似个打斋布施的，便随口答应道："东行东行，演化演化。"狐妖又问："在万圣寺中，闻知度脱了向家父子、郁氏儿男，是列位师父么？"愁和尚随口应道："正是，正是。"狐妖乃问道："闻知师父们七情已断，六欲已除。如今却愁眉不展，面带忧容，有何未断未除？"愁和尚只是随口答应。妖狐乃向陶情说道："人言高僧不言东度，果然不虚。只他这一任外来转变，只以无心答应，便果是高僧。"陶情道："真假难测，如今装样的不少。已观其貌，当试其心。内外若一，便是真实。"狐妖道："也说得是。"乃向众和尚说道："小子二人住居不远，却是父子相交，忘年为友。只因今岁多收了几斛麦，想起人生在世，满目皆是空花，惟有善事，乃为实地。善事不越广种福田，我想种福田，只有斋僧布施，是一宗实事。今特到庵要斋些僧众。"那-众客僧听了，笑的也不笑，愁的也不愁，一齐问道："二位施主原来是要斋僧布施的，却也是作福无量，享福无穷。且请方才说父子之交，忘年为友，小僧们只道二位长幼不等，乃今说是交情朋友，怎么叫做父子之交、忘年为友？"狐妖道："这位朋友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我先人为友，故叫做父子之交。我今年方二旬，他已六十余春，两相契合不疑，所以叫做忘年为友。"那笑和尚笑着又问道："我僧家却也有个道友，不知二友之外可有甚好友？"狐妖道："多着哩！"却是何友，下回自晓。

第44回　取水不伤虫蚁命食馍作怪老僧贪

狐妖乃说道：朋友乃五伦之一，你听我道：

人与人同一类，往来便有交情。益友损友六般名，但把胜吾友敬。

狐妖说罢，笑和尚道："朋友之交果多。"愁和尚道："多也，少也！我们饿着肚子，这时哪个朋友斋你，送些布施与你？"狐妖听了道："我原意来斋僧，你们问我朋友，方才答应。"愁和尚道："施主是只斋我等见在，还是大众俱斋？可外有衬钱？"狐妖道："大众也斋，见在也斋，衬钱也有。"愁和尚听了，便笑起来，说道："施主，这善事只是一次，却是长远而斋？"狐妖道："今岁尽着收的几斛麦，若是年岁有余收成，依旧斋僧。"愁和尚道："好善心，好善行！只是和尚今日化斋不出，腹饥之甚。二位施主方便，且布施些钱钞，买几个馍馍充饥，便是一般功德。"狐妖听了，与陶情说道："人言演化高僧因类普度，怎么我们讲说朋友之交、损益不等，他不借此开发些道理，只是说腹饥要馍馍吃？"陶情道："高僧妙用不同，莫不是随你口，试你心？你没个忠诚的问，他便没个正经的答。"狐妖道："高僧高道点化世人，多有装疯作痴，随口诨话，其中却暗藏着至大至深禅机妙理，要人自悟。"陶情道："虽然遇着这样和尚，他试我，我也试他。"狐妖道："这是自己先存个不信心去待僧家。"陶情道："你是何人我是谁？一心要阻拦和尚，却如何讲细微曲折？"狐妖笑道："我原是个听人指教的。"乃地下拾了两块土泥，叫声："变！"却变了两个大馍馍。那愁和尚见施主袖内拿出馍馍来，乃笑道："好施主。"便忙来手抢，那笑和尚中一个也来抢。愁和尚嗔道："你是化缘得斋，肚饱的，且让我吃罢。"那笑和尚虽难让，狐妖见他面色却变，乃暗笑道："他说也有个道友，怎么见一个馍馍便动了面色？"这愁和尚拿着两个馍馍，也不管冷热，几口吞下，哪里知道是邪妖诡计？两个土泥入腹便作怪起来，疼痛吆喝，声闻于外。狐妖与陶情笑倒，说道："演化高僧，原来是假的，阻他何难？"两个正在庵中弄术儿耍和尚，不防祖师师徒一路行来，见远远一座庵堂：

青松隐隐，白石堆堆。青松隐处见雕檐，白石堆中藏小径。高出云中的是钟楼佛殿，流来涧内的是绿水青萍。往来不见一人行，远望但闻多鸟噪。

祖师见道："上一座小石桥，便在桥上少憩。"三弟子依栏傍立。师徒正讲几何见性明心道理，祖师只见桥下清流可饮，乃命道育持钵汲水。道育下得石桥，见那水中虫蚁杂集，乃循着沟浍而走，说道："水虽清流，虫蛭游中，不但不洁，且恐惊伤生命。"乃循流到那洁净去处取来献师。道育正举此念，却说阿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者随处显灵，第八位尊者以一法试道育。他却为何？只因狐妖以幻法弄愁和尚，为释门护道，故试道育禅心，因扶演化，乃于水沟傍地，忽然见一人，捧着一个盘子，中有钱钞数贯，见了道育乃说道："师父，小子是村间人，为父母灾疾，许下斋僧布施。愿以这几贯宝钞敬僧，祈保父母。"道育道："虽是你为父母孝心，只是我僧家遇缘化斋，这钱钞无处使用。"那人道："师父说的何话？出家人哪个不贪几贯钞？防天阴、备饥饿，就是破了偏衫，也要钱买。"道育笑道："补破衲是我僧家本愿，有斋供何必要钱？善人，你只知布施我僧家这钱钞，你哪里知道替我僧家生过孽？世人嚣嚣，只为财利，见了钱钞，必起贪心。我僧家受了你的，必要藏收在身边，或是密贮在囊厢，是我先生个防人贪盗心肠。不如无有，何等清净。"说罢，只看着沟渠中清水要取了献师。那人又道："师父，你既不受钱钞，难道不开个方便救我父母？"道育道："留你钱钞问医赎药，便是我的方便。"那人道："救不得，救不得。"道育道："你父母在哪里？"那人便指着庵内道："在这里。"道育抬头一看，只听得庵内吆吆喝喝人声，乃想道："此是他父母病苦也。"及看那人忽然不见，惊异起来，忙忙取水到桥上，献与祖师，便把这异事说知。祖师乃把慧光一照，说道："此神人也。为试汝因而救僧。吾且打坐在石桥，汝等弟子当先到庵中，自然知故。"

三弟子领诺，离了石桥，尚远庵门，只见庵中来了三五个和尚，迎着三师问道："列师可是东行的么？"三师答道："正是。"和尚道："我等闻知国王皇叔出国，大小臣工、善男信女、僧尼道俗，千百之多迎送，我等也是等候迎接的。怎么这些时还不见到？"三师答道："就是我师，他出家本为修行了道，度化众生，便是一人前行，连我等弟子也不肯带，哪里肯惊动众人？"众僧道："我等是一样出家的，巴不得说个大头势惊动世人，若据三位师父说，真乃高僧也。"道育师便问道："庵中何人吆吆喝喝？有如病苦？"众僧道："小庵前有空堂三间，专下往来僧道。今有几个化缘和尚住宿，遇着两位官人说要斋僧，和尚中一个不曾得斋，吃了他两个冷馍馍，便作怪起来，却是他在庵中吆喝。"众僧说了，又问："祖师何时到此？"三僧说道："我师在石桥打坐。"众僧忙步往石桥迎接。却说三师走到庵前，便闻着一阵腥风糟气，及抬头，又见那庵堂屋上一团妖氛现出。道副乃向尼总持说："此庵中定有妖邪迷人，想那没道行僧人染惹了。"尼总持答道："正是这根因，我等须要提防。"三僧进得庵来，却直上大殿，参拜了世尊圣像，稽首了两庑阿罗尊者。道育见了八位阿罗圣前，便了悟前因，乃合掌称扬道："佛心无处不慈悲，只要僧道家时时警省，行行正念，自然感应甚神。"三僧参礼毕，只见两廊众僧知是祖师徒弟先到，各各来行礼，问道："祖师尚在何处？"副师答道："祖师在众师心头。"那僧们听得，便笑起来，说道："东度师父真真的有些拨嘴，我等初相见，问声祖师在何处，乃是好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迎接。乃答道：’在我等心头。″副师听了，乃说道：″众位师父，不必疑我言语。假使你问我灵山在哪里，我却不曾走过，也只得答在你心头。″只见一个僧合掌拜下，道：″师父，我弟子悟了。″育师乃问：″往来僧人住在何处？″一僧答道：″师父，我这庵通各处地方，往来游方却多，前边有空堂三间，安住师父们，已打扫了。方丈闻知祖师降临，又收拾殿后一间静室伺候。″育师道：″出家人莫要两样待人，既在佛会，都是有缘，我且与师父看那前堂。若可容我等，又何必他处？″众僧道：″前堂有几众游方化缘僧，闻知方才有两位施主，把了两个冷馍馍与一僧吃了，正在那里作怪。″育师听了道：″是了，是了。我们未进庵门，便已知这作怪。″乃直走入前堂，只见那吃了馍馍的和尚，愁着脸，摸着腹。众僧也有为他愁的，也有说他不是的。为他愁的，便说同行为伴，怜他贪食，受了疾苦；说他不是的，怪他不自爱重，贪食冷物受病。育师见了，合掌道：″善哉善哉！这馍馍是哪里化来的？″只见堂内走出两个士人来，见了育师神光罩体，道气合身，他两个打一个寒噤。狐妖乃向陶情说道：″这和尚不凡，想乃是演化僧人，我等既撞着，须要做出个手段来。″陶情乃开口向育师问道：″师父们可是东行演化的？″育师道：″正是。″陶情道：″同行有几众？″育师答道：″上有吾师，下有吾师兄两个。″陶情道：″演化行的是何事？″育师道：″随类而化。若是出家僧道，吾师便发慈悲，指陈上乘道理，令其觉悟；若是士农工商在俗众等，吾师便说方便，开导人伦正道，这便是事。″陶情笑道：″上乘道理，我等迷而不悟，若是人伦正道，四海九州人民无数，你们一人如何能化？且莫说千万人、千万心，便是我一人也有千万样心。″育师听了笑道：″施主，你可知千万心总归一心，假如我僧家化得一人心，便是化了千万心。″狐妖也开口问道：″师父，你说人伦正道，却是哪样人伦？″育师答道：″大则君臣父子，次则夫妇、朋友、昆弟，各有个纲常天理，便是正道。″狐妖道：″此时且莫讲别理，只说朋友这一伦，便有千百样心，师父却如何演化？″育师道：″朋友之交，任他千百样心，只要尽了我一人之心。″狐妖道：″一人心却是何心？″育师道：″朋友以义合，只要尽了这个义心。″狐妖明晓得这个义字道理，他却故意辩问，只要等僧人说出个演化的去向，他便为陶情设阻拦计策。他哪里知道高僧智慧明静，自庵前已知妖气腥风，及进入堂中观见这两人形色，乃暗忖道：″何处妖邪，敢青天白日迷乱僧人？也只因这和尚动了贪痴，自取作怪，我如今且探这妖邪何故在此。″乃问道：″二位施主到庵何事？″狐妖把斋僧的前话说出。育师道：″善事，善事。我等东行饥渴，正欲化斋，却遇着善人，好歹求化一顿饭食功德。″狐妖听了，私喜道：″陶情要阻拦他正无计，这泥馍馍且要弄他一番，叫他师徒们吃了作怪。″乃取土泥又变了馍馍两个，双手递与育师道：″我与这老朋友在人家吃馍馍省来的几个，只是冷了。师父可吃得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吃，若是吃不得冷斋，便热了吃。莫要似这位长老作怪。"道育道："不妨。我僧家有个钵盂，却乃是个宝贝，凡遇化的斋饭，不论冷的热的隔宿的，入到钵内，吃了再不作怪。"乃取了一个钵盂在手。那陶情见了，惊讶起来，说道："这件器皿却不曾相会。"乃向狐妖说："老狐哥，这长老不比平常，俗语说得好，'看风使船'。可算则算，不可算则走路，莫要惹他。你看他这件吃饭的家火，倒有些古怪。"狐妖道："什么古怪？我知这是和尚家化饭吃的钵盂。"陶情道："什么钵盂？老陶从不曾见。"狐妖道："你却见的是何器皿？"陶情道：我见的器皿，说与你听：

瓦壶瓶，烧窑上。锡坛儿，出工匠。还有铜罐瓷瓯葫芦样，金银玉玺玛瑙镶厢，琥珀杯儿雕各像。鹦鹉摘桃蜂赶梅，老虎狮驼并兕象。广筵长席说交欢，我与这器相亲傍。钵盂器皿不曾闻，只好盛饭斋和尚。

狐妖道："你不曾见这器皿，也难怪你。他却是僧家物，待我假问他个来历，你便听知。"狐妖乃向道育问道："师父，你这器皿有出处么？"道育道，有出处的：

这钵盂，配锡杖，本慈悲，出经藏，不比寻常器皿盆瓯棒，八宝攒成法食盂，五戒如意持斋汤。目连尊者救慈亲，饿鬼狱中超业障，一切毒厌化为尘，邪魔见了魂胆丧。

道育说罢，陶情听得，只叫："老狐，走了罢。你听他说的这家伙厉害，不比我的瓦罐瓷瓯。"狐妖笑道："老陶，你的瓦罐瓷瓯更厉害多着哩。"陶情道："瓦罐瓷瓯有甚厉害？"狐妖道："和尚的钵盂，不过化斋盛饭。你的家伙，荡着的花钱费钞。卖产破家的，也只为你这瓦罐；吃醉了撒酒风，生事惹祸也只为你这瓷瓯。却不是比钵盂厉害多哩！"陶情道："且看他吃你馍馍，若是着了你手，便厉害也没用。"狐妖道："说得是。"只见道育接了狐妖两个馍馍在手，便不就吃，乃放在钵盂内，一手捧着盂，一手半合掌，念动咒食真言，那馍馍在盂内，忽然一阵烟起，却是两块土泥。土泥在钵内，忽然拥出一座小小山岗，那岗上走出一只小小金睛白额虎来，渐渐长大。狐妖见了，往庵门外飞走。陶情怨道："我说这和尚的钵盂厉害。"狐妖慌张张的说道："果然厉害。只是老陶，你既要阻拦他，也说不得计较个策，破他这个厉害。"陶情道："往前途相候他，再做计较。"

二妖正在庵门计较，忽然一神将近前大喝道："何物妖邪，敢立在此？"狐妖见了，便问道："爷爷是何神道？"神将道："吾乃巡行庵庙感应正神，监视天下庵庙香火，恐有不守戒行僧道，秽污作践庙堂，冲犯圣像，及护送迎接圣僧、高道往来庵庙的。今有高僧到来，因往迎接。你这两个大胆妖魔，敢立在此！"狐妖心情灵变，乃说道："爷爷呀，我等闻有东行演化高僧，专一慈悲度脱有情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四生六道，我等也是迎候求度脱的。不知高僧今在何处？"神将道："尚在石桥坐地，庵中现有僧人迎接。"狐妖道："庵中现有三四个，却有一个执钵盂的，不像是演化的，倒是个拿妖捉怪的。"陶情也说道："他捧着器皿儿，更厉害。"神将听了，只道果是求度脱的，便发慈悲道："你等既是向善，当更变个有情，以来求度。"说罢直进庵堂，保护高僧。狐妖乃与陶情计较说道："老陶，你为甚要阻拦高僧演化？看来这高僧行处有神将拥护，到处有秉教匡扶，你自揣力量，何不更张性情，降伏僧门，修持善果？闻知僧家五百大戒，专灭是你。"陶情道："老狐，你却不知，我等因依附着几个安乐窝巢，被僧家甚么戒行打破了，不得安身。欲留窝巢，故行拦阻。只是我等力量微薄，难胜他们，坚心忍耐。一向也闻知老狐神通变化，今日如何不能帮扶我老陶一个阻拦的手段？"狐妖听了陶情这衷肠事实，却又被他一褒一贬，乃说道："老陶，放心放心，我有个计较了。"却是何等计较，下回自晓。

第45回　严父戒子结良朋岁寒老友嗔狐党

狐妖向陶情说道："东度僧人，我看他们遇着修行访道的，便指说见性明心道理。若是遇着不在道的，便指陈三纲五常生人的道理。其人若明这道理，他便坦然前行。若是其人不明这道理，他便不行，必要度脱了这不明人。我想五常中朋友也是有关系的。方才既在堂中说了父子交、忘年友，我与你便依附个朋友交。不明道理的去与他们辩驳，误了他行程，便遂了你拦阻。"陶情道："此计甚妙，只是要在这村前村后，寻几个不明朋友之交的，去费他们一番唇舌功夫。"

按下二妖计较。且说副、尼二僧在殿上与众僧讲禅，候祖师驾临。道育却在堂中接了狐妖馍馍，放在钵内，念动真言，显化出虎来。狐妖畏虎，一阵风走了。道育师乃笑道："我说堂中腥风糟气，原来果有妖魔在内。"乃向愁僧说道："师兄，你休怪妖邪，都是你心贪自取作怪，出家人愁道不愁食。经文说得好：我身本不有。身既无有，食便是空虚。有斋无斋，置之度外。谁叫你忧愁，便生出烦恼魔障。"育师说罢，把钵盂向涧中取半盂水来，念一句梵语，与愁僧吃下，即时安愈。众客僧方才问师来历。育师乃把祖师演化东行说出，客僧个个称扬拜谢，一齐向桥边来迎祖师。后有称道育师盂水救愁僧五言四句说道：

贪心招怪孽，盂水荡妖氛。
度汝愁和尚，宁知不有身。

却说这边海新沙村中居人甚众，农工商贾，遵习道理的不少，结纳交友，往来欢好的也多。有一人名唤仁辅，家私颇富，结纳的几个朋友都是财帛相交，酒肉为友。其财帛相交的，阿谀趋奉，真也殷勤。其酒肉为友的，花言巧语，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契阔。一日，仁辅正在堂中，与这一班交友，讲论的不入诗书正道，都说的是些博奕游闲、花柳浪荡事情。狐妖与陶情在庵门计较了一番，说道："僧人正讲的是人伦、朋友交谊，我与你就在前途观看那贫穷富贵之人，看他是甚么交游，鼓弄他一番，却与这和尚规正，一则见闻他些话头，一则废他些时日。"陶情道："交游的事情，惟我极熟，门路却多。"狐妖笑道："果然结交朋友少不得你，只是你既知这门路，你且与我讲一讲，好去寻人。"陶情乃讲道：

朋友从古来，五常赖扶植。
有等势力交，财帛与酒食。
同道或同类，善柔共便辟。
直谅友多闻，三损并三益。
结盟刎劲交，少友忘年密。
故旧生死情，同袍共砚笔。
门路说来多，屈指非只一。

狐妖道："我也知门路多，如今且与你弄个隐身法儿，走到前村，看哪家堂上相聚的交朋，好歹去鼓弄一番，看那僧人怎么演化。"陶情道："却也要看他是哪一家朋友，亲的使他疏，薄的使他厚，这计较方成。"狐妖听了，乃与陶情使一个隐身法，他见人，人却不见他。走东邻，穿西舍，却好来到仁辅家。只见堂上几个朋友，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与主人讲论。狐妖与陶情听了说道："这宗门路得计较了。"他二妖伺候，听那坐着的讲些博奕事情，仁辅笑嘻嘻答应。只见正讲间，堂后一个老叟走将出来，也不拱手，也不叙礼，便看着仁辅说道："交朋友以义，必须彼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这方是良友。我老人家在内，听得你这两位说的无一言正道，俱是嫖赌事情。青天白日做些正经好事，结交几个有益无损良朋。若是这样歪朋，使我老子厌心。你二位快走快走，莫要勾引良家子弟。况我老子这家私，也是辛勤出来，好朋友扶助的。"那两人口中即答应道："我小子，讲便讲了几句嫖风博弈的话，却不是这家吹手扶头，囊家久惯，却是来叫大官人放些债，生些利的。偶说句耍乐话，老尊长莫疑莫怪。"老叟道："便是劝人放债，也是个财帛相交，希图利债。我家若一日无钱，你这耍乐话儿也没的来说。便是这堂屋之上，也不来坐。"那两人听了，往门外咕咕哝哝去了。

狐妖与陶情说道："这家父严教子，与子驱逐无益朋友，不是我等计较，别家去看。"陶情道："两个坐着的去了，且看这两个立着的却是何友。"只见老叟说了两个坐着的去了，却看见两个立着的，只道是人家后生仆辈，便进屋去了。这两个乃向仁辅说道："你老叟说的一团道理，只是不当人前嗔怪大官人的朋友。况你也是有主张的，便是花费几贯，也自有来处钱补。"他两个巧语甜蜜，那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辅欢喜，忙叫侍儿供设酒饭款待。他两个方才坐下，狐妖看他细嚼慢咽，那些阿谀奉承全没个道义言语，乃向陶情道："这二人却上了我们计较也。"正说间，只见屋内一个妇女叫道："官人，你也是个聪明伶俐之人，怎么相交两个酒食之辈？我为中馈妻房，叫我碌碌劳苦，打点节品，费心烹饪，只道待你多学多识、道义之交，却原来是有损无益之友。"那两人听了，羞惭满面，手放下酒杯饭碗，口里忙说道："大娘子，你也是贤德的，我二人却不是劝嫖赌乐游荡的，却是早晚过来候大官安福的。"妇女道："人各有家，人各有安福，我官人因何不到你堂上吃酒饭，问安福？若是没有这酒饭相待，这安福且从容待候你；若是真真问安福，方才听那两个讲嫖风的，你便该直言规谏，使我公公听了不出来动这一番言语，却不是老者安？我官人不听得嫖赌之言，不笑嘻嘻答应，必然保守家财，却不是官人福？我在堂后听你说的都是巧语花言，便知你等是酒食朋友。"一个听了就起身要走，一个便扯住道："话便是贤德，只是坏了大官人体面。女人家只宜居室中规谏，怎么把官人朋友当面抢白？既已见教，且终了他官人款待高情。"起身的又说道："罢，罢，去了罢。人家娘子能明明抢白，便能恶恶打来。莫要惹她，去了罢。这酒饭再到别友家去吃罢。"一路烟跑了。

狐妖见这光景，向陶情说道："这家子不但父严，亦且妻悍，不容丈夫搭无益之交。不是我等计较，再往别家去看。"二魔方出堂门，往外欲走，只见一人衣冠齐楚，仆从跟随，走入仁辅门来。狐妖道："这来的朋友不同，料又是一等。"陶情道："只恐是亲戚。"狐妖道："且随他进堂，看主人何待。"只见这人走入堂中，仁辅忙入内更衣出迎，侍儿仆婢收拾开待客的酒饭家伙。那一个酒食朋友门外去了。仁辅迎得这人，宾主叙礼。礼毕，便开口说道："小子一来候安福，二来邻有宦游解组归来，欲相交几个林下老友，盘桓余年。小子意欲纳交，只恐力薄，特来奉约往拜。倘结成交契，早晚也沾他些贵气。便是我与老兄处在村间，也有些光采。"仁辅听了说道："事便是好，只恐我等扳援高贵，惹人嘲笑。亦且他尊贵体面，拿出傲慢，我等怎当？"这人道："我闻他与人交好，说我无官守，林下逍遥，便与常情一类。况处乡里，有何高下？这便是个达尊，有道理的。况我等以势分纳交，原该卑以自牧。"仁辅听了，满口应承，便吩咐童仆跟随，与这人出门望客。狐妖与陶情道："这计较却成了。"陶情道："看此，定是势利交。"狐妖道："古语说得好，'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陶情道："正是，我也闻得，'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我们且随他去，看光景再做计较。"

二妖隐着身，跟着仁辅二人出得门来。只见那两家僮仆，你也兄，我也弟，两相交好。陶情便问狐妖道："你看此辈也有个交好，这却唤做何交？"狐妖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这叫做同类交。″陶情道：″同类交，可有个义字么？″狐妖道：″生死交，刎颈交，没有他的；势利交，直谅交，没有他的；笔砚交，宾主交，没有他的。倒是个酒食交，有他的。那主人会席，此辈不空争食其余，却有何义？″陶情道：″这也计较不成，且到那宦家，看他如何，再做道理。″二妖隐着身，随着众人，走到宦老门首。只见那：

阀阅高排门第，缙绅首出人家。
朱户分开环面，彩椽上有雕花。
但观鹤鹿来往，不闻鸟雀喧哗。
这厢叩阁有礼，那壁应客无差。

仁辅二人走到大门，小心低问，只见把门的答应了，进去禀知。怎知二妖隐着身，一直到了厅堂上。却见那尊长陪伴着三五个朋友，闲谈笑话。把门的禀知，尊长忙出堂相接。二人入得堂前，下气柔声，谦恭逊顺，却也真个十分小心。狐妖与陶情道：″我观二人实乃谄媚交。″陶情道：″此处可要和尚度么？″狐妖道：″敬尊长的礼当，做尊长的安受，未足计较，还不动僧人之度。且再看众坐着的情义何如。″只见那堂上众友，也有峨冠博带的，也有穿绫着缎的，也有宽袍大袖的，也有道巾野服的，也有布衣青衿的，许多坐客交谈接语。只见那尊长席间敬礼，却只在那布衣面上专意。陶情向狐妖道：″这尊长矫情励俗，不与那富贵的交谈，乃与那寒薄的接语。″狐妖道：″相交不在贫富，只要有才略，想此布衣多才多略。且听他借资布衣，是何言语。″乃听尊长与那布衣讲的，都是三四十年前淡饭黄齑事，寒窗笔砚时。狐妖道：″原来是贫贱交。这尊长不忘旧故，可谓高贤。那和尚见了又何以度？我们计较不成，罢，罢，还到别家去看。″

二妖隐着身，走出尊长大门。二妖现了形，往前正走，只见路口一座亭子里边，坐着两个乡老。狐妖上前拱了拱手，便与陶情坐在亭子内。只听那两老口口声声都讲的是是非、谗言、谤语，辨白心迹。狐妖仍旧变个青年，乃向那老者问道：″老翁二位，也有几岁年纪？老人家，时光也见得多了，世事必经练久了。有甚要紧，气哼哼的讲是非、分青白，不自保爱？″那乡老一个开口说道：″乡兄，你不知，我相交一个朋友，平日也不曾慢待了他，便是交财也明，往还也不失了礼节，只因些小怨隙，他便背前面后说我的短，讲他的长，故此的不得不生恼。″狐妖道：″既如此，便绝了交好也罢。″乡老道：″既相交为友，如何便绝交？″狐妖道：″老翁叫做匿怨交，最为君子所恶。″乡老道：″你这人不知道理，怎便说我是匿怨交？殊不知我乡老当初是三人为友，歃血定盟，岁寒不变。只因小子占了些春光，被几个风流亲爱携我入秦楼，或拉我到楚馆，又教我随他书斋绣阁，与那兰蕙争香。这一朋友还有时相谅，那一个朋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背前面后说我抛弃交情，逐甚风流，坏了节操，故此在这里辨白心迹。"狐妖正欲问老者姓名家乡，只见远远又来了一个乡老。这两老忙起身，笑语无间。那来的乡老便看着这两老说道："你二老，可该背后议论人短长？我与你二老是结盟交契。只因你炎凉占先，弄香腻粉，做了个匪人交。我本虚心忠言劝你，你何故在此怨我？"二老只是笑而不答。陶情问道："三位老尊，大姓何名？家住何处？"三老答道："山野村老，也悚谈名姓，料住在此山中，往来熟识。"狐妖道："既幸相逢，便通个名姓，以便称呼。"一老便道："老拙叫做春魁，这友叫做后凋，这友叫做此君。"便问道："二位也通个姓名。"狐妖不肯说，只见陶情便答道："小子陶情，这友叫做畏虎。"狐妖只听得一个虎字儿，便吃了一惊，变了颜色。三老却也通灵，便笑道："畏老兄似曾相识，倒是陶老兄不曾会面。"狐妖一则知三老是岁寒友，无可计较，一则听老者说似曾相识，恐知自家来历，乃扯着陶情说道："别家再看去。"乃辞三老说道："小子们要前途赶路寻友，不得奉陪。"三乡老笑道："你这狐朋酒友，哪里去？我三老久已知你来历，你如何妄借人形，伤坏雅道，梗高僧道化，欺我岁寒交情？"狐妖被三老说出来历，便胡厮赖，乱嚷乱叫，只寻空儿要走，被三老缠住难脱。那陶情是久惯一路烟的，丢了狐妖，一阵风跑去了。这三老扯住狐妖道："你老老实实说来，方才跑去的是谁？你与他有何缘故相识？"狐妖只得说出真情，说道：

他是破除万事无过，为助我擒反目邪魔。
因此结为忘年小友，不匡遇着演化头陀。
我把土泥变为斋饭，被他钵盂破了馍馍。
顷刻盂中长出山岭，猛虎咆哮跳下山坡。
我狐生来有些畏惧，一路烟走也没奈何。
谁知撞见三位老友，识破了我来历根颗。

三个乡老听了，大喝一声，说道："清平世界，高僧演的也是王化，怎容你这狐朋、狗党、幺魔！"狐妖没了法，只想要逃走。却怎生逃走，下回自晓。

第46回　正纲常见性明心谈光景事殊时异

话说狐妖见陶情老友一阵烟跑去了，这三乡老拉住不放他，道："患难中便见交情，可见这陶情是个面交酒友。"狐妖苦苦哀求三老放手。这三老说道："你这妖魔不求那高僧度脱，离了畜生之道，却还要假借人形，妄托友道嚼人。吾等常与山君往来，须率扯他到山君处，叫他把你碎嚼。"三友正讲，只见一人飞奔到亭子上来，口称"范子"，见三老拉住狐妖，乃问道："三位老叟，如何扯住这位青年朋友不放？"三老不答，但问："足下何往？"范子答道："吾与一友，期二载千里相会，今其期矣，千里赴约。"三老听了，遂放了扯狐妖之手，近范子前一揖，说道："君可谓知己交，世上有此信人，吾等当亲当敬，又何必与此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作甚计较？"狐妖见三老放了手不睬，含羞退去。范子也别了三老，说道：″吾要赶千里程途，不暇与老叟聚谈。″乃飞走去了。三老方才讲道：″闻狐妖说，演化高僧过此，他们能发明纲常正道，我等既世称三友，便把这友道求他们指教一二。″按下三老在亭子前等候高僧不提。且说道育在堂中钵盂内现出山虎，吓走了狐妖，乃向那愁和尚说道：″师兄，你入了贪魔，自取作怪。你只知敲梆化斋，哪知贪迷觉悟？″愁和尚摸着腹，只叫″爷爷呀救难″。育师乃把钵盂盛了些涧水与他吞下，顷刻平安，那众僧方才合掌称谢。只听得山门众僧迎接祖师进了正殿，参礼圣像，相见了方丈。三弟子上前侍立，顷刻殿前聚集许多善信。也有来历的，说道：″好一个长老，像貌非凡。″也有来求道的，见了祖师庄严色相，便参礼十分。这来求道的，也有一等谈空说妙，问法参禅。却有一等，听闻得高僧指明纲常伦理，能使不忠不孝等类改行从善。只这一等人，其中便有家中或父不慈，或子不孝，或夫不爱，或妻不敬，种种家庭不和的，望着演化僧到，特来参谒求教。这些人，只道高僧有奇术神法，把那反常背道、不忠不孝的转变过来。哪知高僧只据着生人性分中正大光明的道理，一提撕开导耳。当时聚着善信中，便是仁辅与宦尊众友。那亭子上三乡老齐来探谒，道副大师一一请问众檀越姓氏。只见宦尊开口说道：″老子舒中来也，解组归来，闲居无事，与这位朋友盘桓终日，以乐余年，闻得高僧自国度远来演化，特谒莲座，以聆妙旨。″祖师不答，但说一偈。说道：

俯仰从前，一正而定。

逍遥已后，勿浇乃性。

那宦尊听得，拜受谢教，说道：″人言不差，果然高僧因类演化，老子知偈意矣。但只是老子与众友来临，须是人人求一个超脱。″祖师乃目视副师，副师领悟，乃向宦尊说道：″吾师教本无言，说偈只为尊长有问，不得不言。尊长欲人人尽言，非吾师本意。我小僧代言，且只就老尊长说众友来临，小僧看众位色相不等，有知是上交老尊长，还是尊长下交取友？这友道多端，总归一义。″尊长点首，说道：″老子晓得了，只是一件事请问你；出家人当讲些见性明心的宗教、虚无微妙的禅机。我闻你们自出国门，只讲的是纲常伦理之言，演化忠孝廉节之辈，这三纲五常乃是在家生人的道理，你出家人既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如何谆谆只讲这俗家的事？″副师道：″老尊长，就你说见性明心，这性是何物？这心是何物？世人若把这纲常正了，便就是见性明心。″宦尊笑道：″不是这等说，把宗教离远了。″副师道：″老尊长，你离了道理讲性，还是你远了。″舒宦尊又问道：″师父，你们东度之意何为？″副师道：″我祖师与震旦国度有昔劫之缘，又因崔、寇诛尽沙门，吾师于慧照中，观见崔、寇不忠君上，自然王法不容。乃若沙门被诛，却也是他自取灭亡，岂有披剃出家，不守禅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道肯与你安然受享？僧等为此远行，要使这不忠的知王法，鉴报应，改心从善；要使那破戒的守禅规，遵释教，不堕无明。"舒宦尊听了道："人言不差，都说东行高僧如镜悬照，物随其来，都在光中。我老子时时想慕，刻刻欲会，今日相逢，听得教言，实慰我心耳。"副师笑道："此可谓友道中神交也。"那亭中三乡老听了，一齐说道："交情说到神交，这点精诚，古今能有几个？古语说得好：'坐则见于墙，食则见于羹。'心同道同，便是交道也。"

众方讲论，只见那堂中几个和尚都上殿来，参礼祖师毕，便问副师："从哪条路来的？"副师答道："自惺惺里来。"和尚又问："往何处去？"副师道："从东路去。"和尚道："我等正从东来，师父们要小心谨慎。这东路有些阻碍。"副师问道："有甚阻碍？"只见那愁和尚把脸越加愁容，说道："难行难走！"第一宗是海水茫茫风波险。第二宗是剪径妖孽劫行囊。第三宗是被难沙门无度脱。第四宗是不重僧村难化斋。第五宗是程途遥远没处宿。

副师听了道："海水风波，我国王有赐的宝舟，可恃以无惑。若是剪径妖孽，我僧家有何一介行李与他劫掠？被难的沙门要求度脱，正是我等演化夙愿。出家人到处，难道饥饿而死？必有伽蓝打供。这程途遥远，随所住处，便露宿林栖，有何不便？"愁和尚越加哭起来，说道："依师兄所说，四宗都罢了，只有这被难的却是那被诛的冤魂，一灵飞越，到这方乡，倚草附木，迷往来行商过客，我等饶着是逃难一事同人，他鬼寻熟的迷，几乎被他迷倒。"副师道："你既是吾僧家，岂不会往生超度真言、驱邪缚鬼神咒，如何害怕？"愁和尚道："他生前与我等也不同心，死后越加惫赖，说我们吃素看经的得了太子救难，得以逃生，他吃酒茹荤的偏生古怪，神道不饶他，个个被伤。伤了倒也罢，却还要把他堕入地狱。我等逃来时，正是他们迷人日，只恐如今都堕入地狱，路途清宁好走了。若是还有漏网的，师兄们却也要小心在意。"副师听了笑道："师兄，你说来只会哭，便是不会出家的。岂不知一切尽皆空，凡人见怪不怪，遇邪无邪，自然恐惧不生。你若是愁眉苦脸，枉吃了素，何尝看经？"副师说了，众善信赞叹，各各辞出庵门而去，祖师师徒在庵静室打坐不提。

且说陶情与狐妖冒居友道，见事不得个计较，又被那岁寒三老友扯着，怕惹出事来，一路烟走了。却走到东南通道的荒僻路上，举目无一个识知，自己揣度，说道："我想当初灵通关浑迹，到今尚无一个着落日子。"只因狐妖讲到弟兄朋友处，遂想起王阳、艾多、分心魔这一班结义，不知漂泊何地。正然思想，只见远远几个人来，陶情立住脚，睁开眼看，那来的乃是几个踉踉跄跄酒头汉子，走近前来，见了陶情便道："老兄缘何独立于此？摆脱不似旧时，憔悴大殊昔日。"陶情见了道："原来是昔年交契老友。一向在何处立脚？"众人道："往昔与兄逐日交欢，只因北魏有神元通晋，带了几个僧人回国，那好僧持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把我等驱逐无所。却有那不守戒行的，日日与我等相亲，遂而留住脚头。今日那不守戒行的，弄出败兴，我等存留不住，故此远行到此。"陶情道："别来已久，众兄还是往日光景么？"只见一个道："时异事殊，我等都改名换姓。便是与一个相亲，他也起个别号，就是我当年与老兄相好时，名叫打辣酥，如今改作终日昏了。"陶情笑道："这等说来，众兄都有别号了？"众人道："都有，都有。"陶情便一个个问，终日昏乃指一个、说一个道："这位叫做百年浑，这位叫做沽来美，这位叫做只到酉，这位叫做乐陶陶，这位叫做口流涎，这位叫做吸百川，这位叫做吃不尽。"陶情道："你众友高兴，另立名色，便是我小弟当年叫做雨里雾，如今也改做陶情。我且问终日昏老兄，你与那不守戒行的相亲，弄出甚么败兴？"终日昏道："小弟们一言难尽，都有几句《西江月》曲儿。"陶情道："怎么还有心肠做曲儿？"终日昏道："你知道的，有了我等，再没个不哼两句儿的。"陶情便道："说来，说来。"终日昏乃说道：

原为相亲解闷，谁知他朝夕不离。忘却敲钟打鼓念阿弥，斋醮全然不齐。

陶情问道："老兄，你这个曲儿说的是出家和尚与你相亲，他却如何败兴？"终日昏道："这僧人师徒两个没早没晚与我盘桓。一日施主家请他荐亡，师父道：'徒弟，明日施主家荐亡，今日戒饮罢。'徒弟道：'明早戒不迟。'次日起早，看着瓮缸，恨了一声道：'冤家且忍耐半日儿。'我小弟在瓮中只得由他。他师徒到施主家，一日法事毕回来，等不得，点了一盏灯，拿了一把壶来瓮边，我听着他叫一声：'徒弟，冷的吗？'那徒弟道：'熬了这一日，哪里等得再烧火去暖。'那师父方把灯放下去揭瓮，只见一阵风起，我在瓮中听那风：忽地声如吼，门窗尽刮开。老僧没计策，只叫点灯来。老僧方揭瓮盖，忽然一阵狂风把灯吹灭，便叫徒弟点灯来。那徒弟道：'堂中灯火俱被狂风吹灭。'急急走到瓮边，只见黑屋中一个亡魂哀哀号泣，说道：'二位师父，好歹再熬今日一晚，免开瓮罢。我承功德，道力已接引生方。如吃了这瓮中物，不但不得生方，且还要堕入地狱。'那师父听了害怕起来，叫道：'徒弟，见了鬼也。'徒弟胆大，乃说道：'我等荐亡道场，八众僧人，却难道今日都不开瓮？'那魂随应声道：'六个俱守戒行，所以我才得他道力；若是师父二位，只恐自身不保，还能救度亡魂？只是你有一日之戒，便也成就了功德；若是今晚开了瓮，不但我无缘法，你两众也有后灾。'他师徒哪里肯依？便把瓮黑屋里揭开，也不灌入壶瓶，便把杓子你一杓，我一杓，冷吃到个醺酣方才点灯。他两个师徒终日昏昏，我小弟所以起了这个名色。只因他如此，后来积出这败兴灾殃，我故此离了他到此。"陶情听了道："你当初不该与他出家僧相亲。"终日昏道："他来亲我，谁去亲他？那六个不亲我的，我可敢去惹他？"陶情听了，乃问百年浑说："老兄想也是师徒们败兴来的？"百年浑道："小弟另是一家事故。"陶情问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哪家事故？″百年浑道：″我也依样画葫芦，说个曲儿。″乃说道：
偶向朱门寄迹，谁知那白社攒眉？相亲相爱百年期，只为他下楼不记。
陶情听了道：″老兄，怎么他下楼不记？″百年浑道：″我遇着一个贵客爱我，携我到他家终日款待宾朋。这宾朋中也有尊敬长上的，一团礼节待我；也有天性不饮的，毫不沾染于我。不想座席中一个与我滥交的，他哪里顾甚贵倨，管甚礼节，只到个瓮尽杯空，还要使得人家瓶壶不闲，差家童送到他家里。这个滥交，到了八九十岁也无一日清醒。将近百年还是终朝酩酊。子孙劝他老人家保重要紧，哪里肯依？却好从楼上去，便不记下楼时，一交跌下来，跌个呜呼丧矣，他才放我。″陶情道：″败兴，败兴。且问只到酉老兄，可也是跌下楼来伤了残生的一般？″只到酉道：″不同，不同。小子遇着一个风流朋友，尽是相爱。到临了，也弄得败兴，饶着败兴，也有个《西江月》说与老兄听。
适量而止为上，谁教他贪滥恣情。恹恹镇日不能醒，不到黄昏不定。
陶情听了道：″老兄，这也是他风流佳趣。″只到酉道：″甚么佳趣？这朋友秉来瘦弱，性子骄傲，逐日携我不是青楼乐地，便是红杏花村。朝朝过酗，夜夜滥贪。那父母爱他，医家劝他，不好说的。″陶情道：″怎么不好说？″且听下回自晓。

第47回　祖师慈悲救患难道士方便试妖精

只到酉说：″他父母爱他，叫他节制些，莫要吃，早伤了性命；那医家劝他裁减些，莫要到个药饵难医。他哪里肯依？只是逐日恹恹害病一般，好饮食一毫也咽不下，美味汤水儿吃下也难安，所以说他昏昏只到酉。小弟便随着他起了这个名号。″陶情道：″你既有托，缘何也来？″只到西道：″便是他不听父母教，不依医人劝，生出毒病儿来，也到个亡之命矣，才走将来。″
陶情道：″败兴，真个败兴。且问沽来美、乐陶陶与口流涎、吸百川、吃不尽列兄，也都有个毒病儿，方才得放你来？″众人道：实不瞒老兄，我们也都是一般。但是有节制的，略略不为所困。却也有一个曲儿你听：
谁不是沽来美味，那个不快乐陶陶？流涎不尽百中川糟，爱养浅斟为妙。
陶情听了道：″众位既是相亲的，都是高人放达，浅斟樽节，不为所困，宜乎贫贱相守，淡薄为交，何故又来到此？″沽来美道：″我众人虽说有相亲相爱，古语说的好，’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世间万事总皆空，便是我沽来的美，沽尽也空，乐陶陶，乐毕也空。涎了也空，川竭也空。只是吃不尽，便也是我等不尽。那吃的，便是老彭八百岁，也有了时空。″陶情听了道：″不差，不差，说得是。″终日昏便问陶情道：″老兄，你的行径，也说与我们知道。″
陶情道：″我小弟也照列位说个《西江月》罢。″乃说道：
自叹生来遭际，与人欢合怡怡。文齐怎奈福难齐，专与僧人割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日昏听了陶情说"专与僧人割气"，乃道："老兄，你如何与僧人割气？小弟却与僧人相亲。"陶情道："我这僧人，比你那僧人不同。你那僧人是不守戒的，终有个空隙儿与你弄倒。若是我遇着的这僧人，没个空隙儿弄他。"终日昏道："我们一味消愁解闷，却也没个空隙与哪个拿着。"陶情笑道："正谓我们空隙儿多，被他拿着了，所以我东走西奔，没个计较。"终日昏道："我们有甚空隙儿与他拿着？"陶情道："他说有等人被我们发作起来，父母也认不得，把言语触了；弟兄也顾不得，把手足伤了；夫妻也忘记了，把恩爱失却；朋友也不念情，把交道绝了。还有不忍一朝之忿，装醉儿撒泼，惹祸生非，又有不知礼义廉耻，钻穴逾墙，这都是我们空隙儿，如何计较他？"终日昏道："这等说来，果是与我亲的僧人，天涯相隔，不同的远着哩。这僧人如今在何处？"陶情道："他今在海潮庵居住。"终日昏道："我等就到这庵中见他，有何相碍？"陶情道："难见的，难见的。"众人道："如何难见？"陶情说道："高僧慧眼，见了就知邪正，把门神将、秉教大力神王不容我等混入禅林，以此难入。"众人道："我等各有变化神通，哪怕他慧眼与那神王？"陶情道："失敬，失敬。列位俱有变化神通，且问终日昏老兄，会变何样神通？"终日昏道："我会变脸，行见白就变红。"陶情听了摇头道："不大，不大。"又问："百年浑老兄，何变？"百年浑道："我会变性，一会善，神不欺，鬼不欺；一会恶，天不怕，地不怕。"陶情也只摇头道："不济，不济。"又问："只到酉老兄，何变？"只道酉说："我会变炎凉，一时寒飕飕，玉楼冻破；一时闹热热，银粟回春。"陶情更摇着头道："不见得，不见得。"又问沽来美等："列位老兄何变？"沽来美道："我会变乜斜。"陶情道："怎么叫乜斜？"沽来美道："疲缠他入我圈套，腾挪他上我门头。"陶情笑道："都不中用。高僧们神通广大，智慧幽深，老老实实待他出庵，再作计较。"按下不提。且说祖师在庵殿上静坐，三弟子侍立，忽然向道副大师说道："善哉，善哉。沙海邻村三五十族，苦罹于患难，虽然在他自作自受，却也未免动出家人恻隐。吾既居此，且已识故，安可坐观，不为之救？汝三弟子当往救之。但须得一物将去，庶不费力。"乃举目视着两庑阿罗尊者，向三弟子说道："汝等当借尊者神力。"道副大师领悟，即于祖师座前，稽首辞出庵门。尼总持也领悟，乃于两庑阿罗尊者前稽首，随出庵门。道育师也领悟，乃于正殿世尊前稽首，随出庵门。在堂众僧，不知其意，也有向祖师问缘故的，也有随出庵外看三位高僧的，都不明白，祖师也不言不答。却说道副三位出了庵门，往边海荒沙直走，头也不回。三人正走人烟绝迹之处，满目荒沙。道副便向尼总持说道："师尊于慧照中见邻村人民罹于患难，二师弟知否？"尼师道："我见师兄领师旨，即稽首辞行，料有向方，又何劳疑猜？师尊目视两庑尊者，说当借神力，我故稽首阿罗前辞前。"乃问育师。育师说："我亦二师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意，但思世尊万法教主救苦救难，到处显灵，故稽首辞出庵门。祖师既向师兄说，必料师兄亦得慧照。又说我等三人去救，何必询问？只是我二人尚未深明邻村何所，村人何难。师兄谅知觉而来也。"道副大师道："我听师尊之言，邻村料不出东西南北，何敢多问，以逆师尊不言之教？"

三个正说间，只见那沙岸上一个老僧盘膝坐地，手持数珠，口念经咒。三人上前稽首，那老僧只手还答。副师乃问道："这荒沙何处？前去有村落人家么？"老僧不言，半晌，只等口中经咒念完，乃看着三人问道："何处行僧，到此不知路头，还要问人？民间可有个不知止处，便妄自走来？作速回去。前村只因善恶人心杂处，惹了一个精怪，恶的应当受他害也罢了，只是善门之家，畏怕惊惶，却也不安。你三位要化斋，却也无斋。便有斋，却也难吃。不如回去，有座海潮庵可住往来僧道。那村居人颇多，还有缘化。"道副道："我等是奉师命前来救人患难的，岂有回去之理？"老僧道："精怪厉害，有甚要紧？便违了师父之命何妨？"副师听了也不问了，直向前走。老僧忙叫转来说道："出家人，性子何急？"副师道："天地间君父之命不可违，就是师命又岂可逆？比如，君命之蹈汤，父命之赴火，随行犹怕迟，尚敢退回？我等师命，便是精怪厉害，料不比汤火的厉害。"正说间，只见远远一个童子手持一杯茶来，说是近村人家送与打坐老僧吃的。老僧接茶在手，便递与副师说："三位远来，合当受此。"副师辞谢道："食必让长，我等安敢当其赐？"老僧笑道："三位好心，只是你既奉师意救人患难，此去前沙尚远，这精怪降伏却也不难。我有一瓶在此，即把此茶注于其中，荡邪驱魅，不说甘露，可持而去。"副师方接在手，老僧把手一指，道："那不是精怪来了？"三人回头，老僧与童子忽然不见。

副师接过茶瓶，乃想起祖师之言，借尊者神力，乃望空拜礼。向尼、育二师说道："此九位阿罗显圣，虽然试我等道心，亦系慈悲民众。但不知此茶瓶作何用处。"按下三位高僧望前路行走。且说这海沙村落，地名铁钩湾。村有百里，居人稠密。家家捕鱼虾，食海兽，离海荒沙还出那獐、狐、鹿、兔，人恣猎射网罟，却也好狡异常，取尽生灵，堕成恶孽。却也有十中二三善心男妇持斋的不去取，吃荤的家无取具。只说这射猎网罟之家，百样奸巧，伤生害命，杀气太重。不但人遭苦极必报，就是飞禽走兽、鱼虾蝼蚁，伤害太急了，他也思想报仇。他一物微蠢，岂能报仇？冥冥之中却有神灵发慈悲之念，存好生之仁，痛恨那伤害生灵之辈，每每降灾与祸。可怜这村人，只知非血食不美，非射猎网罟无以资生，恣意妄为，恨不得竭泽而渔，空林而弋。他哪里知道，杀一生命，便生一仇怼。古语说得好，"人无伤虎心，虎无杀人意。"鹊歇牛背，不歇人肩，知人有捉他心，害他计。蚊虫见人手指即飞，蝼蚁遇雨得浮草而渡，他岂无心，不贪生活？何苦人心不知慈悯，百计害它，以恣口腹！只因这村人作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孽，就生出一个精怪。这精怪却出世不在深林大谷，乃生在水中，却是一个大虾精。他一微虾，筋力又瘦，如何成精？只为取他子子孙孙，食者太多，他积怒成仇，积仇思报，便成了一个精怪。一日在海中，与众虾计议，说道："这村人太恶，百计来捉我等。恨我无鹘鹏之翅，蛟龙之灵，以快雄心。闻知这村人，荒沙处捕獐、捉鹿，看那獐、狐、鹿、兔中可有恨这村人的，或是结个伴儿，或是请教个法儿，把这村人弄得他个七颠八倒，也不饶他。"众虾道："我等正在此怀恨他捉了去，咀嚼甚苦。"虾精道："我只见他网儿撒去，叫作一网打尽，大大小小都被他捞去，却不知他怎样咀嚼，何等样苦。"众虾道："他捞将去，大的剪去须爪，去须还不觉，只剪爪便疼痛难忍。"虾精哭起来道："是么，是么？比如一人手膊被刀割去，可疼可痛。"众虾又道："剪爪正痛。他却又送入滚油汤锅，这疼痛怎忍！"虾精道："可怜，可怜。真是难忍，小的被他捞去却如何？"众虾道："小的无须爪之痛，却有汤油之苦。更有一宗可怜处，说起这苦更甚，不是下磨盘，便是下碓舂，放上许多盐，做成虾儿酱。这个苦恼真真可怜。"虾精听了，收了眼泪，道："此仇海深，怎生不报？"乃分身一变，变了一个长须老人。上得海滩，直投荒沙、深林密处，寻个獐、狐、鹿、兔，四荒观望，哪讨一个？都被村人射猎尽了。虾精正坐在深林，只见远远来了一个青年后生，虾精观看那后生：

乔妆打扮，摇摆行来。一裹巾勒着齐眉，夹布衣遮来全体。腰束一根吕公绦，脚穿两只罗汉趿。手拿纨扇跳钻钻，眼望松林来疾疾。

虾精见后生近前，便问："小朋友，从何处来？"后生一时答应忙了，便说："来处来。"乃问："老汉子坐此做何事？"虾精听了便道："你这后生，调嘴弄舌，必是个不做本等事业，闲游浪荡之人。"后生道："你如何识得？"虾精道："唐突相逢，须当敬老，怎么我问你何处来，你便答我来处来。"后生道："你这老汉子必定也是个妄自尊大，不合时宜的老汉。"虾精道："你如何识得？"后生道："你先坐此，见人来全五个主道，身也不起，手也不动，便问我来历。我实不瞒你，小子姓狐名狸，来处也远着哩。"虾精道："远也说说我听。"狐狸乃说道：

家住昆仑山岛，常与鹿豕交游。

只因性灵变化，偶来沙海滩头。

有功捉得反目，无情交了陶流。

到此人穷反本，还思旧境优游。

虾精听了，故意做个假托熟，道："原来是狐老兄，我一向久闻你与甚么陶情结为契交，今日如何独行到此？"狐狸乃答道："我与他原是个面交酒友，一遇患难，他便高飞远去，你不知这个人以酒为名，到处苟合，若是不合，便一路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踪无影。且问老汉子高姓大名？"虾精道："若问我姓名，也说说你听。"
生在汪洋水国，与鱼为乐交游。
只因子孙众盛，各分湖海潜留。
苦遭网罟伤害，弄得家破人愁。
为此来寻走兽，要与渔猎报仇。
狐狸听了，笑道："原来是长须老精怪，真真的你有屈没处申，我想你生长海洋，不求闻达，苦被村人百计嚼你，果然仇恨不可不报。只是你有何手段，会甚神通，把这海村，生他些祸害？"虾精道："一人不得二智，正在此无计。我想，我技不若长蛟。他一鼓浪，把这村人漂没，却又不忍。有善人仁人不伤害我，怎的教他玉石不分，一概罹害？"狐狸道："不瞒老兄说，我一向称为狐妖，却也有些变化手段。你若不信，我复了原相你看。"后生把身一抖，只见原是一个九尾狐狸。老汉子笑道："原来你也是个忠厚妖精。你既忠厚待我，我也把个忠厚待你。"这老汉子也把身一抖，却复了原身，是一个大爪虾。一个放下四足，在那沙上打虎跳；一个直戳起两须，一个直戳起两须，在那地下效蟆游。
二精正露原身，却好一个全真手捧着一个葫芦儿，走近沙路上来。二精看见那全真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顶黄冠子，身披白道衣。
麻鞋双脚着，丝带满腰围。
蒲垫肩头担，拂尘手内挥。
葫芦盛妙药，想是走方医。
二精见了全真来，躲又不及，变又已迟，被那全真看见了狐狸，道："业障，怎么捉着个大虾？吃又不吃，放又不放。"这狐狸原有妖性，乃呱呱讲话不似讲话，叫嚎不像叫嚎。全真原是仙风道骨，一见便知，笑道："原来是个多年老狐与一个老虾。你这两个业障必有个原故，我闻你多年受了日精月华之气，善变人身。我且背过身子，闭了双目，让你变出个会讲话的模样，再问你来历。"全真乃背过身，闭了眼，却又想道："这业障定然要走。"乃于葫芦内取出一丸丹药。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48回　仙佛宝器收蛟患祖师说偈试沙弥

狐精见全真背过身去，乃暗相说道："我们正讲报仇这村，却撞着这个全真来，如何躲避？却又不便变化。不如乘他转身，走了罢。"虾精道："我闻全真多会呼风唤雨，降妖捉怪，若走得干净便罢了；若走得不干净，被他捉将来，倒惹得不干净。"狐精说道："打扮得虽然是个全真，却不知他可是个有道的真实全真？如今世上好歹念两句《参同契》，记几句《悟真篇》，手里拿着个葫芦儿，不知卖的谁家药？装模做样，诱哄愚夫，也是个全真。"虾精道："我看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个真全真。他若是假全真，见了你这个狐狸，拿了你去剥皮吃肉，便是虾儿，莫想饶你。真全真，故此好生存心，背过身闭了目，叫你变出人形，问你个来历。你看他葫芦内取了一丸药在手，全有个仁心爱物，把金丹度人的意思。"狐精道："依你主意变个人形，与全真度脱罢。"二精乃摇身一变，依旧狐精变个后生，虾精变个老汉。全真转过身，睁开眼看见，笑道："业障果是有能。"乃叫二精近前来，二精逡巡畏缩，不敢近前。全真道："我出家人，方便好生，决不伤汝，汝不必怕。有何情由，实实说来。"二精乃把前情说出。全真道："我非别人，乃海岛玄隐真仙弟子本智便是。我师蓬莱得道逍遥，我亦成道。昨慧光照出，这邻近村乡人心积恶，上天发怒，应有灾难。但恶类之中尚存一二善人，我是以恐玉石不分，殃及善类。今听汝等所说，有个道理。你二精可变作活物，待我变做贩卖之人，到这村中试人善恶。若是善人，当脱其难，若是恶人，当降其灾。"狐精道："这等我便变做个兔子罢。"虾精道："我还原本身。"全真道："虾不可共兔卖，须是变做个野鸡，以便我为猎户卖。"一时各自变化起来，宛然一个猎户，担着雉兔，走长街，过短巷，无一家不叫着要买。且说道，荒沙近日不出禽兽，村中因此稀少，争着叫买。猎户只是假争钱钞不足。

却好走到一人家门首，只见门内走出一个男子来，看见猎户，便骂了一声，说道："这等一个精壮汉子，不去做些别样经营，却担着两个活物卖钱。你得了钱钞，不过买柴籴谷，充你一日之饥，却叫这两个性命伤了。可怜也是它出世一番，有眼看着人世，有耳听着声响，有口食着草粟，有性知道疼痒，被你捉来送入人腹。"猎户听了，乃向二精说道："走遍村乡都是要买活物，惟有这家汉子，你听他口口声声何等善言善语。若天降灾殃，不救这人家如何过意？"虾精道："这汉子言语虽善，不知他家道何如？"全真道："须是到他家里观看方知。"虾精变的却是雉鸡，便故意飞入这人家。只听得个妇人在屋内哼哼的说道："病歪歪的，叫汉子买个鸡儿做汤，他道放着鱼虾不做汤吃，偏要活活杀鸡害个大性命。"虾精听了，吓得飞将出来，说道："仇人，仇人。虾儿、鱼儿又不是性命，怪不得这人家妇女有病。他既要吃我，我便乘他病，报他一场。"全真道："虾精且莫躁性，我爱他个不杀飞禽，且全他家室。"只见狐精说道："这满村都争买兔雉，连走兽也杀，此仇我当去报。"全真道："你如何报？"狐精道："我与他个好还报他，那好动刀杀的，便报他个项下出血。"虾精道："他便有寸铁利刃，你却没刀。"狐精道："乘他项下生疮害毒，我便叫他无药可疗，血流不止。他若是炮烙油火，滚沸汤锅，我便报他个浑身腐烂，遍体脓伤。"虾精道："犹不足以报恨，他尽坑了生灵种类，也少不得还他个大小灾病。"全真听了道："你这二精也怪不得你还恨思报。只是那不害你的，却也是个恩家，你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不报他？″二精道：″我也报他个合家大小安福，善人寿命延长。″全真道：″这是神天主张的，你一物之微，敢操祸福之柄？″二精道：″这也非神天，也非我等，总是善恶人心自作自受。″

正说间，只见天风猛烈，海水泛滥起来。烟雾濛濛，却见蛟腾无数。看看村落漂没，那村人汹汹慌乱。这二精越助风潮。全真独力救援。正在势孤力弱之际，只见西南上来了三个僧人，手执着一个茶瓶，口中念着菩萨梵语。那海潮渐平，长蛟化为蚯蚓般样，也有钻入全真葫芦内的，也有收入僧瓶的，顿时村沙宁静。那村人看见沙滩之上神僧、高道救护，齐齐奔来拜谢。这三僧犹自狰狞，怒目而视。只见那众村人中两个老者，说道：″我这沙滩久未起蛟，村中也平安多日，今日祸患，若非众师救难，村人险葬于鱼虾之腹。″全真乃笑道：″汝等欲免其葬腹之因，当须动一慈仁之度。且问二位老叟，你可认得这一个后生，这一个老汉？″那老者上下看了一看，道：″不相认。我两老一家斋素，不出屋门，生平交少，故与这二位不认得。″二精听了笑道：″不是我这众位师父救了你这村落，还是你二老救了众人。我等仇心少略消了。″说罢不见。三僧方才与全真相见，各叙道话。后人有五言八句说道：

莫说世间物，蠛蠓乃化生。
亦具血肉性，宁无生死情？
有心思报复，无力与相争。
仁人多造福，不忍听其声。

且说祖师打坐宝殿，庵内众僧候其出定，乃问道：″老祖师命三位高徒哪处公干？莫不是化缘？我这庵中颇有常住供养。若是化缘，我等方才跟出庵门，见高徒从东海沙荒处行去，村远人稀。只要走到铁钩湾。叵奈这村落人家行善的少，不但无斋化，且还要受诸苦恼回来。这地方多精怪，捉弄得村人家家不得宁静。又且长蛟时起，海水泛滥，漂没人家，走得快些，还得生命，若是迟了，或是黑夜，多被冲去。高徒不当往此村去。″祖师不答，但说：″出家人，莫要拣好地化缘。信步而行，随所住处。″正说间，只见庵前远近，善信接踵而来，都是家中六亲不和，灾病煎熬，不得安静的，听闻高僧演化，齐来求度。祖师欲待不言，又因弟子外出，恐辜来众问道之心。欲言则往往来来，非止一人一事，不胜烦扰。乃于众善信前，说一偈道：

一切不平等，根因皆自作。
自作自为医，何须问人药。

祖师说偈罢，乃侧目直视着焚香小沙弥，说道：″小和尚，烧香的心肠在哪里？难道炉香叫他自己烟焚？″众善信中，有明白的，点头赞叹，合掌称谢；也有不明白的，却问那点头的道：″高僧说的禅机梵语，是如何讲解？″众中却有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宦尊在内，他便向那不明白的说道："高僧之意说道：各人家不平等的事，都是你自家生出来的，若思想这事根因病患从何起，当从何止，自然就安静，何须责备于人？比如焚香，焚与不焚，皆在沙弥一心自主。"宦尊说了，众善信还有不明白的，说道："闻知高僧有徒弟三个，肯与人备细讲解，怎么不在殿中？"却说道副三众与全真救了铁钩湾蛟患，全真向副师说道："师知这村人灾患何始么？"副师道："作恶之报。"全真又问："师知这灾患何救么？"副师道："作善之报。"全真又问："师既知报恶，却又知报善。报恶不苦了善，报善不纵了恶么？"副师道："蛟患，正所以报恶；我等来救，正所以报善。"全真笑道："师言尚未尽了。我等来救，是报善，尚未报恶。未报恶者，他恶贯未满也。小道昨来，见二精怪也非精怪，乃作恶的蓄怨积恨所成。这村人，若是了明这一种怨恨根因，速行改省，物各有性灵，你爱生恶死，他岂独无？但存方便，就无精怪。若是执迷不悟，恣口腹之美，不顾生灵之命，这精怪怎肯甘休？"副师道："我等既为救善人，非为报恶人而来。我已稽首世尊前，乞发大慈。须是善人益坚其向善之心，恶人惩创其作恶之念，始终成就了这来救护功德，事在道师作主。"全真道："闻知三位禅师道力高深，神通宏广，还是禅师作主。"副师道："我等僧家一意慈悲救善，即是惩恶，但恐恶的不知因救善而得救，改善之心不坚，还是道师贵教情法并施，功德易就，请勿推辞。我等也须瞻仰道力。"全真听了，乃说道："村人善信易化，恶心难改。若不大显一番神通，怎能更转他的恶意？如今说不得贫道用法惩恶，禅师用情示度。俗云：救人须救到底。"副师答道："一切听道师主持行法。"

全真乃把手一挥，叫一声："狐、虾二精何在？"只见狐精仍旧后生，虾精依然老汉，二精站立面前，道："仙师何事召吾二怪？"全真道："村人作恶无他，非干名犯义之大憝，非反常背道之巨谴；不过是忍心杀害昆虫，为汝等冤家债主，汝等积恨益深，他那里恣情不悟。我两门愍念愚氓，造此恶化，几被蛟患。还来救护，只是救护了村人，与你等毫未有济，更存留杀机于汝等。吾今欲五全功德，必须要汝等协力。"二精问道："仙师，何为五全功德？"全真道："一全善人无难，二全恶业知消，三全鱼虾免害，四全鹿兔无伤，五全我与禅师皆成了普度之愿。"二精合掌赞扬道："愿随道力驱使，不敢违背。"全真乃叫虾精说道："你变这老汉极相宜，可把狐精变个兔子，携上村间去卖，看是哪家专要食兔，与你狐辈最仇。你可乘他家祸害灾殃，加一等作蹊蹊古怪，我把这葫芦中丹药与你一粒，恐有法术医人来救，一凭你将丹相机妙用。"虾精老汉接了丹药，正欲辞行，副师乃叫住道："汝等惩创恶家，恐波及善类，可将我僧这茶瓶携去，遇有难解之难，也能助一善功。"虾老接在手而去。

却说这村名铁钩湾，言人心最险有如秤钩。就有一人姓辛名独。这人奸险存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诡诈行事，害人利己，刻众成家，恶贯满盈，家中灾难迭出，却也说不尽他的坎坷。一日，梦其祖先说道："辛独，你当改过自新，行些善事，救解身家灾难，就是宗祖冥中也得超升。你如不改，只恐祸患临来，悔之晚矣。"这辛独哪里信从？一日，妻妾子女灾殃不保，他却遇着虾老拴着一只活兔子村中卖，乃叫着："老汉子拿兔子来，我买。"虾老近前把兔子递与他。辛独见有近邻几个人来，只道是来争买兔的，他忙把兔子收入屋内，却把钱钞付虾老。只见那近邻人中，一个善老人说道："辛独，你不该忍心又买活兔，伤它性命。我看蛟患方安，都是圣僧高道救护，你也当向些善。"辛独笑道："家有病人，想此活兔为食。要人病好，哪顾生兔？"虾老听了道："全真为方便善人，因纵了这恶。他只知收了活兔进屋，怎知收了祸害入门？"虾老拿着丸药茶瓶，站立在辛独门前。却说狐精变了兔子，被辛独收入屋内。他却把兔子放在一个罩内，伺候宰割烹庖。哪知狐精变的兔子知这情由，乃掀开罩子走出来，前后屋内观看。只见辛独家中妻子大大小小灾病异常，却见许多恶邪凶怪守住不离。见了狐精，这些邪怪便恶狠狠起来，说道："你这送命的兔子，因何又被他得来？"狐精把身一抖，却变了一个后生。他把隐身法儿又使出，辛家人哪里见他？只听辛独见罩开不见兔子，大嚷大骂去寻。狐精却问这些邪怪缘故。邪怪道："我等皆是辛独往日恣意杀害的禽兽、鱼虾，苦被他百计咀嚼，一灵饮恨不散，结聚在此，只待时日，报他个合家不救。"狐精道："我闻这村中伤害汝等的人家不少，如何独守在他屋内？"邪怪道："我们做不得主。还有这村中报应大力王神，他执有册籍，家家都有个次第开载。"狐精道："册簿怎样开载？"一个邪怪道："今早闻得神王到海潮庵参谒高僧去了。留下册籍在那邻家善老儿屋内。且问你：方才是一个兔子，怎么就变了个青年后生？我知道，莫非你也是被他坑害买来的冤孽？"狐精道："不是，不是。我是要报仇的走兽。只因皈依了僧道方便之门，为救善人到此。"那邪怪一听狐精之言，乃大怒起来说："怪道蛟患不作，我等空守时日，徒抱着仇恨。闻知是甚么和尚道士救了。据你说救了善人，却不纵放了恶党？叫我等被他伤害了的，不得讨他命，报他仇。"说罢，一齐抢上来把个狐精拿倒。狐精措手不及，隐身法儿也不灵，依旧复了个活兔子。辛独家婢见了，忙忙捉拿了去，放在罩内。狐精偷眼看那些邪怪，却也都是禽兽昆虫之类，只见家婢把兔子罩住，却去报与辛独知道。狐精忖道："这一回他定要计较我。我若弄起手段来不明不白的，这些邪怪又恶狠狠的怪我坏了他事，只得走出寻虾精计较。"乃把身子拱开了罩，依旧隐着身走出门来。虾老见了问道："你如何到他屋里，许久不见个动静出来？"狐精道："一言难尽。"却是何言，下回自晓。

第49回　善神守护善人家恶党闻灾知警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狐精向虾精老汉说道："原来这辛独过恶，伤害生灵，神王不宥他，把他平日这些被害的冤孽，都守住他灾害的妻子，只等他恶贯儿满，便报应。谁想我等救了一村蛟患，他这冤孽不得讨命超生。"虾老说道："一村吃鱼虾、猎走兽，千千万万，偏生在他家？"狐精道："我也正是此言。他道神王有册籍，注定恶人轻重次第，先后大小报应。"虾精道："册籍，你见来么？"狐精道："我也要看他册籍。他道神王参谒高僧去了，把册籍放在邻老善人家。"虾老道："我也说方才众人中一老者，说辛独买活兔的不是。可见善人人喜神也欢。册籍放在善老家，我与你到他家去看。"狐精乃同虾老隐了身，走入邻老善人家。只见邻老家中，一个善神坐在堂中守护着家堂。那册籍祥光射目，善神见了二精道："你这两个业障变人貌，隐幻身，何敢撞入善门？想你被那咀嚼你的，与你有命性干连。你当入他室，仇他毒。哀此善门，毫无违碍。"说罢，把手内一个铁如意向二精打来。二精忙忙说道："善神菩萨，我们虽是要报仇的，却也不同。"善神喝道："我看你二怪甚么不同？"

貌虽老少人形，情却狰狞古怪。
一似长须爪虾，一似獐麋狐态。
你们冤自有头，这家毫无你债。
速去他处现形，谁家买你杀害。

二精听了道："我两个在辛独之家，闻知神王有册籍报应次第，特来求看的。"善神不肯与他看，狐精便来抢了册籍，往屋外飞走。善神赶来，虾精乃执着茶瓶，取出全真与的丹药一丸，叫声："变！"那仙丹即变了一丸石弹子，圆滚滚，直敌那如意，左来打左抵，右来打右挡，两相战斗，却遇着神王回到取册。见两个战斗，看了一看，怒道："何物邪怪，敢与善神相竞？"乃执神斧来砍虾精老汉。老汉忙了，见那弹丸抵敌不住，随把茶瓶捧在手中。只见那瓶中五色毫光外显，光中钻出一朵红莲。此时善神与神王停着兵器说道："救苦难的菩萨宝器，你是何怪，敢窃了来？"虾精道："我这宝器乃高僧与的，如何说窃了来？"善神道："那狐精现抢了册去，此宝岂不是窃的？或者也是抢来的。"虾老道："石弹乃是仙真之丹，茶瓶乃是高僧之器，他们见在荒沙之前，特为善人来救。"神王听了，乃与善神笑道："原来你二怪也是学好改行的邪怪。且问你："高僧仙真既来救护善人，却又叫你来做何公干？"虾老道："只因救善，恐纵了恶党。依仙真道法，要剿灭了恶人，以扶持善信。依高僧慈悲，要那恶党闻灾知警，速改行修善，以免灾殃。方才因辛独恶贯将满，说神王有报应轻重大小册籍，我等欲看了，以便回复仙真，故此入这善门，触犯了威灵。"神王听了，便收了神斧，叫狐精拿了册籍来，共同一看。当时展开，只见册上注得甚是明白，也有合家斋素，全不杀生害物的，乃第一行，应增福寿；也有为父母灾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得已宰杀孝养的；也有为王差享祭畜养、牺牲忠公的；也有为祀祖祭先取物，实那笾豆的，俱在二行之上，应当无过无灾。以下便注着恣口腹之美，肆宰杀之惨，多寡有数，时日无虚的，应当报以合家大小轻重灾难。却最不善的是辛独，行事奸诡，立心凶暴。杀戮过多，应当恶报。狐精只看了这一行，把个册籍交还了神王，扯着虾精道："事实有据，我与你报与高僧仙真去，叫他作计较罢。"二精飞走，到了全真前，将这事情说出。全真乃向副师说道："世事看来善门自有善神拥护，恶家自有邪怪守着，观隙俟时，料那神王册籍注定，岂轻纵了？我等已方便了他蛟患，真是那善人成就了他的，且各自回鸾去罢。"说毕，叫那虾老、狐精过来："你二精只俟着辛独贯满，应去报仇。我等去也。"遂别了副师而去。副师同尼、育二师取了虾精茶瓶，乃说了五言四句偈语，发付二精而去。说道：

一害还一害，应作报怨看。

村中有善信，如意宝瓶安。

副师说罢而回，二精赞叹而去。三人来到前路静处，只见一个老僧面貌不似前的，坐在沙岸上，持着数珠儿念佛。副师见了，向尼师说道："取瓶尊者在此。"乃上前顶礼，将瓶交付道："蒙菩萨点化，救得村人，分别善恶，仍得全真道力扶持。那僧只点头念佛说道："三众有斋化余剩，斋我老和尚一顿。"副师道："有斋奉献，怎敢供余？实未有斋。"那老僧只是念佛。尼师道："师史看此僧，非昔尊者，为何错认，又把个茶瓶付他？"副师道："一任其非是，我以信心为是。此僧若知非是，故认非是即非是也。彼不知非是，我不知非是，一施一家，弥陀岂远？皆此实心。师弟，你一说非是，我与你便皆有非是。看这非是作何因缘？"那老僧见三众答以无斋，他仍旧坐着念佛，副师见这光景，也念了一声佛，辞别而走，到得庵门，只见往往来来，许多善信，都是瞻礼祖师的，说道："三位师父回来也。"副师三人上殿参礼世尊、两庑尊者，只见九位尊者前不见童子茶瓶。副师知其意，稽首祝赞未毕，只见那老僧也走回庵，到庑下把瓶儿放在尊者前，向庵僧说道："我早见这位菩萨前不见了瓶子，只道是人窃去，原来是这三位带了去救村人。适我沙上化斋，三位还我，我不敢言。今原还了菩萨。"庵僧道："老师父，你今日得了斋么？"老僧道："得了斋。"副师三人见闻不言，但向尊者前又复顶礼，随进静室参谒了祖师，说道："弟子奉师旨，解救了铁钩湾村人患难，回来拜复。"祖师点首。只见座中有一善信开口问道："三位高师救那村人，何等患难？"副师答道："救他蛟起患难。"善信道："我这海边蛟起，定然大水漂没。不论三五百千家众，俱要沦丧。这是劫数使然，还是过恶之人造出冤孽？"副师答道："劫随恶造，两相积成。"善信道："虽然，其中宁无一善人？当年我这村中也曾遇难，有善人家众，俱被沉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又何积？看来也是适然。"副师答道："善信大姓何号？"善信道："小子魏真，实不瞒师父，我家已三代行善，有始善而终却不善，有为利而善，有貌善而心不善，纷纷不等，安可概谓之善？倒不如平常作恶，一旦悔过向善的，倒真实是善。"魏真听了又问道："师父，你且说这貌善而心实不善的，却是何等？"副师道："见人笑面，恭身利己，狡贪刻薄，此名为貌善。"魏真道："这等可有个报应待他么？"副师道："有报应，须是见虎而怒目视，皱眉乞怜，此处虎岂哀恕？终是狡贪刻薄无用也。"魏真点首，又问："名善而实则不善的，却是何等？"副师道："名传斋素，暗地坑人，此名为实不善。他的报应，来不意之祸患，陷众见之囹圄，此自生前，还有阿鼻继后。"魏真听了，骇然惊惧。又问："始善而终不善的，何等？"副师乃说七言四句，道：

可惜前功高大户，陡然败子出家门。倒不如为利为善终得利，一念仁心改昔非。

魏真听得，合掌道："信如师父之言，毫忽不差。但我等村乡愚民，只晓得祸患之来，求神买药，哪里知道有这个不消求神买药的道理？"魏真与副师讲说，在座善信甚多。一时听闻了这善恶真假都有个报应，乃齐齐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道："张大老，如你家之事，也是个报应了。"张大老便看着李大老，说道："如你家这事，也是个报应了。"纷纷齐讲乱说。魏真便说道："你众人不要乱讲，师父们原是演化度人，无有不开心见义，与你们分剖善恶报应，方便你各门安静。"尼总持便说道："魏施主，演化度人是我祖师本愿，但我师化在不言。即言，有明说的，有暗指的，总不过片语半偈，世多不解。我师却又言之不多，所以我等代师之言，岂好多言也？诸善信家，若果有不明疑事，无妨说出，我等自为分剖。"只见张大老开口说道："小子家有一桩怪事，为此心意不平。撰了几句，师父试听。"乃说道：

白日阴魂讲话，黄昏母鸡啼鸣。炎天池水冻成冰，男子结胎怀孕。

尼师听了笑道："此恶报也。"张大老道："我家也多行善，有何恶报？"尼师道："此阴恶胜阳，多是中馈有不善之报，根因却在施主。盖施主为一家之主，你不善以待那妻妾，故妻妾属阴，积阴成厉，若不速改入中正之道，只恐积厉生患。我为善信虑也。"张大老乃问道："即如师言中正之道，却是何道？"尼师道："夫有夫纲，妻有妻德。夫失其纲，妻必无德。"张大老点头道："说得是，说得是。"李大老也开口说道："小子家有一件古怪古怪事情，为此撰了几句。"说道：棠棣开花作怪，堂前荆树成精。猫儿被鼠咬其胫，布粟为妖相竞。

尼师听了道："此亦是恶报。"李大老道："我家也积善，如何恶报？"尼师道："此昆弟不相和，多是居幼的行恶，居长的无礼，这两恶积成，定有官非口舌之报。"李大老道："可救解得么？"尼师便问道："施主你昆玉几位？"李大老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无弟兄，只小子一个。″尼师道：″有几位郎君？″李大老道：″这却有三个。″尼师道：″施主平日无教子之方，必是郎君昆弟不和也。″李大老道：″小子从来家教甚严，专在这昆弟上着力。只因我先祖父昆弟争竞，不相容忍，小子所以把子教他和睦，惟恐争竞。″尼师听了，合掌起来念了一声梵语，说道：″此先世积来也，报应根因断然不爽。施主，你只能警先觉后，在那法上为解；不曾积一善道，在这阴功上求解。任你教子相和，怎奈他冥冥作怪。″李大老听了点头服义，说道：″小子只求个三世解冤的阴功，望高僧明指教诲。″尼师自不敢主，乃扯李大老下坐，望祖师稽首，求赐度脱。祖师眼看着三个弟子，道：″此不可以理解，亦难教化。汝三人当清其根因，剿其孽怪，可望消释。″副师三人乃领师旨。

话分两头，却说这李大老的父在日，叫做李杀虎，心地偏窄。有弟兄三个，这杀虎居长，欺二弟占家财。以故二弟不忿，经年争讼。莫说家财费尽，亦且臭名遗后。一日杀虎物故，到了阴司，堕入抽筋地狱。狱主把他簿子查勘，大怒道：″你这无人伦的业障，大恶至此。″杀虎道：″小子有甚大恶？″狱主道：″弟兄乃人伦一宗正道，想当年你父母生你，又得个弟，何等欢喜！心中说道，与你又添了一个手足，遇有患难，你便有帮助不孤。益苦挣财产，惟恐你弟兄不得过日子。又娶个贤惠好人家女子与你为妻，巴不得妯娌和好，一家如张公九世同居。谁想你听不贤妻话，分开同胞二弟，又奸狡倚强，欺占财产，以致争讼。你可知天理不容，家财占的，到头来一场空而无用，还留下这臭名儿。我这冥司，且不饶你。叫鬼使押他在抽筋地狱。他忘了手足恩情，便抽他手足之筋。他忘了同胞之义，便抽他浑身之筋。″狱主说罢，又查他后代应有一脉三孙，乃使他似祖积恶，仍还他个弟兄相竞。只因杀虎有这一种根因，所以李大老生了三子尚幼，未有妻室，未曾成人，却萌孽根由，已先呈露。家中有座花园，园中有各色花树。但见：

棠棣花连芳共蒂，牡丹花独占群芳。
芍药花红妆金缕，海棠花娇媚妖娆。
白梅花玉骨冰肌，黄菊花傲雪凌霜。
紫荆花胭脂染就，绣球花白雪平铺。

这园中万卉千葩，却也数不尽；三春四季，却也不同开。有色无香的真也可爱，有香无色的实也堪闻。李杀虎在日，朝夕在园中赏玩名花，相共的都是交情契友。可恨他这园是祖父遗来，便与二弟有分。他倚着强梁，便是二弟脚也不肯与他进园。积了这根因，就生出一桩怪事。只见李大老一日正在园中赏那紫荆花，树下飞出几只禽鸟来，一只一只飞到空中，乱相扑相啄。也有飞去的，也有落下来的。李老怪疑，近前一看，乃是几只鸿雁，见人来便往树根下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不见。李大老正疑，叫小仆取锄掘树根，只见土穴内钻出几个大硕鼠，扛着一个黄猫。那猫三足无胫，其一足胫被鼠见咬而啮。李大老乃大诧异，遂掩其土，一向并未与人言。今因张老在祖师前说出，副师三人奉师旨到李家中剿除这怪，李方说出。乃领着三位高僧，到树下周遭一看，只见副师见了乃向尼总持道："师弟，你知这根因么？"尼总持点首道："知其一。"副师又向育师道："二弟知这根因么？"道育也点首道："知其一。"副师笑道："你等知其一，尚未尽知。"乃向尼总师附耳道："如此，如此。"尼师答道："正是，正是。"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50回　李老吝财招盗劫仙官阅卷授诛心

话说副师见了李家树下飞出大雁来，各自争斗，飞去落下得可怪，又见鼠反食猫，乃向尼总师弟说道：

世事皆先兆，明人睹未萌。
将兴生瑞草，家败出妖精。
上士勤修德，下愚妄自行。
一朝来祸福，岂是没因生？

尼总持听了，便向副师说道："师兄见解极是，却不知这鸿雁与硕鼠精怪何以兆败？"副师道："雁飞去者去，落者落，此失序也。雁行属于昆仲，紫荆乃其义花，此必有分行失义之根因，而其家可知其败。况硕鼠为猫所捕而食，今反啮其胫，无礼犯上，必有主弱仆悍之侵。"育三师道："可禳解么？"副师道："李善信无昆仲，且未经历其事，从何处解？此兆必自其先人，先人往矣，根因必种在后人，后人又何知其解？"尼二师道："当劝李老修德行善。"副师道："德有德因，善有善报。但前人已种昆仲之恶因，此必不能挽回昆仲之恶报。"李老听了三僧之说，乃合掌求解，说道："三位师父所言，毫发不差。是我先人不念昆弟同胞之义，伤害了些人伦道理，以致我无兄弟。今我生三子，虽无争竞，其实皆幼，只恐长而不和，事将奈何？乞求三位师父与小子把这根因解救。"当下副师只说："造下根因各有种类，施主即修善，却又有别项善报。似此昆仲根因，解救不得。"尼总持道："师兄，不然。古有齐景公坐朝，晏子侍立，只见天文官奏道：'荧惑守心，主有灾难。'景公问：'这灾难可禳解么？'天文官道：'可修禳，移在臣下。'景公道：'臣下，乃辅我之人也，我闻君无辅，何以为国？移臣下断然不可，再思别计。'天文官道：'可移于岁。岁若旱涝，主灾可免。'景公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生。若岁有荒歉，民何聊生？寡人不愿伤民，宁可自当灾难。'晏子听了，称贺道：'我王有此善言，那荧惑必然化祥。'次日，天文官果然奏道：'夜观天象，荧惑退舍三十里，反主我王福寿，国泰民安矣。'岂有先人种了昆仲恶因，李善信修一德，不禳改了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育师道：″二师兄说的一团道理，只是德从何处修去？善从何地行持？″尼总持道：″德与善，但随李老善信，自修自行。″李老道：″便请三位建坛道场，诵些经卷罢。″总持道：″经卷岂能挽回不义之报？道场哪里解得昆弟之愆？见苗寻根，只得待我查勘这一种根因，再与李老善信作功德也。″总持说罢，乃回庵中仍照常侍立祖师之侧，日间接待往来善信众人，夜与众师习静。

这晚，总持有那查勘心愿，便于静定之余，游神法界之内。忽然来了正殿上，见世尊端然坐在莲座，两庑阿罗尊者庄严色相，各依序坐。只见十位尊者执经正坐，旁有仙人侍女焚香。尊者目视着尼总持微微笑道：″汝以经卷不能挽回不义，这经，何义也？这诵经，何人也？这不义，何人为也？″总持听了，合掌谢过。尊者道：″汝非是过，当未察根因。″总持道：″弟子正为未察根因，所以志愿查勘李氏祖先造下之孽，今日园花雁鼠之怪，与他个解救入门之路。″尊者道：″吾执经照见五蕴皆空，汝欲查勘，总不外此。但汝若知，何劳查勘？汝若不知，查勘徒然。″总持道：″弟子非查勘，自己欲使那不知者知也。″尊者笑道：″吾姑试汝。″把手一指，说道：″那殿阶下自有查勘处。″总持乃看殿前阶下，列着许多仙官。只见一位仙官，总持认得乃是当时查勘郁氏弟兄的。总持忙下殿阶，拱手作礼问道：″仙官何来？″仙官答道：″当朔日礼谒世尊。″总持道：″正有一事请问，世间妖孽关乎气运么？″仙官道：″师何不明妖孽关乎方寸？″总持道：″方寸之善恶，各从类报么？″仙官道：″自然从类。″总持道：″今有世人欺凌弱弟，占夺财产，当得何报？″仙官道：″报在子孙。″总持道：″可禳解得么？″仙官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纵有善修，终难解救。″总持道：″当年有个李杀虎，占夺昆弟之财产，应得何报？″仙官乃令执卷吏取卷查看，道：″其报在孙，与祖同一占夺。″总持道：″俱乃伊孙，此占彼夺，未为祸害。″仙官听了，把眉一蹙道：″师止知占夺不为祸害，哪知祸害深大，叫做骨肉相残。莫说财产终空，便是恩义断绝，就积酿出少凌长、卑压尊，莫有穷竭之患。世间类此事最多，师何独举李家昆仲之报来问？″总持道：″小僧只为遇有这种根因，便为此来查勘。″仙官道：″世间恶类多端，幽府注载颇悉。师为一事欲查，宁胜烦扰。吾有诛心册籍，当付师阅。只是机难预泄，六耳不传。师如遇有应查勘者，可独查看，以助汝师演化。切勿与他人知觉。″仙官乃吩咐执卷吏道：″此后注载诛心册籍，当随师到处，听师梵语一声，即于师静中显现查勘，无得违误。″仙官说毕，拱手辞行。总持复留住问道：″李氏禳解，毕竟何修？″仙官乃答道：″解铃还得系铃。″说罢自去。总持觉悟，乃到天明侍立祖师之侧。祖师目视总持道：″弟子色相，动静两相扰于胸中，其必为善信家妖孽未解。″总持答道：″正为李施主花妖鼠怪，弟子们已知为弟兄阋墙之兆。但解此根因，未得个修禳对症之药。″祖师笑道：″此有何难？″乃说一偈。时李大老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信人等已集于庵殿堂，但听祖师师徒片言半偈，便相与思议。只见祖师一偈，说道：

祖先往矣，宁无遗族？

损却有余，补其不足。

祖师说偈毕，庵僧众遂相传出。众善信听得，各各思议，便向李大老说道："高僧偈语，欲要李大老看顾宗族之贫乏的，我等想偈语真真是对症之药。李大老，你便家财富足，宗族尚有日食不周的，损有余补不足，不但德义高深，亦且善功远大。"李大老口虽答应，心实不舍。那悭吝之色，见于面貌，便直入祖师静室，见祖师合掌拜跪，再求个禳妖之言。祖师闭目不答。总持乃说道："吾师已说有禳解妖孽之偈，善信但查你同祖一脉传来，谁是与你祖共产分财？之后若有贫乏的，当速赡给。"李大老面有难色，说道："吾族甚众，贫乏且多，安能损我有限之产，以补若多之众？"总持道："量己力为施，济那饥得一日之食，善信便有一日之善矣。"李大老只是口应，回到家中，便有那穷寒宗族，知道庵中高僧指明他家园花妖鼠怪，叫他赡顾宗族。却有一个士人叫做李阿诺，他却是李大老同祖传派来的，走到李大老家借米谷。说道："阿诺不才，饥寒困苦，敢求族兄资助。"李大老答道："高僧劝我，我正在此思虑。族人颇众，我力量不能遍及，你且回去，待我计较通当，再作道理。"李阿诺听了，只得回家。李大老乃对妻把这些话说出。其妻笑道："树下雁、穴中鼠偶然作怪，旋已消灭。吾三子尚幼，哪里争竞？信那僧家迂言乱话，把家财给那贫族。这些贫族有不务本等耕种，好吃懒做，方才受贫。你便助济一年，也终甚用？"李大老听了妻言，便悔了善念，几日连庵里也不来。却说这李阿诺回家几日，复又来求告大老资助，反被其妻骂了几声，忿忍回去。一日，李大老正在家盘算资财，约有千金。其妻在旁说道："再经几年，利上生利，不说有这几倍。孩子成人均分，怎有甚么争竞？若是依那僧人劝，分给贫族，少一百便差了一百之利。"大老笑道："正是，正是。"只见一个仆婢在旁说道："仆婢要分文，家主也舍不得，肯把与外人？"大老又笑道："正是，正是。"

话分两头，却说这村有一党豪侠恶少，生平最喜这李阿诺，说他为人俊雅谦厚，甚怜他贫乏，又恨这李大老刻薄。李阿诺三番五次上门求助，只是不舍分毫，却又遇着庵内演化高僧开度他，他只口应心违。这几日听了妻言，连庵内也不来。这党豪侠私相计议，有的说道："李阿诺贫乏，恨我等无财以赠。"有的说道："哪里可挪移借贷，为他设处助济也该。"有的说道："他有富族李大老，便替他借些也好。"只见一个恶少说道："李阿诺懦弱，若是强悍的，何愁财产？"众人便问道："他强悍却如何？"恶少道："闻他祖上财产都被李大老祖欺占了去，他不能争讲。若是强悍，定然争讲得。"众人道："李阿诺善人懦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怎能争讲？"那恶少把眉一蹙，对众道："有主意了。"乃向一豪侠耳边"如此，如此"。这豪侠点首道："妙甚，妙甚。"众豪侠你向我耳说，我向你耳说，一齐道："此计甚妙。"

按下众人计议，且说李大老正与妻盘算金银，只听得醮楼三鼓，忽然门外喊声震天，仆婢惊惶入内，报知李老夫妻。说门外强人劈门而入。李老吓得魂不附体，忙躲入空屋。只见那些强人打扮得甚是凶恶，手执兵器、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李老看那强人怎生打扮：

一个个白布缠头，青烟抹面。假胡须皆是络腮，真刀棒都拿在手。口声声只叫快献宝来，眼睁睁但云且拿家长。几个道：杀他人不如放火；几个道：有了宝便饶你残生。

李老夫妇听得说有宝便饶残生，乃哭哀哀地叫道："大王爷爷呀，金宝都在厢笼里、厨柜中，请自取去罢。"众盗听得他夫妻说话，一个乃道："拿出来，杀他无义。"一个道："得人宝，且饶他残生。"一个道："无义之徒，便杀之何害？"一个道："害人生命，又得人金宝，此宝伤情。"一个道："莫要伤人，莫要奸淫，做这买卖永远不犯！"一个道："且查金宝，够足便去。"只见众盗一齐拥入卧房，得了千金宝钞，各各心满意足，出门去了。李老夫妻方才出屋来，气喘喘的，失魂丧魄道："罢了，罢了。怎么来，怎么去。"家奴仆辈也有说："平日分文不舍与我辈，过穿过吃。"也有说："终日终夜盘算，做了一场空。"也有说："倒不如分给些与贫宗族，谁不感恩称德？"也有说："便是修桥补路，斋僧布施，也胜似白送强人。"这李老气了一夜，到天明随报了地方官。那地方官只批个"严拿立案"。亲戚朋友登门不过问个安慰。一时便传入庵内，众信人等，都叹说李大老不听高僧劝解，执迷不悟，果然有此怪事，乃相叩问。尼总持说道："师父，你说李家花妖雁怪必生于昆弟之争，乃今被盗劫之报，何也？"尼总持道："金宝多积，必启众争。总归破败，何必拘执？只恐昆弟根因还不止此一劫。"副师听了，便向尼总持道："师弟，你我出家人，莫要幸人灾，乐人祸。他已被难，又何须说还不止此？"当时只因李老不听僧劝，遭此盗劫财空，村间便传动高僧果然非凡，大家小户略有一件不明白的事，便持香来拜问。不知祖师演化，只欲人全忠孝之伦，各尽生人之道。佛门弟子便引他了明心性之机，破除他障碍之陋，随缘示度，无有成心。只因教本无言，众生难悟，故有三位徒弟子折辨善恶根因，彰明报应事理。祖师虽然不言，亦常因人恳问，就事指明，每于慧照中，过去未来，明如观火，点化应验，就如响之应。这李大老为盗劫了金宝，恼了一场，悔却不听僧言，却复到庵中叩问道："小子晦气，也是不自了明道理，有此祸害。如今财去家虚，欲效前行，助济贫乏。连小子也至贪乏有日也。但此后还求指教度脱。"祖师微笑，看着尼总持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弟，你于静定之余，已有诛心之册，当示开度，以指迷途。″尼总持听了师言，惊异起来，暗忖道：″仙官授我诛心册籍，叫我六耳不传，如何我师知觉？我想老祖灵明，洞彻万事未来，必有前知。″只得忙忙答应道：″弟子自当查勘，以示开度。″当时道副二师听得说诛心册籍，便齐问道：″尼师，甚么诛心册？″尼总持不敢说出，但道是祖师教旨，二师乃近师前拜求教旨。祖师亦不言，但据诛心二字发明一偈，说道：

人心本虚，应物多幻。

外显谦恭，明瞒暗算。

幽实神知，理有折辨。

真伪自分，直诛其叛。

祖师说偈毕，二师拜受教旨。尼总持乃向李老说道：″你莫嗟贫，应有贫过善信的；你莫恨盗，尚知财帛傥来之物。老善信，你身也原不有，何况财帛？你早知财帛招盗，几乎丧了残生，何不当初早散些济贫？小僧之言，殊为冒犯，但从此老善信只当祖上不曾遗下这财帛，便是自挣的，也只当不曾挣得。省了烦恼，保重身体。为今日计，小僧又替老善查勘报应根因，已作了对症药石，无复后患了。″当下李老听了点首。众僧与往来各善信都称好言语，真乃诛心之论。却说尼二师对症药石，无复后患，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51回　阿诺享现成财产大神送麒麟佳儿

话说尼总持听得李大老被劫之日于静定之初，依仙官之言，乃念了一声梵语，忽然光中现出一宗文卷。到他目里看了，便知盗劫金宝，终还了他祖先占夺之族。此乃对症药石。这果报根因，毫厘不差。若不是原归了他这种根因，便还有鼠精雁怪之报。所以尼总持见了诛心册籍，便有这诛心之论。李老解救后患，全在于此。却是甚么对症药石？且说这盗乃是村中那几个豪侠恶少。只因李阿诺良善贫苦，屡求李老助济，李老坚执不肯，又且盘算生利，刻薄成家，亲友憎嫌，奴仆埋怨，故此起了这番劫掠。几个恶少得了金宝不分，乃托了一个豪侠，带这金宝逃出远村，买田治地，立起一个家私。约有数月，豪侠乃设备酒席，邀请田邻地友，坐间说道：″小子原系某村人，弟兄两个共承父遗田产、金宝。某弟在家守着田产，小子携着金宝出外经营。想起经营，不如治产，故此治了这些薄业在此。原与我弟相约，轮流彼此，互更管理。今小子在此数月，想弟尚无妻室，株守家园，不知外方风景。我意欲与田邻地友结一婚姻。若有女未适人者，愿将舍弟送为门婿。这治的田庄，料可供以资生。″当时田邻中就有一人道：″小子家有一女，一向未婚，今已二十五岁，不知令弟可配得？″豪侠道：″舍弟三十之年，正宜匹配，当烦地友为媒，聘定五礼俱备。″豪侠又招得奴仆几人，俱各吩咐停当，乃回乡村，把这事情尽与旧伙说知，却到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诺家来，只见阿诺困守在家，毫无怨族之言。豪侠乃说道："足下困苦至此，何不在外投托人家，做个门婿，以过日子。"阿诺笑道："小子家无立锥，囊无半厘，谁家赘我？"豪侠道："小子正为此事来讲。我见足下少年老成，谦厚守份。今有远村一个富户，有一女长成，意欲招赘个老成女婿，尽有些陪嫁妆奁，已荐了足下。若是足下肯成这个亲事，小子便是个媒人。"阿诺笑道："可知甚好，只恐无此事理。"豪侠道："我已说明而来，只要择个良辰，足下辞了亲邻，不必说去为婿，只说出外谋求些生理。"阿诺大喜信实，便择日辞别亲邻说："在家没些道路，今且出外谋些生理。"亲邻听了，也有笑的，说道："一个贫汉，性又愚拙，求甚生理？"也有信的，说道："贫守在家，倒不如出外寻个头路。"可叹人情薄恶，若是个富贵人出外，送行馈赙的亲邻也不知多少，一个贫汉出外，问也没一个人问，礼也没一个人送。这阿诺随身打扮，行李哪有半分？都是豪侠与他治备，并无一人知道，悄悄离了家门，来到十里林中。只见一个村乡酒肆，酒帘高挂，豪侠看那酒肆：

冷清清竹篱茅舍，静僻僻村店酒家。客不来，主不辨，犬也不吠；烟不出，火不入，肴也无些。但只见四座空闲，尘灰满案；当垆闲坐，与酒保叙话嗑牙。

豪侠见酒肆静悄无人，乃邀阿诺到得屋内，坐在个空座上。叫了半日，酾了一壶不冷不热酒来，铺上两碟隔年经岁的小菜。豪侠岂是不去高楼美馆？只因静僻，好与阿诺说这一番情话。二人坐下，豪侠乃酾了一杯淡酒，悄悄的说道："阿诺足下，事不说明，你却怎知？今我约你出外，只因你族李老刻薄。我辈久闻他祖上与你祖分析家产，倚强占夺，今他积有富饶，你独贫困。闻知你屡屡求助，他分毫不肯，因此我等起了一个义举，凑了几贯钱钞，托我小子在外，一则经营些利钞，一则择便宜田产，治办些家私，今在远村，又行了聘，定一个女子与足下，成一房妻室。如今你到那里，只说是我兄弟，一向受分田产，在家管理，原约半载与我更番掌管。"李阿诺听了这话，宛如醉梦，想道："向来也如此，一班豪侠少年，义气结纳，救人之急，济人之难，但我何人，有何才艺，他们相待如此！"只得满口应承道："承君周爱至此，有何德能，敢当其爱？"当下二人还了酒钞，直到村间。果然亲邻来接，奴仆欢迎。豪侠把田产文契钱钞帐目，一一交与阿诺，又叫奴仆见了二主人。只见吉日，村邻抬了个女儿，过门与阿诺成亲。三朝毕日，豪侠辞去，阿诺只得备办酒席饯行，远送几里。阿诺终是心疑，看着豪侠说道："某自揣度与兄长何缘何德，当此厚爱？然心窃疑，实不自安。或者兄长有甚见托死生之处，愿兄长明言，不然使小子终身不得明白。"豪侠听了怒色起来，道："现成家私、妻室、仆从都让了你，又没甚生死相托，只为你家有不义宗族，叫你这良善受屈吃贫，故做此一番事情，你疑的也是无因而至。匹夫仗剑，我实与你说罢，只要你谨慎受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于袖中取出一个封袋儿，内有一简帖，叫阿诺回家自看，当时两相分袂而别。阿诺哪里等得回家拆封，随望豪侠去远，乃于静树林中拆开封袋，乃是一帖，上有四句五言说道：
义气为伊发，金赀有自来。
臭名甘柳跖，总是族家财。
阿诺看了，惊汗浃背道："呀！原来族老被劫，乃是这一伙恶少。虽然你是义气豪侠做出来，你哪知蹈了国法不赦之条，陷了贫人不义之罪，此事如何做得！我如今欲出首，则伤了义气之人；欲安受，则恐惹出滔天之祸；欲逃而弃去，又坑了人家女子，带累奴仆受罪。"千思万想，到了家中，坐卧也不安。无可奈何，只得暂享现成财产。此便是李大老对症药石。却又怪李大老非心悦而诚服，把金宝助济贫族，却是豪侠辈劫夺出来的。他这一种怨恨心，终是那鼠啮猫胫报应，在那奴仆欺弱主。后来李大老物故，三子幼而受仆欺，仆欺主而报应又最大。此在祖师离庵东行之后也，且按下不提。
且说牝鸡阴畜也，雄鸡阳畜也。雄鸡半夜子时，阴气消，阳气发生。就如云从龙，风从虎，以类相感，故此公鸡于阳生啼鸣。岂有公鸡不叫，母鸡早鸣？人家母鸡晚啼早叫，智者就指为阴气太盛，主阴人旺相。不知的，便把它为作怪，杀而食之。还有公鸡生类，母鸡一时啼鸣，人不能知也，疑而杀之。可叹鸡虽笼中物，凭人宰杀。只是偶以生相，适遇必然之叫，遂遭刀釜。仁人也当存一个不忍之心，造一时活生之福。却说这海潮庵后，有一个人姓张名朵，娶了一个妻室，唤做花娘。夫妻两个耕种为生，侍奉一个继母。张朵倒也孝顺，每每继母要衣要食，张朵一一奉承。这花娘虽是面奉，心里却有几分不悦。一日，继母要一件衣穿，张朵一时钱钞不便，口虽应，却迟了数日。继母便怪怒起来，恶言恶语咒骂他夫妻两个。张朵听知，忙忙双膝跪在母前，说道："儿知母要衣，岂敢不买，只因连日手内无钞，故此迟延了几日。自知不孝之罪，愿母明明杖责，以消嗔怒之气。我想父去母存，守一日之节，即靠子一日之养。老人家，使你气恼在胸，儿罪怎解也？"继母见了冷笑道："你是肯买的，只是听了花娘言语，故此迟延。"张朵答道："并无听信花娘等情。"只这一句答应，便把那孝道减了几分。当时张朵只该听母要衣，便去买做。一时无钞，明告之母。只待母怒骂之时，方才跪禀，且母怨媳言，平日也该察妻不孝处，轻则禀母责罚，重则割恩离异，岂有为妻回护之理？只因这一回护，就见其平日虽是不听，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处。姑媳少有闲言"古怪，古怪"，家道偏生不济，迟了几日，衣服虽买了布帛，做就奉母，只是母心终是不悦。一日，张朵见耕种艰难，日食窘乏。这花娘咕咕哝哝，怨贫道苦，张朵心焦。一日，听得空屋中有人说话，张朵疑有贼人，急走去看，只见两个黑影子似人形，闪烁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疑惑，怀着鬼胎，乃与母计议，迁移到个南北交通的地方，安歇往来客商。这个生意，也只淡薄度日。但说人家亲母见了淡薄，便百凡省俭，便是忍饥受饿也无怨言。就见有一等恶狠的亲娘，好吃好穿的妇人，见亲生子媳艰难，也存个哀怜之意。只有这继母，他既与子媳隔着一个肚皮，便就有三分异念。有一等贤德的，不好穿吃，存心仁厚，念后夫之子即系亲生，更加疼热。不幸寡居，便随着子媳，浓淡度活。却有一等不贤的，不是又思别嫁，便是勒叼子媳，将没作有，吵邻聒噪。世间男子汉，或中年或老年，既有子媳，不幸丧了妻室，只当忍守鳏居，万万不可再续继室。这继妻便是贤，能有几个两相偕老？或是生了子女，他便有前妻后妻，亲疏相待。或是丧了一个，又嫁一个，空惹了一场笑话，留与儿女们率个头转。且是这不守夫节小妇人，丧了丈夫，便听信媒婆，晚嫁一个后夫。宁有几个好男子汉，家私丰盛，人物情性过似前夫，得终身倚靠？有一等最苦的事，是不死守妇道，要去嫁人。说起这苦有几句：

真可笑，妇人不知守节操。丧了前夫嫁后夫，几般苦恼向谁告？非亲儿，几人孝？不贤媳妇情偏拗。奴仆都是先进门，能有几个听使叫？有私囊，多宝钞，大大小小还欢乐。若是无依投托人，妆奁衣饰没一套。伸手缩脚腼面羞，再加后夫无才貌。进门两日过三朝，哭又难哭笑难笑。亲戚邻舍背后谈，精精话苦这再醮。

却说张朵继母也只因丧了前夫，晚嫁张朵之父，不幸又丧，靠着张朵虽然贤孝，无乃媳妇性悍，张朵不能钤制，过恶虽是妇人罪，却坐于家主。一日炎天，母思冰水。张朵向山后一座小神庙前一个清水池中，取水供母。适遇着小神在庙检察这一坊的善恶人户，有鬼判进卷文册。小神展册一一看阅，注着张朵孝母，只不该纵容悍妇，与他回护欺母。看了这卷，欲要奖赏他孝，却又有这一宗过失。欲要加罚于他，却又难没了这孝。正向鬼判踌躇，只听得空中鼓乐，又见彩幡迎送麒麟佳儿。小神飞步到堂，一则看是何神，以便迎接；一则探听，送子何处去的。小神抬头一望，乃是送生大神，便问："上神，送麒麟佳儿何家何人？"大神道："今有下方三义港中一个义妇，立心忠节。"大神说道："这三义港有个元乡尊，只因六十尚未生子，娶了三五宠妾，个个不育。这元老因见年衰，多娶人家女妇在身，终是都有个出头的日子，却叫她守着个老汉。虽然衣帛珍馐，未必不抱着少年情性，恐她动这心思，一时难过。乃乘闲暇，大小都在面前，乡老乃发一句说话道：'你众妾，我当初只为未生子，今年娶一人，明岁娶一人，不意数年来，娶了你们几个，却日久俱各不育，女儿也不孕一个。我想你们青春年少，终日陪伴着我老汉，终有个出头日子，不如乘我尚在，捡点些妆奁，嫁个人家，一夫一妻，也免得后来忙蹙蹙，寻觅头路。'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众妾个个不语，也有心内喜的，巴不得当晚就出门；也有想才貌，如那个那个的，暗想道：'嫁这样的，就好了。'也有思量的，道：'便嫁个穷汉，也是一对夫妻，胜似而今丰衣足食，穿绫着锦。'众虽不语，却便个个动心。只有一个小妾，名叫赛莲。这女子情性夙纯，每常在众妾之中，不争宠，不妒人，敬嫡爱婢，等闲也不出闺阁。她听了元乡老这一句话，便悲哀情切。回到房中，不通婢女们知，点一炷香，望空拜了几拜，说道：'我也是生来一个女流，不幸父母贫寒，把我卖与人家做妾。既已做妾，虽是个老汉丈夫，也是随他一场，如何又去嫁人？只愿得老丈夫寿算绵长。纵有差池，决无改嫁之理。'说罢，袖中拿出一把剪子来。"却是何用，下回自晓。

第52回　悍妇凌夫遭鬼打道人惩恶变驴骑

小庙神听了道："大神，这妾妇拿出剪刀何用？"大神道："可爱她立志坚白。她把剪子剪下些头发来，说道：'立誓不去嫁人。'却有巡日神将见知传禀到，吾想这元老本不该有子，只因他存了这嫁妾好心，便赐他一子。却又可敬这妾妇更贤，以此送个麒麟佳儿与她，使元老喜她有子。改嫁了众妾，此妾将来守志节操，与她个好子光荣。"小庙神听了道："原来大神为善人送子。今家庙中一个善人，为母到池取水。只是此人畏妻悍，不能钤制，但妇人有罪，坐于夫主。况此人虽孝可嘉，而畏妇当罚。小神正在庙中论他功过。大神当何以裁度？"大神道："吾可送子，此事自有监察神可较量。"说罢，鼓乐彩幡，竟自前去。小庙神正思功过赏罚之条，却有两位专罚纪恶二神，在云端里巡游，听了这话，也不问其缘故，直到下方，径人张朵家内。恰遇着张朵取得池中清水归来。花娘迎门接了池水，自己先骨都都都呷了两碗。婆婆在内叫水，花娘慢答迟走，方才送了一碗进屋。这纪恶神见了，怒从心上起；那专罚神看见，恶向胆边生。他也不察个原来头项，只向纪恶神说道："罪坐夫主。随唤风瘫怪，把张朵一跤跌倒，取他的病卷来照。"说罢，二神飞空去了。只见张朵正在店中支应往来客商，忽然一跤跌倒，后足顿时拘挛，众人扶救不得。花娘只得背入卧房。亲邻来看，只见张朵口耳鼻舌俱如平常，只是一身不能动弹。仰卧在床，只叫满身疼痛。花娘无计，只得自行管理店事。眼见婆婆受她埋怨，丈夫受不起她咕哝，张朵风瘫不提。

却说小庙之神到庙中问鬼判："取水的孝子，怕妇的丈夫，如何处治？"鬼判道："闻见专罚、纪恶二神处治了。"小庙神又问道："如何处治？"鬼判却说了一曲《西江月》道：

本是顺亲孝子，只因回护妻房。妇人坐罪丈夫当，得患风瘫床上。

小庙神听了，随改他这曲，说道：

本是妇人不孝，谁人造罪谁当。吾今监管这村乡，且救善夫灾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判听了道："庙主何法去救？"庙神道："纪恶、专罚所行，吾神力小，不能擅自更改解救，须是为他另筹个大力量神司，与这张朵消释灾病"正说间，只见一个僧人行路渴倦，到这庙内避暑，身边挂着个椰瓢，到那池中取水吃了，饱饮而卧在庙间。庙间看那僧人？

光着头，赤了足，身上横披布一幅。

腰间椰子一瓢儿，手内戒尺两根木。

耸肩头，坦肚腹，怕日避炎躲庙屋。

两眼看着清水池，饱饮几瓢倒身宿。

庙神看那僧人，也不拜神，也不念佛，想是腹饥没庙，将池水来充腹；不然就是行路，炎天口渴力倦，吃了几瓢池水，倒在地下就打鼾呼。庙神向鬼判笑道："这等一个和尚，若说他是个有道行的高僧，他当此暑热炎天，不在名山僻洞养性修行，便在那古寺上刹看经念佛。他热汗淋淋，奔走道路何为？若说他为抛离家乡，远行访道，既已披剃为僧，难道不学些经典？便是无人静僻之处，也该捻土焚香，念几声佛号。想必是个游食游方，少传授，没度牒的，初入禅门，只知没人处冷静小庙，便放肆倒卧。若是有破戒的等因，他便悄然独做，哪知虚空有监察，小庙有神灵，看着你分毫不爽。"鬼判听得，乃近僧身，上下搜检，明白并无些七惰六欲，哪里有五鬼三尸，浑浑厚厚，真真诚诚，一个光头和尚。这和尚睡到那熟处，庙神只见他眼闭处，一窍开来方寸心间，现出一位阿罗老祖。只见那老祖：

发带削而不削，须似留而非留；赤色禅衣半搭而不披，青棕草履双提而懒着；庄严宛似弥陀，色相浑如罗汉。

庙神与鬼判见了，忙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原来这僧人，是一位真诚向西方求谒佛祖，志心的和尚。你看梦寐之间真心发现，乃是一意在这老祖身上思想，便就呈露出这一尊庄严色相。可敬！可敬！"鬼判道："若是世上愚昧之人，心专在一宗事，或注念一人，可呈露出来么？"庙神道："古圣先贤梦寐，自然与此一理。若是愚昧之人，意在凶恶，念在奸淫，那梦寐之中呈露出来，人自不知，我等监察巡游神司，决然明见。你可知道，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哪里是神目来看你亏心，是你恶因祸本先露出来了。"鬼判听了说道："不差，不差。看来这个僧人倒也力量不小。庙主要救那张朵，可用得着这僧。"庙神道："你不说，我倒也无策。看这僧人，不知可会行医用药？或是口齿利便，会讲能谈，医得那张朵病好，说得那悍妇回心。且待他醒来，我等明使暗助，若有可施神力处，各显个神通。"鬼判领诺。正说间，只见一个妇人，提着一个水桶来池中取水。那僧人醒来见了妇人，便问道："女善人，我和尚远来饥渴，渴已吃了池水。只是饥无可救，望女善人有斋吃化一餐。"妇人道："有的是饭，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凭你吃。"说了提着桶水，一直去了。这僧人便随后跟去。庙神与鬼判也随着，到得妇人店中，只听得张朵卧在床上要水吃。妇人狠狠地说道："要吃自去取。"张朵道："大嫂，我若起得来，走得动，哪要你取水？我便也罢，只是婆婆也行走不得，送碗与她吃。"妇人那里答应，但问："长老，要吃多少饭？我这店里，是卖饭人家，若是长老要吃，多少让你些罢了。"那僧人只叫拿来吃。妇人忙摆下素菜，盛了米饭，和尚一连吃了十数碗，便起身叫声："女善人，谢斋了。"妇人听了道："我卖饭店家，又不斋僧，怎与你白吃？"和尚道："僧家一路化斋，哪里有半文钱钞？若是女善人不肯，待我到海潮庵参谒了祖师，化几文钞来还你。"妇人哪里肯！便夺了僧人戒尺道："把这家伙值当在此。待你有钞来赎罢。"僧人却不肯，妇人又嚷叫。那张朵在床上听得，叫："大嫂，若是僧家无钞，便作斋他，莫要留他物件。"花娘听得，怒骂道："瘫汉，卖饭人家若是斋僧，连本都折了。"张朵听了，也骂道："丑妇不知事，此长老想是一时无钞，谁叫你请他来家？"花娘被张朵骂起性子，就把戒尺进房去打。小庙神与鬼判忙附在两根戒尺上，只见花娘恶狠狠的把戒尺去打丈夫。却也古怪，那戒尺打到丈夫身上，打处血脉便活，打一下，好一下，打了十来下，张朵不再瘫了，便跳起床来，夺过花娘手里戒尺，反打妇人。打一下，疼一处，打了十余下，花娘倒在床上，口里虽哼着骂着，身子却动不得，如瘫一般。这却是神差鬼使。这张朵喜喜欢欢走出房来，见了僧人，把戒尺还了他，便深深下拜，口里只叫："佛菩萨。"那僧人只道是店主出房还了他戒尺，斋了他一饭，哪里知道张朵瘫患在床，被戒尺打好了，谢了一声，昂昂走去。这村邻左右见了的，都说："张朵孝子，花娘悍妇，有此一宗报应怪事。"张朵继母见子病好，也出得屋门。

邻人遂把这奇事，传闻了张大老。乃张朵宗族，故此张大老在庵中说出来。恰好那僧人执着戒尺，在庵中随众功课，闻得张老说出这一段情节，微微笑容。尼总持既奉祖师教旨，叫他开度有情，他便于静中念动梵语。那诛心册现在他目中，已知这戒尺打妇，显是鬼神默助，附在木上，总持知这根因。只见众僧功课，戒尺敲击，其声更响。总持乃高叫一偈，说道：

纲常既已扶，而除悍妇毒。

想是为闻经，仍附戒尺木。

尼总持说偈罢，那小庙神、鬼判欢喜，离了戒尺而去。尼师乃向张大老说道："张朵家室，可语他孝姑顺夫，忏谢小庙之神，其灾可解。"张大老依言，传与张朵。花娘自想道："我把和尚戒尺打丈夫，怎么打好了瘫患？事已古怪蹺蹊，却又被丈夫打瘫了，更又蹺蹊古怪。多是我逆了天理，神鬼不容，今闻得圣僧传来，叫我悔从前之过，救以后残生，敢不听信？"乃乞张朵到庙中许愿。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己吃斋念佛。三五日间，其病即愈。故此海潮庵中，又留着祖师师徒。这远近善信闻风烧香求度，人人都有跷蹊之事，家家不无古怪之因，来问来谈，总是不明纲常道理所招，失了正大光明所致。祖师师徒既发慈悲，只得开度，按下不提。

且说离南印度国百余里，有座圆陀村。这村广阔人众，行善作恶的混杂其中。地界有个东里社、西里社，相隔不十余门户。这东社有一人，姓古名直，为人慈善存心，礼义待众。生有两子，俱仿佛其父，日以耕种为业。西社有一人姓禁名希，为人诡诈不情，奸狡多陋，亦生有二子，与父无异，也以耕种资生。这古直与禁希年皆半百，田间无事，便相约到那酒肆中吃一壶薄酒，叙几句闲话。古直句句只说的是父祖遗下这两亩薄土，靠天收得几斛粮食，量入为出，不敢过费。若省俭得些儿，便防旱涝。无事时，教诲这两个儿男，叫他存心良善，弟兄相和，保守这几亩产业，不失了宗祖遗留。某日，长子多饮了几杯酒，便责怪他纵酒不改，家业终必不保。某日，次子日高三丈也不起床，便嗔骂他懒惰不勤，田亩必然荒芜。有个女儿，也教他母莫放闲了她。女工针指宜习，锅头灶脑当知，嫁到人家，免使公婆妯娌笑骂父母。"禁希老兄，便是小子日食三顿茶饭，只是感天地神明。村乡中似我与兄的，宁有几家！如东邻某人，家无隔宿之粮；西邻某人，又多灾殃病苦；南边某人家，欠少官租；北边某人家，挂累私债。往前比去，百分不如富贵的；往后看来，九家不如我的。真是靠天，但须守份。"这禁希一面听着，胡口乱应，一面想着要讲他的事情。听了古直说的，只道"正是，正是"。却便讲他的衷肠。说的是张家男子做贼，李家女妇偷人，那个姻亲三代世官，那个朋友万金产业。赚的那个钱财，真也是托天手段；占的那家便宜，却也是迈众才能。居家无事，教大的个偷天换日的本事，教第二个腾云驾雾的神通。"古老哥，你说靠天，我说还是靠人。"两个正讲，只见一个游方的道人走近前来。他两个睁睛看那道人：

拂尘挥在手，葫芦系垂腰。

口中谈道话，只叫善为高。

禁希见了，便问道："道人，你叫善为高，却是甚么善？"道人答道："莫作恶。"禁希笑道："怎么莫作恶？"道人答道："只行善。"禁希道："混话，混话。"道人笑道："如何是混话？小道在这店中听二位讲谈已久，只据你谈讲的便分了个善恶。一位说靠天，一位说靠人。靠天的，果是善；靠人的，便是恶。"禁希听得，便说道："靠人是我说的，怎么是恶？"道人道："你靠的人却是谁？"禁希道："便是我。我想世间功名富贵，须要我去做。我去做，功名富贵可得。我不去做，便不得。这却不是靠人，难道人不去做，靠天送来与你？"道人道："靠人做有两般，若是一般本份做去，叫做人定胜天。哪里是人胜天？便是天随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若是不依本份，胡为乱做，这就是恶了。我方才听这位老善人说靠天，句句是善；听得老善信句句说的，若是这般靠人，只恐难靠难靠。"禁希听了，大怒起来，骂道："哪里游食？何处野道？化钱只化钱，乞钞只乞钞，说甚么善恶，讲甚么人天？快走，快走！"千野道，万游食，把个道人骂得动了火性，把那拂尘一挥，顷刻禁希手足变了四只驴足。禁希不觉，口犹恶骂。众吃酒客与古直见了，大惊起来。店主听闻，也进来看，顷刻禁希头面身体，俱变成驴子，下得席来，大作驴鸣。只见道人笑呵呵地说道："你骂，你骂。"那驴子刷耳攒蹄，将蹄子来踢那看的众客。此时众客惊惧，齐齐跪在地下，叫道："神仙，下愚之人不识真仙，冒犯得罪，望乞赦宥于他罢。"道人道："吾岂设弄幻法迷惑众位，把一个具五体、配三才、堂堂男子汉变了畜类？据他与古善人一席之言，明明设奸弄诡，欺善害良，恃己才能，夺人便益。小道与他明明变个驴子，强似幽冥报应，叫他转世，入了六道畜生。"说罢，叫："店主家，可有鞍辔，取一副来。"众人只是哀求，店主人也不肯去取鞍辔。道人道："众善人，若是要小道饶他，须是取一副鞍辔来，倒救了他。若是没有鞍辔，再迟一时，便难救了。"店主听得，忙去取了一副鞍辔。道人把鞍辔安上，牵出店门，跳上驴鞍，一直飞骑去了。古直与众人赶去，又传与禁希二子，似信非信。见古直说了，便也赶去。这道人骑着驴子，不赶不走，慢慢地行；越赶越走，如飞地去。却是如何，下回自晓。

第53回　数珠子两敌丸丹舒乡尊四知前世

却说人家妇女有恶，罪在夫男。若是夫男有过，妇女也能救解，这禁希父子皆奸狡，却有一个妻室贤惠。平日见禁希非法，苦口劝他。叵耐丈夫不听，又戒叱二子，也不依愿，他却在家吃素念佛。这一日，正与古直婆子叙说："你家当家的好，为人慈善，儿子也好。若似我的丈夫，却也不顾个天理，只要夺人便宜。"古婆子道："正是，外人也议论禁伯伯不是。"禁妻道："议论还是好的，还有人骂说这变驴变马的。"正说，只见村人来说，禁希变了驴子，被道人骑去。禁妻听了，便往大路上赶来，却好二子与众人齐赶，他妇人家信实，便望着道人，叫声："佛爷爷，饶了丈夫罢。"一边叫，一边赶。那道人听见妇人哀怜，其声却善，乃回头一看，只见西边来了一个和尚，一手扯住驴辔，口里叫道："师兄，事便是叫惩恶，只是于情太忍，于法太苛。不看僧面看佛面，饶了他罢。"那驴子被和尚扯住，众人就赶上了。众却不看道人，但看那和尚：

光溜溜头无一发，赤坦坦腹大半垂。

面辉辉有如满月，貌堂堂像似阿弥。

这和尚拉扯着驴子，只叫："饶了这业障罢。"道人哪里肯依？但叫："僧人，此处不是你慈悲的。"这禁希虽变了驴子，他口里说不出，眼里却认得，心里又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晓得是村间众人、朋友妻子。诉冤不出，诉苦不能，两眼落下泪来，一身也做不得主。他方才怕的是道人，怕他鞭敲捶痛；认的是和尚，听他方便求饶。和尚再三叫："道真，为何这等发怒？想是冒犯你罪重？出家人也该发个慈悲，恕他下愚无知之罪。"道人道："他犯我，罪轻；不善，孽重。虽然触了我不赦之条，却也是他自作自受。"和尚听了，乃扶着驴鞍道："孽障，你尚有人心否？你尚记往日所为否？你尚认得你妻子否？"和尚问一件，驴子点一点头。和尚叹道："可怜，可怜。你既有人心，两眼看着世法，只是说不出。真个是哑言众生，当面见你妻子不能言，妻子又不知你心间事。这苦实痛，想你平日奸狡，遂了心意的快活，怎知有这等的苦恼？"道人听着和尚嗟叹，笑道："禅师，你只知他现世现报，还有妻子、朋友在面前看着他。若是作恶，入了轮转六道，那时凄凄独自，并无一个妻子、亲朋晓得，这苦恼又向谁说？"和尚听了这一句，便掩面悲惨，说道："红尘扰攘，不能必无瞒心昧己恶孽；地府幽冥，岂无轮回报应恶趣？只恐作孽者多，变畜者众，动了仁人不忍，怎能够世上人心，恪守纲常伦理，遵行大道光明，不入邪魔，都证菩提智慧？"和尚一面嗟叹，一面求饶。道人只是怒气不解。和尚无计，只得把数珠子取一下颗，叫一声："变！"顷刻变了一粒舍利子，叫声："禁希快吞！"那驴子忙把那粒舍利吞下，忽然转过原身，把鞍辔卸在地埃，依旧一个禁希在前。古直与众人惊喜，妻子忙扯着禁希回去。这禁希如醉如痴，随着众人走去。只见道人笑了一声道："长老慈悲，固是你德；恶人犯我，其实难饶。你有神通，偏我没有？"乃把葫芦提在手中，取出一丸丹药，叫一声："变！"却变了一个黄巾力士，腾空而去。那禁希被妻子正扯着衣袖前行，只见空中一个黄巾力士来到众人面前。但见：

手戴黄巾勇士飘，身穿锦甲束红绦。
手中铁索牢拴扣，单向禁希颈项抛。

却说和尚见道人把丸丹药变个力士，他把慧眼遥观，就知此情。随把数珠子又解下一颗，望空抛去。只见数珠子假变了个禁希，与那力士锁去，拖到道人面前。道人见了笑道："和尚苦苦要救他，明明是纵人之恶。你既发方便之心，何不度化他改恶从善，也不劳费我等道力。这如今便使尽了一百单八颗念头，也敌不尽我这葫芦内丹药。"乃又取了一丸丹药叫声："变！"却变了一只金钱豹，凶狠狠赶上禁希众人。众人见了恶豹如虎，大家慌惧逃躲，却丢下禁希尚醉梦痴痴，被那豹一口衔将去，却放在林中。道人走到林子内把拂尘一挥，只见禁希忽然变了一只肥猪。众人与妻子见豹又衔了禁希去，哭哀哀走出来寻，不知禁希又变了一只猪。却是一村户人家叫屠户宰杀的，挣脱刀杖，跑到林子里来，却被道人的豹吓得远逃。村人不知，见了禁希这变的猪，便索去要杀，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希此时更苦，真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乃自想道："平日只见屠户宰猪，缚在案上，凶狠狠白刀手中拿，气喘喘赤血孔内淌。徒有惊邻喊杀之声，哪里动人怜悯之意。"禁希正在那案上，听那屠户口叫"烧汤"，举眼不见妻子，说又说不出，两眼落泪，一心正苦。忽然见一个和尚走近前来，叫声："善人，莫要动手，错杀了人家猪。这猪是禁家养的。你们的猪，被豹吓走在前林内。"屠户听了，看那猪果然不是，乃放下案子。只见那远远林内，果有一猪藏躲，屠户去捉宰猪。和尚乃叫禁希妻子近前认家主。数珠子一颗，就变做了一粒舍利，叫声："禁希快吞！"禁希忙吞下肚，依旧复了原身，扯着妻子，哭哭啼啼。和尚方才开口说道："作恶使心，反累己身。你知了么？"只这一句，如汤点雪，那禁希双膝跪地道："小子知了。只是知却前边行过的恶，却不知后边这些冤愆事。"和尚道："你若知了，速改前边凡有所行，思此后事。"禁希如梦方醒，正与和尚讲话，那妻子众人也都合掌礼拜和尚，叫请师父寒家献斋。和尚辞道："我岂图你斋吃的？只要你众善信行些善事。"正才讲说，只见道人走近前来，看着和尚说道："好和尚，我道人作恶人，你却做好人。"众人见了道人，怕他又行变驴法，也只得跪着说道："我等再不敢为恶了。"和尚乃向道人说道："师兄惩恶，小僧已知圣意。只是太苛过刻。"道人笑道："师兄，你有所不知，此人在店肆中，我小道听他与那位道者讲的，都是心腹事。那位古道者，句句善话，这禁老者，句句恶语。所谓一句恶言，折尽平生之福，句句不善，便当轮回几劫恶道。方才只因师兄到此，多是怜他妻善。更且日相共饮的古直善人，我故显示惩创他恶，叫他两劫恶因，变化畜类，一旦历过，他如速改前非，犹存人道，如再不悟，难复人身。"禁希与妻子只是磕头。那道人说罢，看看古直道："人去留名。我今不说，你怎得知？"把拂尘一挥，腾空而去，飘下一纸简帖儿来。众人拾起看念，却是五言四句，说道：

吾名赛新园，曾达仙家路。
殷勤在世间，惩恶将迷度。

众人拾将起来，念了一遍，递与和尚。和尚笑道："我已久知他来历，但欲彼此成就开度功德，故此不言。你等却也不知我的来历。我在百里之遥海潮庵住，今有祖师师徒在吾庵间，愿行演化本国。为此出来化斋，供什常住，听得禁家女善信一句弥陀，就知根因，必是善人动念，故此来救你。看那松林树下，道人又来了。"众人方才举目观看，和尚忽然不见。众人惊喜称赞而去。

这禁希回到家中，整备素斋香烛，请了亲邻，洗心吃斋念佛，备了些盘费，找到海潮庵来。却遇着朔望之日，地方众善信在庵中参谒祖师。这禁希望见祖师跏趺坐在蒲团之上，众人跪拜于前，他也合掌拜跪，口中念佛。众善信纷纷求祖师开度。祖师半句也不答，只看着禁希道了一句，说道："汝若悔了前修，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人又来拿你去变。"吓得禁希只是磕头，答应再不敢。禁希拜了起身，方才去拜礼圣像，走看两庑，只见第十一尊阿罗尊者，趺坐执着数珠儿，宛似救自己的僧人模样。他见了满心欢喜，只是跪在地下磕头。却好副师见了道："善信，你如何只在这位菩萨圣前磕头？"那禁希也不答，连连磕了无数。副师道："磕头也不中用，趁早把菩萨的数珠子添补足了。"禁希听了副师这一句，便忙起看菩萨手内数珠，却散了线头，少了两颗。他便问副师："这菩萨的数珠儿哪里有？弟子情愿买两颗补上。"副师道："在善信心上。"禁希笑道："如何在我心上？"副师道："若不在你心上，如何得复人身？"禁希听得，自己忖道："这圣僧果然通灵，说的话蹊蹊古怪，俱不是那世上凡僧、混帐和尚，讲前人的糟粕，说没对证的空言。他句句都在我身上发明，可见行善也瞒不过他，作恶也欺不得他。"按下禁希为恶之心一旦豁然明白，归家改行修善不提。后人有说善恶报应不差，世若不信，只看世间。一般是五行生来，一个人有贫穷、富贵之同，疲癃、喑哑之各别。那富的，口腴粱肉，身着绫罗；贵的，乌纱冠顶，金带垂腰；穷的身无完衣，贫的家无半粟。还有一等残疾，可怜他目从胎瞽，哪知世上青、红、蓝、白？耳自幼聋，不辨声音话语。更有喑哑的，说不出心间情苦这种根因。因成七言四句，说道：

五行都是一般具，富贵贫穷各自遇。
要知今世这根因，总是前生善恶趣。

话说禁希生平作为不善，以致道人惩戒。却得其妻修善，叫了一声"佛爷爷"，他这至诚感动菩萨，便得神僧救解。'这十一位尊者显化，默助度脱阴功，却又试副师道行，乃于副师入定，忽然显一神通。在那正殿上，端然趺坐，叫一个焚香侍者唤了副师到面前，说道："道副弟子，还了我两颗数珠子来。此非数珠，乃人舍利。"道副答道："尊者自行方便，开度下愚，用去数珠，非干弟子之过。"尊者道："彼已举意，问何处可买补数，汝却指说在心，他无处觅心，便未曾补。禁希既去，此珠当为汝还。"道副答道："容弟子觅补。"尊者笑道："珠可补，舍利难得。"道副道："人各有舍利，弟子当自补也。"尊者笑道："吾以慈悲度世，虽尽舍一百单八之珠，不求人补，但只愿人知今世之受，乃前生之因，不昧了今生之作，以明后世之受。"道副听了，说道："即如尊者之言，弟子正欲人知。无奈知道的少，这前生作过，后世湮迷。哀此湮迷，他怎知觉？"尊者乃令侍者捧了一函，付副师道："此函乃智慧宝卷，汝若欲知人前后之因，当于静定之余，默然以会。"副师道："师弟总持，闻有仙官授以册籍，莫非即是此卷？尊者道："彼乃诛心之册，惩戒见在者，此卷乃过去录。尚有未来录，容当查付汝道育师弟。总是注人三世善恶根因，汝等合当信受。"说罢，副师出静，天已黎明，沐浴上殿，参礼圣像，稽首阿罗圣前。早有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众等到来，这众人纷纷讲说圆陀村有变驴的怪事，被和尚救解。也有信的，口念弥陀，说道："眼见的地狱。"也有不信的，说道："一个活人如何青天白日变驴子？"一个说道："闻知骂了道人，想是道人作的障眼法。"一个说道："闻知他妻行善，感动神僧救解。"只见舒氏乡尊同着几个朋友也在座中说道："此事当信，却也可畏。常想这畜牲道，前世岂无个根因？便是你我在座的，却也不等，岂五个前生今世的果报？我老夫从善，也知是五世人为，今世叨冒这一步，却也不易来的。"众人听了惊异起来，便求乡尊讲说。乡尊道："说便说了，只恐这道理不可漏泄。"道副听了，便说道："老乡尊果然是五世为人，修积善果而来，小僧已知。却不知乡尊记的可切？但说无碍，小僧还有个后世报与乡尊。"舒氏老听见许他个后世根因，便欣然说出，说道：

一世为人是猎户，只因家世传门路。
鹞鹰捉的是飞禽，韩卢搏的是蹇兔。
一朝赶得两雉鸡，雌雄两个相哀护。
我因叹此羽毛虫，弃了这猎寻别务。

"我想生前做猎户，终日伤害生灵，也只度得日子，没来由自己当杀生这罪，寻了钱钞，养活别人，乃弃了祖业门户去担柴为生。天赐山中得了些横财，遂成了家业。有子有孙，老得其终。"又道：

二世为人是客商，贩梨贩蒜贩生姜。
东处买姜三五担，西乡买蒜几舡舱。
只因姜蒜分荤素，我恐持斋被破伤。
嗣后改却荤生意，经营百倍利家昌。

"那时只因动了个荤素不可同舱，恐卖与吃斋的破了他戒。冥间说我这一点善心，就查个官贵之家，与我脱胎换骨。却遇着一个查勘的司主，说我前世伐柴拾了横财，不曾还人，伤了这些天理，便脱生了个官贵之家，只做了个清高才子。"又道：

三世为人是才子，青灯翠幕攻书史。
不逞富贵恃才华，守份功名惜行止。
尽却人伦和六亲，谦让不僭乡邻齿。
五男二女极贤良，九十三春方已矣。

"虽然生于富贵之家，未得申了才子之志，冥司说我固无罪孽，却无功德。忽然一个圣僧到来，与冥司说个方便。我那时心里惊疑说：'何处长老，曾无相识，来讲甚方便？'听那长老说道：'可怜这才子，志念未伸，空抱着豪迈之气。况且贤良方正，与他转个威风赫耀的人中去做罢。'乃承他方便，他说我生前到僧寺尊敬三宝，故此方便。冥司听信，遂将我四世为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世为人生世胄，阀阅簪缨传世旧。
壮年皋比坐拥金，一呼百诺随吾后。
果然八面有威风，但我存心多仁厚。
戈戟虽陈不杀人，到处安民全老幼。
"只因这点儿心肠，那时到处称我为仁将。功勒庙堂，名垂竹帛，老终正寝。因此尚记得这五世。"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54回　高尚志逃名不仕道副师见貌知心

"今我这生，却乃五世。只因我前三世才子志念未伸，这一世还与遂了前愿也。只因我生出娘胎，未迷真性，自垂髫以至今日，忠孝廉节，时刻不忘。叨冒这一步，也曾立朝纲、忠国王，也曾居民上、为大吏。今日高尚林间，不愧身后，志愿足矣。只是自继书香之子，尚未有传苕源之孙。家无余产，徒有一经。师兄，你方才说有个后世根因，我老拙，但知前五世，却不知后一世，乞明指教。倘有生前过恶，也便忏悔省改。副师道："老乡尊世世为人，未迷正觉。所以不迷者，善根清净，真灵不昧。若是恶缘，便入昏愚，昨日今朝尚然忘记，况生前劫后，怎能洞晓？"舒乡尊点首道："正是不差。只是师兄说知我后世，我后世却如何光景？"副师道："天机不可预泄，小僧有一册智慧宝卷，却著着乡尊后世，看来原是今世所作。此宝卷小僧知，只可乡尊自知，他人不可与知见的。"乡尊大喜，即求宝卷一看。副师乃说道："乡尊欲要卷看，当俯伏圣像前，自然得见。"乡尊依言，便俯伏在佛前。忽然睡去，似梦非梦。只见殿旁一个侍香沙弥，手捧着一卷文册，乡尊求看，那沙弥即递与展开，见前边注载不说千劫，总是有生人，便有生生历世，气脉传来，何尝断绝。乡尊见了，叹道："是呀，想我此身，不是开辟来就有，没理后空桑处生来。"只见前边一世一世尽销去了，后边一世却随着今世，这今世卷中开载善功一件，便著在下边后世应得何福。恶事一件，也著在下边后世应得何报。乡尊便查善功，却也甚多。如一件忠国，应有荫子荣后之福；孝亲，应有延年享禄之福；廉节，应有家世清白之福；贵不矜骄，应有康泰之福；尊不凌里，应有和平之福。注载甚多，不能悉记。生前无亏，身后克备。却查他恶籍，仅有两条，一条注着为清吏执法太刻，民命攸关；一条注着为特杀过害生灵，徒恣口腹；底下著着应得苕源未续，难证仙佛之宗。乡尊看到此处，那沙弥即掩其卷，说道："后皆是应得报的卷宗，乡尊岁月尚长，善恶未现，莫要看也。"

乡尊还要求看，忽然惊觉，忙稽首圣像前，起来拜谢副师，说道："智慧宝卷，承师指点度化，只是著的善功果是今世，就也应着了。那恶籍注道，我为清吏执法太刻，我却也几分不服。想我当时居官之日，最恶贪赂。不知这贿赂若贪了，都是小民膏血，有罪畏法，只得变产业、鬻子女。可怜你要代代豪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些小民穷致死亡，所以我居官愿为清吏。又想法度乃王之法，徇不得私，理不可纵，有罪当诛。故我尝为执法，即有民命，此应坐的，怎么说我是恶？"副师笑道："清吏执法，不如浊吏宽刑。非是浊胜清，宽胜刻也。民恶宜死，倘可活生，苟得其易来阿堵，宽纵其命，也是天地好生之德。若是不爱他赂，定置他死，于法固不碍，只是于心太忍。冥间不乐人心之忍，故做了恶看。其实较那不清浊吏，民罪不至死的，苦刑酷罚，索贿善良，这恶更大。老尊长恶籍之下，所以还注得活，说道苕源未续，此犹可修德而续也。"乡尊又道："为特杀过害生灵，这却怎说？"副师道："为恣口腹，命庖杀牲，人为延我，伤生性命，此皆为特杀。特杀者，专为我而供也。世人只知食者甚美，哪知死者甚苦？若是宁忍一餐之素，免人待我一牲之杀，这件阴功，过于庖厨之远。若是忍心，更求人杀以为食，便成恶孽。老尊长居官到今，此孽未必不无。但此干犯我僧道家宗教，故此卷载，难证仙佛之宗。"乡尊道："此亦可修而解得么？"副师道："老乡尊既知既见，若要修解，当于我祖师前求解。"舒老听了，随向祖师稽首，拜求度脱。祖师不答，半晌乃睁眸，看着乡尊道："幸有余年，宽心忏释。"乡尊听了，深服教旨。后有说宽之一字，真为享福延年之道。因成五言八句，说道：

奉职为天吏，惟情法两端。
徇情坏国法，执法又伤宽。
宁使一家哭，从教诸路欢。
盛朝有良吏，万代做宽官。

这一首诗，岂是说居官的没奈何遵守王章，剿除恶孽，到了个丝毫不假借？莫说亲戚朋友犯了国法，逆这天理，他只认得国法，哪里认得私情！便是弟男子侄，也说不得，他把那面皮一转，典正五刑。虽然洁己秉公，较那徇私卖法的，忠奸不等。却只是瞽叟杀人，皋陶执法，大舜为天子，也说不得弃国窃负而逃。这大孝就是宽德，为官的若不宽，只怕下情有说不出来的情节，被这一严苦恼，有D误不知，犯了罪过。偶然遗失了上官事物，被这一严畏怕，送了残生。为国催科，奸顽可恨，置之死地何惜？然就中宁无真情困乏，剜肉莫措的，妻子号饥哀寒不忍，又当比较遭刑，这也是一严之过。若有循良，宁甘殿较，认催科之拙，愿抚育之劳。少缓五刑，一从德劝，上不损伤国课，下不坑陷民生。那敲梆子念菩萨，哪里寻这现在活佛？只为这宽以居官，报应不独子孙昌盛，偏就感动天地，早涝不生，民皆丰稔，个个念恩，粜谷完租，到底还是居上以宽之报。

却说国度中一人，名叫做高尚志。这人年仅四十，人称他为强仕郎。怎叫这个诨名？只为上古之人，风俗淳厚，以年少登仕为大不幸。但家居修德立业，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四十岁，不肯出仕。征聘目下，不得已方才出仕，这叫做强仕。那里似今世，垂髫便想为官。不如意便外人笑、自己恼，风俗非古，殊为可叹。这尚志一日闲坐家中，忽然里老来报，道："地方长官亲临拜你。"尚志惊异道："我小子德薄家微，岂敢长官枉顾？"正然怀疑，却只见驺从引导登门。尚志忙出迎接，只见长官下马，到得堂中。看那长官怎生模样：

冠冕通南国，贤良俨上台。

手中捧令旨，特为荐贤来。

官长与高尚志相见，却以宾主之礼款待。尚志谦逊说道："小人系白衣贱士，安敢与长官抗礼？"官长道："吾为敬贤而来，荐才而至。足下若就了聘，只恐尊贵加吾一等。"尚志只得以宾主之礼相接，官长便出那手中令旨，荐他出仕。尚志哪里肯接令旨？官长叫左右捧过冠冕来，尚志看也不看，往屋内叫一声："老婆，紧闭了中门。"他却往后围墙上爬过去，一直往东边走了。这官长坐在堂中，久等不见主人出来，叫左右击中堂后门，只听得其妻答道："尚志逾后围墙走去了。"官长听得叹道："这个方称得高士。我居此方为宰三年，例有举荐。细访此人贤能，特请令旨荐他，他却逃避不肯出仕。我想，三年前到此任时，便有嘱托我荐的，如今荐书，说赵家子有才能，钱家男有智略，盈案累牍，荐例不过一人，仰望的不知多少。我居清朝一个官长，若举荐了一个贤良方正的，一则尽了我职份，不致误国；一则造福了地方，不致害民。我若举荐了一个虚名假誉的，不但误国害民，抑且坏了我的功名心术。如今说不得宁违了例限，甘受降罚，决不轻易荐剡，失了贤人。"一面叫人访寻尚志去向，一面密访野有隐士高贤，按下不提。且说尚志爬过围墙，一直望东走来，也不曾带得些路费，也不问个前途虚实，信着脚步走来，却是一派荒沙海岸。举目无一个人家，回头又迷失来路，腹中饥馁。看看红日沉西，乃席地而坐，自嗟自叹起来，说道："我也精精忽略，不曾思想，只为立意辞荐，懒出为官，怕居官之贤劳，不如藏修之自逸；恐才疏折狱，致小民之遭冤；虑催科计拙，使公家有逋负；思小民之易雪，想上天之难欺。为此逃名到如今，做个有家难奔，无处安身。"正嗟叹，只见一个白头老叟执杖而来，近前看着尚志道："呀，汉子，你自何来？此时日暮，三十余程并无人烟住所，尚然不赶路途，却还坐在此地。"尚志听得，忙问道："老尊长，据你说来，你难道没个住处？你如今到哪里去？小子便随着你借一宿，天早再找寻旧路回家。"老叟道："我家不远，却也浅窄，没间房屋安你。又家贫无一碗饭食你吃。可怜你一个宽宏大量的贤人，甘贫守份的善士，在这逆旅穷途，忍饥受饿，心甚不忍。也罢，也罢。你随着我来，看你的造化，待我寻些饭食你吃。"说罢前走。尚志只得随着老叟走了半里之路，只见那沙阜高处，一个小庙儿，高不过三尺，阔不过两步。老叟往里一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然不见。尚志近前一看，却是个正神画像，形容与老叟一般。尚志看那小庙儿，乃是边海人家设立的，乃忖道："空僻处所，既有个庙宇，附近定有个人家。"乃四望远沙，哪里有个人烟去处？天色已晚，只得向庙前拜了一拜，说道："我高尚志感蒙指引，到此又显示神灵，只得在庙前借地存宿一宵，仰祈默佑一二。"祝罢，卧于庙前。

话分两头，果然离庙前两里，有一村乡，名唤泼妇乡，居中一个人家，男子诨名就叫做畏泼。这人娶了一妻一妾，妻性悍妒，妾貌妖娆。这畏泼也只因多了这两斛谷子，惹了这一场烦恼。却说他家畜一怪犬，善变人形。一日，有个亲戚名叫曲清，到他家来辞，往外方贸易。这曲清见他妾貌，遂动了个淫心。哪知世人心术关乎祸福，这人淫心一动，便见于言貌。那作怪的犬看见，待曲清辞去外方，他却变了他的容貌，潜躲在房中，只待空闲，便要调戏其妾。却不知畏泼之妻妒夫爱妾，暗买毒药，置在饭食之内，送与妾食。这妾放在房中未食，怪犬不知其毒，偷出吃尽。这毒发作，犬变人形未改，遂毙于房。却好邻有一妇与其妾不睦，见了大叫起来。畏泼妻妾方在厨房，走近来看，只见却是这曲清形容。邻妇口声只叫毒杀了奸夫。其妻明知毒饭食妾，料是误杀其亲，却又恨亲来奸夫妾。大家齐吵，妾只叫冤，顷刻夫回，见了痛恨其妾。只得求邻妇莫言，在后园挖坑，把犬变的曲清埋了，遂把妾打骂一番，送回娘家。这妾含冤饮恨，何处申冤？邻妇要彰妾丑，遂说于曲清父兄。其父信实，道："原来其子辞往外方贸易是假，原来藏奸泼妾。"乃具词里老官长，尚未鞫审。

却说这曲清离家出外，走了百里，到得海潮庵门前经过，只见往来善信出入，他也随喜进到殿上。但见：

彩幡高挂，钟鼓齐鸣，两廊僧众诵经文，几个沙弥供洒扫。点烛烧香，满堂善信；迎来送往，一派僧人。看那香烟缥缈通三界，但见宝烛光明照十方。

曲清不觉走入静室之外，见副师三位比众僧不同。许多冠裳善信，坐在室外讲谈，他也坐在旁边。只见副师见了问道："善信何处来的？看你行色匆匆，却有一件隐情见于面貌，此情非善，却是一种未改之恶。此恶一著，定有冤愆之祸。"曲清哪得知道，只是低头细想。旁坐有一善信问道："圣师，你看了这位面色，如何就知是未改之恶？"副师道："人孰无恶？一举意非理，即有鉴察之神鼓笔详注，以定报应。若是改悔，即行销除。这恶意销除在心，容颜便征在外。那未改的容颜比那既改的形状却也不同，万分古怪，他人不识，惟有僧知。"曲清乃问道："师父，你僧如何知道？"副师道："我等前以理知，后以神知。"却是何知，下回自晓。

第55回　犬怪变人遭食毒鼠妖化女唱歌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高尚志饥饿，卧于小庙之旁，月色朦胧，远远望见两个男妇同着一个少妇，持了香烛、酒饭馍馍，到这庙来烧纸。见了尚志，惊异道："何处之人，却夜卧在此？"高尚志便通了名姓，说出错走了路的情节。这男子乃道："原来是高贤士！我今在地方，闻知你不受官长荐引为官，逃躲外出，原来迷路在此。我今一桩怪事，遇着贤人，不得不说，胜如当官鞫审。我小子家贫，止生一女，平常却是个清洁的，只因嫁与畏泼做妾，被他大妻悍妒，不知有甚缘故，畏泼有个亲戚，名叫曲清，明明有人见他辞家外去，却不知怎么的被毒死于我女房中。畏泼隐丑，退回我女。我再三审她，她只叫冤。如今曲清家讼到官长，尚未鞫审。今我备香烛到这庙来，讨个笤。我这庙神灵，必然慈悲冤枉。"尚志听了，心里也疑，道："可见我不乐出仕，别人家遇着这疑难，不易判断，做官的安得不费心构思与他审理？"只见那人妇烧了香，叫女子发个誓，又丢个笤，便邀尚志到他家去。尚志笑道："君子嫌疑之间不处，你家正有这不明冤事，我为何夤夜到你家？但只是指我个去路，便是你情了。"男子听得道："冷饭馍馍聊吃一个充饥，何如？"尚志始犹不肯，这男子再三送与，乃接了他馍馍，一杯薄酒，充饥而别。卧到天明，依路东走，不觉也到了海潮庵，正值曲清与副师讲论这理知、神知的道理。尚志也坐在旁边，只见曲清听得个理知，便问道："师父，比如小子，从远村来，偶遇着胜地善缘，进庵随喜，中心本无甚恶，只一味出外贸易心肠，你便说我有一件隐情见于面貌。你以理知，何理而知也？"副师道："但凡人有事在心，便有一个气色在面。这个气色原是心窍中出来，发见在面，你那心窍中举意是个善事，自然面貌气色光彩；你那心窍中举念是个恶事，自然面貌气色昏暗。岂但气色，还要见乎四体、行走动履，都以理看得出来。"曲清又问道："师父你说神知，却是何神而知也？"副师道："这个说出，厉害，厉害。"曲清道："怎么厉害？"副师道：善信，你岂不知，一语说得好：

天知地知，你知我见，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曲清听了说道："比如，师父说我有未改之恶见于面，这座间，可还有心窍中发出来的恶念在面貌上的？"副师乃四顾在座的善信，个个一看，道："众善信都是在家举了一个到庵随喜佛会的善念。"乃看着尚志道："这一位善信，却比众不同，以理推看，必定是心窍中有一个大道理在念。"尚志听了笑道："师父，你看小子是何大道理在念？"副师道："观你气色光彩，礼态安舒，似有才华在内而不矜，本来宽裕而不狭。你这世界内大着大着哩。且请问善信何姓何名？"高尚志乃把姓名说出。只见舒乡尊在座，便跳起身来拱手笑道："原来是贤弟，名重在乡国，老拙神交久矣。近日地方官长举荐出仕，却怎么来到此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志只是谦让不言，却把夜来的小庙迷路的话说出，又说人家多有不明白的事，便说到曲清身上。只见曲清听了，说道：″小子正是曲清。近因在家没有个道路，辞了亲戚家门，欲远投一个相知做些生理，怎么我家有甚不明的事？″尚志也只浑浑答应，随起身辞众，恐怕官长地方知他，又来聘也。那舒老见了尚志起身，便扯着不放，邀到家去了。这曲清那里远去寻相知，乃急急回家，按下不提。

且说怪物成精，岂是精偏作怪，只因世人做家主全要睡，到五更醒了时，把日间行过的事想一想，哪一件通顺，不伤天理，哪一件逆理，败坏人心。行过的若善，便依着做；若是恶，即便改。古怪，古怪，做善事就有吉神助你，做恶事偏有怪物成精。这畏泼的妻只因不贤妒泼，为丈夫的只该和好善化他，守着本份，安着义命，古怪，那妒泼之妇自然不是灾疾恶报，定是夭亡。畏泼不知安命，却娶个妖妖娆娆之妾。那泼妻又不自思，生来貌丑，已被夫嫌，却又妒泼。或是贤德如孟光，世间哪里都是王允，弃妻又去娶妇？只因泼妻妒恶，家主又不正大，家中便一个狗子成精。这狗却如何成精？只因泼妻气不过丈夫娶妾，妖心万种，妒念一朝，在那狗前嗟叹，胡言乱语。狗有妖气，再加恶积，乃成精作耗起来。遇着曲清见了泼妾美貌，动了淫心，他便变了人形，去调戏妾。不意毒饭吃了伤生，被畏泼埋于坑内。这狗得土气复活，钻出土来，依旧复了原身在屋，人如何知道？他却又变这样，变那样。忽然在村外僻路看见曲清回家，这犬就变了畏泼之妾，迎上路去，叫声：″曲清哥！″曲清见了，却认得是畏泼妾，当初出外辞她之日动了淫心，如今只因僧人讲了善恶，他却端正了念头。说道：″二娘子，如何在这僻路闲行？″怪犬乃答道：″丈夫近日为件不明白事，把我逐回娘家，另叫我改嫁别人。偶因无事闲出，田间行走消闷。″曲清道：″有甚不坍白事？″犬道：″只因大妻泼妒，诈言你与我有甚情由，你又在外，哪里分剖？如今恰好遇着，在这僻路，且到那深林密树内，我与你叙个冤孽。″果然人心淫欲不胜正理，曲清惧怕神知，把这僧言牢记在念，又且正为高尚志说的家有不明白的事，一心要回家，他便正颜厉色起来，说道：″你这二娘子，怪不得人家休了你，皆因你不守妇道。我若坏了这心肠，万一人知，何颜与亲戚来往？″正说间，只见一个白须老叟走近前来，道：″这个怪畜，如何迷弄正人？″那妾地下一滚，变了原身，却是一只狗子，往林里飞走。这老叟也飞赶去。曲清惊疑回家，却好地方官长差人正来曲清家，唤他父兄去审。见了曲清，大家疑惑当鬼，把这情节说出来，同到畏泼家一证，又到妾家去讲，一齐到官。官乃叫地方把埋的曲清挖起来验。地坑内哪里有个埋人，却是一个空坑。官也难断，做了个立案，把众人赶散。畏泼到底疑妾，不去接她。过了多日，这妾苦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高尚志被乡尊扯到家里，盛席款等，暗地报与地方官长知道。官长忙排执事，亲到舒老家来。这日舒老正与尚志家门闲立叙话，只见远远：

彩旗红簇簇，鼓乐闹喧喧，

问道因何事？声传接长官。

高尚志听了就要逃走，被乡尊扯住，再三劝说，方才允就。顷刻官长到了堂中，彼此各叙礼节，才把尚志鼓乐迎到他家。你看那村邻大家小户，长幼男女，拥拥杂杂，你道："高官人学好行善，国王征聘他做官，真也应该。"我道："他平日宽厚，便是做了官，也福国安民。"有的说："他半生贫穷守份，今日却富贵到他了。"有的说："他廉洁存心，便是做官也不贪财。"尚志到了家中，同了妻室，择日上任。却好本地官长举荐了他，国王就把他替了官长。到任管事，真也是贤能，一日行香，两日拜客，三日就坐在堂上，查国课可逋欠，囹圄可有冤枉，案头可有积下的未结事情。只见他赦小罪，省刑罚，销未完前事，禁后来弊端。却好查出畏泼这件未完，当即拘这一干人审，只见曲清备细说出这段情由。尚志乃问道："往日庵间，说你有恶未改，想你就是奸淫恶孽。"曲清却说出林间僻路，狗变妾形，他尊信高僧之戒这段怪事。尚志大悟，随叫备祭仪到小庙拜神求笅。只见笅兆掷下，合了簿上笅语，说道：

阴人作恶，犬子成怪。

速改善心，吉祥无害。

尚志正看笅语，只见一只黑犬如人索来，伏在官前，有如待罪。曲清见了，便说："这犬正是变泼妾之怪。"当时尚志把那狗杖杀，劝谕泼妻改善，仍把妾判回泼家。这曲清吃了斋，削了发，也奔庵中做个和尚。

却说做官当宽，但宽于善，莫宽于法。宽于情，哀矜那无知小民，误陷于罪。严于法，不纵了那奸轨犯科，为害作弊官长。只因这一味宽，便生出一个大奸巨滑的人来，却也报应得可笑。这衙门中有个义仓，又叫做平籴社，年岁丰稔，粮食价贱，便官价平收入社。遇年岁荒歉，乃照旧价给散小民，积粮日久且多。只因官长清廉，以致年岁多熟。却不知这社中生出几窝老鼠来，中有一个成精作怪的大鼠。这鼠终日吃粮，养得肥大如猫。只因这社中有一衙役，名唤商礼。平日心术奸狡，欺众瞒官，但因他伶俐多能，会遮掩，善洒泼。官长宽厚，纵容了他。他一日偶无人，独自一个静坐社中，只见社旁小屋里走出一个垂髫女子来，慌慌张张，如同迷失。商礼见了，便近前一把扯住，问道："你是何人家女子？到此何事？"那女子哀哀说道："我是前村民间女奴，只因主母责打，逃躲出来，在此社中经宿一夜。思量没处投奔，又且腹中饥饿，只得乞求君子救我残生。"商礼道："你是哪家？我送你去。"女道："既逃出来，难复回去。这打怎当？"商礼便动了个收留迷失女子心肠，把女子仍藏在社内。等到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晚，携回家里。家中却有一个老娘，见他带了一个幼女来家，问其详细，他乃一一说知老娘。这老婆子倒知些道理，说道："为人要守份，存良心，一个逃躲女奴，又不是迷失的。就是迷失的，也该报官。三日不报官，便要问罪。若是背夫逃走的，你收在家，万一弄出事来，这罪名怎当？"商礼答道："老娘，这个罪名当得起。"乃问女子道："你在家会做些甚事？"女子道："茶饭不会做，针线不会拈。我主母爱风流，好吃一杯酒，喜唱一曲词，终日叫个唱词曲儿的教我学唱。若是唱得不好，便大鞭抽打。我因受不得这打，故此逃躲出来。"商礼听了笑道："绝妙，绝妙。我弄法寻了几贯钞，要吃一杯酒，正没个消遣，你便唱个曲儿，我与老娘吃一杯。"这女子乃唱个曲儿道：

切莫贪财，坏法贪财枉受灾。行宪难宽贷，有利终须害，呆积恶，不知哀。上有青天官长精明，你纵能遭怪，笞杖徒流任你捱。

女子唱的虽是个《驻云飞》牌儿名，却句句犯着他衙门弊病。商礼听了大怪起来，说道："怪不的你主母打你，怎么唱这样曲儿？莫说他恼，便是我也懒听这败兴的声嗓。"乃喝了一两瓯子酒，往屋里去睡。叫老娘收管了女子，他便思量贩卖这丫头。

却说狐妖自从与虾精弄神通，助了救铁钩湾灾难，他四处遨游，也是听闻了道家方便之经，释门慈悲之咒，为非的事也不肯做，弄诡的法也不敢行。忽一日往商礼门前走过，听得屋内唱曲儿，声音嘹亮，词句娇柔，乃摇身一变，却变了一个老鼠，钻入屋檐，直到堂中，看那唱的女子，他却认得是个成精大鼠。这女子却也认得老鼠，虽是一类来的，却也不同，忙忙复了原身，直近狐妖身边，说道："你是哪里来的？我看你是个别类精怪。"狐妖道："你是哪里来的，变女子迷人，还唱曲儿？"大鼠道："实不相瞒，我是廒仓多年之怪，因见这商礼日日欺公，不忿他恶，意欲计算他一番，故此弄这桩圈套。"狐妖道："原来如此，我想他欺公，也与你无干。"大鼠道："怎说无干？，想我在廒中食这粮食，却是明明至公无私、官加的鼠耗。我们过食了，犹恐损折了正粮，难为了清廉官长，苦害了百姓穷民。他却恣情作弊，只图身家财利，不知洁己奉公，折了官粮，还推鼠耗。我所以不忿，变个女子。方才唱个曲儿，明明是警戒他，他反嗔怪去睡，意欲计害我。狐哥，你可有路见不平的好心，帮助我个弄他的手段？"狐妖道："依你说来，你两个都是一事同人，蠹残国廪的，只是你还有名。也罢，我帮衬你个手段，叫他做事颠倒错乱，使心用心。你当初变女子随着他，却是怎来的？"大鼠便把前话说出。狐妖道："这事不难，你仍旧变女子随着他，我却变个婆子，说是你主母来寻见了你，禀告了官长，叫他瞎受刑法。"大鼠道："妙甚，妙甚。"仍变了女子，随着婆子进入房内。次日，狐妖却变了个妇人，到官长堂前，把商礼拐带人家女子首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高尚志清廉明正，见了这事，乃想道："我为官清正，怎还有这不守法的役人？"乃令左右去拿商礼。左右到得商家，果见一个垂髫女子，即时拿到社中，等候官长升堂。哪知大鼠一则见了自穴，一则邪妖不敢近这清明官长，忽然复了本相，躲入穴中。狐妖知事不谐，把隐身法使了，藏在社中。那左右见女子与婆娘不见，四下找寻。那官长升堂，左右只得投见，商礼诉冤。官长审问左右虚实，左右不敢隐瞒，直直说出："果在商礼家拿出女子同他主母到社中候审，一时他母女都不知何处去了，想是下民之家，畏惧逃躲。既已找寻着女子，恐怕坏了他门风，说是何人家女子，故此忍情去了。"官长大怒，要责左右卖法。只因这一宽存心，且叫记责，作速找寻下落拿来审问，却把商礼暂责收禁，待女子出来再鞫。总是他的刑清政平。毕竟何处，下回自晓。

第56回　商礼改非脱禁狱来思信善拜胡僧

话说刑清政平的官长，不独民庶不欺，便是鬼神也敬，那狐妖鼠怪也不敢逞邪。这大鼠还是历来前任因商礼而生出的精，乃商礼遇着后官明正；也容不得他恣情而弄法，故此弄法自弄，社中就因他的跷蹊，弄出这一宗古怪，禁在囹圄，只等捉得女娘，方才审问。商礼坐在狱中自嗟自叹，哪里悔自己欺公？还想出来弄法，倚着奸雄，思量有罪的下狱还要吓骗。哪知官清民安，仁政息讼，地方哪里有个犯法收禁的？商礼闷坐无聊，忽然想起那晚女子唱饮这一种邪心，便又弄出一个古怪。却说那狐妖与鼠怪两个计较，狐妖道："我与你藏躲不现身，商礼罪名终是要脱。"鼠怪笑道："都是他自作自受，我与他原无仇隙，便与脱了也罢。只是我与你到狱中看他可有悔过改非之念？若是悔从前之过，还是个好人；若是恶心不改，怎与他脱？"当下鼠怪与狐妖隐着身，走入狱里来。只见：

虎头门里一锁牢拴，犴狴城中重关紧闭。阴气凄凄，悲风飕飕，哪里是人世囹圄？王法森森，刑威凛凛，真乃幽冥地狱！为甚的，人当事变，不忍一时恶气，发一个菩提善心？必定要，争强梁，不让半步便宜，犯五刑不饶法度！至此处不见天日，这时节有甚心肠？

那鼠怪不知官长法门禁地，进到里边东张西拽，还要想偷那牢食。只有狐妖，他是僧道门中皈依了一番来，虽然狐性未尽更改，却也见广识多，乃向鼠怪说道："你来为何？且看你旧主儿在哪里。"鼠怪睁眼一看，只见商礼闷恹恹坐在那黑屋里，心里还想女子歌唱下酒，口里念着怎么没个进狱的宗儿，好歹也骗他几贯进监钱钞。狐鼠两个听得他嗟嗟怨怨一会，思思想想一会，乃计较道："这个人还不改念，我们一不做，二不休，越发弄个手段，叫他受苦一番。"狐妖就变个差役，鼠怪却变个禁子，走到商礼面前，问他要钱，说道："官长差来点监，恐怕禁子卖放刑罚，便把刑法上起来。"商礼道："二位，我商礼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衙门，人情甚熟，便是做个方便也好。俗语说的：公门中好修行。"狐鼠哪里肯？只是把刑法要摆布他。可怜这商礼受他两个摆布，苦楚难当，与他钱又嫌少。商礼情急，真心发现，悔念忽生。

却说鬼神何处无灵？这狱中也有个正直大神，偶尔上界公出，这会回来，见二妖摆布商礼。他却看着道："正当摆布这奸恶，也不暇查看二妖来历。"只见商礼被二怪奈何不过，走到神位前双膝跪倒，无数的磕头，说道："爷爷呀，商礼只因一着错，输了满盘棋。今日到此受这腌臜臭气。倘得脱离了这地，便去念佛吃斋，就做个乞化，也不做非理的事了。"大神只听了他这一句悔过的言语，便动了神慈。方才看那二怪，原来是狐鼠假变的。大神一心直怜这悔过消刑的人，便嗔他作怪成精之畜，变过面皮，大喝一声道："堂堂清廉正直在上，囹圄也空，你是何处精灵，敢来吾地作耗？"叫左右执鞭笞重处。鼠怪路熟，他又疾作，一阵风走出门去了，却拿着狐妖。他却也伶俐乖巧，乃说道："我等都是被商礼弄奸设诈，坑陷了的畜类阴魂。到此恨他，特来报仇。"大神听了，喝道："他已悔却前非，改心向善，吾神尚且宽宥，放他出狱，何况你精怪，还说怎么阴魂？"狐妖听了，随口便答应道："他既改过，我便恕了他罢。"往外一阵风走了，走到社内，遇着鼠怪说道："官长清廉，鬼神敬服，便是囹圄也冷静，我们妖怪也难存。"鼠怪道："此处难存，却到何处去耍乐，哪地去安身？"狐妖道："我四处走了一番，东有神仙，西有和尚，南有徇良，北有贤圣，你我邪不胜正。去不得，去不得。"鼠怪道："我坐井观天，哪知天之高大？从来生长社中，只知耗些官廪，哪晓得异乡别里，有这许多胜览。万望老狐携带他方走走。"狐妖想了一回，道："也罢，你既要去他乡看些光景，我只得带你一行。"狐妖乃带着鼠怪离了社中，往荒沙走去。

古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哪里没有神明！就是这荒野去处，人迹罕到之地，也有虚空过往，为人举心动念，便有个神明。你便不知，他却昭然显见。你举动的是慈悲物命，方便阴功，孝弟忠信之心，那神明何等欢喜！真实不虚叫你求谋遂意，灾难即消。若是你举的是坑人害物、逆理乱常之意，那神明便佛然大怒。你要求荣，他却与你犀，真也古怪，就是神差鬼使。这二怪方才走出荒沙，只见前边一处村落人家，有一座界牌在那里。二妖抬头一看，那界牌上写着三个大字。狐妖久历人世，却识得字。乃说道："这牌上写着中路界。"鼠怪道："想是往那个地方去的中路。"狐妖道："正是，正是。"方才说罢，只见那牌前一个猛勇大神拦苕中路，喝道："何处邪魔！大胆敢来闯越我路？"狐妖乖巧，便答道："我两个不是邪魔，却是来从中路走的。且问尊处何人？拦阻这路，不放我行？"大神道："我这一村，都是往年有两个东度僧人过此，劝化得大家小户孝爷的，敬娘的，吃斋的，念佛的，因此秉教立我为勇猛神司，在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村口专阻邪魔妖怪，怕它来搅扰善信之家。"鼠怪乃问道："若是邪魔妖怪到此，便怎么？"大神道："若是此等，吾神力能吞而嚼食。看你这两个，似正非正，似邪非邪，你当自知。"狐妖真也伶俐，乃对鼠怪计较道："我历过许多地方事实看来，行正的好，作邪的难讨便宜。这个小村僻路，也有个邪正分说。我们从今改了念头，行些好事，莫要叫人指我们为狐妖鼠怪。便是走尽天下，也无惊怕。"鼠怪道："我但听主裁。"狐妖乃向大神道："我两个是正非邪，要去海潮庵听东度僧人讲法的。"大神道："我看你调假，便是个精怪。我这里往年有东度僧久已过去，闻知到东印度国度化了国王与缨络童子，今已示寂成佛，哪里又有个东度僧人？"狐妖道："见今在海潮庵说法演化。"大神道："是了，海潮庵尚在前边，离路远哩。你路境为何不熟，必是个调假妖怪。吾神专恶假诈之精，当受吾吞而嚼食。"狐妖更有些见识，乃问道："尊处恶假诈，却是何诈？也说个明白嚼人。"大神道：我说个明白你听：

言语一身章美，莫教惟口启羞。有根实据出心头，正大光明不陋。为甚将无作有？逢人一片虚浮。欺人背理自招尤，暗里神知岂宥？

狐妖听了道："真真人生言语，切不可将无作有。却有一等假借法言比喻道理，说古今未有之事，这个可谓调诈。"大神笑道："世有逆理之虚言，乃谓之诈。若是借喻劝人以入道，此名为方便，不名为假诈。你独不知龙虎坎离之说，婴儿姹女之谈，借名喻道，又焉可谓之诈？"狐妖听了，乃拜伏在地，说道："我明白尊神之说了。"大神道："你且起来，怎样明白？"狐妖也说几句。他道：

心邪实也是假，念正假也是真。真实虚假正邪分，祸福都根方寸。

岂知邪非为害？分明昧却天君。若知不使自无昏，福在真言实论。

大神听了狐妖之言，说道："你既真实要听高僧讲法，他却是根理真言。让你去罢。"狐妖与鼠怪计较说道："我四处也经历了一番，果然忠信可行于蛮貊，虚假不能行于闾里。我们既说听僧讲法，便只得往海潮庵去走走。"

话且不提，且说近庵有一人，姓把名来思，此人家世积恶，只因祖上略有些善根，故此还不灭他后代。这来思年尚幼时，有一个胡僧同着一个道士过其门，见了来思，胡僧向道士说："你看此人，当有五种恶报，可怜他昏愚不自知省。"道士看了道："他虽该有此五种，却还有一种可救。"胡僧道："我也看他有一种可救，却是他祖上的一善积来。我等看他这种根因，说与他个省改解救的去路。"道士说："便指出一种善因，他也只改得一种恶报。看此人一种当要十二年，谓之一纪。我与师如何定得年期，来与他指引？"胡僧说："小僧有一口诀，求他始一种。"道士道："二种却如何救？"胡僧道："一以该五，何须定月？他自有见事生警之处。"二人乃走近来思面前道："小善人，你肯布施我等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斋么？″来思道：″一斋不难，只是要个功德消受。你出家人终日吃人家的斋饭，这斋饭岂是容易来的？大家是田土上辛苦耕种来的。小户是劳碌筋力上挣了来的。若是没有功德，白吃了人的，却也不当忍字。你二位把甚功德来要斋吃？″胡僧道：″我有经咒功与善人保安，吃你的。″来思道：″经咒纸上陈言，便真保安，只好与你自保。谁叫你把经来换饭吃？越发不当忍字。″道士道：″我有道法功与善人消灾，吃你的。″来思道：″我无灾障可消，只好你自去消灾，也难咒人有灾，挟人饭吃。″道士又道：″总来布施，出善人方便。″来思道：″我不方便，却也难强。″胡僧道：″若不慈悲，饿杀慈悲。″来思道：″我不慈悲，却便怎生？″胡僧与道士听了道：″此人昏愚不似昏愚，恶念不甚过险，我等若去了，真是怜愚恶不自觉悟，不免聊施个小法，动他的善心罢。″道士乃把拂尘一挥，只见空中飞下一个红嘴绿鹦哥儿来。来思便去捉，说道：″是我村中人家养的，飞走了来也。″道士道：″是我观里道童畜养飞来的。″来思哪里肯信，只是赶捉。胡僧说：″不要乱赶，这鹦哥是人家的。你看它听哪个呼唤，便是谁的。″当时便引动了这村间众人，大大小小都来捉鹦哥，哪里信说你的我的，立心都来骗夺鹦哥儿去。道士笑道：″你这些善人，真也横着肠子要鹦哥，哪知这道童畜养的这鸟会说话。″众人也笑道：″哪个鹦哥不会说话？″你争他吵。胡僧向道士说道：″人心奸险，见事相争。小僧与他个不敢争。″乃把手内数珠望空一举，只见空中飞了一个白鹦哥儿来。众人见了，乃惊异起来道：″这个白鹦哥，却不是凡间鸟也。我等闻菩萨方有此鸟。这和尚把数珠望空一举便来，这师父只怕就是菩萨也。″众人乃望着鹦哥下拜。来思便请道：″二位老爷，寒家供奉一顿便斋。″当时两个鹦哥飞行一会去了。

来思请胡僧与道士到家献斋。斋罢，胡僧乃说道：″善人，我二人见你有五种恶报，都是你祖宗积来。幸有一种可救，却是你始祖善根积来，但解救却在你自修，非是一朝可改的。自此以后，遇有非理之事，见绿鹦而自省，见白鹦而知救，我等不留这两个根因，恐善信又生忘记。″来思听了，半信半疑，只得答应。胡僧与道士谢斋出门而去。

这来思年到二旬有四，一日下乡取讨帐目。这乡中有一个寡妇，年方少，容貌甚美，见了来思，一则贪他青年，二则图他财利。这日遇着无人之处，妇人卖俏诲淫，来思也有个邪念。忽然仰面见半空一个鹦儿飞过，便想起昔年僧道之言，随正了念头，向妇人说道：″我男子备百行于身，虽说奸淫不致大辱，你妇道惟守一节，若是淫污，便损了一生。各自知羞，却做不得。″说罢就走。那妇人命本长寿，享用也不亏，只因举了这淫行，着了这一羞，不敢向人说，抑郁在心，闭了眼目，就看见亡夫。三朝五次，一旦而亡。却说来思在乡住了数日，猛然想起一事，收拾回家。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57回　奸贼坏心遭恶孽善人激义救冤人

话说人巧天又巧，明欺暗岂欺？莫道天高远，天高听却低。这五言四句怎说？只为这村中有一人，贫而无守，不能耐穷，却又淫而多欲，专好钻隙奸淫人妇。探听把来思到乡下取讨帐目，知他数日不归。来思的妻貌甚娇，乃夤夜钻穴隙要奸他妇，等到昏夜，悄地出门，来钻穴隙。忽然路遇着一个阴魂，口称是他祖宗，涕涕泣泣叫他学个好人，莫坏心术。这人问道："你叫我学个甚么好人？"那阴魂道："鲁男子闭门不纳，柳下惠坐怀不乱。"这人一派淫欲心肠，哪里听信？往前直走。又听那阴魂恨了一声，说道："赌必为盗，奸必遭杀，何苦执迷不悟？"这人只是不听，一直径到把来思家，悄地入门，躲于空室。却说世有贫无衣食的，却岂肯冻饿杀你？虫蚁儿也生个草根儿与他食，你若守贫，自不亏你。乃又有一个坏心术的，思量做个穿窬，乘来思下乡，掘窟行偷，方才到得把家后地，只见一个精怪叫道："莫要做贼。"这人始疑是人，却又忽然不见。乃问道："做贼便怎么？"只听那精怪又叫道：

莫做贼，做贼难逃杀身厄。世间万物各有主，人物怎教与你得？或家偷，行路劫，恶心便造恶冤孽。一朝犯法五刑加，问伊解救将何策？此时叫天天不应，便濯清流洗不白。可怜名节与残生，不守清贫一旦灭。

这贼听了，哪里肯信？却来到门边，见户紧闭，无处可入。乃挖一堵墙穴钻将进去，摸到空屋，却好撞了这淫人。贼只道是来思，执着挖墙铁器便打。这淫人也当来思，夺贼铁器，两下夺打。贼力勇猛，把个淫人一下打死。贼心慌了，仍从墙穴钻出，不想那墙日久砖塌，贼方钻出头与两肩，忽然墙砖往下压着贼腰，进退两难，身体不伤，犹活泼泼的。及到天明，地方邻里见了报官，把贼审问。这来思回到家中，备说这一番情由，那贼却认杀了淫人。正是来思拒那淫妇这一时日。来思暗想，正是：

色欲人人爱，皇天不可欺。

我不淫人妇，人难淫我妻。

来思正暗想："那日这淫妇我不奸她，家中就有这事。若是我奸了她，不但妻被人辱，或者又遭贼手。"正嗟叹间，只见空中一个白鹦哥飞来飞去，半晌方去。来思想起胡僧之言，乃望空祷谢。

这来思警戒了这一件事，又经过几年，家有一童仆得病伏枕。来思有一女，夜沉病在床。来思乃日夜看视童仆调理汤药，把个自己亲生女儿倒不管。其妻怨道："不顾亲生，却看奴仆，是何道理？"来思道："亲生女儿有你母看，异姓童仆可怜，他无父母在旁，又无亲人在面，主人便是他父母一般。我不顾他，家下奴婢谁肯相近？"且宽慰这仆说："你莫要焦躁，待你病略好些，我送你还家，见你亲戚。"这童仆病势渐灭，来思恩养更深。一夕，来思梦见一人，说是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仆之父，道："感谢恩主爱念我子，救活他病，不但我感恩地下，且是冥司说，恩主存心仁厚，你女与子俱在难保，只因你这点阴功，成就三人活路。"来思道："便是成就活路，也只你子你女二人，如何三人？"其父道："恩主也得了活路。"说罢，梦觉。眼中恍然，白、绿两个鹦哥在目。来思惊异，乃坚却好善之心。却到了今日，正在家门闲立，见两差役锁着男女两人。那两人哭啼啼，叫冤说苦，差役骂道："你做的事，谁来冤你？便是苦，也是你自讨的。"来思见了，乃扯着差役问道："何事锁此男女？为甚叫冤说苦？"那差役却与来思熟识，乃答道："把尊长，你不知这两口子恶毒异常，他将一个孩子卖与张大户家为奴仆，不过数月，便串同心腹叫孩子开门偷盗大户家财物，约有十余两。孩子逃在他家，拿出供招是的，如何是冤？我们做公差的靠的是差钱，他却不与分文。难道我们不行些法度，实是叫他吃些苦儿。"那两口子哭着，也向来思诉道："爷爷呀，青天白日，冤枉人拐带做贼，怎不是冤？只因卖儿女的人哪里有钱给他？便受这二位公差之苦。我两口子当初为欠官粮，把个心爱的孩子卖与张大户家为仆，方且感他恩爱孩子，怎起得这意？"说罢又哭。来思便动了不忍心肠，乃邀公差到个酒肆中，暗与公差几贯钱钞，道："我说这两口子有冤枉，古语说得好，'公门中好修行'。且问如今孩子在哪里？"公差道："张大户叫仆人到他家拿来，现今锁在家。"把来思听了，又问："那两口子只是叫屈，说这孩子何尝到我家，真是冤枉。"把来思慈心要救这两口子，却又不知真假。只恐这两口子情真作假，故意佯推，乃又问："你两口子在家做甚营业？"男子道："我在家做人的佣工，只因这一宗屈事，人家说我不是好人，便逐出来了。可怜这屈哪里去伸？妇人也靠在人家，为此也让人家不容，便怎生度活？"两人只是叫苦声冤。

话分两头，却说狐、鼠二怪说到庵听经，便来到庵前，二怪却不敢进庵门。为甚不敢？只因高僧在内，正不容邪，把门威神遵奉护教威灵，莫说邪妖远避，便是吃五荤三厌、身体不洁净的妇人男子，知道不净的避忌，不敢入门，不知误入的，便堕了罪孽。狐、鼠不敢入庵，却在庵前求把门的神放他入门，说道："我二怪虽是畜生业障，只为前生心地奸狡，轮回这劫。却又自知皆非，久历尘世，得了日精月露正气，晓得些变化神通，今欲悔改前非，投托释门，消灾忏过，以求度脱。望神司放入闻经听法。"威神道："汝等据要入门，真假未必，且尚有怪气妖腥，便容了你进门，到了殿上，那高僧圣众见闻，连我把门的也作孽。你等必要进庵，须是在外积一功德，行一善事，便可进门上殿。"狐、鼠问道："如何行一善便入得？"威神道："善人天堂也上登，希罕小庵观寺庙。"狐妖听了，乃与鼠怪离了庵门，去寻些善事修积。正走到酒肆门前，只听得店内两个男妇啼哭，二怪乃变了两人走入店来，正见把来思与公差讲话。二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得明白，狐妖与鼠怪道："我见这人分明是存心方便，要救这两口子，他做他的功德，我们积我们善心。"便也来席上与公差说道："天下人间方便第一，二位你可放了这两口子罢，我们三个人保着。"公差道："如何放得？除非是你弟兄宗族，妇人就是我这位的亲姐。"公差道："岂有正身放了，拿你替头？除非我们得了你一注大钱钞也说不得。"来思便道："二位果与两口子认亲，代他去审，我便替他送你几贯钱钞。"公差听了道："你且拿现钱来。"狐妖听得，便地下拾一块砖变了一块银子，递与公差。那公差心喜，却把两口子放回家去，道："见了大户再作计较。"这两口子如梦方醒，自惊自疑，忖道："世间哪有这样热心肠好人？"拜了两拜，回家去了。

却说公差锁着狐、鼠变的人，来思也随着去看。只见到了张大户门道，张家走出一个少年奴仆，出来见了公差锁的二人不是正身，便道："你如何不拿正身来，却是得钱卖放？"狐妖见这仆人辞色古怪，乃向鼠怪道："这两口子，果有些冤枉。待我弄个手段，查他真实去来。"乃把锁褪了，将身一变，变了个张大户看家的狗子。入得门来，径奔屋里，东走西望，只见屋内锁着一个孩子。那仆人走进屋来，狗子却隐着身听那仆人向孩子说道："你家娘老子未拿来，拿了你家亲族来了。你只好说是你娘老子，叫你开了家主的房门，银物是他拿了去。你若不这等说，便要打你二百皮鞭。"孩子道："说了却怎么？可打了？"仆人道："说了不但饶打，我还把果子你吃，早晚也要我看顾你。"孩子道："我便饶打，可打我娘老子么？"仆人道："自然打她。"孩子说："她是我的娘老子，如何苦了她？"仆人道："想她卖了你，不管你在人家死活受苦，还想顾她作甚？"孩子道："便是卖了我，也只因少了官钱，没的饭吃，不得已了。我如今宁捱二百皮鞭罢。"仆人道："你前日已招出了，如今怎改得？"孩子只是不言语。狐妖变作狗子在旁听了，说道："我疑这仆辞色古怪，果然这事有些冤枉。"只见仆人走出屋，又向一个心腹人说道："孩子言语忽变，怎生奈何？"心腹道："当初你不该诡计，坐在他娘老子身上。事已冤着他，说不得了。把孩子好歹再藏了外边去，只说又是他亲族来偷拐去了。我们偷的银物，便费些与公差也可。"按下二人计议。

狐妖听了，乃出门，把这情节说与鼠怪。鼠怪道："我也弄个神通，却把块石头假变个人，与公差锁着，他却复了老鼠原身，走入张家屋里。先看见仆人哄那孩子，把他藏拐在外，后却开了箱笼，拿出一包银子，称得几件出屋去与公差说话。那公差伺候了一会，只见张大户出得屋来。公差二人带着孩子家亲戚人去。少顷，张大户请了地方一个巡捕长官，到得他家，坐在堂上。狐妖变的假人锁在旁边。但见那长官：

头戴一冠，上有无情结；足登双履，下绽鹞子皮。破圆领束着一条角带，穷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样蹙了两道愁眉。只因地方淡薄，他又只吃乡村一碗清水；无奈官债逼迫，哪里有处借贷半厘低银？奶奶衙中报怨，一旦回乡，盘缠哪讨？爷爷心上快活，三年考绩，殿最必然。

鼠怪见那长官，坐在堂上叫公差带过二人来。二人大喝起来："青天白日，家仆盗了家主银物，却冤平人串拐！"长官又叫拿出孩子来对证。公差忙入屋，仆人已将孩子藏出。却不防鼠怪变了一个孩子，出到堂前，也大叫："白日青天，仆人偷了主银，赃现收在箱笼，却叫人冤我爷娘！"长官听了，看着大户说道：这小厮如何今日又供差了。"乃叫公差，即同大户到仆人房内箱笼一搜，只见银物均在。一时便把家仆刑起，满口供招，便放了锁的二人出去。这鼠怪变了孩子，想道："仆人奸计藏匿了孩子，冤他爷娘。幸喜我替他伸冤，如今将计就计，把藏匿的孩子送还了那两口子，叫他母子在一堆过活，却怎么消了张家这一宗卷案？"好鼠怪，想了一会，趁着那官长与大户坐在堂上，究问那盗银家仆，这鼠怪乃变了一锭大银子，忙叫狐妖变了孩子宗族，同公差进得屋来，说道："家仆诱我孩子坑害娘老子，今幸长官审明。这孩子公心明说，却也难安在大户家了，愿将原卖礼银交还，赎归家去。"长官准了，大户只得与他赎去。二怪大喜，自谓行此一善，辞了把来思而去。把来思在张家门外，只等听了这事情完结回家。只见两个鹦哥儿，飞来飞去。来思见了，合掌念佛，道："想胡僧与道士之言不差，果是我有恶孽，又救了一种。"乃回家只想行善。这二怪乃把藏匿的真孩子领到两口子家，还了他。两口子疑问道："二位恩人，不知我夫妇有何缘何德，受恩主莫大救拔之义？"二怪笑道："还是你二人平日有甚好心肠，今日遇着灾难冤枉，得善人来救了你。"两口子道："我们为觅人家佣工，有甚好心？"二怪道："你试想一想看。"两口子道："我们也只是雇在人家，出了一点忠心与人家做事。往常见佣工躲懒的，误了主家之事，还有偷盗主家物件的，还有作践他家器物的，我想那人家与你饭食吃、工钱用，图你出力，你却坏了心肠，天岂肯祐？"二怪道："这便是你善行好心处了。"两口子得了孩子，留二怪酬谢。二怪一心想着进庵听法，哪里肯留？乃辞了他，一阵风到了庵前，便要闯门而入。把门的人哪里肯容？二怪说道："我等遵谕行了一善，特来求赐放人。"威神笑道："吾神聪明，你们举动便知。这善是那把来思的，你二怪不过因人成事。算不得，算不得。难入，难入。"二怪听了，自思果然这事乃别人起根的，便离了庵门，又往他方，寻行善的事。

二怪正变了两个人在村乡里闲走，只见村中十字街头，一个愁和尚在那街石上撞头化缘。二怪看那和尚，怎么愁？但见他：

蹙着双眉两道，露着一个光头。非疮非疖又非瘤，却是撞出来皮肉。

听他声声喊叫，化斋化那馒头。苦肉计好没来由，还是前因今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鼠怪见了，说道："你看这和尚，愁眉皱脸，喊叫化斋，却把那父娘皮肉，撞得光头上长起个大瘤，果然是为生死道行，便碰破了头也无怨。只为化斋，不过是饱腹，为何这等自苦？"狐妖道："修道人苦行，或者该是这等。我们自行修善，便该斋他一饱。"鼠怪道："你听他口口声声只叫化馒头，我与你哪里去寻馍馍扁食烧饼馒头？"狐妖道："这却不难。"却怎不难，下回自晓。

第58回　狐鼠怪掠美示恩把来思救人失水

狐妖与鼠怪道："那十字街头许多卖馒头的，这和尚是看见了，便起心要吃，所以他愁着眉。"鼠怪说道："化便化，愁着眉何也？"狐妖道："他愁着眉，一则是要吃，不得到口，一则是撞得头疼，一则不知可有人舍，一则是有人舍，不知可吃得饱。"鼠怪道："你说斋他不难，便斋他个饱罢。"狐妖道："哪有钱买？我与你弄个手段，隐着身偷馒头来斋他。"鼠怪道："偷便是贼了，为斋僧自家却当个不义之名。我把土石变几贯钞，明明的买馒头斋僧罢。"狐妖道："也使不得，僧便斋饱了，那卖馒头的却折了本。"鼠怪道："这个没钱的善愿却难行。"狐妖道："这也不难，我前日与你救那两个男女，看那把来思倒是个善人。我们如今变两个和尚去化他的馒头来斋这和尚。"鼠怪道："这也说得是。"二怪把身一抖，却变了两个和尚，走到把来思门前。只见来思正走出门来，看见两个僧人，便问道："二位师父何来？要化甚么？"二怪答道："只为饥来化斋。"来思道："来得正好，也是二位缘法，方才正备了些素斋，要请一个邻家吃素的道人。既是二位饥，要化斋，便请屋内坐。"二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道："这撞头的和尚真也是没缘。偏生我们委曲设法斋他，却有这样留难。"一面二怪口里暗暗说着，一面只得入屋来。只见素斋摆出，他两个吃着只想法儿。却说人有心事，吃饮食不是不下咽，便是不知味，没好没歹乱嚼乱啖下肚。二怪吃了斋，把个桌席上精光，汤也不剩一点。把来思心里倒也欢喜，说道："俗语道得好，'斋僧不饱，不如活埋。'这两个和尚一定饱了，且再说个好看的果子话。"乃问道："二位师父，粗斋不洁，不能斋饱。若是不够，当再奉献些点心馍馍。"只这一句，便引动了狐妖乖巧，答道："我二僧够了，多承施主盛意。只是我有个老师父，在村前化斋未得，若是有点心馍馍，乞化几个斋他。"来思听了，便叫家童又捧出点心，却好都是热馒首。二怪见了，喜上心来，乃袖着馒首，辞了施主，直到街头。

可怜那和尚撞得头晕，气力也没些，人心狠毒，就没一个慈悲方便喜舍。鼠怪见他这光景，乃向狐妖道："这和尚苦苦撞头磕脑，乞化不出，一则村人刻薄，哪里不腾那一贯斋他，也积些福寿；一则这和尚把这撞头的苦行，何不庄严端正诵卷经咒，不会诵经也念几声佛爷，自有善神打供。世间何尝饿杀了个学好的和尚？他苦苦撞破头额，叫做强化恶化，反使恶心，见了动恼起嗔。"狐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你也莫要管他强化恶化，破头肿额，但出我们善心，把这馒头趁热斋他罢。"二怪当时把馒头递与僧人。僧人接了便吃，吃饱了走去，方叫谢斋。二怪笑嘻嘻却走到庵前，往门内就要进去。只见门上许多善男信女手捧着香烛的，直入无碍。有一等闲行游戏、身心不净的，近便进了门，却被那守门威神怒目指视道："亵渎作罪。"只有二怪，他却看得明与神说的话。威神见了二怪便喝道："你又来乱闯。"二怪道："我等奉谕，行一斋僧善愿，特来进庵听法。"威神道："你何尝行善？一个要偷人馒头，举了贼意，一个要假变泥钱，坑人资本。如何是善？"二怪道："我们当时也自知其非。乃转到善人家化了馒首斋僧，费尽心肠，这却是善。"威神道："你吃了他无功之食，又诈了他越外之馍，就是费了心肠也是个掠美示恩，作不得善，入不得门。"二怪道："诈了他馍，这情有的，却怎叫吃了他无功之食？"威神道："你二怪外貌假变僧人，心中一团邪念，不会念经与那施主消灾，不曾咒食与你受斋释罪。快走，快走。若要进我山门，除非自行善事。"二怪听了。只得离庵门前去，按下不提。

却说把来思二次见了白、绿鹦哥，想起当年僧道说他有五种恶报，乃逢事便举善念，也行了许多善事，却不见鹦哥的报应。这日，只因斋了两个和尚，袖了他几个大馒头去，说与师父吃，却又变了两个常人，将馒头斋那撞头的和尚。街村还传来说："两个时时务务过客拿出馒头斋僧，这馒头却不是村前卖的，却是把家的馒头。"为甚人认得馒头，是把家的？只因把来思为斋昔年僧道，说了他五种恶孽，这一番事情明明鹦哥显化，示了他三次善功，他便常常做这个大馒头斋僧道，故此村人远远传来。这来思却想道："馒头分明是两个和尚袖去，如何是两个外村过客？"且访问这过客怎个模样，村人又传得古怪。来思便疑道："这袖馒头去的和尚是两个神人化现，他却又化现过客斋僧，想斋僧也是个善功。"为此径到海潮庵来，一则久闻庵内有高僧寄寓，一则有这一点斋僧的善心。他捧了香烛前来，起得早了，东方尚未发白。这村前有一个深水池塘，来思将眼远望，尽是茫茫大水，心里甚疑。只见那池塘：

大非往日之池，阔有远天之状，汪洋似海茫茫，声势如雷聒聒。挡行路不说天堑，惊人意错似鬼魂。不是错念头，走歪了正道，定然迷了窍，误撞着邪魔。

来思远望心疑，忖道："我村这向南大道直走到庵，怎么走近海来？况我此地没海，止有一个小小池塘在前傍路，虽然水深，却也不大。莫非是我起早眼花了？便是错走了路头。"一面疑想，一面近前来，只见池塘仍旧。却有两个人在水中说话。一个道："空设漫天计，怎能害善人？"一个道："冤家自有头，还债自有主。"一个说："这是把来思应当有此一报。"一个道："你看空中有两个鹦鹉护身。"一个说："日中有个醉汉子还债。"一个说："傍晚有个瞎妇人填冤。若是这两人不来，便说不得甚么善人，甚么鹦鹉，且拿他顶了缸。"来思听了这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道：″这分明是邪魔话说，魍魉现形。有甚冤家债主想要拿人顶缸做替？我到庵中也为行善，且坐在这近池树林，等那日中傍晚，有何应验。″却好坐至日中，果见一个醉汉踉踉跄跄、东歪西倒走将过来，就往那池边行去。来思见了，急忙叫道：汉子，休要到池边。看你：

行步散乱，身子倾欹。眼乜斜，看睁又闭；手支吾，指东画西。口里胡歌乱叫，似曲无些腔板；脚下前伸后缩，如跌有甚高低。只该少吃些下波子，也不乱性；奈何不忖量迷魂汤，撑满肚皮。卧巷倒街，谁来扶你？伤生害命，哪个能医？只落得个吃时快活，怎知道那醉后如泥。还饶个脚根把持不住，但见得身骸送入深溪。

来思一面叫他莫入池边。那醉汉哪里听依？他却一面嗟叹。这醉汉的必至之情，果然走近池塘，一跤跌入池水深处。这来思一心恻隐，便顾不得解衣，往池中去救。那醉汉一把手扯住了来思，死也不放。来思也慌忙了，道：″罢了，罢了。我只因一时动了善念，造次救人，却不想自立个实地，分明是冤家债主，早夜阴魂，话不虚谬。″那池塘深水处，若似人扯的一般。来思正在慌忙之际，却说狐、鼠二怪离了庵门，正计较寻些善事去做。忽来到池塘之处，见二人在水里相搅做一团，若似泅水一般。二怪见了，慌忙弄个手段，直入池中，把二人救得起来。二怪见一个醉酒汉子失脚入水，也吓得酒醉半醒；一个却是来思，曾受过斋僧之惠。狐妖便问道：″把善人，你如何同这醉汉浑搅水池里，莫非是争斗投水？你们或是俱醉，失跌入池。我们若迟来救，可怜你二人性命不保。″来思便说出醉汉失水缘故，却又把天早阴魂说话事情说了一番，却才拜谢二怪。二怪听了，鼠怪说：″且把这醉汉送入村街，就有他的熟识。″扶着去了，方回来与来思讲到庵中听经的话。来思又把瞎妇日晚缘故说出。二怪道：″宁可信其有，不可说其无。″乃同来思到得家中，换了水湿衣裳，吃了些酒饭，方才问二怪姓名，因何与小子熟识，救了残生。二怪道：″实不相瞒，我二人向日行路肚饥，遇二僧赠了我几个馒头，说是府上布施他的。″来思道：″事果有的，却闻说又斋了撞头的和尚。″二怪忙忙答道：″正是，正是。我二人吃了两个，却省下几个斋僧了。如今闻得海潮庵高僧说法，我二人特地去随喜，路遇这巧，救了尊长，又承高情款待酒饭。既是阴魂说傍晚有瞎妇过池填冤，我们与尊长守着池边。若是果有，救她一命，也是阴骘。″来思道：″好事，好事。况且顺路到庵，也是功德。″

却说这村间有姐妹二人，姐嫁了一个不守本份的汉子，妹嫁了一个微末生意的丈夫。这不守本份的，浪荡了家私，专一引诱良家子弟嫖赌，也不知坑陷了多少好人家儿男。这池中冤魂便是他引诱坏了的，投入魍魉。后来没人引诱，贫苦生出恶病而亡。这妇人一气，把个双目瞎了，孤寡无靠，却依栖妹子身边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活。这妹夫当年也劝他汉子做些好事，便是微末的生意也是个本份前程。汉子不但不听他言，还笑他说："你那微末生意，吃辛受苦，一朝不足分文，只好糊口。似我这买卖，大盘吃肉，大壶吃酒，大包用银钱。"妹夫道："大是你的大，多是你来的多，受用是你有受用。只是世间辛苦出来的银钱，便受用得心安；若不是辛苦艺得了世间财，纵有受用，也不长久。"汉子笑道："多少贵族富室享不辛苦的钱钞，受现成的福，代代快活心安。"妹夫道："你道贵族富室享现成福，不受辛苦，哪知是他祖父的功德，贵的是先世忠国爱民，积下的俸禄，与子孙受用；富的是前人勤俭经营，挣下的家私，与后代享成。"汉子道："妹夫你休管罢。我是吃惯了的口，用惯了的手，做惯了的事。你本是个贫守份，穷骨头，没福受用的，休管我罢。"怪了而去。因此天道却也古怪，一旦丧了，止遗下妇人，又瞎了眼，依栖着妹夫。这两口子既出一个好心，怜是亲戚瓜葛，便该恩养他个孤寡之苦，乃终日颠言讥诮，叫这妇人瞎着双眼，没处诉苦，一直跑到池边来投水。天色傍晚，那池中魍魉说道："我想在日，被他汉子千般哄、百般诱，把家私坏了，且欠人债负，逼迫以至投水。可怜那时也是一急无奈，投入水中，谁想孤魂苦恼？"

悲风情惨切，长夜晓何知？

不乐阴千载，宁安阳一时。

魍魉自悔，要寻顶首。却好瞎妇情苦奔来，正要投水。那魍魉喜道："那汉子坑我，今其妇填冤，报应不差。"正要伺候扯她，哪知二怪与来思守着，果见一个瞎妇走来投水。那瞎妇不就投水，乃哭哭啼啼，把她汉子生前行止，说一句，哭一声；却又怨那妹夫两口子，也说一句，哭一声。来思听她哭了说，说了哭，将次要跳，乃大叫道："那瞎婆子，你既说你汉子当年过失，你为妻的，也该劝谏。若是劝谏不听，把今日投水的性命那时拚着，为丈夫的，也有听妻贤劝的。若是改行好处，做本份营生，你哪里知道天道决不叫你汉子身死。你瞎了双目，孤寡无靠，想你那汉子在日来的空头钱钞，你只图受用他的快活，怎想有今日！"那瞎妇听了，眼虽不见，心里却明白，说道："好言语，今日悔是迟了。"他这明白自己当年的不是，却就消了一肚子气，哭哭啼啼，只说妹子的不是。来思又说道："你也不该怪妹子，他是念你同胞姊妹，养活你生，妹夫又是看妻情份。若是你再没有亲妹，谁人顾你？你如今自思自省，忍些闲气，与你亲妹和好过日子，莫要寻这条苦路。"瞎妇被来思说了一番，心也知悔。狐妖乃扯她上了街路，直送她到妹夫家，把她投水的话说了。那妹子也哭啼啼扯她进屋去了。狐妖乃复到池边，同来思趁着月光，直奔庵里来。但见那月：

皎洁如同白日，清辉遍满长空。一轮照彻万方同，倒影星辰摇动。莫道寻常三五，但云今夕佳逢。更楼老子兴无穷，喜与高人赏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狐鼠与把来思趁着月色，不觉的走到庵前。二怪到底害怕把门威神，不敢近庵，在远树林边，乃叫来思说："尊长，你住居近地，庵僧必熟识，此时天晚，只恐月下难敲其门。你先去探个消息，我等远村来的，见景生情方是。"来思依言，乃先走到庵门，只见庵门大开，善信出入甚众。来思问众人："今夕夜深，如何庵门大开？"众中一个答道："今日是高僧三位徒弟说法，晚建一堂施食。"来思听了，便直顾上殿，看僧施食，乃忘记了两个同来的在远树下等信；这二怪久等不见来思回信，乃起身只得前来。狐妖与鼠怪道："这番料威神必然容我等入门。"鼠怪道："怎见得？"狐妖道："我们救池塘两命，乃是自行的善功。"鼠怪道："正是，正是。"毕竟二怪可得容入庵门？下回自晓。

第59回　威神三阻狐鼠怪菩萨两查善恶医

话说祖师随路演教，度化众生，到处庵观寺院，有静室可坐，便经旬寄寓；逢着僧尼道俗，有缘法可度，便随遇开悟，自多不语，每每三位徒弟代言。因此在这庵中，应答善信开度事情，多是他三个高徒。一日，庵中众僧见来谒高僧者众，便发了一个善愿，向道副大师说道："大师道行甚高，度脱虽众，只是终日费烦口耳于生在善信，利益宏深。若是建一个道场或是施一堂法食，济度幽冥、孤魂等众，也是莫大功德。"副师答道："我等谈经说法，便是济度众僧道，生者得悟，恐亡者未沾。"尼总持师便也说道："事有阴阳，道本无二。"众僧又道："见在度亡科仪，岂是虚设？"道育师道："科仪乃明见功德经义，还本不见真心。"三位与众僧辩了一会，彼此大家都端会入定。忽然副师于静中现一个光景，见殿旁一根枯木，忽然其中腾出一位神人，其下一条大蟒蛇钻出。那神人大叫道："和尚，你既明人天大道，怎不念六道众生？若说科仪陈迹，这蟒可以转超。"言罢不见。副师出静，见阿罗尊者圣前有此景象，乃与众僧议建一个佛会。三位师兄师弟，一位一日，主坛法事，讲经典，仿科仪，摄孤施食，真也是胜会，村乡善信来往布施。这一日，正是副师主坛首日，却说庵门大开，把来思直入上殿观看。狐、鼠二怪久等，只得到庵门，方才要入，只见把门威神又拦阻着说道："你未有独行善功，如何又来搅扰？"二怪道："救三命于池水，却是我等自行之善。"威神道："为此一善，冥司正在这里议功，若不是把来思一念始发，你等哪有这一种善缘？"二怪道："我等若救之迟，把来思自顾不暇，尚安得为功？"威神道："正为把来思有这水灾恶报一种，未作在何项，故此菩萨的白、绿鹦哥未现。如今作他的又有你们；继后作你们的，又有他功创始。今日较往常法门更肃，你看那自身不洁，故入误进，自招罪孽。你们比此不同，原有性灵，你知我见，故此阻你者倒是度你。"二怪听了，乃慨然说道："既是善功不曾注明，把来思非此一善，不得消他一种恶报，我们情愿让此一善功德，救解了他恶孽一种。"只这一让之言，只见威神呵呵大笑起来，把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庵门大开了，说道："一言两成功果，你两个不独善功，且定转生人道。进去，进去。我如今不阻拦你了。"二怪方才昂首进庵，直到殿上。后有清溪道人诗五言四句，说忍让真是善功：

不竞真为福，让功果是高。

世人能退让，灾祸自然消。

狐妖进入庵门，走上佛殿。那狐妖是久历过的地界，弄过了手段的僧庵，只因近日威神凛肃，又且他心信法门，随着禁忌，去修积善功，进入庵来，上得正殿，他都是熟游。只有鼠怪在那社里成精，弄妖捏怪，不知善地广大，殿宇巍峨。他见了众僧凛凛拜礼圣像，课诵经文，众信男女依拟行道，乃向狐妖说道："我在社中，张头露面，躲躲拽拽，只知弄法儿，耗粮食，若不亏你携带，走这福地，怎能够见广识大，开阔心胸！"狐妖笑道："料你鼠腹有类蛙肠，便开阔了也不大。"鼠怪道："老狐你说差矣。我不入这禅林，我也不会说话。世间心胸，有见识，便自阔大。若是没见识，便原来阔大，也是小家子。我今幸承你携带，入了善地，便会巧言。我不是巧言，乃是一句道理。人若有了这道在心，明了这理在腹，莫说是我鼠腹，便是个疙蚤蚊虫，他也脱离了篾芒小见。

二怪一边闲谈，一边看高僧依科行教。但见他：

高座法台，朗吟梵语。众僧齐和真经，钟鼓迭鸣押韵。烧香的倚者虔恭，剪烛的沙弥端肃。那个善男信女不侧耳仰观？这会鼠怪狐妖也倾心敬仰。

只见副师坐在法台上，先持解结咒，后诵度亡经，那些善信不见，这狐鼠却知。少顷，山门洞开，孤魂野魅充满庵前，直连境路。也念了施食真言，那法食变满法界，有听了经咒，悔悟生前作孽的，喜道超生有路；有沾了法食，受用现前功德的，乐然饱腹无饥。二怪直候到法事完毕，副师下座，方才抬头看众人。只见把来思也杂在众人丛里观看。二怪方才近前说道："为何不回个信息，叫我林间久等？"把来思方才答应。

原来，妖魔邪怪在庵外变幻迷人，到了福地便不能隐藏，他两个俱现出原身，吓得把来思往殿上一把扯住了尼总持道："师父，怎么道场法会，却惹了狐鼠精怪入来？"总持把慧眼一观，果见两个狐、鼠假变人形，到此藏隐不住，明明两个孽畜。他见了高僧，便齐齐跪伏在地，口口只求度脱。尼总持道："我师兄道力可见高深。一般兽畜也来求度，何况于人不知省悟，不求度脱？"乃看着二怪说道："有奸莫弄，有妖莫逞，充满善心，自超上等。"总持念罢，把手结一诀，只见阶下一个黄巾力士现形。总持道："可把此二怪押赴轮转，说他出离了畜道，却积了三次善功，且又悔心入我福地，万毋叫他再堕入畜生道里。"力士听了，即把二怪押去。

二怪欢欢喜喜拜谢而走，把来思方知高僧法力。当下夜晚众信散去，他只得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庑廊下歇宿。他心里惊疑作怪，说道："怎么我为救人落水，几被沉没，感得这二人拯救，怎知竟是狐、鼠两个精怪？今若不是高僧看破，押他超生人道，只恐精怪变幻，终是迷人。又想我当年胡僧道士说我五种恶报，屈指算来，白、绿鹦鹉已现了三次。昨日救人失水也是一种善念，怎么不现出鹦哥？"心下正疑思，忽然钟鼓齐鸣，却是尼总持上殿，轮班请行法事。来思见了，忙抹了一抹脸，上前合掌礼拜，说道："弟子把来思，当年有胡僧道士化斋，说我有祖父积下的五种恶报，因始祖有一善化解，赐我二个白、绿鹦哥，叫我见绿鹦知省，见白鹦知解，我弟子已三见鹦哥现形；想已解了三恶。尚有二恶，不知作何善功，得以解救，望高僧明白示我。"尼总持听了，合掌道："善哉，善哉，你祖父积恶，报应在你。此是你家门事，自然不爽的果报，我僧人怎知？你既有往年僧道指引度脱，你自家行修自家解救，我僧与你隔心异念，如何得晓？"来思道："自师父们到庵，我村乡何人不知，道说高僧说破尘情，指人心胆，度脱了七祖九玄，解释了九幽六道。若是我弟子有甚积恶，望师父真诛其心。"来思只说了这句诛心，便打动了他慈悲方寸，乃向副师道："这位善人，满口说出往因善恶，所谓直陈衷曲，我又何必诛心？师兄，你有过去前世之因，试一表明，看他未来报应，或是解，或是受，使诸有情尽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副师点首，乃端坐入定，两个时辰出得静来，于诸大众前直说出来思祖父积恶根由、始祖一善功德。却是何善何恶？众人倾耳而听，只见副师一件件说出来道：

来思始祖为华佗，奇方救病起沉疴。
含冤苦被曹瞒害，焚却医书没奈何。
谁教后代流南度，不法丹溪乱认科。
火症错当风凉治，枵腹说人饮食多。
胡针乱炙伤人命，任意歪医惹笑呵。
积下恶冤遗后裔，五种冤愆报不苛。
一种诲奸招刃害，二种女子被灾磨。
三种投溪沉水报，救人孩子事差讹。
尚有恶因留二种，幸亏福地拜弥陀。
行善何须限数目，便是百种不为多。
为甚胡僧求度脱？只因行孝有鹦哥。

来思听了副师说出来的前因，乃说道："不差，不差。我家传来说，始祖上是一个卢扁良医，到人家医病，把人疾病当自己父母的疾病一般，望、闻、问、切，寒良暑温，苦心萝思，救疗人病，活者甚众。不意祖父接代家传，不遵祖意，只贪财利，轻人死生，任意胡医，故此我未学前业，远投这村，赘入人家。幼因失了母氏，无处寻访，我想人生世上，忘了生身之母，就是不孝之人。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方才师父说出鹦哥乃行孝之鸟，如今就拜辞了师父，回去寻母。倘天假良缘，得逢老母，再来修谢。"来思只发了这点好心，猛见殿高处鹦哥现于菩萨之前。来思见了，随拜礼圣尊，出庵门而去。众僧便问副师说道："大师方才说出他祖代善恶根因，但只说个鹦哥微意，并不曾讲明了他后这一种之报。"副师道："那救人孩子，非为正善，乃是狐、鼠弄怪而成。救人沉水，就解了他自身沉水恶报。今日礼拜福地，便是四种。尚有大恶孽一种，不敢先泄，只看他寻母这一种人间最大之善，能解极大之恶，无有孝道之大也。"说罢，众心悦服。按下二师轮修道场功德不提。

且说来思明晓积来恶孽，报应善功，只因高僧说明孝道乃世间最大一种善功，他便想起生身之母，只是幼年他父行医，误伤了一人性命，那人饮恨九泉，诉冤在报应神司，说庸医枉害了的冤魂。神司怒道："生死根因，都有个造化气数。你数当绝，如何怨他？哪里知道，就是误伤，也是气数假借他手。况且伤你不过一命，他活人却也数多。"冤魂泣道："若说气数，不敢怨他。若说假手，真也害在他三指。"神司道："如何害在他三指？"冤魂道："他三指未明寸关尺，一心只想浑愚人。可怜万劫难逢人道命，被他轻易送残生。"神司听了，哀悯起来，便查他父的报应，当夫妇殒灭，人那幽暗地狱，仍积恶孽与来思，计有五种，神司即命鬼役，勾他夫妇。

却说来思之母，叫做把氏，夫便行医，他却熬炼膏药，私施于人，多救了人疮毒疾病，有此阴功。这日药帝菩萨正降人间，怜疾苦，察善恶，查医者之良庸。若是善人，便遇着庸医，他也阴中默助，手到病除。人说泥丸子也治好大病，哪里是泥丸子效灵？却是善心感到菩萨慈悲救护。若是恶人，便遇着良医，偏生认错，哪里是药饵不灵？都是菩萨不宥。鬼役正来勾他夫妇，却好菩萨遇着说："把氏多行善，当宥。"鬼使遵依佛旨，不敢勾她。菩萨又查出把氏为夫炮制药饵，便有佐夫误用伤人之罪，免她死地狱，不饶她生罪孽。偶然遇着盗劫兵争，把来思了遂失迷两地。把来思流人远村，不思生母，赘入人家，只顾妻室。不但未有子嗣，且五种恶报，见于面貌，被僧道昭然明见。他既消却四种，这一种却也异常。却说来思之母，被刀兵离失，走到海沙荒僻，饥饿困倦难行，仆地跌倒，坐在荒沙之上，正啼哭不止，忽然见一老妪，手提水罐，一步三挨，好生难走。但见那老妪：

白发乱蓬松，拦腰束短裙。

一步那三叹，手提汲水瓶。

老妪见一个婆子坐卧在沙上，看看走近前来问道："婆婆何处来的？怎么这般狼狈？"来思之母一面悲啼，一面说道："我是远方被强贼刀兵赶慌，与子失散了来的。"老妪道："你这婆婆，想那子不是你亲生的。就不是你亲生或者自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乳养，晚娘随嫁，遇着荒乱便死也不离了母，怎么一个亲生之子遇兵荒盗贼，失离走去？"把氏道："老妪，你不知有个原故，我夫在日，曾做些伤理事业，天叫我逃亡死难，幸然存得个残生，走到这里，饥饿难忍，进退无路。老妪救我一命，也是阴骘。"老妪道："我也是远方逃难到此的。说起来话长，但前树林有我的一个侄子居此，我因投托他家，得一碗饭食。今到海边，汲些淡水。你可强挣到我侄家，把碗饭与你充饥。"来思之母只得起来，同老妪走到林间。只见半厦草屋，里面一人仰卧在个草铺之上，口里哼着，见了婆子，便问来历。婆子把前情又说了一番。方才问那人为何仰卧口哼。这人说道："不瞒婆婆说，我也是远方人，名叫做捕窃。怎叫这名？只因捕鼋鳖为活，偷海洋水兽，窃水中生物，人便称我这名。只因晓得这地方多鼋鳖，搭了半厦草屋，在此处捕鳖。此去人烟辐辏去处有十里之遥，一向得鳖去卖。偶因海中一怪鼋，被它咬了脚面，不能行走。却幸得我这姑娘，也是避荒来此寻我，乃留她在此。我如今亏她扶我海边，早晚捕得些水兽，有市人到此，米换收去，我借此苟延生命。婆婆，你放心权住两日，待我脚好，为你找问。"婆子稍谢，乃问老妪："走路如何也艰难？"老妪说道："我是少年足有寒湿之气，遇着劳碌便发。前日是逃荒到此伤了。"来思之母听了，道："不难，不难。包你两人都腿脚安愈。"却是怎生安愈，下回自晓。

第60回　把氏施膏母子会鼋精报怨说因由

话说把氏当年佐夫炮药，知道膏药能贴疮肿、随脚不能行走等病。他却叫人村间取得两味油与黄丹，熬成个二八丹，专贴疮疾，与捕窃、老妪贴上就愈。捕窃与老妪大喜，感他好意，留他居住。那市贩来收水兽的，问起捕窃脚如何愈，因知是把氏膏药贴好，乃传引了害足疾的许多村中老少汉子，齐来取讨膏药。把氏慨然熬炼济人。一日，正在草屋熬膏，只见一个道人走到屋下叫一声："女善人，你费了好意，救了些行不得的人。"把氏道："正为他行不得，我好心救他。"道人笑道："谁叫他行不得的，他却要行？冥中就与他个行不得。也罢，你既行了好心，管教你母子团圆，也是你子完全了两夫妇的孩子，使他子母欢合所积。只是这传引来害足疾的，都是他行不得的冤缠，我仙家有个知过去未来法术。但有来取你膏药的，问他行不得，便来问我，叫他行得，方与他膏药。"把氏听见道人说管教母子团圆，他便心善，乃依着道人，有那取膏药人来，把氏问道："可是行走不得？"其人道："正是，正是。"把氏便叫他到海滩上问道人。这时取药就有十余人，都说两足行走艰难，也有病疮肿的，也有病筋骨的，也有笑的，说道："往常取药何尝问甚道人？"也有信的，说："想是仙方传授，方有此灵验。"一时齐到海滩上。只见果有一个道人坐在滩上，手里拿着一柄拂尘，闭着双目，端然而坐。众人上前，那道人睁开眼问道："列位到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干？"只见众人：
足不能停立，腰何尝直存？
腿脚生疮肿，都是残疾人。
众人见道人问来何干，便道："我等都是行不得，到婆婆处取药的，他叫来问老道。"道人说："你众位行不得，只该安坐在家，如何却又行来？"众人道："只为行不得要医，强勉走来取药。"道人说："世间好事善行，你却不肯强勉走去，偏行不得的，强勉行来。你越强行不得，越害得深了。我小道要列位来问的缘由，非是叫你来问我，是我要问你列位。"众人问道："老道，你要问我等何事？"道人说："天地间一个人，事也关心，行也关心，都是一般人。偏你生疮害肿，足不能行，都是你心事不同，灾害在你足上，明叫你知道，这行不得的事，必须把个好医行得，方才不受苦。"众人道："我等愚而不悟，不明白心上何事行得，何事行不得。如何就使足受灾殃，半步也艰难受苦。"道人乃先指着一个人说道："就观此位面貌倾欹，容颜黯淡，必是心有欺瞒。凡人心有欺瞒，便有行不得的去处，轻则灾疾，使足不前，重则拘挛，四肢下举。"这人听了，忙问道："何为轻？何为重？"道人说："轻乃瞒人利己，欺懦骗愚；重乃不忠不孝，欺长上，瞒天理。"这人听了，道："老师父真乃仙人，我小子也只为经营些小生理，养赡妻孥，使了些假钞低银，欺瞒市井，却非大过。"道人笑道："假钞低银乃明瞒暗骗，这宗重孽却也不轻。人若犯此，怎能够脚手轻健？你这个行不得，行不得。便贴一千张膏药，也不济事。"这人听了，慌忙跪倒说："小子回家，便悔却前非，以后只是人心天理。"道人说："若是真心去改，只消一张膏药，行得，行得。还要遂你求利真心，起家丰富。"只见一个人问道："小子也是足肿，行不得的。老道看我小子何因？"道人说："小道看你骄矜气色，必是心中傲慢。小则恃富逞才，大则凌尊慢长，大小都行不得。"这人问道："恃富便怎么？逞才便怎么？凌尊慢长便怎么？"道人说："富乃你有财，怎么骄矜自恃？人便贫穷，也与你富无甚相干；便是贫的来卑污求你，你却自恃骄矜不得，反不能保守其富，其间祸隐不测。若是你有才，不过自荣自贵，也与那愚不肖无干，骄矜何用？便是逞才能，自骄倨，就是抱负多才，也不坚固，轻佻生灾。若是凌尊慢长，这骄矜的心肠，必然倨傲，干犯长上，却不止这腿足行不得也。"这人道："有理，有理。只是我小子也无才富可恃，也无尊长可慢。实不瞒老道，我家传来略有些贵倨势力，自谓村乡人不如我，无求人之心，便有常自满之色。老道见教我，从今只谦卑以自处罢。"道人听了道："善人，若是如此，贵倨可以常守，还有尊荣在后，不消膏药，就坦然行得。"这人说道："我为取膏药，那婆婆叫我问老道，原来是你要问我。若是不用膏药，却用何药？怎得坦然就能行？"道人说："善人，果是化却骄矜傲慢，我有一丸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药，叫做东坦健步，吃了就行。"乃取葫芦在手，摇了几摇，摇下一粒丹药，当下与他吃了下肚，果然就坦然爽利而走。

却又有一人忙忙的问道："老师父，小子足疾甚痛，也是有缘故么？"道人说："小道看众位，哪个是没病无因行不得的？都有根因，待我一一看来。"便把这痛甚的一看道："呀，你这痛还不算甚哩！看你面带笑容，心藏毒意，定是不与人方便解忿息争，乃是刁词拨讼。只恐天理有伤，王法有宥，这足之上还要痛得紧，行不得，行不得。也是你缘法，免了膏药贴腿，与你一粒安心丸，除痛回家，急急自问己心，自然此痛不发。"这人凛凛点首谢去。道人却又看着一人道："善人，你也是狠毒心肠，行不得。侧隐之心，人孰无有？宽裕之念，便现于色。你为何见危难不救？视贫苦不怜？算人下井，还压以石！若要行得去，须是悔却从前，方可贴得膏药。"道人看一个说一个。众人问一件，道人答一件。总是冤愆，关系自己心术，并无一个善信仁人，遭此灾疾不能行走。众人听了，十人九服。却有一个笑说："老道，你言特迂，未足深信。我村中也有持斋修善，生疮害病，不得行走的。"道人也笑道："善人，据你说，持斋的就没个使心用心的？修善，就没故作故为的？或者他不为恶，也有一时不知不觉，不行忏悔，冥冥不差。难道不是个报应？也只要自己思省，使行不愧影，就无灾障。"众人听了，连这个人也都拜谢。

正说间，只见把氏手携着许多膏药，来施与众人。众人接了膏药，方才一步一步挪足而去。也有听了道人之言，一时大踏步走去。把氏方请道人到屋吃斋，那道人把手一指道："那远远走来了一个取膏药的。"把氏回头一看，果有一个人肩伞担囊，大步走来，不似足疾不能行的。把氏看了这人，回头哪里有个道人？把氏望空磕头道："爷爷呀，想是个好人。"便下拜起来。那担囊的走近上前，看着把氏，放声大哭。把氏方才认得是自己儿子，母子哭了一场。乃到草屋，把来思方说出离散赘婿缘由，把氏也说出逃躲到此真情，乃问子如何找到此海沙荒处。来思道："老母不是施膏药，我如何得知？想当年母会熬炼施人，故此我在村中。有个道人指引到此，果然遇着老娘。"说罢，等了捕窃渔人回来，辞别老妪渔人而去。方才出门，只见白、绿一对鹦鹉飞在半空，把来思望空而拜。把氏问故，来思备细说出一番前因，母子嗟叹不已。方才走到海边，找寻归路，忽然黑气漫漫，对面不见人踪。来思与母慌疑迷道，只得席地而坐。少顷，黑处只见一妖怪生得凶恶。但见他：

灯盏眼两道光亮，赤头发一似红缨。青脸獠牙，状如鬼怪；查耳糟鼻，形似妖精。手足都是一般无异，衣裳却少四角拖襟。见了他母子两个，张嘴就要吞人。

来思母子见了，慌张害怕，说道："青天白日，你是甚么妖魔鬼怪？可怜我母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久抛离别，今日方才找着。平日与你无冤，近日与你无仇，何故作此黑雾漫天，拦阻我行人归路，张着大嘴，凶恶要吃我们？"妖怪道："你这个恶孽，原该我吃的，只因你入了善门，行了善事，今日非我食也。却如何熬炼膏药，救好了我的仇人，还说无冤好话？"来思道："熬膏药固是我母，救好多人，却不知谁是你仇人。我母不知，误犯的罪过。望你可怜她老迈残年，我情愿代母，与你吃罢。"妖怪道："你果是个入了善门的，你出了这一点孝心，便该我吃你，且也饶恕。只是那捕窃捕我辈水兽多年，忍心伤命，积仇已深。前因遇着，正要吃他，被他得命走脱，止咬了他一只左脚。正要与他日久不愈，以致伤生，却被你膏药医好。如今在此等他，只恐你母子又把膏药救他，故此说你知道。"把氏听了，便诳他说道："我熬炼的膏药留下一二百张于他，他如今口哼叫浑身疼痛，满身都贴着，你却吃他咬他不得。我那药草，你若沾了些儿气候，便不能活。"妖怪道："你这等说来，你定有几张儿在身，我也不敢闻你一闻，就是厉害。"来思听了，忙说道："冤家只可解不可结。你是替水兽报仇，我们是代捕窃消罪，且问你非水兽族类，怎肯报捕窃之恨？你却是何兽？"妖怪道："你听我说来。"乃说道：

自从盘古分山水，海洋波中生我们。
四足随潮上下划，五湖任我往来委。
头长不似短项鱼，口阔岂像虾须嘴。
龟鳖须教让几分，蛟龙不敢吾轻侮。
有时体壮大如山，有时身小藏浅水。
可恨渔人心不良，说道此肴真味美。
叉戳网拿不遂心，刀斧分开壳与髓。
你为日食做生涯，却教水兽为冤鬼。
万中无一我长存，要与渔人仇此彼。
若问我的历来因，老鼋说实无虚诡。

把来思母子听了道："原来你是老鼋精，恨捕窃捕获你同类，如今要与他报仇。谅你一个水兽，怎敢把人仇害？要是依你仇害人，从古到今，也不知多少人捕获水兽，曾见哪个水兽害了一个？"鼋精道："人害了水兽，是人倚着强梁势力、机巧法儿，伤了水兽。可怜那水兽势力不如人。善人说得好，蝼蚁贪生，它岂不惜命？天地间，善有善报，恶有恶因。死兽有知，宁无怨恨？鬼神有灵，岂不察此怜彼，与杀兽之人做一个对头？任你机巧势力，却当那神鬼暗算不过。实不瞒你母子说，我这海中龙王甚威，也恼那机巧捕获水兽的。我因诉这世间强梁倚势渔人，也叫他个瓦罐不离井上破。有时风浪恶，长年渔人也落水，丫头孩子也失脚，不留他的。"把来思听了笑道："自从无始以来，水兽贪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食水兽，哪里说甚报仇？世有渔猎，也是一种生人养身的生理。"鼋精听了，怒目直视着来思，说道："世间凡事有个从中的道理，有个慈悲的心肠，谁教那捕窃忍心机巧，捕获无厌？又因那馋口恣意的世人，取食过多，减膳辍乐。圣人也有个斡旋造化、解谢根因，难道这个功德，你母子也不知？"来思被鼋精说得闭口无言，只叫："我们回到捕窃家，劝化他改业，如今求你莫要黑漫漫地吓我们。"鼋精即时往海中下去。

来思母子复见了天日，将信将疑，欲待要找路归去，只怕前边又遇着妖怪；欲待要复回捕窃家来，又怕他不信，徒走一番。思前想后，母子计较，正没个主意，只见风浪海中，又有个黑漫漫的光景。来思乃向母说道："罢，罢，妖怪把我话当信行人，若不复回劝化他，我以谎诈，这光景却难推却。"母子乃复走回来。恰好捕窃脚又疼痛，正在卧处口哼，见了他母子，却又喜欢十分。把氏又熬了两个膏药，给捕窃贴在脚上。来思方才把鼋精的话说出来，捕窃哪里肯信？说道："这话有些来头。老兄，你也不知，我这村间，捕渔为生的却也甚多，他却不会使法儿捕鳖拿鼋，只有我一人会机巧捉这水兽。为此市贩到我家甚多，却也赚几贯钱钞。这弄黑雾变妖怪，都是海上这些渔人气不忿我做这一宗买卖。老兄母子肯住在草屋，便多住经年也无碍。若是不肯住，便照大路坦行，我也不敢羁留，却不要信他。"来思道："老兄何苦执迷不信？岂有青天白日，一时黑气漫漫，妖怪凶凶恶恶，站在面前，一句一句说得不差，岂是小子来扯谎，听信你行中渔人诳你？委实妖怪等你到海边，还要算计吃你。"捕窃一则是膏药上脚，脚便止了疼痛；一则是听了来思之言，激恼起来，拿了一根铁枪，向来思说道："你看我此去，若是真鼋精，待我枪戳了他来，碎分了，卖与贩鱼的，若是假鼋精哄了你来说话，叫他看看我这铁枪厉害。"说罢，往海沙上一直走去。来思母子被他恶狠狠几句言语，留身不住，也不顾他，辞了老妪就上大路，往前村而去。老妪留他不住，乃锁了草屋，也向海沙上来。看捕窃忿忿持枪，去作何状，下回自晓。

第61回　捕窃变鼋知苦难僧人论酒说荤腥

话说捕窃拿着一杆长铁枪，怒气往海边来寻甚么鼋鳖精怪，看是哪个同辈渔人，调谎哄来思母子，要夺我道路生涯。他一直跑来，哪里见什么精怪，一边笑道："我说是调谎。"一边叫道："是甚鼋精鳖怪，早早出来，试试老捕的铁头枪！"方才叫了一声，只见一阵风来。那风却也厉害，但见：

黑雾从空卷，乌云向海奔。

眼前物色暗，耳内响声闻。

刮倒林间树，惊慌海上人。

荒沙人迹少，草屋尽关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风过处，只见黑气漫漫。捕窃拿着枪，腿肚子先转了筋，咬牙大颤，说道：″爷爷呀，我每常只知道叉一只团鱼，哪里晓得个什么鼋怪，真真的有些跷蹊。″来思母子话不虚传，果然一个精怪，青脸獠牙，耸耳环眼，手执着一杆大刀，带领着许多小怪。捕窃见了慌张，无奈势头没法，只得大着胆子叫道：″精怪，你世间中何物，敢来惹我积年老捕？″妖怪骂道：″你这贼窃，是海哪件生理换不得饭吃，哪样经营赚不到钞用，偏要做这网鱼。便是钓些小鱼碎虾也是伤害物命，却还要设机巧，捉我们水兽贩钱。你便得钱使用，却叫我们水兽好好的在水中洋洋得意，忽然被你捉将去，零割碎分，卖与那馋第痨下油锅，滚汤煮。因此这大小水兽，张头露尾，躲躲拽拽，害怕你捉，不得安生。一向要咬断你脚筋，叫你走不得路，捕不得鱼，饿死了你这贼窃，谁叫你自来寻死！″妖怪说罢，把手内大刀照捕窃斫来。捕窃没奈何，只得挺枪遮架。他却是个戳鼋叉鳖的惯家，倒也有弄枪的手段，当着海沙岸上，两下厮杀起来，但见：

长头枪分心直刺，大杆刀劈面不轻。

捕窃是积年网户，鼋怪乃多日妖精。

一个恨他捉去卖，一个怕怪不相容。

鼋虽恶也怯枪狠，人没法要顾残生。

一会家你冲我撞，半日里谁胜谁赢。

两个斗了半日，鼋精不能抵敌捕窃长枪，乃叫众小怪帮助出力战斗。众小怪道：″网鱼捉虾的，是我辈仇人。这贼却是你老鼋的对头，我们与他无仇，就叫我们帮助，也不肯尽力。″鼋精道：″你如今帮我胜了他。你看那海塘上，多少捕鱼戳虾的，少时你去与他们战斗，我也出力助你。″众小怪却是些虾鳖鱼虫、泥鳅蛤蜊，你看他各执着一件兵器，上前助战。这捕窃看看败了，倒卧在沙上。鼋精看见，忙吐了一口粘涎，忽然把捕窃身子变了一个大癞头鼋，鼋精却夺了捕窃的精气，变了一个捕窃。众小怪见了问道：″这意思却是何故？″鼋精笑道：″他弄我，我弄他，叫他自弄自。待我也把他村市上去卖，叫他也尝尝滚水油锅之苦。″众小怪听了道：″这等说来，那海岸上我等鱼虾仇人，正在那里撒网把钓哩，我等也去使这个方法儿，叫他大家也与市上吃我们的尝尝滋味。″说罢都飞星去了。

却说捕窃被鼋精迷了身形，变作大鼋，被假捕窃挑到村市上，一时就有市人携钞来买。假捕窃手里拿着把尖刀，说道：″老官，你要整买，却是零买？″捕窃此时两眼看着，耳里听着，心里要说，却说不出，乃想道：″若是市人整买，还挣得一时性命，若是零买，便要刀割。我想当时卖鼋，整卖零卖，便是这个光景。″正在恍惚如梦惊疑之处，忽见那些小怪，也把渔人迷变了鱼虾，小怪却变了些丫头小孩子，提着篮儿篾篓，口里叫着：″卖鲜鱼与活报。″那渔人却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市人说话，又不能喊口叫冤。你看他一个个攒眉眨眼，状若乞怜。他却见了捕窃认得说得，彼此只是互谈诧事。任他喊叫，那市人数钞不理，只得交钱拿去。忽然市上走了两三个酒汉来，捕窃看这酒汉，东歪西倒，踉踉跄跄。他便认得鱼虾都是人变，鼋精也是人形，卖鱼虾的丫头孩子却是鳅鳝，卖鼋的捕窃却是妖精，乃大喝一声："妖物，为何青天白日假变人形，倒把真人弄假！"这水怪被酒汉两三个一顿拳撞脚踢，打了飞走，却丢了鱼虾大鼋，都复了人身，尚昏迷悟。村市买鱼虾的，见了都惊怪起来，说道："怎么鱼虾大都是人形？"就有那馋痨好吃鱼虾的，说道："原来这水中鱼虫湿化的，也都是人变的，吃他怎的"疑怪的都走去了。酒汉乃把捕窃并渔人，一掌一个，都打醒了，却如梦幻一般。及至省了人事，他啐了一口，好似梦醒，但不知何故，也不谢酒汉而去。

却说这酒汉如何明白这一种光景？他却是陶情，同着终日昏、百年浑两个。陶情与他游荡村落，指望拦阻东行高僧。不想高僧随所住处演化，静庵洁刹，便多住几时。他这酒怪，等候到来不得。陶情乃与终日昏计议，假变市人，开个酒肆，等有破戒僧人，吃了他的，便是拦阻高僧一体之意。不想来到这村市上，见这鼋精光景，只因陶情似妖不妖，作怪不怪，他却明见了这情由，把妖精打去，救省了捕窃、渔人。渔人原是鱼虾混来，便徜徉混去。只有捕窃醒了，把眼揉一揉，看着陶情三人道："小子明明持枪与鼋精战斗，不知怎么被他迷了，到这村市，变作鼋身，备知这整卖零切情苦，却又不知如何得三位解救。大胆奉邀三位到个酒肆中，一杯酬谢高情。"陶情道："实不瞒你，我三人遍走这村，把些小本酒肆，吃得瓶尽瓮干，家家都收了酒帘，且惊疑我们量如大海。你有哪个酒肆可饮，我们自沽了请你。"捕窃笑道："三位纵量如沧海，也吃不尽沽来酒。我这村市店中，都是趸买零卖，还要搀些清水。若是到那做酒糟坊，你如何吃得尽，且是不搀清水。"陶情道："酒里搀水，伤天理害人。这样心肠，你只图得利，哪知吃了的生病，不是伤胃，便是破腹，暗损阴骘。想得人利，还要自损利哩。"终日昏听了道："闲话少说，且到那个地方，以发卖糟坊，我与此位吃几壶。"捕窃乃领着陶情到一个去处，果然是大酒肆。

众人方才入屋，叫酒保拿酒来吃，忽然一个僧人走入屋来，向店主说道："店主，你可是要财利倍增，家道昌盛，开这个酒坊么？"店主见僧说了这句话，便起身答道："老师父，我们辛苦经营，开张酒肆，怎不是要求财利？若靠天，财利有余，家道自然昌盛。"僧人说道："只是伤了些天理。小僧也不怪你，造酒为生理，只是要店主知道这伤理之处，留点好心，纵不大盛，也免自损。"店主乃问道："造酒营生，有何伤理处？"僧人道："小僧有几句话儿说与店主知道。"乃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地生成米谷，与人充腹资生。
谁叫造成曲蘖，伤了谷气元精。
那更酒工抛撒，作成泥粪沟坑。
不思老农辛苦，舌法禁戒不轻。
私造因何有罪，为伤天理民情。
店主听了笑道："长老说话太迂。你出家人，大戒在酒，故有这等迂谈。"僧人道："我非迂谈。店主若要昌盛，须当觅个好心作工，不要抛撒五谷，作践酒浆。千米不成一滴，便是吃酒的，也要珍重这酒，细饮慢咽，知这其中滋味，一滴皆是农工辛苦，莫要大杯巨觥，充肠满腹，到个终日昏昏，借口陶情，醉浑不省。"僧人说罢，店主点头，方才吩咐店工酒保，可有便斋，留这长老一顿。却不知陶情听着僧人说的，句句着他身上，乃走出屋来，喝一声："哪里和尚，你不吃酒，却嗔人吃，且称名道姓，把我们数说出来，是何道理？"僧人见了陶情，笑道："你识我僧么？"陶情道："不识，不识。"僧人道："你遨游海国，饮尽曲蘖，哪个不识，如何不识我？"陶情道：
说我遨游海国，真也识尽风流。三皇五帝到春秋，多少贪杯老幼。便是饮中八圣，神仙玉佩曾留。朝官宰相共王候，都是相知有旧。
僧人笑道："你却不识我，我却识你。"陶情道："长老，你却如何识我？"僧人道：我识得你是：
假借陶情贪曲蘖，大杯小盏任胡涂。
伤生伐性何知戒，醉后贪杯不若无。
终日昏听了道："你这和尚只认定了五戒，哪里知八仙。便是我这个老友百年浑，是醉也只三万六千场。"僧人道："我僧家难禁你断，只劝你节；不怪你遨游海国，哺糟啜醇，只怪你贪嗔破戒，阻拦度化僧人。你若依我僧说，节饮为高，且生五福。"百年浑道："不听，不听。"僧人道："我小僧好意劝你，不听也罢。只是这一位善人，我看你是个蝇头微利，日赶朝中，哪里有这许多钱钞与人吃酒。"捕窃乃说道："长老你如何看我是个小生理，淡薄局，不该吃酒？"僧人笑道：我小僧看你：
捉襟频见肘，纳履不遮胫。
只图身自暖，妻子冻如冰。
难当柴和米，何尝荤与腥。
虽然终日醉，落得赤精精。
捕窃听了笑道："长老你说的一团道理，我想这酒名叫做福禄水，必定是富贵之家前生修积了来的，今世享用，樽前侑酒笙歌，席上佳肴美味。若是前生不曾修积了来，便天性不饮，吃了多病。若是以下的，不知安份，贪杯酷饮，不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浪费了田庄，定是消折了资本。还有一等，没有田庄资本的，叫做：吃的棍无裆，裤无口，披一片，挂一片，邻里笑，妻儿厌。何苦执迷，终朝酣酒？若我小子，却不是贪酒。只因生平捕鱼度日，他人得鱼，便沽酒快乐，真是不顾家计身命。惟小于得鱼，不足日计。为甚不足？却为近来村人日繁，生理淡薄，捕鱼的日众，这海中没甚大鱼。小子却会捉鳖，因而捕几个大鼋。不想这水兽，大的成精作怪，嗔我日日捉他，他乃咬我腿脚，又变了妖怪，与我厮杀，弄个虚幻，将我做鼋，把它变我，拿到村市来卖。我想这会光景，宛似我卖它一般，说苦人不理，叫冤人不知。正在慌忙之际，幸遇这三位打退了妖精，救了我生命，故此到店中，沽一壶作谢。"僧人听了道："你不亏三位救你，委实碎割零分，下油锅供人食，转入六道轮回。你捉它，它捉你，这冤缠苦恼何时得脱？你今得脱了，何不速改生涯，做些不伤生的买卖。"捕窃说："谨依师父教诲。"乃叫酒保，取酒来谢陶情三位。僧人乃叫："莫要取酒。我看你这贫人，多不过一壶瓶，如何尽得他三人量？你只依了小僧，改了营业，待我小僧与你沽一壶，酬谢他罢。"捕窃说："你出家人，哪里有钞？"僧人道："我化缘得了几十贯钞，可以沽得。"陶情听了，与终日昏说："果如和尚之言，一个贫人，多不过一壶，倒不如和尚的钞化来，若多，倒有几壶。"终日昏道："我们如何吃僧家化缘出来的酒？"陶情道："彼此都有功，便吃何妨。"百年浑道："我们救渔人有功，吃他酒。僧有何功？"陶情道："出家人度化得一人回心向善，他便舍身也喂虎，割肉也喂鹰。几贯钱钞，如何不舍？吃他的，无妨，无妨。"乃向捕窃说："你既有这师父代钱沽酒，不消费了。"只见僧人把袖中一摸，倒有几壶的钞，叫一声："酒家，拿杯壶肴菜来。"那酒保摆下两个菜碟，便问要吃何样肴馔。僧人道："我出家人，不敢劝人茹荤。若是把荤劝人，便与庖厨杀生何异。"捕窃说："怎么僧家劝人吃荤，乃与庖厨不异？"僧人说："庖不自食，烹以食人。僧既不茹荤，乃以荤劝人，事又何异！还要作孽，堕入眼见杀生血肉，被人啮嚼，忍心之报。所以我僧家，不以荤劝人，便是以荤食人，自己不食，眼看人食，无有哀怜生物之心，这个罪孽，怎当，怎当！"说罢，只见酒保取两样青菜豆腐来，说道："师父，依你这素肴如何？"僧人道："青菜真是素肴，豆腐也有荤腥。"豆腐如何是荤，下回自晓。

第62回　道士三施降怪法长老一静服鼋精

僧人说："豆腐也有荤腥。"那酒保笑将起来，道："长老说话不当理，豆腐若有荤腥，这们这青菜也是荤了。"僧人说：小僧有句话儿，念与你听：

说荤腥，非豆腐，只为豆乃农辛苦。

磨它精液去它渣，点化石膏与盐卤。

矫揉成，有何补，看来变幻如丹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荤之荤说是腥，工人不洁名称腐。
僧人念罢，说道："我小僧非是说你豆腐是荤，只因此物是农人辛苦出来，养人的五谷，谁叫你磨碎了它，用其精液，去其渣质，弄巧变，化成膏，分明机智做出，失了它本来面目。这也犹可，却又把他立名为腐，腐字从肉，便有荤名，犯我僧戒。这也犹可，但恐工人造，或手足不洁，水浆不净，入了酒肆肴馔之厨，沾了荤腥之气，所以我小僧不吃，说有荤腥为此。"僧人正讲，猛然一个道士从店屋中闯进来，把僧人当肩一蝇刷打下，说道："为你犯了戒行，便叫人连豆腐也莫吃。哪里知道吃酒不吃酒，总在一量；吃斋不吃斋，总出一心。不在心上讲因果，却在荤酒上用工夫，放着三个邪魔，不理服他，用法除他，却与他诗云酒曰，琐琐碎碎，叫他们弄神通，骗渔人的酒吃。"道士一顿狠狠言语，把个僧人说红了脸，笑道："师兄，原来是你。我岂不识妖魔，只为僧家存心方便，慢慢化他，不似你道法严肃，不容邪怪。"僧人说罢，那陶情三人酒也不吃，往店门外飞星就走。道士把蝇刷一挥，三个就如绳缚其手，胶粘其足，立在店外，只叫："道真饶恕。"捕窃见了，忙向道士前作礼求告，说道："小子被鼋精所害，亏此三位救解小子，却也不知三位是何来历，只是有恩当报。到此店中，一杯也不曾吃，却被长老讲了半日闲话，如今又遇着师父，不知有甚缘故，把他三位禁住。"道士问道："你是何人？甚么鼋精害你？"捕窃却把前事备细说出。道士说："择术不精，是你之过。谁叫你做这营生，自取祸害。"捕窃说："方才一则变鼋在市，备知这鱼虾鼋鳖遭网被卖的情苦；一则长老、师父劝化小子，已悔心别做营业了。"道士听了，道："既是你悔却前非，另寻不伤生物的营业，我且以妖灭妖，先除了鼋精，莫使它作怪害人。"乃向僧人说道："师兄，你动辍与它慢慢讲礼。小道如今且请你坐在捕渔父草屋之内，待小弟除了鼋精，再与师兄处此三怪。"僧人只是合掌，说道："好劝他罢，莫要恶剿。若恶剿，又露出我们筋骨来了。"当下把陶情三个，用法禁了，带着他齐到捕窃草屋。
只见老妪哭哭啼啼，说道："捕窃侄儿被妖怪害了。"在草屋内，诉一回，哭一回，道："叫你听把家母子话，你却不信；叫你做别的生理，你却不依。如今把性命被鼋精吃了，不知是囫囵吞了，不知是细嚼慢咽，不知是照我们市人陪饭食吃，或者是陪酒儿吃。吃你时，不知你可想着我姑娘老人家，我姑娘却想着你。那脚面上疮不消膏药，必然不疼了"这妈妈子正数长道短，却好捕窃同着僧道与陶情三个进入屋来。那屋小，容不得多人，道士却叫僧人坐在捕窃屋内，他仍叫捕窃持了一根枪，叫陶情三个变了捉鱼虾的渔人，齐到海岸上叫骂道："臭鼋精，臭虾怪，如何战斗我不过，叫小怪帮助，弄甚么幻法，你变我，我变你，诱哄市人。如今有法师在此，你敢再出来成精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鼋精与鱼虾小怪弄了这番手段，被陶情们打散，回到海沙，气哼哼，闷恢恢，说道："捕窃、渔人被我们弄巧，已将送他刀斧油锅，不知何处来了三个凶汉救了他们。虽然未除了贼捕，却也吓得他不敢再来。"正说话，却听得海岸上吆喝，却是捕窃同着几个渔人。鼋精大怒，乃提了大刀，带着小怪，上得岸来。这鼋精却不看捕窃，乃看着陶情三个，笑将起来说道：

那里钻来酒鬼，乜斜东倒西歪。破衣烂帽趿拉鞋，想是寻鱼买卖。此处非同往日，渔人安敢前来。抽身改业算伊乖，迟了些儿莫怪。

陶情见鼋精说几句藐他的话，他也把鼋精瞅了两瞅，说道：多大鼋精作怪，本是龟鳖形骸。只好切酢换钱财，下酒将伊当菜。如何把吾轻觑，夸强海上沙涯。这些鱼虾小怪莫胡猜，称早投降下拜。

鼋精听得，举起刀来，就要砍陶情，却被捕窃持枪架住，说道："鼋精，我老捕已改了业，不来寻捉你们，只要你也安分守己，潜形水内，莫要惊我渔人。就是我们渔人，不过为资生，取你有余的小鱼虾，换升合米粮度日，也不伤甚天理。"只见那鱼虾小怪皱着眉眼道："你便说渔人取我们换米度日，你哪里知道他得鱼换酒，吃得醉醺醺，胡歌野叫，你便散闷怡情，怎知都是我们性命。他既不仁，我们无义。"乃一齐簇拥上前，把这陶情三个围在中心。陶情三个却也不慌不忙，拳打脚踢。虽然打去，怎奈聚来，一时间千千万万。那鼋精得势逞凶，捕窃哪里敌得住，看看又要败倒，此时却得道士仗剑在手，也来抵敌。只见鱼虾小怪益多，道士连忙作法，把剑一指空中，念念有词，那空中罩下一个大网，比海更阔，鱼虾见了飞走，直躲海底深水，忙把兵器乱撑。鼋精见势头不好，只得鼓起精力来战道士，被道士大网罩下。他却把刀一割，将网割破，钻将出来，也弄个手段，把嘴回陶情、捕窃啐了一口粘涎，顷刻他几个都变成大鼋，拿着大刀，倒来围住道士。道士见了笑道："这精怪倒也会弄手脚，我看你也只是这一件本事。"乃向东取了一口祖气，望陶情们一吹，只见陶情们仍复旧去战鼋精。鼋精见了却把嘴向道士一口啐来，粘涎到处，连道士也变了鼋精。陶情战得眼花，捕窃斗得神乱，齐把枪棒倒来敌道士。却亏了那把剑有神通，随变了一条金龙，霞光万道，在那道士身边拥护。莫道终日昏却也有一时醒，看见众人奔杀道士，他大叫："莫要眼花看错，那青锋慧剑豪气冲空，是我道师。"陶情们方才眼明，努力敌鼋。鼋精见势力不济，往海中一钻，形踪一时潜去。捕窃拿着一杆枪，东戳西戳，见没有鼋精，乃埋怨终日昏说："都是你胡喊乱叫，把个鼋精走了，如今弄得不死不活，怎生计较？"道士笑道："你们莫埋怨，有我小道，不怕那鼋精逃走。料此青锋慧剑神通，定然除却妖魔。"捕窃道："师父，我在这海岸多年，深知这鼋精手段，便是师父道术宏深，也只好收服它，却是除灭不得。它的神通不小。"道士问道："一个水兽妖魔，有甚大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捕窃道：师父，你听我说它的神通：
说鼋精，神通大，久历春秋熬冬夏。
血气从来勇猛时，生长海中天不怕。
圆头陀，光乍乍，智能迈众真不亚。
纵然一战失鼋身，蓄力养精怎肯罢。
师真若要收服它，坎离颠倒阴阳卦。
捕窃说罢，道士笑道："颠倒坎离是我仙家手段，这鼋精走到哪里去？我小道若把这海水清流到底，他怎能藏躲？"说罢，道士捻动先天诀，步起涉海罡，把青锋剑望水内一搅，只听"骨都"一声，鼋精依旧从波涛中出来，看着道士说道："我老鼋安安静静，原归不扰之波，让你那捕贼剽窃些小鱼芒虾度日。你这道士因何又来搅扰？想是与他这几个打浑了水捉鱼。"道士大喝一声道："谁来与你嗑牙打浑。想你倚海为生，妖魔作怪，伤害渔人，我仗法力，要剿灭了你邪氛，你说安安静静，原归不扰之波，只怕你欲心不改，妖念复生，无限渔人被你吞嚼，送了性命。我仙家慈悲，定要驱除灭你。"鼋精也不答话，举起手中刀，照道士劈面斫来。道士把剑相迎，战了百十余合。鼋精道："道士，你莫说我是水兽，惯能水战，我与你陆地较个手段。"乃腾空跳到沙涯深林僻处，拿着刀叫："道士，你来这里试试手段。"道士笑道："你这妖精，离了窝巢，自然躲不过我的道法。"乃仗剑到林边，两个又战了十余合。鼋精急了，把嘴一张，只见赤焰焰火光进出。陶情们正跟来助战，见鼋精口内喷火，却也厉害。怎见得，但见：
炎光焚岭泽，烈焰燎昆仑。
赤鼠通玄窍，彤云结顶门。
颠倒天河水，延烧虚谷神。
腾腾三昧火，吓杀敌鼋人。
捕窃见了，向道士道："这妖怪神通果大，一个水兽如何喷出火来？"道士喝道："莫要大惊小怪。这水中弄出烟来，是我的上门生意，熟路行头。他会喷火，我却也会倾潮。"把剑一挥，海水倒卷，但见：
波涛翻白浪，汹涌倒黄河。
善灭三焦火，能除五体疴。
源流来不息，既济得中和。
任尔妖魔焰，昆仑衍派多。
鼋精见了笑道："这道士也会弄水，任你滔天，越壮我势力。"两个又战了十余合，渐渐战到荒沙野处。那僧人正在草屋中打坐，久等众人不来，乃叫老妪："你到海岸看我同来的道士，怎样除怪捉妖。"老妪听了，方出草屋几步，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见众人围住了一个癞头鼋，那鼋呲嘴獠牙，喷火烧人。这道士仗剑喷水，混扰在一堆，慌忙走回，向僧说："众人都在海沙上，与鼋精相争哩。"僧人听得，乃步出屋门，走近海沙，果见众人与鼋战斗，乃席地闭目，存一个静定功夫。只见那鼋精看看战败，四下里望鱼虾小怪来救，哪里有半个鱼虾！只看见海沙上，一座宝塔儿层层光焰。鼋精把刀撇了，变一个水老鼠，一直奔到塔儿边，寻个砖瓦缝儿，门楗眼儿，窗檐窟儿，思量要钻入藏躲，寻了周围一番，哪里有个隙儿钻得入去。正要又走，哪里是个宝塔，原来是一只白额老虎。这鼋精要走，却被僧人念了一声梵语，鼋精缩得手掌大，拜服在地。道士见了，仗剑要斫，僧人笑道："师兄莫要伤它。"道士说道："我不诛它形，只诛它那一阵火腾腾要害人的心。"僧人笑道："师兄，你有水克它，只是水火交战，便难服它。我僧家以静定收它，故此不劳一力。"道士也笑道："师兄先得我心同然。你不以静定降它，我与它战不胜，继之弄神通道术，道术不能降，终也要借这水火炼它。今它既降服，发落它归海安份守己，不许再弄妖气惊害渔人。"说罢喝一声："业障，安分去罢！能安分自免人来害你。"鼋精听了而去。

道士乃问道："师父，我与你到何处去一行？自你离了林中，不曾问你出来何往。"僧人答道："小弟一时出来，到个大讲禅林随喜。闻海潮庵高僧师徒行寓，讲经说法，演化国度，善信百里奔听，小弟因此也远来走走。"道士说道："我亦闻知高僧演化，想就是此庵，当与师兄同瞻仰胜会。"僧人听说，便欲辞了捕窃而行。只见陶情说道："二位师父要去赴会，我们三个也乞携带。催士忽然面色变了，说道："我久知你三个深情，正要剿灭了鼋精喷火，却来吞嚼你们邪魔。因念你救人微劳，尚在犹豫，你要我带你听讲经文，随喜佛会，如何去得？那高僧岂肯容你？"僧人道："这也无妨，只是你三个久蓄阻拦演化僧心，把这心肠息灭，仍求个度脱，方才带得你去。"陶情听了道："便随师父教旨。"捕窃听了，也要同行，说道："捉鼋不成，得了性命，情愿跟和尚师父出家去罢。"僧人笑道："你一个捉活物为生计，如何出得家？"捕窃说："小子如今改了生计也。"僧人道："生计虽改，实善未见。"捕窃说："我小子如今要随师父出家，便是实心行善。"僧人道："我这心肠却也是悔改来的。只是善根为本，法器次之，尽汝三皈，遵吾八戒。"捕窃乃敛手问道："师父，怎叫'善根'？"僧人答道："真心实意原从见性中来。"捕窃又问道："师父，怎叫'法器次之'？"僧人道："中规合矩，脉脉不断真传。"捕窃不解其意，又问道："师父，如何叫做'尽我三皈，遵你八戒'？"僧人道："释门有佛法僧三样皈依，你能尽此，方做得和尚。世间有个五荤三厌，你能遵守不沾，方才完了八戒。"捕窃听了道："师父，你的门中有这许多琐碎。我往常只见一个人，或是躲差徭，避罪名，欠官钱，少私债，没个头项生意或是孤苦伶仃，把头发剃光，手里拿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梆子，颈项挂串数珠，身上穿件缁衣，头顶戴个瓢帽，他哪里晓得甚么三皈！几曾遵那八戒！走向人前，谁不叫他一声长老？"僧人听了笑道："也还有一等变来的，但这是身根未净，终有不坚之心，法器难传，恐堕无名之狱。"捕窃听了，也不明白，乃向道士说道："小子随师父做个徒弟罢。"道士笑道："我这道门你越发做不得。"捕窃说："如何越发做不得？"道士说："我道门也有变化的，难造次做。你若要知难做，我有几句词话，说与你听。"甚么词话，下回自晓。

第63回　石克辱讨饭乞儿喽罗报冤家债主

道士乃说出几句词话，他道：

我玄门，岂轻说，轻说天机便漏泄。
你今要入我玄门，我这门中无生灭。
第一不贪世上财，第二不恋人间色。
财色冤愆结祸殃，生死轮回无了劫。
要识五行颠倒颠，深知八卦坎离诀。
筑基炼己心性降，姹女婴儿丹鼎结。
上药三品神气精，得完一旦朝金阙。
谁说玄门容易投，不是神仙做不得。

道士说罢，捕窃说："玄门难做，陶情老兄携带我小子游方，另寻个生理做罢。"陶情笑道："我们遨游四方，到如今无处容身，如何带得你？"捕窃说："也不曾请问恩兄三位高姓大名，为何遨游四方没个容身之处？"陶情道："我等无他巧艺，只会造成春夏秋冬，引惹东西南北，可恨身无资本，哪计经营。实不瞒说，我这终日昏、百年浑，也只因帮随着两个酷好的伤了残生，走到此处，要想再帮随两个，却闻知东度僧人专一演化酷好的，破了他生意，因此想法儿拦阻。不意我等想法儿弄人，倒被法儿自弄。偏生不得凑巧，向来怕的是出家僧道，义气不相合，道师犹可，只有禅师拒人千里太甚。如今我想，倒不如皈依了释门，求个出路。若问我姓名，这道师知道。"僧人道："汝等不必多谈，好歹随我同道兄，到海潮庵求高僧度化罢。"捕窃乃辞别老妪，随僧远出。这老妪哭将起来，说道："侄儿，你出家固是好事，也要心无挂碍，积些功德。你便削发除烦恼，丢的老不老。无倚又无依，阴功反害了。"捕窃道："姑娘你耐心，我去了就回。"老妪道："出家比不得做客。做客的，身在异乡，心挂家里；出家的，要心无挂碍，一任东西，还想什么回来。我也罢了，不过是你家出嫁的姑娘。还有一等，抛了父母、妻子、弟兄、朋友出家的，朋友、弟兄各有产业营生，抛弃犹可；若是父母、妻儿，倚靠何人？你却出家，那佛爷爷有灵，也不忍孤苦的想念！"这老妪哭啼说着，只见僧、道二人齐齐开口说道："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妪，你说的虽是，哪知生死所关，无常最大。出家人为了生死，哪里顾得别人！”老妪又说道：“你便为自己出家，这忍心抛了别人，却不损了阴骘。我闻出家，阴骘乃第二要紧。古语说得好：’三千功满，八百行完，方能成佛作祖。’我如今也不拦阻你，只是早去早回，免人思念。”捕窃听了这话，一则是道心不坚，二则善根不实，被老妪长长短短，乃向道士、僧人说道：“二位师父与陶兄三位前行，我小子打点了安家，随后来罢。”僧人笑了一笑，与道士一直大路前行，按下不提。

且说副师弟兄三位，轮流上殿，讲明经义，开度愚蒙。只见把来思跪拜殿前，说道：“我小子仗道力慈悲，寻着老母来了，只是恳求超度，可有什么作过恶孽？”副师道：“善哉，善哉。大道能完，横恶自免，无复恶报矣。”来思方才拜谢。只见座间一个随喜善信问道：“师父，你说大道能完，却是什么大道？”副师道：“这一位把善信孝遇其母，免了他一种恶报。”那善信道：“如师父之言，怎么我乡村有一个富良，名叫石克。此人壮年也失了双亲，不惮千里，经历了两载，果也寻得父母回家。后来双亲弃世，凡遇着四时八节，祭祀蒸尝，再无遗缺，或遇着往来游方僧人，便请在家，诵经礼忏，超度父母，虽说趁风使船，只吃他碗素斋，没甚大钱钞布施，却也难得这一点孝意。这石克只因存了这点心，乡党宗族，哪个不称赞他孝。他既孝，便是能完大道，怎么不能免一种恶报？”副师便问道：“此人既能追远，为何有甚恶报？”善信道：“说起话长。这石克家颇富饶，只因秋收甚熟，佃户供送粮食，盈仓满囤。内有一个佃户，差了租粮二升，他千奴万畜，骂不绝口。那佃户无知，也回答了他两句恶语，家仆便要打，石克随即喝住道：’无知愚人，知甚尊卑大小。只因我以富势辱他，他隐忍不过，动了愚蠢之性，回我两句。我有容人之量，何必计较争打。’乡村莫不夸他大量。又有一宗好处：粗布衣，常穿不洗；淡齑饭，每食不嫌。杯肴人家易请，远路独自徒行。村人哪个不称他节俭。且是财帛交人，分文不苟；田租帐目，升合都清。里中大家小户，哪个不说他公道。却为何一件奇祸，送了他的性命？”副师道：“什么奇祸？”善信乃笑道：“石克也是一时迁怒不是。只因算佃户二升之租，痛骂不止。忽有一个乞儿在旁，乞他一合之谷，不知石克正在那发怒之时，大喝道：’看你堂堂一个汉子，不去执锄负担，寻个道路营生，却腼着羞脸讨饭，乞人半合之粮。’那乞儿不去，只要讨谷，石克便把骂佃户的恶言，将乞儿骂一顿。这乞儿看了他一眼，怒色去了。岂知事已过了十余年，石克贪心不足，裹了百金，千里之外，经商觅利。路过一处地方，石克正行之际，只见一座高山在前。他看那山中景致，忽然高顶上走下三四个喽罗来，把石克拿住，绳拴索绑上山，尽把他的行李金帛抢掳一空，仍要害他性命。只见喽罗绑了石克到山上，却有一个强人，坐在虎皮交椅上，问喽罗：’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金宝么？’喽罗答道：’有了。’强人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放了他去罢。’三四个喽罗听说，即解了绳索，放了石克，叫：’汉子好好去罢。’石克得了生命，只该走去罢休，谁叫他恋恋不舍金帛，回头几次看那行李，复走到强人前，乞求赏他行囊中被卧。他道：’大王爷，金宝虽说是小人筋骨眼里挣出来的，平常不舍得穿，怎舍得吃，积聚到今，不料被大王收去，气也没用，恼也没干，只当舍了乞儿。只是被卧行李，走长路，店家见你没有行李，便不容留。’强人问道：’因何店家见没有行李便不留？’石克也是为财帛，失了心昏，真是倒运，说道：’店家不留，说是做盗贼的歹人，方才没行李。’只这一句话，那强人便恼怒起来，叫喽罗掌石克的嘴。这强人总是得了金宝，宽放他好意。却不想那喽罗中，一个古古怪怪模样汉子，听了石克说的’只当舍了乞儿’，他便提动心间事，走近石克前，估上估下，看了一回，乃问道：’客人，你家住哪里？’石克便说出家住之处。只见那喽罗又复相相道：’是了，是了。大恩人因何到此？’石克不知，只道是真个有恩到他的故人，便把实言为商的话说出来。那喽罗又问：’如何不在家耕田种地，讨些自在粮食，却出外经商，做这刀尖上生理？便是做这生理，出外为商，也要宽和得众，结纳善良，遇着冤家债主须当奉承几句美言，却为何向我寨主说那恶言？你如今想起当年前一合之粮不舍，辱骂乞儿么？此恨不为别的，只说一个佃户，一年两季受百千辛苦与你耕耘，你坐享其劳，虽然是你资本，田土也亏他出力。纵你富贵，也该把他当个主客，相爱相敬，为何千奴万畜，骂得他立身无地，这也可恨。就是那乞儿，可怜他资生无策，饥寒所迫，或聋或瞽残疾贫人，有谷与他半合，有钞济他分文，也是阴骘积在自己。你既不舍，还要呼叱辱骂。想那乞儿，当时困辱，不能报你，这恨便在九泉，也不饶你。你今日若记不得，我却认的。’喽罗说罢，恐怕强人放他，乃向强人说道：’这个人是我恩主，请容他下山，喽罗屋内，待他一饭。’强人依言，乃容喽罗同石克下得山来，到得一个草屋之内。那喽罗果然拿些酒肴来，一面摆着，一面把大门关了，说道：石克，你今记得，说我’堂堂一个汉子，腼着羞脸讨饭’么？人生在世，谁不愿做个富贵豪杰，只为时运不遇，遭际不良，做此乞食。你若怜孤恤寡，爱老哀贫，肯舍一文半合，便厚人几句，人有不受蹴尔而与，嗟来而食的，尚不肯卑污苟贱，况有侠气，没奈何甘为求乞，如齐人不愧乞食，管仲宁受槛车，这样人肯容你凌辱乎！我记恨汝仇，十余年矣，今日天赐相报，你可尽度前杯酌，让我也快一个心胸，出了那昔日仇气。石克听了此话，骨解筋酥，慌张失错，泣跪在地，念了一声：’救苦救难！只求饶个活命回家，可怜妻儿老小悬望。’喽罗道：’谁叫当年倚恃财富，今日自送上门。’可怜讲那喽罗不过，求饶半句不听，一旦被喽罗剿了不存。这不是’前能完大道，后却受灾殃’？师父，你道这是或然之数，还是不必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副师道：″依小僧看来，乃是见在功果，生前报应。石克鄙吝，自招狭隘所致。″善信道：″师父，怎见得？″副师道：″小僧也不明。看我祖师可曾出静，善信当去问明。″

这人正要起身到静室拜谒祖师，只见座间一个僧人看着副师说道：″这位善信说石克事迹虽详，却有一件未尽知道，我僧欲说，且待他拜谒了祖师，看师意何发，当再明说。″当下善信进入静室，只见祖师正才出静，这人拜礼师前，把石克的一番事，从头一一又说了一番。祖师闭目微笑，顷又大睁双目，说道：

生前不舍养，死后祭空斋。

忍辱宁甘薄，总贪无义财。

这人听了拜谢，出得静室，到了殿上，把四句念与副师及众在座善信等听。那僧人方才说出石克被喽罗杀害后一段情节。他道：″善信，你这一番话从哪里来？″善信道：″有人自外乡传来。″僧人道：″传之者前句不假，后却未知。这喽罗果然把石克邀入草屋，将酒食款待，执过刀斧，正欲加害，忽然一个长老往草屋前过，只见一个老婆子，手提着一尾鱼篮，叫声：’长老，快去那草屋内，救一无辜被害。’长老听得，方要问婆婆何人何事被何害。那婆子道：’不暇细讲，迟了无益。’指着草屋，叫长老打门而入。长老迟疑，那婆子忽然不见，长老方才推开大门，打开二门，只见石克见了长老，叫：’师父救人！’那喽罗手软气促，不能举刀，却被长老将戒尺抵住，救了石克。长老细看石克，却是往日过其家诵念经文，受石克斋供，与他追荐亡灵的施主，乃再三求喽罗释放。喽罗说道：’长老，你纵救他这一时，却也难保他过此山。’长老道：’我自有法。’乃扯着石克往草屋外走。喽罗一人难敌长老，只得放了石克，却飞奔上山。长老乃向石克道：″喽罗上山，必唤了同伙强人，我一人怎救？’石克慌惧，跪在地埃，口口只叫：’师父救命！’长老想了个法儿，道：″除非剃了你头发，只说是我徒弟。闻山上强人叫做名宽，有愿不劫僧人，喽罗料然不敢。只是没有剃刀，你发如何得剃？″正说间，只见那婆婆从山前走来，手里不提鱼篮，却拿着一顶布道巾，说道是鱼换来的，看着长老说道：’此山非僧道难过。除非这位客人包这项道巾，说是你随身行者道人，自然过去。’石克只要救命，忙忙接过来，戴在头上，口里却又念了一声：’救苦菩萨。’婆婆道：’也只因你进喽罗门，见了刀斧，称赞这一声，动了人慈悲，故有此救。’说罢往山下飞星去了。道巾正才包上，只见喽罗同着几个汹汹下山而来，见长老同着一个道人，他便神差鬼使，眼里不认得石克，只叫：’师父，你救了那客人，放他走到哪路去了？’长老道：’往山南去了。’喽罗道：’我只问你要人。’却来扯长老。那伙众说道：’甚么要紧，费工夫惹和尚。’便扯了他去。寨主也要看僧面释放，众喽罗一齐扯去了。长老方才救了石克回家。″那善信道：″据师父说，石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曾遇害，得了长老救回，如今多少时了？"僧人道："三两日间。"善信道："师父你如何知道？"僧人笑道："那长老即是小僧，小僧亲见这段冤愆。果也是这石克，他母在日，不舍孝养，双亲死后，空修斋设醮。明明忍厚，暗暗损财，都是心地不明，几乎丧命。"副师听了道："善信如今当劝他：'积金不如积德，克众不如济人。"善信笑道："小子往常也曾把这样言语劝他。他说得好：'我石克生来秉性俭啬，喜的是克众，怕的是济人，宁啬杀了不怨。'"

在堂众人听了，也有笑的，也有点头的。那笑的何意？他笑的是石克辛苦聚得钱钞，鄙吝不舍分文，一旦远送与喽罗，还受他一场呕气。早知道半合之粮果报，便舍乞儿升斗，也免这几乎伤命。那点头的何意？他说道："石克俭约成家，虽一时受了喽罗之辱，却免了平日求人之苦。俗语说得好：'勤俭免求人。'几曾见俭啬的向人借贷？多是奢侈的，荡了家私，开口告人之难。何不学那俭啬的，自家省约。"这两样人裁怀在腹，故此一笑一叹，却不知高僧见貌知情。只见副师坐在法座上说道："太奢招损，太俭招尤。"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64回　骆周善心成善报虎豹变化得人身

副师说了这两句，却有一个善信在座，姓名唤作骆周，乃问道："师父，你听了石克这一番事情，见了众人笑叹光景，却怎说个'太奢招损，太俭招尤'？看来奢俭都是祸害，人生在世，处家立业，也是免不得的，必定如何方好？"副师答道："小僧师弟尼总持，知此太奢，善信当问他。"骆周乃向尼总师问道："师父，你知太奢之害？"尼总师道："小僧也不深知，但有几句偈语，善信且听。"他说道：

世人欲立业，切勿太奢华。
太奢多损德，豪侈必倾家。
淡泊须宁志，贫穷为逞夸。
若知此祸害，宁俭莫教奢。

骆周听了，说道："依师父偈语，世人奢华，损了何德。"尼总师道："德在人心涵养，恬淡冲夷，就是建功立业，都从这平等处发出。若是一个奢华，穿好的，吃好的，费用不经，一心务外，中心宁不损了安祥之德？德损，祸害必生。"骆周听了，道："如此俭是美德，又怎太俭招尤？"尼总师道："俭之一字从省约上来。世人凡事一省约，只恐于钱财处鄙吝必生，致有贫穷的、交财的怨尤仇恨。祸害多于此出！"骆周道："如此奈何？"尼师道："人能去其太甚，从个中道，用奢用俭，自然德也不损，尤也不招。"骆周又道："小子生来不好奢，不甚俭，凡遇钱财使费，必须量入为出，家计虽不大充裕，却也不窘迫。只是多招人非，说我损德，险难屡屡经遇，幸赖神明得逢救解。敢请教师父指明这根因，使小子后事得知警省悔改。"尼师乃问道："善人，你屡屡遇难，却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难？得逢救解，却是何解？″骆周答道：″说起甚多。比如小子当年不好奢华，居家穿着布衣，便是着旧，也不过洗浣一两次。只因世情轻薄，俗语说得好：’只敬衣服不敬人。’你便是子建高才，若穿着一件破布袄子，见了不知道你才学的，那些轻慢你处，却也难当。虽说高才的人襟怀阔大，却也难看这世俗小家。若是个寒微下贱的，穿着一领绸绫衣裳，那相见不知道的，敬重十分，何等尊仰。小子也为这世情轻薄，多收了两斛谷子，买了一件苧丝袄子穿着，果然那’眼空浅，小家子；没学问，真炎凉’，比往日着布时加了几分尊敬。这不过是小子量入为出。适中的事，却就惹了一个小家子，说我力农田户，如何穿着绸绫，且说我服之不衷身之灾。这也罢了，却又引动了一个村邻贫汉，气不忿来借贷，借贷不去，致生仇恨，几次暗生计害。小子想起来：与了他，长他刁傲；若不穿着，空做此衣。一日偶遇村间一贫汉拖欠官租，要卖子女，我小子激义，把这苧丝袄子与他准了官租。谁想借贷的贫汉心忿成仇，黑夜持刀守在空路，那时若遇，此难怎解？幸有两个公差下乡的，见了即时锁解到官，发遣去了。谁知公差下乡，便是为袄子准官租事。故小子因此施济一事，便发心愿，周济十人，却在省俭中出来去做。谁知周济一人，便遇一宗险难。师父你道：’俭招尤’，小子不俭周人，却又遇难，此何说也？″尼师道：″善信，你且把这周济遇难，向我师兄一说，师兄有知前因文册，必然明说与你。″骆周乃说道：″小子一宗是周济盗贼，几被焚身。往年岁暮，一人穿窬我室，被我家仆看见捉住，家仆即欲叫地方官。我小子问此穿窬：’岁暮到人家做贼，必是饥寒所迫？’那贼道：″非为饥寒所迫，实为尊长家中畜的肥鸡壮鸭动心，料此鸡鸭必烹饪于岁暮，故此潜入公屋，希图窃取两只去吃。’小子听得，说道：’你果为此动心来要，但我处家亦俭，便是鸡鸭，当此岁暮，家下仅有别物可食，留以应客，亦未曾烹饪入釜。你既欲得，我当奉赠。且你取去，必须又费一番柴火，恐无酒下。’乃叫家仆煮熟，取酒相待，说道：’古人比你做梁上君子，我今见你不讲金帛，只以鸡鸭为取，乃是高人。’一面取酒与饮，一面取两只奉赠。正才饮酒，只见草屋四壁火焰腾腾，小子与贼人俱各难出。正在慌乱，那穿窬智量果高，他脱下布衣，浸以酒水，盖罩我头，他仍伏我上身，冒烟突火，救我出来，并未受伤，他遂逃去。小子乃根究这火何起，却是两个庄仆放的，他道：’一年到头节日，也费尽心，养的鸡鸭，便舍不得与我们吃，却与贼受用。’乃放火烧屋，却又得贼人救解，此也非俭，何故招尤？″

副师听了问道：″尚有几宗，请毕其说。″骆周道：″两宗是为友白冤，反遭仇害。小子昔年交处一友，名唤索疏，这人平日爱风流，肆游荡花柳丛中，乐无虚日。小子每每劝谏他不省，我道：’花柳丛中，损名节，伤精气，败坏家私，荒废事业。’他道：’人生世间，浮名寄客，百年瞬夕，有花问酒，有酒寻花，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高人乐事。’小子劝得勤，他越拗得紧，忠言不信，终荡废了家产，来向小字借贷。我小子原恶奢喜俭，这样不听忠言的，便有多金，也不假贷他这败子。因见他衣衫久之褴楼，面貌憔悴，不似往时，他在门外窥张我屋内，我拒他不见，却在屋内作了几句词话传与他。”词话说道：

为甚爱风流，恋烟花日浪游，千金一笑成虚谬。把忠言当仇，夸君子好逑，哪里知家筵荡尽无人救。没来由，向吾开口，你好不知羞！

尼总师听了，说道：”善信，这词句虽说直谏，只是迟了，且发挥太峻，定要招尤，惹出患害。”骆周笑道：”正如师父所说，小子写便写了这词，传出屋外，心里却动了一个不忍，想道：’他恋色昏迷，把忠言逆耳，可怜也是一日交情，便说不得省俭。’随启门请入他来。我看着他颜色真带愧容，乃是看了词句，却趋向我前，百般委婉，想：’如今这样光景，何不当初斟酌，听我朋友直谏。’彼时只得取些钱钞与他，却问他：’花柳丛中名妓，座间把盏良朋，如今可来顾你？’他道：’今日若有钱钞得去，定然下顾下顾。’谁料这索疏终日还到花柳闲行，遇着妓家有客，他胡撕乱吵。妓家无奈，设了一个计较，却也太毒：妓家把一个乞儿用毒药毒了，称索疏来闹，故意串使乞儿争嚷，一时毒发身亡，却喊地方，指称索疏拳打人命，暗行贿赂，成了重狱。偶有人传到小于，叫去救他。小子仍念故旧，也顾不得奢俭二字，费了金钱，去白冤雪屈。谁知他恨昔日词句，反说小子与他同殴乞儿。赖有清廉官长鞫明，释我小子。这却是直谏招尤，看来也为俭起。”

道育师听了，说道：”再乞说一二，我师兄自有见解。”骆周乃说：”三宗是嫁一孤女，几乎毒害。也是往日有个族弟，不幸早亡，遗下一个孤女。这女子生得丑陋不堪，兼且秉性妒恶，村里乡外，哪个人家肯聚她为妇？年过三十，尚未适人。小子想起周济之愿，也顾不得奢费金钱，乃托媒氏，委曲男大未婚之家，把侄女撺瞒出嫁。媒婆到处将无做有，百般诱哄，丑的夸俊，穷的夸富，做这伤天理，只要图亲成，哪知你说媒，要赚人家酒食钱钞。到后来两家不与前话相对，多有公婆父母小家子，不说娶得一个贤德女子，到家做个好媳妇，却专在当初信媒妁讲的，行下财礼，陪嫁妆奁，如今前言不合后语，不是琐碎怨媳妇，便是两亲生仇隙。哪知这些小忿，便弄出是非祸害，还是欺天理骗女家的，因此都是媒氏损了阴骘。想是小子也伤了这些心术，便是伤了，也须是方便孤女，一片好心。怎么古怪嫁了一个极有德义的好丈夫，不嫌他丑陋，说道：’妻貌丑陋，是我福寿。人家妇女貌丑的，自思退让，不似那恃娇娆、争宠怀妒之妇，贤德便敬夫，可不是丈夫的福？貌丑则丈夫淫欲必寡，可不是保身的寿？’这两相和谐，也是小子一片好意。却甚古怪，那婆婆嫌媳貌丑，怪我撺掇成的。一日款待我酒食，那婆婆把酒内下了毒药，单单来把杯劝我，忽然耳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有人说：’莫吃恶婆子毒害。’我小子也是不该受害，坚意辞回。谁知婆子将酒强灌媳妇，可怜侄女被他毒酒将亡，却遇一僧人化斋，其夫以实告之，僧人出方立解。这可不是嫁孤女几乎毒害？”尼师听了，道：”这也与奢俭无干。”骆周道：”当初恨我撺掇事轻，怪我不舍陪助他媳妇些妆奁，说我俭啬情重。”尼师笑道：”这也无关俭啬，乃是善信一种善因，救了一宗恶难。比如，衣不赠贫汉以准官租，已为刀下鬼，安有今日？鸡鸭不赠偷儿，火焚岂免？只为直谏词羞怀恨，定有冤诬。纵然撺掇嫁女，也是一种阴功。只是善信积德不纯，故有此几番曲折。”骆周便问师父：”积德如何为纯？”二师道：”贫汉一人也，施贫汉一义也。何为俭吝于前，奢侈于后，前有怨恨，后动感恩，此便是不纯，若是奢行于前，自无后怨。”骆周听了，点首称谢，说道：”师父，你这道理真痛快愚情。”道育笑道：”我二师兄哪里是痛快愚情，却是本来诛心之论。且再请问，自嫁孤女后，又有一二施济事么？”骆周答道：”小子为此不论奢俭，但有济人处，便是花费金钱，也说不得。一日村乡旱涝，连地饥馑，地方官长施麦饭以济荒，饥人多集。却有一等奸计的，吃一次，又假冒一次，管济施人设法除奸。小于说道：’一次两次，无非求饱，他必为不饱，故来假冒。’小子乃捐数十麦饭，以济不饱之众。托庇师众，此一宗却无祸害。”育师道：”此便是纯善，安能有害，只恐有善报。善信曾有甚应验么？”骆周道：”小子此年得生一子。”道育师笑道：”是矣！再有何善，乞赐一讲。”骆周说道：”我村接东南大道，相去百里，池塘甚少，往来行客又多，炎天酷暑，渴者愁苦。小于捐金，浚了五路井泉，每于暑天施水，果然途人不苦焦渴。”育师道：”昔有施水济人，仙人赐以一石，令其种而得玉，至今蓝田种玉之传，享富施水之报，善人必也有一应验。”骆周笑道：”薄田遂收五年之成。”

育师道：”此犹不足以偿其善。再有善行，请终赐教。”骆周道：”小子虽有济人善愿，却也无心行去，安可说以语人？”道育师道：”小僧心愿乐闻，乞勿终吝。”骆周道：”十年前裹粮外游，路过远村，宿一客寓。卧榻席下见有遗金一囊，启而看内，约有百两，乃问店主曾有何人寓此。店主答道：’三日前一公差在此暂歇即去。’小子听得暂歇即去，安有遗金在卧榻席下。又问在公差前是何人宿歇。店主道：’月余未留客此屋矣。’小子道：’客店终日不脱宿歇，岂有经月不留客的？’店主道：’长者说的是，却有一个缘故。只因月前一客在内病亡，青天白日出邪，为此锁闭经月。三日前，偶有公差暂歇。这公差押着一个道人，这道人却也蹊跷，进入屋内，便要刀剑。我问他要刀剑何用，他说：’此屋想是久闭，邪气甚炽，我有驱邪法术，与店家扫除不祥。因此这几日方开门下客。’小子又问：’这病亡客人，店主认得么？’店主道：’先前不认得，只得申明地方官长，公同葬埋荒地。后访得离小店百里，多树湾人也。’小子听得多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湾，却是我这村乡十里沙头，只为四方树少，此湾树密，名叫多树湾。乃携了金囊，回归家里，找到多树湾访问。果有一人，名唤亚里，也是出外经商，病亡客店。乃问他家，尚有妻子。他妻子道：'丈夫生前在远方求谋生理。'小子问他可有本钱，他妻子道：'也只为家乡无本，远出一载，闻他没甚着落，依然赤手归来。为此忧愁，送了性命。赖得店主发心，殡葬了他。'小子听了，乃将那囊与他妻子看，他妻见囊，哭将起来，说是她亲手做的，丈夫带出外去。小子听了，随把百金交还他妻子，至今他妻子得金过活充裕。师父，这也是一宗善么？"育师听了，合掌道："善哉，善哉！不爱遗金，善莫大于此，料必有报也。"骆周道："未见甚报，只是我子向来懵懂鲁钝，后来渐渐聪明，肯向上矣。"道育道："即此聪明向上，前程不可限量，都不善信这一宗也。再有行过大善，请一发见教了罢。"骆周道："有几宗也不过忘却奢华，不惜俭约，把家私济了贫汉，粮食施了饥人。神天却也相怜保佑，也未见甚败坏，日计每觉有余。当初一子，如今子女却有五男二女也。"副师众人听了，俱各合掌，称扬其善。后有夸骆周善行五言四句，说道：

莫谓善无报，皇天见得真。

远在儿孙应，近观汝自身。

却说副师三人轮流讲经说法，无非代祖师演化立言，镇日这村乡善信，往往来来随喜，但有不明的根因，便来询问。祖师师弟子，只是一意开道些正大道理，因而远乡村落，离国度三二百里的，也来听讲。惟有释门弟子，师徒们便与他问难禅机，讲论上乘。其余便是在道的善信，也只好微露一二宗教微机。这日骆周讲论了这几宗善事，个个听得，称赞不已。只见座间一个僧人、一个道士、三个善男子，起身向副师前说道："师父，你这讲的经卷，可度化得人么？"副师答道："不讲不度，不度不讲，讲讲度度的，自为化，我小僧亦不知。且问师兄自何来？道兄来何自？三位善男子何自来？"僧人答道："弟子与道兄一处，自大讲禅林中而来。"道副师笑道："师兄既出家在大讲禅林中，又何必问我弟子度也？若必欲问，何如自问？"道士便说道："自问何住？"副师答道："行实地，莫使幻，作空观，何所住。这眼前诸幻皆空，我门中如何来得，也只念你既来，须率教你个自化。"副师说毕，把手捻了一个心印诀，念了一声梵语，只见面前钵盂内，忽然一道霞光照出，那陶情三个慌张飞走，道："我等只知曲蘖，安识真言。"往空中作烟云去了。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65回　走兽飞禽堪度化士农工贾被妖魔

且说三个高僧正讲经义，这僧道等来历，若是凡眼却认不得，惟他慧照，虽非祖师明见，却也邪魔异类隐瞒不得。他出家慈悲方便，就是邪魔，也看他来意如何：若是逞妖弄怪，他自有秉教护持，道力不容；若是本一个向道求度心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是邪魔也是正念，就与他个方便，容留不拒。陶情三个，邪不能存，去了。这僧道却是山林中多年修炼的两个虎豹。他向在山间，得闻前度尊者禅机，久伏山林，不出噬人。一日听得海潮庵高僧演化，故此虎变化了僧人出来，偶逢捕窃、陶情在酒坊，遂入来诨俗。不意豹也变个道士，出林寻到店中，随事行意，收了毫精，服了陶情，到得庵来。那陶情邪不胜正，始初借僧道名色进入，后听了经文正义飞走。这虎豹原是实在生灵，却又见十三位阿罗圣前有一个虎过前，侍者童子在侧窃窥，两个私意道："菩萨前也有虎伏。"乃大着胆子，坐在座侧，哪知却是十三位尊者法试演化僧人，正欲虎豹闻经，以成度化。他两个因问道："师父方才说讲经度化人，不知可度化得飞禽走兽？"副师答道："我本师说法，山石也点头，如何度化不得飞禽走兽？比如人有恩与禽，雀也知衔环；吏有德化民，虎也渡水去。禽兽虽蠢，却有至灵。你食他肉，他岂不恨你。你无伤虎心，虎岂伤人意。禽兽不伤人，自能入人道。"僧道听了道："比如虎豹不伤人，便超入人道。人若不伤人，却超入何道？"副师道："人若不伤人，便超入善道。"僧道又问："善道是何道？"副师道："仙佛圣贤、王侯将相，皆是善道中超的。"僧道又问："比如一个不伤人，就入善道，再可有进步么？"副师道："你问我二师弟。"只见尼总师闭目趺坐，听得忙说一偈道：

恶道是伤人，不伤乃一善。

若来进步功，到处行方便。

尼总师念罢偈语，两个僧道随上前，实话说道："二师父，我两个实非人道，乃山林虎豹。往昔得闻了前度尊者禅机，誓愿不伤害生命，因此修得年深，能变化人形，特来求超脱。今闻进步之因，意求方便之略。"尼师笑道："我久已识汝两个。汝既向善门，欲求方便，趁吾祖师出静，当礼拜师前，以求超脱。"两个听了，忙走到静室，果见祖师与村乡善信及庵众僧人闲坐，你长我短，在室内求师度化。他两个不敢遽入，站立听久，但听众声辩论，却不闻祖师半字之言。他两个正疑，进退两难，忽闻祖师开言说："既脱兽形，已归善道，不坏人心，岂复兽已。"他两个低头想了一会，说道："分明师度也说我们兽变了善人，又归了善道，便不复入兽类了。"复走出殿上，把这话说与尼师。尼师道："比如一个堂堂的汉子，坏了人心，必入兽道，哪里等他入，眼前便兽也。"两个听了，谢礼三位高僧。你看他两个摇摇摆摆，直出山门而去。当下在座僧人便问道："二师父，方才这一僧一道，与二僧讲的何话？"尼师道："讲的是他学好行善做僧道，恐怕不学好、不行善的做了。他还有几句一善转人、再善转仙佛的话，与他讲去了。"按下不提。

且说这虎豹变的僧人道士，得了祖师度化，出了庵门，两个计议而行。僧人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也只知变和尚，讲禅理，打坐功，劝化人。不到此庵参礼高僧，如何知出劫超凡的道理。″道士说：″便是我也只知道门名色，得了些陈言，哪知上药三品的妙理！只是我们要进步，须远历湖海，与人世积些功德才是。″僧人笑道：″师弟，你且复个豹形看。″道士说：″师兄你便复个虎体看。″僧人把身子抖了十来抖，把脸抹了十来抹，原还是个和尚。道士也抖身抹脸，哪里复得原身。两个抚掌大笑道：″好呀，存了善心，不复入兽类也。″道士说：″若是不存善心，怎能变人？″僧人道：″不存善心，只恐人还要变我前身。″两个讲说间，只见路旁一个老叟说道：″二位师父，出家人有甚忧，也无甚喜，叫做忧喜不形于色，方是个有道行的人。你两个何事笑说而来？″两个听了，私语说：″俗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近庵的老儿，便就有些道理的言语。″乃答道：″我僧、道二人，乃是从海潮庵而来，得闻了高僧经典，悟了些方便玄机，在路讲解，不觉喜形于色。″老叟道：″有理，有理。既是悟了些方便真机，却是那等方便？″僧人道：″方便之门甚多，怎么一言说得尽。″老叟道：″比如一个好好人家，被几个妖魔精怪吵闹，你僧道家可有甚么方便么？″道士笑道：″拿妖捉怪，正是我道士生意上门，如何方便不得。″僧人道：″莫要说他道门，便是我僧家也能方便。″老叟道：″正是我方才要往海潮庵问法主，道路却远，又恐僧家驱捉不得邪妖。既是师父说也会方便，乞请到舍方便一二，自当供献好斋。″

两个乃同着老叟一路行来，问道：″老叟，你家中有甚妖魔精怪？″老叟道：″不瞒二位师父说，老拙家颇充裕，生了四个儿子。想世间只有做个本份道路，方能尽得一个男子汉的事业，所以把四子因材教训：大子才能出众，便叫他为士；次子蠢然力强，便叫他力农；三子却也智巧，便叫他学艺为工；四子才干可任经营，便叫他为商。大家各执一业，倒也各有所得，料可成家，不负了老拙这一番教训。谁知他四个忽然都变了，怠惰本业，相争相竞。大子荒废了学业，要夺农工；次子懒惰耕耘，乃经商贾买卖；三子不习手艺轻便，反去力农；四子不务经营，游闲浪荡。因此跷蹊事出：瓶罐也成妖，桌凳也作怪，青天白日见邪见鬼，孩子也不得安。师父，你道是何说？″道士说：″老叟，你家莫不是有甚歪邪妇女引惹妖魔？″僧人道：″恐是老叟伤了些阴德，叫做'主家不正，招出怪事'。″老叟笑道：″老拙家无妇子淫邪，我亦没有过恶。且请二位师父到我家，看是何怪甚妖。″道士说：″有理，有理。″两个走了数里，到一所庄户人家，房屋却也深大，老叟便指道：″这便是老拙寒家。″道士抬头一看，只见那：

房屋层层深邃，围墙处处多高。

人丁出入不少，马牛却也成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个走到门前，老叟躬身延入。到了堂上，老叟便问僧人何号，僧原无名姓，忙忙答道："海庵。"又问道士，也忙答应道："潮庵。"老叟道："二位师父既从海潮庵听讲而来，怎么法号就在庵上起？却是到庵后起得，还是在前起得？"僧人道："我二人原不是此号，乃是到庵后改的。"正说间，只见屋内一个大石头打将出来，就如人声说道："你两个只该说是号山君，或是号金钱，如何诈冒姓名？"僧人、道士吃了一惊，向老叟说："想是内眷在内，不容我两个僧道上门。"老叟低声近前说："这便是妖魔，打石说话。"道士听了，问道："这屋内何处？"老叟道："这屋内就是大子的书室。"道士说："太令郎可在内么？"老叟道："今早避出外去了。"道士道："今且叫令郎不必入室，待小道住下。"正说，又一块石打出来说道："你便住下待怎的？"僧人说："连小僧也住在此室罢。"又一块石打出道："可怕你一庵的和尚都来住？"僧人、道士听了，便要入屋内。老叟只是害怕，道："且吃斋饭。"道士哪里等得，乃向身边拔出一口剑来，僧人也抖一抖身体，执出一根禅杖，走入堂后。时天已黄昏，只见那空书室内，跳出两个妖魔来，生得却也丑恶。但见那妖魔：

一个发似朱砂，一个脸如蓝靛。一个眼似灯笼，一个耳如蒲扇。一个手像钉钯，一个口喷火焰。一个拿着根枪，一个执着把剑。一个咬着牙关，一个变了皮面。一个道冤自有头，一个道债各有欠。

道士大喝一声道："你两个是何物作怪，甚事为妖？"只见一个怪说："道士，你只晓得与人家做醮，要斋吃，要经钱。若是只这两桩，却是你本等，也不招邪作怪；若是夺同辈的门徒，争伙中的施主，赚人家斋食，争醮钱的多少，便自家作怪为妖，又何必问我？你那和尚，到施主家念经，也是这般一等。你们自家作怪，我不过趁空隙儿，帮助着你。"僧人笑道："我知道你了。只是我们不是念经做醮的僧道，却是随缘化斋游方僧道，哪里与同辈夺门徒，伙中争施主？"那怪说道："随缘化斋，有无任缘，也是本等。却有那吃着口里，想着锅里，吃饱了又想衬钱，化了衣服，又想鞋穿。自作妖怪，何消管我！"道士喝道："休要强辩！你只说你是何妖，有何冤愆，把这老叟家煎炒。"一个怪便说："道士，你要知来历，我也说与你知。"乃说道：

我妖名上达，这怪号欺心。
欲要登去路，先须种善因。
妄想一朝贵，将人产业侵。
不思勤苦处，就里有黄金。
我妖原是主，这怪却来亲。
士人无定主，相闹到如今。

道士听了，笑道："原来你这两怪，一个扶助老叟大子上达的，一个是坑陷他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业的。人生世间，他习本份事业，只该扶助他，你这欺心怪，如何来坑陷他，使他废了前程大事？"欺心怪道："谁叫他一心求上进，一心又妄想着他日登云路，如何治产，如何立业，张家之女可妾，李户之地可侵，自然上达之妖退脚，我欺心之怪侵身，总是他自失主张，莫怪我两魔作吵。"道士道："习本份，思前程，亦是为士的份内事，你为何妄来侵夺上达的窝巢？"欺心怪道："忠君爱民，为士的何不把这前程想一想，我自不敢来夺他的窝巢。"道士喝道："如今只许上达扶助，却不容你欺心。"欺心怪道："你僧道上人家门，只管化你的斋，吃他的饭，莫要管人闲事。"执着枪照道士戳来。道士掣剑去迎。战了一会，欺心怪力弱败走。这里道士赶去，那怪往后屋檐上立着，叫："兄弟们来助战。"只见那后屋里钻出两个怪来。道士看见，回头只见老叟同着僧人进来，道士便问此屋何处，老叟答道："此乃次子为农的卧房。"道士笑道："老叟，你见屋檐上精怪么？"老叟道："老拙眼花，不曾见有甚精怪。"僧人说："你无慧光，如何得见。且问老叟，你这屋后几层，却是何处？"老叟答道："三层都是三子四子住屋。"僧人道："层层有怪。你且避了，待我两个与你除妖。"老叟依言往外屋避去，又叫家中男女也都避了。只见那两个怪钻出来，向欺心怪问道："这僧、道何来？"欺心怪答道："我忙忙的与上达争窝巢，见了道士来助上达，却不容我，便与他争战，却不曾问他个来历。"这两怪乃手执着钉钯，问道："那道士、和尚哪里来的，管人家闲事？"道士听了道："你却又是甚怪？"那两个怪，一个称是"懒妖"，一个称是"惰怪"。道士看他那形状：

蓬头跣足，拖手懒腰，一团好睡的形容，半似醉酒的模样。钉钯空执在手，气力全没些儿。倒像有些风流佳兴，好吃懒做的情况。农家若遭这个妖精，怎不叫三时失望。

道士看了笑将起来，指着欺心怪骂道："你叫这个幺魔帮助你，越发晦你的气。他两个连自己也顾不得，怎帮得你！"两怪乜斜着眼道："你也休管我帮得帮不得，且说你两个的来历。我看你两个是两教各宗，常闻得彼此争施主，夸门风，今日如何一处你兄我弟，亲亲热热？"道士喝道："你哪里知道我僧、道原来是一家，只因世有不明白道理，诨俗出家的，便分门争竞。似我二人一气传来，何有差别。你既要问我来历，我且说与你知道。"道士乃说道：

自幼出山林，弟兄吾两个。
状貌不殊差，威风却也大。
只因识性灵，轮回被觉破。
我兄入禅林，自把仙门做。
炼得有神通，四海声名播。
昨谒高僧庵，道理都参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蒙师指路头，缚魅莫教错。
今朝遇你妖，自送上门货。
急早离他门，免教剑下剁。
两怪听了，私自计较道："这和尚、道士有些来历，可叫三房、四房妖魔齐来帮助帮助。"欺心怪道："有理，有理。古语说得好：'三拳不敌四手。'"乃向屋后大叫："弟兄们齐出来助战！"只见后屋层层都钻出几个怪来。却是何怪，下回自晓。

第66回　士悔妄欺成上达道从疑爱被妖绳

话说懒惰二怪听了道士来历，招手儿叫后屋三四房妖魔出来帮助，那层层都钻出几个妖怪来。道士执剑在手笑道："我也不审你们来历，料着都是懒惰妖精，我道门挥开这把慧剑，叫你一个个灭形。只是我师兄在此，又动了他慈悲。"乃叫师兄："让你说破了他们，叫他离了老叟之门，别项寻头路去罢。"僧人笑道："师兄你差矣。既不用剑剿他，必须说破了他，叫他弥耳攒蹄，各归平等，又何必叫他别项寻头路。世间何事，可容他懒惰成精作怪？"道士道："师兄你怎见得世间不容他懒惰精怪？"僧人说："师兄你既在道，岂有不知？"道士说："只当我不知，你且说一个明白，使这精怪听得也好。"僧人乃说道：
说懒惰，真不好，这精作妖事非小。士若懒，志温饱，黄卷青灯都废了。何时奋翅腾青云，看看时日催人老。农若懒，田多草，坐看禾苗日枯槁。有田不耕仓廪虚，日食三餐毕竟少。工若惰，艺不巧，若要称良何处讨。欲善其事必须勤，误了工夫空懊恼。贾若懒，利须少，红日三竿不知晓。东西南北不经营，资本从教都折了。
僧人说罢，妖精听了笑道："你人面兽心，说的虽然近理，兽心难道非是妖怪，怎么瞒得我！"僧人道："我心地正，便是妖也不为怪；你心地不正，便非怪也为妖。怎知我两个除了恶念，便非兽心，虽怪不怪，投了明师，说得更有理。"妖怪听了道："二位除了恶念，投了那个明师，做了和尚道士，便不为怪？"僧人道："我两个拜了高僧，从海潮庵来，有愿在先，要行些方便。这老叟训四子本份事业，却被你们精怪闹吵不安，我两人怎肯放饶了你！"怪道："实不瞒你说，那老叟能训子本份，不能必子守份不更。谁教他四子懒惰的不勤，欺心的妄想，这农工商，一懒无复自励。那欺心的尚有道理能明，所以我这欺心妖魔，还不曾把他上达精战去。"妖怪说罢，依旧往屋檐下钻进去。道士见了，向僧人说："师兄，你这一番讲，只能服妖怪之形，未能服妖怪之心。看来除妖灭怪，要服他心。"僧人道："服妖怪之心，不如服屋主之心。人家屋从主心，邪正所系，比如四子从心正大，坚守本业，无妄无惰，妖自何来？我与师兄且相会老叟的四子，看是何等根因，便好除妖灭怪。"道士说："有理，有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二人乃出得堂前，只见老叟同着四个儿子坐在堂中，见僧道两个半带愁容，半带笑貌，问道：″二位师父，我家屋内果是何妖作吵？何物成精？″僧人道：″你家原无妖怪，看来都是家鬼弄家神。俗语说得好：'怪由心作。'又说：'见怪不怪，其怪自坏。'你四位自心无怪，哪里有怪？″四子道：″我四人奉父训，习本份事业，自心却有甚怪？″道士说：″大先生，你曾温习本业，有妄外之想么？有自欺欺人之念么？大丈夫有份内事业，一毫不可懒惰，有妄外心肠，一毫不可妄生。比如为士的，忠君爱民，这是份内事业，便从穷时思达日，勤勤勉勉，就是暗地有妖魔，也是上达的精怪；若是出了份内，胡思乱想，一旦身荣，如何如何，这便是妄外蹊蹊古怪，便有邪魔暗生，把你的上达路阻，这妖怪还要作灾作祸。″老叟的长子听了，点头说道：″这道士说着我肺腑，想当日简练揣摩之时，得意忘言之日，却果然存心不在份内，思出妄外。从今随他妖怪作吵，我还习我份内士人。″方才心服道士之言，懊悔当日之妄，满面顿生光彩。僧人见了说：″大先生，你屋内妖怪存身不住也。″士人听得，心入屋内，只见一个火光，灿烂如星，闪烁耀目，在屋滚出不见。长子出屋向僧道说：″向来妖怪打盏弄碗，今却不见，只见一团火星，光芒闪烁滚出，此何怪也？″道士笑道：″恭喜，此上达星光，惟愿先生黾勉励志，自然妖魔屏迹。″那三个农工商听了道：″委实我等当初勤劳，做本份事业，家中平平安安，便是财利也增，百事也顺，只因日久意灰心懒，便生出这怪事。大家兄既悔却前非，我等从今以后，只是勤劳份内事罢。″三人说毕，便起身走去。老叟问道：″你三人哪里去？″三子答道：″我们既说勤劳，安肯闲坐着说话。二位师父，我父陪你，我们乘时做事业去也。″三人一齐往外走，那力农的拿着钉钯往田里去，那为工的担着器物往村里行，只有为商的往屋里去想路头。只见一边农工两房内童仆出来，向僧道说：″我两屋内妖怪影儿也不见了，真真安静。″老叟便问：″第四子的房屋内可有妖怪？″那童仆说：″四官屋内妖怪反多了。″

道士听得，执剑又进四子屋内。方才到门，只见一个美貌妇人拦着屋门说道：″人家有个内外，出家人如何不分个内外，直闯进来！″道士见是个妇女，只道是内眷，忙出屋外，叫老叟吩咐内眷且避。老叟答道：″只因妖怪吵闹，我家内眷都避去别屋，此屋哪里有甚妇女。就是有妇女，我家闺训也严，定然不容她向人张狂乱语。″僧人便问老叟：″你家有何闺训？″老叟道：″我家妇女六岁便不要她出闺门，三尺童子便不容他入卧内。亲戚等闲要见一个内眷，也不能够。况你僧道见了她，还要说各分内外的话。″僧人道：″我见人家男女混杂，不但见面说话，还有坐谈说家常，亲手接物事的。″老叟道：″此皆是小家子，没礼体的坏了门风。老拙家从来有训，无此样事。″道士也问道：″妇女家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闺训，这闺训难道是老叟教训？你这一个老人家也苦恼，四个儿子既要你教训他各习本业，妇女们又要你闺训他。"老叟笑道："师父，你出家人只晓得教徒弟。比如一个人家生了一个孩子，算命犯华盖星辰，说孤难养，弃了父母，送与你门中，或为僧，或为道，做个徒弟。可怜孩子无知，他不是那壮年知人事，好道的，为生死出家，苦行投师访友。孩子家是父母舍送入庵观，只知把孩子做个出家僧道，交与师父。师父好的，教训他学经忏，接代山门；那不好的，把当一个童仆打骂，作贱使唤，总是异姓儿女，有甚疼热。还有一等，多招师弟师兄群居，没些道义，后来多有不成良善，为非作歹，还俗回家，只怕吃惯现成茶饭，做惯不本份心肠，就是还俗，也不成良善。师父，你知你门中教训徒弟，便知我们闺训，却在为母的从幼把女子不放她出闺中，教训她习女工，学妇道，只便是闺训。"僧人听了笑道："比如出家做徒弟，也要把个孩子投个明师上等，为生死修真养性，见性明心，这是仙佛门中。不但你送子弟投门中，这等的师父他岂肯轻易收徒，必定要鉴察你心意根本，果有仙风道骨，方才收为弟子。次后一等良善僧道，为传代接香烟，收人家一个弟子，必须也要叫他学习本业，守份出家，若是纵他吃荤酒，坏教门，不能教训个好徒弟，反把人家孩子坏了。就是人家闺阃，多少母仪不良的，把女子学坏这母仪，也是脉脉传来。又在为丈夫的，齐家为本.."僧人正与老叟讲论，只见第四子为商的屋中，又打出一块大石头来，说道："什么好师歹师，父仪母仪，勤谨的自是勤谨，懒惰的自是懒惰。我丈夫是个为商的，经年在外，比不得三个伯伯，在家懒惰了，便荒废本业。为商的有处赚钱，有处折本，孤身飘泊，便花费些资本，懒惰些道路，却也有一日赚来补去。"道士听了，向老叟道："此明明是你四郎内眷之话。"老叟道："四房媳妇久病在母家。此分明是怪，师父莫要信她，只与我除妖可也。"道士说："师兄，此妖非你方便劝化得了的，须是剿灭了她。"乃伏剑复入屋内。只见那妇人见了面笑道："你这豹子妖精，自不知妖，却要与人除怪。"道士看那妇人生得：

娇滴滴如花似玉，颤巍巍体态轻盈。妖娆一卖风情，任你老成本份，见了她，好似六月坚冰，也要化了歪心性。

道士见了，方才掣剑去斫，那妇卖弄着妖娆，说出豹子妖精，动了道士原来根脚，只把心一疑猜，割不净那爱色的魔障，却被那妇人手拿着一根绳子，套将过去。僧人见了忙叫："师父，快把慧剑割断妖索。"道士左挥右掣，哪割得断，看看要变出豹的原身。僧人又叫道："师兄何不定了心性，莫要疑猜。"道士方才明白，正过念头，割断了妇人套索，走将过来。那妇人却又把索子丢起来套僧人，僧人笑了一笑，忙变了个不坏法身，快利如刀，那套索荡着即断。妇人见套索无用，便喷出一口涎水，顷刻那水泼来，倒有些厉害，道士掣剑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斫，僧人挥刀割不断。两个抵挡不住，往屋外飞走，乃对老叟说道："这个妖怪难除。我两个要吞嚼了他也不难，只是又坏了我原来誓愿。如今只得复回庵中，请教了我拜礼的高僧再来，定要与老叟剿灭了这怪。"老叟不敢留，当下两个辞别老叟，老叟乃说道："庵中既有高僧，我当同二位师父一往。"随出门往庵来。道士便往原来路走，老叟道："二位如何不认路径。此条路到海潮庵，远且荒僻，若从西过了苦乐二村，直行大路，便是庵也。"僧人问道："如何叫作苦乐村？"老叟道："原前不知甚故，两村相离，不过十里。一边叫做乐村，居人稠密，都是些富贵之家，其快乐的却有许多等样。一边叫做苦村，居人却不甚多，都是些贫穷残疾之人，其苦楚却也多般，不知是风水所招，又不知是地方传来的恶俗。"道士听了说："师父，我与你探听这个根因，若是能变转得个苦乐均匀，却也是个方便。"僧人道："若是把苦村变了个乐村，可不更是个大方便！"原来之苦、乐二村，中分大路，却是往庵东西正道。中途有座小庙儿，有一个庙祝，侍奉香火。僧道与老叟走入庙来，庙祝接着，便问："二位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老叟便与两个答应。庙祝又问："二位必会诵经设醮。"道士答道："诵经乃我这师兄本等，设醮我却不会。"庙祝说："不会设醮，想是会炼丹养砂。"道士说："这都是旁门外道，我小道却不会。"庙祝笑道："哪个出家道友不知烧炼乃修行的要务。"道士说："知道烧炼，断乎不向人说；向人说的，断乎不知烧炼。就说会烧炼，向人说，便是骗哄人也。"庙祝笑道："师父，你既不会设醮，又不会烧炼，头戴一顶道巾，身穿一领道服，却会做些甚事？"道士说："我只会苦的知道他怎样苦，能与他转变个乐处；乐的知道他怎样乐，能与他说个长远乐。"庙祝听了，笑嘻嘻地道："如此却甚好。我这两村，正在此苦乐不均，师父若能转苦为乐，使乐到个长远不苦，莫说乐村敬奉，便是苦村也感仰，就是我庙祝也报恩。"

当时听了，便传与两村。早就有苦村一个贫汉走到庙来，望着僧道下拜说："闻知师父会转苦为乐，我小人苦已极了，特来请救。"道士问道："你是何等苦？"贫汉道："小人的苦，家徒四壁，粮无半升，常日忍饥，还要无衣受冻。"道士笑道："这何足为苦？"贫汉道："比那乐村，衣帛食肉，歌儿舞女之乐如何？道士笑道："他何足乐？"庙祝道："师父，两相比较，贫汉可谓极苦矣。"道士问道："贫汉识字么？"贫汉道："略识几个。"道士道："尚有往籍前言可看，得意会理，尚有余乐，不足为苦，不足为苦。"贫汉笑容而去。却就有一个残疾跛足，衣不遮体，走来问道："师父如我这苦真苦，遍体伤疮，两足腐烂，肚里无食，身上无衣，何等苦楚。"道士道："尚有两目可观，双耳堪听，一时少住了疴痒，半盏可克了腹饥，尚有片时之快，何足为苦，何足为苦？"这残疾跛着足，笑了一笑而去。只见一个老者，扶着一个聋瞽之人，虚喘喘拖病而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老者替他说道："师父，这人苦不胜言，目不见，耳不闻，饥寒成病，可怜他苦说不出。"道士说："尚有你老者扶持，何足为苦。你又代他能言，苦尚未极。且问你：他之瞽目，是胎中瞎，是壮年聋？"老者道："是壮年聋瞽的。"道士道："更有聋瞽之趣。"庙祝笑道："师父说差矣。"道士说："我如何说差？"老叟也说："师父说的果差。"却是何差，下回自晓。

第67回　说苦乐庙祝知音举数珠长老破怪

老叟与庙祝说道："一个人全靠两只眼看，两个耳听，听不见人言声响，看不见南北东西，身再拖病，家又贫穷，还有一件最苦，他喑哑不能说话，这苦何如？师父，你道他更有聋瞽之趣，岂不是说差？"道士道："你们只知苦，不知他乐，他外目不见，中情不扰，两耳不听，心志不烦，有口与人讲苦，人谁能替？总不如饥得一食之克，寒得一衣之被，到作了个浑浑沌沌上古之朴，他虽无乐处，未足为苦。"庙祝道："依师父说，世间只有乐，没有苦，这苦字当初莫要制出它来罢了。"道士道："苦之一字原有，但皆不在这几般人。"庙祝道："不在这几般人，却在哪几般人？"道士道："却在乐村。"庙祝益呵呵大笑道："怎么乐村有苦？"道士乃说道："我有数句俚言，你试一听。"乃说道：

乐极每生悲，犯法身无主。
一旦明与幽，丝毫必有处。
想昔荣华时，不知寒与暑。
今日受炎凉，这苦谁怜汝。

庙祝听了道："师父说得是，乐极生悲，犯了恶孽罪过，果然这，样人，当时享荣华，受富贵，一旦恃乐忘忧，到了个犯王章、堕地狱的时节，有眼看不见亲人，有耳听不得好话，有口向谁诉冤，害了些无疮的毒痛，受了些不病的灾厄，果然比那苦村，身体虽苦，心情却不惊恐惶愧，自己揣度说命当受贫苦，便安命罢了。师父果然说苦村众样人，何足为苦。只是乐村人，知道乐极生悲，他却知节，每乐而不淫，知王法森严，却守份为乐；知地狱昭彰，乃安乐不作恶，可不长保其乐？"道士道："果如庙祝之言，乐果如此，自能长保。"

正议论间，只见前村钟鼓交响，香幡导前。庙祝与老叟出外，问是何故，村人说道："我那村里有件怪事，特请海潮庵高僧驱治。"僧人、道士听得，也忙出庙问道："村里何怪，怎便去请高僧驱治？"村人说："我那铁钩湾村，向来蛟患时生，只从有两个僧道，法治平安。今忽有一个赤风大王，在村显灵，要人家猪羊祭献，如无猪羊，便要伤人家小男妇女。闻知向日僧道自海潮庵来，今去延请，蒙高僧嘱咐方丈一位长老，叫他来驱治这怪。"僧、道听了，乃杂在众中，去看那迎来的长老。但见那长老，坐在一乘轿子上，眼看着鼻子，手拿着数珠，端端正正，任那村人扛抬。道士见了，向老叟说："你看这众人，延请长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驱怪，这般尊重尽礼。你老人家要我们捉妖，却甚亵慢，哪里知道世间隆师生道，必须致敬尽礼。"老叟答道："师父，老汉虽愚蠢，也晓得敬贤。比如人家敦请个先生，你要他吐露胸中真才实艺，教导你子弟，能有几个出忠心，为传教，收门人，广效法！却有一等心术少偏的，你要他尽心传道授业，他尽心不尽心，在他自心，你如何得知？你若慢了一分没要紧的外貌，他便差了十分要紧的中情，所以为主人的要致敬尽礼。"僧人笑道："老叟既知此一节，便就知尊敬长老的这众人，十分有礼。只是世间人要为己做一件事业，便要借人财力，便也要尽十分敬重。那与你行事的，是个忠信好人，自与你尽心去做，若是个不忠信的，你再慢了他一分，他便坏了你十分。"

僧人与老叟一面讲着，一面看着迎长老。看看长老近前，看见僧人道士，便把数珠儿望空一举，这僧、道两个忽然脚根立地不住，往地便倒。那长老急忙下轿，掣出戒尺，便要来打。这僧、道跳起地来，叫："长老休动手！"长老急又见是两僧道，心疑道："我方才分明见众人中两虎豹形状，定是妖精，怎么却是两僧道？莫不是我坐在轿子上心里舒畅，不觉眼花，不然便是这僧、道两个非凡。我闻大人君子，化虎变豹。但他若是好人，必然我法力治不倒他，如何我数珠一举，他脚根又立不住。"长老虽心疑，只得上前问道："二位从何处来？想要到敝庵去参谒高僧？"两个便把老叟家妖怪事，说了一番。长老道："我奉高僧师徒吩咐，命来与铁钩湾村治怪，此地既有妖，须当扫除了去。"道士说："老叟家四子，却是士农工商四宗本业，三宗妖魔已被弟子们驱除，只有第四为商的一宗妖魔难治。我两个正欲到庵，求高僧指教法力。既是师父奉命而来，不知高僧有何指授？"长老道："高僧以数珠、戒尺两件付我，叫我逢怪只举数珠。我方才于众中，分明见二位状若妖魔，故举数珠，忽然又非妖怪。"道士便问道："若是真妖怪，数珠一举便怎么？"长老说："高僧却有几句秘语传来，本不说与人，但二位既在道，同是治妖的，便说与他听知。"乃说道：

数珠端正念，举动荡妖魔。

戒尺惩邪怪，锋利不用磨。

僧人听了，向道士说："我与师兄方才只因争老叟礼慢，动了这点邪心，便令长老看见原形，把数珠一举，使我站脚根不住，若不是长老，又动了坐轿子，畅快私心，那戒尺儿便灵如利剑。如今捉妖不捉妖，当把心放平等，自不作妖，何妖难灭。"道士道："师兄言之当理，我们且不必到庵求高僧指教，只随着长老到老叟家，先灭了妇女妖怪，再向铁钩湾去，降那赤风大王。"乃向长老说："师父顺道，乞先扫荡了老叟家妖，然后再剿除村怪。"

长老依言，乃与僧道、老叟离了中途小庙，来到老叟家。方才叙坐，只听得堂屋后妇人大声叫道："何处又寻个光头长老来了。任你便寻了南寺里北寺里没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的，整千成万来，也难管人家务闲事。"说罢大石如雨打出屋来。长老乃把数珠一举，只见屋内走出老叟的第四子来，看着长老道："师父，你捉的妖怪在哪里？"长老说："现在屋内大叫说话，乱打石头。"四子乃往屋内一看，道："不见，不见。"长老乃把数珠挂在四子项下。只把数珠一挂，他眼里便看见那妇人蓬头垢面，丑陋不堪，自己思想道："原来是我出外经商，那柳丛中一娟妓。我久未到彼，正思念她，要到彼处行乐，却原来这般模样，不是病害，定乃殒亡，空系恋心胸，想她作甚！"四子只这一念头，只听得那屋内号啕一声，从空去了，顷刻老叟家安静如前。老叟大喜，四子齐出堂拜谢，摆下素斋，款留长老、僧道。座间却议论苦乐二村的事情。老叟说道："苦村之人真苦，师父你却说不为苦；乐村之人真乐，你却说不为乐。"长老听了，便问老叟："此言自何说来？"老叟便把僧道与庙祝的说话讲出。长老说："此事果不怪。苦人兢兢业业，日求升合，有甚心情去行恶事？乐人心悦意足，任情放胆，哪里顾伤天理？况且否极泰来，乐极生悲，自然循环不爽。"老叟道："为非做歹，多是苦人去做。比如为盗做贼，哪有个乐者去为？"长老道："苦人犯法，与乐者违律，总是遭刑宪，受苦恼，只恐苦的能受，乐者难当。"老叟道："均是血肉之躯，刑法之苦，怎么苦的能受，乐者难当？"长老说："贫僧常在高僧前闻经说法，曾听了几句破惑解忧言语，你听我说来。"乃说道：

饥饿贫寒能忍，官刑卑贱难当。老来卧病少茶汤，乐死有何系望。乐的何尝经惯，妖躯怎受灾殃。歌儿美妾守牙床，哪件肯丢心放？

长老说罢，老叟点头道："师父虽说得是，我老拙必定要找个根因，一个五行铸造生人，怎便有生来享快乐的，受苦恼的？"长老说：我小僧曾闻经卷中说得好：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

老叟又说："师父，经文大道理，却为何五行生来，那富贵快乐的像貌丰伟，这贫贱苦恼的形貌倾斜？"长老道：我又曾闻，五行相貌，皆本心生。古语云：

有心无相，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相随心灭。

人若生来相貌该贫苦，陡然行了一善，那相貌忽变了富贵；人若生来相貌当富贵，忽然作了一恶，那相貌忽就变了贫苦。世上人若知有心无相，只去行善，定然没有苦恼。僧人与道士听了道："师父，你这等说，是心在前，相在后了。既是心在前，怎又生个苦乐相貌？却不又是相在前，心在后了？"长老笑道："你二位虽转入道，皈依两门，一心尚有未彻，哪里知心相根蒂，相通共脉，只在善恶顷刻一念间。二位且随我到铁钩湾村，降了那怪，自然知这心相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的道理。″

话分两头，却说这铁钩湾村人，只因行恶，几被蛟患，幸赖僧道度化得安，村间仍复有瞒心昧己之人，就惹动生灾降祸之怪。有一家大户，姓井名宪三，这人家资近万，都是刻薄利债上挣来，虽然救了贫乏的急，却也坑了借贷的生。怎么救了贫乏的急？人有一时钱谷缺少，或疾病官非，乃无处设处，却来借贷他的，加一加五利息，一个图利，一个得救了急。虽然方便，哪知岁月易过，利息易增，贫乏无偿，只得把产业折准消算了。人无产业，家道易贫，多有伤生，都为他厉害。他却又有一宗刻薄，人无产业偿借。井宪三只因利债起家，却也招了多少怨恨。一夜在家盘算帐目，称兑金宝，忽然一人从天井中跳将下来，手执着钢刀，声声叫道：″井宪三，你知我来意么？″宪三听得，乃慌张向窗隙瞥看，见这人生得甚恶，又执着钢刀，料必是盗行劫，乃叫道：″小人知大王来意了，必是要金宝，乞望宽恕不恭，多少把些奉献。″那人道：″我非行劫之盗，乃是赤风大王，与世人报不平之神。久在海洋村湾来往，听得人家怨恨，明明指汝名姓，我大王怒你何事招人怨恨？原来是利债坑人，仇室作怨。本当鼓千顷之洪涛，把你一家尽淹没，却因汝于众怨恨中，仍有一种救了人急的方便，今夜特来戒汝。你何必掩闭小窗，慌张畏避，吾大王岂不能一推直入，将刀加害于你？你如今速焚香堂上，叫你合家长幼都跪拜堂前，听我戒谕。″宪三听了，又慌又疑，慌的是怕盗，疑的是盗有何谕。叫出家眷来，恐仇人诈伤长幼；不叫出家眷，又恐大王生嗔，说违拗了他。正怀疑惧，那大王笑道：″你何必怀疑，若迟延鸡鸣，我竟直入，你家眷反不能保。″宪三听了慌慌的，只得叫起一家大大小小，出堂焚了一炉清香。真个的那赤风大王把窗格推开，大踏步进入堂中，上边坐下，家眷一个个战战兢兢，宪三只是磕头，叫饶性命，把眼偷看，那大王生得：

身长一丈，膀阔三停，灯盏般大一双睛。蓝靛染身面，须发没多根。钉钯手拿着钢刀，血喷口倒有一尺八寸。

大王坐在上头，叫一声井宪三，你听我吩咐，你从今以后：

放利债，须知害，公平自不招人怪。济贫人，阴骘大，谁叫你把心术坏。只图自己起家私，不顾贫偿将产卖。将产卖，何所依，你喜亨通他命低。还迟了，上门欺，骂人父母毁人妻。受你辱，好孤栖，不是悬梁便跳溪。破家受了威逼气，祸害临门没药医。若知听我大王戒，忠厚行财谁怨伊。

大王说罢，井宪三只是磕头，答道：″敬听敬听。″那大王笑了一声，道：″你这人口甜心苦，此时畏怕的心肠，面情儿敬听，过后就说道：’做了这桩买卖，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若是那骗人财的，我再以忠厚律他，定是不还，我怎肯甘休，做不得忠厚事。’俗语说得好：’杀不得穷鬼，做不得财主。’看你刻薄存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我大王的戒谕，只当耳边风，过后定然不遵。"井宪三答道："不敢违拗。以后不放利债，留着财宝自家受用罢，不讨谁人送还，讨急又招人冤。小子也有一句，请问大王，我放债的，刻薄了招怨生祸，损人利己；那借债的，不还行骗，可有罪过么？"大王笑道："骗挟财物，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俗语说得好：'变驴变马，也要填还。'但是其中有两宗轻重情由。比如负欠人债，不幸家产尽绝，无从还处，这非骗，乃无力偿，其罪轻，王法也哀矜，幽冥也宽宥；若是欠了利债，不舍家私准折，仍要匿起囊箱，悭吝还人，甘受毁辱，将命图赖，这样短幸，纵逃了王法，那幽冥怎饶？变驴变马之情纵虚，那折子害孙岂诳？我大王知世上借贷财宝的，还多有感人恩济，设法偿人，就是没了产业，或者还存个愧心。只有你这放债的，仁厚退让者少。我也不怕你面听一时，自有戒你后法。"乃把口向井宪三一喷，只见火焰飞腾出来，叫声："宪三，你看这星星可厉害么？"又把明晃晃钢刀拿起来，向宪三试试，道："你看此物可凶狠么？"宪三只是磕头，答道："厉害厉害，凶狠凶狠。"大王道："此犹不足为凶狠。"乃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68回　赤风大王济贫汉青锋宝剑化枯枝

井宪三见了这两宗，便知大王是火盗之意，却也真是警心，忙忙答应。那大王却道："犹不足为凶狠。"宪三道："还有何狠比这火盗狠？"大王道："只恐子孙招败时，依旧也去向人借。"那大王说罢，一阵风依旧向天井中腾空去了。井宪三与一家惊惶无地，起来吩咐家仆，切莫要向外人讲说。

哪知这赤风大王又走到一家，这人叫做高大户，恃着祖父势豪，专一欺凌乡村，傲慢长上，心中多诈，眼底无人。有家族为宦的，倒谦厚待众，每每劝语他做个宽仁善士，说道："祖父之势力有限，凌人之过恶不祥，天道好还，一旦势去，终被人凌。"他哪里肯听，答道："我非逞势凌人，人自炎凉，你们不见。怕我势力的，他又会欺凌那不如他的。我尝让人一步，那人若好，便我说我大户谦光；若是不好的，反道我该谦让他，就向我无礼起来。我所以宁凌人，不要人凌我。"大户只这个心肠，早动了赤风大王不平之气。这晚大户正动怒鞭打家仆，大王却从空下来，走到大户面前大喝一声："住手！"手里掣出一把青锋宝剑，向大户斫来。大户忙将杖仆木棍挡住，自知木棍抵不住宝剑，乃叫众仆来帮。那仆正受了鞭杖，怨恨在心，一齐慌张躲去。大户见仆不听叫，心里一面懊悔道："仆如手足，我伤了他，他岂肯帮我！"一面怕大王的宝剑厉害，只得跪在地下，说道："爷爷呀，小子自知平生凌人，今日莫不是仇家请来报冤的侠客，不然就是要宝的豪杰。若是要宝，待小子搜刮些金珠器皿，我家非经商富厚，无从有藏蓄的财帛。若是替仇家报怨的侠客来行刺，望发慈悲，饶了小子，应该赔哪家小心，下哪个卑礼，小子改过后再不敢。"大王笑道："我非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宝的强劫，亦非报怨的刺客，乃是抱不平的剑仙，名叫赤风大王，久历你这村乡，深知你欺人凌物，我想世间一个人，原与你同天地气化生来，五体谁与你少一件？你有眼耳鼻舌，别人也有，你有心意，别人也有。你不过多他人些祖父的豪势，就是这豪势，只荣得你，与人何干？你为甚自骄自逞，凌藐他人？有一等炎凉小家子，贪你些财势，图你些肥甘，宁受呼喝。却有一等自爱的，不逐腥膻，你便藐他，徒作他一笑。还有一等受你欺凌，无力报复，饮恨在心，就如你这仆婢，宁无怨恨！我今本欲仗剑来灭你，但念你还有良心，可戒而改，姑且饶恕，速行改过。"大户道："大王戒谕甚是，小子傲慢凌人。只是我为家主鞭打家奴，乃是家法，古语说得好：'鞭笞不可废于家。'难道这也叫做欺凌？"大王听了，大笑起来，说道："你因不明这家法，我大王有几句话语，你听了。"说道：

家奴都是人家子，不过借他力为使。
纵有一朝过失奴，也须宽令他知耻。
饮食切莫两般看，贵贱口腹无彼此。
若是异视再加鞭，遇难谁人肯听你。

大王说了道："此是戒汝宽恩奴仆，若是你不宽恩，更有一样居官的，法令太严，也使小民致怨。好个你家族，每每劝你谦和，你便是享谦和之福的。"大户答道："便是居上的鞭笞奴辈，他若不听使令，我鞭笞不轻，不怕他不听。"大王道："为主鞭笞太重，每每轻则逃亡，重则殒命，这等伤仁伤义，为此我大王暗神其剑。"说罢，掣剑左旋右舞，口里依前火焰喷出，只在大户屋内，若有焚烧之势，吓得大户只是磕头道："谨依大王戒谕。"

大王方把剑收了，往天井飞空而去，却又到一个僻静荒凉之处，大王抬头定睛一看，只见一间破屋，明月照在窗中，一个贫汉立在那里，自嗟自叹。大王见了道："此人必是为贫嗟叹。我如今仗剑威风下去，贫汉已自无聊，却不吓坏了他？"抖身一变，变了个过路的常人，衣衫也不甚整，走近门前，叫声："屋内有人么？"贫汉听得，忙出开门，见了问道："汉子哪里来？夜静更深，到此荒僻地过，却又敲我门，何故？"大王道："我家住前十里村，因往后十里镇，寻人借贷些粮食，未遇借主归迟，欲借一宿，来早前行。"贫汉道："正是荒路多虎狼，不宜夜行。便在小屋一宿无妨，但不知汉子名姓何称？"大王道："我名姓唤做赤风，不知屋主名姓何唤？"贫汉答道："小子名姓叫做赤手，看将来，小子却是老兄一姓同宗。你向镇借粮，必是贫乏，与我小子无策资生，总又一般。"大王道："我尚有借贷之处，虽贫犹可。老兄资生无策，也该设法一个资生。"赤手答道："小子计策也设了千千万万，资生的买卖，也做了万万千千，只是不济，想是命运所招，还在才能短少。"大王道："足下既做买卖，必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资生营业，纵然不济，日计料也度得。能计千千万万，岂无才能养生日计？何须推诿命运！想命运在天，天道不亏人。俗语说得好：'草也顶个露水珠儿。'岂有一个人自不挣锉，推诿命运？若是一等人，想大富，便是痴心。又一等人，买卖利少，用度不节，件件经营，自是不济，这岂是命运？"大王说罢，赤手只是嗟叹呻吟。大王便知他心情，乃故意说道："老兄，我小子说便如此，只是也想人生都是命运，真不由人，命该显达，便肯上进，运当富足，便计策顺。我小于也是贫无所措，向远镇借贷，不遇主人空回，岂不是命！如今实不瞒说，正在资生无策，不知老兄既设法千万，如今可再有个好法？若不吝教，也是奇逢。"赤手道："买卖经营，件件无本，怎能得利？"赤风答道："正是无本，小子也想没用。"赤手道："小子欲结几个同心，劫个大户人家，只当借他些资本。"赤风道："这事做不得，一则王法森严，二则天理人心都坏，莫要想它。"赤手道："做个掏摸行偷，也是个策。"赤风道："也做不得，官法如炉，名节都丧，莫要想它。"赤手道："如此再无头路，除非设诡行诈，将无作有。"赤风道："越做不得，幽有鬼神，鉴戒可畏。"赤手道："请教老兄，何事可做？"赤风道："顺天理，当人心，看你才能力量，做些本份营生，自然过得日子。"赤手道："贫乏却难过，奈何？"赤风道："古人说得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老兄只一味苦守清贫，自然过得。"赤手道："我小子也罢了，只是有个八十岁老母，何如忍她受饥饿。"赤手只这一句，便动了赤风的哀怜之意，想道："我两走富贵之家，算利的算利，骄人的骄人，却未听他说父母。这一个贫汉倒有如此良心。我既与人抱不平，当助此贫汉，使他有些利益。"乃又想道："他既无资本，我又无金帛，怎生助他？也罢，不免说出赤风大王下降，与他受些祭祀猪羊罢。"

大王乃把脸一摸，从屋腾空，现出本像来，叫声："贫汉，你莫愁贫，只要孝心事母，我于冥冥自然助你。我非别人，实与你说出来历，我乃远村山林白额一虎，我同胞二虎一豹。只因我那虎兄豹弟听闻了释道经文，改了伤人恶性，转劫了人身，我因此也要皈依人道。山神说我未积有善根，必待善根圆满，方能转轮人道，我故此到这村乡几家显灵，自称赤风大王，戒谕大家小户，叫他种些善果。你可称此传说，自有人来敬奉，一则保佑人家，一则助你养母。"乃丢下一根树枝来说："此物你看树枝，却是一口宝剑，便是我助你神力。你可供奉，自有大户信你。我亦不远去，只在近山中，有呼即应。"说罢不见。贫汉自惊自疑，将树枝拾在几上，次日来看，果是一口宝剑。因此传说，大户井宪三信实，作兴起来，果然人家求利益的杀猪宰羊，贫汉陡然从容过活，母得所养。这贫汉却不该诈说显灵，如不奉猪羊，便要伤人家小男妇女。因此村中向日受了僧道法术，驱除蛟患，便到海潮庵，延请高僧驱邪除怪。这一日，正是赤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说赤风大王神剑，要猪羊祭祀，却好海潮庵长老被村众扛抬过来，随后跟着一僧一道，也来帮助除妖。只见长老到了贫汉屋门，见他屋内供着一根枯树枝，问是何物，贫汉道："是赤风大王青锋神剑。"长老问："供此青锋剑何用？"贫汉道："与村乡人家祈求利益。"长老道："分明一枝枯树，如何是剑？"只见来祭村众都说是剑。长老道："即此是怪。"乃举起数珠，那青锋剑即复了原相，果是枯树枝。众村人一齐嚷将起来，乃惊动了赤风大王，正在山间静坐，被贫汉一呼，他却乘风即到。见了长老与僧人道士，眼不认得，乃吹一口气在枯枝上，那枝依旧是剑，飞起照长老斫来，长老忙举戒尺抵住。大王见势，知道"双拳不敌四手"，那僧道在旁，也像要帮的，乃现出形来，喝道："哪里和尚、道士上门欺人？"长老道："不消问我。天下和尚，总是僧人。两教一家，便是道士。且问你这妖怪是何处来的，在这乡村生灾作害？"大王笑道："若说我来历，也不是无名少姓的。"乃道：

家住深山林谷内，父娘威风谁敌对？
生我弟兄三个身，中有金钱更文采。
终朝一啸猛风生，惊林震岳百兽退。
藜藿不采樵子闲，岗峦阻道行人畏。
弟兄只为悟轮回，欲积善因超畜类。
一个闻道入仙门，一个参禅居你辈。
我心也要转人身，积善遵奉山神诲。
只因村心铁钩湾，正道无闻招邪魅。
本来戒谕积阴功，助此贫人孝母费。
谁知他存不足心，假我名儿自作罪。
师父若是发慈悲，借那数珠拜佛会。

长老听了，乃向僧人、道士说："原来是你前劫弟兄，可喜你三位发了善心，积下阴功，又激励他善想。你们虎豹最恶，伤害物类，一旦悔心，入了正果。可叹世人空具五体，配合三才，反使心狼虎。虎豹修善，投转人道；人若修善，万无转入虎道之理。"僧人、道士合掌作礼，乃向赤风大王说道："经了一劫，汝兄不识弟矣。"大王听了，即弃剑近前作礼，仍向长老求度。"长老道："吾奉高僧荡妖，汝既皈正，当静入山林，积功行满，向高僧求度。"赤风领谢，飞空而去。因此贫汉少克裕了些家计，众村人怪他假借大王名色要求祭祀，毁他墙屋。长老与僧道忙止道："剑真不虚，神亦非怪，原是警戒众善。只是有神无神，各自警戒便了。"众人感激长老远来，明白了赤风大王来历，各家邀请吃斋的吃斋，送布施的送布施。长老辞谢布施说："小僧奉师命来驱邪，斋可受领，布施不敢当。"村众有知事的说，送到庵中，作为常住，方是以礼延请。长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才要回庵而去，只见赤手汉子走近前来，一手扯住长老说道："赤风大王因怜我家贫，无以养母，显此神灵，是何人说他妖怪，请长老到此驱他？他若真是妖怪，便不该与你僧道认弟兄，既认是弟兄，便该留在此受祭祀，为何把他三言两语说了去？他去了，却教我失了养母之计。你出家人，那个不是借佛祖穿衣吃饭的，为何不行方便，破人衣食？"长老正怪他假借名色要人祭祀，却听他一句养母之言，便说道："善人，你莫要动怒，怪我小僧。那赤风大王虽怜你贫，却不喜你诈，你命里该受他利益，只因你这一诈，便教你失了利益。且世间万事得失都有个前定之数，你不须怨我小僧。"赤手听了，越怒起来道："分明是你破了我营生，乃说甚么前定，我便问你要个前定之数。"长老被赤手扯住不放。只见道士劝道："善人不必动怒，我小道还你个前定数便是。"赤手道："快还来，方才放手。"道士乃向僧人道："庵中高僧，曾闻他有前因文卷，何不求师指明他前定。"僧人听了，乃向赤手说："你且放手，我们两个同善人到庵去，查宗前定文卷，与善人明白。"赤手道："既是有处查明前定，我小子正在此贫乏怨命，若知得前定，便心安守份，也不去设诈，妄求利益了。"

当下赤手安慰了老母，同着长老三人，来投海潮庵。村众仍具扛抬行轿，布施礼物，长老一概辞谢，单单只是四人而行。时天色黄昏，长老道："寻个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再行。"赤手汉子只是心急，要查前定之数，乃说道："路途平坦，且有明月，出家人行走，夜晚何碍，何必又扰人家。"僧人道："也说得有理。"只是长老说："走得辛苦力倦，便在那林间少憩一时再行也可。"道士笑道："长老师父，你来时扛轿，把个身体养娇了，你莫怪小道说。"长老答道："师兄有甚见教，但听你说。"却是何话，下回自晓。

第69回　救生命多保如来要拐人木石幻化

道士说："长老师父，你来时乘轿，不曾徒行，回去这点心肠未放，自然筋力便倦。我等来去皆自行走，自然炼去倦么。比如一个富贵之人，安享车马，便知奔走为苦。一个贫贱之人，受过奔走辛苦，若得车马，便知为福。"长老不听，只是歇息林间。僧道两个只得相陪坐地。赤手汉子心急要行，往前直走，说道："师父们慢慢行来，小子前途等候。"长老道："你自前行。"按下不提。

且说离此林间三五里路，向来有几个恶狼，白昼食人，后被猎户赶杀净了，途路虽宁，这被食的冤魂未散，往往作怪迷人，每于夜晓，独行孤客多遭迷害。这夜朦月，先有个士人走过林前，不觉行步错乱，绊倒在地，只听得一个人声说："好个青年壮士，风流典雅，当拿他作替。"又听得一个说："你看他冠冕身体，贵显容貌，拿他不得。"一个道："莫要管他冠冕贵显，拿了他何害？"一个道："你看他正大存心，浩然为气，拿他不得。"士人听了，趴将起来，往前而去。顷刻又一个吃斋把素善人走来，也绊了一跌，方要挣起，那怪一把沙土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来，这善人抹了一抹眼，念了一声"佛"，道："甚么沙土，何人抛来？"只听得有声说道："善人，善人，莫要惹他。"这善人听了越大念"菩萨"，便趴起来，坦坦走去。却遇着赤手随后走来，也一绊跌地，沙土抛来。赤手忙叫道："何人抛沙土？我是走路闲人，身边没有宝钞，衣衫不值几何。"随后且有人绊来，叫了几声，只听得有声说道："你瞒心昧己，不守本份，要行劫偷盗，不是好人，且与我等代冤替苦。"看看手足如缚，口耳若塞，只叫了一声："老娘呵！"却好长老同着僧道走近前来，看见赤手在地倒卧，满身泥土，口耳将塞，乃急扯起来。道士啐了他两口，方才明白，说出原因。道士道："明明怪迷。长老师父，你我都会驱邪捉怪，况你又奉高师命来，如何放过？"长老听了，忙把数珠一举，只见个个黑影，许多魍魉，都跪在前，说道："我等皆往年恶狼食的冤魂，不得超生，在此捉生代苦，望发慈悲，救济救济。"长老道："汝等既捉生，那生的何苦，越堕了你们重罪，你这冤魂中有被他捉的么？"魍魉道："没有，没有。"长老道："日月已久，似你等黑夜迷人，如何没有？"魍魉答道："实在难迷，两人同行难迷，忠臣孝子难迷，敬兄爱弟之人难迷，隆师重友之人难迷，口口不离了佛祖之人难迷，念念不背了善心之人难迷。"长老道："这赤手汉人，你如何迷他？"魍魉道："只因他昔有盗心。"长老道："今日他却如何难迷？"魍魉道："正因他一声念母，便有长老们到来敬护。"长老道："可见善心，自有感应善处。汝等欲求超生，不当捉生，听我几句法语，若能领悟，自得超生。"乃说道：

自作还自受，何须捉替头。

超生应有路，惟在善中求。

众魍魉听了，齐齐拜领道："我等不迷人，可超得生么？"长老道："可超得。"道士笑道："看来还是不善之人自迷。"说罢那魍魉不见。赤手仰见明月，方才醒悟，谢了长老们，往前行路。

天明来到庵前，山门尚掩，四个坐于门槛之上，等候开门。顷刻只见村乡信善接踵而来。却说这日轮该道育师上殿谈经，众僧齐齐环立，行者开了山门，诸善信鱼贯而入。长老进得殿上，与僧人、道士、赤手汉子参礼了圣像，向法座拜了道育师。长老缴上数珠戒尺，道育便问："师父，你捉的何妖作怪？"长老道："非妖作怪，乃是恶虎悔心，以善及人。弟子因其善心，令其多积广行，转劫人道。"道育师听了，看看僧道两个：世说有虎而生翼，今此虎而戒人，人不如虎多矣，虎呵虎呵，其必超六道轮回上也。僧道见育师看着他，点首赞礼而退。只见赤手汉子拜礼在地，说道："长老说，高僧师父有前定之数。我小子贫苦异常，千方百计经营，日计尚然不足，不知前生作何冤孽，以致今生如此？"道育听了答道："我观汝言，乃是执迷未了。经营日计只须一孽，何必百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方！计谋益多，心术益乱，乱中宁无设奸弄诡，失了中道本份？殊不知有限之利益，注在前定，经不得你无穷计算之销除。拙哉愚俗，为此不足日计者，反多矣。吾大师兄有前因之卷，二师兄有诛心之册，吾当为你查看。只是卷册非见在文移，可考而览，惟有定静中观，人人自有，个个注载不差，人不能静观自察，吾师兄为你鉴辨明白。你可在长老方丈中少歇，待师兄查明，告知与你。"赤手汉子听了，乃到方丈歇下。

道育在座上乃说经义一卷，众善信恭敬听闻。偶然空中现出一尊圣像，如坐云端，手执铃杵，诵说经咒。育师见了，忙下法座稽首。只见副师与尼总持两个从静空中出来，也向空中拜礼。众善信问道："高僧何故忽然向空下拜？"副师道："善信们曾见空中云端么？"众善信十有九人俱称未见，惟一个善信，名唤道本，乃答道："小子恍惚中见云里圣像，宛如殿庑十四位尊者，但见摇铃诵咒，却不闻铃声咒语。"副师道："不见的善信道缘尚浅，见而不闻声响的善信心尚未诚。"吾佛门中一诚可格，方才善信若是心诚道不浅，便闻铃声听咒语矣。"道本说："师父，你听咒是何法语？"副师道："乃是一句'南无多保如来'。"道本问道："这句咒语何义？"副师道："菩萨慈悲，见世有机心，伤害物类，动了一点不忍仁心，故作了一句咒儿，救那被伤之物，不欲遂那害物的机心。方才若是善信诚心一动，自然见闻真切。"众善信听得，一齐合掌求副师说明咒义。副师乃向十四位尊者圣前稽首道："弟子发明慈悲圣意矣。"稽首礼毕，乃对众善信说道："小僧听受我祖师的五言四句偈语，说与众善信一听。"乃说道：

物物相谋害，弱者被强食。

诚心发救援，如来一句释。

副师念毕，说："比如小者蛛设机丝，网害飞蝇，大者入设陷阱，捉获走兽，我心不忍，见了诚心，念一句'多保如来'，那飞蝇走兽自然脱了灾，得了性命，遂了我心慈悲。"善信道："善哉，善哉。信如高僧所说，乃是如来灵感，却是善心显应。"副师答道："昆虫虽小，他也有贪生一念，偶被蛛网所牵，未必不如人心遭害，一念求活之诚。我以一诚相应，多有解脱。"众善信道："若是往业冤缠，恐未必脱。"副师道："往业何业？冤缠何冤？都是恶孽积来，如此的空负仁人善心，何能保护。若知改悔于前，自不受机陷于后。可怜人灵物蠢，蠢物岂能知悔，人灵自识真心，莫教堕入恶道，悔是迟矣。"众善信个个合掌称赞。

只见方丈长老同着赤手汉子走到高僧前，拜求前定之数。副师道："我于静定中，已查有汝前造之因矣。本当于贯钞之积，只因汝不顺受其遇，百千谋心，销除其半，又以欲盗行诈之私，其半已尽除了。但因汝养母一言孝感，仍复汝三分之一。此非前定，乃眼前之因也。眼前之因，其善易增，其恶易减，事在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非我所知也。"赤手汉子听得，说道："师父，前事果不差谬，只是小子要知前定，非是眼前之因，乃日后之数。"副师道："日后之数，在汝修为。天地也不知汝，非是不知，不能必汝行善行恶之心也。比如汝要显贵，也须由汝自行孝廉，汝要富足，也须由汝自行勤俭。假如汝当日思为偷盗，则官法自去投，谁得先定也。我有五言四句偈，汝试听闻。"乃道：

作恶堕地狱，行善上天堂。

眼前须报应，不必费思量。

赤手汉子听了，说道："师父之偈意不差，眼前行善，便申明奖赏，眼前行恶，便戒饬加刑，何须又问前世后世、前因后因也。"称谢而去。后有说前后世报应太远，眼前因果甚近七言四句，诗曰：

报应分明在目前，何须隔世论因缘。

举头莫道无神鉴，福善灾淫法甚严。

话说祖师随所住处，凡遇善缘，便令徒弟子因情演化。行寓海潮庵，普度多日，乃欲前行。村乡善信及众僧再三留住，还要建个讲经圆满道场。道副师只得禀留祖师，说道："村乡善信女向来未听经义，未蒙度化，多有作为舛错，因此家户生殃。今得我师度化，家家行善，户户安祥，庵僧及诸善信愿建一个圆满道场，请我师少留法驾。"祖师笑道："修建道场，汝等知这功果，不在钟鸣鼓响，不在灯烛香花，不在诵忏谈经，不在依仪行道，汝等知么？"道副师答道："有前世因。"尼总持答道："有今世果。"道育答道："有后世缘。"祖师道："三世总在一心。"三弟子信受拜谢出殿，早有庵僧众信请行法事，都参详高僧道场"总在一心"之说，或有讲一心诚敬斋醮的，或有讲一心了明经文忏法的，或有讲一心善知识、三世根因的，副师们一一俱答应道是。当下修建道场，却也是个胜会不提。

且说离庵数十里，有座小平山岗，行人路僻，往来颇少，因此山中有块怪石，久受地脉，状似人形，又有一枫树，多年枝叶茂盛，也受了雨露风霜滋培，有些灵异。这两物偶遇着海潮庵方丈长老路过，乃叫庵众把石凿了，到庵置于山门之内；把树伐了，到庵未成器用，却置在山门之旁，往来人众歇足闲坐。日久不知倚草附木何邪，二物成了气候，因听了庵僧经文，受了道场因果，乃变化两个老者，杂在众善信之中，欲进殿门。却有把门神将拦住道："何物邪魅，敢擅人圣堂？"二老答道："我乃村乡野老，随喜道场，尊神何为拦阻？"神将道："高僧演化，百邪远避，怎肯容你邪魅混入，干犯正觉！"二老道："我系乡老，何为邪魅？"神将道："你木石假变人形，只瞒得生人之眼，如何欺得神明之鉴。"二老道："高僧说经演化，便是飞禽走兽，也容听闻，我等就是木石，也无妨度化。"神将道："木便是木，石便是石，本来未雕未凿，何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化。你却把真形变假形，既假心便坏，安得不谓之邪？既邪，安能容你混入？你如必要听经求度，须是仍归山岭，复你原形，待此庵内道场事毕，高僧前行演化，路过你山，随缘求度则可。此殿门吾神决不容你。"二老听说，不敢进殿，乃出了山门，弃却旧日石木之形，仍存置庵内。他这一种灵气复到山中，便附着别项木石，化为精怪。只因他虽听了些经文，却是庵僧口传，不是高僧心授，就是道场因果，也是门外瞻依，故此念头未正，却又唐突，被神将逐出，他只这心尚在。

大凡天下事物之理，君子与君子意气相投，小人与小人心情吻合。这木石二怪，邪正未有专主，却遇着两个拐子，一个叫做摸着天，一个叫做踏空地。这两个家无生计，专骗拐儿郎，把一村两家孩子诱哄出门，拐到远方，卖与那不得逃走回还的人家。这孩子始初不知人事，被他诱哄随走，及至到了静僻去处，不见父母家村，喊哭起来，他却一好一恶，好的哄他走，恶的打他哭。可怜那孩提小子，叫天不应，只得随走，岂知父母失落，心疼苦痛。这两拐子正拐了两孩，走到山中树下，计较投托惯卖的牙媒，那一片狠恶邪心，却好木石二怪备细听着。他二怪也计较个法儿，说道："我们变二老无用，何不就变这两个孩子，一则看他拐向何处，且去耍耍，一则把这两个孩子，救了他回村，使他父母找寻回去。"二怪地上拿了一把沙土，向二拐眼里一撒，那二拐眼被沙眯，道："怪风飞砂，眯了眼睛。"闭了一会，两孩子却被二怪领去旧路，指引村乡而去，他却变那两孩，故意在山侧，要寻路逃走。二拐揉了一会，睁睛见孩子走远，乃奔上前，一人扯一个，骂道："何处逃走！"二怪故意说腹饥，拐子只得取出干粮吃。走了几步，又说脚痛，二拐只得背负前走，累得一拐力疲筋弱，怨悔不敢言。背走了百里之外，落在牙媒家里，却遇着牙媒家又有一个挑贩人口的，贩卖两个妇女。木石二怪听那妇女啼啼哭哭，两相叙苦，妇乃问道："女娘，你是何人家的？为甚你被媒卖？"女子答道："我是家贫，父母欠了官租，没奈何嫁卖。"女子问道："嫂子，你是何家内眷？为何卖你？"妇人道："莫要说起。只为我爹娘不择好婿，把我嫁了个浪荡贩子，养赡不活来卖。"木石二怪听了，两相说道："可怜，可怜。为官租卖女，虽是输国课，谁叫你拖欠官租。若是官债，可怜卖儿子的钱钞，损人利己，怎忍于心。丈夫赡养妻孥，须当本份经营，谁叫你不守本份，倒割恩嫁卖妻子。有义男子，便是行乞，也不忍离，只恐妇人无节，罪不容诛，一卖犹不足泄忿。"二怪计较了一会，道："可恨狼心，是这拐子。我们且听他卖了，看是何家，再作计较。"次日，果然牙媒总成了一家大户，将两个孩子卖了。二怪到得大户家，方才到夜，即从天井飞空，仍到牙媒家，把两个妇女迷了，背到荒村，问她来历。那妇女知梦非梦，把来历说出。二怪乃吩咐道："我乃神人，怜你苦恼，各送你回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人问你，只说遇着两个善人，积阴骘求儿女，代你还了卖身钞也。"二怪说罢，各背送到妇人村口后，却仍回牙媒家里。此时尚是黑夜。却如何处，下回分晓。

第70回　仲孝义解难甚奇古仆人悔心救痛

木、石二怪送了妇女，各回村家，果然两家问其归来缘故，妇女依前说出。个个听闻说："世间有此善人，完全了人家夫妻子女，只教他多生贵子，福寿绵长。"却说二怪送了妇女回到牙媒家里，听那贩妇的客人尚鼾呼，拐子两个犹熟寝，木怪乃说道："石老你变个女子，我还他个妇人，且耍他一耍。"石怪道："那大户孩子下见了，定要来寻牙媒，却如何处？"木怪笑道："这样坏天理的，正要与大户处治他。"果然次日天明，贩妇客人与牙媒正去寻主儿来买妇女，又恐路近无主儿，计较远方去卖。木、石二怪暗笑道："你可惜空费心机，料你们也无甚好作成。"正说间，只见大户人家来寻牙媒，连拐子都扯到官长问拐人要孩子。却哪里去寻，拐子难免官刑，笑坏了：怪作耍。后有说虽是二怪，捉弄二拐，却也是天理不饶五言四句：

可怜人家肉，被拐刁割来。

湛湛青天近，难饶平地灾。

木、石二怪变了妇女，一面笑拐子空费一番辛苦，一面又想着捉弄贩妇的客人。却说这贩妇的，见两个拐人走了孩子，拖带牙媒也问罪受刑，总是大户势高大，他便不敢在近处贩妇，把两个妇女远带了出去。这一日到个客店里安歇，却遇着赤风大王被长老指教，归林修行，待高僧过时来度，他正飞空，寻些积功累行的事做，却好见客店里两个妇女哭泣之声不哀，乃是二怪作假态处，弄那贩妇的戏耍。不知天地间人心敢有真正易动处，这两个贩妇的，忽然听得妇女哭泣，动了他为客的好心，两人计较说："我们不是无本的生理，两个妇女也费一注本钱，纵是有些利息，也要消受，何苦把人家妇女卖入远乡远里，还有卖入不良之户，天理何在。不如我两人各分一个，成就个室家，也省一番聘礼媒钱。"二人正议，二怪笑道："好便是你好意，只是我两个假变的，如何做得家眷？"抬头一看，只见空中赤风大王正在听看。原来木石与虎都是山林契旧，见了各相认识，备说彼此根由。赤风大王说道："我听了禅僧长老道理，思想我本兽类，性复伤人，万劫沉沦，终归恶道，所以一念皈依了正门。我两弟已转了轮回人道，我尚要积功累行，方得超脱。你二人本来木石，倒也是个清标厚重之质，虽久历阴阳，得了灵气，却只是个倚草附木之类。想乾坤浩荡，宇宙辽阔，何不守你的清标，历你不变的岁月，何苦倒生出一种多事的形骸，劳心的幻化。幻化益生，罪孽益著，遇若火炎昆冈，斧斤入山，你精灵何附？"木、石二怪答道："你说的一派正理，却不知我木石原非死枯，乃得天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化所生，日长岁增，谁不眼见。他如木石，原自木石，有命无性，独我被僧凿入庵门，得了往来善信精诚善念，生出这一种智识。本欲轮转，但未曾受形人迹。前在山门欲听高僧演教，神将不容，因此飘泊到此。你既要积功，我木石安得不修行！只是这客人有本贩的妇女，被我们设法送回原主，如今脱去，伤了他资本，又非我等修行正念。"赤风大王听了道："此事不难。你两个可假意病卧，看此二客资本何从来。若是父娘血本，千乡万里辛苦经商，虽然做的不是正大光明交易，也怜他个为利心肠，或是孝养父娘妻子出来，如何叫他折了本去？若是来的不明资本，赚的犯法金银，你便假病而亡，还叫他赔棺木，葬你荒郊。"木、石依言，到了天明，推病不起。只见二客慌忙问候，木、石二怪只叫病沉。那客背地里抱怨说道："此事奈何？万一妇女病亡，这注本钱折了，却如何还乡？"一个道："况是借贷的人本，合伙的营生。"一个说："债主却狠五分算利，若是伤了他本，怎肯甘休。"一个说："他放债起家，合伙为利，便折了他的，再作计较。"赤风大王听得，乃说与二怪。二怪便假死去。这两个贩客，慌忙备棺殡葬。那店家又勒索起来，说魇魅他房屋，挟骗钱钞，二客只是叫苦，只得倾囊贴钞。这赤风大王与二怪待他送葬荒沙，却脱身又变了妇女的父娘两个，赤风也变个随伴亲戚，到店中来，故意寻着二客，说道："自你两位带了我妇女出来，我在家思想，割舍不得，赶路追来，交还你财礼，还我人去。"两客说："妇女已病亡。"父娘哪里肯信，便哭哭啼啼，只是要人，急得两客没了主意。赤风乃与店主劝解，两客把行囊准折贴补了，方才放得生而去。后有讥诮拐子并两客二词《如梦令》，说道：

(贩客你)，世上财当取义，谁叫贩卖妇女。一旦本利双亡，反把行囊贴与。怎处？怎处？将何填还债主？

(拐子你)，资生尽多卖买，何苦坏心拐带。可怜人家孩童，一旦分离在外。，木怪，石怪，耍他遭刑受害。

话说店家老两口子，同着一个汉子，开张安歇客舍。遇有客人不幸灾疾，可怜他客邸举目无亲，遇着有同乡同伴好的，积善心，怜苦病，调理伏侍，这一片忠厚心肠，便积在身，遇有灾殃，自有神佑；遇着个没慈心的，只顾自己赶路程，还要就中取利，这样人后来偏也遇着没人救的苦事。莫要说客人，便是店家更要存个仁德心肠，遇着客人疾病不吝汤药，服事劳苦。欲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若是没仁心，疑忌魇魅，或图孤客金钱，或赶逐病人出境，这样店主岂能常保无灾无害！便是这店家两口子骗挟客人，说妇女病亡，魇魅他房屋，勒索得客人一心焦折本，一心焦店骗，没奈何贴补店家钱钞，又要勒他烧纸退送。只这一种不仁之心，古怪两口子生起病来，十分沉重。却说远乡有三个行道的，天晚投宿在店，一个叫今来，一个叫古往，一个叫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仲孝义。今来是个侍诏，古往是个官裔，仲孝义是个寒士。他三个人只为进身未第，有善信传来，说海潮庵高僧三个高徒道行，都有前定文卷，能知人后世事业，三人因此裹粮而来参谒，却为天晚，投入店家住宿。三个人只有仲孝义贫寒，极孝父母，村中人人皆称他为孝子。却说他这一件孝，就遇了几宗险难，俱解救得甚奇。一日越海乘舟，狂风忽把舟覆，得一个大鼋渡他登岸，那鼋口且衔他人遗金相赠。一日邻居里舍皆被火焚，他独安宁，父母且无惊骇，以此为喜。一日其幼子匍匐入井，村人见者，急救不得，那井中忽如人接手送出井，毫无伤损。仲孝义有此孝征，只是名尚未就，故此与今、古二人来庵问僧，这晚三人在店投宿。

却说这店主人一病垂亡，是夜门外有勾人的无常使者，到店门外，不敢擅进。众宿客有醒的听着，那无常若向人说道："待善人卧熟时，方敢进去勾提。"这人问道："是今来么？"勾人道："非也。"又问："是古往？"勾人道："不是。"又问道："是我等大王么？"勾人说："非也。"原来问的便是木、石二怪，他似幻形，故识勾人，乃又问他："善人毕竟是谁？"勾人道："是仲孝子。"木、石二怪笑道："姓名已举，冠冕加身，今来、古往，何人不畏，你如何说不是？"勾人答道："贵不敌孝，只等孝子熟寝，方敢入门勾取。"少时仲孝子寝熟，那勾人入内，店主呜呼尚飨。

次早，木、石二怪将此话说与赤风大王。赤风大王笑道："你两个诈言有此等情，我大王如何不知。"二怪道："只因你尚未超出轮回，尚有此劫，非如我等原有木石之性，可复得混混沌沌，不入此等境界。"大王问道："勾人既说贵不敌孝，假使贵的更孝，却如何？"木、石二怪道："我却不知，除非问庵中高僧。"赤风大王道："正是。仲孝义既孝，如何不贵？"二怪道："也不得知。"赤风大王道："如此还回庵问僧。"乃假作人形，谢辞了店家，助店家些假设钱钞，出得门来，飞空而去。

这今来三人离店取路，望海潮庵而来，起得天早，忽然遇着一件奇事。三人带了一仆，名叫莫来，乃古家人，此仆平日心地奸险，虽说不坏了主人家事，却也是个豪奴悍婢。三人在前，绕过一林，莫来担着行囊随后，才放了担子撒溺，忽然一条赤蛇儿上前，把莫来的腿上，一口咬了几个窟窿。莫来疼痛难当，行走不得，倒卧在林间，吆喝难忍。三人只得坐地，守着天明。那腿看看肿得桶粗，三人无计，进退两难。今、古二人只叫："丢下莫来，且回家去罢，趁天早还赶得到，行囊叫仆守看，再着人来接取。"仲孝义道："我们何事而来？岂有参谒高僧中途回去？"莫来道："近处有便人，雇觅一个去罢。"今、古道："哪有便人？"正说间，一个汉子前来，今、古忙叫他担囊代仆。那人道："蛇咬的仆人，谁人肯替？"仲孝义道："汉子差矣，我仆被蛇咬，难道行囊便替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汉子道："蛇伤虎咬，岂是良人！正要他远路磨折，我若代他担囊，倒教他受快活。"古往道："不白烦你，须与你钞。"汉子道："钱钞只可施济贫人，岂可与那恶仆？"古往道："不是与我仆，乃与你。"汉子笑道："固是与我，却是与你代仆担囊。我不代他担囊，你可肯与我钱钞？与我实乃与他。"汉子说了，往前径走。仲孝义道："如今惟有各分囊物，三人担行。莫来可行则行，不可行，且卧于此。"古往依言，把行囊三分，各相担着。今、古二人自嗟自怨，一个说："好没来由，早知多带两个仆从。"一个说："不如坐在家中，问甚长老，官虽未做，料已在后为之。"只有仲孝子担囊力弱，口念了一声佛祖，忽然一个长老从小路走出，仲孝子看那长老：

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肩担月牙杖，挂着一棕蒲。

长老见了仲孝子，也不问来历，两手把他行囊，夺在月牙杖上担着，方才道："善人好生慢行，我和尚代你几肩劳苦。"今、古见那杖长，和尚力大，便要开口求替，怎知道那长老担了仲孝子的行囊，如飞星去。二人笑道："仲老行囊，长老骗抢了去也。"看看转弯，哪里有个长老？仲孝义口虽不言，心下也疑，只得大着胆子往前走去。二人乃分些囊物，与仲担着，却轻便无难。三人直走到晚，离庵尚有十里之遥，只见一个路口，那长老坐地，笑道："善人来了。"仲孝子见了大喜，便问："到庵尚有十里，天晚如何？"长老道："便是善人们赶到，高僧已入静室，庵门已闭，不如此路内有一善堂，聊可寄宿。"仲孝子道："我等也知此堂倾塌，斋食且不便。"长老道："近来是小僧修葺可住，便是斋供，小僧也备下有，三位可聊寄一宿。"三人乃进入小路，到那善堂，果然修理可住。三人放下行囊，长老收拾斋食。

只见莫来踉踉跄跄肿腿跛足来了。长老看见，问是何故。莫来把蛇咬说出。长老道："我看你相貌，蛇牙虎口，心地必恶毒奸邪，报应不差，若不速行改悔，只恐将来不止蛇咬。"莫来听了，只要痛止，便答道："小子从今改悔，却自想平日也无甚毒恶。"长老笑道："人人俱有个良心，若知恶毒，谁肯便做，就是做了，中必有一点愧心。只是利欲或忿怒动了无明，突然做去，死也不愧，这时岂自能知。料你仆人性情，除了不忠家主，奸盗邪淫，十恶不赦之条，此外恶毒可赦，可赦便可改，是你不知，无足怪异。只是此后，若能悔改，莫说蛇咬，便是蚊虫也不侵你。"仲孝义听了，便问道："师父，他一个愚仆，何知怎么改悔，你如今可教他一个悔改的法儿么？"长老道："大人，君子无恶毒可悔改。善信有不知误犯，只在一念警省间。若是愚俗，须要对神明梵香忏礼，仗延我僧与他消灾释罪，自然蛇毒自退，腿脚疼痛复安。"莫来听了，便向长老下拜，说道："师父，小子不曾带得香仪，愿借堂中圣前，就如今悔改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罢。如是灵验，免得疼痛一夜。"长老道："悔改须也要寻你平日自知的恶处，比如不听主人叫唤，莫说嗔责怨骂，便是以恶眼视主，就为恶也。"莫来道："一个恶眼视主，便是毒恶，菩萨如何这般法严！"长老道："恶眼视主，莫说你仆人辈，菩萨法严，还有大似你的，严过菩萨的。"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71回　舒尊长误伤衙役众善信备问善功

古仆听了长老说"恶眼视主，菩萨法严，还有大过此的"，乃问道："何样还大？"长老道："王法最严，子若回头视父，罪在不赦，况你仆人。"莫来听了，方才明白，说道："师父，小子从今一听主人使唤，虽教我蹈汤赴火，也是我为仆的份当。"长老乃叫他跪拜圣像前，与他念卷经，诵部忏。完毕，请三人去睡，莫来只叫腿痛，长老寻了一品草药，口中嚼了敷上，立止了痛。那莫来止痛，便念了声"菩萨"，倒身就睡。长老叹道："你这仆人今日方知念佛，早若念时，怎被蛇咬。"长老也自去打坐。

天明四人齐起梳洗了，莫来腿也不疼不肿，担着行囊，三个同着长老，直走到庵来。这长老叫三位："且候殿上钟鸣鼓响，方可进去参谒。我小僧先去静室谒高僧也。"乃径入山门而去。三人坐于门外，只见善信持香，却也来得早，各相等候钟鸣鼓响。寺院沙弥行者多是五更鸣钟击鼓，此庵因何随喜的善信俱候钟鼓声响，方才进入？只为高僧上殿，众僧齐集，方才鸣钟击鼓。这日众善信坐久，不听见钟鼓之声，乃是道场已完，祖师师徒辞别方丈，要往前行。果然日出三竿，只见祖师上殿拜礼圣像，辞别庵众长老而行。出得山门，众善信也有拜的，也有合掌问道的，也有说请再留法驾的，祖师师徒一一答慰。当下只见送的僧俗人等，香幡导引，却也齐整。怎见的？但见：

旌幡飘彩杖，宝篆热清香。

高僧行所住，福国保村乡。

话说为官长的，秉心宽厚，也是第一件积福延年功德。却有一时，关系自己紧要事情，左右或违误了事，不得不以法处，尤当千思万想，酌量用法，恐怕彼此错谬，一或尽法，则左右有莫白之冤，这冤孽明明却不知，随着势分做了去。那冥冥之中，多有冤愆相报、古怪跷蹊的事。这村舒尊长当年居任时，最清廉用法公平的。只因与一个僚友建议，要除去一个坏法的奸恶，彼此书稿往来秘密，不与人观。一日祭祀，偶穿祭服，误将同僚书稿置在祭服衣袖，事毕回衙，衣折在厢失记。后数日寻稿不见，便疑平日极爱的一个衙役窃去，走漏消息，便极刑拷问。可怜这回只因此稿关心，把公平之法放在一边。这衙役负不明之屈，送了残生。事记往后，一日尊长归休林下，偶折那祭服，家人忽于衣袖中，扯出那向年书稿。舒尊长一见，便顿足抚胸，叹道："冤哉，苦哉！此衙役负屈于九泉矣。"说罢，只见那家人横眉竖眼，一把手揪住了尊长，骂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日你心既明，我却有冤报也。此衣一日未出厢，我冤苦一日不得申。今经三载，你既不知，我故不白，今你知我白，冤苦岂终磨灭不雪？″尊长当时自认错误。那家人仍揪着衣领，撞了两头倒地，半日方醒，人问不知，尊长因而得了沉疴卧榻。正要遣人到庵，一则忏罪保安，一则超亡悔过，却遇着祖师师徒离了庵门，道过其宅，家人报知尊长。尊长扶病出了大门，敬请高僧师徒入宅。祖师悯其诚敬，怜其病苦，乃辞谢众僧及善信远送香幡，入到尊长之宅。那尊长行礼不能，乃移榻堂中。家眷人等祈求高僧超度，备细把得病的始末说了一遍。祖师听了道：″善哉，善哉。冤冤相报，经百劫而不休，徒弟们当为尊长解脱。″舒尊长向来知祖师不多言，喜坐于静室，乃吩咐家众洒扫花园洁净房屋，请师徒居住。师徒本意行道，却因与尊长消忏这冤愆罪孽，只得暂留园屋静处。当时天将黄昏，尊长不耐病烦，乞求师救。道副师乃向尊长说道：″老尊长，你此病非风寒暑湿，可药而疗，非妖邪作祟，可法而遣，乃是一种冤缠为害。这冤缠如何应声，似印索图，你如何他，他如何你，岂易解救。待小僧于静定之后，有一根究功德，察其始末，再与尊长解脱。″说罢，尊长依言自去安寝不提。

却说道副与二师弟计较道：″舒尊长之病，不察前定之因，如何能救？″尼师道：″不诛冤孽之心，如何得解？″道育说：″不与他除却后来之报，这如何得脱？″三人说罢，各入静功，将次出定一个境界，三人如梦非梦，相聚一堂，只见一位尊者须眉皆白，升空而坐，向三人说：″人静非静，出定尚定，汝等其有物胸中以入，未得究竟以出耶？静定乃修行人本愿，何得管人闲事搅扰？″副师忙答道：″为演化度脱众生，皆此中不了，何得为管人闲事？″尊者笑道：″吾姑试汝。查究根因，自有冤业，报复深浅。冤业若深，无复能解；若犹业浅，尚可度脱。汝等好为。″三人方拜，忽然尊者不见金容。三人乃各为舒尊长查究这宗冤业。且说副师方人静，忽然如身到一座厅堂，公案齐备，一宗文卷在上，并无一个人踪。副师走近案前，揭开卷面，乃是舒尊长的事迹，卷前一行，开着舒某除奸的书稿，底下判道：″忠臣爱主，除恶进贤，宜奖九世簪缨。″又一行开着：″有鲠直之气，却怀狐疑之心，减罚三世。只以失记书稿，误杖衙役，致毙于刑，减罚三世。″下边却注着：″余当奖的三世福禄。″道副再要揭后卷，便如糊粘一般，乃执起朱笔道：″待我添一句解语。″乃批道：″百病不侵，灾殃消灭。″方才批罢，忽然惊醒，只见尼总持与道育二师俱已出定，各相称说尊长病势虽沉，却不能伤。道副便把阅卷的景象说出。二师道：″我弟亦有静中景象。″副师笑道：″只为尊长根因，叫我等静定作扰因也。″

天明，舒尊长觉病势少安，扶病走出来，向副师们作礼，问祖师有度脱法旨否。副师道：″我师每常入静，动经一两日，乃我等于夜来略有景象，俱属老尊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实。"尊长便问道："师父们有何景象，关系老夫灾疾？"副师道："小僧夜来于前因卷中，见尊长除恶书稿倍加荣奖，只因误伤衙役，减却其半，但福寿自增。小僧为尊长在卷后批了'灾殃消灭'。且自调理，自然安愈。"尊长点首称谢道："老拙病势，果于半夜陡然减半。"乃问尼师父有何景象。尼总师答道："小僧早已见尊长文册，与师兄无异，只是后有衙役诉冤的一词，中诉尊长暴怒尽法，不思宽宥。"尊长道："老拙忘失书稿在衣袖，后见了自生悔心。"尼师道："文卷之下，正注道：'不见不悔，终作沉冤。'为此报以沉疴。小僧为尊长也添一笔：'无心之冤，改悔可释。'"尊长听了，点首称谢，却问道育师有何景象，道育答道："小僧无甚卷册可查，于诸静后，但见尊长堂中挂有一轴诗文，上写着尊长后来报应七言四句。"乃说道：

人间一切恶因缘，报应分明在目前。

为问解冤消业障，都应一善种心田。

舒尊长听了，说道："我等为官的，执一时喜怒，莫说尽法，伤了小民，便就是一言一貌，动了怒威，那在下的畏心惊胆，亦有因而作疾伤生，况以威刑，宁保不堕冤业！我老拙自料生平执法在恶民，和颜悦色在善类，惟此一件，自知冤结。欲解此冤仇，须是查衙役家有何人应当抚恤，再乞列位师父转经忏悔，超生亡役。"说罢，乃令家眷齐出堂，拜请祖师暂留法驾，当时启建一会忏冤释罪道场。善事方毕，尊长生一欢喜心，那病随愈。

却说有乡邻亲友来驾安，内有一人名尤子，乃舒尊长眷戚，开口问道："闻知三位师父深在灾病根因，吾有老父得患灾病，可能知他病原何得，其亦可解脱么？"副师道："尊翁何病？"尤子答道："食鹿染病，残疾卧榻日久，恐不能救。"副师道："人莫不食鹿，岂有作病！还是有疾在前，因鹿而发？"尤子道："有因也。吾父曾居官职，得一美珠，贵重百金，心甚爱惜，一日误落鹿食豆草秸下，随已取得。后忽失其珠，乃是婢盗。其心只疑豆中被鹿所食，把三四活鹿剖腹而寻，竟无有珠。后盗珠婢事露，老父梦觉鹿触，遂染病到今。想误伤人者，病可解救，误伤鹿者，尤易解也。望三位高师大发菩提，为吾父一垂方便。"副师道："此疑症也，梦境疑心也。曾法惩盗婢否？"尤子答道："亦止杖婢出珠，只是冤在数鹿。"尼总持听了，说道："小僧查舒尊长病因，便已知这尊长病矣。"尤子问道："师父曾知，却是何故？"尼师道："尊翁可名尤路么？"尤子答道："正是父名也。"尼师道："此事曾注册内，小僧见了，乃尊翁居职无功有过，不当因事得受美珠，又不当因疑误杀多鹿。鹿纵为人食之畜，而冤业却在人心。事既明白婢盗，那一点误杀成疾，倒有人难解救。此时万金之躯，不说百金之宝也。"尤子道："舒亲眷伤人事明，乃可解救；伤鹿事小，反难解救，这却何义？"尼师说："舒尊长退不肖功大，想不肖害事，岂止暗活无限生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翁无此功德，乃有数命之冤，只怕难解救也。"
只见众亲邻友听了道："杀鹿成孽，作罪生灾，我等人人不无，家家岂少。师父既有文卷可查，乞为我等一查勘，以便人修善果，家积阴功。"道育师听了，笑道："诸善信是欲小僧们查勘有无冤愆，方去修善，乃是有所畏而为善，因求善而后积阴功也。小僧若去查勘善信无有冤愆，难道善信不去修善？有冤愆方去修善，只恐迟矣。"众人听了，俱各请教高僧，何以修善，如何积阴功。副师道："修善在一念感发，安可先说？阴功在目前积下，安能预知？"众人道："比如要先说使我等预知，师父或有明教也。"副师道："八斋五戒，也是一善。"众人道："茹荤之家甚众，皆为恶耶？"尼师道："不宰牺牲，便是慈仁，慈仁乃为善首。"众人听得说道："减禄延寿，想是此义。"育师道："王公减膳撤乐，正是此善阴功。"众人称赞，又问："善事多端，再求明示。"副师道："济贫救苦，也是一善。"众人道："济贫必我有余，若我尚不足，何以济人？"尼师道："有怜贫之心，即是济也。有救苦之念，即是援也。若见贫苦，毫无救济，漠然不动怜心，即是恶义。"育师道："还有一等欺贫笑苦的，最不善也。"众人称是。又求三位高师："尽说其善，使我等以便修行。"副师道："修桥补路，也是一善。"尼总持道："施药饮水，也是一善。"道育师道："指迷说路，也是一善。"众人笑道："微末小事，皆为善行。宁无大善开示我等？"副师道："大善无过忠君孝亲，尊贤敬长。人能修积这善功，德福自无量矣。"众人听了，齐齐称赞。只见尤路之子起出众人坐席，向三师稽首道："师父们，既说忠孝为大善，小子为父宰鹿得病，为人子的当为亲代，只望高师垂慈，可忏解而愈，乞赐救拔。"副师道："尊翁冤愆本难救解，今善信一言，若出真心，我等自与你查解鹿冤，除却了报复之孽，然后再与尊翁解散这宗根因。"副师方说了，只见园中忽然起一阵狂风，这风非比平常的和风：
荡荡清炎暑，微微解躁烦。人心欢畅处，不猛海安澜。乃是飞沙翻土迷人目，搅海翻江覆客帆。松柏槐榆连干倒，茅檐草屋顺墙坍。
这阵风过，副师向众说道："此风刮得非时，定有异常事因。"舒尊长便问道："风乃天地吹嘘之气，当此清宁时候，谓之和风，有甚异常？"副师道："风顺四时，春条风，夏清风，秋凉风，冬不凋风。若顺其时，枯者荣，荣者实，此令之善；若不顺其时，则折木坏屋，此令之怒。今日出而风猛为暴，小僧所以说有异常事因。"正说间，只见尤路之子忽然跌倒在地，众人忙扶起，乃如醉如痴。不知何因，下回自晓。
第72回　走邪猿仆遭迷病救乳鸟虎不能伤
且说尤路屈宰了三四只活鹿，这鹿原与两鹤为侣，鹤失其侣，却有一猿与鹤有清交之雅。这猿在他园中日久，有此怪异，能识人情变幻。这日见鹿被宰，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鹤孤，因想道：″主人养鹤鹿，以为盘桓，今一旦宰鹿，则劈琴煮鹤，惟其心意。我猿却也与鹤同在清交，万一喜怒不常，害及猿猴，此生何以自保？″乃成精作怪，变了一个丫环，在尤路左右，假以服侍汤药为名，其实探听鹿鹤情由，看主人何意。原来主人宰了鹿，实乃疑他豆草内吃了珍珠，既知婢盗情因，自生愧心，染了这病。疑心生疑，恍惚中就见三四只鹿来索命。哪里是鹿有灵，却是人行了一件善事，自有神明佑护，妖邪自然不近；若是做了一件恶事，便有魍魉魑魅借因惑乱，神明不佑，自然灾疾顿生。尤路正病昏昏，只见三四鹿近卧前，如鹿非鹿，似人非人，说道：″尤路，还我鹿命！″尤路道：″畜生如何作祟。我乃一时误见宰汝，非是故杀特杀。″鹿乃说道：″诸兽生命有夭，惟我鹤鹿长年，为一美珠，伤鹿长命，已诉冥司，怎肯轻放！″尤路听了，乃拔卧侧宝剑喝道：″畜生休得罗唣！吾命有天，你命在吾，便屈杀了你，也不为大害。″那鹿见剑，又被尤路喝骂，便欲退散，却被猿猴在旁见了，他且不变丫环，乃变了一只鹿，帮着众鹿把尤路指道：″你为人未闻善功，难免私议，今日无故冤鹿，鹿可冤而杀么？″尤路听见，又执剑斫来，众鹿却是魍魉假设，见剑遁形而退。这猴怪乃把剑夺去，将欲加害，却被夫人走入卧房，看见猴子执剑欺主，乃喝道：″猿猴何得入房成精！″这猴子弃剑走了。因何夫人知是猿猴，只因夫主当年爱珠，曾言语劝谏莫受，他存了这点正气，又因夫病，拜神许愿，吃斋念佛，故此正自辟邪。那猴子自是远避，却不敢复入家园，恐夫人令仆惩治它，乃飞走到舒尊长园来，逞妖弄这一阵怪风。又见尤路之子在座，与众讲话，他恨夫人，遂迷其子，却未曾防高僧在内，妖邪何敢弄风。这尤路之子被猴精迷了，众人扶起不醒，家仆只得扶回家内。夫人益加惊慌，忙叫召医诊视，药饵不灵。

却说这猴精弄风，迷了尤子，便要迷众人，只见三个长老跏趺而坐，顶上放白毫光，他哪里近得！方欲要迷众人，那长老毫光中，忽如万道金光，如箭直射猴精。猴精当射不起，飞走出园，仍归旧处，见那孤鹤恹恹，如思鹿伴，这猴精见了，想道：″夫人识破前因，主人宝剑厉害，她若令仆婢到园寻我，如鹿般处，将奈之何？我如今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她家仆婢个个迷倒，莫使她来寻我。却又有一件，我一猴精，力不胜家众，且待那三四鹿冤魂帮助帮助。″等了到晚，果然鹿魂来到。猴精乃问道：″汝等何不投生六道，尚来何故？″鹿魂咽咽呜呜，哪知说话。旁有一押解的，代言道：″冤家债主一丁一对，怎得消除！″猴精道：″想此鹿必有应杀之因，就是冤了他，也难报复一个堂堂汉子。″押解的道：″你这猿猴哪里知道，世间食牲宰畜万万千千，若存了一点善心，行了一件善事，这牲畜方且为那善人之福享。只恐人心不能必无恶念，行的或有背理恶业，非是此畜类报冤，乃乖气致异，人自造孽耳。″猴精听了道：″你等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正好。"便把前事说出，要这鹿魂帮助，迷那仆婢。押解的道："冤各有头，鹿只寻得家主。你如要迷众仆，须是看他各有平生被他冤害。"猴精依从，乃遍与押解的前房后屋去看，个个奴仆，哪个不是有过恶、食生命的虫蚁儿。也是冤家索命，这猴精便个个迷了他。果然生疮的，害病的，个个仆婢卧倒。只有夫人无恙，两个小童少女跟着烧香洒扫的无病。

夫人见这一家灾病，药饵不灵，正在焦思，邻近却有一个毛捉老，善能除妖捉怪，夫人唤他来退禳。这毛捉老听唤，忙收拾符法来到，摆起香案，画了朱符，方才行法。那猴精笑道："符法要炼先天一气，运用自己元神。是哪里来的哄人钱、好酒鬼、混帐的，驱甚么邪？治哪个怪？"把毛捉老的头巾、手磬儿都夺了，送在花园内。夫人看见，辞了他去。听得舒尊长现有高僧在家，差人去请。祖师乃令道育师往治其事。

道育奉师命到得尤家，见大大小小都病，那尤子也昏昏沉沉。道育师前后房屋看了一回，口中到处念着梵语，那些家仆病已减了三分，只有尤路父子渐渐沉重。夫人啼啼哭哭，哀求圣师解救。道育师好言安慰，乃在他家堂中打座。到夜人静，出元神与他父子查勘根因，哪里是风寒暑湿，疾病根源，却是那不明冤愆作耗。道育师于静夜神游，到一所掌冤枉司的所在，查尤路病源。司吏说："尤路无甚冤枉。"育师道："现有鹿冤。"司吏道："鹿食草根豆秸，误伤虫命甚多，应遭此报，非冤也。"道育道："草根豆秸，何有虫蚁？"司吏说："凡山地草根木叶，有虫蚁藏聚，不但斧锄为害，便是牛马兽类啮草，多有遭伤，那有仁人留心到此，也是积福无量。"道育道："尤路之病，既非冤枉所致，其尤子又昏沉成病，这根因却从宰鹿，乃是何故？"司吏道："僧之师兄尼总持，有诛心册可查，僧可问自明。"道育乃出定，与夫人说："尤尊长之病非冤鹿作祟。可请吾师兄来，吾亦当面询病源。"乃入卧内，只见尤路恹恹待毙。育师近榻问道："尊长病觉何如？"尤路道："老拙为宰鹿寻珠所起，如今意不在鹿，在病忧不起，家计难丢。"道育说："老尊长原来是忧疑作病。小僧有一句话，奉劝人生世间，一切事务做过的莫思量，未来的休计较。你身未生来时，有何家计着意，有何疾病忧愁，有何难丢易丢？只怕你忧此难丢，便惹灾疾不起。依小僧言，只当无此家计，总如始未生来。回头看世上多少无家计的，倒无灾无障。"育师说了一番，那尤路哪里动意，但只口应。正讲间，家仆传人："尼总持师父来了。"育师道；"来得正好。"只见尼师也入卧内，看那尤路卧在榻上哼哼唧唧：

瘦骨精羸若槁，焦颜憔悴如枯。恹恹就木在几乎，不识高僧能度。

尼总持入得卧内，见了路尊长光景，说道："尊长有何念头在此时？"尤路又把前言说出。尼总持笑道："尊长非家计忧，乃善功少积。依小僧说，悔却从前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迟，趁此日时尚可，若急早积行善功，管教你灾病安愈。"尤路听了笑道："符法不验，药饵无灵，怎样善功，就能愈病？老拙亦曾叫子到高师处许愿，闻他愿代父之疾，此亦善功，如何反致风发跌倒，现今卧榻不起？曾闻高僧们以忠孝为善，不比凡常僧众，弃却纲常正道为修行,此代父岂非孝感,为何而病?"尼师说道："小僧正为此查勘明白，非是孝不能感，乃是发心未真诚耳。吾佛门中，千感千应，只在一真。代父未尽真诚，反成罪过。却倒不如老尊长，疑鹿冤，非是忧家计，乃是爱生前不舍心真也。小僧等强尊长行善，古语说得好：'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哀。'真诚与不真诚，事在各人意念。不但这不真诚，关系一己，为家主的关系一家，这叫做：一家之主在尊长，尊长之主在一心。心若不真，妖邪百出。古人比心猿意马，全要劳拴。"尼师这只一句，猴精正在那里要迷乱众人，见了高僧，又怕他光射，被尼师说着心猿，他遂惊胆，想到长老们有道法捉妖，不似那酒鬼毛捉老，休要惹他。这猴精离了尤路家园，往别方走去，按下不提。

却说尤路父子被二僧说了一番，心地略明。那夫人听得，忙出来深深拜礼二位高僧，说道："夫子只因不听氏言，以致灾病。方才子也略明，间说代父未真，他说当时果是听师父说善，随口答的，代父实未曾诚心。从不忍父病一念，在听师言之先也。如今不愿己病之除，但求父愈。即我老身，亦愿代夫病也。"育师听了道："尊长父子不致危者。小僧进门还见有一种善因，乃遍观前房后屋，仆婢不安，都是邪魔作祟，没有善因。今见夫人，乃知善因在你。只愿尊长父子悔前因，修后果，自然回春作吉。"尼师道："邪猿远去，正意一存，家主一安，合门自保。这点真诚在夫人也。小僧有几句偈语，请夫人垂听。"说道：

病岂是鹿冤，疑心生暗鬼。

修善出真诚，消灾由忏悔。

尼总持说偈毕，尤氏父子病少痊愈，说："师父们教我修善，如今已知悔悟之迟，只是胜如当前不知悔。但不知修善实功，诵经礼忏，却是借重师父，还是自己发心，待病愈酬愿？"道育摇首道："我小僧们虽曾说与尊长查解鹿冤，以除报复之孽，如今看来，你病源种种，非是纸上可超脱，必须大发一种善缘，方能安愈。"尼师道："夫人已有善心，公子已存善意。若是尊长发一种善缘，真是起死回生良药。"尤路想了一会，道："老拙愿舍宝珠之价，赈济孤苦贫人。"尼师摇首道："善固是，但未大。"尤路道："再愿救活放生禽虫兽类万千。"道育也摇首道："未见为大。"尤路思思想想半晌，说道："有一事可行，但未知人心可依。若是肯依从，不知善缘可大？"育师问："何事？"尤路道："我有旧交，现掌兵权，待下操切用法最严。我修书札权他宽仁大度，存一个忠良慈爱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不得已而申法以警众。"尼总持听了合掌称道："善哉，善哉。老尊长若行此善，实是为生灵造福，保国安民，大善无过于此。"育师道："只此心一举，便已活了数万民生。小僧们行矣，尊长善自保重。"尤路只听了二僧称扬，心中一乐，陡然疾去八九。尤子沉昏随解，走到父卧，见二僧辞要出门，他哪里肯放，随差家仆来请祖师法驾。祖师被舒老敬留，一则入定，二则好静，乃辞谢家仆。这家仆只得回来，正过一处深林，这林却是小径僻路，怎见得僻小，但见：

树密识随深，人稀知路僻。

但闻禽鸟声，更有虎狼迹。

这家仆抄近道，走此僻路，到得林间，只见一个乳鸟被弹打落在地，不能飞起。两个大鸟飞绕左右，呜呜哀鸣，若有救起之状，却不能为救。家仆平日在家，极会捕鸦打雀而食，只因主人叫他宰鹿得病，却得僧家劝善解救，他遂动了善心，乃把乳鸟送上树巢。这鸟巢树枝且高，乃攀援而上。正才放乳鸟于巢，只听得林间风声响起，一个猛虎跳出。这虎却有两三只麋鹿在前，旁边有一人领路，那人喝麋鹿说道："你寻得宰你之仇，我亦得前亡之代。"家仆看见，吓得魂不附体，说道："明知这僻路蛇虫伤人，虎狼为害，怎么昏迷到此。如今虽在高树，万一虎爬上来，或啃倒此树，如何是好？"正踌躇间，只见那虎往树林深处蹲着，人与鹿皆不见。却有一个汉子，手拿着弹弓，一怀藏着弹子，走近树来，口里骂道：分明一弹正中着个乳鸟，落在此地，何人拾去！"这汉子左张右顾，却不曾抬起头来。这仆人在树上听他言语，乃叫道："汉子，雀鸟也是生命；何苦将弹伤它。"汉子听得，抬起头来，认得是尤家仆人，平日专一捕鸦打雀的，乃说道："你这巧嘴，现趴在树上捉鸟，却讥诮别人。"家仆道："我非讥你，乃是实意劝你。你且看那前树下，蹲着大虫，仔细仔细。"汉子听得，睁睛一看，跑走不及，被那虎跳将来，把汉子拖去。吓得家仆倒栽葱，一跤跌下树来，却似人扶，未大伤损。趴将起来，往家飞去，忙忙回复主人说："高僧乃舒尊长留住。"尤路只得备斋款待二位高僧。

这家仆乃把林间遇虎救鸟事说出。尼总师说道："我僧进你主屋，见你面带凶色，今见你一面光彩好容，乃是救鸟，免了虎伤。难道善心不有感报？"尤子道："此仆平日专好捕鸟，今日救鸟得免虎伤，皆是高师道力。"道育答道："他已见打弹被伤，只愿他善行长远，多积勿改。"尤氏父子答道："岂独家仆，都叫他莫改善心，便是我等，永遵师戒。"二僧合掌称谢，辞了尤家，复归舒宅，备细把这事说与祖师、道副师兄。时祖师已出定，听得二弟子化善一节，乃说一偈，与舒氏人众而听，说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弹雀虎伤，泉水没兽。
众人听得偈语，个个赞叹。祖师师徒乃辞谢舒尊长，望前而行，师徒们迟迟行道，缓缓登途，三里一歇，十里一住，总是演化国度之心，随寓而安之意。行得两程，尚在本国境界一个路头，人民却也繁盛。乃是何处，下回自晓。
第73回　猿猴归正入庵门道院清平来长老
话说南印度国近东境界，有一山名多玉，想类蓝田，曾有僧人结庵，施水济渴。那终日替僧担水之人，名唤孤光，赤贫，每每枵腹担水，僧常给食。后因僧亦乏粮，此人乃拾山石卖于村市，得几贯度日。偶一日，拾得一石，中剖为玉，厚得其钞。此人妄念顿生，遂唤此山，名为多玉。此是人心不足痴望，遂乃荒凉。庵僧远去，孤光依旧赤贫，日乃乞化市中，夜归庵宿。这庵日久倾颓，仅有遮风蔽雨数楹。一日，风雨凄凄，忽然见破屋中一个猴子蹲踞在内。孤光见了，便上前来捉，这猿猴却也不慌不走，随他手扯，便跟他走来。盘旋了一会，这猴子冒着风雨往外飞走，孤光赶它不着，抚胸叹道："我如何不把绳索拴了，市上去卖几贯钞，也换得几许粮。便是把猴子做一个引头乞化，也强似白手求人。"
正说间，那猴子却是尤路园中走来的这精怪，弄风变幻迷人，被高僧道力逐来，他原有灵性，知这多玉山中足可藏形，又见这破庵孤光心不足，冒雨走出庵门，本意寻些野食来庵，忽听孤光叹悔，不曾绳索拴，乃笑道："这不中相交的痴汉子，待我耍弄他一番。"却又想道："我若作魔弄怪耍他，只怕他认得拿妖捉怪的符水法家。前日尤家有长老居住，况此庵中，惟僧道可入。"这猴子就变了一个道者，走进庵来，向孤光说："老师父，借你庵中，暂避风雨。"孤光道："破庵处处屋漏，连我亦难安。"道者说："不妨，不妨。我会遮盖。待天晴，再化些砖瓦修理也好。"孤光听了，又道："住便住了，只是我赤贫，柴草也无一根烧汤你吃。"道者道："不妨，我自会化缘，不吃你的。若化得有余，便是老道任情受用。"孤光道："天色寒冷，火也没点与你烘。"道者说："出家人自有养，不须要火。"孤光道："只是眼下饥寒怎过？师父，你腹中可饥么？"道者说："腹中尽饱。"孤光道："你却腹饱，奈我却肚饿。"道者说："若无风雨，待我市上化缘就有，无奈风雨越大难行。你且忍耐一时，待雨住，便是风大也无碍。"孤光愁着脸，这道者越弄手段，那风雨直往屋里刮来，把个孤光冻得呵呵颤。这猴精越发脱开衣服，说道："我出家人有养，暖得紧，且开怀凉凉着。"弧光道："总是你饱暖，不似我饥寒。"道者一面开怀，一面且唱个曲儿，唱道：
世事看来多翻覆，欲足何时足。可笑那痴人浮生空碌碌，只落得百年时成朽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光腹饥身冷，正怨那风雨狂大，这猴精越开怀唱曲，想道："我本尤家园中一只猴子，既瞻仰了高僧光照，不觉走到这里，却又变了个道者，耍这心不足的老道，方才乃唱个叹不足的曲儿。也罢，既借庵避雨，如何又耍弄这贫汉。我如今就把这不足心肠，难这贫汉。"乃对孤光道："老道，你晓得我小道这曲儿内意么？"孤光道："我虽愚陋，却也明白。真真的世人，哪个心肠知足！比如我如今腹饥，怎得几个馍馍儿吃？"猴精见说，乃弄一个手段道："不难，不难，你等着，我冒风雨取几个来你吃。"乃飞走出庵，顷刻袖中袖得几个热馍馍来。孤光见了，忙拿了个吃。猴精问道："你心意足了么？"孤光道："肚便饱，口却干，怎得些汤儿咽咽？"猴精笑道："也不难。"乃取了一个罐子，冒雨而去，顷刻取了一罐热汤来。孤光大喜，连吃了两碗。猴精道："心足了么？"孤光道："身上却寒，怎得件棉衣一穿，便是柴火烘烘也好。"猴精道："不足心肠渐渐来了。"道："也不难，我原说有养，方且开怀，便脱一件衲衣你遮寒。"孤光穿了衲衣道："师父，身上不寒。我心视前却足，若看后来，怎得为足？"猴精道："我与你闲口论闲话。比如你今为饥寒，得了饱暖，已知足了，若是再说个不足心肠，我便与你一问一答。"孤光道："今日饱暖，明朝不断。明朝就继，后日哪有？后日就有，日月却长，奈何常继？"猴精道："这有何难？出家人多结纳几个施主，求他岁供月给，自然长远。"孤光道："须要求他。比如他心不如你意，求不能得，终不如自有。"猴精道："不如化些金宝，买田治地，自收自吃，这意才足。"孤光道："化他不肯，这金宝何来？必须不劳乞化，自家的金宝，置买田地，方能遂心。"猴精道："这也有可处。闻多玉山有石藏玉，得玉沽价，其田易得。只是得了田地，也要天时丰稔，万一旱涝，未免忧心。"孤光道："正是，正是。旱涝不收，钱粮拖欠，官长比催，若迟了限，必遭责罚，必须得个优免宽刑，方才护赡。"猴精道："也不难。若有一官半职，自是优免。"孤光道："一官半职，品秩不尊，上有大僚，下属也要趋奉，万一趋奉不周，宁保不敬之罪！怎得一个大官僚做做，其尊在我？"猴精道："也只就你这个不足妄想心肠，便是做个一品之尊，也非容易得来。不是根基风水，孝廉学业上种出，也须前生种德修善阴功。"孤光乃笑道："我等一个贫汉，根基无有，风水那来，孝廉学业无从得就，只有种德修善阴功可行，却又要前生修种。你我既在今生受此贫苦，必是前生未曾修种，要想尊大，如何能够？"猴精道："你这不足心肠可肯罢休？"孤光笑道："如何肯休！尚有后世。如根基可发大僚，却也不难。"猴精道："根基岂易能得，乃是今生修种。"孤光道："便是风水也可。"猴精道："也是今生积得。"孤光道："孝廉学业，便不须今生，却是来生自己努力。"猴精道："今生不修种，来生定产于愚俗之家，怎知哪学业，行哪孝廉？"孤光道："据师父说来，都是今生修种。如今我与你贫苦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此破庵，如何修种？"猴精道："你与我不同。我出家道者，八斋五戒，见性明心，不入贪嗔痴，惟念阿弥陀佛，便是本等修种。你既非僧，又不居俗，现在庵中，只就你这现在修种，若生不足妄心，便非修种，不但来世不得大僚，还要妄想，堕入无明苦恼。"孤光听了笑道："现在不过破庵，日行不过乞化，将何去修？把甚功德去种？"猴精笑道："守你风雨凄凉，甘你饥寒贫苦，不劳妄想。僧家有一句禅语说得好：'上床脱了袜和鞋，知道明朝来不来。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孤光听了笑道："讲了半晌闲话，还在破庵修种现在功德。我如今请问师父道号，在何处出家，若是没有定处，方才你说能募化修理，便在这破庵居住。当年前有一位僧人，在此施些汤水济行人渴，不料僧不会化缘，冷落此庵，倾颓而去。"猴精答道："我名元来，在梅岭出家，经年游方，哪有住处。老道若容我在此，管教你饱食暖衣。"孤光听得笑道："缘法，缘法。我依旧替你担水施汤。"他哪里识这老道乃是猴精变幻。

却说世间邪正原不并容，邪能归正，自入正因；正若投邪，便投邪道。往往有一等正人，邪人贪嗔，皆因善根缘浅，倒不如一个猿猴，得瞻高僧白毫光照，一种迷人兽心，改作出家正果，总是高僧到处度脱化功。他却也性灵多智，一面村市化缘，修理破庵，一面布施汤水。乃就有村市善人，见这和尚伶俐，会说善讲，都肯发心，把个破庵修理如新。早有过往僧道，行路客商，吃汤饮水，地方人众遂称元来道者。起个庵名复新庵。怎叫做复新庵，只因：

荒凉无僧住，倒塌没修工。
瓦破淋漓雨，墙坍不蔽风。
堂廊生野草，泥土出蛇虫。
元来重复建，清夜又闻钟。

话说祖师师徒行到多玉山这村境界，正要寻个安住的去处，却有一个善信，乃是海潮庵随喜过的，他见了祖师师徒，乃上前恭敬迎着，说道："列位老师父，今日因何过此地？欲往何处胜游？"祖师答道："出家人行无定处，随路而走。"善信道："请到寒舍，少献素斋。"副师便答道："我师不欲搅扰施主之家，此处若有庵观寺院，愿借善信尊面指引一处，安宿一宵，来日前行可也。"善信道："寒舍村俗人家，恐未必洁净，倒是复新庵少可居住。"道副便问："此庵有僧众多少？却是哪个善信香火？"这善信答道："此庵久颓，乃是近日一个外游来的道者，化缘重修。这道者名元来，只他一个在此，施水济众往来行客。"尼总持道："这道却也是一种善功，我等随喜也可。"乃向祖师说往随喜，祖师依从，方才举步。却说元来道者，他本是猿人，人了正果，性灵通达，就知远路有高僧来了，一心虽正，却还畏怕金光之射，乃又一心想道："我当日弄怪风迷尤子，故此怕僧人。如今既做了道者，入了庵门，难道同宗共祖，安知我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没有毫光。且待来了再作计较。"一时祖师师徒，同着这善信到得庵前。元来见了，合掌恭迎，请列位师父庵内献汤。祖师笑颜和悦，直入庵门，师徒坐下。元来迎前参礼，孤光也近前磕了几个头，随捧汤献上。师徒一面吃着汤，一面说道："好个元来复新。"元来听了这一句，陡然耳热面红，坐席不定。祖师早已知其来历，但一念演化盛心，便是虫飞蠕动，草木知化，也要成就他，乃故意问元来："你出家多少年？"元来哪里答得来，只道："有几年了。"道副便对两师弟说："倒是个老实道人。"尼总持道："精细故作懵懂。"道育说："聪明太过，却遇着平常话语。"祖师乃向三徒说："汝等不必深忌以往，当以慈悲开度将来。"三弟子唯唯。元来却也通灵，就知师徒之意，乃合掌近前再拜，求个度脱，说道："弟子自明往孽，已复更新，愿我高僧们俯垂前路。"祖师闭目不答。副师乃答道："汝知我师不答之意么？"元来道："不知。"副师道："度脱不在多言，你闭目自知耳。"元来更求其次。副师道："长守勿变，便是度脱。"元来听了，乃去收拾素斋供献，各相斋罢打坐。天明，祖师师徒辞了元来，与善信往前行路。元来又求高僧教诲出世功德，祖师道："道有道行。"说罢往前直走。

未到十余里，只见香幡摆来，许多善信来接。一个善信问道："可是演化高僧么？我等乃清平院僧俗，闻知高僧师徒演化本国，路过此方，已洒扫静室，恭望驾临光顾。"祖师不辞，便随香幡僧俗前行。到得清平院，进了山门，上登宝殿，参礼圣像与两庑十八位尊者金容。随到方丈，与众僧叙礼，方丈僧人献斋。师徒一一问善信僧人名号。按下不提。

且说复新庵，元来施汤往来人众，传说庵内高僧行寓，便有好善的男女来访，远来的游僧问讯。元来本是猴性，心身不自安定，只因副师教诲他，闭目自知，他一夜闭目存神，知道这静中妙奥，乃恶那施汤，往往来来烦琐，便叫孤光不必担水烧汤。往来行人不遇汤水，以致思汤不得的焦渴。元来与孤光日间村市化缘，晚夜闭庵静坐。忽然半夜，元来坐入梦境，见一差役唤他去见一官长。元来道："我乃出家道人，不犯法度，有何官长呼唤？"差役道："你这猴精假变道者，乞化十方斋粮钱钞，既不会诵经礼忏，又不肯施汤济渴，无功怎消受得村市布施！"元来被差役骂了一声"猴精"，他火性复作，乃摸了一根棍子，把差役就打。那差役笑道："好个道者，如何火性不退。"元来益急，乃复了原相要走，被差役一条索拴了，往前扯到一个衙门。只见厅上一位官长正坐，差役把猴精扯跪在地。猴精无奈，只得哀求释放。那官长笑容满面，说道："你原兽属，像作人形，性灵既幻，可喜你皈依善门。唤你来非为他事，一则转你人道，不堕畜生之劫，一则叫你普积善功。你如何不施汤水，救济人渴？看你既人善门，吃十方的斋供，也要做些善事，消受这种功德。"猴精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只说出了家做道者，便该吃十方斋供。″官长道：″世人辛苦得来，你如何无功消受？″猴精道：″向在尤园见众僧人，受享斋供也罢，还要受那众人礼拜，香幡迎送。″官长道：″你哪知演化高僧到处劝度人修善果，尽人伦，功德深大。你今只晓得入庵为道者，一味化缘，若化缘无有，未必不动贪嗔烦恼，动了此种根因，我这里轮回堕落，未必能免。″猴精听了道：″谨领教旨，放释我到庵施汤去罢。″官长乃叫差役放他索子，猴精就走。官长叫他回来，说道：″你既免了六道轮回，即入人道，你这猴性要改，皮毛要拔去。″乃叫左右把他皮毛拔净。左右方拔，这猴精畏痛不舍。官长道：″一毛事小，转人为大，何不忍着！″猴精咬着牙，任左右拔净，乃飞走入庵，却惊醒一梦。乃向孤光问道：″你在这处多少年了？″孤光答道：″三十多年。″元来又问：″前在庵的长老，做何功果？″孤光道：″敲梆念经。″元来又问：″念的何经？″孤光道：″乃是《心经》。″元来又问：″《心经》何经？你可知念″？″孤光道：″我听他念日久，也记得会念。″元来乃说：″老道，你可教我一卷。″孤光乃把《心经》朗朗背念一遍。元来却也灵性，一遍便能念，他不但会念，却便悟得妙理，仍叫孤光担水，烧汤济人。正才摆出一张桌子，放上几只木碗，只见一个人气哼哼赶来，先吃了一碗汤，后乃问道：″师父，我闻得有四个高僧在此庵住，如今往何处去了？″元来说：″前去多时。善人，你问他怎的？″这人道：″闻知高僧到处，不但人心恶的改善，便是邪魔妖怪也潜消。小子家有一宗邪怪，特来请他扫荡，奈何前去？″元来听得，一则也要仿效高僧，与人方便，一则原系精灵，又动了他好耍心情，乃问道：″善人高姓大名？家有何怪？小道也会扫荡。″这人答道：″小子姓零名地，家住前村十里湾头，捕鱼为生。有一个兄弟，不从我业，却每日张弓打鸟。我叫他捕鱼，乃是祖传本业。他道：’祖传本业，成家起屋为好。’乃经年衣食尚然不足，今日也打鸟，明日也打鸟，却好打着一个怪鸟，在家把兄弟迷倒，想必有些缘故。师父，你若会扫荡，也是阴骘方便。″元来道：″我会，我会，管教你平安无事。″却是何法能会，下回自晓。

第74回　零埃打乌遇妖邪零地随猴拴鸨怪

却说世间哪有邪魔迷人，乃是人心自迷，一个五体俱来，人孰无心，这心虚灵洞达，超出宇宙，就有邪魔撞来，把一个正念存中，千邪万魔自然消灭。无奈愚俗道理欠明，酒色过度，或是欺瞒，或是懊恼，把一个灵明自先暗昧，就如那沉疴将毙的，胡言乱语，看着砖儿也是怪，瓦儿也是精，说的是鬼物，见的是亡人，非是眼目昏花，乃是元神溃乱。元神如何溃乱？都是这心无定主。大哉，心乎！一身主宰，为人却如何主定了他？惟有善念一个真如，便主持定了。比如一心忠主，这正气历百折而不回，挽回世道天地，也拗不过他，有何邪魔敢犯？又如一心孝亲，这正念坚五内而不懈，立此纲常，鬼神也倾心敬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何妖孽敢侵？不但这大道光明，自驱邪魅，就是微小一善，动了真诚，也无业障干犯。

这零氏弟兄，择术不善，捕鱼打鸟，已造下冤愆，却乘此冤愆，就生出一宗古怪。零弟名埃，长未妻室，立心淫乱。一日打鸟到树林下，偶见一个女子，生得娇媚，在那枯树下撮黄叶、摘枯枝为薪。零埃欲心遂动，乃近前叫声："女娘，待我与你代劳。"那女子不睬。零埃乃走上前抱住，女子叫将起来，说道："清平世界，何处凶恶，白昼劫人！"零埃哪里顾甚天理，却又知荒林去村尚远，用力强奸，那女子杀人喊叫。蹊跷那树上一只鸨鸟，往下一口气呵来，零埃忽然倒地，人事不省，这女子挣脱，飞走回去。零埃昏倒在地，半晌方省，只见那鸨鸟变了那个女子，坐在林下，假意骂道："凶人恶汉，怎么不循法度，白昼辱我女娘。我家住远乡，没人知道，若是有人知道，叫你吃风流的苦恼。"零埃听了她言语，乃是半推半就，却复上前，又要去搂她。那女子又吹一口气来，这零埃忽又跌倒。三番五次，这里不休，只是要扯那女子。那女子连吹连跌，把个零埃头都跌肿，他这淫心只是不放。看看日落，那女子却又不去。零埃等到黄昏，那女子说道："痴汉子，哪个没有个廉耻，你必定要骗我，也有个房屋。且问你，可曾娶妻？"零埃道："不曾，不曾。"女子道："既是不曾，我也未嫁，何不到你家去，免得林中撞见人来看破。"零埃听得，一则跌得兴闹，一则喜到家去，乃叫："女娘，你肯随我到家，便成一对夫妇。"这女子依着，走了几步，就叫脚痛，零埃只得背着。到家开门进屋，他兄零地看见兄弟背着个大鸨鸟，尖头秃尾，宛似一只老鹰，却又踉踉跄跄，进门如醉如痴，只道他酒醉归来，一家都不问他。这零埃背那女子进得房门，一跤跌在地下，那鸨鸟从窗内飞去，零埃乃昏昏沉沉。零地扶他上床睡了，口里骂道："少吃些酒，也不至如此。"一家只道他酒醉，又飞走了鸨鸟，哪知他被淫鸟迷心，总是他邪迷惑乱，终日昏沉。到得黑夜，那鸨鸟从空飞来，入窗变个女子，这零埃与之相狎，宛若夫妇。他便如此，一家却只见一鸟，夜夜飞来飞去，因此零埃日日形容清减，也不去野外打鸟。零地焦心，听得人说复新庵有高僧寄寓，善能灭妖驱邪，乃到庵中，但高僧已去，这元来道者乃应承与他扫荡。当下零地听得道者说会，乃邀了他到家。元来进入卧房，只见零埃倒卧在榻，昏昏沉沉，不知人事。元来乃把他扶起，手洒着杨柳枝法水，口念着"般若波罗"，顷刻零埃睁开双目，如梦方醒。元来叫他移卧别室，却闭了他门窗，倒卧在榻，等候那鸟来。

话分两头，却说鸨鸟虽淫，那里作怪，只因一个人心邪淫，起了一种奸骗女子恶意，遂动了暗地冤愆，生出这邪魔鬼怪。这怪却不是鸨鸟，乃是零埃的邪心，附在那鸨鸟身内使作的。这鸟夜夜飞来，得了人的精神，遂会变幻。这晚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却在卧房倒首，鸨鸟仍旧飞来，只见门窗尽闭，他乃变那女子敲门，元来不起，几回敲门不开，乃推窗跳入。元来见是一个女子，只见他：

淡妆浓抹懒梳头，半带欢容半似愁。

欢是弄娇寻汉子，愁惊卧榻老猕猴。

却说元来已轮转人道，入了庵门正果，因何妖鸟又惊见是一个猿猴卧榻？也只因他一时要灭鸟邪，倒卧零埃淫乱之榻，又起了一种变幻诡心。这段根因，遂使怪鸟看破。这怪鸟虽然看破，却自恃神通变幻，哪里畏怕甚么猿猴，乃将计就计，走近榻前，说道："零埃汉子哪里去了？你这猴子如何卧此？"元来见了，此时方端出正念道："你是哪家女子，夤夜到此戏弄男子？"女子道："此乃我夫妇卧房，你如何得入来？想必是个奸淫盗贼之徒，夤夜入人家内室。"元来道："非盗贼，乃是捉妖邪的道者。"只这一句"妖邪"二字，怪鸟便立脚不住。为何立脚不住？但凡邪人不敢说邪，若说了邪，反被邪欺。惟有正人，直指其邪，那邪不胜正，自然远退。初前元来卧榻，还存了一种原前猴意，次后见了女子妖娆，毫不在意，直以妖邪拒斥。这点正念，故此妖鸟立脚不住，走出前屋，又想道："出家人不知立心可真，待我再去调他一会。若是其心不真，便迷他一番也可。"乃复入卧房来。哪知元来性秉原灵，他已知鸟怪，本当剿灭，只因遵守高僧演化盛心，只要说破了他，使他自愧自悔，去了便罢。待怪鸟方出门，走到前屋，他却隐着身形，随出前屋，听他说复来调戏之意，乃叹道："世间痴愚被妖魔调弄，坏了心术的，万万千千，哪知我元来是皈依了正果，使他又生出一种调弄情因。不如说破了他罢。"乃待怪鸟转身，方要入房门，便叫一声："没廉耻的怪物，黑夜不守妇道，可不羞杀。"那怪鸟听得，哪里怕羞，一手便来扯。却被元来一口大啐，叫声："妖鸟，休得弄怪，我元来久已识你。"那怪鸟也啐元来一口。元来被他怪气迷了一迷，说道："这怪物倒也厉害，若不是我，怎不被他迷。"两个你一口，我一口，啐了十来口，怪鸟见啐不倒道者，乃想道："莫要惹他，万一他动手动脚，我却惹不过他，好歹再去别屋，寻零埃汉子。"乃往前走了。元来见他走了，乃闭门又卧。

这怪鸟前屋寻汉子，却走到零地房中，见他房中都是些渔网家伙，乃道："此人也是个没人心的，且调弄他一番也可。"正待要近前惹他，只见零地头顶上出一道光，光中却现出几个僧人，那元来形容也在里面。怪鸟见了说道："一个捕鱼的汉子，怎么现出僧像来？想是此汉业虽捕鱼，心却思善，他念在僧，光现便僧。既现出僧心，我空去调他，料必枉然，不如别屋再寻零埃。"乃又进一屋，只见零埃倒在一张破凳上鼾呼，他头顶上也现了一个人形怪鸟，定睛一看，乃是他变的那林间女子。怪鸟见了道："可见他尚有情，梦寐中又思我，我怎舍得去！"乃摇醒了零埃，方才说句风情话，却不防元来在那屋内，虽闭了门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心性原灵，忖道："零埃痴汉，恶念未消，冤愆未解，况怪弄神通，又遭他迷。"乃悄悄上前，前后房屋窃听，果然听得这屋内人声。元来即忙把屋门推开，见了怪鸟，运动自己原精，一口啐去，那怪鸟当敌不起，往屋外飞空走了。元来乃向零埃说道："你好事不做，打鸟弄出冤愆，正念不存，邪心惹来妖怪。如不悔改，只恐遭邪魔之害。"零埃口虽答应，心实未忘。天已明亮，零地出来，与元来讲说道："师父，你夜来扫荡，那怪可曾灭了？"元来道："怪在他弟之心，要他自灭方能。"零地道："我一夜思想，高僧能灭妖邪，他们远去。师父，你既入高僧之门，料也驱除不难。如今必定还要我弟自驱，他在迷惑之际，如何自驱？为今之计，求师父同我赶到前途，面见那几位师父，求他度脱何如？"元来答道："你主意却是，只是同你弟也走去，亲求更好。"零地听了，乃叫零埃同行。零埃哪里肯去，道："脚酸腿软，不能远走。"零地只得由他，乃同元来过了复新庵往前赶路。

两个正走过多玉山，在一处密树林间坐地，讲论些道理。元来说道："善人，小道有一句话劝你。世间渔樵耕读，固也是人生本业，只是活泼泼的鱼虾，遭你网罟之害，此业却是忍心害物。善人就靠资生，不能改业，也须存一点仁心。想那活鱼满腹之子万万千千，多少性命，俗说：'千年鱼子，也是天地化生。'被你捕子煮食，真乃不当忍字。"零地道："此乃祖上传来，既承师父教诲，我小子以后不捕有子之鱼可也。"两个正说，只见林树上几多鸦鸨鹰鸟，把零地帽子刁了起去。一个鸨鸟会说人言，道："你两个只讲不捕鱼，便不说休打鸟。你那零埃，专一打鸟伤生，造成恶孽，还要淫心戏弄人家妇女，不劝解他改行更业，反要去寻僧来扫灭我等。我等料僧念慈悲，广行方便，断不加害，可不空赶一番？你那道者，也不想你是六畜道中，今日乍得长老，便要撞钟。"元来听见，又被这怪鸟说出他原来名色，便动了嗔心，道："为人除怪，便弄个法术剿灭他，也无大碍。"乃把脸一抹，抖一抖身，叫声："零地，你且站开，待我捉此怪鸟。"说罢，现了原身，乃是一个猿猴，飞跳上树，去捉那鸨鸟。那鸟却也不慌不忙，把嘴照猿啄来。猿猴一手扯住鸟翅，一手乱打鸟头，走下树来，教零地身上解下带索，拴了鸟足，交与零地，仍复上树，去捉那刁帽子鹰鹊。那鹰鹊见了势头，丢下帽子，飞空去了。

这元来乃复本来人相，哪里复得。零地见元来变了猴子，吓得半日方能说话，道："元来师父，我小子也知你有神通，善能变化。方才怪鸟在树上高枝，又无弹弓弩箭，怎捉得他？亏你神通，变个猿猴上树，捉他下来。你如今还不复回人身，想是又有怪鸟来树？"元来道："我本猿猴，只因归了正道，投入庵门，拔除六畜之劫，不落不兽之因，只为方才动了火性，不忍鸨鸟一言之伤，就拿了他，缚了双足，岂是出家方便法门行径。这种根因，复身不上。你可速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带，把这怪鸟放他去罢。"零地听得，半信半疑，只得解带放那怪鸟。那怪鸟一翅飞起，骂道："你这猴精，不怕你不放。"千猴精，万猴精，空中飞骂。元来却坚忍了，要复人身，哪里复得！忽然想起孤光教的《心经》，乃念动一句，那人身即复过来，依旧是个元来。零地见了，也只道是神通，却又疑如何放了鸨鸟。元来见他踌躇，乃说道："你莫猜疑，总是我出家人不拴飞鸟，就是怪鸟能言，也不把他作怪。如今只得与你赶路，见那师父去。"按下两个赶路前行，且说祖师师徒进得院内方丈，一一问善信名号。只见一个长老上前答道："弟子名号万年。"祖师道："我久闻清平院万年，就是老师。"万年道："我正是弟子。弟子却也久仰圣师演化功果，愿求度脱。"祖师道："师当自度，于我何求。"祖师说罢，连称"好个清平院"三四声，便入静室打坐。当下众善信及院僧，俱与三位商僧讲论些禅机妙理，你难我，我问你，哪里讲得过三个高僧。只见一个善信男子向三个说道："师父们在道日久，探讨甚深，句句真诠。我等凡俗，哪里觉悟，但闻得师父们度化众生，往往说是三纲五常，平日浅近道理，又能驱邪缚魅，拯患息灾。我这地方之幸，乞求演化一番，也是千载一遇。"道副说道："小僧们本以谈禅论道、见性明心为务，只因众生内有不明纲常道理，不得已多言开导。这道理原无甚深奥，都是人生易行易知的，只因人把这易知不难行的昧了，故此就有邪魅灾患来侵。小僧们有甚法术能驱缚他？不过说明人心不昧纲常，自然那魅消除，灾患拯息。"正说间，只见方丈前一株大树起了一阵狂风，枝摇叶落，顷刻即止。众人看那大树：

巨干凌云，盘根踞地。青枝交互不说娑婆，绿叶丛铺宛然琪树。风生处若万籁声鸣，月起时如千林倒影。浓荫堪蔽炎光，密荫可遮听法。

众人不因风起，却与树相忘，只为枝叶飘摇，乃相瞩目。但见那风息处，枝上一个鸟儿叫得如泣如诉。众善信也有说鸟音叫得好，也有说聒噪人耳。众僧们也有说从来此树不有这鸟喧，也有说便有鸟喧，也不似此声叫。独有道副师听了鸟声，向二弟说道："师弟知音么？"尼总持道："鸟音多怪。"道育师说："细听声冤。"副师笑道："不差，不差。"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75回　元来道者正念头青白船家救海难

话说树底鸟声如泣如诉，众僧俗不知，却是零埃打的脱弹之鸟，惊弓高飞，远投此树。其声泣，乃泣的说："我与人皆属天生，有血气，俱有痛痒，可怜那突遭一弹，打折了翅的飞扬不起，打伤了身的疼痛难当。远投林树，又恐遇猎人。可喜禅林料不打弹，乃一翅飞来，踏枝树底。"泣的是惊弓之冤，诉的是零埃之恶。道副一听，便识其情，乃望树说道："那鸟既脱弹厄，向佛地，便入了生方，不须泣也。弹汝之人，方在哪里恼恨，这恼恨多生灾咎，即是汝诉申也。"鸟哪里飞去，仍连声喧叫。尼总持道："此怪音也。"乃走近树前，抬头看那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见：
羽毛茶褐色，头目老猫睛。
声叫连珠滚，形容似老鹰。
尼师看了，乃向道育说："此鸟，师弟认得么？"道育答道："此鸟多夜飞鸣，此叫必有冤怪。"乃喝道："孽障！清平善地非汝所栖，即有冤愆，当思自洗。"正说间，只见零地同着元来道者入得方丈，见了副师，便参拜起来，乃问祖师何处，欲求参谒。道副道："吾师入静，未曾放参。汝来意吾已知道。汝的假姻缘在树底声哀，何不斥去，亏汝端正念头，若不端正，此院何能擅入！"又向零地说道："鸟有冤，实汝零弟自作自受，若不改行，将入鸟道矣。"零地与元来听了师言，惊惶无地。零地只愿回家再寻别业，元来只求终始不变猴子阴功。副师道："你求吾二师弟，叫他喝去树鸟。汝只认真了经文，便是始终功德。"元来听了，乃向尼总持拜求度脱。尼总持把手向树上捻了一诀，口中念了一句梵语，那鸟即时飞去。却把手内数珠子，分了五十三粒与元来，说道："汝可将此念头持去，那零埃自尔怪除。"元来接在手中，拜谢了尼师，依旧同零地回到复新庵。
却说那树中鸣鸟，被尼师法遣飞去，就是怪鸟，能在零家弄假，树林骂猿，如何到清平院树底弄风泣诉，却不能说言道语？盖因正觉禅林，邪魔自然去伪还真。他却被尼总持捻诀持咒逐来，心已把妖气化为乌有，那些变女子态度成灰，不复到零埃家里调戏。这零埃心情未改，终日还想女子风流佳况。看看疾病来临，零地只得再求复新庵道者救度。元来道："闻知怪鸟不来，你弟无恙，如何又病？如今想是打鸟之事复兴。"零地道："自与师父清平院回，已改了捕鱼生理。就是吾弟，也已不复打鸟矣。不知为何疾病益深。"元来道："多因旧念未除，冤愆尚在。此病若要消除，前日清平院师父与了我数珠五十三粒，说可除零埃之病，你可将此珠与他，想是叫他照数念佛。"零地依从，随持了数珠回家与零埃，叫他念佛。零埃依从，接得在手，照数称念佛号，果然疾病消除。后有五言四句称赞数珠功德，说道：
菩提五十三，粒粒如来佛。
疾病得消除，永离诸业恶。
却说离清平院十里，有一村乡名唤平宜里。这里中有六个老叟，年皆八十有余，个个都家计丰足，只是平生行事各人不同，居家形迹亦异。且说这六老叟甚么不同。一叟名叫青白老，此老兄弟二人，家住眉山下，平生不视非礼。一日操舟海洋，偶被飓风飘泊到一座海山脚下，四顾波涛浪涌，幸而不沉，得了性命，乃泊舟登山。那山上怪石嵬峨，草木丛杂，却没个人踪。青白老上下登眺了一番，那狂风不息，归路渺茫，腹中渐渐饥馁。正在慌惧之间，只见海中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一只船上，有五六人被风打翻，止存得破艄浮水，一人乘浪飘来。那落水之人一上一下，尚可以救，只是风浪狂猛。这一人登岸，青白老忙操舟冒风去救。这人道："浪大难救，仔细你命。"青白老道："人若可救，何惜于我。与其此时冒险，只当早前沉没。"乃奋力去救，却救得三人回来，到得山脚，渐渐都活，只是腹中饥甚，精力又倦。那三人中一人苏省得早，便拜谢，问其姓名家村，青白老一一说知。那人感因说道："恩人，若得风浪宁息回乡，小子愿有图报。"青白老道："我非冒浪舍生图报，盖怜你落水，上下没有个救处，那一宗苦恼，把亲戚家乡都在那慌惧心中，故此冒险来救。救便救了你，若是风浪不息，居此人迹罕有空山，没处去向，终须饿损。"这三四人，你哭我啼，也都叫饿。

天已黄昏，那风陡然息了，只见山脚下，一只大舟奔来停泊。青白众人饿甚，只得到舟边去求乞饭食。那舟中并无一人，但见一个长老，对着一桌斋饭，香灯供养，那长老口中念咒，手指捏诀。青白老见了心疑，只得开口叫道："师父救命，把斋饭布施些，救度难人。"那长老也不答应，只把那供养的蔬食，都往山脚下撤去。青白老与众人只得到山脚下，拾取充饥，顷刻越取越撒，人人腹饱。少顷，大舟不见，僧亦不知何去。青白老乃与众人宿在舟中。

次日天明，风息浪平，认方向回乡。不觉两日，众人口谢辞去。只有这苏省早的感恩，到家将家遗田地分了百亩，送与青白老，说道："谢你救生，愿将产业相赠。想此身不救，产业尽属他人。"青白老哪里肯受，再三固辞。这人乃捐数贯宝钞以酬青白老，青白老只得受了，想道："我若当时沉没，身且不保，何有此钞。不如舍在清平院斋僧。"正将宝钞携来到院，只见方丈捧出一杯茶来，供奉一位老僧。青白老看那老僧，宛然却是舟中施饭食的长老，乃上前问道："海舟中撤饭食山脚下济饥的，却像老师父。"长老听得说："老僧并不曾撤饭食海山脚下。"青白老道："实不相瞒，老拙荡舟遇风，飘泊山脚，幸得救生，只是无人烟处，饥饿难当。天晚见一只船泊山下，中无他人，只见老师父独对着香花灯果，茶食珠衣。我等求斋，老师父不言，只把斋食往山脚下乱撒，我等只得拾以充饥，遂乃饱腹。及要登舟拜谢，舟与老师父不知何处去了。"老僧听了，说道："此事果有不虚，但有些奇异。老僧前夜在人家道场焚修法船放食，偶于静中，如梦坐在舟内，奉行法事，只见魍魉无数落，来舟抢食。忽见海洋一神，把魍魉尽逐去，说善人山脚饥饿，急早去救。老僧也不自主，随舟行法，忽然惊觉。想是此种根因。"青白老听了惊异，又问道："那神可曾指善人是谁？"老僧道："彼时也听得说：'青白船家，善登百岁。'"青白乃笑道："我即青白。"老僧乃整衣恭敬。青白取出袖中宝钞，付与老僧斋醮。那赠钞之人只因感恩，把一妹嫁与青白老之弟，生子起家。青白老一生不婚，得此遂心快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果到今八十余外，镇日与这五个老友相聚盘桓。
又有一叟，名叫伦郭老，乃少年贩海经商。此叟亦有昆仲，生平正直，不听邪言乱语。当五十余岁时，尚未有子嗣，乃娶得一个女子为妾。这女子过得门来，正当花烛之夕，一见了伦郭老老迈，便陡然色变，愁眉锁黛，赤耳挠腮，向床后叹了一声怨气。伦郭老一见，即想道："看此光景，实无他意，乃是少年心性，多思配合少年。他意今日一拂了不遂，便多有血气不调，血气不调，如何生育？且以少女嫁个老夫，违了他投生一世。"乃将房门掩上，退入卧房，毫不为意。但听得那女子悲凄了一番，却歌吟几句。伦郭心聪，明明侧听，听得女子吟道：
当初不幸胎成女，娇羞未肯轻相许。恼恨伐柯氏，一旦促香车。欲拒愁无奈，就此百年与。几回忆百年，可是此中居。
伦郭老听得，也朗吟几句。他因何也会吟？却不知女子会吟，便是个多情有思，非平常愚妇，必是少年识字知书。妇女家识字知书，若是个贤良之妇，阅古贤妃经，诵彼烈女传，贞洁节义，都从这识字知书中出。若是个不良之妇，睹淫词而动闺怨，览杂记而效传书，诲淫卖丑，俱在这吟诗赋句中来。倒不如这为商客的，却有学业未就，腹多经笥，把生平豪思，遇着客邸明月清风，不伤天理去调情引妇，乃寄况怡情，歌吟几句散心。故此伦郭老少年也晓吟咏。他听女子悲吟，乃朗赋几句，便依着女子的词韵吟道：
只为生男方娶汝，两相好合成鸳侣。年少多情喜，岂教做色迷。一任东流水，落花两无意。全汝旧时容，旧时也似予。
女子听了，不言而卧。伦郭老次日起来，唤原媒妁，把女子送还她父母，便把这娶妾的心肠冷了一半。无奈那嫡妻贤德，见他还妾，每日又劝他再娶。伦郭道："娘子，你这等好心，念我继后未得儿男，把那私情抛开，专在这正义上劝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是那嫉妒妇人，哪里肯容夫娶妾。万一死在丈夫之后，人都恨她。少年不贤，又没个儿郎送他，这教做自作自受。便是个妾生的子，大义不敢背，必然外面也要全了这嫡母的礼节。娘子，你是从长的好心，只是我老年娶一个少女，却怀了她一点少年情性。"嫡妻哪里信他，一心只是早晚相劝。伦郭老无奈，只得又娶了一个女子。这女子过了门，成了亲，性气不纯，动辄咒骂嫡妻。嫡妻为丈夫娶她生子，百事忍耐，倒把好言美语、和容悦色待妾。无奈她纵性欺大，连丈夫也咒骂起来，伦郭只当不听不闻。岂知日久，任情回娘家住，不肯归来。伦郭没奈何，说道："嫡妻乃结发情重，怎教恶妾相凌。妻虽贤德，难道内无怪恨之心，万一成疾，乃是重妾轻妻。况久住娘家，只怕失了妇道，不如休去，免生气恼。"乃又叫媒妁领回原行妆奁，尽与她转嫁，她父母再三央求复收，伦郭只是不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时，就有一家女子，父母见留得年大未嫁，喜伦郭一家贤良，情愿与他为妾，嫡妻又劝，伦郭也访得此女善良，只是容貌少丑。伦郭心中情愿娶她，这女子也情愿来嫁。过了门，嫡妻甚喜。喜的是，迟眠早起，当家了计，敬夫爱嫡，满门无不欢喜。此女自从入门之后，暗置一炉香，待众人寝后，望空深深礼拜，说道：

一愿夫君长寿，二愿嫡氏安康。三愿嫡先生子，四愿地久天长。五愿家门兴旺，六愿长幼仆婢个个循良。

一日伦郭听得堂前妾言，悄出堂后，听他六愿，并不提今自生好子，乃走出堂前，说道："二娘子，我本不听人私言，但你言入吾耳，句句却正，如何俱在别人，且不愿自己生子，却声声只愿嫡妻生儿，是何主意？"妾乃答道："从来嫡生子，胜如妾生子。嫡如生子，我愿入婢行服事，嫡又喜，家人又服。若是妾生了子好，嫡把当亲生；若是不良，多少嫉妒。再若夫心偏妾，家不和顺，便是子息也不安。"伦郭听了大喜，叹妾真贤。二人相携入屋，只听得堂窗之外忽然一声石响，妾听惊叫伦郭老听，老说："我不听恶声。"妾忙起出看，乃见天井中从空两个沙弥落下，进了堂中，忽然不见。妾甚心疑，入内不敢向老言。过了两月，果然妻妾各怀一孕。又经月足，只见一个老僧化缘，走入门来，向伦郭说道："吾为汝家妻贤夫善，把两个沙弥送为子嗣，富贵可期，还教你长年不老。"伦郭听得，备斋供奉僧去。果然妻妾各生一子，起家立业，这伦郭老八十余外，日与众叟交游。那二子犹如一胞所生，皆孝顺夫妇三人，十分欢洽。

再说一叟名叫祝香老，少年时耕种为业。有弟祝味，同父共母，有时兄歇弟种，有时弟息兄耕，两门出入，一气同心。一日，祝味避些差徭，远出不归，祝香念一体连枝，待弟妻子胜如自己。弟有三子一女，自己只有一子二女，乃先令媒妁约订婚姻。有一富家，其子秀拔，父母欲求祝香之女。祝香说道："我侄女未曾聘人，弟久未归，安得先聘己女！"媒妁道："聘女论年，侄女年少，当让其长。"祝香不肯。富家只得依从，乃聘其侄女。嗣后又有两家求聘祝香之女。人有说两家子弟虽佳，但家计不如侄女所聘的富。祝香道："古人择婿不择富，吾宁许聘清淡之家，若配了富户，人将我议结亲胜过三女。"三女既嫁，四子已成。祝香乃思念弟数十年不归，自己老迈，召亲把家产分析，众亲立议，将产业分做二分。祝香说道："若分二分，吾一子承立一分，吾侄三人承立一分，是吾一子有侄三分矣。古云：'同居无异财。'吾岂忍弟子不能如吾子之产。万一日后侄生养日蕃，以不足产业，怎能度活！只恐有余的有余，不足的难过，势必家产为有余的夺矣。"众亲称义，乃依意四份均分，四子却也都能，个个昌盛。祝香只是思想其弟，忽然一个老僧走入屋来，适遇着家仆在屋内出，嚷道："和尚化缘，当立门外，如何直入堂屋之中？"老僧不答，仍要往内直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76回　辛苗叟公门方便小和尚还俗养亲

说话那个老僧，乃是祝味，只因昔年避差外出，多年在他乡，逢着僧人，谈论禅理，遂乃披剃出家。曾在海潮庵，得闻高僧伦理正言，乃想起家乡尚有兄长妻子，一旦归来探看。虽说出家人不以妻子惦念，却冥中为这贤德之兄，思念同胞，感令他归来，以慰善人之望。祝味却识故里家门，年久家仆哪里认得，见个和尚往内直走，便嚷叫起来，一手去扯。真个是出家有些道行，一毫火性不存，也不说出姓名来历，也不嗔怪家仆，只是遇着哥嫂妻子，方才认得。果然祝香老听得家仆吵闹，走出堂来，见了僧人，细看一会，乃抱头而哭，妻子家众方才认得，各相悲啼，乃复喜道："阿弟，因何外游不归？叫我兄想望。一日不归，一日思念，你如何把头剃子，做了和尚。这和尚有何好处，你去做他？"祝味道："阿兄，你怎见得和尚没好处？依我弟说，和尚好处多哩。"祝香道：阿弟你听我说：

抛离父母别家乡，不习农工不做商。

骨肉不亲亲外姓，王家差役叫谁当？

祝味听了道："阿兄，你说差了，我弟也有四句。"说道：

万劫难逢一个人，如何迷误在红尘。

因除烦恼离乡里，苦海回头永不沉。

祝香听得，说道："阿弟，我也不与你饶舌，人各有志，便随你罢了。只是你既脱离尘情，今日何故又归来？"祝味道："我逢高僧讲论玄理，因及纲常正道，弟兄妻子，乃是五伦正派。偶动了一念归来之心，虽自知堕了思凡，却也是阿兄善念感召。若是阿兄无思弟真心善念，怎得归来！且问阿兄，当此老景，镇日何以了此余生？"祝香道："近因老迈，家计已析诸子，日与老友盘桓，但愿盛时以遂遇乐。"祝香又把嫁女分产事说与祝味。祝味笑道："弟今回家，愿吾兄与众老欢乐老年，料兄不逐世味，不同熏莸一类，凡有供赡，皆我小弟一力相承。"以此祝香享八十余之乐。

却说第四个老叟，名叫辛苗，平生身随衙门出入，资生过活，为人善柔，凡遇公事能言善谈，多与人方便，出自忠厚本心。这衙门中有尖利出头儿的，辛苗叟也由他，不与计较，有漏空不实的，辛苗叟多与他搪抵圆变，不坏了门风。一日，有一起争讼的，那原告刁诬，把一件伤天理、坏人门户的事情，捏词在官长，衙门众投俱受了刁奸之贿，欺瞒官长。这被诬的可怜为人善柔，又且拙懦。辛苗叟知其受诬，情必不伸，乃捐自己钱钞，代为打点，冒忌受嫌，暗把实情通知官长。官长疑他诈骗妄言，叟乃悲惨说道："小人非诈骗妄言代诉，实乃知刁诬情虚，欲上得审其实，恐被刁诬蒙蔽公明，善柔受屈耳。"官长喝骂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及另差人密访，果系刁诬。善良不致偏屈，村民称快，哪知是辛苗暗行方便。俗云：″公门中好修行。″辛苗只这一件事实，官长知其德行，乃大小狱情托他查访，得情方审，无不称明服公。

三年官长转任，辛苗叟家私都赔累，一贫如洗。人并不知，独有其妻每出怨言，说道：″衙门人役，谁家不热闹起屋，哪个人不赚钞养家，偏你冷清，把家产都赔累尽了。″辛苗叟笑道：″妇子莫怨，我当年进衙门，为养家起屋。不意进了衙门，见众人个个横着肠子，狠心恶意，勒索人钞。可怜这兴词动讼的，也有平日不舍穿，不肯吃，聚得钱钞，都白白的送在这衙门里。这也罢了，还有一等穷苦的，变产业，卖儿女，送上门与他，若是申了冤，饶轻了法。这也罢了，若是冤不申，法又重，我辛苗自进衙门看了这些情由，不觉不忍心性。一则也因未有子嗣，就赚了些钱钞，知与何人；一则只当积些方便，救人苦恼，便是败了产业，饥寒家小，也说不得。幸得官长廉明听信，三年转任升去，不知后来官长如何。趁此抽身，另寻别业。″其妻听了，乃说道：″有此善心，我妻小愿甘贫守，待你别业。″辛苗道：″别样营业我做不惯，不如另寻个不惹是非本等钱钞过活罢了。″岂料辛苦在衙门三年，只为存这点好念，把家计败了，止存得两亩空地，锄种过日。

一日锄种辛苦，倒卧在地，忽然睡熟，见一官长，幞头象简，走近前来，叫一声：″辛苗，多亏你衙门方便，救了吾子孙不白之冤，清了吾家门体面。莫怨贫穷，管你门户高大。″辛苗乃拜问道：″小人何事为尊官方便？″官长道：″吾当年在世，忠心国事，在地方直吃一碗清水，积得养廉俸禄，以贻子孙，三世清白。只因积得多金，恐为子孙侈富，乃埋于吾家后墙之下，后令子孙不足者得。当时子孙不知，我亦未白其事。不意今有诬吾子孙，门户受污，几被玷厚。若不是汝察情方便，连我清名损坏。不独我感汝德，便是冥中称汝阴骘不少。汝可到某家后墙，挖此千金之埋致富，免得锄种之苦。″官长说罢不见。却又见一人，丰颐大耳，衣冠整齐，走近前来，也叫一声：″辛善士，多赖你衙门方便，免吾朽骨摧残，愿保你有子继后。″辛苗道：″小人何事为尊长方便？″这人道，：″某人前日夺冢之讼，若不得善士察访真情，几遭强梁夺去。年深日久，冢已数迁，吾骨尚存，赖善士救安。今愿复生投胎，为善士继后。″辛苗道：″当日官长廉明判白，与小子何干？″这人言道：″若不是善士忠公，官长信服，那奸刁难必不遂其诬。″说罢忽然不见。辛苗惊觉，汗流浃背道：″怪哉，我在衙门与人方便，就是善良不致冤屈，都是官长阴功，怎么梦中人来谢我！挖人埋金，继富不仁。我闻富贵有命，况此官长子孙已处不足，当往指明，却不知可有此等事情否？古人有蕉鹿梦，虚虚实实。且就梦往说，任他信否。″乃向官长子孙把梦中事情备细说出，那子孙方才知讼平皆赖辛苗之力，却在后墙挖出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之蓄。当时分十之一谢，辛苗不受，子孙再三强之，乃受归家。期年，果生一子，后得职官长，孝事辛苗。故此辛苗叟享龄八十之外，日与这五老盘桓。再说那第五老叟，名叫我躬叟。这叟生得齐楚，少年倚靠祖父产业，自己却又辛苦经营起家，比前十分茂盛。生有五子二女。年近四旬，父母尚存，每日晨昏问安侍养。父母有疾，日夜不眠，割股相救。有此孝心，感得父母安康，我躬亦精神百倍，求谋皆遂。十余年，父母不在，他的五子亲见父孝祖，各人更加十分孝敬。我躬叟把家产分做七份，亲友问是何意，我躬叟道："吾父遗我一份，我辛苦增至三份，今欲五子得受每各一以一份陪嫁二女，余一份我欲济贫作福？"亲友道："济贫是你仁厚，便是福也。况你五男二女，个个皆孝，家业丰盛，手足康健，更多福也，又作何福。"我躬道："非自求福，乃是为报答四恩，作些福事。"亲友道："哪四恩报答？"我躬道："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亲友听了道："天地日月，高明在上，如何报答？除非建斋设醮，只恐是虚仪。国王水土养生，人民若无官职尽忠，何以报答？父母已经仙游，何处报答？况福是你的现在，怎么报得这四恩？"我躬道："亲友，你不知天地日月也只要人存心为善，国王官长也只要人恪守王章。我如今把这一份产业，遇有街修路补，救苦济贫，就叫着作福罢。"亲友俱信他言语出自善愿。这五个儿子轮流孝养，却也人间少有。我躬到此八十余外，康健异常，亲友莫不夸他存心为善之报。这第六个老叟，更是古怪，他名唤马喻。这老叟幼年，父母止生了他一人，算命的说他有关煞难养，行医的看他多疾病恐伤。父母心慌，说他虚飘飘无定着，乃许送在寺院出家。当时就有一个僧人，法名半真，这僧没甚戒行，混俗和光。马喻随他出家数年，父母老迈无人侍奉，他一日自想道："出家从师，果然得成佛作祖，且莫说现在父母，保佑他福寿康宁，便是过世的五代七祖，也超生天界。我父母送我出家，也只愿我做一个有道行的和尚。乃今随着这混俗和光僧人，他自顾不暇，有甚好处到我！不如还俗归家，侍养父母，有缘寻个妻小，我生个儿男继后，也免得被人议论，说我抛父母不养，逃王差不当。我想菩萨决不罪我还家侍奉父母的。"马喻当时拜辞了师父，一心回家，半真僧人也不作难留他。

却说这寺院叫做弘愿庵，僧人甚众。有一等受戒道行的，门下招的徒子徒孙，听师道、效师行的也多。有一等只图混俗如半真的，门下徒子徒孙也有自守戒行的。也有一等不听师父教诲，不守僧戒，丧却心情，不是被师赶逐，便是偷走还家。这一夜，只因马喻早起还俗，方才出门，却遇着三四个小和尚，彼此相问早往何处去，马喻便说出真情道："父母无人侍奉，欲归孝养。这出家为僧，似你们投着个好师父，教些见性道理，明心真诠，不然就是经典科仪，久后得个正果，也不枉抛父娘，拜佛门，当个和尚。若是遇着师父，披缁削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貌是僧，心情只是在那利欲上要受用快活，今日望施主，明日拜檀越，揽经做醮，你便当个生意，不顾那人家敬请建一个道场。我想随着这样师父，倒不如还了俗，做个良民。"那三四个小和尚听了道："原来马喻是背师还俗的，我们实不瞒你，也是背师逃走归家的。"马喻便问道："你们想也是要侍奉父母的？"只见一个小和尚道："各有心事。"正才讲说，忽然一阵狂风，众小僧惊惧，忙躲在山门背后，让那阵风过。只见风过处阴云惨惨，一尊大神拦门正立。众小僧看那大神，像貌威武：

头戴金冠飞彩翅，身披铠甲衬红袍。

赤发连须睁怒目，手持宝剑大声嚎。

这神当门立着，喝道："你这几个小和尚，背师逃走，往哪里去？"小和尚见了，一个个胆颤心惊，不敢答应。却有一个大着胆答道："我娘家去。"大神喝道："吾神聪明正直，岂不鉴察你心。你哪里有娘，本是无娘无爷，你兄嫂送你出家，你既有兄继后，便是出家。投了一个明师，有道行的，正当仿效做个好僧，如何不听师训，不守僧规，私心要还俗？吾神此门可是你私意出入的？虽说三宝门中，一真可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似你这败坏僧门，此处一则也难容你，一则看你好吃懒做，不恤行止，便是还了俗，也非纯良守法之辈。去便容你去，只恐你日后不守本份，想这清高不能入了。"大神说罢，把这小和尚，揪着衣领，往山门外掷出，便来揪那两三个，说道："你这心情，一类一类。"也揪着衣领推出。却要揪马喻，马喻忙说道："我是归家侍奉父母的。"大神听得，定睛一看，笑道："真情，真情，可爱可敬。你存此心，已证如来圣境。你九玄七祖有继，还保你百岁长生。好生去孝养，莫负了此日出门。"说罢，大神飞空而去，风静早见曙光。那几个小和尚有飞跑出门去的，也有想一想复进山门，仍归房去。马喻因此归家，留发侍奉双亲，年载家贫，父母已故。

却说这弘愿庵半真与那走了徒弟的长老，见还俗徒弟，果然那不遵师训，纵归家仍是个不良善学好的，只有马喻念头原正，虽然还俗，时常还来探看师父，感他养育了几年恩义。半真念他孝道，同庵僧人有爱他本份，怜他贫乏，借贷几贯钱钞与他做些经营。三五年间，便挣成家业。一日，起早寻营业到一荒丘山过，只见林间一个女子啼哭，马喻近前问道："女娘，这早何独自在这荒山林内，啼哭为何？"女子道："我五里村间王老女也，病故安此荒丘，不知何人毁棺盗吾衣衾首饰，复苏回来，无人救我回家，你若送我归去，吾老父定然谢你。"马喻听得，半信半疑。缘何他半信半疑，下回自晓。

第77回　六老叟参禅论偈三官长执册说因

世事逢古怪，莫讶遇跷蹊。

为恶偏成孽，作善自无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暗有神明护，宁无福德依。
试观多富贵，俱是善根基。
却说马喻半信半疑，信的是，清平世界，一个女娘，衣有缝，话有声，果是复苏之人未可知；疑的是，既入棺之人，如何又活？但好口口求救，想救人乃是阴骘，便冒疑儿忌，说道："女娘，你随我领你到家去。"那女子道："我力弱，不能远走。"马喻乃背负着她，到得王老家里，王老夫妻一见，惊喜问女缘故。女子备细说出前情，王老一面谢马喻救女之恩，一面要声明地方，捉获毁棺盗衣饰之贼。
马喻劝道："王老官，你要捉获了这贼，将何礼物酬他？"王老道："定送他到官长治罪。"马喻道："若不是贼毁棺，你女子焉何得复活？依我小子说，还该谢他。"王老夫妻听了道："大哥，你说这话，却是个忠厚善人，且冲你年纪多少？"马喻道："二十一岁。"王老道："吾女相配不差。"一时便留住马喻，把情由遍告亲邻朋友，招马喻为婿。马喻成了这段古怪姻缘，后生三子，极孝。故此马喻寿过八旬，与这村乡五老盘桓，以乐余年。
村里哪个不夸六叟之贤，说他们能安享老年之福。这六叟相聚终日，你到我家，我到你家，家家子女，个个贤孝，欢天喜地说："难得老人家年过八十，都康健不衰。"进入家门，便治备饮馔，俱要合欢众老之心，仍唤歌唱，以助六叟之兴。这众叟坐间也不说那家过恶，也不夸那个富贵，也不谈那家子女孝顺忤逆，也不说少壮时做的事业，只说的是某家有一个不识进退的老儿，偌老的年纪，不把家私交托儿男，还辛苦前挣；某家有一个不知死活的老头子，偌许年庚，不保守精气，还娶妾追欢；某家有一个不知涵养的老倔强，一把出头的年岁，能有几载？还好胜与人争淘闲气。众老叟你讲你说，只见我躬老叟道："你我老人家既看破浮生，往先做的一场春梦，如今相聚为乐，却又管人家闲事。俗语说得好：'喜吃糖鸡粪，蜜也不换。'这几家老头子，偏看不破后来岁月，心情偏在这几件事上，便扯他来学我这乐，他终是不乐。"伦郭老说道："我等相聚为乐，固然胜似他们，只是其乐有限，总皆空虚。我听得清平院万年说，国度高僧寓居院内，能谈见性明心道理，成佛作祖真诠，我等虚度偌多年纪，何不往谒？若得沾一时胜会，便也不枉了一世为人。"青白老叟道："我等已桑榆暮景，便就闻了道理，也是无用，枉费了心机，徒劳了一番礼貌。"祝香老道："便是朝闻夕死，也胜如不闻。"辛苗老说道："随喜道场，也胜如虚费时光。"这几个老叟，你长我短，讲论了半晌，只见马喻老叟端了正念道："我曾闻修道的人说，一夕之气尚存，能知了道理，万载之灵光不灭。安见老人不可学道？我等敬心瞻谒去的是。"
六个老叟一齐走到清平院来，万年长老正与众善信诸僧听候祖师师徒出静，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上乘妙法、演化玄机。只见院门外走来六个老叟，众僧看那老叟，一个个：
鹤发如飞雪，童颜似少年。
相扳来福地，多是隐高贤。
这六个老叟走进山门，齐登正殿，参拜了圣像。众僧各各叙礼，万年个个都识名姓来历。只见六叟望着祖师师徒，更加恭敬。内中只有辛苗叟善谈多言，乃开口向祖师求教道理，说道："朽拙村老，迷昧一生，干名犯义之恶，毫不敢为；无心叛道之罪，时或颇有，从前作过，望高僧道力开宥。但自今日以后，料老迈无能觉悟真乘，只求教个不昧原来，多添几年逍遥自在。"祖师听了，微笑不答。六叟再三恳求道："高僧不言，我等益昧。"祖师乃说一偈道：
盗跖何寿？颜渊何夭？
识得根因，长存不老。
祖师说偈毕，闭目入静。六叟只得出静室，到方丈来坐，各人议论偈意。时道副三位也陪坐席间。只见辛苗叟乃说："师偈是寿夭皆系乎数之意。人随乎数，也没奈何，听之已耳。"青白叟乃道："师偈说，寿的尚留人间作盗跖，夭的已归自在作逍遥，寿的是夭，夭的是寿，这个根因。"伦郭叟道："不然。师偈之意，乃是盗跖造下在世之孽不了，颜渊乃是万世不泯之道而归。"我躬笑道："不是这讲。师之偈意，乃是跖寿也由他，颜夭也随他，只乐我们现在根因。得一年，便是一年不老；得十年，便是十年不老。"马喻乃笑道："虽俱说的是各人高见，依我说，师偈乃是跖与颜各人遭遇不同，哪在乎盗之不肖不该寿，颜之大贤不该夭。"祝味说道："寿夭不齐，人之情；不以寿夭限为，天之理。安在乎彼寿此夭，徒增唇舌！"道副三位听了，俱各不语。万年长老乃问道："师父，依你体悟师偈之意，何如发明？"道副答道："吾师偈意，只就六位老叟现在根因，俱是从前作过善根，今后自当消受。莫在寿夭上拘了形迹，当在一念上种寿根因。"六个老叟，人人点头道："有理，有理，我等生平却真也有几件事，不曾亏心短行，虽然不敢自必，说是长生报应，便是见了村乡几个使心机、用心术，不独自己夭折，妻妾子女多有不长。"众僧俗听了，都合掌称扬偈意。
这老叟方才辞谢高僧出门，忽然门外又来了四个壮年汉子，他却不进山门，站立在外，气赳赳、怒嗔嗔指着老叟，道句戏言，说："你这几个老儿，在世是盗跖。盗跖盗人宝，老儿盗天寿。"汉子说罢，又笑嘻嘻哄然而去。万年长老送老叟出山门，见了这情节，却也不敢作声，即忙回到方丈，把这事说与道副师三位。副师听了道："异哉！这汉子们乃是知道理的，可惜不进此方太一会。"尼总持道："既知道理，不进山门来讲论，非酒狂，必口是心非的。"道育说："只恐是不正之怪，难容混入禅林。"道副道："若是知道汉子，不可错过，也当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一面，彼此有相资之益。若是不正之怪，剽窃理言，也当度化他。"万年道："若六叟，我便知其姓名来历。这四个汉子，不识他何人。看他恶狠狠讥诮六叟，笑嘻嘻徜徉而去，莫不就是老叟说的使心机、用心术的汉子？我既承师兄们教诲，也当扶持演化的盛意，且去乡村访寻他来历，可度便度，如不能度，指引他到院来，请师兄们指教他。"副师道："长老须当因人指教，莫要非人乱传。"万年长老听了，走出山门，到村间找寻四人不提。

且说这四个壮年汉子，一个叫做强梁，一个叫做殷独，一个叫做吴仁，一个叫做穆义。这几个人生长平宜里，真个是使心机，不顾天理是非，惟图利己，用心术，哪管人情屈直，只要算人。再说这强梁家颇富饶，有庄田数百亩，与一个叫做阮弱的为邻，欺其势力不能争讼，乃侵夺不厌，渐渐把他田产占尽。阮弱冤抑难伸，忽然，一个游方道士向强梁乞化，强梁不但不舍，且口出恶言骂逐。这道士又向阮弱乞化，阮弱慷慨布施。道士便问道："善人，眉愁面惨，若似有事关心，何不向小道说出？我小道也能为善人解愁。"阮弱便把强梁情由说出。道士道："此有何难！小道有一法术，能使他田禾尽槁，你田倍收。"阮弱道："田俱连亩，怎能他槁我收？"道士微笑不言，乃走到田间，把拂尘一挥而去，果然强梁田禾皆槁。强梁见了，乃倚势尽把阮弱熟苗割去。阮弱捶胸怨道："法术害人，反使禾苗被割，倒不如道法不用，我尚有一分收成。今为法术，反被强夺。"正怨间，只见那道士复来，向阮弱笑道："此正小道法术之妙，善人即须割他枯槁之草，管你收成十倍。"阮弱依言，乃尽把槁草割取。强梁见了大笑，便随他割尽。强梁割熟禾却少，阮弱割枯草却多，哪知道士的法术之妙。阮弱割的草，皆是熟禾。强梁割的苗，尽皆枯草。强梁哪里知道，只是自家懊恼。阮弱知此情节，感谢道士。道士又问："善人，你田地被他占夺，可有个界址么？"阮弱道："师父，你看那田沟石桥，前是强梁田，后是我的地，当原以此界，如今被他占过来多了。"道士乃把桥顷须用法搬移，只见桥后占过桥前，田皆阮弱之地。阮弱见了大喜，忙拜谢道士。那道士知强梁费了一番心机，落得个在家懊恼，乃留了四句口语与阮弱，含笑而去。说道：

强梁欺阮弱，占地将稻割。

不但割枯苗，移桥田又缩。

强梁懊恼未解，乃与妻子说："明明阮家苗熟，我苗尽槁，因何割将来，却又是枯的？倒不如割我的草，却有余。"正说怪异，只见家仆来说，阮家割去的枯草尽是熟苗。强梁听了，暴躁起来，古怪可恼。家仆道："还有一件古怪，怎么田地界址，石桥前后，如今桥前窄削，桥后宽远？"强梁道："哪有此理，桥乃石砌，如何得动？"乃亲去搭看，果见田缩地长，自己惊疑，心实不忿，乃往殷独家来，备细把这情由说出。这殷独正在家设计算人，听了强梁之言，乃笑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强兄，此事何难。你家颇富，那阮家不过只几亩荒地。我有一计，你可借事把个害病家仆打杀，送在他门，与他一个人命讼词，自然田地都归于你。″强梁听了笑道：″殷兄，计便甚妙，只是伤了我家仆的性命，却去夺他的田地，先折了一着，这也不是我强梁的豪杰美事。″殷独道：″闻他割你的枯草甚多，何不半夜放火烧他。″强梁道：″杀人放火，王法甚严，这虽是我强梁的行径，但明人不做暗事，万一露泄情由，王法无私，悔之晚矣。″殷独道：″还有一计，这阮弱好酒，每日远醉，黑夜归来，可乘机叫家仆擂之捶之，只做个酒醉鬼迷，路倒而亡。″强梁听了道：″这事也做不得，我强梁平日为人，也只是要强胜人，便是倚些势力，好占夺便宜。若黑夜行凶殴人，这又非我素性。″殷独道：″除了这几宗计较，我小子却无策算他。″强梁便要辞回，殷独道：″好朋友如何空慢！″乃宰鸡为黍，沽酒相留，二人尽醉。

到黄昏，强梁辞别殷独出门，酒醉上来，却走错了归路，弯弯曲曲来到一处荒沙，不觉倒卧在地，睡至半夜，酒方少醒，自己恍惚正疑：″如何殷独留我，却倒卧在此？″方要挣起，只见两个青衣汉子，形状官差，上前一索套着道：″官长唤你。″强梁不知何故，被他二人扯到一座公厅，见一官长上坐，左右甚众，喝叫：″强梁跪倒！″只见官长执一簿子，看了怒目视着强梁，道：″你这恶人，自恃心性狂暴，凌虐善良，虽逃王法之加，岂恕冥司之责？″便叫左右把他布裳脱去，换上一件牛皮袄子，推入那轮转六道之司。强梁方才明白，忙泣诉道：″愚蒙有罪，乞求知改。″官长喝道：″你早不知改，只要见此光景，方悔前过，哪里恕饶！″喝令左右来推。只见左厢廊下，走上一位官长，拿着一页文册，上堂禀道：″此人还有不伤家仆性命害人一种情因可恕。″官长道：″此一种不足以偿他欺凌良善，多少善良受他冤抑。″摇首不肯。只见右廊下，也走上一位官长，拿着一页文册，上堂禀道：″此人又有不做暗事一节可恕。″官长哪里肯听，只是叫左右推入转轮。忽然中门走进一位官长来，手拿着一页文册。堂上官长忙出坐，下阶迎着拱手。这官长道：″此人本当不宥，他却有黑夜不肯殴人一宗良心可恕。″堂上官长见了，乃回嗔道：″据此三件，理有可恕。″乃叫左右脱去牛皮袄子，仍还他布裳，说道：″若不知改，后来此袄终难脱去。″说罢，忽然不见。只听得有人声叫前来，乃是家仆持灯火找寻来接。到得家里，只因这醉卧荒沙，受此一番警戒，乃病卧枕席，把些强暴心肠一朝悔改，遂把强梁更了个强忍名字不提。

再说这殷独为人心术最险，计算极深。他一日往海岸边过，见前行一个汉子，取道走去，那海里忽然钻出一怪来。那怪怎生模样？

赤发蓬头蓝面，一双环眼如灯。两耳查得似风筝，四个獠牙倒钉。

十指秃如靛染，周身露出青筋。一张大口向人喷，真个惊人心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独见了，吃惊倒在地下。看那个怪，待汉子走过去，却把一张大嘴开了，向那汉子后边日色照着的身影儿一喷，只见那汉子踉踉跄跄，如醉一般往前去了。这怪方才看见岸上倒卧着殷独，也要喷来。一则他无身影，一则眼已明见了怪形，殷独乃大喝一声："那海中何怪？做的何事？喷的何物？"这怪听得，挺身跳出海来，走近殷独之前，说道："你这大胆汉子，你岂不知我乃海内鬼蜮，喜的是含沙射人影。被我射的好人做歹，善的说恶，任他有千般计较，只消我一射便迷。"殷独听了，忙站起身来说道："我方才见你喷那行人，想他射了身影，却如何不得迷倒？"鬼蜮道："这人叫做吴仁，为人刻薄无情，忍心背理，没有些善，故此射他不中。想你倒卧在地，没个影儿我射，便是你为人心术与我一类，又何须射你！"殷独听了道："可喜相逢，既承相爱，便与你结拜个交情何如？"鬼蜮欣然。两个遂指海为誓，结为交朋。殷独道："凡我要谋些事利，全仗扶持。"鬼蜮道："若得了利，当分些见惠。"殷独道："惠利你也无用，若有些饮食，当来敬你。"两个话别，鬼蜮仍钻入水去。殷独方才前走，乃想将起来，啐了一口，说道："我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怎么见了鬼，与甚么怪结交？方才明明的一个甚么鬼蜮，说含沙射人，我知道了。"却是知道何事，下回自晓。

第78回　殷独与鬼蜮结交穆义同吴仁遇怪

殷独走一步，说一句，懊悔一声道："我知这鬼蜮射的是正人君子，若是狭邪小人，与他一类去射人。我殷独只因平日立心险峻，故此前来遇见。若是正人君子，他怎敢当面冲犯？只好背地里暗射。方才他说那射不中的，叫做吴仁，想必有几分不忠厚，我如今寻访他去，做个朋友，帮衬帮衬。"不意吴仁踉跄走来，腿脚酸软，坐在海边。殷独见了却认得，乃上前施礼。吴仁答礼，两个问了来历，殷独便把鬼蜮事说出。吴仁道："方才也觉身后似甚物打来，原来是鬼蜮这怪。老兄不知，此怪暗地害人，我们被他射不中，没妨，惟有一等善良怕他。"两个正讲，只见一个汉子走将来，向吴仁叫声："吴大兄，你如何坐在此处？"吴仁道："因到前村做一宗生意，回来遇着这位殷独长兄。"殷独便问汉子姓名，吴仁答道："我这朋友叫做穆义。"殷独道："穆兄往何处行走？"穆义道："一言话长。小子有个妹子，嫁了丈夫。不幸夫亡守寡，止有十岁一个孤儿，寄食我家。老兄所知，荒旱年间，自家三口尚养不活。没奈何劝妹改嫁，妹子守节不从。一则饥饿，一则抑郁，不幸身亡，遗下孤子。偶有一外乡商人，与得几贯钱钞，只得把此子卖与他。不料我也有一小子，与孤子终日耍戏，不舍，背地里逃到商船，这商人俱带了外去。商人数载不来，我又无处找寻。今商外乡有个商人到来，只恐是带子去的，特去找寻。吴大兄，你的生意何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仁道："莫要讲，不济不济，把几贯本钱折得干干净净。"穆义道："怎么折了？想你也是个千伶百俐会算计的，如何亏折？"吴仁道："莫要讲起，也是我自家算计了自家。昨年只因本少，搭了一个伙计，借他有余，扯我不足，贩了一船牲口，船小载重，况又是些不调良的牛羊。我那伙计赶得三五只陆地先行，我押载船后走。古怪，古怪！莫要讲他。"穆义道："我与老兄相契，便说何妨。怎么古怪？"吴仁道："我存心不良，只因那牲口中有几只壮的，要瞒着伙计寄在别家船里，到一处转卖，希图多得几贯钞利肥己。谁知道别船失了风，那牲口皆溺不救，伙计只疑我卖了别处，匿了本钱，都算在我身上。如今分开各自生理，这不是自算了自？"穆义笑道："正是，正是。"殷独听了，也笑道："二兄，这也是偶然，若是我殷独算计，百发要百中。"吴仁笑道："老兄，人算赶不得天算。"穆义道："话便是这等讲，人若不算，怎得便宜？就是伤了些天理，也顾不得。"

穆义只这句话，忽然天昏地暗，风沙扑面，四顾没有路，茫茫尽是海浪。三人坐地，如在个山阜之上，那地又颠颠巍巍，如坍似塌。三人惊慌起来，穆义乃埋怨吴仁道："都是你在此坐地，误了我行路，说甚么贩牛羊骗伙计，弄出这怪事。"吴仁乃埋怨殷独道："我歇歇脚便行，都是你讲甚么鬼蜮，扯攀在此，惹这祸害。"殷独又埋怨他两个不相知，撞此冤孽。三个人无计脱难。看看那海波触这沙滩将塌，齐哭起来。少顷，那海波泛处，几个鬼蜮跳出来，看着三个笑道："你们也怕这平地风波险峻么？"三人既心慌，看见青脸獠牙又害怕，只是倒身磕头叫饶命，说道："风波险峻，真是怕人，可怜我三人在路途遭遇，家中没有信音。若垂怜放救，白当报谢。"只见一个鬼蜮看着殷独道："你这人反面无情，我方与你结交，指海为誓，你如何懊悔，背后骂吾？你这三人心地，不说这风波险恶，如今放了你去村乡害人，不如扯你下海，也做个一类。"殷独道："交情在先，海誓在耳，怎敢违背毁骂？若是不放我等，乃是你先败盟。"鬼蜮听了道："也罢，且放你们去，尚有异日相逢。"忽然鬼蜮钻入海中，依旧青天白日。三个坐在平沙地上，说道："怪哉！怪哉！"

殷独乃向吴、穆两个说道："我有个结义的弟兄，叫做强梁。闻他在我家酒醉，归途被迷，得病连日，有事未曾探望，我们又遇此怪事，当去望他，一则问安，一则探他如何解迷。"吴、穆二人听得，便随殷独到得强梁之家。家仆报知，强梁出得堂前，乃向殷独问二人名姓，彼此各通来历。强梁乃把醉归路上这些情由说出，又把悔改强梁一节也说知。殷独三人方才明白，也把鬼蜮这一种异怪尽说出来。强忍听了，乃说道："此事分明警戒列位，也当凡事存一着宽厚。"殷独笑道："警戒，警戒，不使些心机，怎做得养家买卖？"吴仁道："宽厚，宽厚，不伤几分天理，怎得吃鱼吃肉？"穆义道："老兄，我们生成的骨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成的皮肉，旧性难改，任意做去，再作道理。″殷独道：″强兄病愈初起，我等同他村乡闲步一番散心，有何不可！″

当下四个人信步行来，却走到清平院山门外。他们原不曾到院中来，却远远见六叟自山门而出。殷独见了老叟，乃向三人说道：″这几个老儿，少年不舍的聚会游乐，礼佛敬僧，只等这头须鬓白，方才到此。″强忍道：″临老出家，也胜如死而不悟。″四个人一面说，一面走，恰好相近六叟，悻悻的发这″老而多寿是盗跖″的戏言。他哪知这语，是说世上有一等不循义的自害生理，乃微幸长生，如何作戏言？又岂知这青白等六老，都是少壮时行过善事，循过道理的，天与他的长生，得遇高僧，到这禅林随喜，他便悻悻笑讥老叟。这老叟都是看破世情，哪里计较，各自去了。这四人闲行，到一座花园之外，殷独便叫：″列位，我们既闲游，与强兄散心，遇此花园，何不进入观乐？″三人齐道：″有理。″乃进入园门，举目看这园内，果然百花齐备，亭榭萦回，好座花园！怎见得？但见：

楼阁重重，都是绮窗绣户；栏杆叠叠，尽乃绿柳红桃。曲径翠苔绕玉砌，日影横铺；朱帘彩幕挂金钩，风光摇动。四壁粉墙，千株杨柳黄莺啭；几亩池塘，万朵荷莲绿鸭游。海棠娇，粉蝶双双，来来往往；蔷薇丽，游蜂阵阵，歇歇飞飞。木香亭对假山青，太湖石傍新篁绿。夸不尽四季名花，且状这三春后景。

强忍四人入得园来，只见一个看守的园户道：″列位游观便好，只是不要摘花木。我园主为此常闭了园门。″又道：″'独乐不若与人同乐。'开了园门，与人游乐。又无奈这游手好闲的，摘花采叶。你便图采去插瓶头戴，怎知伤了我灌溉的功，泄了花木的气。″吴仁笑道：″便采了两三枝花朵，折了一二根枝木，也不致泄了花木之气。″管园的道：″我也不知，只是我主人是个知道理的，常说青草也不可芟除他一团生机，与人不差。″穆义笑道：″若是恼了我，连根都与你拔起，管甚么生机活机！″正讲说间，只见亭子里坐着个长老，四人看那长老：

僧伽帽光头顶戴，锦袈裟阔臂身穿。
数珠儿挂在颈上，木鱼子拿着手间。
口念着阿弥陀佛，眼观着天地人间。
想不是等闲长老，化缘簿广种福田。

那长老走下亭子，望着四人打一个稽首道：″四位檀越，请亭子上一坐。″殷独三人悻悻的把和尚慢视，强忍却是警戒了一番，改过心情来的，便答道：″老师父请坐。″随也坐在亭子的懒凳上，殷独三人也只得随便坐下。强忍问道：″师父上刹何处？″长老答道：″小僧乃清平院万年。″强忍听了，便起身敬礼，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子久闻方丈老师大号，自未曾会，今喜相逢，正是早晨见六个老者出院门而去，有一位长老送出山门，看来就是老师父。且请问六个老者到上刹何事？″万年道：″只因我院中，有国度中来的演化高僧行寓，他们特来参谒，请教道理。″吴仁便问道：″高僧演的何化？″万年答道：″演化却多，不拘一道。″穆义道：″我闻出家的僧人，一等见性明心，修行了道；一等诵经持咒，忏罪消灾；一等行脚游方，化斋挂单。这高僧如何演化？″万年道：″三等都是他的，只是一等劝化人尽三纲名份，全五常道理，查前世根因，察现世果报，修来世功果，这却高出寻常三等。″强忍听了道：″三纲五常，出家僧人已超出此值，他如何又遵行？″万年道：″这高僧常说：’未超三界外，还在五行中。’一个人没了纲常道理，便入了阿鼻地狱。他哀怜此等，故垂方便，遇有此等，随缘度脱。″殷独又问道：″怎叫做查前世根因？″万年道：″一个人总是具五体，却有偏全不同。有富的，金珠充栋；有贵的，衣紫腰金；有贫的，食不充腹；有贱的，衣不蔽体。这都是前世修不修的根因。″吴仁也问道：″怎叫做现世果报？″万年道：″比如一个人，不忠便受不忠之罪，不孝便入不孝之条，做贼就有王法之加。若是敬上，便有显荣；孝亲，便有旌奖；行善，便招福寿；积德，便致吉祥。这乃是现世果报。″穆义道：″怎叫做修来世功果？″万年道：″今世之人，那上一等的，是前世修来。今世再修，乃世世居上一等。中一等的，少年苦修，中年受福；中年苦修，老来受福。这都是现世果报。若是老年苦修，便积到来世受福。又有一等，从少年到老，修善功不间断，现世受福不了。还要积与子孙，岂止来世受福！″他四人听了，齐问道：″比如我们，从今日壮年去修，却从哪里修起？″万年道：″便从善功修起。这善功不远，俱在檀越身中。这善修不难，俱在檀越动念。″四人又问道：″善却是何善？″万年道：″莫逞雄凌懦，莫暗地伤人，莫忍心害物，莫背理乱伦。端正了这方寸一点，自然三世无亏。″殷独道：″比如这一点儿略不端正，却怎么三世受亏？″万年道：″一世是你现在苦恼，二世是你转回六道；说到三世，只恐世世不免苦恼，这苦恼小僧也不敢尽说。″

强忍听得，乃把穿牛皮袄子事说出。万年乃合掌道：″善哉，善哉！檀越幸亏了存这三点善心，不然，牛皮着体，六道轮回，今日花园发肤，却在前日荒沙地上矣。″强忍听了说道：″小子也只因这一番警戒，所以改名悔过。我这三个朋友不信，身上都有些毛病。比如他们不信不改，终作何报？″万年道：″小僧却也不敢妄说。檀越要知后来报应，除非小院中高僧闻知。这几位师父有道行，能知前后报应功果。″四人听了，齐齐起身，说道：″师父，我等愿到上刹参谒高僧，求他教诲，指明这报应。″当下四人同着万年长老到得清平院来，按下不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说祖师静室入定，道副三位弟子侍立，候师出定，欲有问道之意。只见一个童子，手持香篆，进室绕身一遍而出。副师疑此院中自未曾见有童子，急随他出室，只见第十六位尊者前，有一童子发香篆，宛然相似，遂稽首尊者前，道：″尊者必有度化弟子们美意，故此显灵我等。″方才拜起，只见万年长老领着强忍四人到庑廊下，也来逐位礼拜阿罗圣像。这吴仁手里摘得园中一枝莲花，见尊者前有一盆花，忙插盆内。副师见了，便说道：″列位善信，只就你摘花时，物各有主；插盆时，一点真如。推此真如，步步行去，人人各正果报，善因无复不明矣。″副师只说了这几句，把个四人惊异起来，便向万年悄悄说道：″高僧真是神人，怎便知我们来意？″万年道：″高僧发言，本自无心，譬如悬镜，檀越们原来有心，自照出了。″殷独听了，乃扯着吴、穆两个道：″出去罢，我与你俱有些不忠厚的毛病，莫要惹他说坏了。″吴仁道：″且回家改过了，再来听讲。″穆义道：″看来果报是有的，若是没有，这高僧如何先知？″且出去改行从善，莫要问他罢。″三个往外飞走，强忍与万年急叫，他三人哪里回头。副师也不问来去之意，复入静室。万年乃与强忍到静室中参拜了祖师，前出到方丈。三位高僧随出方丈，叙礼坐下。万年乃向副师说道：″方才四位，正是讥诮六叟的弟子，找到花园相会，特来请教三世果报根因。方才只听了大师几句，乃触动了他来意，去了。″副师道：″我弟子也只是无心所发，且请问善信名姓。″强忍乃说原先叫做强梁，只因警戒一番的怪异，遂改名强忍。道副师合掌，只道：″好！忍字真好！″怎见得好，下回自晓。

第79回　夺人钱钞遭人骗肥己心肠把己伤

话说这忍字如何好？人生血气方刚，遇着不顺意的事，便动起暴戾心情，忿怒不平，哪里忍得！这不忍，就生出许多祸害，有一词说道：

不忍一时之气，生出百日之忧。作哭作痛作冤仇，祸害临时莫救。好个当场一忍，让人一步存柔。舌柔比齿久存留，能忍之人有后。

副师道：″善信，你改名须改行，若是名改行不改，却也枉然。这果报冤愆，仍存不解。″强忍道：″小子自揣一生秉性，只是要人些便宜，占夺人些产业，欺凌几个懦弱。只从荒沙醉卧警戒后，一病灰心，这些气力也消磨了九分。″副师笑道：″尚有一分，还有一分果报。″强忍问道：″果报却是如何报？″道副道：″天理好还，小僧也不敢显说。只是人如何使心机行出，便如何照出的以人。比如欺人孤儿寡妇的，后来家里孤儿寡妇也被人欺；夺人产业；终把产业与人夺去。来早来迟，不差分毫。″只见尼总持说道：″善信，你从来曾见闻有这果报的么？″强忍道：″师父不问，我小子倒也忘了，果然有见闻过。我当初有一相知朋友，此人言不由衷，只凭口发，专一背前面后搬弄人家的是非，说人家的过恶。后来得了一个哑口病，要说不能，活活闷杀。又有一友，平日极爱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净，处家最严，凡目中见有不洁之物，便重罚家仆。不但自身衣食不使毫末秽污，便是他人蒙不洁，必见而远走。他这两眼偏明，秋毫能察，岂知道陡然一病，双目不见，两耳又聋。当前被他捶楚的童仆，故意作贱，指着骂的，把秽污耍他的，都作了个笑柄。"

万年听了，笑道："小僧也见了两个施主的笑话。一个施主名唤并杰，他生来爱干净，与人接谈，不向人口，说人口气秽。与人交接物件，必以衣袖承受，说人手指拿的多秽。人有扯了他衣，说受人手污，即解衣浣洗。人有坐了他席，说被人坐秽，即用水濯。便是妻妾，也不沾污了身体，倒也过了二十多年。一日，老母吃汤，将碗递与他，他不去接，说母手不洁。只这一事，古怪蹊蹊。走出大门，遇一经过道余官长，昔年为士时，知他好洁，受了他洗濯坐席之辱，却好出门，闯入官长前行引导。官长见了，想起昔年故事，顿时叫左右扯入衙门之外，叫左右唤担粪的，将粪直倾了几担。身体发肤，这臭秽怎当？仍禁他三日不许浣洗，方放他回家。"强忍听了道："我小子也知此人真可作笑，却还有那个施主的笑说？"万年道："这一个施主，名叫做落空，平生为人，爱的占人便益，夺人利市，费尽心力，骗得几十贯钱钞，与妻儿计较，寻个生意去做。妻儿说道：'甚么生意做得？想你用惯的手，吃惯的口，生意利薄，如何做得？倒不如买几亩地土，白耕自种度日罢。'落空道：'地土越利菲薄，怎得度日？不如贩买几个丫头小厮到外村去卖，还有几倍利息。'妻儿道：'抛家失业，万一天年不测，丫头小厮有病，或人家识出弊来，官司难免。不如放债借与人，讨得加一倍五利债，是个好事。'落空道：'不妙，不妙，人情奸险，骗债甚多，借与人，不如自家使用。'夫妻两个计较了一夜，天明起来，落空把几十贯钱钞裹在身边，往市上寻个生利的事做，看哪项便益利市的生涯，便是占夺了人的，也顾不得。那人头疼眼瞎，正在市上前行后走，忽然见一人往前飞走，如有紧急事情一般，急忙忙身上落下一囊，随旁却有一人拾得，往后便走。落空见了，便扯着这人说道：'路道见遗财物，大家有份。'这人不理，往荒沙地界飞走。落空紧紧扯着，跟到深林僻处，说道：'大家有份。'这人乃开囊，却是黄金数锭。落空就要均分。这人道：'老兄，我乃人家佃户，家又贫穷，分此黄金，没处使用。老兄你若有随身钱钞，不如换了去罢。'落空听了，自忖道：'黄金价值百倍，我钱钞能值几多？'乃道：'你果有此心，我愿把钱换你。'乃身边取出十贯钱钞来。这人见了道：'金子价多，不够，不够，不如分了别处去换。'落空见他争讲，又恐人来看见，忙忙尽把腰间钱钞都与了这人。这人得了钞飞走，不知去向。落空得了金子归家，喜得手舞足蹈。妻子问道：'有何生意寻着，这等欢喜？'落空乃把金子拿出来，把戥子一称，倒有十五两，说道：'这生意做着了。'妻儿见了，也喜欢说道：'这金子可换得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贯钱钞，买地土的也有，做本钱的也有。’落空道：’我还想娶个妾生个子，以继后代。’夫妻两个又计较了半日，却把金子携了一锭，到市上去兑换钱钞。心里又惊惊怕怕，惊的是，遗失了金子的找寻，市上有人知觉；怕的是，金子成色低，价换不多，遂不得他买田娶妾心肠。恰好走到市上，见一铺面人家，写着’换金’二字门牌。落空乃进入铺内，与兑金主人拱了拱手，说道：’小子有锭金子，欲兑几贯钱钞。’主人道：’借出一看。’落空忙向袖中取出。那主人见了，笑道：’你这人铜也不识，如何来骗我？’一手扯住道：’剪绺调白，皆是你这等人，’扯到官司，刑罚究罪。落空有屈莫伸，只是捶胸叫苦。正吵闹中，只见一人在旁认得包金布囊，一手来揪着道：’我卖产交官的金子五锭，一时心事走急，失落市间，无处找寻，原来是你偷去，布囊金子可证。’把金子看了一眼，道：’我原是真赤黄金，你缘何匿起？’金铺主人道：’原来又是偷金的贼。’一时吵闹到地方官长，刑罚追偿。这落空哪里偿得起，连妻卖了，只落得遇赦还家，拾得一个性命。″

三个高僧听了道：″善哉，善哉！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生何苦不行些善事？″强忍听了，乃说道：″小子听了师教，归家断然十分改行。″道育师说：″善信，你便自知悔改，却也要把目前作过占夺人的产业，动一个公心，应还的速还，免人了后来一还一报的冤愆。″强忍答道：″谨领师教。″只见道副说：″师弟，强善信既知非改行，自成善功，只是殷独三人，未见他诚心悔悟回去，还得强善信修自己，再劝化他三人。″强忍道：″师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小子但知自悟，怎能劝化得他？除非也有一宗警戒，他们却方才知悔。″副师道：″这也不难，小僧有五言四句偈语，作他三位警戒，善信可记诵回去与他听。″乃说道：

一切诸恶业，如蛇亦如蝎。

相伤无了期，种种无差别。

强忍听得，熟记在心，别了众僧回去。却说殷独三人，不敢听高僧讲说，恐怕说出他心腹平日非为。总是俗语说得好：″贼人胆下虚。″他三人离了清平院山门，随步行走，殷独说：″长老之言未必深信。″吴仁道：″便信了，也没甚要紧。″穆义道：″俗语说：’遇着善人便烧香，遇着恶人便使枪’。″三人讲说，不觉走到一树密林深之处。这深林路通幽谷，谷中有两条赤花蛇儿，年深日久，通了灵性，专一作怪迷人。谷外山缝里，又有一个蝎子，也通灵作怪。一日，蛇蝎相游在谷口，只见赤花蛇向蝎子说：″我等历世，岁月觉长，食的虫蚁，饮的涧水，时或毒螫行人，得了人的血气，因此精灵，大非往日。我想行人往来甚少，难得遇着被我们螫，不如施个神通，显个手段，到那深林密树，张个网儿，等个行人，螫他些血气。″蝎子答道：″计较甚好，只是我等弄个甚么神通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段？"花蛇道："我想世人不贪财，便爱色，我变两贯钱钞在林间，有人来看见，必然把我藏系在腰。那时在他腰间，任我吸他骨髓。"蝎子道："我变一锭赤金罢，有人拾得，必也藏于衣袖间，让我吸他膏血。"蛇蝎计较了，果然变了两串青蚨、一锭金子在林间。等候了一日，不见人来。二蛇道："蝎子，你变的引不得人来，再变别项罢。"蝎子道："深林无人到来，我与你当在路口。"花蛇道："路口往来人又众，万一人多看见了，彼此相碎分，不免你要凿坏，我要扯断，还是林间，却寻个路头之处。"蛇蝎正移到林间一个走路口，只见一个僧人走近前来。蛇蝎看那僧人，

秃秃一光头，精精两只脚。

身披破衲衣，口含弥陀佛。

那僧人走入林子里，席地坐下，把面揉了一揉，睁开眼看见两串青蚨、一锭金在地，便合掌道："甚么人遗失了金钱在此？我想此物不知何等来的，或是远贩经商，辛苦将货物卖的，可怜他折了父娘血本；或是变卖家产，养生送死的，可怜他急迫变来失了，心慌意恼；或是衙门交纳钱粮罪赎；或是嫁卖妻儿老小，这不小心遗失路间。可怜身家性命，多有不保。"僧人嗟叹了一会，乃立起来，四顾一望，大叫了几声："何人遗失了金钱？倒是我僧家不贪财看见，急早来取了去。"叫了几声，哪里有个人应。僧人道："说不得守在林间，料有找寻的来。"蛇蝎见僧人不取，乃计较道："淘气，淘气！长老若守到晚，我们事要破，不如复了本相，再变别项罢。"蝎子道："复了本相，长老一顿戒尺，却不打杀？"蛇说："没妨，没妨，他既不贪财，岂肯伤生？"蛇蝎乃复了本相，往林内游走。僧人把眼揉揉，道："我一时眼花，把个蛇蝎误当作金钱。"乃走出林去。僧人既去，蛇又向蝎道："不如变几个妇人罢，人情爱色，无有不亲。"蝎子说："妇人在林间，只可一个。若是三个，人便不敢亲近了。"蛇道："我有一计，你蝎变个美貌妇女，我两个仍变两串青蚨，待人来，只说是你陪人的妆奁钱钞，愿随嫁夫。"蝎子说："远远有个人来了，此计甚妙，快变！快变！"蝎子乃变了一个妇人，二蛇变了钱钞，待那远来人。哪知那走来的是一个道士，蛇蝎看那道士：

头戴紫阳冠，足踏登云履。

堂堂貌伟然，宛若神仙侣。

道士走入林间，揭起道衣。方才坐地，那妇人走近前来，道一声"万福"，吓得个道士忙起身，答了一礼。妇人便开口说道："老师父，我乃前村人家妇女，无夫无主，邻人随我另嫁个丈夫，我也不白嫁人，有两串钱钞当作妆奁。若是师父有相知，不拘甚人，若是门当户对，便嫁了他罢。"道士听了，乃正色说道："娘子如何说此话！女有女道，妇有妇节，你既无夫，必有父母。若无父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有弟兄。难道夫家没宗族亲眷？因何独自一个在这静僻林中，自为媒嫁？你若不是个背夫逃走，便是个白鸽不良，倒是遇我出家不变色欲的道士，若是遇着个恶少浪子，骗辱淫污，可不坏了你名节？急早回家，莫要伤风败俗。"道士说罢，不顾往前途飞走，说道："万一遇着过往人来，瓜田李下，不把我形迹坏了？"道士去了，蛇蝎道："割气的买卖，如何偏遇着这等清白的僧道！"蛇蝎正要再变别项，却遇着殷独三人走入林间。吴仁、穆义便席地坐下，殷独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在那林内，乘他二人未看见，乃作言说道："你两个坐着，我去出恭。"吴、穆不知，殷独乃走近妇女身边，两眼乜斜，上下瞥看。那妇人笑着脸道："汉子休要看我，我乃村前无夫无主的寡妇，愿情嫁个丈夫，还有两串钱钞陪妆奁。"殷独听了，忖道："我有妻小，如何容得？想吴仁没有家小，倒好作成他。"乃向妇人说道："娘子，我与你做个媒罢，只是你那两串钱钞，须要谢我，方才作你一个好丈夫。"两蛇听得要谢，便叫蝎子把钱付与殷独。殷独接了钱，又说道："娘子，切不可说出谢媒钱。你若说出，你丈夫定然疑我，只恐婚事不就。"妇人道："不说，不说。"殷独把钱藏在腰间，一蛇忙咬他一口，殷独"哎呵"一声道："钱在腰间，莫要咬人。我殷独便瞒心赚这两贯，作成人一个婚姻，也不为过。"乃引着妇人到吴、穆前说道："一宗婚姻作成吴兄。"便把妇人话说出。吴仁想道："我也过得日子，岂有不行三茶六果，聘娶一个妻小，如何要个露水夫妻？看这妇人，也值得几贯钱，不如口应着，娶到家中，再卖了她。料她说无夫无主，没甚祸害。"正答应道："殷兄作成高情，自当谢媒。"那蛇又在殷独腰吸了一口，殷独骂道："咬得慌，也要忍到家里用你。"只见穆义道："殷兄，你好无情，只作成吴兄，便不念我也是册友，就作成作成我也好。吴兄你也无礼，如何突然娶人家妇女？想我穆义也未娶妻，便给了我也何害？"两个争夺起来。那妇人笑嘻嘻的说道："二位不要争我，妇人家只要嫁个如意的丈夫。"穆义道："怎么才如的你意？"妇人乃把手轮起指来。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80回　顾名思义消冤孽化怪除邪总道心

这妇人把手指屈起，说道："一件是家私好。"吴仁便说："我有田产。"穆义道："我有屋舍。"妇人道："穿屋吃屋，还是田产如意。二件是少年壮。"吴仁便说："我才三旬年纪。"穆义道："我尚小三岁。"妇人道："三件是性儿温柔，情儿长远。"吴仁说："你便骂我也不恼，相亲到白头。"穆义道："便打我也不怪，相爱到百年。"妇人道："只凭做媒的主意罢。"殷独乃扯过吴仁来，悄悄说："作成你，怎么谢媒？吴仁道："一件上盖衣裳。"穆义见了，便扯过殷独悄悄说："谢你十贯钞。"殷独听得十贯钞，乃向妇人道："他两个都是我好友，不便偏在一家，娘子且到我家，计较了再作主意。"妇人见事不谐，忖道："两蛇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人腰，我蝎尚无定主。"乃生一计，说道："三位前行，我去方便了来。"三人依说前行，这妇人走入深林，复了本相，仍变了一锭金子。他三人等了一会，不见妇人来。吴仁往东边去寻，穆义往西边去找，哪里有个妇女！那殷独腰间不时若虫咬一般，却是蛇吸他髓。吴仁寻到东边，却好遇着一锭金子在地，忙拾将起来，藏在腰间，走到殷独面前。那蝎子在他腰间也螫了一口，吴仁疼痛得紧，自嗟自怨道："我吴仁也有些家私，便也消受得这锭金子，如何咬得腰痛？"那殷独被两蛇轮流相咬，疼痛不过，吴仁又叫腰痛，都不肯说。只有穆义西边走了来道："怪异！妇女不知何处去了？"看着他二人面色痿黄，口声吆喝，乃问何故。吴仁不肯说出金子在腰，殷独乃说道："我出门时，有人送还我一宗帐目、两串青蚨，不曾放在家中，是我系带腰间，被他附累腰痛。"穆义道："好弟兄，待我替你袖一串。"殷独只得解了一串与穆义袖着，方才入袖臂膊上就如虫咬一口，疼痛起来。他哪里疑，乃起一个不良的心肠道："且袖了到家用他的。"乃三步当两步先走。这二人只叫腰痛，渐渐倒在地上，正在哼痛，却好强忍走到面前，见了说道："你二人何事在此哼痛？"殷独说："钱钞坠的。"便问强忍："你在清平院，高僧如何教你？"强忍道："总来只教我存一点善心。"吴仁道："他们可曾提我三人？"强忍道："他有一偈，叫我记了念与你三人听。"殷独道："甚么偈？"强忍乃诵出来，说道："一切诸恶业，如蛇并如蝎。"只念到这句，那二人腰间，一个走出一条赤花蛇来，一个走出一个蝎子，往林间如飞去了，吓得二人痴呆，手足无措，那腰疼痛难当，强挣起向西磕头，说道："活菩萨未卜先知，是我等不信造孽。"强忍道："不是不信，乃是你种种恶因。"二人只得挣扎回家去。强忍乃问："穆义何去？"吴仁也把一串青蚨话说出。强忍心到他家，只见穆义也哼天喝地说腰痛，都是青蚨变了赤花蛇。强忍便把偈语与他二人事说了，他三人方才警悟，却只是病痛难医，乃叫家仆到院来请万年长老。长老乃到他三人家里，备细知这蛇蝎作怪伤人事实，乃说："善信，蛇蝎岂能为妖，却是人心自为蛇蝎。"殷独道："此怪厉害，厉害！"万年道："人心更厉害似蛇蝎。"吴仁道："奉请师父，也只为这蛇蝎毒害，腰痛难当，药医无效，自知过恶冤孽。偏我四人，强忍回心，在长老处离此冤孽。如今已知这种根因，望师父救解，我三人愿回心修善，再不使心用心了。"万年道："小僧有何道力能解救，但你家仆来唤小僧时，三位高僧正在殿庑闲行，听得善信们遇此恶毒，乃稽首十六位尊者前，将你那插盆莲花仍取了付小僧带来，叫三位将此莲心煎水，洗痛立止，却还有四句偈语，叫小僧记来，念三位一听。"乃念道：

强梁名改忍，即此善念坚。

洗心消恶毒，幸种此缘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下万年长老袖中取出一朵红莲花，递与吴仁。吴仁却还认得，就道："这花乃我园中摘来，插在菩萨花盆中的。是了是了，若是煎水洗痛愈，便是我当先种了此善缘。又想偈中说，梁名改忍，我等也情愿改了名字罢。"穆义道："改个虚名，也非实事。"殷独道："顾名思义，我等自然不敢再生不良之心。小子便改个殷直罢，以后凡事只存个阴骘，与人方便。"万年道："好一个殷直善们！"吴仁道："小子便改个吴欺罢。"穆义道："小子改个没恩罢。"万年道："善信，如何改个没恩？与那没义，原来还是个寡情薄幸之名。"穆义笑道："小子常见人受了人恩惠，便称呼没恩门下。小子自知穆义遭此蛇蝎毒害，感得师父佛门救解，受此大恩，愿不忘在心，修善以报。"万年听了，笑道："好个不忘修善！"三人只一讲论间，莲心煎水洗罢，都止了痛，乃设斋款留万年长老。强忍四人齐齐到清平院谢高僧。后有说人心莫如蛇蝎，当畏神明鉴察，七言四句说道：

奸狡存心毒害人，过如蛇蝎虎狼身。
若人识得真因果，举念空中惧有神。

这平宜里只因六叟往日积下善功，到老消受康健余乐，往常去也不知。听得强梁日前遭遇荒沙变牛警戒，殷独们又撞着鬼蜮蛇蝎这一种果报，幸亏高僧救解，个个平安，人人俱回心修善，乃人相传说高僧演化。离清平院十里，有一个玄中庵。庵中一个老道士，修行倒也年久，身边只有一个蠢愚道人服事。这老道法号中野，尽有些法术，与村里人家祈禳祛病，驱邪捉怪。一日，吃了两杯素酒，在庵中卧。人传说深林幽谷有蛇蝎变金钱，妇女迷弄伤人，幸亏万年长老救解。愚蠢道人听得，便问道士说："师父，林密深处蛇蝎为怪，白日迷，师父何不去扫除？倒被长老成名？"中野老道听了，惊讶道："何处蛇蝎作怪迷人？我如何不知去扫除？"乃取了法剑符水，走到林间，却好遇着强忍四人同着万年长老一路行来。中野老道便上前与长老、四人稽首，四人与长老各各答礼。道士乃问蛇蝎怪事，强忍一一说出。道士便向万年说道："师父，何不把蛇蝎扫除？你救只救了他三位腰痛，却不曾除了怪根。万一他又去迷害别人，岂为方便到底？"万年道："小僧也无此救解三位力量，乃是行寓我院中高僧，他们誓愿演化，也只就见在方便，不追究那蛇蝎到底。"中野道士听了道："正是，正是。我老道也知僧家虽与我道门一理，只是用法不同。"强忍便问："老师父，道门如何与释家一理？"中野道："总是一个天地生成。"强忍道："如何用法不同？"中野道："我道门见怪，即扫荡殆尽。他释门随他感化便罢。"万年道："感化他不作妖弄怪，比师父扫荡的也是一般。"中野笑道："腰痛的倒也都感化，咬腰的尚未扫除。"万年也笑道："咬腰的若是不除，这腰如今尚痛。"两个讲辩起来。强忍乃扯着万年长老说："我们且与师父院中谢师去罢。"中野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也要去找寻蛇蝎。″按下长老同强忍四人到清平院来。
且说赤花蛇与蝎子正在吴仁们腰间吸他骨髓，自为得意，谁想高僧偈语道力宏深，使作的他毒气不能伤人，存留不住，露出本像，仍还幽谷。便互相计议。二蛇说道：″我们计较甚好，无奈那僧道正气难迷。幸遇这三个，只因他心肠相契，遂被我们着手。″蝎子道：″正是，正是。土语说得好：’鼓宫宫应，鼓商商应。’他心似我，故此相投。″正说间，只见远远一个老道士走将来，口里咕咕哝哝念着咒语，手里屈屈伸伸捏着符诀。花蛇乃向蝎子道：″又是那不贪女色的道士来了。″蝎子道：″难道个个道士都不贪色？″花蛇道：″且是个老道士。″蝎子道：″莫要管他老小，或者是个临老出家未可知，你且退避，待我变个妇女调戏他。若是调上，你再变钱钞诱他。″蝎子说罢，乃变了个妇人，站立在那幽谷门。老道一见了，惊道：″幽谷之前，如何有个妇人在此？″只见那妇人生得：
蛾眉分翠羽，凤眼列秋波。
玉指纤纤露，金莲隐隐拖。
桃花红又白，杨柳袅还娜。
妖娆真国色，看处动人多。
中野道士走近前来。那妇人半含羞半装俏道：″老师父哪里去的？″中野只听了这一声，便惊疑道：″人家妇女见了人来，忙避不及，就是无避身处，也要把衣袖遮面，况见了我僧道家，更要避嫌，何主动卖弄妖娆，又先开口问话？此非不良之妇，定是那深林怪妇。且待我试她一番。″乃答道：″老道是过此山望一个施主家的。″妇人道：″施主却是谁家？″老道说：″是你娘子家。″妇人道：″你如何知是我家？″老道说：″施主曾向我夸道：’好一位浑家！’我想荒山幽谷处，人家那美貌如娘子的，必定就是娘子丈夫乃我施主。″妇人听了笑道：″正是，正是，我在家也听得丈夫说，相交一个老师父。只是我丈夫出外，日久未回，老师望他也无用。″老道说：″娘子，丈夫既出外，你到这深山来何事？″妇人道：″一则独自在家心闷，一则来谷边寻些枯枝当柴。″老道说：″妇女家不可在此荒僻处，万一遇着人来不便。″妇人道：″有甚不便，就便取便，也是个方便。″老道听了，忖道：″是了，我假设个施主谎话，他便随口答应，分明不是不良，乃真正蛇蝎精怪。″乃向腰间解了绦子道：″娘子，我久不会你夫主，特带了些微人事奉送。施主既不在家，这绦子些微，娘子不嫌轻，收了束腰也好。″妇人道：″多谢，多谢。″这妇人方才伸手来接手绦子，被老道使起法来，这妇人双手被绦子拴缚起来。那绦子就如空中有提起一般，把妇人高吊起大树枝上。妇人大叫道：″好老师父，如何上门欺负人家妻小？″老道想，不复了邪怪真形，便不肯就剿她，只候她复了原形，方才动手。蝎子怪却也灵性，只作妇人形状吆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两条花蛇在谷里看见蝎子被老道士拴吊在树上，便计较道："除非如此如此，方能救得。"一蛇乃变了一个樵夫，一蛇乃变了一串青蚨，从山凹下走上谷口来，见了老道守着一个妇人吊在树上，乃问原故。老道说："深山荒谷，妇人家不守节操，在此调戏行人，我道士极恶此等，是我吊她在此。"樵夫道："此妇像貌中看，却是有些风疾。他丈夫在山脚下，不是好惹的，老师父休要惹她，快放下她来。万一叫得她丈夫来，你倒不便。"老道听得樵子说妇人有些风疾，就动了慈心说："或者此妇病风丧心，未可知。"乃把绦子解下，那妇人往山下飞走。这樵子担上，却挂着一串钱钞，乃问老道："师父哪里去的？"老道又把望施主的话说出。樵子道："小子曾听见说，玄中庵一位老师父有道行，几回要具一份布施来拜望，今日却好相遇。适才一家主顾还了我一串儿钞，情愿布施老师父买匹布，做件衣穿。"中野老道听了此言，便笑道："是了，是了，林间青蚨咬殷直的腰，便是这蛇精作怪。"乃乘机答道："好施主，若是布施老道一串青蚨，一件道衣穿得成了。"樵夫乃向担头解下一串钱来，送与老道："老道不把手去接，乃把绦子去拴，说道：怕施主索子不牢，将我绦子再缚紧些。"樵夫道："不消绦子，此索甚牢，师父可速藏腰内，莫是撞着别人来看见，说我有钱不顾家小，却布施与人。"老道说："我腰间藏不得一串，倒是我袖中袖罢，只是一只袖太重。我有剑在此，割断索子，分做两处袖罢。"方才把剑要割，那蛇怪惊惧，复了本像，乃是一条花蛇，往地上飞走入谷。樵夫见了，却也伶俐，便大惊小怪起来，说道："师父，亏你有道行，识破蛇怪。我们常闻说索怪变钱钞迷人，前日深林咬了多人，今日却又来弄我，幸喜我放在柴担上，若是藏在腰间，但吃它害。老师父若不是把剑割它，也吃了它咬。"老道便问："此钱却是何人还你的？"樵子道："实不瞒老师父说，我樵夫日赶朝终，哪里有一串赊帐？乃是斫柴谷中拾得来的。始初疑是行人遗失，又为自家一个贫人，何能有此串钱，怕人指做不义得的。亦且福薄，承受不起，故此孝敬老师父，谁知是蛇怪变的。我樵子常在山谷间寻生意，怎容得它？方才见它游入谷去，待我寻出它来，活活打杀。"老道听了，一则情有可原，一则疑他甚诡，忖道："且吓他一吓，看作何状？"乃把绦子望樵夫身上一丢，只见绦子把樵夫手足都捆起来，倒在地上。老道执起法剑道："怪物，赶早复形，你如何迷弄我老道？如不复你原形，我将你碎斫。"樵夫真也伶俐，乃说道："老师父，青天白日，怎么使障眼法儿，把我一个贫汉捆倒，说是蛇怪？我家住在山谷下，现有妻小老母，如何是怪？"老道听了，也疑是实。却说那蝎子脱了吊树，走到远处，看二蛇如何脱身。只见一蛇在谷，一蛇被绦子捆倒，听得樵夫言语，乃变了一个老婆子，执着拄杖，走上山来，见樵夫捆倒，老道仗剑要斫，乃涕泣道："老师父如何捆他？想是在此劫掠人财。这樵子一贫如洗，就是斫得些柴，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几贯钞，也要养活老小。"老道见此光景，乃怜那老婆子，便把道法收了，绦子放松，樵夫得脱。毕竟如何，下回自晓。

第81回　花蛇怪自供恶毒蠢道人笃信除邪

话说中野老道士仗道法除怪，他却有一点慈悲道心，情理若顺，便就施法外之仁。无奈这精怪性灵，腾挪百出，变樵夫救了妇人，变婆子又来救樵夫。老道只因婆子言语真切，便松了绦子。樵夫挣脱出来，往山下就走，婆子也要走去。老道忖道："我来除怪，怎么件件都是古怪，偏生遇巧来救？看起来这婆子也是个怪。我不免设个法儿再试她一试。"乃叫声："老婆婆，你且立地莫去，我老道有一事求你。"婆子道："师父何事求我？"老道说："我今日望你山下施主，他不在家。此时饥饿，你婆婆可有便饭斋我一食？"婆子听了，答道："我家贫，哪里有饭斋你。"那樵夫远远看着老道叫住婆子，听得要饭吃，乃喜道："这老道士着我手了。乃变一个孩子，叫蝎子变一个大馍馍，拿在手中，走上山谷来，向婆子说道："婆婆，我爹哪里去斫柴，妈妈叫我送热面馍馍他吃，叫你也家去吃馍馍哩！"婆子笑道："孙儿来得正好。你爹斫柴家去了，料有馍馍吃。且把这个斋了老道罢。"那孩子故意扭扭捏捏不肯。婆子忙夺过来，递与老道，说："师父，却也巧，恰遇着孙儿送热馍来，你且将就吃了充饥。"老道也不接她的，忖道："情理固是，怎么怪巧到此？万一怪物精灵变化，我吃她耍，且把法剑戳着馍馍，看她怎生模样。"乃答道："多谢婆婆美意。只是我道士生来不向妇女手接食物。你可放在地上，待老道自取吃。"婆子依言，便把馍馍放在地下。老道却取出法剑向那馍方才要戳，那孩子眼快，知道蛇蝎怎经得剑戳，乃抢将起去，说道："我送与爹吃的，如何夺我的与道士？"婆子见事不谐，说："我家去吃馍馍，不管你闲事。"乃咕咕哝哝，假骂孩子，往山下走去。这孩子正也要走，老道乃叫一声："孩子，你爹从那山谷来了。"孩子听得，只道是真，却又想道："我便是樵夫，怎么又有个樵夫。"只这疑惑，便惹得老道知是精怪，乃把绦子丢来，把个孩子拴着，依旧吊上树枝。孩子哭将起来，把馍馍往树下一丢，那馍馍即复了原身一个蝎子，急去叫婆子，说道："这老道惫懒，却千方百计耍不得他，如今又把孩子吊起，万一吊久，露出本像，却如何救？"花蛇道："我且变个猎户，你变个兔子，待我拴着四足，只说孩子是我外甥，叫他放了。他出家人见我拴着活兔，必然要放生。却叫他亲手解缚，乘机咬他，手指受毒，叫他剑也拿不的，绦子也丢不的。"蝎子道："妙计，妙计。"花蛇乃变了一个猎户，提着一只兔子，走到山前，看着孩子。那孩子叫道："救人！"猎户故意道："外甥，家里寻你不见，如何在树上捉老鸦？"孩子也故意哭道："是老道吊我在树。"猎户乃向老道说："青天白日，你如何吊人家孩子在树？想是要拐带人家孩子？"老道笑道："一个精怪，你如何认做外甥？"猎户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是精怪，便要迷人。他又不曾伤你，出家人如何见危不救，反要伤人？″老道见他说得有理，乃放下孩子。孩子下来，往山下飞走。老道便问猎人：″你是哪里捉的兔子，如何也四足拴了？想我老道吊个孩子，便认亲求救。一个活活兔子，你也不该拴它。″猎户道：″兔子是个畜类，如何比人？″老道说：″都是天地生来，血气性灵，贪生恶死，总是一般。你看它被你四足拴缚，两眼定睛，若悲哀乞怜，怎得解了绳索，放它走去。″猎户道：″我听了师父之言，不觉动了不忍之意，便放了生罢。″乃把兔子丢在地上，说：″师父，你自放它，是你功果。″往山下就走。老道听了，忖道：″猎户多是精怪，怎么放生不解了索去，且他费心得来，怎肯欢喜舍去。且把剑割兔索试他。″乃执剑去割。猎户回头见老道取剑，只道识破机关，恐伤了蝎子，便急急回来，说道：″我一时被老道说动慈仁，舍了兔子，便忘了绳索。师父且莫割断了索，待我解了索去。″乃把兔子解放。那兔子飞走去了。猎户故意道：″师父的功果。″便往山下要走。老道心里方才明白，说道：″我也是一时顺理通情，拿拿放放，看来分明都是蛇蝎变化。可惜你空费了这恶毒心肠，怎出得我中野道士之术。你这怪蛇已毒，纵然变化伤人，也只一种毒；如今变个猎户，是毒上加毒，种种难恕。″乃执着绦子，把猎户又捆将起来，道：″你这精怪，用心太毒，却要叫我解兔子绳索，因而中伤于我。快快供来，饶汝性命。″猎户道：″老师父，一个猎人，你如何说我毒上加毒？″老道说：″你这蛇蝎精怪已是恶毒，猎户心肠，原自不善，可不是毒上加毒？″猎户只是不认作精怪。老道见他不供，乃执剑要斫。猎户只得供出，说道：

我本花蛇生山谷，与世生人无恶毒。
只因久历在山间，吃尽虫蚁不知足。
山中来往多行人，心性有凶有善淑。
凶人我有恶相磨，善人自有善保福。
目前变化在深林，要吸生人血与骨。
变得金钱与妇人，谁想僧道难迷惑。
视我妇女粉骷髅，说我金钱阿堵物。
不贪不爱计空施，幸遇吴仁同殷独。
同心合意可伤他，却被高僧法力逐。
今日山中遇老师，七纵七擒心情服。
为救蛇蝎变猎人，那是存心毒上毒。

花蛇变猎户，却也俐齿伶牙，被老道绦子拴着难脱。那一条赤蛇变的孩子，与蝎子变的兔子，俱复了本身。在山下看着猎户被拴，恐怕道士动剑，赤蛇乃计较道：″千方百计指望弄道士，谁知道士非我们心肠，左算左拙，右算右拙，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被老道缠着不放。我想善解不如恶解，蝎子哥，你可变只老虎，去咬那道士。他自顾不暇，尚敢拴我花蛇？"蝎子道："好计，好计。"乃变了一只金睛白额虎，从山谷上跳将下来，就去扑老道。老道却也不慌不忙，把剑拿在手中。那虎虽扑将过来，却也不是真虎，到底怕剑，却蹲着地埃。老道忖想说："虎来扑我，既怕我剑不敢上前，怎么捆着的一个猎户正是他的对头，如何不见去咬？此分明是怪蝎。且把猎户待他复了原形再剿除。"只见赤蛇看着虎也不敢扑咬老道，猎户又捆着不放，看看要复原形，情迫无计，乃想起深林曾咬殷独，被强忍救了，知强忍从高僧清平院来，尚记得强忍容状，乃变了强忍的模样，手里拿着一根长枪，走上山来，先赶去那老虎。老虎见是赤蛇变来，便往山下去了。强忍却叫声："中野老道，前日途遇，你说捉蛇蝎精怪，却缘何坐在山中与老虎相持，又拴着这猎人怎的？"老道说："你同长老众人往清平院谢高僧，如何到此？"强忍便顺口答应道："正是，正是。你不捉怪，却把一个好人当做精怪拴在此处。"老道说："他已自供是花蛇精怪，你如何也被他瞒？"强忍道："分明是我的一个相知，快放了他。"老道总是年尊德厚，听说近理，不似那少壮精明，便收了绦子。猎户脱了，故意谢谢强忍道："强兄，动劳你美意。"却又不敢冲犯了道士，乃说道："也不怪你老道，万一果是精怪，你怎肯轻放。"说罢，往山下去了。赤蛇变的强忍，乃丢了手中枪，上前与老道施个礼，道："若不是我小子来解交，老道你一差二误，不是被虎扑，便是误伤了猎户。"一面说，一面把手来扯老道的手，就要夺老道的剑。老道想起来说："扯我手，夺我剑，也还是个精怪。只是人熟面有情，不好直把他当精怪。"乃故意问道："强老兄，你当初性暴好便宜，今如何这等温和，与人方便？"蛇怪只知变他容貌，却不知强忍心情，答应不出。老道明知又被怪骗，乃拿剑在手。蛇精灵异，知事不谐，随在地上拿起长枪，叫道："老道士，我们自在山谷隐藏，便是设变金钱妇女，也只动得贪财好色，与我蛇蝎一样心肠的人。比如你们正人，自是不敢加害。你何故上门来欺负？趁早回你玄中庵修你行，莫要在此生事。"老道明知是怪，乃举手中剑劈面斫来。这精怪挺枪迎去，两个混战起来。花蛇与蝎子见这光景，乃一个仍变猎户，一个仍变樵夫，各执棍棒前来帮战。哪知老道有符法在身，念动咒语，遣动金甲神人显灵助阵。蛇蝎怎敢成精，往谷中躲入。老道谢去神人，乃拾取乱石树枝柴草，把谷门塞倒。正才要去寻火来焚，忽然山下来了一个僧人。老道看那僧人：

头戴毗卢圆帽，足踏罗汉僧鞋。

身披百衲禅服，拿着数珠前来。

老道见了僧人，乃笑道："这精怪真也有些神通，千变万化，百计腾挪，既逃入谷里，怎么又走了变个和尚前来？"及至僧人走近面前，却是清平院万年长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了老道，乃问："老师在此，想是剿除蛇蝎精怪么？"老道答道："正是。"万年道："如今剿除了么？"老道答道："这精怪本是个蛇蝎，却也谲诈多端，左支右吾。我老道也只因听他顺理，便行方便。乃今逃入山谷，被我塞倒谷口，意欲举火焚他。"万年听了，乃合掌道："业障，只因你碍道伤人，不戢自焚。我禅心不欲因焚伤了无辜虫类，特向老道求宽。你若悔悟，还可免焚。"乃向老道说："老师仗正法扫除，小僧不敢饶舌。小僧本度化真心，欲求宽恕，又恐老师疑我是假，敢乞同到清平院中面见高僧，再凭尊意。"老道正疑，听此一言，说道："业障我去他逃，老师纵真是假。"万年道："小僧乃实意真心，以免他焚。他决不敢背。"中野老道终是仁厚，便同万年下得山来。

方走了几步，只见一个道人走近前来。中野看那道人，走得气喘喘，面痴痴，乃是庵中服事的愚蠢道人。见了老道，便说道："老师父哪里去找？庵前一个施主家被妖怪吵闹，请师父扫除。"老道听了，笑道："不消讲了，定是蛇蝎逃走，到我庵前作怪去了。看来你这长老也是个精怪，来诈我的。"万年道："你这老师疑心太甚。我小僧因过此山望一个施主，化些月斋，供养高僧。只因他师徒们说：'主僧，你路过山谷，得遇方便，当行方便。'因此遇着老师要焚山除怪，小僧恐你火炎昆冈，烧及昆虫，不当忍字。你却疑我是怪，难道我僧家肯诈谎，安肯把怪来变我僧家？所以邀你到院，面见高僧作证。你既疑我，可把你捉怪符法使来。若我小僧是怪，自然难避你道法。小僧若是怪，来诈你离山谷；这蠢道人来请你回庵，难道也是怪来诈你？"中野老道听了，道："说得有理。只是我心被精怪几番哄多了。长老你既非怪，且试我绦子如何？"乃把腰间绦子解下来，望长老身上一丢。万年将手接了，仍丢到老道身上。老道方才笑起来，说："不是怪。"却又把绦子望道人一丢，那道人说："束着腰罢，丢与我做甚？"老道乃放心，与长老同到院。进了山门，走入方丈，恰遇着祖师师徒与众善信僧人吃斋。中野道士上前与祖师师徒稽首叙礼。万年长老乃留中野道士吃斋。斋罢，把这蛇蝎成精的事情，老道驱除的缘故，备细说出，欲求祖师道力驱除。祖师不答。中野再三恳求，祖师乃说一偈，说道：

蛇有毒牙，蝎有毒尾。

无焚其生，使自知悔。

祖师说偈毕，中野听了，说道："蛇蝎生成恶毒，他哪里知悔？"道副答道："吾师以化物为慈，安肯使老道焚谷？老道当自度量。"中野老道听得，说道："我知意了。"乃向道人附耳如此如此。那蠢道听了，说："待我去往山门外飞走。"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82回　梁善娶妾得多男邵禁因斋结众社

却说蠢道人听了老道附耳之言，乃走到山谷，把那堆塞的草柴乱石尽搬了山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蛇蝎见亮，乃走出来，方要变化，被道人一手捉住蝎子，把他的毒尾去了一掷。那蝎子未曾防他，道人又蠢愚不信甚毒。花、赤二蛇也不知被道人捉住，方才张口，蠢道人也去其毒牙。蛇、蝎去其毒，他没了势焰，随那道人拿拿弄弄，倒是个驯良家的一般。道人方才说道："我老师父看僧面不焚你，你自知悔，有此精灵，莫要伤人，久久自超善道。"蛇蝎从从容容，往荒远处藏躲去了。道人方回清平院来，见了老道，回复前附耳之言。方才要回庵，忽然两手疼痛起来，倒地打滚。老道笑道："是了，是了，中了蛇蝎之毒，如何处治？"尼总持见了，说："没妨，没妨。汝为山谷行人除毒，决不致你遭毒害。"乃念了一句梵语，喷了一口法水，道人顷刻止痛，拜谢了高僧，随中野老道回庵。

却说庵前何人家妖怪吵闹，乃是一人姓梁名善，夫妻二人生了一子，叫做多男，与一交契曾指腹结姻。两家俱各殷实，后交契生的女儿患病，得了个残疾，梁善之妻便要悔亲。梁善道："已指腹结盟，如何悔得？"无奈其妻执拗，多男三四岁，无奈女家一贫如洗，其妻瞒着丈夫，又聘了一个势恶人家之女。梁善不能违妻，交契力不敌势恶，遂解了盟。岂知天道不容，一日，多男到海边同儿辈戏耍，忽遇一拐人，把多男诱哄上海舟，一风驶开，自南度国刮到东度界口，卖与一个行货人家做义子。十余年，这多男也得了一个瘫患之疾，足不能行。一日，有一巫医过其门，多男敬礼求医。药饵不效，却传多男下假神。每每客来，叫他下神为戏，足尚能跳。一日，梁善之妻聘定势恶之家见多男被拐，倚势也悔了亲。只有交契之女不肯聘人，说道："原与梁家为婚，今多男拐去，不知下落。此女又残疾难婚，况且家贫，不如养着作为守梁子之女。"梁善闻其言，一则怜交契家贫，一则感其义，乃将膏腴之地给其女数亩，以为赡养。

梁善家业渐渐充裕。一日，裹得数百金出外为商。到得东度界口，同辈们知梁善尚无子嗣，乃劝其纳妾。梁善多金，乃欣然依从。却说这地方有几个刁骗设诈棍筅徒，听得梁善客人多金娶妾，乃串同媒妁设计，把这行货人家一个美妓，假装女子，凭媒言定聘礼百金。梁善见了女子，生得：

温润真如玉，妖娆胜似花。
蛾眉施粉黛，宝髻簪乌鸦。
体态千般袅，金莲三寸窄。
百金不吝娶，但怕恶浑家。

梁善交过百金聘礼，棍徒乃诈言又有一客欲添金夺娶。梁善道："此事如何处？"媒妁道："此事不难，梁客官可备下海舟，等候风顺之夜，我等与你悄悄把女子送上海舟，一风可到你乡。"梁善依言，叫下海舟，但候风顺。却说行货人家得了聘财，分些与原媒听他设计，要拐骗逃走。只因多男残疾难行，一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嫌他无用，空养着他，乃与媒计，将多男扮作女子，悄悄送到梁善舟中，说此女害羞，必到客官家方可成亲。梁善依言，半夜果然风顺，一帆到得家中，将轿子抬了假女子，扶入房内。方才要入房成亲，不防其妻妒忌起来，不容丈夫娶妾入房，吵吵闹闹。多男却是学会假神，见房内有粉墨，乃涂头面，执着一根棍棒，敲敲打打，乱嚷乱叫。家童见了，误传梁善夫妻，说是新娶的妾哪里是女子，乃是个妖怪。夫妻听得心怕，来房门外偷看，见了花一道、横一道面貌，吆吆喝喝，乱敲乱跳，吓得当真妖精，忙叫家童来请中野道士驱除。

老道回了庵，忙收拾符法，到得梁善家里，先问来历。梁善说道："小子只因四十五嗣，娶得外方一个行货人家女子为妾。一路海舟顺风，夜来想是海中也惊了些风浪，把个美妾被甚么妖怪占了，如今在房中作怪。想我梁善平生却不曾伤害天理，今日为何遭遇这宗怪事？"老道道："施主也检点平日，可曾做些不公背理的事？"梁善道："只有当年前曾与一交契指腹为婚，他女我男果结了亲。不期他女得了残疾，又且家计贫乏，我妻立意退了这门亲事，又聘了一家势力女子。"老道说："世间婚姻配合既定，岂有悔退之理？你嫌贫又退了亲，将那女子置之何地？伤天理，损阴德，莫此为甚！你为家主，怎么相容！妇女有罪，坐于夫男。后来却怎样？"梁善道："不意孩子三四岁，同孩辈海边游戏，不知下落，今十余年。势力家又退了聘礼，交契之女残疾却愈了，他却不肯再嫁与别人。小子为此，助济他几亩地土，养赡女子，也是他女子守节好处。为此前出外为商，娶个小妾，也只为生个子继嗣。谁想有此奇事。这便是我当年背了些道理，便有此报。"老道说："不差，不差。只是此女不改节，交契不忘旧，你又助他赡养，这几宗善果怎折准不得，还要招个精怪作吵，使你一家不安？幸遇小僧与你驱除。但不知这怪是个甚精，且待我行起符法，自然拿到他审问来历。"当时，老道作起法来，只见他：

朱符道道焚，令牌声声击。
神将频频宣，法剑时时劈。
房里阿阿笑，妖精怪怪的。
棍棒乱乱敲，老道真真急。

老道在外堂上书符念咒，使了半日，那精怪在内房里弄假成真，跳了多时，哪里一毫灵验！越发打出家伙碗盏来。老道没了法，看着蠢道人说："都是你把蛇蝎去了他牙齿尾毒，伤了阴德，叫我行法不灵。"蠢道人笑道："我去了蝎子尾、蛇的牙，怎碍师父法？"老道道："一家有过，罪在家主。我是你家主，便是喝令一般。比如人家家主看见家中童仆伤害虫蚁生命，见危不救，与喝令不差。我的罪过都是你，都是你。"蠢道人性急起来，说道："师父弄法不灵，却推到我身上。我想方才进施主门，三茶六饭、点心馍馍，吃了他的，也只为师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捉怪。似此无功，怎食他禄？我蠢道人也不会书符，也不会念咒，拼着这老性命与那精怪结果一场罢！"乃拿着法剑，往房里去劈精怪。那多男见道人汹汹的进房，急把脸上粉墨擦去，叫道："道人，我不是精怪，乃是好人家儿女，被行货人家设计诱哄了来的。"蠢道虽愚，听得人言，乃按住剑，叫道："施主与师父快来！精怪乃是假的。"梁善与老道急入房中，一把揪着多男，拖到堂上便拳打脚踢。不意其妻听见，始初说是精怪，快心道："好好娶妾，娶了个精怪来了，正中我意。"及后听得说是个小汉子，乃走出堂后观看，见丈夫揪着个小汉子。母与子虽离别了十余年，声音笑貌一则还认得一分，一则多男手指，却与丈夫俱是个六指。他看见，急叫丈夫住手，不要乱打。丈夫听得妻言，却才问道："我把百金行聘，明明娶个女子，如何抵换了你来？好好招出，以便送你官长处审问。"多男哭道："我也非行货家人。我记得小时候在海边戏耍，被一人带我上船，卖与行货人家，一向在他家使唤。不想得了个足疾，能跳不能走，他今嫌我，常骂我说白吃了他茶饭。昨叫我悄悄莫要作声，借个事情上船，外方去医病。不意送入这房内，我恐要伤害我，故装作怪。"梁善听了，问道："我且问你，尚记得父娘么？"多男道："记不得。"梁善道："尚记得孩辈么？"多男道："也记不得。只记得我老子抱着我时，说我多一个大拇指。"乃伸出手来。梁善夫妻一见，抱头大哭起来，忙扯多男起来入屋，乃与老道大笑，道："无子而有子，都是蠢道人一急之力。"中野道士乃贺道："足见施主行好心之报。且问令郎：足不能行，方才是你家仆扶人，却是何故害起？"梁善乃入屋问多男何有此疾。多男道："偶然病发，今已三年，药医不效。"老道说："小道有按摩祝由良法。天既婉转全了善人之嗣，使就遇着小道之法。料此药灵，可令一试。"梁善乃扶出多男，被老道外用按摩，内吞符水，瘫足立愈。只是精神有些恍惚，眼目略带昏花。梁善夫妻复求老道治疗。老道仍用前法不效。却遇着交契闻知，忙来问候，大喜，复订旧盟。这交契叫做任和，与万年长老交往。一日到方丈来，见善信众僧与演化高僧谈讲善功果报。任和也随在众中，便说出梁善这段情由。只见道副师道："中野老道去除怪，便是此阴功，非是怪也。只恐那多男假神弄怪，装女诱父，却有一种罪过。便是残疾，被老道按摩祝由之法救好，也恐未消得这种根因。"任和听得，合掌道："师父真是神僧，多男便是行走得，果是精神恍惚，眼目昏花，未得痊愈。"道副说："叫他吃斋静养，勿急婚姻，自然平复。""任和听了，拜谢高僧教诲，却又问道："师父叫他吃斋，只怕病后血气失养，正当食些荤腥滋补。若吃斋，怎能滋养？"道副笑道："任善信，你却不知，精神眼目，不在荤腥滋补。人不斋心，养岂能静？再急婚姻，终无愈日矣。"尼总持也笑道："任施主，依你说，我等僧道吃斋的，个个失滋养了。你怎知念佛吃斋，心清意正，这滋养胜如荤腥十倍。"道育也笑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恍惚昏花，正是荤腥混浊之气。有滋有补，实乃静养之功。″任和听了，深深又谢。

只见坐中一个善信，名叫邵禁，越序而出，乃向道副师说道：″'斋心'二字，师父可谓至言。小子们座中共有八人在此，正欲求师父大教。″乃指那上首一个年长的善信道：″此位善信姓常名素，久不茹荤，发心结了个八斋社。″乃指着坐中八人：″俱是社中斋友，怎么病者病，贫者贫，有几人不似昔日未斋时？正欲解社，幸遇师父们到此，却又讲到这斋戒功果。看来吃斋无关贫病么。″道副乃答道：″第一，吃斋的无病。″常素乃气嘘嘘的说道：″小子却多病，何故？″道副说：″这斋有几般吃：有愿心吃，为父母吃的，神自佑护；为灾疾吃的，病或痊瘥；为前世后因吃的，要明道理。若是道理不明，口徒食淡何益？有三辛五腊，敬神礼佛诞生吃的；有日斋月斋，一年三载吃的；有胎里素，从幼不食荤腥的。种种斋功，岂有贫理？″常素道：″不贫之理，却是何故？″'道副道：″天地生人，自有养活衣食，谁叫你奢侈不节，致生困穷？食素的多约，食荤的多奢，小僧说吃斋省俭，自无贫理。若是贫，必定有斋名无斋实；若是病，必是有斋日洗斋心。″常素不能答。邵禁乃说：″师父之言，是个道理。自小子说，真真的常素老道，终日劳苦经营，为子女千年调。这一种贪心病，何益于斋？″乃又指着座间一人名姓窦雄的说：″这位老道，心情梗直，不能容人，乃是一种嗔心病，何关于斋？″又指一人名叫费思的说：″这位老道，名虽吃素，终日思想做财主，多富足，日益穷乏不遂他意。这痴病哪在乎斋。″尼总持听了，道：″邵善信，你固了明心斋之理。自小僧说，也还亏了三位吃斋，虽病不危，虽贫不困。若是茹荤，这三种病心终难救解。小僧愿八位善信斋在口，念在心，莫贪莫怒莫妄想，上敬天地神明，报答国王水土、父母养育之恩，日月照临之德。以此吃斋，决无贫病之理。″邵禁道：″承师父教诲度脱，我等个个遵依。更乞这四恩以下，再有吃斋当行的实功，愿赐指明。″尼总持道：″吃斋实功善行尽多，列位洗心静听，待小僧说来。″尼总持乃合掌，诵一篇佛曲儿。众在座僧俗善信，俱合掌相和。只见总持开口诵道：

持斋把素总归心--″众和：弥陀佛。″

方便慈悲种善因--″众和：弥陀佛。″

不杀不伤生物命--″众和：弥陀佛。″

不奸不盗不邪淫--″众和：弥陀佛。″

守法随缘无妄想--″众和：弥陀佛。″

凭天靠佛莫贪嗔--″众和：弥陀佛。″

修桥补路阴功大--″众和：弥陀佛。″

舍钞施财作福深--″众和：弥陀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忿息争休劝讼--"众和：弥陀佛。"
怜孤恤寡莫欺贫--"众和：弥陀佛。"
宽和驭下无苛刻--"众和：弥陀佛。"
好事成人免自矜--"众和；弥陀佛。"
施食放生荒旱济--"众和：弥陀佛。"
建斋设醮苦幽神--"众和：弥陀佛。"
焚香礼圣朝天拜--"众和：弥陀佛。"
报答无疆四大恩--"众和：弥陀佛。"
尼总持诵毕曲儿，众僧俗齐和罢。只见炉香不烧自焚，钟鼓声清清扬扬，满堂欢喜。邵禁合掌，又问道："高僧垂教，我等自知斋心功果。但将来自是奉教，有缘相遇的，自一一行此实修。只是八人中见今贫病的，如何救解？望师父指赐解脱之路。"道育师道："如今皆系从前，若是不知误为，自然从今消释。只恐你于斋中故作的罪业，当于众师前直举出应病、应贫的根因，待小僧们与善信解释冤愆，自可消灾度厄。"邵禁听了，乃看着常素众人，说："列众不妨直说过孽，正好求高僧度脱。"只见常素两眼看着邵禁众人，待言不言。却是何意，下回自晓。

第83回　八斋友各叙罪孽万年僧独任主坛

话表常素两眼看着邵禁诸人，欲说不说。邵禁道："常社友，你有亏心处，正宜今日当高僧前说出，以求忏悔，以救灾病。便是我等，也或有从前作过罪过，不敢隐藏，必须明说，以求度脱。若是错过，恐罪孽益深。"常素乃向僧前拜礼，说："小子生平吃这碗素饭多年，并无背理妄为。只因昔年殡葬了父祖在坟，家业颇丰富起来。我相信风水，便是得了气脉。乃听了一人说风水未利，当速迁改，可望贵显。小子那时恃着兴发家财，便想着贵显，乃迁改坟茔。方启土见棺，陡然一病，到今未得脱体，家业且渐渐消退。"邵禁道："正是。也知你这段事情，只是闻你随掩棺未改，如何病恙不除？"道副说："这种根因，为害最大。善信你既丰富，便是风水之利，就是贵显也。从后来你便急急要荣，那祖父何当安处，被你迁移不安。幸你速掩，不然，这病怎捱到今，还要贫乏到底。此必亡灵一种毁坏根因，若不修禳忏悔，便穷年斋素何益？"常素听了，乃下拜求解脱这家罪过。

只见座中窦雄开口道："小子也有一件事，也想非我吃斋人所为，故此含愧到今。这病根料也是这宗罪过。"邵禁道："你试说来。"窦雄道："小子有几亩薄田，畜得一只耕牛。这牛代人力辛苦多年，疲老无用，只当听其自毙，乃听家产宰而鬻市。那牛若知人事，向人如乞怜之状，小子也动了不忍心肠。只为家户有一宗欺瞒主人的事情，小子不觉迁怒起来，遂把此牛付之屠户。因此得了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愈之病。"邵禁道："牛疲不耕，多付屠家，恐未关此病。"尼总持道："吃斋人宁无慈心？既无慈心，又迁嗔怒，此是病根，也当忏谢。"只见费思道："小子也不怨贫，但也有一事犯了吃斋的道行。"邵禁道："何事？"费思道："小子昔年有几间房屋，相连邻家乃是一个游荡浪子，料他不能守业，每每思想要侵买他的。好邻里只该劝化他学本份，务农工，乃幸灾乐祸，巴不得他卖屋，细想此心非吃素所有。谁知败子回头，俗说的金不换。小子倒连年折累，他却渐渐复兴，我的房屋反被他买。这宗罪过，师父可解救得？"道育说："善信能自知是过，便可解救。"

只见坐中又有一斋公笑道："我们吃斋多年，经过的事也不少，便是小子，也行一宗罪孽之事。"邵禁乃呼其名，道："吴作斋公，你有何罪业？"吴作道："小子昔年有口池塘，因淤浅不能注水，乃叫工挖开。忽于午梦见数十绿衣猛士，鼓吹前来，到我堂上，说道：'求斋公方便一方池塘，容我等鼓吹几载。'我不知其故。次日，工作挖池，见青蛙数十。我遂惊疑，料梦中所见是这蛙精，随命工作捉了送入他池。岂料工作有窃去的，有投入池复网去的。这宗罪业，虽非我作，却是未留得一方与蛙作个方便，致伤了它，岂不是我罪业。今幸未病未贫，只怕过流别害。"副师道："这事果罪在斋公，也当忏解。"

又有一个名唤郑道的说："小子也有平日一宗背理之事。"邵禁说："吃斋人背理的事，如何做的？"郑道说："正是，到今心地不安。小子当年用钞买了一孩子为仆，他与父娘相别哭泣，真不忍见。那时，我也动了不忍心肠。无奈钞券两交，孩子已过我处，再三思想，惟有把别人子当己子看待，念其饥寒，恤其劳苦。谁料人心奸险，长大忘我恩义，仍逃回家去。小子恨这情由，捉来置之刑罚。他父娘因念子成疾。想来总是我行背理，虽免病贫，却恐难逃罪业。"尼总持道："也当忏悔。"

又一个名唤洪仁，说："小子也有一宗不安心事，为此吃了个长斋。今既叨高僧度化，只得说出来求赐解脱。"邵禁道："洪斋友，你有何事不安？"洪仁道："我当年住居义乡，左邻一个长老，甚有道行。早晚见我小子，便指明些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行过的善事，教训我做个好人。右邻一个恶汉，甚是凶狠，每每欺我懦弱，挟诈钱钞，时日不休。自恨我好人恩义未报，长者忘过，竟失了这个交情。恶汉冤仇未伸，懦弱遭欺，今乃匿怨为友。为此不安于心，吃了长斋。不知此业如何解脱？"邵禁笑道："长者有师资之益。你不敬礼，真是罪过。幸亏不曾拜门受业，若是及门受业，忘了恩义交情不报，便吃斋何益？"道副听了，说："邵善信说的大道理。只是此还有一理可解：好人不忘报德，恶汉能忍化凶。若不是吃了斋，感动恶汉良心，怎当得他日时凶狠？这件不安，便已是消灾忏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座间末席一个善信道："小子叫做辛平，也有一宗罪孽，望高僧解脱。"道育问道："辛善信有何罪孽？"辛平道："小子当年有一个采访官长，知我为人忠厚，立心公道，来问我几个人的才能行检。我虽直陈不欺，但中间不无爱憎。平日爱的，十分过奖；平日憎的，少减一分，因此虽不曾嫉妒失真，贤愚倒置，只就这爱憎差减，便是伤了忠厚的罪孽。"道育道："这却是一种不忠待官长，不公待才能。若不忏悔，阴功须损。"邵禁听了，道："七位社友，看来人人都有罪业，倒是小子一个胎里素，平生不近荤腥，那知滋味；不临世法，那有奸欺。只一味隐人恶、扬人善，守本份、谨修为，也无贫虑，也无病忧，将何忏悔？"道副笑道："邵善信，你说无可忏悔，小僧说倒有罪孽，更宜解脱。"邵禁忙作礼，道："小子实自不知我罪业何处。"道副说："有善无夸，一夸便堕了矜骄之孽；有序无乱，一乱便入了傲慢之愆。你说腥未尝沾，有此二过，与那食腥何别？"邵禁满面自惭，说："是了，是了。小子越席出谈，自夸无病，真乃罪业。我八人愿修一坛忏罪功果。"万年长老与院内众僧，听得八斋社友愿建道场，悔过消愆，乃一时大兴斋醮，真个水陆并陈，却也整齐。怎见得，但见：

门挂榜文，说出众斋心愿；经开忏法，普消八信冤愆。鼓响钟鸣，引动了十方檀越；香烟云绕，降临来三界鸾轩。从前罪孽，拜高僧一句真诠；自此福缘，愿法界普沾一切。果然是罕闻罕见道场，却也真难逢难遇法会。

万年长老与众僧依科行教，三位高僧却侍立祖师前。候祖师出定，便把八斋社众友建道场的缘故说知。只见祖师微微笑道："接引洗心，也亏此会。但消见在众善之愆，却也要脱离了牛、蛙苦恼。"三弟子听闻师言，登时出了静室。众斋道僧俗，各各请三位主坛。道副辞谢道："万年老师道行自能主坛。我小僧等还要瞻仰功德。"万年也不辞，便做了三日道场。众等欢喜各散。

却说窦雄老道，原是带着些病儿随众建会。到得家中，这病陡发。召医诊脉，医云："辛苦举发。"窦雄心情原躁，乃归咎在会中劳苦，便向医人说："是了，三日道场，劳了瞻拜。"正说间，病益增苦。邵禁等斋友来看。窦雄向众人也归怨劳苦举发。邵禁乃说："窦斋公，你这病根未脱，我知你是往业冤愆。如何怨道场中辛苦？天地间，一善能解百恶。我等自会中回家，乃觉精神少长，偏你劳苦发病。比如常素斋公，原也拖病在会，他居会首，比你瞻拜更劳，他为何回家病愈？切莫归咎道场。"窦雄口虽答应，心实不然。众各辞去。他忽于沉昏中，见一老母畜直前角触。窦雄慌惧，左避左触，右避右触。顷刻，母畜作人言，说："窦雄心何忍？将有功老母畜付之屠家。"窦雄道："你老而无力，耕家谁不鬻你？"老母畜道："你岂不知王法有禁，也为怜其辛勤力作。你不吃斋，情尚可原；你既吃斋，乃迁怒屠害，迁怒不慈，屠害不义，今已诉之冥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添你沉疴，将拘抵偿。"窦雄道："我已前日在众会中诉出这宗罪业，建诸道场，宁无解脱？"老母畜道："这功德只消得你迁怒愆尤，忏不得忍心害母畜。况执不信之心，归咎道场劳苦。你这善功，反作怨府。"窦雄道："在会人人皆在往昔罪业，偏我也是八斋社友，不能解脱汝冤？"老母畜道："心地未洁，徒斋何益？"说罢，又将角触窦雄。正惊慌间，只见一个高僧貌似道副模样，走到母畜前，一声喝道："法会只因未及汝等得度，故使你作人言来复冤孽之债，又要费我僧家一番超荐。可速退形，不须作孽。"老母畜即退，僧亦不见。窦雄惊觉，乃念了一声圣号，忙叫家童去请了吴作斋公来。吴作见请，随到窦雄卧内。窦雄乃把前事备细说了一遍，道："在社诸友，前在方丈中各说往昔罪业，惟有社友未救青蛙。这冤愆也是忍心作孽，如何不来向你报应？想是老母畜为人有功，与蛙不同，且是胎生，与湿化不类；或者社友道场归来，未曾怨悔，我小子或是原有疾病，因此冤愆越加沉重。"吴作答道："事虽不同，却也有些古怪。我小子自方丈中说往昔罪业，当道场中心心忏悔，便是归家，也还记忆着这青蛙冤愆，不知可解脱得？昨于午梦，见那绿衣猛士依旧前来，却也不多，说道："斋公，你昔日也非有心，今日忏悔，感谢你倒有心。有心在道场，还说你见像作福；归家尚有心，便见你真心超度我等。只是高僧未主坛，众长老法事未周，长老似了目前之功果，我等尚在未脱化这根因。'正说间，也见一位高僧前来，貌似尼总持师父之状。他吩咐那绿衣们道：'汝等安心，自有功果及汝，勿得复扰善信。'说罢皆退。我小子醒来，正有意欲去高僧处说这段因果，恰遇斋友也有此警戒。"正说间，只见常素众社友又来问安，吴作便把两个人的牛、蛙事情说出，复问常素斋友："你自方丈归家，怎么病体全安？"常素道："小子于道场中，只一心荐拔祖父亡灵，不觉归来病愈。"邵禁道："据三位梦中警戒，还当求高僧度脱。我们再到清平院中，求僧把这牛、蛙超生，也完了这一宗功果。"当下，众社友一齐走到清平院来。只见离院数里一个山坡之下，见一个牧童倒骑一只黄牛背上，口唱山歌。众人侧耳，听那牧童唱的山歌，却不是等闲个个儿童会的，人人知的，乃是一个叹牛的辛苦，叫人莫伤它，听他的歌儿。众人听他歌道：

阿牛阿牛生何来？与人出力受苦哉！
庄家老儿不知哀，瘦病一朝便撒开。
卖与市人真不该，何人慈悯吃长斋。
牛本精灵岂装呆，报人福寿广招财。

窦雄拖病前来，且是家仆扶着，听了山歌，乃向众友说道："这牧童是谁家的？"众友皆叫认不得，家仆也叫认不得。窦雄正要叫家仆去扯牛问他，那牧童歌罢，把牛一鞭，往山坡下去了。家仆去看，不见踪迹。众友叹息，便说："窦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这牧童倒有几分讥你。"正才举步前走，只听鼓乐声喧，盈盈众耳。邵禁便说道："谁家喜事动乐？"常素听了，道："不是喜事作乐，似官府的导引前来。"吴作听了，道："也不是，似迎亲送嫁的。"郑道说："且站立，看他来便知。"众人站立，那鼓乐又止，不见前来。众人举步，那鼓乐又响，时止时响。众人走到响处，哪里是鼓乐，原来是一阵青蛙声吵在池塘里。众人笑将起来，你说道："分明似一部鼓吹"；我说道："真个如五音乐器"。众步将近池塘，蛙声陡然绝响。众人方才叹息，说道："水蛙无人到此，便叫声不绝，一听人来，便潜伏水底，物有人灵，殊为可叹。"正说间，只见一个人来。众人看那人，怎生模样：

乱发蓬松顶上光，破衣蔽体下无裳。
手执一根长竹竿，肩挑两个小箩筐。
形龌龊，貌肮脏，两眼乜斜池内张。
不是渔夫来网罟，青蛙苦恼被他伤。

吴作一见了此人，陡然动了他昔日心性，乃叫道："汉子，我看你一身褴褛，四体倾斜，皆由你做此伤生害物生理。世间尽有寻一碗饭吃的买卖，何苦为你一日之餐，伤害许多性命？"那汉道："财主斋公，我等若是有几贯本钱，便也去寻个大小生意。只因无本经营，故此做这宗勾当。"吴作道："此事不难，我便给你十贯钞，你可将那竹竿、箩筐交付与我。"那汉子听得，哪里肯信，说道："财主，你钞有限，我等捉蛙的甚多，安能尽改了我等之业？"吴作笑道："我也只为目见这一时之仁，哪里能个个给他资本。"一面说，一面把汉子的竹竿、箩筐都打碎了，抛在池内。那汉子见了，又笑又恼：笑的是财主斋公许了钞，恼的是人心难测，安知给钞有无。吴作见他呻吟，乃对窦雄众人说："列位请先行。小子不食言与此汉，到家给了钞与他就来。"便往家飞走。这汉子紧紧跟着。吴作到家，照口许一贯不差，打发了汉子，便急奔清平院来。

却说这汉子得了钱钞，出了吴作家门，在路上一面称说斋公好人，一面想道："造化得了这些资本，如今回家，做那桩生意不会，这桩买卖不能，不如买些布匹做几件衣穿，养两个牲口，沽些美酒受用受用，仍旧去捉青蛙。万一再遇着这样斋公，钱钞倒也容易。"乃想道："那竹竿、箩筐虽被斋公毁坏，却也还收拾了用得。"乃奔到池边，看那竹箩漂浮池面。汉子撩起破衣，下池取箩。不曾防池中有一物，绊了他一跤。却是何物，下回自晓。

第84回　高义劝戒一兄非高仁解散六博社

汉子下池取箩筐，不知池中一段树根，绊着足跌了一跤，挣扎不起。非是不能起，乃钱钞在腰坠住，又被水蛇咬了足，若似众蛙齐攻，遂落水不起。可叹负义之人，狼心之辈，天理报应不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说众斋公到得清平院，万年接着，便问常素病安。常素答道："托赖安痊。"窦雄乃说道："自道场毕回家，小子便添了疾痛。莫不是道场瞻礼劳苦所伤？"道副听了，笑道："斋公越疑劳苦所发，越致疾病难痊。你的病根，若不是小僧与斋公喝去，怎生能解这冤愆？"吴作便道："小子午梦，也有此警。感得师父们解救。"尼总持听了，笑道："一事同情，只是冤愆。吴斋公已解，更添了一种善因。窦斋公若要病除，那牧童坐下当捐金救解一二。"邵禁道："我等正来求师，再建一功课以消罪愆。"道育说："功果只在人心，人心只看积善。上善慈悲，方便物命，次善方说道场。"众友听了，各各称谢。窦雄乃当三僧面许愿，去找寻牧童所骑，道："小子捐金赎养。"道副笑道："斋公执一不通。方便门中，一见生慈，何必去找牧童骑的？村乡何处不是牧童所骑？苟有不忍之心，即是解脱之路。"道副说罢，众各欢喜，赞叹辞行。

只见众友走回池边，见一死人漂浮池面。吴作却认得是捉蛙汉子，忙叫地方捞起，那钱钞尚在腰间。众友都察此情，必定是贫人胜财不起。吴作见那汉手犹扯住破箩，乃想道："人心邪曲，以至于此。"乃叫地方挖地安瘗而去。窦雄果去访牧童不着，遇有鬻耕牛的，捐财救了两头，病乃大安。后有说吃斋吃心五言四句说道：

莫谓斋不良，清心净腹肠。

灵明腥不混，福寿自然长。

话说这平宜里有众斋友，结个八斋社。却有几个少年英俊，结个六艺社，又有几个游闲子弟，结个六博社。六艺社中有一个英俊，名唤高义，却与六博社中一人名唤高仁，二人乃弟兄，同父不同母。高仁居长，高义居次。一日，高义见兄日以樗蒲为戏，博弈为欢，乃正色谏兄道："兄长年过三旬，上当扩充先业，下当训戒后人，勤耕种使荒旱不饥，事经营使资财不乏。亲近贤人，受些师资之益；观看载籍，得些道理之传。光阴迅速，少壮不再，若失了此时，不奋起精力往前去挣，老大来做一个浪荡游闲。万一落在人后，这耻辱何当？"高仁听了，道："阿弟，我且不问你别的，只就你说落在人后的耻辱何说？"高义道："世间人心不古，炎凉最甚。想那上古人心只敬的贤能才德；如今只敬的富贵荣华，贤能若是贫苦，便受人的轻贱，虽贤能不受他的轻贱，却也旁观这些情态可嫌；再若不贤，乃诸人得贱，这何等耻辱！还有一等，明知耻辱，乃甘心去受，不是负欠被耻，便是假贷受辱。仔细思量，可不当趁此少壮做个本份经营，把游戏且咬牙禁戒。"高仁笑道："阿弟，你说的一团道理，只是你未见透。我想人世间岁月无多，欢乐有限，精力易竭，钱钞有分。趁时力挣固是，逢场欢乐也该。阿弟，独不见里中张某，穷年累月，挣的家财巨万，留与不能保守子孙，一败无存。可怜他存日熬清受淡，竟成何用？李某占人田产，夺人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舍，与亲邻做尽冤家，不舍分毫享用。如今田产庐舍依旧，子孙复归原主。又如王某，穿破衣，吃藿食，终日劳苦，力挣家业，不舍分文赡养父母，越挣越穷。赵某抛妻子，离家舍，外地经商，虽不贪花酒之场，却不顾妻子之养，买卖不着，累年折本。看起这几人，空负了花柳场中无限乐趣，博弈局内有兴采头。"高义道："阿兄，你见差了。你看谨守本份的，能有几个如张王李赵？却峥嵘兴发的甚多。即不兴发，安安稳稳，不失了家业，不受人轻鄙的，满眼皆是。那不守本份，花柳场中乐有限，博弈局内没采头，荡尽家计，遗贫子孙，皆是且图一朝再作计较，不顾后日摆布不来。"高仁听了高兴之言，拂了他意，往门外不悦而去，走到那博弈社内。这社内有一人，叫做皮诨，见了高仁来迟，乃问道："高兄，今日何来迟，且面带不悦之色，何故？"高仁道："正是在家被我阿弟高义讲说了一番，我一时听他言，深拂了我要戏耍的兴头。走出门来，行在路上细想他言，也是个道理。"皮诨问道："高义讲说一番甚话？"高仁道："无非劝戒莫结此社，当结他那六艺社。"皮诨道："你却如何答他？"高仁便把张王李赵说出来。皮诨道："你说的是个道理。如何一路行来，想他言有理？"高仁道："我想那八斋社众人，终日聚谈，不讲些前因后果，便说些吃素看经。恶念不生，善功常积。便是吾弟六艺社，众人终日讲习，不是礼乐，便是书文。你看他们都是清白往来，淡泊交情。吾弟日日归来，安舒适意。我高仁终日到这社中与列位讲的，不是村酒野花，便是呼卢喝雉，有兴时真也乐意，没采头却也挠心。十日三朝，倒有几回懊恼，或有兴而来，或败兴而归。仔细思量，吾弟之言也是一番道理。果然日日走入这社，一则也觉惮烦，一则也觉没趣。"皮诨笑道："老兄，依我小子说，还是我们社中有个最苦，却有个最乐。"高仁问道："老兄，我们社中何事最苦？"皮诨道："失了采头，一宗苦；等友不来，两宗苦？"高仁道："等友不来，如何苦？"皮诨道："比如方才老兄来迟，小子闷起来真也苦。若等得一个来便乐，再有一个来，乃成了三人之局，何等快心！此不是最乐。"高仁笑道："只就老兄说这最乐，我们且乐一时着。"当下，又有几个相继来社，他们依旧博戏不提。且说八斋社，常素当年只因迁改祖父坟冢，那祖父亡灵不安，乃于冥间泣诉在报应司主者，诉道："子孙常素，将吾既已安厝，不是得了气脉，他怎能兴起家业？家业既兴，便就痴心不足，听信人言，把一个安静神魂动摇得不安。这也当示警戒。"主者听诉，说道："人家子孙为父祖不安，迁改有理。岂有为自己富贵，把一个既安的亡灵迁改？这个不孝，当以贫病报应。"当时素故有贫病，却幸遇高僧度脱，自己悔过复新，归家病体安痊。又得了道场荐拔，故此常素的父祖解了忿恨，得超净界。却好魂灵儿正过八斋、六艺社前，见无数亡灵相集。这道是八斋社众斋友的先亡，为子孙造了罪业，拖累冥司，今幸各陈己过，在僧前得其解脱，善功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那道是六艺社众英俊的前灵，为后代会友辅仁，不待道场也超升云路。却有几个亡灵，咿咿喔喔，嘁嘁咂咂，说的是六博社中某败了家业，苦了他在日经营；某不顾妻孥，坏了他后代贫苦，且终朝执迷不悟，造下荒亡罪业。常素的祖先见闻了这几个亡灵说的冤业，乃上前说道："你等之事，我已得闻。你便哭倒了山岳，也转不过他戏乐心肠，除非示一个警戒，也叫他亲谒高僧，自然悔过消愆，你们方超天界。"

只见亡灵中现出一妇人形来，说道是高仁之母，只因高仁不自知非，拖累她冥司受苦。常素的祖先问道："你家如何把你妇人拖累？"妇人答道："高仁系我所生。我夫与他后妻，俱得了高义英俊的善因，超升云路。如今高超拖累着我。"常素的祖先道："你去或梦戒，或见形，母子有情义相感，料高仁自生悔悟。"说罢，一阵寒风，各灵尽散，惟有高仁之母，同着皮诨的先灵，听了这些说话，乃计较去警戒二子。这晚却在社门外等候这两人出来，思量要迷的迷，打的打。谁知他这社中，众人快心戏耍到个乐极忘归的时候，尽夜交欢。这两个亡灵，设了一个计策，乃变了地方官长巡役模样，陡然起一阵狂风。高仁与社友正乐，那阵风忽地：

冲开社内门，刮灭堂前烛。

烈烈似神号，阴阴如鬼哭。

只听黑地里说："拿着这个，锁起那个。"吓得高仁东跌西倒，爬起来往门外飞走。皮诨诸人手摸脚踹，乌洞洞的只往门奔，一个个慌惧说道："地方官长拿住若问，只推说六艺社，或指八斋社中。"只听得暗中说道："推不得！六艺社却要考察你六艺之能；八斋社便要试验你八斋之善。推不得！高仁猛然说道："我只推说是清平院高僧处来。"只这一句，顷刻风息，明星朗月，社屋里哪有个人踪！各人都站立门外，高仁乃向皮诨说道："分明风起灭烛，暗里人声，这会不见了。我常听八斋社友说，清平院寓着演化高僧。方才只一言说起，便消灭了怪异，况亲去参谒，必有善果。"皮诨道："时已夜深，社中尚有灯火酒具，且续一夜之欢，明日再去。"高仁道："小子被这一惊，古人说得好：'乐极生悲'。想方才虽无官长之事，却受了官长之惊，不如趁此警戒家去罢。"乃飞走回家。只见高义在堂，秉烛对卷，衣冠未解。见了高仁来家，乃上前迎着，说："阿兄，如何此时方归？"高仁随口答应："有席相留。"乃问："阿弟，如何不去安眠？"高义道："兄外未归，弟心悬挂，安得去卧？"高仁又问道："如何衣冠不解？"高义道："一则阿兄未归，怎敢科头跣足？一则卷对圣贤，怎敢毁冠囚首？"高仁才把社中刮风起怪，备细说出，道："真个古怪。"高义道："理之所有，不为古怪。倒是阿兄尽夜不归，忘家博弈，乃是古怪。"高仁又说到一句推说高僧便风清月朗，高义道："我亦闻有高僧演化本国，住居院中。后日当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兄参谒。″按下不提。
且说祖师在静室，忽出定向三弟子道：″我于静中，与一尊者讲论演化功果，当随类普度。尊者道吾琐亵真乘。吾以菩萨普济，虫飞蛇动，皆在光中。尊者道：'虽然有言，不若无言为上乘第一。'″道副问道：″尊者是谁？″祖师道：″吾见尊者临渊观鹤，宛似十七位圣僧。″道副乃称赞道：″尊者大慈，愿我师亦如尊者。″祖师乃复说：″我等寓此，闻风而来的善信人等，有疑当与解脱。汝等且代吾言，吾此静功，约有数日。″祖师说罢，闭目跌坐。只见三位高僧，向万年长老说：″吾师习静，我等亦欲驱烦。少俟闭关数日，如有随喜来的善信，长老可代我等应答，毋辜来意。″万年乃问道：″比如善信来的，有往昔作过根因，今日善恶征应，弟子愚昧，焉能告戒？″道副笑道：″长老不问，吾亦忘言。吾昨于静后检点，前因，早知征应，但于事琐屑。既欲长老承应，当明以说。″乃说一偈道：
无益无益，无劳积习。
未见泰来，每观否极。
道副说偈毕，各入静定。长老乃掩了静室关门，自于方丈跌坐，把四句偈语写出，粘出在方丈壁间。却说高仁同着高义走到清平院中，只见清清冷冷，往来僧俗稀少，殿上钟鼓不闻。高仁道：″想是高僧离院前去。″高义道：″高僧不设形迹，那里在装像模样动人。″两个只得走入方丈，见了万年长老，便问：″高僧何处？我等特来参谒。″万年道：″这师父们止静闭关，善信来会不早。但闭关时，留了一偈，小僧也不知何意？″高义忙向壁间看念，把头几点道：″真是高僧。″高仁也看了，说道：″先知鄙事，果是非凡。只是未明白六博怎叫做无益？却有几宗无益的事？″万年乃问道：″善信，这偈语二位参详点首，必有感悟。″高义道：″正是。我弟兄两人，正为六博社中一宗怪异事，特来求师解脱。″万年道：″六博之事，果是无益，高僧先见不差。善信若欲知无益见宗，依我小僧说来，却也损多。″高仁道：″便请教无益有损几多？″万年道：″小僧有几句词语，二位试听。″乃说
博弈倾财败产，终朝耗气伤神。忍饥受饿逞机心，设诈欺瞒少信。不顾父母妻子，慢了邻友姻亲。损人名节累官箴，裕后光前宜禁。
高仁听了，说：″长老说的，果然种种无益有损。只是橘中为乐，烂柯是仙，也非不齿的鄙事，实乃消闲散闷的高风。″万年道：″有三余乐事之暇则可；无一局赌墅之雅则不可。小僧说的是群居终日，无所用心；借言博弈则不可，若再加好饮贪花，则不可之甚。″高仁道：″便是我一两人博弈，怎累官箴？况小子非官，何箴可累？″万年道：″小僧也不知其故，乃是高僧留下偈外余言。且说善信若不明白，自有征应之处，归家可见。″万年说毕，高仁哪里明白，那博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心犹然未化，乃向高义说道："阿弟先归，我于村前望一知己友去。"高义听了，说道："终是未会高僧，亲领妙理，阿兄尚然触格心胸。"乃辞了万年而去。

这高仁依旧往六博社中来戏，只见社中无一人守社。坐了半晌，看看天晚，心情正闷，却好皮诨走将来，见了高仁，一手扯着他衣，说："散了社罢，莫要惹出事来。前夜捉拿怪风，昨夜众共见了，已各自回心家去，做本等事了。"高仁问道："众人有甚怪异昨夜共见？"皮诨道："昨日你不曾来。我等众人在此戏博，依然一阵怪风过处，来了几个褴缕疲瘵之人，似精非精，似怪非怪，看着我等啼啼哭哭，说了两句怕人言语。我们故此散去了。"却是何人，说的何语，下回自晓。

第85回　一偈谦光动傲生五个精灵惊长老

话表善恶根因，阴阳道理，莫说怪异，世人立心一正，便是怪异也化为安祥；若是立心一邪，就是好事反成古怪。只因这六博社中，晓夜不停，都是游闲耍乐。内中也有荡废家庭，祖先在幽冥怀恨的；也有破败产业，懊恼后来受苦的。这几个褴褴缕缕，啼啼哭哭，却不是别精他怪，乃就是这辈的元神见形。皮诨们见了，听他说的言语最关心情。他说道："你众人结这社会，伤了幽明官箴，苦了先亡后代。"高仁只听了这两句，正合着万年长老词语。他正不明白，乃倾耳听着，就问："如何说苦了先亡后代，伤了幽明官箴？"皮诨道："我们正也问他。他说得有理，说这村里阳世明有王法，却在官长司之。他纵容了游闲，败坏了产业，即不败坏，也要拖欠了官租，课殿把他考下。岂不是伤了阳世官箴？有此理，幽冥便有司此的神祇。人若孝父母、忠君王，是里中出了贤人，上天必加奖赏；若是出了败坏道理的，幽也有降罚，这不是伤了冥地官箴？阳世王法，容有逃躲了的；幽冥赏罚，决不得差，却报应甚明。不在先亡上作孽，便在后代上生非，岂不是苦！"高仁听了，道："我前夜已信非怪，高僧今日又明明指点。这六博事，列位回心得有理。小子回家，做些本份，吃了素入八斋社去罢。"皮诨道："小子也想着入六艺社去，只怕这社友不容。我们气质历来在此社，习成了个皮诨。"高仁笑道："老兄若入了六艺社，自是变化气质。"二人正说，不觉清风入户，明月穿窗，只见三个老者走入中堂。高仁忙起身笑迎，道："老叟到此何事？若是寻你弟男子侄，我等这社已解，并无一友人来；若是老人花业，我这皮兄已更了去向。"老叟道："我老非游闲少壮，亦非花柳中人，乃是橘中三老。想黑白手谈，乃是我辈余年乐事，你却难容废置。尧为丹朱不肖所制，奕秋自古称善，谢安一局退敌。不是你百万尽在樗薄，如何因而解社？"皮诨听了，忙答应道："小子们解的是六博胜负，孤注赢输，不是老叟们的闲敲棋子。"皮诨说罢，那三老一笑而出。高仁道："皮兄不当直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拒出这三老。若是社解，棋枰尚在，待小弟与他决个雌雄。"皮诨道："高兄见猎，又生喜心。依小弟说，一戒便终身不改。"

正说，只见堂前又来了几人，相貌却也古怪，非生乎今世，衣装更又跷蹊，非制度寻常。高仁见了，非社中旧友，乃直拒道："小子社会已解，列兄可别向寻欢。"皮诨道："此无对局，不敢款留。"那几个听了，笑道："我等非是来寻博奕对局之人，乃是公等解社，绝我六博之具。哪知象棋分楚汉之争，双陆解弟兄之竞。公等怎当绝我？"高仁听得，乃向一人问道："公为谁？"那人答道："吾乃魏曹子建。只因解纷，故设双陆。想此局亦能为人消愁解闷，何当弃置？"高仁道："我等也只为此废了清时，损了钱钞，视为有损无益，故此禁绝。"子建听了，乃问："公名姓是谁？"高仁答道："小子高仁。"子建笑道："公非高人。若是高人，当借这戏具，日与此友皮诨，莫争利伤义，以消永昼。谁叫你晓夜博金，不损己财，便坑人钞；损了自己钱钞，上或缺了父母之供，下或失了妻子之养。这背理处，还有情急不忍言的；若是坑了人钞，使那人败坏家私，还有不顾天理行止之事，只叫做无义之财。割他人肉以肥己，阴骘何存？公等解社，只当解利物之博，不当弃我古来制。"高仁听了，说："罢，罢！俗语说得好：'日亲日近，日远日疏。'我等毛病只怕要发，不如还到八斋社、六博社，做些本份去罢。"说了就往外走。高仁回到家中，高义依旧接着，上下看了高仁一眼，说道："阿兄，今日归来，气象容貌十分与往日不同。"高仁道："阿弟，你怎见得？"高义说，

阿兄，你的容貌，每日归家：有时喜，有时怒，形无常态；或如欢，或如恼，色有参差。暗中嗟，背地叹，非忧家计；貌忽瘦，体忽肥，总系心思。今日归，坦荡荡，若无宠辱；气安闲，体舒泰，不似寻常。

高义说罢，高仁笑道："果是我因高僧解脱，辞了六博社友。想起我后世岁月久长，做此无益，徒招阿弟憎嫌。"高义听了大喜。次日到六艺社来。俗语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哪知好名扬开，如雷贯耳。高义进了社门，社中众友就知其兄禁戒博弈，都归美高义谏劝之功，说道："人家弟兄多少忌妒的，多少执拗不听弟兄好言的，同胞异视，况不共母。君家昆仲，可谓多贤。"高义谦厚，答道："哪里是小子劝谏之力，实乃高僧度化之功。"只见社中一人，名唤傲生，说："高兄如何说是甚么高僧度化？我也曾闻说清平院有演化僧人，因类度脱众生。我想出家为僧，自有他的分内见性明心道理。虽说道门为我，释门兼爱，他却也不管到一个六博场中。待我小子去探望探望，讲论个真实道理。"

傲生乃同高义走到清平院来，正是祖师师徒止静之会，方丈也冷冷清清。万年与两沙弥行者闲站在山门之外，只见傲生同着高义，上前与万年施了一礼，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演化僧人出来会客么？"万年道："这几位僧人止静，必须出定，方得会客。且请二位善信方丈随喜。"傲生乃走入方丈，四壁看见，都是抄写的经文偈语。一一看了，无关他念，却只见一偈，贴在壁上，说道：

诸卦惟谦，六爻皆吉。

尚未登堂，一傲何益？

傲生一看这偈，乃问道："此偈何意，贴在壁间？"万年答道："小僧不知。乃昨日高僧大师父叫小僧写贴在此，说今日有善信到来，欲会须俟出静时相接可也。"便问道："善倍看此偈意，何故惊疑？"傲生答道："小子姓名在此偈内。每常也自恃得闻些道理，笑傲轻世之心不无。今见此偈，实有些讥讽之意。不知平日有的偶与我合，又不知是他有心令我忖度。"万年道："观此偈语乃旧，叫小僧今日贴以待客，则若有情。善信若能候大师出静则候；不能候，异日再来。"傲生性急起来，只叫："如何候得？长老可启关门，唤醒何妨！"万年笑道："原来大师偈意不差，正乃防御善信扰静之先意也。"高义道："只此便见高僧，老兄且无性躁。"正说间，只听得静室门外，听行者三声击子，万年忙忙进入，说："高僧出静也。善信且从容少待。"乃进入去了。

傲生同高义只得且在方丈坐等，见庑廊上下诸僧走走动动，都是伺候祖师师徒出堂。傲生见了，乃向高义说道："你看诸僧凛凛色貌，伺候高僧，真乃一心诚敬。原来释门庄严，令人起敬起畏，有如此等！"高义道："对越圣神，如在其上，何异于此。惟能如此，所以降福消灾。吉祥善事，皆由此出。老兄方才视轻了，心生琐屑，宁无亵渎之罪？"傲生此时方才整容相候，却存了一个要与高僧辩难道理的心肠，到底笑傲气局，露在外貌。

少时，众僧人静室，参谒了祖师，引着二位师父出了静室，上得殿来，礼圣三匝，退入方丈。却就有村里善信人等接踵而来，要求福的，要听讲的，要问疑说怪的，纷纷不等。傲生与高义，只得插在众中，一概叙礼。

只见道副眼看着傲生气象不同，若有高出众中之态。道副乃安然一视，不分彼此。这才见有道高僧，毫无那两般待人接物的举动。傲生乃开口问道："师父们出家，为了生死事大，却如何琐琐屑屑，与世人分剖是非，辨别得失，徒劳尔身，徒摇尔精耶？"道副不答。傲生又重复笑问。道副乃答道："为己之生，因以为人之死。蹈于是非得失之间，虽生实死；劳身摇精，虽死却生。"傲生问道："即师所言，死今欲求生，则精已摇矣，身已劳矣，自不能为，安能为人？"道副答道："一种为人善念，万古长存。"尼总持道："若是悻悻，只为一己，规模便隘。这隘却由心，心既不广，体安能舒？又安可望长存不坏？"高义听了，便问道："师父，心却如何不隘？"尼总持道："卑以自牧，安舒多矣。"傲生与高义一笑，辞谢出门而去。万年长老听闻，乃合掌赞叹道："二位师兄，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度脱此善信。只是昨夜偈语，如何先知他根由，贴在壁间，使自觉悟？"道副道："长老你特患心不诚、虑不定耳！如心诚虑定，一切事务自现机先。人言知机其神，神岂离了？"

长老万年听了，随稽首谢道："弟子心明矣。"道副道："心明却人有心。此机不在有心。"万年道："弟子知无心得也。道育说："却又不在无心。"万年点首称赞，道："我三位师兄，指明弟子静定中因也。"道副大师乃合掌朗诵诸经，众各随念。

只见僧众鼓钟相应。经毕，三僧欲退，众善信中一人，乃上前说道："小子有一件跷蹊的事，请问高僧个缘故。方才也只因听得高僧说有心无心的道理，我小子生来鲁钝，也不知何为有心，何为无心。只是三年前，偶于夜梦中在一处殿宇内，遇着许多僧俗讲论经典，说我小子有五种过恶，若不将五宗善来解释，便有五般冤孽鬼魅缠绕。今经三年，却在此殿宇中会见高僧与众僧俗，宛似前梦中光景。此梦既验，只不知五种是何过恶？请问师父，将何善来解释？"道副答道："善信自种的恶根，自是心知，我等如何得晓？但不知你梦中是谁说你五种过恶的这一番话？岂有彼此没有姓名？"这个道："小子叫做有长，还记得那说我的，若似万年长老。"道副说："善信原与万年有识么？"有长道："不曾相识。"道副道："此因还当问万年长老。"长老笑道："有善信自种恶因，小僧如何得知？"道副说："要知却也不难。我有前因文册，师兄沐浴洗心，当授你往善信家一探自知。"万年道："小僧洗心涤虑已久，愿师只把前因文册指授。"道副笑道："前因文册，久已在有长家堂处放着。师自可查出，何必我小僧指授？若是他家堂不曾放着，便在有长善信身边搜检。"说罢，众各退散。这有长便邀万年长老到家。长老人得门来，便往他家屋内堂前左寻右看，哪里有甚文卷？说道："高僧却无诳语，那有虚言，叫我家堂处查，哪见甚么文册？"便来有长身上搜检，又无。乃自己说："我也是敬信高僧指教，便不曾备细问明。如今只得铺起道场一个，在他家课诵经文，坐两日功果，讨个报应根因。"即向有长道："小僧没处查取前因文册。当在你堂中修两日功课，讨个根因。"有长依言，乃留长老铺设坛场灯供，诵经礼忏。到晚，吃了素斋，万年习静，打坐堂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阵寒风把灯供吹灭。长老也惊醒，静中朦胧着眼，看那窗外月色之下，五个精灵跳跳舞舞，却也狰狞。长老正要查看根因，只得听他舞跳，却合缝着眼儿，微微偷视，只见那五个精灵怎生模样？但见：

一个青脸红发，一个查耳獠牙。一个铁棒手中拿，一个钢刀腰挂。一个睁着圆眼，五个凶恶无差。跳得长老眼睛花，倒有几分害怕。

万年长老看这五个精灵跳舞了一会，虽不比高僧有驱邪缚魅之能，却也仗着经文忏语，大着僧家之胆，要查前因文卷，只得叫一声："你辈精灵，在我僧前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现形，有何因缘？不妨明说。"精灵哪里答应，只是雄赳赳的，如争强角胜之状。跳了一会，只见一个白须老叟，手执着竹杖，向五个精灵说："你等精灵不须狰狞。自有长老善功，高僧演化，种种恶因，当自解脱。"那精灵听了，飞空而去。长老依旧安心打坐。只见那老叟走入堂中，坐在那坛场之侧，口中一一要说出之五种精灵的缘故，乃叫一声："万年长老，你要查有长梦里前因，却是他自作自受，造下了五恶孽，当有此五种加害。他不自知悔改，如何得释？"长老听了，只得开了眼，说道："小僧也问他梦中所说，是何五种过恶，他自不知，所以有今日查看。"老叟道："正也因他不知，误作过恶，留到三年，遇长老与他忏悔消释。若是他知而故作，报应也不至今日，却也不于梦中指示他消释的门路。他既得遇消释门路，只是五宗善果，不可差了一宗，却在长老们道力。"万年长老听了，笑道："有长自作，须要他自解，何要我们道力？"老叟说："若没有道力，他怎肯善解？"长老道："有理，有理，自当领悉。却不知他无心的过恶何事？乞老叟明明说知。"老叟一宗一宗说出。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第86回　无仁孽辈现精灵有长前因呈长老

话说万年长老要查有长的前因文册，哪里去查，静时却见老叟，说了那五种精灵而去。老叟坐在堂中，长老问他五种有长的过恶。老叟乃说道："有长本无恶，只因处友不择，滥与人交。有长交的五人，都是几个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信之辈。始与他这辈交既不择，后遇这辈有过不谏，所以五友的过恶益深，有长的罪业益著。只因他出无心，这段罪案未发。"长老道："朋友有过恶，人人自受，与有长何干？"老叟道："长老何不明白？朋友之道过相规，谁叫他不规谏，使那朋友成了一个恶孽，他如何推诿得无干？"长老道："比如朋友有过，他却曾好言相规，那朋友不信不听，难道这罪业也在有长？"老叟道："朋友不听他，就该绝了交情，却还不绝，终是冤愆不解。"长老又问道："比如无仁、无义五友作的恶，连累有长，应得何罪？"老叟道："无仁报以无仁之罪。只怕有长还重些。"长老笑道："岂有作恶无仁之友，罪过反轻；不谏不规五友，罪过反重之理？"老叟也笑道："长老越不明白。比如五友，不知误作的过恶，正要良友规谏悔改，复于无罪无过之善。只为你不谏，叫他成了过恶。成了过恶，这罪业可不是不规谏的反重？若是那明知无仁无义的过恶，有长能谏，谏了不听，再复规讽，规讽不听，莫致疏怨，好好绝交。这其中一种恶，便是一宗善解。那精灵冤缠，一个不敢近矣。"长老听了，乃问道："看来有长交友不择，惹出这五种冤孽，便是他前因文卷。只不知作何五宗善，方能解释？"老叟道："这解释根因不难。能知恶有恶报，则知善有善解矣。比如不仁的冤愆，须是一人可解。此理易明，何须多惑？"长老道："小僧明白有长的前因，却不得知这五友的恶。方才这五个精灵，是哪种的怪。却是与何人作吵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害？"老叟道："五友过恶报应，我知不详。长老若要知，除非把方才精灵一个一个问明，才晓得这五人的事实。"长老道："你为何知得不详？"老叟道："知五友之事实，必须神鉴。我乃有长的先灵，五家各有先灵，我只是知有长的事实。"长老道："原来你是有长的先灵。小僧闻善恶独流于子孙，子孙也通于祖考，信乎不差。"老叟道："正是，正是。只因有长罪过未解，叫我先灵受累。孝子贤孙须当力善。长老若要明白五友的报应，那精灵尚在空中，可呼而问。"老叟说罢，飞空而去。已去又回，叮咛长老道："有长求长老慈悲，借道力忏过消愆，以免我老拙之累。"长老点首，念了一句梵语，只见那精灵一个现形堂前。长老乃问道："精灵，你想是无仁无义积来冤愆么？"那精灵点首不语。长老道："汝何不语？"精灵只是点首。长老道："我知之矣，阴魂岂能说话，说话便是妖孽。吾门慈悲，自有梵语。"乃念了几句。只见那精灵通人言，说道："吾即无仁之积孽。长老要知无仁前因，已有冥司报应过了。只因有长昔年与他为友，这一种坐观成败根因，还要报应了有长，一日未报，故我精灵一日未息。"长老问道："无仁何人？何恶何报？有长如何坐观成败？精灵答道："无仁叫做辛克，昔年与一个勇士唤做尚功的为友，两人交契，比与有长更厚。一日，尚功效用王家，其妻子恋恋不放夫行。尚功道：'婆子，你苦苦留我何用？妇人家哪里知大义。我一身在官，便顾不得家；若是当敌，便顾不得身。此心只知报国，所以说忘家，哪里顾你妻子。'妇人道：'做妻子的，巴不得丈夫报功立业，奋力王家，岂是我留恋你，不要你出门？只说是设法下些来路，叫我妻子不受冻馁。'尚功听了，故意作难，问道："比如我出外成了功业，自然捎寄音信回家。万一有差，你不免受冻受馁，你却何处？'妇人道："无他计较，羞面不向人借，守节不污其身，有死而已。'尚功笑道：'我姑试你，久已设法在心。我有一友，名唤辛克，少不得寄托在他。三年五载，少衣没食，都在他处，料不差误。'妇人道："辛克叔叔与你交契，且家私充裕，你付托真设法的好。'尚功与妻讲明了，却走到辛克家。辛克便问：'尚兄几时荣行？'尚功答道："行期已定。只是有一件事，托累着辛兄。小弟此行，妻子在家，虑无人可托，意欲借重仁兄照顾一二，不叫她冻馁。小弟得功回来，自当酬谢。'辛克听了，答道：'古人托妻寄子。尚兄不必在心，都在小弟一力担当。'尚功大喜，即时辞别，收拾行囊前去。那妻子扯着，哭哭啼啼。尚功说道："丈夫有泪，不洒别离。我效力王家，乃是丈夫的好事，何消啼哭？'乃不顾而去。这辛克过了经月，也不着一个家童到尚家问一声。真真的一年半载，尚功妻子日见冻馁，叫人到辛克家里，假做讨丈夫的音信，实是诉度日艰难。辛克哪里在意。为甚不在意？却是他风闻尚功事业不就，凶信乱传。哪知尚功名成，只因道远阻隔。这辛克真乃薄幸不仁，古怪蹊跷。三年两载，尚功的妻子得了亲邻照顾，不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困苦之极，苟延性命。一日，海洋潮起，他这一村人迁移不及，独有尚功妻子被一海舟救了。谁知海舟一风直刮到尚功的境界。尚功正听上司训练兵马，只见左右捕得海舟私贩，原来他妻子在舟。夫妻相逢，尽把衷肠诉出。这辛克家私被水漂没，只剩他一个残生，水退归来，悲悲切切，看着屋庐尽塌，田产沙淤，无计可施，乃走到有长家来。有长见了，惊喜起来：惊的是已知辛克漂没尽绝；喜的是今日又相逢。延入堂中，安慰了辛克一番，整顿些酒食相待。座间有长开口说道：'辛兄，我当年见你负尚功托寄之言，失了朋友相交之情，苦口也劝你，你只是毫不在意。不想今日到此狼狈，倒不如当日做个人情，尚功倘有日归来，也好相见。'辛克道：'他家已没，无处对帐，况闻尚功事业未就，哪里急忙归来。'有长听了，道：'正是，正是。'"说到此处，那精灵把眼一睁，口里喷出一道火星，便把手中刀弄将起来。万年长老忙忙的又念梵语，只见精灵说了几句词话。他说道：

莫道交情不重，世间一种人伦。不仁损友丧家门，报应何差尺寸。

长老听了，说："是了。辛克不顾尚功妻子，他妻子却完全，到丈夫处去；辛克倒灭了家私，这有长虽行劝谏，后来不当听了辛克强辩，顺口道是，便成就辛克这种恶业。"精灵道："正为此，辛克幽冥已报了他不仁之过，有长难免坐观成败之罪，所以我久守待他的衅隙。不想他先灵旧有善因，梦寐之中，向来瞻依僧家功果。"长老听了，点首道："是了，是了。这乃有长一种过恶。但不知二种是何冤业？"

只见又一个精灵现形堂前，说："长老，我即无义之积孽。你要知无义前因，已有冥司报应过了。只因有长当初与他结交为友，有一种附和无义根因，毕竟要报应了有长。三年未得其隙，故此守到今日。"长老问道："无义之人是谁？"精灵答道："此人名唤石宜，为人贪图财利，立心奸刁，与有长为友，却与一亲戚同财各本，海洋贩些珍珠玛瑙。欺这亲戚懦弱，一日设计，向亲戚说：'各本生理，有利均分，差池两让。凭着我这点公心，归来自是公算。你可在家收买，待我出外贩卖。'亲戚依从，尽把资本托付石宜外出。石宜得了自由，哪里把公道心肠放出。在外得了大利，归来假说折本。有长听石宜归来，登门探看。石宜乃故做忧虑之色，说买卖失利。有长见他色若假设，乃正言道：'老兄，朋友家当以实心吐露。小弟闻你大得了利，你如何忧虑上面？你亲戚将本托付与你，没有利分，已辜了他意，失了他妻孥之望，却还要说折本，伤了他财。冥冥有神，这个心肠，却使不得。'石宜笑道：'老兄此言，从何处来？小弟与他各本，巴不得有利均分，肯做欺心坑人财本？如若欺心，便怎样怎样为誓。'有长见他发誓，随转过语来道：'老兄不必发誓。果是不欺，由你罢了。'二人正说，只见那亲戚进入门来，彼此叙礼。石宜依旧把折本事说出。那亲戚低头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躇疑思，有长却从旁附和一声，道：'石兄发誓，料必不欺。'那亲戚听了有长之言，遂信了真，把原本十不得五，懊恼收了归去。跷蹊古怪，那亲戚收了原本，另寻别业，得了利补；这石宜本利倍长，一日裹囊出外，遇着海风，止得了一条性命。"精灵说到此处，张口大发了一个哈哈，说："快哉！快哉！只是石宜无义一种卷消了。附和的一种根因，叫我久守有长的衅隙。"万年长老听了，道："是了，是了。只是幽冥之理，毫末不爽。石宜无义，有长也曾谏讽，却被石宜一誓瞒了。这也难作有长之罪。"精灵听了，把呵呵大笑转了个恨恨的一声。长老问道："你恨何意？"那精灵也说了几句词话，说道：

欺心切莫咒誓，虚空自有神知。报应来早与来迟，自誓还归你自。

长老听得，道："正乃人懦人欺天不欺。人只知害人，发个誓瞒人，哪知反把自己咒了。有长妄信石宜咒誓，便成了他欺人之罪，也应报应。但不知三种是何冤孽？"

忽然一个精灵现形，自称无礼积孽，道："长老要知无礼前因，冥司报应却也不差。只因有长与这个为莫逆之交，造下一种干犯上根因。虽与有长无干，却也是有长一言坐罪，如何解得？"长老道："这人是谁？干犯长上何事？"精灵道："长幼有序，卑不可以犯尊。有礼者恭敬待人，自成了谦光之德。这有长与这个傲慢人名叫贝节的为友。贝节自恃多财产，家富足，每每待人骄矜自大，凡与他往来的，俱要阿谀谄笑，甘受他凌辱谩骂。一日，有长乘间规谏他，道：'百凡以礼自处，以中正待人。那受你厚的，是有求你的；那当你骂的，是哺啜你的。若是老兄一班相等的，便也罢了。只怕长是老兄尊是老兄，再或心地勾曲，当不起老兄的轻薄，那尊长必定怨怪。这心地勾曲的，必定怀恨，与你成仇。一旦入了他仇恨谋计之中，岂不自取凌辱！'贝节听了，笑道：'我财富有余，料不求人。人若求我，也只得受我些气儿。老兄岂不知我为人，何故今日发此胡言乱语？你若不与我交，但凭尊意。'有长听了，冷笑一笑，随转过口来，道：'小子果是妄言；勿得见怪。'有长只这一句话，便成了贝节无礼之恶。岂知冥司分毫不错，他无礼凌人，便就把他后代生出几个骄子悍仆，乘着贝节一日有病，活活被这辈气坏。实不瞒长老，我精灵却也于中撺掇一二。"长老道："他自无礼成傲，果然骄倨的性气，当不得人来凌他，怎不抑郁成疾？只是骄子悍仆，他可惩治。一个尊长倒倨慢了，几个仆辈怎甘受气？"精灵听了，大笑起来，也说了几句词话，说道：

骄傲多生骄子，因他心地不明。凌人到底被人凌，只为一朝有病。

长老听了，道："贝节若不是病，还要引出正大的礼法处他。"精灵道："只因病来缠绕，要以无礼凌人，那身子做不得主。仆妾是躲不开的冤家，你看他，骨都骨都受气，越气越病。在床枕间想起来，当初倒不如听有长之劝，把些礼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人，如今也有人问安探病了。长老，你看这骄傲的，有长宁无那转口依阿之过？"长老道："这过不差，也该报应。但不知四种是何冤业？"
只见这三个精灵，将手向空中招叫道："你虽不灵，却也是个精怪。长老要查看有长的罪过前因，你也当现形说出。"叫了两三遍，方才见一个精灵，比三个精灵甚是不同。为何不同，下回自晓。

第87回　舒化修书请圣僧怪狼闻经修善果

长老见这个精灵，不似那三个狰狞，却比狰狞更加跳跃，紧睁着眼儿睃人，噘尖着嘴儿说话，手里拿着把暗刃刀，心里想要算出人地步。这精灵现了形，不言不语，看着长老。长老乃问道："你是哪种精灵？"只见无仁精灵代他答道："他是无智积孽。"长老道："他自不言，你如何替答？"无仁精灵道："他假做痴呆懵懂，莫说拙口钝腮，只怕是机谋在腹。"无智精灵听了，便大笑一声，开口说道："你等已说出我本来面目。我本混混沌沌，只因当年二人交往，有个真愚与个卜才。这两人心肠昏暗，惰性顽冥，一日十二时，你只知饥索食；一年十二月，我只知寒索衣。既彼无一朝远虑，此何尝早夜思量。两家父兄无一家不教训他，及时黾勉做些峥嵘事业。怎知他二人不明白道理，终日反做无益，害了有益。这有长见了这样人，只该远离莫亲，反上门往来，交好如同胶漆。这二人交到后来，却便也有个报应。"长老道："似此二人，朴实无奸，报应自当成他个美。"精灵听得，把眉一蹙，说道："这样人如何报应他？算已堕入无明地狱了。"长老道："这样人为甚到此？"精灵也说几句词话，说道：

人本性灵非物，心机何不聪明？生来与世若无情，好似尘蒙明镜。

长老听了道："是了，是了。有长交不择友，日与这无智为朋，想必有长也同此一类。"精灵道："有长才能高过十倍。"长老道："既高十倍，乃友不如，这罪过却也当报不差。但不知五种是何冤业？"那四个精灵便望空叫道："五种的精灵，你也来与长老说明了罢！"
只见五种精灵现了形，说："我乃无信之积孽。长老要知无信前因，冥司岂肯饶他不报？"长老问道："无信，可有人见证？"精灵道："有人，有人。这人就是有长，为人怀着狐疑，更且犹豫，明明正大道理，叫他信实行去。他却不信。又与一个朋侪相交，这朋侪为人虚诈不情，狡伪百出，不遵圣贤笃信。且是与人期会，莫说千里忘了故人之约，便是自许片言，不能一朝而践。这人也只因与有长相交，那淳厚诚悫的善士，便不与他来往。不得闻善士忠实之言，不得亲善士道义之行，后来冥冥也报他个黑暗地狱之罪。故此有长难免五种无信宽愆。"长老听了，说："不差，不差。只是你这种种精灵，要把有长作如何报？"精灵怒目，也说了几句词儿。他说道：

信乃人间美德，至诚可格豚鱼。谁教他，立心行事尽皆虚，报应昭彰可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精灵念罢，说道："比如无仁，便等他个不仁的事报他无仁。"长老说："有长这几年岂无不仁之事可报？"精灵说："只因他先灵知此根因，梦中显化了他与高僧相会。他年来一心只想着吃斋行善，故此不仁之事却少。我等守候他到今。"长老道："不仁之事有长既少，难道无义等事就也无有？"精灵道："只为他一心只想着行善，便一宗儿也不犯着。如今我等守候他多时，只有不信这一种根因，但看他清平院会了高僧后，得了演化因，可把这纲常伦理笃信力行。若是口是心非，入了邪迷境界，我等还要报应他。"长老道："高僧本意，自修见性明心，不与尘凡浑迹。只因演化功果，明自己心要与大众明心，见自己性要与大众见性，倒多了你们精灵报应一出。"精灵道："我等非精怪，实乃虚灵。你要大众明心，明的就是这纲常；见性，见的就是这伦理。我五种就是这五种无，若有长能转化而为有，管教他福寿康宁。却都在长老传言高僧，即此是前因文册。"说罢，五种精灵飞空不见。

万年长老乃念了一声"弥陀"，身坐蒲团之上。只见有长走出后屋。说："天已明亮。师父为小子查看前因，可曾见有文册么？"长老不言前事，但只说："善信要解五种过恶，切莫要使那五样冤孽来加害，须是小方丈面请高僧教言。我小僧却查不出那五宗善，叫善信宗宗修也。"有长依言，一面备早斋，留万年吃了，一面同万年到方丈里坐下。万年自入静室，向三僧备细把老叟精灵的话说了一番。道副微笑道："师兄费了一番心思唇舌也。"乃出堂到方丈，只见有长近前稽首，拜求高僧，道："小子五过，要修五善。请教师父，善从何门而修？"道副道："过在何处，便从何处修。小僧怎知善信的过，怎叫善信去修？"有长再三恳求道："望三位师父发一慈悲。小子实是孤陋不知。"尼总持道："小僧不言，久已知善信之过，不能免五种精灵加害。只愿善信多施恩惠与人，不做瞒心昧己，勿自尊大。凡事以理推行，本之以一片实心，自然精灵化为吉祥善事。"有长听了，赞叹称谢，道："小子得领诛心之教深，想起昔年白作之过矣。"乃又说道："果然多施恩惠与人，人自有感恩图报。"尼总持笑道："善信方才已入善境，如何又作恶因？"有长道："小子听师父五宗善言，方感悟于心，又何作为恶因？"总持道："施恩望报，即人有为而施之过。施恩不望报，方乃为善。"总持说罢，在堂僧俗各各点头，万年长老乃敲磬诵经，大众齐和，真个也人天欢喜。后有夸万年长老明心见性两句道理，说得真是。五言四句说道：

心性人人具，老僧见自心。

因以及大众，即是明与新。

话说祖师师徒在清平院居住多时，度化僧俗善信却也甚众，只就见在功果成就菩提，注载一二。祖师向三弟子说道："我愿普度一切，随寓演化，住此日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往前去。汝等可辞方丈众僧，收拾前去。"万年及僧众愿留祖师多住几时。祖师道："出家人随所住处，何有去来？但恐汝等烦扰撄心，不若仍还个行无所住。"祖师说罢，稽首谢辞。长老出堂就行，三位高僧随也出堂上殿，稽首圣像，望山门外走。师徒正才出了山门，只见一人手持着一柬帖子，飞走迎到师前，双膝跪地，道："小人奉家主之命，来请列位师父到家一斋。"祖师不言。道副乃道："我等一路行来，不扰檀越之家，不受斋供之请。遇缘庵观寺院，借间禅室打坐，也还恐惊扰僧道之家。你是哪家檀越，曾未识面知名，承他爱惠，我僧家不与世事，不接书柬。此去前途，有缘面会。不领来书，就烦顺璧。"那人捧着柬，只是跪地不起，说："师父们请看书便知。"道副却望着祖师。祖师立住脚，说："徒弟们接与不接，总是要费汝等些精力话言，俟吾等道的时日，但是有愿演化也说不得。"乃叫道："育徒弟，拆了他书看。"道育随接柬拆开，念与师听。柬上写着：

愚昧俗子，愿徼智光。不洁修斋，聊申供养。惟祈鸾鹤云驭，下降草茅，用聆道范。

上请

方人舒化稽首

道育念毕，祖师道："你去，我来。"那人起来，往前飞去。道副乃向师道："此人有说，师岂不知？"祖师笑道："吾等为演化度脱众生，安有知其说，放过去的？我所说费汝等精力话言，延捱吾东行化缘时日。"道副唯唯。尼总持与道育乃问道："师兄道此人来请有说，弟子却见未真。"道副说："我亦见未切。只是也知有一种邪魅于中。"祖师道："汝等已知，便是见道。却知未真切，便是见道尚未透彻。吾亦不欲先言，汝等到彼自知。"三弟子唯唯，前行不提。

且说这前来请师的是何人，乃是舒官长族弟，远居在外村，一向知师徒们演化，度脱尘情。今知在清平院居住，特为地方有一宗疑怪事来请，假说一斋供献。道副已知其情，但不知甚么疑事，惟有祖师前知，但不先说。这舒化村怪事乃是何事，却是他这一村族众人家，喜的是生男，怕的是生女，说生男长大举了孝廉，便为官为长，挣了家计，便多富多金；生了个女，不是赔钱赔钞赔妆奁，便是费衣费食空养大，嫁到别人家做活，还要来娘老子搜求。这村人存了此等心肠，凡遇怀孕临盆，便将水淹杀，十家有九。可怜也是一种血肉性灵，叫她未见天日而绝。哪知生了女成人长大，多少嫁入富贵之门，悯念生身父娘的，供送不休；多少娘老子无后的、贫苦的，依着女儿过活；还有看父娘情份顾瞻弟兄的。古人还有说愿生女莫生男的。这村人只因淹杀女子过多，古怪遇着一宗冤孽。离村三里有座神庙，庙中香火供奉的是一位显灵大圣，一位卫圣神君，一位报应神司。三位正神虽是保护村乡人民，却也稽察一方善恶。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两位神道公出，不在庙间，只有显灵大圣在庙受享地方香火。正才坐在殿上，只见鬼使押了一只狼来。大圣见了，问道："鬼使，你去巡缉地方，不来报谁家人民行善，谁家男女作恶，何乃押一只狼来？莫不是这狼作恶伤人？"鬼使禀道："小的去巡方，到一荒野林中，见此狼食一死兔。旁有一獐，目视他说：'放了肥腻腻妇人不吃，却吃此死兔。'此狼说道：'妇人虽肥，腹中有孕，我不忍为一朝口腹，坏了他两条生命。'那獐道：'你这恶狼也学修行，却不知几年上学的？'此狼答道：'我岂无因而来。一月前打从清平院过，见院人灯烛辉煌，钟鼓响应。我进去看，门上却有卫圣神君在那里坐着。一声喝住，道：'畜类，何得妄入道场？'此狼说：'道场作甚事，莫不是乡里搭高台唱戏？若唱的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待我也去看看，也是劝化村人的好事；若唱的是邪淫恶孽，引坏了地方人心，便不去看。'神君道：'你这狼畜，如何也知些道理？此院内是高僧秉教法事，开度有情的道场，超度前亡后化的功果。你倒有些善念。也罢，放你进去一看。'此狼进去，见了道场，又闻了经典，故此归来，学了修行，不肯伤不孕妇女。小的听见他这段事由，连狼解上大圣。似此恶狼行善，也该报他个好处，免他受苦六道众生。"大圣听得道："二位公出，原来一位在清平院山门前坐着。这一位不知何处，待他降临，方行此事。"

正说间，只见二位神司齐齐回庙。大圣乃问卫圣神君："何处公行？"卫圣神君答道："吾职司卫圣，专保护圣帝明王。只因清平院供奉圣位，怕有往来邪魔秽恶，故此巡察到彼。却遇演化高僧，职当卫护。"大圣又问报应神司："何处公行？"神司答道："村间为善的少，乡外作恶的又多，报应何时得暇？今日回庙，上圣可有甚事？村民香火可供？"大圣道："正才鬼使押得一狼到上。"便把鬼使说狼的事，备细又说一番。报应神司便叫左右去查那村间怀孕的妇女是男是女，回报前来。左右顷刻查了来报道："此妇是怀个女胎，他数当为狼食。只因他孝姑，免了他这一宗冤孽。"大圣听了，乃问神司："似此妇数当狼食，不知前因何造？"神司乃取册一查，道："此妇只因前世背姑饮食，应有狼食之孽。却喜孝今世之姑，自然消了前生之案。"大圣道："似此便当与他生一男，如何与他怀一女？"神司道："数本无生，聊以一女为后。"乃叫左右把狼押到那妇人家，投胎夺舍。

左右领着此狼到得妇人家，却是舒化的妻小。舒化无子，女也未生一个，却好见妻怀孕，私自欢喜，道："便生了一个女儿，也胜如无有。"岂知其妻临盆，生下是个女胎，心性烦恼起来，怕丈夫不喜，又习成村俗，把个狼转世的女胎，一时叫婢妾淹杀。这女胎不是那往常的，淹杀一灵，原归天上，血胞仍返土中。他却是个精灵怪狼转化，一魂不散，恨道："我当初林中不吃你，怕伤了你二命。你今日却忘恩负义，倒把我淹杀。只教你不得安生，也消不了这宗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孽。"妇人淹杀了女儿，舒化方入房来，闻得此事，大骂婢妾，深怪妻小。妇人见丈夫不喜，自己又在月中，气血正尔不足，怎奈狼恨冤愆，一病不起。此狼大弄精怪，作吵作耗，青天白日，舒化见魅见邪。此狼吵出兴来，便在这村乡大家小户，作妖作怪。他却有听过经文、见过道场这一种善因，乃在村间专一吵闹行恶的人家，便是丝毫过失，偏他就知；若是行善人家，他不但不去吵闹，且去撮补些好与那善人。村里人家受不尽怪狼的吵闹，齐齐备了香烛，特拜显灵庙中，说道："神司专为保护一方。今有怪物吵闹，一村人民不安。神司何事，乞求威灵剿除。"庙桌上供有签筒，众人乃祈祷神签，跪在堂中，琐琐碎碎。三位神司观见在上，彼此也动爱众慈心，却各相计议。卫圣神君说道："怪狼扰害村人，当为众驱除。"显灵大圣道："狼有一宗好处，他害的是村恶，保的是村善。我等为善恶两途，欲示垂戒，正好由他去吵闹行恶的。"报应神司道："即此便是报应。只是这村众尚迷而不悟。"显灵大圣道："乘众祈签，便示他几句签文神意。"乃降一签，上说道：

我本显灵神与司，人间举意我先知。

怪作妖魔分善恶，谁教作事把心欺！

村众祈了签，念了诗句圣意，你问我，我问你。一个道："老兄，你可有甚恶事么？"一个道："老兄，你家想不曾行些善事，这签意明明说出：作事欺心。"只见舒化道："列位不消说了，我知这恶事做的欺心，神灵知道了。"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第88回　恃强凌弱反伤身做贼偷牛遭怪耍

舒化见了签意，向众人说："我们村人家作事欺心，真乃是喜生男，忌生女。这件恶事，只是风俗传来，怎么禁得？"众人道："便禁也只禁得你我几家。"舒化道："千不该，万不该，是我妻的不该，前日把个女胎淹杀。"众人道："也不独你娘子行此不该之事。村间多少淹杀女胎的妇人，却也报应得古怪。"舒化道："如今有个道理。我家族兄曾有信传来，说国度有高僧演化，能正人心、驱邪怪，现行寓清平院讲经说法。我写一柬，只说请过小村一斋。待他来时，再作计较驱邪。"众人齐道有理，故此舒化柬请祖师师徒。按下不提。

且说这狼恨舒妇淹杀了它，它却不复到庙中说冤，乃把舒化的妻使作的她生气生恼，害了个血气不足的病，不死不活，恹恹捱日。这村间但有丝毫为恶的，狼便知道；知道了即去作怪。却好这村有一人名唤高强，这人勇力过人，心情奸险，专一欺凌懦弱，设骗人财。一日，把个吃斋的善人欺骗，要十不敢与九。这善人受不过他欺，在家捶胸跌足，叫屈含冤。却好狼知道了，变了一个道人，走到善人家化斋。善人道："师父斋便不难，只是我受了人气，没处申冤。"狼便问："善人受了何人的气？"善人便把高强欺骗说出。狼道："我小道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人出气，管教他来受你的气。"善人笑道："高强勇力过人，奸险百出，他怎肯来受人的气？"狼笑道："善人，你可避在房中，三日不许出村见人。便是人来寻你，也只回他不许见面，包你高强上门哀求饶命。"道人说罢，袖中取出钱钞一贯，送与善人，说："可将此钞自备饮食。我小道若吃了你斋，你便疑我设法吃你斋，将钞送你，乃坚你信道之心。"果然善人心疑，说："恶如高强，岂有到来赔礼之事？"见道人送钞，乃笑而收下，躲入卧房，果依三日不见人面。这狼乃抖擞身体，变了善人的模样，走到高强之家，只见高强果然身大力强，凶恶形状。怎见得？但见他：

身长八尺，膀阔三停，竖眉环眼似凶神，勾鼻虬须如猛将。力能扼虎，气可吞牛，那更他心情奸险似山川，智量勾深如鬼蜮。

这狼变了善人，未曾走到他门，已有村邻人等扯的扯，说的说，道："你一个吃素的善人，凶凶的去惹高强作甚？"怪狼道："受他气不过，思量要告讼他，财力又不如他强富；思量要寻个自尽，却又空丢了个性命；思量随他心性，要十便十奉承他，还要赔个小心下气，他又没个知足心肠，越发欺上门来。如今不如上他门，与他决个雌雄。他若胜了，便把这性命交与他；他若不胜，也待我出一口气，叫列位笑一场。"众邻笑道："你这个人昏了。俗语说的：'飞蛾投火，乳犬犯虎。'你要与高强比并雌雄，便是十个对他一个，也对不得。回去，回去，莫要自送了残生。"怪狼哪里听，只叫试个手段。众邻见善人不听，直走到高强面前。高强便跳起身来，说道："你来了么，少我的钞，负我的情，怎躲得过？你且来试试我的拳头。"怪狼道："你那拳头，只好打你老婆。若你老婆是个贤德的，自是拳头不敢犯他，你还要敬重他，感谢他，与你当家，料理内事；若是个悍妒的，他自有个降老公的威风，你那拳头却也伸不出来；若是个偷馋抹嘴不守闺理的，我所以说你这拳头只好打老婆。"高强听了，大喝一声道："这厮可恶，上门讨死！"乃一拳打来，怪狼也一拳打去。高强的拳打在狼身，如生铁顽石。那拳痛难再举，看看肿了。狼拳一下，那高强痛人心间。高强便把脚踢，那脚方踢来，便闪筋动骨，站也不住，却被狼几脚踢倒。高强只在地下哼痛，忙叫家仆来挽，把个村邻笑倒，说："好吃斋的道人，好个要强的恶人，吃斋的发了无明之火，倒打倒了高强。"怪狼收了手，口里骂道："奸恶强狠，趁早把骗我的钱钞还我。如迟一日，我上门来打你一日。"高强倒地地上，叫家仆帮打。家仆一个个上前，俱被狼打得飞走。众邻一面笑，一面疑，笑的是高强平日逞凶；疑的是善人为何今狠，只得劝解。怪狼临去说："高强，你若不上我门赔个小心，我一日来打你一次。"高强也没了法，只得忍气吞声。怪狼说罢，回到善人家，依旧变个道人，见了善人，果然躲在卧房。他便说道："高强，我小道已警戒他一番了。只是他三日后上你门还你钞，赔你小心，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说个饶了你罢。那高强以后再不敢欺凌你善人了。"说罢往门外而去。善人心疑，只见三日后，高强手足方止了痛，走得路，怕善人如蛇蝎一般，恐其又来，乃同着几个劝解的邻人，登善人门谢罪求饶。善人依那道人吩咐说："饶了你罢。"高强大喜而去，后果不敢逞强欺人，道："往常只说我狠，哪知吃斋的善人动了心更狠。"这怪狼方扶助了这个善人，却又听见村中两个盗牛偷儿，夜坐在家计较。一个说："善老道有只耕牛，我与你趁着黑夜牵了回家，宰了远乡去卖。"一个道："偷牛已有一款罪，又私宰耕牛，乃两款罪。万一远乡知道你我是偷的，不便，不便。倒不如活牵别村去卖。"一个道："别村也知我与你无牛，还是暗地宰了。就是不卖，我与你各分一半，腌熏了过日子倒好。"怪狼听得笑道："说偷牛两款罪的，还有个人心。这要宰了过日子的，心肠太恶。他说偷善老道，必是吃长斋的老道。似此善人，不可不救。这个恶贼，且叫他吃我个苦。"怪狼乃变了一个道人，走来寻善老道家。只听得木鱼儿声响，走到门缝里一看，但见那老道：

白发白须，手执着木鱼儿敲打；善眉善眼，口念着波罗密真经。沉檀喷喷，香烟绕屋似祥云；灯烛煌煌，光照满堂如白昼。堂中挂着一幅彩画菩萨，真如活佛；几上摆着几碟蔬食果品，果是清供。一个清平世界老善人，终朝忏礼家堂修后世。

怪狼在门缝里张了一会，听他功课了一番，乃击门叫一声："善老道开门。"善老道听得击门，吃了一惊，问道："何人半夜敲门？"怪狼答道："是小道。"善老忙开了门，见是一个道扮模样，乃问道："师父，这半夜因何到此？我这小庄不通大路，往来想是迷失路途。幸喜敲的我善老之门，若是敲了村间生事作恶之家，师父你怎当得他起？"怪狼听了善老说村间生事作恶，乃动了扶善排恶之心，便问道："老翁，你这村间是哪家生事？何人作恶？"老道说："有便有几家，只是我年老修善的心肠，不管人闲事，不攻人的恶。"怪狼问道："你老人家因何不攻人的恶？"善老说："岂但我老人家不可攻人恶，便是少壮人，更不可在背前面后说那家作恶，那个为非，一则损了人行止，坏了自己心术。攻说人的恶，偏你就没个过失，人说你心下如何？万一说人恶，说着个知道理能省改的，便说你教诲他，心里感你是好人；若是说着个不知道理的，便怪你扬他恶，恨怨起来，寻些恶事报你。所以我老人家不说人恶，便是家下小男妇女，也戒他们不许说人。惟有妇女家，更要张家长，李家短。古人说'长舌妇人'，男子汉家休要听。"怪狼又问道："老翁，怎么叫做长舌妇人，男子休要听？"善老道："人家生了女儿，为母的闺阃中便教她不要多言乱语。嫁到人家，她习成的气质真也不说张家长，李家短；若是没闺训的，便快嘴多言，还有说公婆的，说姑娘小叔的，说亲戚邻家的。一张快嘴，喳喳哇哇，俱是做女儿时，娘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少调失教。若是说是说非，有道理的言语也罢了，还有歪心偏意，说黑数白，男子汉一听了，多少伤了风俗，败坏了德行。所以叫做长舌之话莫听。"怪狼听了，忖道："人言善老道，果是名称其实。我如今却要攻人恶，且试问他一句。"乃向老道说："比如今日有个恶人，要谋盗人财物，你老道知得，可与人说么？若是不攻人恶，看着好人被盗害，这却也非善人的心肠。"善老笑道："师父，你太迂了。不攻人恶，是不说破人阴私；若是恶人偷盗害那善人，这却说破他，也是个阴骘？"怪狼道："说与善人免遭恶害，此便是阴骘有理，乃破了那偷儿的心事，怎教做阴骘。"善老道说："破了偷儿，救了他不犯王法罪累，正是阴骘。"怪狼笑将起来，说："老翁，小道今日正来积个阴骘。你家有耕牛几头？"善老说："老汉家只两头。"怪狼道："小道打从一条路来，听得有两个偷儿要偷你牛。你可把牛牵到别屋里，待小道替你看守。"善老依言，把牛牵到别屋，叫家人防守着道人，恐这道人半夜三更敲门打户，说偷牛盗狗的事，也非好人。怪狼知情，叹道："世人存心如何险峻！我好意来救他，他便起这疑念，还是个善老道！若是个心多情寡的，便把我来讲的先拷个来历，不然，赶逐出门也。这也难怪他，是我来的交浅言深，说的是偷牛盗贼，无因至前的是非。"怪狼自嗟自叹一会。

那老道人听了道人说夜半有偷牛贼来，牛虽依道人牵入别屋，却不去睡，与道人讲说经典道理。怪狼那里知讲，又想偷儿来见无牛在屋，家有看守的，回去了形迹不露，老道必然怪我说谎，又不见情，乃向善老道："老翁，你可去睡，把灯火熄灭。那贼偷不得牛去，彼此还全了个好意。若是明灯看守，那贼羞成恶意，久后寻些别事害你。"老道说："我正要等他来，看是哪家人做此偷儿，拿着了送到官长问他个罪。"怪狼笑道："老翁，你一个善人还要去放生，如何为此毒事？若不知他是何人，他也只说你不知，大家丢开了心意；你若见了，知他是何人，此心终身把他在意，他也把你终身不忘，冤业便从此处结了，不是你我修道的所行。"善老只听了这两句，乃说："师父见教的是。"怪狼道："尚有一件事，小道与老翁看守大门外，一则与你防盗，一则免老翁家下生疑，说我小道无因这晚而来。"善老虽说无妨，心里却也几分怀疑。怪狼随走出门，善老便把门闭了进去。

怪狼乃等至半夜，果然两个偷儿走到善老道门前。怪狼远远见贼走来，随变了一只黄牛，在那牛车篷内。二贼见了大喜，一个道："老善真也放心，把牛不收，明明送与我们，不叫多谢。"一个道："免了我们挖洞开门，还是老善家童忘记收牛了？"一贼一面说，一面解了绳子，把牛牵到路上。一个说"活卖罢"，一个说"宰了好"。怪狼听得，乃叫了两声，其声甚哀。二贼道："莫要叫，有人听见了不便，越发要宰你泯了形迹。"那牛忽作人言，说道："你宰宰宰，不是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牛，却是宰你祖宗。"吓得两贼慌了，道："爷娘呀！牛如何说起话来？"乃慌慌张张问道："牛，你如何是我祖宗？"牛答道："我生前在世，也只因偷了耕牛宰了去卖，冥司罚了今生变牛，受不尽的苦楚。"二贼问道："变牛如何受苦？"牛道："与庄家耕田开地，用尽苦力，风雨淋漓，蚊蝇暑热，也说不了的苦，那庄家男女还有鞭打的。吃辛受苦，到个耕不得田；出不得力，叫屠户宰卖，这苦向谁说？今幸得你们来偷了去，离了他们，你们若念祖宗偷牛变牛，把我豢养得老，也见孝心。你若宰卖，只恐你后来在世遭王法盗宰之罪，死后变牛，偿宰卖之冤。"一贼听得，说："祖宗做了偷盗，这世报应到此。我们若做了盗牛之贼，怎能够遇着子孙得知？罢，罢，闻知显灵庙有善人放的生，多养在屋内。我二人悄悄送到庙里，自然庙内有人救养了他。"怪狼道："好，有情多孝的，我若到庙里，果然得了生。"二贼乃把牛牵到庙前，放在门前而去。后却如何，下回自晓。

第89回　淹女胎村人作恶查文卷大圣礼僧

却说怪狼待二贼去了，乃复变了道人。次日天明，走到善老道家门前坐着，却好善老过了一夜，次早开门，见道人坐地，说："多亏师父看守大门，夜间偷牛贼不来，牛牵了别屋得保存了。师父可进小堂奉斋？"道人道："吃斋事小。我小道有愿在先，但听见人说生事行恶，便要问明。这行恶之人好劝化的，便劝化他；不听劝化的，便叫他做出蹊蹊古怪事来。"善老道听了，说："师父，我老道只闻说遇着生事行恶之人，好意劝化，是你我吃斋行善道人的心肠。叫他做出蹊蹊古怪的事，不但你我道人不该幸灾乐祸咒人，便是人有古怪的事，你我也不忍见闻。"道人说："小道却有些豪侠之气，但遇着善人如老翁的，定然扶助些好事。如昨夜与老翁看门防盗；若是遇着恶人，定要计较，叫他做出一场蹊蹊古怪。"善老听得，摇手答道："师父，你这样说来，我这村里并没个生事作恶之家，便是有，我也不说。俗语说得好：'闭门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作主张。'又说道：'等闲不管人家事，也无烦恼也无愁。'"道人见善老不说，心性急躁起来，把脸一抹，变了一个凶恶形状，十分吓人。善老见了，吃了一惊，道："佛爷爷，我善老乃行善之人。你是甚么神灵下降？我善老不说人恶，不指人非，也是好心，却怎么显化吓杀了我？"老道一面说，一面看道人变的。

豹头环眼甚凶恶，青脸獠牙须倒戳。

口里腾腾喷火星，手拿一杆狼牙槊。

善老道见了，心慌胆颤，跪在地下，只是磕头，不肯说生事行恶的，只叫："爷爷呀！你既显灵下降，自然知哪家生事，哪个行恶，不劳问我。"怪狼道："这老头子倒也真是个不惹是非，不管闲事，不说人长短的。"乃叫一声："善老道，你安心吃斋念佛，自是家门清吉，人口平安，灾祸也不来犯你。我不瞒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是显灵庙大圣帐下一个行使。你不肯举出行恶之人，我自去查访也。"说罢不见。

善老道听了，半晌方定过神来，忙走到舒化家里，备细把这事说与舒化。舒化道："正为此事古怪蹊蹊，我小子家中人口不安，见神见鬼，多因是妻淹杀女之故。已曾修书去请高僧，想必到来。"善老道说："只怕僧家非法家，驱邪捉怪，他们不来。"舒化道："我正因此书中只说请斋领教，不曾讲这怪事。"善老道听了，说："这等料僧人必来。"舒化笑道："你如何知其必来？"善老说："和尚家每每闻风斋僧之处，虽远也去，还有上门乞化斋的，吃了斋还想要衬钱的。"舒化笑道："老善，你倒不像个在佛门的。这样出家人，是浑俗和光，出了家，未了世法的。哪知高僧高道，他自有修行正念，一切外缘，皆视为空幻。莫说他自己不来乞化斋，便是你顶礼焚香去请斋，只怕他还不肯来吃。"善老笑道："我也是这等说。"二人正讲，只见家仆来报，说："奉主人之命去请高僧，却遇着高僧正才辞别清平院前来。今将到村口亭。"舒化听得，忙与善老道往村口来迎接祖师师徒。一见师徒庄严色相，二人不觉倒身下拜，说："凡夫俗子，妄请高僧法驾，蒙赐降临，何胜庆幸！"祖师师徒和颜安慰了。进到村间，舒化便邀往他家。只见显灵庙一个庙祝道人，同着几个善信也来迎接，便邀请祖师到庙中居住，说："久闻列位师父喜居静室，庙里虽小，却有后殿静僻可居。"道副听得，随向师前说："庙有静处，当暂寓几日。"师徒乃到庙来，进门参拜了神像。入到后殿，却是一尊救苦难菩萨，师徒顶礼拜毕，乃与庙祝众善信稽首。当时舒化乃再拜祖师前，诉出平日妻淹女胎之过，致有疾病妖孽之事。祖师笑而不言。舒化道："弟子们久闻师父们道行，大发慈悲，演化国度。今此乡村有怪，家户和，乞垂方便扫除，功德无量。"祖师不答，但说五言四句一偈，说道：

乾坤皆正气，灾害何由作？

灭怪先灭心，勿留纤芥恶。

祖师说偈毕，闭目静坐。舒化点首，乃向三僧道："老师父垂教不差。只是前此作过恶孽，如今已知悔改，而疾病的未得愈，作怪的未得除，如之奈何？"道副师答道："疾病已深，安能速愈？俗说的：'病来如山倒，病去若抽丝。'但愿人知悔改旧恶，莫虑灾病不能消除。又说：'见怪不怪，其怪自坏。'见怪是作恶招怪，不怪是自正本心。只虑本心不正，不虑怪孽不灭。"只见善老道开口说："弟子平日却也是纤芥之恶，必扫除尽，不留于心。为何昨夜见一怪，定要我说出村乡生事作恶的，他要去劝化；劝化不得，弄个蹊蹊古怪与他。我想若说与他哪家生事，哪个作恶，他定然降个灾病与他，岂不坏了我吃斋的心术？彼时我坚执不说，他即变了面皮，做出怪貌。必定是我不说，灭他去了。"道副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此非怪，定是正气精灵，方才纠察人家善恶，要去警戒善信。你道心中纤芥之恶必除，小僧看你不说恶人与他，倒是一种为恶为害。"善老笑道："师父，我弟子本是隐恶之意。"尼总持乃正色说道："老善信，未见你扬那家善。若是当初那怪问你何人行恶，你只答那家行善，他自去扶助善人，便是警戒行恶，自然在其中了。只因你不说出行恶的来，连作善的也埋没了。这种积恶尚未驱除。"善老听得，说："师父，我若说出行事作恶之家，实不瞒高僧，村中十家有九。眼面前坐着的善信，个个不无。"道副问道："善信，此是何恶？"善老道："家家习以为常，便是舒化淹女故事。"道副三僧听了，齐齐合掌起来，道："善哉！善哉！村家之愚，何至于此！小僧想阴阳感化，男女构精，生成胎孕，中含一点灵光。这灵光出世，离脱幽冥，超生正觉。那长大成人迷了正觉的，造种种恶数，负了天地生成之恩，自转入六道之下，这不必说了。只是得了父祖积功累行，不迷却正觉，由觉生悟，克尽生人的道理，虽未必成佛作祖，也做个顶天立地的完人，何分男女？你却执一时偏见，水淹杀女胎。可怜她也是一世修来，不入畜生道，免投湿化中，却被无情水，怀胎十月空。"尼总持道："岂但辜了十个月怀胎娘母辛苦，又且负了卫房监生神圣默许与抱送慈恩。冥冥之中，岂无神灵监察？这比杀生罪孽更重，岂无冤孽报复愆尤？"道育师也说："那女胎被淹，一种苦恼心情、仇恨恶念，怎肯甘休？必定上诉于天堂，下控于地府。这动手的定然生灾；忍心的必须作怪。"道育说罢，合掌向着菩萨道："善哉！善哉！此菩萨垂慈，日时人间救苦，救的是可怜这海里遂生的灵光，又救的是这不明心地的众生，造此恶孽，受此报应灾殃之苦。"舒化问道："菩萨却如何不降灾害与这造恶的，乃去救他？"道育说："菩萨的慈悲，却又怜他这一种不明白愚蒙心情，不知道理造此恶孽，受此苦报。"舒化与众信听了，齐齐合掌，先向菩萨圣者容前礼拜，后却向祖师前顶礼，说："我等往日所造诸恶孽，惟愿列位师父于菩萨前忏悔改过，以后再不敢水淹众女。"道副师依言，乃为众焚香诵经，忏罪消灾不提。

却说显灵大圣与二位神司，俱出游朝帝，说的是村间行善作恶的民人，帝令他纠查，善的报以吉祥善事；恶的报以灾殃祸害。三神回归庙宇前殿，只见怪狼蹲在里边，不敢伸头露体，见了三神，方敢见形，却俯伏在地，说道："业障自知罪孽，堕落畜中，却一念不敢萌恶，即行些小事，皆是扶助好心，驱除恶类。今在演化高僧寄寓后殿，孽畜邪正未分，不敢侵犯，统俟神司垂护。若得沾高僧度脱功果，免入六道末流，百千万劫之幸。"显灵大圣听了，道："呀，高僧到此，吾等也当听闻至道。"卫圣神君道："吾神原当拥护。"报应神司道："吾神也有几宗前因后世文册，在高僧觉察之中。不如乘此月明静夜，把帝令纠查善恶的事迹勘对一番，便请他几位高僧证明，也是一种功果。"乃随叫怪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充为使者，去请高僧。怪狼奉令，走入后殿。只见高僧四位，上首坐的金光被体，豪气腾空；旁边坐着的也都有祥光外射。狼使正畏而远看。只见上首坐的却是祖师，神目已知怪狼近前，乃口中念了两句，说道：

狼尚有心从善行，人何肆恶不如狼？

祖师念毕，闭目入定。三位徒弟只有尼总持未入定静，见后殿阶下，明明一狼现形，乃问道："孽畜作何究竟？"狼要变人，哪里变得来，却是真僧前，邪自不能混正。尼总持乃说道："我已知汝来意。念汝本是个豺狼恶类，一念归仁即是仁。已仁当许汝作人。吾师已发慈悲，容汝转变。"狼听僧言，顷刻就变了个走使人形。他也不知是哪个僧人开口，只把显灵大圣邀请的话说了，往殿外飞走。

尼总持只因说狼这一番话，听了狼说的因由，却不似祖师们入静不扰，他却定而未定之中，发出一宗幽而不幽之境。忽然，阳神走出后殿，见三位神司，笑脸恭迎道："高僧远来庙宇，吾等公出未迎，料僧心平等，无有愠意。"总持答道："小僧随师演化本国，唐突至此，有犯威灵，不胜惶悚。"大圣乃设一座于左，请总持坐了。只见报应神司开口说道："往日曾有诛心文卷，附在高僧，想惩恶化善。今尚留行囊经卷厢中。"总持答道："惩创恶念，即是诛心；感发善心，即是经卷。小僧们出家，只有这衣遮体，这串数珠儿，也是一件牵肠挂意的。哪里有甚行囊经卷？"卫圣神君乃说道："高僧到处，吾神时时拥护。虽然拥护外来邪魔干犯，却也鉴察僧家内魔作耗。"总持答道："外魔扰僧，真也借威垂护。只是出家人内魔作耗，当自用驱除，怎敢劳动神君？"神君笑道："比如高僧在此，外也无魔来犯，内也无魔作扰，吾神也无处用威。只怕有装皮做面，口念弥陀，世法未清，尘魔时乱，吾神却要鉴察他。"总持道："似此罪孽，神君且于他远离，如何还用卫护？"神君道："这样僧人，却尚有真经在口。只怕他忏悔时，更你佛门既大慈悲，我神司岂绝人太过？"只见显灵大圣说道："吾等屈留在此，非为他事。昨因朝帝，发付几宗善恶文卷，乃是村前村后、远里近里诸色民人善恶，当与高僧共相觉察。"乃叫左右取过几宗文卷来，放在几上，当面开看。总持一目览过，说道："卷中善事，小僧已知善有善报。这人民享福的享福，增寿的增寿，无后而应有后，贫贱而应得富荣，不必神司觉察了。只是卷中恶事，小僧却不忍他恶有恶报，须借神司警戒他。若是悔过消愆，不堕入恶道，也见我僧家与神司慈悲方便。"显灵大圣依言，即把文卷展开。一宗却是前村一人，名叫蔺公。此人家颇充裕，丰岁多收豆谷，一粒也舍不得用费。亲邻望助的，分毫吝施；童仆仰食的，朝夕忍饿。他自奉甚薄，却还把租赋不输。官长催科，他却奸顽推躲，为此官长被他坏了课殿。仆婢怨恨，巴不得他祸害临身。冥司便把他名下，注着个不忠之报。大圣见了，便恨了一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起笔来，注他四句考语，说道：
蔺恶不忠，怀长欺公。
报以祸害，终作空空。
总持见大圣批了四句考语，乃问道："大圣，此人俭财亦是美德，怎注他个不忠？小僧闻臣子不敬，乃谓不忠。此不过拖欠租赋，贻累官长。"大圣道："民人拖欠官租，若是个贫苦的，为官长的怜他，把催科法度少宽，虽说纵法，还作慈祥，不叫做不忠；若是富家故吝，不畏官法，官长宽纵了他，官长就是不忠，怎不是蔺公的不忠？这报应，他原为吝财、自然叫他后世家财仍归一空。"报应神君道："只空其财，还要克减他禄。因他累了官长之禄也。"总持点头。又看一宗，却是后村一人，名叫甘连。此人有一妻一妾，两妇性不纯良，每每欺夫懦弱，更咒骂公婆。已被冥司报应，两妇疾病卧床，苦恼万状。这甘连请医召卜，日夜忧惶，却以恐父母怪他掩护，不使母知。为此，冥司把甘连名下注着不孝之报。神君见了，也恨一声，举起笔来，注他四句考语，说道：
甘连不孝，纵妇逆亲。
报以地狱，当堕抽筋。
总持见神君批了四句考语，乃问道："恶妇逆姑，应得有罪。不知这甘连可听妻言，不敬父母？"神君道："若是甘连不敬父母，莫说是父母，便是听了妻妾之言不敬叔伯六亲，这报应都在甘连。盖因父母有罪，坐在夫男。查得甘连却敬养父母，和顺叔伯六亲，只因她不依七出之条，容留不孝之妇，故此把不孝归罪在她，报应地狱，真不为枉。"总持点首。
又看一宗，却是远里一人，名叫石戒。此人性度慈和，立心阔略，轻财仗义，村乡都称他做仁厚长者。只因他中年生了两子，因爱他聪明伶俐，便随他交结匪人。这两子用心奸险，行事刻薄。村里知道的，说："一个宽厚老子，生下这两个奸险儿男。"又有说的，道："聪明的多生懵懂；忠厚的多产精灵。"两子积恶，冥司已昭彰其过，只待恶贯满盈，却叫他受无边苦恼。为此，把个溺爱不明罪过，放在石戒名下。尼总持见了，说道："父恶当报其子，岂有子恶连累其父？"卫圣神司也恨了一声，执起笔来，注他四句考语，说道：
纵子不仁，岂无灾戾？
报应昭彰，溺爱其罪。
总持见了神司考语，说道："子恶罪父，于情理可该？"神司道："比如子恶，为父的教训他不听，惩治他，使他做个善人，多少阴功，在你为父。若是不行教戒，任他倚着伶俐，肆行奸险，做出恶事，损伤天理，是谁乏过？"总持点首，乃逐行逐款看，一宗一宗，都是近里作恶的，却也报应不差，罪孽明白。乃是何人何恶，何样报应，下回自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90回　尼总持度狼了道蔺员外警戒回心

话说三位神司把善恶文卷尽行展开，一宗一宗，却也甚多。总持只看了不忠不孝等罪过报应，一则天色已将明，一则静功难放，乃大略查看，却是些不敬日月三光、呵风骂雨、非理非义、作贱五谷、白口咒诅、怨天恨地、大斗小秤、明瞒暗骗，轻重难逃罪孽，个个都有灾难昭彰，不觉动了慈悲，两眼落泪起来。显灵大圣乃问道："高僧，你如何见了这文卷，何事伤心落下泪来？莫不是前亡后化，你有甚六亲在内？我闻一子出家，九祖超升。料高僧没有行恶坐罪的六亲连累，你为何落泪？"总持噙着泪说道："小僧见了这作恶文卷，叹这一行作恶之人都是父娘生产，造化之工，只因心地不明，造出无边罪孽，自作自受，也有连累后代先亡。神司只秉公注考，小僧却怜他种种苦恼，俱是我等一体性灵，不知神司可肯方便，指示一条悔过自新路境，叫众人如枯木逢春。"显灵大圣答道："人孰无过，道在能改。吾神固执法不饶，却也容人悔悟。高僧若能使众人真心悔悟，改过一朝，吾神自当勾销了他的罪注。"尼总持听了，两眼看着狼使说："我知汝化却狼心，归了正觉，便把这几宗作恶人家，个个劝化他改行从善。如执迷不改的，随汝方便警戒他。务要仰体三位神司盛心，不负我一僧家好意。恶人改过，吾师自成你人天功果。"狼使听了，唯唯应道："高僧令我劝戒作恶人家，望乞拔除了狼的畜生之道。"尼总持乃说："汝既发一念善心，即除了狼名，与你起个名字，叫做化善。"狼领僧言，随拜谢了，说道："化善有一言请问高僧：此去警戒劝化人家，当以何道为那作恶的趋向，才成就了人天功果？"总持不答，便起身辞谢三位神司，往后殿仍归静处。这化善哪里肯罢，随上前扯住总持衣袖，道："化善承高僧度脱人道，敢不领命去警戒村人？只是方复了人身，不知生人趋向道理。望高僧始终成就。"尼总持见他扯着不放，只得开口说了四句偈语，说道：

难得人身，为恶在己。

不愧生人，纲常伦理。

总持说罢，一念静觉，坐于后殿蒲团之上，仰见众师端坐，自己不觉嗟叹起来，道："我乃出家之人，自有一静不扰之性，为何把持不坚，入了幻化？虽然吾师有演化之愿，我等亦有赞襄之心，这种种根因莫作梦幻。"总持说罢，仍入静功。却说怪狼蒙高僧度脱，出了畜生道，复了人身，叫做化善，自家喜欢快乐比平常十倍，喜欢的是，人比物类灵巧能言；快乐的是，逍遥人世，不受惊惶之扰。他奉神司之命，却不去那前村后村、远里近里警戒劝化他人，单单先来到蔺公家门首，摇身一变，仍还变了一个道人，树上摘了一根枯枝，变了个行者，走到蔺公堂前，叫一声："蔺员外，小道特来化缘，却有几句要紧的忠言说与善人。"只见屋里走出一个苍头，摇着手道："师父错上了门，我员外从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布施，你到别人家去化缘罢。"道人说："别人家小道却与他无缘，一心只要来化老员外。"那苍头哪里肯信，便把手来推，道："师父，你且出门去，待我员外来家着。"道人说："你休要推，若推了我道人，你那手便生个疮。"苍头怒道："好野道，如何便开口骂人。"把手尽力来推。道人只把口吹了一气在苍头手上，那苍头的手忽然肿痛起来，叫道："师父，你不是个好人！怎么出家人白口咒诅，把个人手当真的肿痛起来？"道人笑道："你还骂我不是好人，叫你痛得难忍。"果然苍头手痛得紧，连忙说："师父是个好人。若不是个好人，如何开口灵验如此。只求你吩咐不痛罢，我也不敢推你了。实不瞒你，我员外在后屋里盘算帐目哩。"道人听了，又吹了一口气，苍头手依旧平复不痛。却走入后屋，把道人的话传与蔺公。蔺公听得，愁着眉，口骂苍头，"不好好的回了道人别处去化缘，却推他出门，惹得他弄障眼法儿叫你传知与我。"蔺公一面骂苍头，一心又怕道人有手段，且苍头说道人有话要讲，只得走出堂来。只见那道人坐在堂中，上首闭目端身。蔺公看这道人怎么打扮：

挽双髻宛似钟离，睁两眸犹如鬼谷。穿一领百衲道袍，一条条和青白布交加；踏一双两耳棕鞋，稀拉拉横竖绳拴束。黄麻绦腰下垂拖，青蝇拂尘手中握。相貌不敢比神仙，形容却也超凡俗。

蔺公见了道人坐在上面，心里已有几分不快，只得叫道："道人哪里来的？"道人方睁开眼起身，拱了一拱手，答道："小道云游而来，欲化老员外些布施，去修行了道。"蔺公答道："小子家从来不破此例。莫说布施金钱，便是斋米也不曾施一合；莫说斋饭不施一顿，便是清水也不施一钟。"道人笑道："老员外，我看你高梁大厦，膏田腴地，莫说仓中饶谷，还且库里多金，看你年华不少，留此何用？不舍结个善缘？"蔺公听了，笑道："师父差矣。我一生辛苦，日累月增，指望留与后人，怎肯舍了结个善缘？我只闻得多积金钱，买田治地。不曾见甚么善缘吃的穿的。"道人笑道："不结善缘，只怕你买不得田，治不得地，吃不得，穿不得。那时要结善，却没缘结了。"蔺公听了，大怒起来，骂道："哪里走来野道，口出不逊之言，好生可恶！"乃起身往门外走，叫苍头快把野道扯出门去。苍头听得，走过三五个来。

只见那树枝变的行者说道："你这个老员外，出家人不是与你轻慢的。我师父让你暴躁骂出，还是留情与你，叫你仔细思量他句句好言语。"蔺公道："他有何好言？"行者道："莫说我师父说好言语，便是我行者，也有几句好言语说你。"蔺公道："你有何说？"行者道："你为富不仁，悭吝太过，拖欠官租是不忠；不济贫寒是不义；自奉淡薄，空聚仓箱是不智；不敬我师徒，叫苍头去扯是无礼。眼前模样，你怎知后世的情由？依我行者，散些金钱，做些善果。"蔺公听了，更怒起来，骂道："一起的村野，上门凌人。"叫苍头："替我打这野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善道人走出门来，说道：″员外，我徒弟也是好言。莫要性急，布施些好。″蔺公一听了″布施″二字，性更躁将起来，说道：″这道徒口口声声还说要布施。″行者道：″真真要布施。若不肯布施，便叫侮时迟了。″蔺公听得，一拳把行者打来，行者一头把蔺公撞去，彼此交手。道人乃吹了一口气在行者身上，忽然，行者一跤跌倒，口吐白沫，看看无气，道人乃一把扯住蔺公，喊叫地方。顷刻就来了几个亲邻人等，都是平日恨他刻薄无情的。几个就要去报官长，几个就来作干证，戳火弄烟，都帮着道人。苍头跑的跑了，走的走了，蔺公无计，只叫快请名医。那行者哪里得活。蔺公方才向亲邻求讲和。李亲说：″了事，情愿贴道人的金钱，还要费解交的酒席。″那亲邻此时索勒他，要了金宝方才解交。蔺公只得忙入屋内，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只听拿出来，凭亲邻作处。你看这会吃的亲邻捧腹，送得道人坠腰，方才叫苍头把行者的尸首埋于荒沙土内。

蔺公回家，气得只是跌脚捶胸，懊悔道：″早不如布施几贯与道人，也免得这一番屈气。″只见蔺公的妻妾说道：″员外空熬了牙齿，早不如把这贴人的钱钞买些酒食受用，治些绫罗衣裳与我们。″蔺公道：″还幸平日省俭聚了这些钱钞贴人。若是不曾聚得，此时少不得卖田变产救命。″妻妾道：″你若不省俭，苦巴苦聚，那道人又不来化缘了；就是来化缘，你却也舍得布施，便起不得这场祸事了。″蔺公正与妻妾讲说，哪知那亲邻心歹，把行者埋了，一把手扯着道人，齐齐说道：″清平世界，怎容你挟诈骗人？″道人答道：″蔺公明明打死行者，怕经官长，央求列位解和，贴我小道钱钞，岂是小道挟骗他的？″众人哪里听，只把道人扯到荒沙，浑身搜出金钱方才放手。道人叹道：″人心险恶至此！我如今弄个法术，叫众人知骗人的受苦不难。只是蔺公这一番尚未警戒他回心向善，如今且乘着众人挟骗，再到蔺家施个手段。″

只见那众人搜了道人腰中钱钞，各散回家。道人却又走到蔺家门首，想了个计策，把脸一抹，变了一个老者，进入堂中打滚撒泼，说：″我是行者之父，跟随游方道人到你家化布施，只为言语冒犯了员外，一拳两脚打死了，私和人命，贴了道人钱钞，却叫我老人家受苦。″苍头报与员外，蔺公急得声声叫苦，却正色出堂，指着老者骂道：″哪里来的恶骗！我家善门何曾打死人命？″老者道：″现埋荒沙，如何欺瞒得人眼目？少不得报与地方官长，现有你亲邻作证。″蔺公见抄着底子，惊怕起来，只得再求亲邻来处。这众人又乐来处事，都暗笑道：″这鄙啬老儿只该如此算他。″乃又与劝解。蔺公只得女费几十贯钱钞。哪知是道人警戒他，只因私囊有余，不知悔悟，但恼恨破了金钱，越发鄙啬不舍分文，说道：″遇着这样怪事，若要花费，岂不终穷？″道人知他此情，乃叹道：″人心偏拗至此，还不明白。″乃复变个公差人役，走入堂中，大叫：″蔺员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奉官长唤你，与一个行者的老子对理人命。"慌得蔺公躲又不敢躲，出又不敢出，公差叫急了，只得走出堂来。公差备细把他解和贴钞的话说出来。蔺公却又不敢隐瞒，只得求公差宽免。公差道："如今不过瞒上不瞒下，有了钱钞送我，自与你消了这场官事。"蔺公只得竭囊，央邻友处明。公差既去，蔺公此时方对妻妾说："我悔当初刻薄寡恩，熬清受淡，挣了几贯钱钞。只因不舍布施，与道人争讲，便惹出这一番怪事。罢！罢，这钱钞叫这样空，不如受用些，布施些。作那样空，还不受气着恼。"化善道人，变了老者，变了公差，却又隐了身形，来看蔺公作何景象。却见他向妻妾懊悔，也知他囊箱空了，乃把他贴的钱钞都埋在行者枯枝一处，仍前变了道人，走入中堂，依旧闭目坐着。却好蔺公在堂后，走一步，嗟叹一声，道："可惜，几十年的辛苦积聚，倒不如做个大度量汉子。"道人听得，道："如今做个大度量汉子也不迟。"蔺公走出堂来，见了道人，慌慌张张说道："老师父，饶了老命罢。私囊已竭，家产将空，你如今又来欲作何事？"道人说："我小道当初也只为把几句好言语说员外，惹动员外嗔心。如今员外心下可说我小道是不逊恶言？"蔺公说："师父句句都是切骨好言语。怪我下愚，一时性拙不听，以至于此。"道人说："小道得了员外几贯钱钞，都被你众邻抢去了。虽说我出家人没处使费，却也不甘与众人挟骗打抢。既是员外回心，如今我小道在此，你可唤这众人当面对个明白，愿将这钱钞还你。"蔺公此时方才放了心，随唤了苍头，请得众处事的亲邻到家。这众人见了道人，也不等道人开口，便说："事已讲和，钞已过付，道人又来何故？"道人答道："实不瞒列位，我小道出家人，骗挟人财一种大恶，决不为此。只因员外不明世法，刻薄寡恩，小道故设个幻境警戒他。他不回心，故警他屡屡。今日他既回心，只得把这些费出的金钱，依旧还归员外。"众人听了，都不好出声。只见一个强邻说道："道人，你既有此美意，可将你当初得去的宝钞交还了员外。"道人说："小道的宝钞，都是列位搜打抢去。"众人哪里肯认，说道："这野道得一惯便，又来设法骗人。我们何尝抢你宝钞？"道人笑道："此事明白不难。"乃叫一声："行者，可把老者及公差的钱钞齐送出来。"只见大门外那行者呵呵笑将进来，手里肩上驮着许多钱钞，都是员外贴与老者及公差的。员外与众人见了，吃了一惊，说道："明明一个行者被员外一拳两脚打死，埋在荒沙，怎么又活转来？"行者走到堂中，把钱钞交与员外，员外方才拜倒在地，称谢道人，一面叫备斋款留。那众亲邻个个目瞪心呆，说道："是了，是了。蔺员外生平鄙吝，分明是老道来警戒度化他。我等若不将原钞还员外，只怕道人又弄甚手段。"乃一个个尽把那设骗的、侵渔的、背手打偏的，都到家取了来还员外，却才问道："师父何处出家？哪里修道？法号何称？"道人说："列位，欲要问小道的来历，有四句七言诗意，你听。"乃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年生长在山林，几劫修来道入人。
度脱高僧因善感，显灵纵我劝村民。
道人说罢，往门外带着行者飞走，忽然不见。员外与众人方才警省，忙忙把钱钞完官租，济贫乏，村间人人欢喜。却说化善道人警戒了蔺公一番，得他回心，乃往后村去查那行恶的。却是何家，下回自晓。

第91回　化善医宗交感脉客人货出孝廉家

话表化善变了道人警戒蔺员外，众人问他来历，他说出来历几句，往门外飞走，临走又说："显灵庙后殿来问。"众人见他飞去不见了，惊叹是个神人，来度化员外，个个回心向善。这化善原奉大圣高僧劝戒村人，离了前村，却走到后村。只见一个仆人，同着一个医者前行。化善走近二人身边，听他彼此问答。医者问道："你家主召我医谁？"仆人道："医的是主人妻妾。"医者道："想是两位娘子有病。不知因甚成疾？"仆人答道："医家自有手段诊脉看病，问我何用？"化善听了，笑道："这恶仆晓人不当如是。这必是甘连家妻妾缘故，我如今正要寻他劝戒。"乃摇身一变，也变了个卖药走方的，地上拾起块石头，变个串铃儿。让那医者进了甘连大门，他却在门首摇着铃儿走来走去。仆人见了，问道："你这医家卖的是甚药，医的是甚病？却是内科外科，方脉大小科？"化善哪里知道，胡乱答道："是内科。"仆人道："可会医女人？"化善道："专门，专门。"仆人听了忙入内说知甘连。甘连随叫请人，正好与地方医家计议用药。仆人请得化善入屋，化善与医者、甘连叙礼坐定。这医者便盘问起来，道："道兄贵处？尊姓大名？却是哪家方脉？"化善哪里答应得出，只是随口混答。甘连却问道："先生请同医兄进内看小妻妾的脉。"化善道："小子行的医不与人同，看的脉也不与一样。且请教医兄，是看的哪家脉？"医者道："小子是王叔和传来，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这六部脉"讹善道："佣的是哪家药？"医者道："是四物二陈、辛温寒热诸样方药。请问道兄是哪家脉？怎么与小子的不同？想起太素脉。"化善答道："小于诊的是个交感脉。"医者道："为何叫做交感脉？"化善道："小子这交感脉，乃妻妾有病，诊夫之脉；若是夫病，却诊妻脉；父病诊子脉，子病诊父脉。"甘连笑道："先生，你说夫诊妻脉，妻诊夫脉，谓之交感。若是父病自有母，子病自有妻，如何又父子交诊？"化善笑道："主人你却不知。比如有父无母，自然诊子；有子无妻，自然诊父。若是有母无父，便诊其媳。"医者笑道："若是父母妻子俱无，却诊何人？"化善道："便诊弟兄。"医者道："今有一人，弟兄并无一个，有病却诊何人？"化善道："但诊朋友。"甘连笑道："朋友却多，不是一个，又个个亲切，如何诊谁？"化善道："朋友千个，契合必有一人，如古人管鲍、陈雷。要问病者平日是谁交契，便诊这交契之友。"甘连笑道："你却与此人说交契，只怕此人不与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契，却诊也不切。"化善听了，把眉皱将起来，道："此处不必诊了。你有病，想着此人交契，此人之心却不与你交契。这病不消诊，不必用药，自然在他替你害了。"甘连越发笑起来，说："你有病，怎么害他？"化善道："病皆心作，他负你心，便是自病。所以我这诊的叫做交感脉。"甘连听了，道："果是先生说得有理。小子妻妾有病，便烦先生诊小子的脉。"化善乃诊甘连之脉，说道："主人，你妻病却不在你发，是你父母身上发的。但用药有三难：医了你妻妾，却医不得你父母；医了你父母，却医不得你妻妾，两不能医。先使你妻妾重病难痊，后却叫你灾殃无药可救。有此三难，便是卢扁复生，华佗再世，也救不得。莫说请这位道兄诊脉，便是王叔和来，也诊不出这一宗冤孽。"甘连听了，道："先生此话，实关小子肺腑。只是此病，小子知四物无补，二陈枉然，料先生诊脉既神，医药必效，人前一言难尽，少待说此衷肠。"

甘连乃辞谢了医者，留着化善再求诊脉，说道："先生既说父病诊子脉，子病诊父脉。小于老父时常有些寒热失调，望先生再诊小子之脉，看我老父之病何因？"化善道："我曾有言说过，有父无母，方诊其子。主人既有母在，还当诊你母脉。"甘连听了，乃进后屋，说与母知。其母笑而不信。甘连道："母亲不必疑笑。这先生话亦近理。"其母只得走到堂后，伸出手来。化善哪里诊脉，便说道："是了，是了。这是为婆的不容媳妇，为公的见理不明，抑郁作病。可怜你父不知，受此灾难。"甘连笑道："先生既说诊脉，为何老母伸出手，却又不诊便知其病？"化善道："男女授受不亲，况以二指按妇女之手，若是贤良君子，一心怜病者受苦，那点精神专在按脉中寻病；若是混俗先生，心肠邪慝，自不作主，纵诊得亲切，怕有几分捉拿不住。看你母手，便知母脉；推你母脉，便知父病。总是媳妇不敬孝姑，姑心狭隘，不能宽下。媳妇面前背后，有怨姑之言；姑婆冷言热语，在公前生怪媳之谤。那做公公的，巴不得婆媳和顺，一有违言，抑郁成病。我医家却究根因在此。"化善说了，只见婆子在后堂大笑起来，说："我先生医人病，枝连藤，藤连枝，虽不是病的原由，却倒也有几分说着。真真是两个媳妇性格不纯，咒公骂婆。我老头子知了，也时常生病。却如今天理昭彰，两上都重病卧床，恹恹待死。这样不孝媳妇，医药怎得效灵？"化善道："老孺人，休得要说此话。我医家有割股之心，一则要你婆媳相安，二则要你媳妇孝顺。你媳妇必先孝顺，你婆媳自然往后相安。若是媳妇不孝顺，婆媳不相安，公姑致病尚小，你主家之子致病却大。一旦你甘连有病，叫人怎医？"甘连听了，惊慌起来，说："先生必非凡俗之医。我小子定有调停之法，父母要紧，妻妾一凭存亡便了。"化善笑道："此固一味良药，还要两味在你内眷。他如不急早发出这两味药来，莫说重病，便是小疾亦难得愈。"

妻妾有婢传入，说摇串铃的先生如此如此说。妻妾忙叫婢传出，问道："先生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味甚药？″化善道：″一味敬公，一味孝婆。这两味药到心便愈。″婢子传入，妻妾你说我，我说你，把平日不是悔悟过来。一个道：″我若病好，把公公当个活菩萨。″一个道：″我若疾愈，把婆婆当个亲生母。″二人只发了这两句，忽然病减几分。甘连深信先生是个神医，乃问姓名住处。化善却也不隐，乃说了五言八句，说道：

家住显灵庙，高僧即我师。
但愿有病者，居心自转思。
种种诸恶业，皆是病根基。
纲常真药物，背了不能医。

化善说罢，往门外飞走而去，临去回头看着甘连，说：″这病根都在你脉上。要脉平复，庙殿后来寻我。″甘连口里才叫：″先生慢行，待小子奉几贯药金。″化善道：″我是救人病要紧，不计利积阴功的。″说罢径去。却走到远里，只见一个老者，在田间冒暑热耕田种地，两个后生汉子却安坐在树荫之下，面前放着茶罐，他二人一递一盏儿吃。化善见了，忖道：″这精壮汉子，却不耕田，乃叫那老汉力作，想是少壮的家主，老年的佣仆。可怪他为甚的前世不修，今生造下个老不安闲。但世间有一等道理不明的，爱惜其子，宁自劳筋苦骨；又有一等不知养老孝父的逆子，自却偷安，背了天伦，怎叫冥司肯宽一笔之注？我心爱老，且变一个行路过客，探问他个情由。″化善摇身一变，变了一个客人。怎生打扮，只见他：

头戴一顶凉帽，身披两截麻衣。一囊行李压肩皮，三耳草鞋脚系。张着遮日小伞，横拖挽手鞭儿。手中油纸扇频挥，口说好炎天气。

客人走到树荫之下，看着两个汉子道：″天气暑热，途路难行。如你二位在这树荫，乘风吃茶，快活！快活！汉子答道：″耕田种地，吃辛受苦，红汗白流，哪里快活？″客人道：″比如那田间的老者，便就不快活。这等老年，累筋苦骨，有子孙可代，自己该受快活。想必是二位的老力作？″汉子道：″是我老官人。″客人问道：″可叫做石戒么？″汉子道：″不是，不是。客官你问石戒怎么？″客人道：″他也有名，故此问他。″汉子道：″石长者是我亲邻。说起话长，且请问客人贵处，往何地公干过我这村乡？″客人道：″小子远村为客，贩卖些货物，顺过贵村。只因天暑，借此树下乘凉。″汉子忙把茶一盏，递与客人，道：″凉茶吃一盏。且问客官，贩的是甚么宝货？″客人道：″小子贩的是人家必用的一宗宝货，老老小小，少它不得。″这个汉子道：″甚么物件，便老小少它不得？若是少了却怎么？″客人道：″老人少了有灾，少壮少了作病。这不止灾病，性命所系。″那个汉子笑道：″是了，是了，客官必是贩五谷。人非五谷不生活，若是少了它，饥饿成病，性命所关。″客人道：″不是，不是。五谷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是一宗宝货，比如你庄家却有，便少了自去设法。我这货物，孝廉君子家蓄积得多，我客人贩买了来，专卖与村乡人家用。"这个汉子道："是了，是了，张孝廉家织有多布，李孝廉家种有多棉。客官必是贩布帛。人非布帛遮体，必然寒冷成病，亦是性命所关。"客人道："不是，不是。布帛虽然是一宗宝货，比如张孝廉家，他一家织了自穿；李孝廉家种的是自着，不卖与客人贩买。我客人只好求他个教，传授我个方法。"那个汉子道："是了，是了，客人贩的是珍珠玛瑙、珊瑚宝石。人心爱他，求之不得多病，谋之不来有命。只是我等庄家，重的是五谷，少了珍珠宝石，也不致灾病。"这个汉子道："也不是宝石，客官贩的决然是酒。我庄家老老小小少不得它。"客人道："一个酒，你庄家却怎么少不得？"这汉子道：

春若少酒花作羞，夏若少酒风生病。
秋若少酒月徒明，冬若少酒雪无兴。
早晨少酒怎起床，晚间少酒睡不定。
时刻少酒便作灾，老小把酒当性命。

客人笑道："越发不是我贩的宝货。"二汉道："客人，你说贩的货，人家老小少它不得，除了衣食，便非性命所关。我两人实不知道，望客官明白说，是何样货物。我庄村人家如少，必定也要奉求买些，怎肯错过客官前去。"客人道："我的宝货，本为来卖与石戒。他既是你亲邻，如今有何话说？"汉子道："我这石长者，一个忠厚仗义疏财的人，被两个子男坏了他的行止。如今男不守法度，做了些刁恶事，不但坏他行止，却气成一病，使他伏枕沉疴。"客人道："一个忠厚老子，生下两个刁恶子男，当初怎起？"二汉道："人人怪他当年生得子迟，溺爱不明，不曾教训的。"客人道："这个真真的是石戒自作自受。且问你，比如张孝廉家，可有这等父？李孝廉家可有这等子？"汉子道："他家老老小小，都有礼节，哪有这等父子。"客人笑道："我客人贩的，实不瞒你，便是这一宗礼节宝货。我见你二位安坐树下乘凉，却叫一个老父冒暑耕种。礼节没了，此时虽安，只怕一日灾病起来，性命所关最大。故此我来卖这礼节与你。"二汉笑道："一个礼节？甚么要紧。怎说老老小小少它不得？少了便生灾病，性命所关。客官却又说我乘凉树下，我老父冒暑耕田，便没了礼节。这礼节既说没有，却又灾病报应。如今客官如何卖？我二人情愿奉求买你的。"客人道："买我礼节，若是假意，便千金难买一字；若是真心要买，便白送与你们。"汉子道："真心买，客官却如何把来送我？"客人道："作速请你老父来吃茶乘凉，你却去冒暑耕田，便是白送这宝货与你。"汉子听了，笑将起来，哪里去叫他老父，依旧一递一盏吃茶。化善见他模样，忖道："这汉子，好意思把礼节送与他，不知听受，视这道理为泛常。可怪他愚而不悟，若不施个小术警戒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何使他心服？但使他真心诚服，必须得他平日所喜的是何物，怕的是何事，警动得真心，然后方可戒他。"乃向二汉说道："我客人讲了一番礼节，白送与你，你纵不喜去请你老父，难道不怕后来灾疾报应？"汉子道："客官走你的路，这礼节陡然也难行。老父耕田，是从来习惯，也难替他。便是后来灾疾也不怕。"客人道："你如今可有怕的？"汉子道："怕便只怕一宗事。"却是何事，下回自晓。

第92回　善狼得度归人道店主惊心拜鬼王

化善听得汉子说怕一宗事，乃忖道："只就他这怕，便好警戒他。"乃问道："二位怕的是哪一宗事？"汉子道："村庄人家怕的是猛虎。"客人道："似你这村乡山少林稀，哪里有猛虎伤人？"汉子笑道："哪里是斑斓之虎，乃是公役下乡。大家小户，不是拖欠官租，便是违了官法。这公役若来，威过猛虎。纵是官长循良，公役慈善，也只好了我们不欠官租、不犯官法的，安心不怕。"化善听了，便笑道："原来你二位不知我来历，把我当过路客人，哪里知道我正是官长差来的公役，专为地方捉拿不明礼节的汉子。"乃于腰间取出一根索子，放在二汉面前，却在行囊中取出一纸牌票，朱批墨字。二汉原是村愚不识字的，见了便慌怕起来，问道："捉的是谁？"公役道："便是你两个。"汉子道："何事"？公役道："就是你说的难替习惯了的老官耕种的一件事。看来这事不虚，我公役亲眼见了，却推躲不得。"乃把索子去锁汉子。只见一个忙忙说道："我去更换老父耕种，叫他来乘凉吃茶。你可请公役到家，吃一杯接风酒。"一个听了，便扯着公役到家去。你看他殷殷勤勤说："老官人辛苦多时了，快去换来。"化善被他扯着，想道："此虽警戒，只怕他转眼变更，不如再使个法术叫他真心省改。"乃说道："你两个且站着，我这公役不是你地方官长差遣来的，乃是报应冥司差来捉你们的。若是地方官长还要查访，或是听人检举，便是逃躲可脱；我们冥司神目如电，不要查访检举自知，逃躲不得，只有一件，悔改前非，真心复善，还可望免罪。"二汉听了，慌做一团，说道："以后再不敢自受安逸，叫老官吃苦。且问公役，报应冥司在何处？"公役道："在你二人心内。"说罢，乃指着前路说："地方也有个公役来了。"二汉回头，公役不见，乃真心惧怕起来，说："人言往往道：为子男的孝敬父母。我们时常也不敢忤逆，只是一耕种之间小事，略偷了些懒，叫老官吃了些辛勤，便就有冥司报应，莫说忤逆了。那公役说报应神司，且问亲邻何处乃有。"一面忙忙代老者耕田，一面急急去问亲邻。亲邻指说，显灵庙中有一位报应神司。二汉子乃收拾两石粮米，担到庙来，作为布施。石戒知得此情，见二男全不省改，只是卧床捶胸嗟叹。一日天雨，雷电交作，人言警戒不孝之人。二男忽然觉悟，趁着二汉往显灵庙来，他也随行而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得庙门，见蔺公、甘连同着许多善信齐来庙内，道：″闻有演化高僧普度善男信女，我等各有罪业冤愆，特来忏悔。″只见庙祝接着，请众人别房坐下，众人便要参谒高僧。庙祝道：″高僧演化度人，固不绝客。只是时常与别项出家僧人不等，每每打坐行功，或与善信面谈见性明心道理；或闭目不答，但说几句禅机偈语；或面白理论善恶报应根因，种种不同。却也要列位至诚拜问。″蔺公开口问道：″但不知高僧可破除孽怪，剿灭邪魔？″庙祝道：″他不用符咒，倒善剿除，都从圣经贤传上说来，见性明心中灭去。″正说间，只见击磬一声。庙祝道：″师父们出静了。″众人随人后殿参谒祖师师徒，礼毕，各通名姓来历。只见蔺公开口，把道人变幻公差，甘连也把医人诊脉的话，众人都说是怪，一齐问求高僧破解。祖师微笑而不答。众人再三请问，祖师但说了四句偈语，道：

不种恶因，何有怪孽？

一善发心，万魔自灭。

蔺公听了，便请问善功何在。祖师不答，闭目端坐。道副乃说四句偈语，道：

世有世法，人有人道。

不背纲常，即为善要。

甘连听得，也问道：″小于们虽愚昧，纲常伦理却也不敢背。缘何疾病多生？″道副不答。尼总持乃说四句偈语，道：

非礼非为，百病自作。

寒热交攻，自有医药。

二汉子也问道：″老师父说药可治病，善可化恶。乃人有善却多病，如石长者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因何一病伏枕？人道他纵容子恶，今二子回心向善矣。请问石老这灾可得免么？″尼总持不答。二汉子又问，道育也说四句偈语，道：

二男悔过，还是善报。

永悔不吝，病自脱身。

众善信听了，点首称赞，齐说：″我这村乡，果然良善的人家，个个无灾无害。使心用心的，偏有许多怪孽。你看众人拜菩萨的，拜高僧的，拜三位神圣的，个个都誓愿回心向善。″二汉与众人，也有施金钱粮食的，庙祝收了，作为供养高僧之费。当下众善信出庙而去。

却说化善变化多般，警劝了蔺员外、甘连诸人，俱是奉神僧差遣。他既事毕，却来庙中参谒神司，嘉赏他功，复入殿后。只见高僧俱各入定，惟有尼总持还是前边这一种根因在念，静中却又现这一宗光景，只见化善立于阶下，若是回复之状。尼总持道：″我于诸善信来谒圣参神中，已知汝警戒一番功果。但汝虽出自狼中，也非凡类，委质有形。既超入人天正果，若有助化心愿，无难白昼人形，求我众师度脱。″总持说罢，化善唯唯退去。果于次日变了一个善信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跟着舒化众人入到后殿，随众行礼。可见高僧方便，明知异类，喜其原有善功，遂同仁一视。只见舒化众人齐齐称谢高僧，道："师父未到庙中，村里怪事时有。乃今家家宁静，人人平安，都赖高僧福力。"师徒不答。只见化善说道："哪里是师父们福力，还是各家人发善心。"舒化听得，便动了嗔意，看着化善道："你是哪村里人，说这背本忘恩的恶话？我这前村后村，远里近里，一向何等怪孽。今日宁静，实皆师父们道力。你如何说不是，却说是各人家善心？"化善道："若不是人各发善心，师父们便家家去讲，个个去劝，书符念咒，那怪也不消，孽也不散。"舒化道："依你说，各人家善心如何发？"化善道："上等明白道理的，也不必要师父们讲，也不必要高僧们劝，他自无恶孽，安发善心。中等一时被私欲蒙蔽了道理，善念隐藏，听得师父讲说，他自己劝化感发善心。还有下等，只知恶事快心，哪有善心发现！此等若不是王法昭彰，冥司报应，他如何肯发？若说师父们有一半功果福力则可，看起来还在人家自己发心。"舒化听了道："你这人昧了师父们功果。"道副乃说道："这位善信倒是几句直言。只就这直，便是一点大善，却胜似舒善信方才嗔意发现。"舒化见高僧说化善直言是善，乃问道："师父，直言如何是善？我闻直口攻人阴私，不能容物。"道副说："直若有理，攻人阴私便是劝戒。劝人行善，戒人作恶，都是直者之功，如何不是大善？"舒化只因高僧称化善为直，倒说他动了嗔意，成了个呵奉僧人，便回嗔作喜，乃问道："老兄哪村人氏？大姓高名？因何到此庙中？幸逢直言教诲。"化善既入人道，便答说："小子名唤化善，乃远乡人氏。因听得高僧演化，特来参谒。"舒化乃邀化善到家叙话，化善未领僧旨，乃答道："老兄先行，我小子再来奉教。"舒化等去，化善却留在后。祖师师徒喜其直言近理，乃不说破他情，惟尼总持道："我于静中已知汝劝者劝，警者警，但近村众人尚有不平等等。我僧家但为善化，不欲以恶警，听汝因恶惩恶，必使人人尽归于善。使那大秤小斗、明瞒暗骗的，白口咒诅、怨天恨地的，奸盗邪淫、非礼非义的，不敬三光、作贱五谷的，不修片善、不惜己身的，种种说不尽诸般恶孽，悔悟一朝，则汝助化缘有功，足见汝修来有益村里。"化善听了，随谢辞出庙门而去。祖师乃向总持说道："舒化一柬，我便说费汝等精力话言，延捱行道，今果不虚。"道副答道："我师原欲度脱众生，随类演经。弟子等遇着不平等情，只得费些讲论。"师祖笑道："我姑试汝。但此庙乃神司香火，我等不必久住，怕往来不洁，村众混扰，倒是我等之过。"师徒乃辞众前行，按下不提。且说化善，他哪里是个凡狼，只因天星所照，成就了他一种善心，改邪归正，只是要劝戒恶人，不听劝戒的，他随意变化，或妖或魔，无非因情示警。他离了庙宇，却来到近里，四下里查看高僧说的作恶人家。却好走到市中，见那粜籴五谷的斗斛盈眸，较量轻重的秤锤满目。化善道："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买卖，却是交易的器物，只怕人心奸险。师父说的有那明瞒暗骗的在中，大秤称进来，小斗斛出来，这便是恶孽。待我试他一试。"乃变了一个乡人，拿着一个升斗，到那粜米的处家较量，十家却有九家都是公平斗斛出入，惟有一家却是小斗。化善乃问道："店主，你这斗是卖米与人的出斗么？"主人答道："正是。"化善道："为何却小？"店主答道："随行随例，斗如何小？"化善见店主家挂着一把秤；乃把自己的斗秤称了轻重，又去称别店，却也是这店秤大，乃复来问："店主，你这秤是卖物与人的么。"店主答道："是入秤。"化善听了，便怒从心里起，道："这果是个明瞒暗骗不忠厚的。"乃说道："店主，小子来买你货物有限，你发卖与人无穷。便是我一人，受了你些短少货物几贯钞，不致伤损于我，还有一家贫苦的，可怜他为饥饿，少不得设法弄几贯钞来买你五谷，你却与他小斗。那有货物与你的，也是父娘的血本，或是辛苦得来的，你却大秤称他的。你便图一家丰富，却叫他人吃伤受损，天理何在？人情可安？依我小子，作速改换了，与别店本份忠厚的一般，管叫店主买卖自然利市，生意定是广招。"店主听了，把眼看了化善一眼，说道："你这人未曾见你照顾我店多少货物，胡言乱语，说我大秤小斗。要买便买，不买别店去买。我店中是这样秤斗。"化善道："使这样秤斗，不当仁字，只恐怕你自算了自己。天道恢恢，疏而不失。莫说此事微小，却有一宗大罪过，与那掺和假物、欺哄人财的一般。"店主道："依你说掺和假物、大秤小斗，却有何罪？"化善道："轻则生灾，重则作祸。便是挣得金宝如山，只怕久后如冰山融化。依我还是照本份，存公道，子孙得长远。"店主听了道："老兄，你话也说得有理。只是人心只顾眼前，哪管后来。我便听你有理，把秤平斗满，做本份生理。只是你说的后来报应，却未曾见，你便是个虚话。"化善听了道："店主，你看那子孙陵替的，家门败坏的，多是前人积来的样子。我不为虚。"店主笑道："此是人家子孙不守祖业，不知祖父辛苦得来，一旦浪费，以致如此。若是守祖父遗留，勤俭立业，只有兴起的。"化善道："你说的也是。只是我劝你公道些。"店主道："便不公道，也只是为生理买卖，料无大害。"化善急躁起来，道："你这店主人，我三言两语劝你，也只是要你公道生涯，你却推三阻四。你若不信，实不瞒你，我非别人，乃是报应神司差来警戒不公道的公役。你若不信，且看我手中左边拿的是烈腾腾火焰，右边拿的是恶狠狠钢刀，叫做火盗。你不信我劝，便有这两宗儿受用不安。"化善说罢，把脸一变，变得如鬼王一样，三头六臂起来。吓得店主颤兢兢跪倒，说："小子换公道秤斗，决不敢瞒心昧己了。"抬头一看，哪里有个鬼王，只见家下人走近前，扶起店主，说道："青天白日，与谁讲话，磕起头来？"店主道："我自知道，非你等的干系。"

却说化善警戒了店主，又往前行，笑一回，喜一回。笑的是人心不警动他刺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着髓，他哪里肯改过；喜的是又劝化了个店主悔心。正才行到一街，只听得一小户人家夫妇，在屋内说说笑笑。化善隐了身，走入户内，只见夫妇二人共食一鸡。妇人向夫说道："自不小心，不知何人攘了我家鸡去。你却把别人家鸡攘来宰吃。"其夫笑道："我家鸡不见了，定要前街后巷叫骂，我哪有工夫！不如攘人的来吃了，待他替我去叫骂。"以此夫妇说说笑笑，把偷的鸡儿吃尽。化善见了，道："世人存心奸险，有如是不平等。"正说间，果见一妇人，手里敲着一面铜锣，口里百般骂着，说道：哪个馋老婆，偷了我家鸡去。只叫他吃了我鸡，如何长，如何短，骂一番，咒一番，走过来，转过去。化善听了，忙出这人户外，看那妇人领着一个孩子，口里教着那孩子也咒骂，乃嗔道："这便是高僧说的白口咒诅、怨天恨地的。可怪这妇人家更会狂言造语，却又教会了一个孩子。我想一个赤子家，正该教他些好言好语，如何教他恶言恶语，惯了口，坏了心。"乃上前叫一声："婆子，你不见鸡事小，咒诅骂人罪大，却又叫一个小孩子帮着罔言造语，坏了孩子心术。"妇人道："大哥你不知"我畜养个母鸡，下了个蛋，抱出个雏鸡，费了多少五谷养大了。有这样馋婆忍娘，偷了我的，宰杀吃了，如何肯甘心？"化善道："比如是个汉子偷去，你如何只骂妇人？想必你妇人家惯偷人鸡。"婆子道："不是这话。比如汉子偷了到家，妇人若知事，必定说：'不当仁字，人家费心养得一个鸡，丈夫如何偷他的，快放了他去。'这便是贤惠的。莫说咒骂不着他，还要保佑他生男得大，生女成人。若是个馋老婆，莫说汉子偷了鸡来，他欢喜去宰杀，煮了捡肥的吃，还要自己呼捉关哄，瞒着丈夫孩子背地私吃。我如何不骂？你怎说我骂人罪大，难道偷鸡的倒没有罪，骂鸡的却有罪？"化善笑道："婆子，不是这等说。"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93回　咒诅婆儿知悔过奸淫魂梦逾东墙

婆子听了，乃问道："大哥，骂鸡却是何说？"化善道："咒诅虽发诸口，言辞却本诸心。你一鸡宁值几何？便咒人灾害偌大。你只知骂从口出，那知病从口入。你那心是灾害之根，说着便长着发生起来，不曾害人，多将自害。古语说得好：'一句妄言，折尽平生之福。'这咒诅就是无稽的妄言，既折了福，便生出灾。世上多少咒人自咒。"又说道："仁人之言其利溥。惟仁人存心宽厚，等闲切而不发，若是发出来，决不伤害人。利了人，又利了己，所以说溥。溥者宽广之意。"婆子道："大哥，我妇人家也不知道甚么妄言，也不知道甚么利溥。讲文说理，中甚么用？只要骂得放出我鸡来，管甚么口出口入。"化善道："我有两个字劝婆婆，叫你只当'譬如'罢，省了力气，免了罪过，保守心术。"婆子道："我骂不出，还要叫大男子汉咒骂。"化善道："男子汉越发要保守心术，免生罪过。"婆子道："便依你两个'譬如'字，却是怎说？"化善道："当初只当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不曾养得母鸡，就是养了母鸡譬如不曾下蛋；便是下了蛋，譬如不曾抱鸡；就是抱了鸡，譬如自己宰杀吃了，昨日吃了，今日哪里还在？譬如这偷你鸡的，是你至亲厚戚，只当送了他吃。"婆子听了，急躁起来，说："我不见了鸡，心中恼恨，撞着这个歪汉子，叨叨扰扰，好生可恶！莫非就是你偷了？若是你偷，快早还我。"化善听了，道："我好意劝你，你倒把我作贼。便是我偷，还你一只鸡也事小，只要你免口骂人。"婆子听得，一手扯住道："你既认偷，快早还鸡。"化善道："还你一只鸡，却不知是只甚么鸡？"婆子道："是只紫毛公鸡。"化善把口望那静巷内，吹了一口气，只见那巷中走出一只鸡来，看那鸡生得：

红冠高耸，紫羽鲜研。短喙如鹰啼，一声五更报晓；花毛似凤高，四望单展啼鸣。且莫说他呼祝飞来，但夸那闻声起舞。真个是五德全备的窗禽，怎忍得一旦宰烹为黍食？

婆子见了那鸡，随着口唤道："祝！祝！祝！那鸡飞近前来。化善故意问道："婆婆，这鸡可是你的？"婆子一则心里爱上好一只公鸡，一则口呼那鸡，便走近前来，忙答道："这鸡正是我的。"化善道："鸡便有了，只是罔言造语，方才这一番咒骂难消，自咒骂自，那时休要懊悔。"婆子道："我倒不叫地方拿你偷鸡贼，你还多嘴饶舌。"一面说，一面把鸡捉住，带着孩子住家里去了。化善想道："这恶婆子，哪知我变化的鸡本是劝化她，她却欣欣得意而去。不免弄个法儿警戒她。"让那婆子先走，他却随后跟着，说道："婆子，我是好意劝你，莫要为小失大，一只鸡坏了心术。你如何骂人做贼，却自己做贼？分明是我的一只母鸡，你如何当作公鸡认来？快还了我！"婆子见了道："冤家，分明是我公鸡，声呼声唤，你如何跟来妄说？"化善道："若是公鸡便罢，若是母鸡，应当还我。"婆子忙放鸡在地，却是一只母鸡，但见那鸡：

隐隐冠儿，星星头子。浑身颜色好一似麻雀形骸，满体羽毛有几般苍鹰色相。虽不能唱彻五更催晓箭，却也会乳哺众子啄刍粮。只要使他司晨，偏宜供我啖母。

婆子把鸡欣欣得意捉了去，这会悻悻放下来。那鸡只往外走，任婆子呼祝，哪里肯回头。化善道："分明婆子你偷我鸡，反骂别人。"婆子道："也不论你的我的，鸡与你因何走到我家？"乃凶狠狠把门关了，叫出大男子小妇人，一家子都出屋来，扯着化善，说道："你偷了我一只鸡去，却又来偷。左邻右舍知证，送你官长去问。"化善笑了一笑，把脸一抹，变了一个地方里老，往日是婆子熟识的，专一下乡村捉拿偷鸡盗狗的。婆子一见，慌怕起来，道："爷爷呀！我婆子眼目昏了，明明扯着偷鸡汉子，如何误扯了老官来？"连忙赔小心，请里老坐。里老乃说道："你明明假称不见鸡，却在街市白口咒诅骂人，又把人家鸡乘隙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我里老奉上司专拿你这贼。莫说妇人，便是孩子也拿了去。"婆子只是求饶。里老道："还有一件，设诈偷鸡事小，侈口骂人情重。不但骂鸡的话毒，你在家诅咒公婆，骂丈夫，姑娘、小叔无一个不被你骂到。如今做婆子，吵邻扰舍，咒子骂媳，你的过恶多端。更有一件怨天恨地大过。想官法不加你老妇，灾病却也难饶。"婆子道："里老官，只望你饶了到官，便是灾病，宁甘受些罪。"化善见婆子此言，又把脸一抹，依旧变个三头六臂鬼王，说道："我正是专管灾病的使者。你这村里不论男子妇人，但有咒诅骂人的，即来报应。"婆子见了，胆丧魂飞，跪倒在地，说："妇人再不敢咒骂作恶了。"及抬头，哪里有个鬼王，乃自惊自悔，满村遍里叫人莫要白口咒诅。

却说化善弄了这一番手段，走在村里，自想："我化善奉高僧叫我劝化人，无奈人心险狡，道理劝不省他，只得要设个变幻法儿警动他良心。若是他良心不现，便是悔改前非，终也变迁，不坚固久远。且这村里，人心险狡的甚多。我见了的便去劝化，还有不见的，他把恶藏在心，我如何得知？比如卖五谷货物的，有秤斗可见；偷鸡的，有咒骂可听。高僧曾说有奸盗邪淫、非礼非义的，比如他行出这非礼非义，遇着我化善，断乎先行劝化，劝化不听，后行警戒，毕竟叫他改正了。若是奸盗邪淫，他未曾行出来，却存在心内，只等那事遇着才做，这心情暗昧，我怎得知？"

化善走一步，自己讲论一步，忽然，自己身旁站着一个汉子，笑道："化善，你莫虑不得知，你自言自语，我先知了。你道人心险诈，果是不差。若是非礼非义之心一动于中，自有我等知觉，比你听见的还真切。"化善方才要开口问这汉子来历，只见远远一个汉子走将过来，行步如飞。化善看那来的汉子：

头上黄巾雉尾插，身披四褶平开甲。

肩上横拖令字旗，专把人心奸盗察。

这汉子走近前来，向着化善身旁汉子道了一声劳苦。化善问道："汉子报甚事的？"汉子哪里答应。却看着这汉子问道："你有甚事报么？"这汉子道："这位善人是劝戒行恶的。他正在此说恶在人心，不得见知，却不晓得有我等觉察。"这黄巾汉子听了，方才转过口来，笑道："原来善人是警劝人的。我汉子非他，乃日巡使者，专察人心行恶之事。那人心一念举动，我辈便飞去报知冥司主者，及一应显灵神众。"化善道："如你等有多少。"使者说："多得紧哩。"化善道："是一日一个人巡么？"使者说："一个举了非礼非义，我等冥司有多少纠查主者，便有多少去报。一人之身，不止数十个。"化善道："想必行善之人，也是这许多人报。"使者道："不同，不同。行善之人只有一个看守善念，怕他悔改了善心，又怕邪魔搅扰侵夺他善。"化善道："如何善人不要多人？"使者说："善人比作恶不同。善人发一善念，他的阳光直达天堂，哪个神灵不知？惟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恶，属于暗昧不知，所以多用我等。比如善人，只这一个随你。"化善听了，乃问道："你远飞走来，想是报甚作恶的？"使者道："正是，正是。今有近里一人，存了奸淫之念，特去报与幽录主者。"化善听了，道："我正在此，只能见人之貌，不能知人之心，要行警劝无由。你来得正好，却是何人，待我去警戒他一番。若是听我劝戒，乃是个好人；若是不听，再凭你去报。"使者道："劝戒本是美事，听从尊意。"化善大喜，乃问道："使者，此人存的却是何奸盗邪淫？做的却是甚非礼非义？"使者道："此人有一个东家墙女子生得美丽。他见了日夜思想，有个逾墙搂处于之心。"化善道："他心虽想，事却未行。"使者说："他已钻穴隙相窥，尚未逾墙相从。我等就他这恶念，便时日去报。"化善道："事便是他恶念，只是那东墙处子，是一个守礼节不淫难乱的，当他逾墙相搂之际，一声喊叫，左右岂无人知？若是个邪淫不正女妇，明卖私情，世间那里都是柳下惠、鲁男子有道行的不邪不乱？汉子家把持良心不住，被此等妇女引惹，难道那妇女无恶？"使者道："正是，正是。世间淫乱男子奸心固多，果然妇女引惹的不少。比如一个坏心汉子，去奸淫人妇，遇着守礼节的，正颜厉色，死也不从，那汉子安敢行凶？十个有九都是引惹的过恶。料妇女家也有日巡使者查报，必不饶他。"化善道："必不饶他，却如何报应？"使者道："只就他举心动念，便报他灾殃祸患。若是亏心短幸做出来，身家丧亡，还有说不尽的古怪。"化善听了，道："善哉！善哉！此高僧切切，神司谆谆，叫我戒劝人莫存此恶，免入丧亡苦恼也。"说罢，乃同使者前行，看此人作何奸淫情节。

走到一个村里，果有两三户人家，皆是：

竹篱与茅舍，矮壁共虚窗。

三槐分平道，五柳出高墙。

犬吠惊人影，蝉声噪夕阳。

蓬门无客到，屋主坐中堂。

化善与使者到得这几家门首，静悄悄不闻人声响，乃问使者："这人住在哪屋？"使者道："西屋内中常坐着思思想想的便是。"化善又问："东屋却是何人家？"使者道："便是处子之家。那中屋另是一户人家。"化善抬头一望，只见东屋上腾腾瑞气，中屋上也霭霭祥光，只有此人屋上黑漫漫，毫无些气焰。化善见了，乃说道："是了，使者之言不虚。想这两家行善，屋上起的是阳光上通天堂的，便是此瑞。这黑漫漫的，乃是暗室亏心，可知神目如电。我如今要劝戒他，却无个因头，怎便进他屋说他心事？"想了一会，乃叫使者与本身使者且在槐柳树下坐等，待我探试一番，再与计较。化善隐了身形，潜入西屋堂中，见此人兀坐，呻吟思想。化善道："此必使者所说思想逾墙淫念。待我看那处子何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隐着身，走过东屋女子家，果然高墙隔越，屋内一个处子坐着，描鸾刺凤，做女工针指。化善见她倾国倾城貌，如花似锦容，乃想道："世间一个处子，乃是她自己生了一个引人的才调。但不知她节义何如？想那西屋之人彼此相见时，这处子已有动人之貌，或再卖个风流颜色，惹动此人淫念。我见那男子也生得清秀，或者这处子也有邪淫。"乃把脸一抹，却变了西屋男子模样，假作越墙的声响，走到处于房门外。正要进房，那女子见了，红下面皮来，忙把房门掩上，说道："西屋邻人，到我家作甚？今日我娘外出就归，有正事当从大门说知，怎么跳过墙来，是何道理？"化善乃假作求婚媾之语，故弄出奸淫之声，说道："神不知，鬼不觉，成就人间好事罢！"女子听了，大怒起来，道："甚么人间好事！我乃处子，你何故侵犯？况男女分别，莫说礼义防闲，宁无法度约束？早早跳过墙去，莫要伤风败俗，坏了心术。我宁死不受淫污，速速出去，莫使人知，坏了行止。如不速出，我喊叫起地方邻里，拿你到官，悔之晚矣。"化善听了处于这一番正话，夸扬道："好女子！怎不教屋上瑞气腾腾。"乃隐身而出。这处子听得如跳墙而去，乃待母归方才开门。

且说化善一面夸扬女子贞节，一面想道："这中屋如何祥光霭霭？"乃隐身进入屋来，只见一个男子，坐在净室中，焚着炉香，吸着清茗，观着书史，正中却供着一幅画儿。化善近前，看是白描的菩萨，乃忖道："这男子定是个善人。但不知他外貌如此，中心可洁白？我见他贴邻着个处子，欲待变个女子来勾引他，又恐坏了方才这节义的佳人行止。"乃站了一会，只见这男子吃罢茶，又添些香，对菩萨面前，念的是经咒。念毕了，乃展卷观史。化善见了道："好男子！怎不叫他屋上霭霭祥光。"一面夸这好的，一面就恨那邪的，乃复隐身，走过西屋。只见此人思想了半日，精神愦耗，倒在几上，鼾呼熟寝。化善见了，笑道："痴汉子，你空费了精神，破了心术，怎能够想得处子到手？"正才叹他，只见此人一个游神外出，却是一条小花蛇儿，从此人鼻孔中出来，东游西游。化善看他往何处游去，他却径游到东墙上去。化善笑道："是了，是了。昼之所想，梦之所因。他意儿里还在东墙女子。这个去处，正好警劝他。"乃随变了处子模样，在那东墙脚下立着，待那蛇游到面前，那蛇见了处子，便亲近身来，却被化善把处子闭门拒绝他的这一番光景说了一顿。蛇心哪怕，犹自绵绵缠缠。化善却扯着他出到门外。那使者们见了，都是明白的，却把这蛇拖的拖，打的打，还要将刀来杀。吓得蛇慌了，往西屋飞游而去，仍入此人鼻孔，惊觉醒来。化善见他懊悔嗟叹，乃出得屋来，向二使者说："方才亏你帮助索打，此人恶念已有几分警省，待我再行明劝，莫要使他把方才这一节做了南柯，犹然淫心不断。"使者道："正是，正是。善人如今却怎生明劝？"化善道："此事不难，只要你两个如此如此，我自有警戒的道理。"却是何事如此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回自晓。

第94回　建道场迎接高僧试禅心显灵尊者

话说这人思想逾墙奸淫，空入梦幻。他的游神被化善警戒一番，醒来正惊疑嗟叹。化善乃变了一个僧人，走入屋内。这人正是心思不遂，被梦中这一宗懊恼，见了僧人进屋，没好心情，道："和尚，别处化缘要布施去，我家不便斋僧。"化善道："斋僧布施，是一种功果，保佑施主所谋遂意，好事称心。"此人听得说好事称心，乃转过笑脸儿来，问道："长老，比如我要谋宗好事，斋了你，布施了你，却是你有甚妙法能使我心遂？却是种在哪里待后称心？"化善道："我僧家有三样功果：一样是现在功果，一样是积下功果，一样是望空功果。"此人问道："怎叫做望空功果？"化善道："有一等混帐僧人，心里要化你布施，口里许着你遂意称心，却不知在哪里，叫你望空欢喜。这叫做望空功果。"此人又问："怎叫做积下功果？"化善道："有一等德行的僧人，受了你布施，冥冥作福，将来受用。这叫做积下功果。"此人又问现在功果。化善道："这宗功果，却是施主有甚谋求，不得遂意，做梦颠倒，若肯布施了僧人，那僧人若是个有道行的，便叫你眼下遂心。"此人听得，乃请化善入堂坐下，说道："师父，这现在功果你可会做？"化善道："正是小僧会做。但不知施主有何事谋求要遂，我小僧一一包管你遂心。"此人乃悄悄附耳，说道："师父，我是要谋求一宗婚姻喜事。若是师父包管我个现在功果，定以大布施斋你。"化善听了，道："婚姻，人道之常，世间好事，包管成就。只是有一件，这其中却有邪正两分。若是行财下聘，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却为媒妁不善调停，六礼有些不备，我僧家与人许个愿，求个神，多管你成；若是私相调引，暗约佳期，指望钻穴隙相窥，逾垣相处，这却是邪谋，我僧不但包管不得，却也最恶这情。"此人道："为何恶他？"化善道："僧家但恶他立心不正，还可怜他自投恶门。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报应昭彰，怜他个迷而不悟。施主，我小僧也有几分道行，方才也知你思虑伤了些心术，耗了些精神。莫说梦幻不灵，却也有一场懊恼。你若不改邪归正，这心术坏处，就生出一种患害事来。"此人听了，笑道："暗昧小节目，哪里就有甚么患害？"化善道："施主，你若不信，你看门外，就有你的样子来了。"此人乃出门观望，却是两个使者，一个假装着犯奸之人，一个扮做捉拿之役，说道："奉官长法令，把这奸淫罪恶示众。村乡人等，莫要像他坏了行止，受这法度。"此人见了，忙入屋内，向僧人说道："师父真是神人，怎便知我梦寐，却又指我见此恶孽。小子实有一种奸淫邪想，愿在师父前忏悔。但问师父在哪寺院出家？小人还来求度。"化善道："我在显灵庙里出家。"说罢，不辞而去。走到庙里，却不知高僧已离庙前行。他也不问庙祝，也不在庙中，乃远入林谷之中逍遥，方知人道行善之乐。后有说狼心一正，也知积此善功，可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心不归于善？因赋七言八句，说道：
世间何事最为乐，惟有存心善一着。
善能感动鬼与神，善能交契仙同佛；
善能享福保长生，善能家室常和合。
为人何苦不如狼，昧却善心专肆恶。
话表祖师师徒离了显灵庙，正才行了十余里，只见后边许多善信人等赶来，说道："众位师父正在地方度脱众生，为何未尽有情，便弃众而去？且师父们未来时，孽怪在大家小户村里闹吵。如今既去时，冤愆尚尔未尽消除。望师父们再留住几日，把未尽的冤愆消灭。"道副听了，道："我等未来，果是孽怪无端，谁叫你习俗淹女？我等已去，料是孽怪归正，警戒无义，消灭冤愆。但愿列位莫虑冤愆怪孽，只要永守善行，笃信善功，自然长保无怪。"众人听了，辞谢而退。
时值春和，师徒在道，但见：
四野芳菲物色荣，游蜂浪蝶闹花丛。
山青水绿描佳景，日暖风和见化工。
鸟唤深林人不见，客行芳草兴偏浓。
惟有山僧心把定，良时不染道眸中。
祖师师徒正才由大路前行，只见到了一村落人家门前，彩幡摆列，门对两铺，屋内鼓钵声喧，却是许多僧众做斋修善事。祖师问众弟子说："人家却是一个善门，虽然是个灯烛道场，却胜如花费无益之钞，堕入淫欲之愆。"道副答道："斋主却也虔诚。"尼总持道："师兄，你如何知斋主虔诚？"道副说："若非虔诚，怎感动得吾师来此？我等到来，也当随缘一遇。"乃禀命师尊，暂停云步。祖师道："随喜一遇，固也是出家人行所住处。只是我于智光中，已知汝等又要耗一番精力，总是吾演化中一情识耳。"师徒走近门前，只见门内飞走出几个善信与僧人，忙忙问道："老师父们可是从国度中来的么？"道副师答道："我等正是从国度中来的。"善信道："闻说高僧演化本国，度脱众生，一路前来，在庵庙寺观参禅打坐，也不知度脱多少僧尼道俗。我等修斋建会，正乃恭迎高僧降临，瞻仰些道力。不知列位师父曾听得高僧住在何处？或是行在路中？"道副道："就是我等四个师弟子。"善信道："我等闻知高僧到处，香幡迎送，怎么只师父们四位？"祖师笑道："四位还多了三个。"只这一句，道副等已知师意不欲多随，但见性明心之理虽知，而超凡入圣之道未悟，怎肯舍离师尊，只得随师周流演化。
当下众善信僧人知是祖师师徒，乃躬身合掌，请师徒入堂，延坐礼拜，说道："我等弟子闻师演化，自揣愚蒙在世，上不能报四重之恩，下恐随三途之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求出世之因，以不负生人之道。望师尊指教。"祖师听了，笑道："众善信已自参明，又何必我等饶舌？"乃向道副等说："一路前来，种种冤业，亏汝等点明消释，于此演化，有裨功果。却不似众善信居此方，说出一番理话，已证无上菩提，想地近礼义，道化使然。汝等有可理论，不妨多方开悟。"祖师说罢，道副乃问众善信及僧人名姓，各相叙答。惟有这家斋主，名唤近仁，便盘问些禅机妙理，问一答二。三位高僧应对如流，众人称赞大喜，摆出斋供"师徒吃了，便要辞行。只见近仁再三留住，说："弟子们仰望日久，今幸师尊到此，正图请教，便多住旬日，只怕亵慢为罪。"祖师师徒只得住下。近仁当时洒扫三间净室，师徒安寓在内不提。

却说十八位阿罗尊者，于佛会中已知高僧演化之愿将毕，众尊者试化圣心已遍，圆满功果乃在于已。却显出灵通，早知高僧行所住处，步云到来，化现一僧人，在一处荒沙地界，携着两个童子，侍立两旁，剥果进食。却遇着斋主近仁，同着建斋僧众闲行，见了上前问道："老师父何处来的？欲往何处去？怎不到我斋堂道场中来随喜？"僧人不答。只见童子答道："我师来试演化，未计道场随喜。也是你等道会虔诚，感动我师降临。即此相逢，便是功果。"近仁听了，向同伴僧说："观此僧人庄严色相，莫非是演化高僧？怎么家中又有那四位？"正疑虑踌躇，忽然僧人童子不见，留下一纸帖儿，上写着四句，墨迹未干，道：

佛心何试？助此化缘。

我闻福善，无量无边。

近仁捡起帖儿念了，随回家递与道副。看毕，便问那僧人庄严色相。近仁说："旁还有二童剥果进食。"道副三僧乃向祖师说出。祖师道："吾于静中已知，但汝等助吾化缘，实又不专在汝等助化力也。"三僧点首，合掌望空拜礼。近仁与众僧哪里知道缘故，乃向道副说道："这僧人明明是菩萨降临，若说是我等道场法事诚敬，却因何菩萨不到坛中显应，乃在荒沙地界坐着？这帖内道理，我们愚昧不知，望师父指教，不外一心之善。"近仁道："正是，正是，果然人若存一点善愿，天必从之，福生无量无边，真实不差。"

近仁方才说罢，只见同会一个善信说道："师父讲的虽是。我有一个亲戚，离此村落三十余里边海境界居住。这境界却是四通八达，买卖客商必由之路。我这亲戚姓施名才，平日为人却是个广行方便的善人，就该享福无量，也只因家富于财。一日，黄昏黑夜，在屋里盘算帐目，说进来的财利却少，济人出去的却多。欲要谨守，无奈人来求托，甚是难却。正思虑间，忽然一阵狂风。风过处，门外有人敲户。施才叫家童开门一看，乃是四五个失水的客商，个个通名道姓，说道：'我等俱是贩海卖货物的客人，偶被风打行舟，止救得只身登岸。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者收留。’施才见此光景，善心便发，乃留住在家。次日天明，见这几人生得魁梧精壮，个个哭诉把资本漂失，难以回乡，情愿与人家佣工，合伙生理。施才便问道：’客商姓甚名谁？贩的是甚货物？’只见一个答道：’小子名唤陶情。这几个都是合伙贩卖蜜淋淋、打辣酥、醇酿美酒的。不意遇风，酒皆失去。老长者若是出些资本，这往来通衢，倒也是宗买卖。’施才一则怜他异乡遇难，一则喜他都会经营，便出了资本，留他开张酒肆。谁知酒肆开后，他这几人也有会花柳的，也有好风月的。店虽广招，把些资本占尽。我这亲戚原来何等快活享福，如今被这几人弄得倒辛苦烦恼。这可不是行方便一点善心，倒惹了忧煎万种。却才师父讲福善无量，这却如何不等？”道副不答。尼总持乃说道：”据善信说来，’善’之一字，你哪里知道百千万种：有见人行出，分时是善，却乃是恶；有见人行出，分明是恶，却乃是善。比如官长鞭笞罪人，分明是无慈悲方便之恶，却哪里知道他是惩一警百，戒恶人、劝良民一点善意。你这施才，不事鄙吝，广行方便，分明是个仁心，哪知轻费了难得金宝，乱济了无义之人。那陶情等若是有义之人，感受施才救济之恩，正当本份小心，经营报德。乃肆贪风月，恣行花柳，致使恩人吃辛受苦，惹这忧煎。无怪乎遭风失水，分明是无义之人的报应。”近仁听了，笑道：”师父，据你说来，舍财济贫，可是善么？”尼总持道：”是善。”近仁道：”比如一个乞儿，定是他生前无义，今世做乞丐。你却舍财济他，不为善，反为恶了。”尼总持道：”贫不过舍我有余，济人不足。一点慈仁善念，怎比那送贼钞，赍盗粮，捐我资财，以济不义？”近仁又问道：”只就师父说，舍我有余之财，济那不足之善，却有几等是善？”尼总持答道：”爱老怜贫，恤孤念寡，修桥补路，奉道斋僧，放生救活，种种数不尽的善功。”近仁道：”这也事小，还有大善。”尼总持道：”救人卖儿鬻女，免人犯法遭刑，安葬无主之魂，出脱含冤之罪。”近仁道：”更有大善，望师父见教。”尼总持道：”捐义急公家，倾囊养父母。”尼总持说到此处，恨了一声，道：”地狱，地狱。”近仁问道：”师父为何恨此一声，说那’地狱’二字？”尼总持不答。道育师忙应道：”不答善信之意，是不忍言之心。善信必欲要知，小僧却有五言四句偈语，代吾师兄言之。”说道：

世多贪鄙吝，小善不能行。

况无忠与孝，怎不堕幽冥？

道育说罢，近仁与众善信个个合掌，道：”善哉！善哉！师父们果是演化高僧，度脱愚蒙。我等今日始知忠国家、孝父母，乃为大善。就是小善，人能慨然行一件，也不枉了为人在世。”这善信僧人见了高僧到来，善愿已遂。道场已完，祖师师徒辞谢前行。

却说离村前界，这施才只因他轻财重义太过，入了个费用不经之罪。这失风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那里客商，却是前劫陶情、王阳等一班儿业障，附搭着几个酒肉冤魂。他要阻绝高僧演化，不遂他邪魔迷惑人心。恰好走到这地界，探得施才仗义，乃弄个风儿借本开张，还不离了他当时冤业。陶情沽美酒，王阳肆烟花，艾多计财利，分心仗凶狠，在这地界，也不顾施才资本，弄得他七零八落。怎见得七零八落？一日，南来北往一起行道客人，见了个酒肆，一客欣欣说道："行路辛苦，酒肆中吃两杯甚好。"一客道："无妨，无妨，便吃两杯。"一客道："趁早赶路，若是一杯工夫，却误了十里程途。"一客道："做客的抛家离眷，辛苦挣得几贯钞，吃了何益？"一客道："在家也是吃。"一客道："出外为商，不宜贪酒，以防奸盗蛊毒之害。"一客道："你我都是一气同行，有何疑忌？"一客道："今日风色寒冷，吃一杯儿御风。"四不拗六，大家一齐走入店来吃酒，果然陶情造的酒美，有香甜滑辣。那客人有吃甜的，有要苦的，有叫辣的，有唤香的。陶情样样沽来，一个个吃得醉醺醺，把个包伞丢下，行李乱抛，唱的唱，舞的舞，一时便动了王阳高兴，艾多心情。艾多却贪客人的行囊财宝，王阳却要弄出烟花。艾多乃叫王阳，说道："二哥，何不弄个美丽，勾引这一班醉客，使他乱了春心，一则多卖些酒，一则贪他些钞。"王阳道："我正有此意。"乃叫那酒肉冤魂，变了两三个美丽行货，走到店来。醉客见了心浑，便问道："店主人家，我们赶路天晚，你店中可安歇得么？"陶情道："安歇得，尽有空屋，列位但住不妨。"内中却有一客虽醉，乃说："天晚我们也要行路，不住，不住。"这一客却是何说，下回自晓。

第95回　陶情卖酒醉行商王阳变妇迷孤客

众客酒乱肺腑，见了美貌佳人，便顾不得行路，倚着天晚，乃要安歇。只见一客虽醉，俗语说的好："醉自醉，不把葱儿当芜荽。"又说："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乃向众客道："列位，我等是出外经商，本大利少，百事也要斟酌。方才过店吃酒，误了程途，耽搁了时候，已不该了，却又见了红裙美丽，停车驻马。若是弄月嘲风，这其间我也不敢说。"众客也有心下不快他说的，怪色上面，也有要他说的，且作笑声。这客道："我不说，说了一则破人生意，一则阻了你们兴头。"这醉客笑将起来。内中便有两个扯着那红裙，往客房里进去。酒保忙把行李搬入房内，你看那艾多只看囊里谁有金银。众各抢人客房，惟有这一客，拿着自己的行李，说道："我不安歇此店，前边赶船。可行则行，不可行，别店安宿去。"飞走而去。王阳见了，笑道："你自去，包管你出不得四个伙计手里。"一面说，一面把脸一抹，变了一个标标致致青年小保子，走入客房，道："是哪几位客官留我家姐儿？"醉客两个答道："是我。"又有两个来争，道："是我，是我。"你扯我拽，把两个红裙乱抢。又有一个醉客，便来扯小保子。小保子笑道："客官休乱争扯，行货人家莫过要几贯钞。谁先有钞，便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陪。便是我小保子，也喜欢的是钞。"酒客听了，你也开囊取钞，我也开囊取钞，一个出少，一个添多。哪知红裙是假变，王阳是真心，看见了客囊宝钞，忙叫艾多来讲多争少。浑吵了一番，那陶情仍沽些酒来，众客又酣饮了。个个那里顾得行囊，都被那冤魂一迷，倒枕垂床，个个鼾呼熟睡。艾多却把他囊中金宝偷了，埋入后园土里。这红裙原归空幻。

艾多与王阳既迷了醉客倒在客房里睡，一心却又想起那拿了行囊去的客人。王阳乃向分心魔说道："事有可恼，不得不向你说。"分心魔道："何事可恼？"王阳道："方才这一班客人，陶情引入店来吃酒。我乃假捏红粉勾他。事已遂心，可恼他客中一个正颜厉色，说不该吃酒，不当近色，仔细钱财，打个破屑。这可是精精割气。比如方才众客依了他，各自散去，不但陶情的酒卖不多，便是我风情怎遂，艾多的金宝也没分毫。似此拗众去了的客人，情真可恼。"分心魔听了，怒将起来，说道："只见他悻悻的背负了行囊，往前路走去。想此时天晚，前途无店，不是投古庙，便是宿庵堂。又只怕关前也有好心人家，见一个孤客无投，收留过夜。"分心魔道："庵堂古庙，不是僧道家方便行人，便是神司把守。不但我等不敢去犯，便是贼盗也难侵。"王阳道："我等邪魔不敢去犯。若是那盗贼，还要把僧道去偷。如何难侵行客？"分心魔道："贼盗本不劫僧道，谁教他贪财黩货，不守出家清规，引惹非人，连神司也不管他被盗。"两个计较了去算客人。

却说这客人背着行囊，往前走路。他去不远去，说道："同路无疏伴。一处行来，只因众人贪花恋酒，不是个本份为客的。万一花酒中误了正事，拿着父娘血本出来为何？"一面乘兴背了行李走来，一面思思想想，寻一个安歇住处，往前只有一座庙堂，再走十里，方才是海口人家泊舟处所。客人听得，十里不多近路，往前觅走。

却说王阳、艾多与分心魔计较了赶来，看看赶上客人，分心魔道："我们变几个截路的，劫了他行李罢。"王阳道："只遂得艾多与你的心，我尚未了其愿。"艾多道："你愿如何方了？"王阳道："前面是庙堂，只怕他投庙安宿，便难了愿。待我先变个庙祝，哄他过庙。到前空路荒沙，再作计较。"王阳把脸一抹，变了一个庙祝，走到庙前。只见庙门大开，并没个把门神司，只得探听，说神司迎接高僧去了。王阳乃走回，向分心魔说："庙门大开，神司远接高僧，客人定然投入庙堂，我等且到庙门伺候他来。"果然，客人背着行囊，力倦心疲，自己懊悔起来，说道："我也是一时酒性儿发作，背了行李，别了众人，走过路来，叫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总是我三宗错了主意。"王阳变了个庙祝，在客人后叫道："客人自言自语，你说错了三宗主意，却是那三宗主意？"客人抬起头来，看这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头上布巾束发，身间绵带缠腰，穿着一领旧衫袍，却是点烛烧香老道。
客人道："我打从后路而来，欲往前途而去。方才同伴都在酒肆看上了红裙安歇，是我一错不该使作酒性，拗出店门；二错不该破人生意；三错该住在关内，不该走出关来，没个宿处。万一前途遇着非人，想倒不如他们费几贯钞，落得些美酒红裙受用，还快活个好店安身。"庙祝道："两宗也不问你，只是破人生意，却是甚生意？"客人道："若是同伴的听了我出店门，酒店少沽了酒，还有货不愁卖。只是那红裙，乃行货人家靠着穿衣吃饭。都是我等客人赶路不住，却不是破他生意？"王阳听了他说，暗自说道："这客人想是酒醒，发出肺腑好言。我倒也不忍算他，且哄了他到庙中，看艾多怎生计较。"乃向客人说："天色夜晚，客官不可前行，这庙中可安宿了罢。你若吃了晚饭，这庙檐下可以安宿。我庙祝也不敢请你到家，我那师父一则淡薄，二则要你谢他。出外为客得省且省，便是辛苦些也无害。"客人依言，乃入庙门，就在门内连衣坐在行李之上，准备盹睡天明。
却说分心魔与艾多走到庙前，见王阳变了庙祝，诱哄客人坐在庙门之内。他三个计较说道："王阳变个背夫逃走的妇人，躲入人庙门，引诱客人。我两个变了追赶的汉子，一拿一放，把他行李骗去，这恼这气方才出得。"王阳依计，把脸一抹，果然变了一个妇人。趁着客人独自在门内坐着，因顾无人，乃走入门，躲躲拽拽，向客人道："你是何人在此？"客人答道："我是过路客人。天晚无店安歇，权宿此处。"妇人道："好心客官，救我一命。我是前村人家妇女，没有丈夫，无衣无食。娘老了要卖我远方，我不依她，勒逼打我，故此黑夜逃出。"客人道："你既无主，便嫁个远方也罢，何必推阻？"妇人道："我见远方汉子生得丑陋。倒像客人这一表非俗，也情愿了。"说罢便来扯客人的衣，说："风冷，客官把衣遮我一遮。"她哪里知道这客人是吃斋诵经的，虽然吃几杯酒，却此心不犯戒行。囊中原带有经典，只因坐在囊上，乃取出高捧在手。见妇人来扯他衣，乃念了一声："菩萨！""菩萨"二字方才出口，那经典上金光直射出来。光中照耀分明，哪里是个妇女，却是一个邪魔。客人见了，大喝一声道："何处魍魉，神庙门内可容你迷人？"王阳见事不谐，往庙门外飞走，却遇着艾多、分心魔，问道："你为何复了原形，不去诱哄客人？"王阳把前事说道："这客人有甚宝物在身。我方要算他，只见他胸前金光射出，亲近不得。"艾多道："甚么宝物？是我生意上门。"分心魔说："我们也去试看。"王阳道："我不去看了。那金光泠飕飕逼人心髓，焰腾腾眩人眼睛。你们去看罢，我回店去了。"
艾多与分心魔走入庙门，哪里有个金光，只见客人包一幅包袱，靠着门墙微微鼻息，似非熟寝。两个计议道："王阳说谎，哪里有宝物放光，分明是想恋店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客，还要去假扮红粉，卖弄风情。任他去罢，我与你悄悄等他睡熟，偷他那包袱，看是何样宝物。"两个把手悄悄扯那包袱，客人乃紧紧捧着。不想惊醒了客人，见二人偷扯包袱，乃念了一声："祖师？"只见胸前依旧金光射出，两个邪魔吓了一跳，远远走开。看那客人胸前金光怎生吓人，但见：

灿灿飞星，煌煌焰火，胸前直喷出万道霞光，腹上却早腾千条金线。彻上彻下如宝月之辉，照内照外似金乌之射。邪魔远遁，魍魉潜藏。这正是光明正大一如来，无量无边真智慧。

艾多见了，也不敢妄想他甚宝物；分心魔见了，也不敢怒意侵犯这商人，道："罢！罢！这客人在店中，说了些正经话，走路又嗟叹个三不该。这会手内又捧着不知甚宝物，叫我们亲近不得。想是个正大立心本份的道人。休要惹他，去罢，去罢。"却说祖师师徒别了近仁斋主之家，取路前来，恰好走到施才的酒肆门口。只见店内几个客人嚷闹，许多亲邻劝解不开。那施才向街外磕头发誓，见了祖师师徒，便出门来，一手扯着道副，说："列位师父，你是出家人，却也知道理，能剖明世上瞒心昧己的冤孽。"一面说，一面扯入店门，道："求列位师父分剖分剖。"道副道："我等出家人，不管人闲非。况你这酒肆，我僧人有戒不入。"祖师见施才扯得紧，乃道："徒弟，吾等以演化行来，见了闲非，也只得广行个方便。就与他分剖无伤。"道副听了师言，只得进入施才店内。众客人等一齐进到屋内，施才便开口道："小子也是热心肠，有几贯钞托付了几个伙计，开了这酒肆。昨日小子在内，未见这几位客官行囊有甚金宝，今日齐齐说失落了行囊内金银。小子道客店中并无闲杂人来，他道红裙几个吵闹一宵。我这地界，哪里有个红裙，却不是精精设骗。"道副乃问客人："你为客商的，第一要把金宝藏收，莫要露白；第二要旧衣着体，不可奢华；第三要熬清受淡，不可烹鸡杀鸭；第四要禁酒除花，莫要赌钱；第五要惊心吊胆，不可酣寝；第六要谨慎行囊，打点无虞；第七要择交同伴，恐怕非人相共。你为何不自小心，贪酒恋色，失了金宝？难道他为店主，偷盗了你的金宝，惹你吵闹？"客人道："夜来我等虽醉，明明红裙相伴。今日店主不认，眼见骗心。"道副乃问众劝解街邻，俱称地方实是没有红裙。道副道："红裙既无，此却从何处来？"客人道："还有一个标致保子。"道副乃叫施才："你唤了家中酒保工人来，待小僧查问。"施才乃去唤陶情这一班人，哪里有一个形踪。施才只是跌足，道："是了，是了。这几个人原来没有根底，怪我错了主意收他。他算计我个精光资本，却又设诈愚弄客人。千不是，是我当初见错；万不是，是客人自不小心。客官们，你也是一差二误，且少待我那陶情辈出来有个下落。"众客哪里肯待，只要控诉官长。众人齐劝道："客官便是控诉地方官长，也要着令设处偿还，况此事无对证。且耐心宽待几日，包你有个下落。"众客听了，只得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住下。祖师师徒见了这段情因，也只得住下。只见施才备了斋供，款待高僧不提。

且说陶情与王阳等算计了客人，把他囊金盗了，埋在后园空地。他本意阻挠高僧行道，且要弄个花酒情由，破僧人之戒，快他们邪魅之心。谁想有道高僧体有金光，百邪自避。他们哪里敢现形弄幻，见了远走高飞。他却不走别处，却来到一个荒山僻地破庙里计较说："本为世法难丢，弄此虚幻，以混演化之僧。谁知苦了施才，既折了资本，又受那客商之气。我等堕落罪过，那轮转越发难饶。"陶情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原奉冥司劝化你等，今乃作罪。罢！罢！不如求解僧门，乃为上计。"正要回店，恰好施才各处找寻，见了他们，一把扯着说道："你等负心，坑我资本，还设盗人财。快去对明，免控官长。"陶情无计，只得说出原来情节，道："店主人，你休扯我等。你退一步，听我诉出衷肠。"施才道："你说你说，我听。"陶情乃说道：

我本当年唤酒名，托言高兴叫陶情。
始来借口雨里雾，色财与气共同行。
王阳便是比精丧，艾多譬作爱金银。
分心忍不住为气，世上何人少我们！
只因割不断贪爱，故此遨游到处行。
高僧演化难容我，畏那金光不顺情。
我今哀求贤店主，与吾求度那高僧。
他自修他成佛祖，我们安份过平生。
客金埋在后园地，还那行商免乱争。
再嘱为商修善事，叫他倍利出公平。

施才听了，说："乱道，乱道。你设骗了客商金宝，他见在店中吵闹，要控官司。你们躲在庙中，希图脱去，又说这浑话哄了我去。看你行有踪，说有声，如何弄怪道邪？快早到店中对明金宝，免得淘气。"陶情道："店主，你不信么？站远些，看我可是陶情？"把脸一抹，变了一个乜乜斜斜，红着脸，饧着眼，口流着涎，东倒西歪，脚立不住。施才见了，惊道："好好的一个陶情讲话，怎么变了个醉汉酒鬼模样？我不扯你，扯王阳去罢。你却也帮作多日，难道偷客行囊你不知道？"王阳见施才扯他，也叫："店主，站远些，看我可是王阳？"把脸也一抹，变了一个骨瘦伶仃病夫汉子，虚怯怯病羸残人，骨似枯柴，形如饿鬼，哼哼唧唧，喘喘吁吁。施才见了，道："呀？作怪，作怪！好好的一个精壮王阳，怎么就弄得这般模样？"王阳道："店主，你不知我二人作丧太过了些，自然有这个模样，你若扯我到店，还叫你惹个活鬼上门，那客人还要不得个干净。"施才道："艾多也是你一起来的，扯他去对罢。"艾多道："我正在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那后园埋的，便同你去。"却是怎生艾多要去，下回自晓。

第96回　众商发心修庙宇三僧说偈灭邪氛

话表施才扯着艾多，要去对证。艾多慨然就走。分心魔见施才扯着艾多，便发怒起来，说道："施才，你虽出本生理，也亏我等帮伙，相交了一番。今日如何没些情意，把我们扯去，比如对出帐来，怎生开交？"便扯着艾多，叫他莫去。你扯我拽，却好破庙里走出一个庙祝道人来，问道："你们是酒肆中店主，在此扯嚷为何？"施才便把客人的事说出。道人道："如今客人在哪里？"施才道："在我店中。"道人说："你莫要扯他。我有一个道理，解劝客人不控官长，见个明白。"施才说："你若解劝得客人，我便不扯他。"道人问道："你店中可有几众长老么？"施才道："正好客人吵闹，有几个僧人也在店中劝解不开。"道人笑道："是了，是了。你且放了这位莫扯。我小道同去，自有道理。"

施才放了艾多，同着道人走回到家。只见客人到店中，大呼小叫，吵嚷不休。众邻劝解不止，祖师师徒安坐在静屋，收拾出门。道人见了祖师，忙稽首说道："老师父们可是演化本国，度脱群迷的么？"祖师两目看着道人不答。"道副师答道："正是，道人你怎得知？"道人说："小庙十日前，有一位僧人，同着一位道士，路过到我庙中，住了两日，说我破庙倾颓，如何不抄化修理。小道说：'荒沙僻路，便是抄化，也没人发心。'僧人道：'只要你守本份，坚道心，在这座庙出家，自有人天欢喜，感应十方，与你来修理。'道士说：'不然。今世人心见相作佛，经誓发心。你如平常募化他，他那里肯。必待一事警他，便肯施舍。'僧人道：'正是，正是。'他二位住了两日，见我道人守份安贫，乃临去说了四句偈语，叫我遇着高僧演化本国的来，自有发心修庙的到。今日果见老师父们来，正应着他偈语。"副师乃问："偈语何说？"道人念道：

从商发心，四孽归化。

破庙复新，善功永大。

道人念毕，副师道："我等已知其义。但道人去与众商劝解，看他可肯发心？"道人乃向众商说道："列位客官不必吵闹，我道人要抄化你个善心，管你金宝失去的复得。"众商笑道："若是既失的复得，我们情愿信你抄化。只是你要保还我们的金宝？"道人说："我庙中十日前，有两位神人过，说破庙应新，当有几个商客来发心。只因这商客贪花恋酒，为利生嗔，当有波涛之险，不独金宝之失。幸有高僧演化来临，得沾道力，免去诸孽，消了嗔，复了利，不为花酒所迷。这金宝俱在店主后园地下。"商人听了，随往后园，果见藏埋处，起土得金，个个大喜，一齐起身到庙里来。道人忙拜请祖师师徒同行。祖师乃向三个徒弟道："汝等助化之功，正于此完，当同众商一往。吾不欲同此等四痴之客前行。"副师道："我师既不欲同众客住庙，弟子等焉敢同他。"祖师道："庙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有一化永消之孽，其功赖在汝等。汝宜速去，一则使众商捐金修庙心坚，一则那十日前僧道还要与汝等相会。吾少借店主家静室入定，旬朝当来庙，看众商修庙兴功。只是汝等消除四孽，莫要容情。听我一偈。"乃说道：

清心寡欲，一孽莫容。

庙功圆满，见苇喜逢。

祖师说偈毕，闭目端坐。三僧乃同众商与道人都到庙中来，众商果见这庙：

东倒西歪殿宇，墙坍壁塌廊厢。有椽没柱少桁梁，风雨淋漓塑像。砖石台阶都坏，木头门扇皆伤。破钟不响鼓存腔，怎住道人和尚！

众商走入庙来，见了也有说："这庙倾颓，当原前却也齐整过。"道人说："都是住在庙的不肯出心修理，作践坏了。"也有说："我们既失去的财复得，便舍了修理罢。"也有说："庙宇毁坏已甚，不如重新盖造。"只见施才说："若是重造，小子便为布施领袖。"道人听得，一面拜谢众人，一面计较兴工。那施才却前后找寻陶情等一班人，哪里寻得见！只见那倒塌的廊房内一根柱脚上，绳缚着几个山羊犬豕，在那里挣挣扎扎，见了施才，惶惶欲走之状，却又难脱。施才不解其意，乃道："甚人家拴这几个牲口在此？颓廊倒柱，难经得它扯扯拽拽，怎教庙宇不坏？"

正要去叫道人来解放，只见一个人来看着羊豕，说道："你等趁僧人在此，求个度脱生方，误过了万劫难逢。"施才听得，便问道："汉子，这羊豕是你家的？不拴在别处，却拴在这倒柱子上，扯倒了柱子，不但毁坏庙宇，只恐打伤你牲口，不如放了罢。"那汉子道："这是你店中陶情一班来的冤业，都是陶情坑陷了他。"施才听得说陶情，便问道："我正在此找寻。这几人坑陷了我资本，耍了几个客商，如今躲在哪里去了？"汉子道："施才，你莫痴迷。那陶情们乃世间割不断的几种多情业障，能益人，能损人，自非有道行之人把持得住不被他损。这几人夸能，用术已久，造孽多时，未得高僧度化，终苦沉沦。今闻得东度高僧到这庙来，他们不敢近，却又不肯远。"施才道："怎么不敢近，却又不肯远？"汉子道："邪不敢犯正，故难近；幸逢道力，得以忏愆，故不肯远。"施才听了，心还不解。汉子道："施才，你不必疑猜，我非牧羊养牲之人，乃是守庙使者。高僧今来驱邪缚魅，修旧复新，只得完满他演化功果，把这一种冤愆拴缚在此。"说罢，把脸一变，变的却是个鬼使一般，并那羊豕都不见。施才惊惧起来，往庙里飞走，却遇着道人摆了素斋，款待三僧与众商，来邀施才吃斋。施才乃把这一宗怪异向三僧说出。只见道副师听了道："店主不言，小僧们早已知了。只是道人要庙复新，却要先除了这几个业障。"道人说："师父要扫除他，当用何法？"副师道："小僧奉师命，一味度化他归正，莫要使世人贪成病害罢了。道人可于早夜设一炷清香，待我等演此妙宝，使彼超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人依言，次早设香案花灯在那破庙殿上，伺候三僧不提。
却说陶情、王阳等孽，自从那灵通关被元通和尚辩辩驳驳，参明了他只该节廉寡欲，各自随遇平等，不得使人酣曲蘖到个荡情乱性，贪妖姣到那竭髓枯精，爱阿堵不顾捐生殒命，逞血气动了奋臂填胸，送了多少愚痴蠢子入于陷阱。他们堕入轮回也不省，神司警戒也不怕，到此诱施才，迷客商，指望阻隔演化僧人，遂他心意。哪知高僧戒行坚牢，道心沉重，绝灭邪魔。到底这四孽计穷，各相计较。只见陶情说：″我当初原奉轮转司，叫我劝化你等，不想你等逞欲纵情，连我也忘了，自中而下的轮转。今高僧复修旧庙，你我也不如改过自新。只是不得高僧度化，怎能解脱？″王阳道：″高僧正气，我等邪氛，既难近他，怎沾道化？″陶情道：″我已访知高僧尚在施才家静室，将欲独自前行。这庙中乃是三位高徒，度化群迷，俱是他力，还可近得。″
正说间，只见守庙使者牵着一群羊豕走来，说：″你等在此计较甚么？当到殿上，乘高僧开度，求个忏罪生方。若错过了，万劫难逢。″陶情等听了，欣然前走，却问道：″使者，你牵的这羊豕是哪里的？″使者道：″你还认不得，俱是被你们乱了他心情，狂逞妄行，逆了正大光明，轮转自中而下的。汝等得度，可怜此辈，也叫他生方罢了。″说罢，乃走到庙门外。陶情往门内一望，只见殿上香烟缭绕，灯烛辉煌。少顷，殿内走出三个长老来，后边跟随着施才、道人等。两边早已是客商、善信、兴工匠作诸人观看。陶情等看那三个长老，但见他：
削发不染尘，剃须绝去俗。
披缁荡七情，衣衲除六欲。
色相变庄严，容仪真凛肃。
俨然三世尊，香云绕殿馥。
众孽见了，此时方才悔念，说道：″你看这清静坛宇，有道高僧，六欲不交于心，七情罔动其念，何有曲蘖之腥风，不见邪妖之污态，货利归于淡泊，烦恼化为平夷。比我等终日纷华闹扰，把个心情凿丧，天渊相异。″陶情道：″空说无用，我们且进到殿旁，也变个本等服色，求他度脱。″王阳道：″本等服色不但难变，且也见他不得。仍变人形，-还可亲近，杂在众人之中，或可得沾一视同仁之度。″艾多听了，道：″有理，有理。″他逞着富有几文，便会装模作样，顷刻摇身一变，果然变得威仪济楚。
分心魔见了不忿，就气将起来。只因这气不忿，哪里变得来，左变右变，乃变了一个瘦体枯形、病歪歪一人，只好-个大肚子。陶情见了，笑道：″阿弟，只因度量窄狭，倒变了这样一个嘴脸。″分心魔道：″闲话休讲，只待高僧度脱便了。″却说三僧上得殿来，齐齐坐下，众弟子拜毕。副师早已知众人中，有陶情等四孽杂在其内，便就众商客身上说道：″列位善人，今者庙道通灵，倾颓复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是善人的心，施财功果，却也非容易。但愿善人买卖亨通，财源百倍。″
陶情听了，乃向王阳说道：″阿弟，我只道高僧有甚禅机梵语开度众生，原来也只是化缘的奉承施主几句甜言美语。″王阳答道：″阿兄，你便说不得参破他几句，叫他演化不成，让我们仍逞旧时情性。″陶情道：″正是。″仍于众中走出来，向三僧前说道：″老师父，庙是庙，商是商。你不过是个寓行僧，上殿来该讲些经典，说些道法，为何着意在旧庙复新，施财的功果？你岂不知这众客发心施财，都是我们的功果？修了庙，众信烧香，道人居住，与你何干？″道副师一见陶情，便微微笑道：″若是吾师在此，你也不敢狂谈。只是我等立坛，却也专为化汝。汝乃陶情么？″陶情只听得僧人叫出自己名姓，便打了一个寒噤，惊怕起来，忖道：″真乃高僧，如何识我？怪我开口太早，且待他再讲完了才该问他。″一面自忖，一面只得答应道：″师父，我是陶情。″道副师乃说道：
陶甚情，伐性斧，曲蘖于人何自苦？
大圣恶你为贪甘，家国身心何所补？
过三杯，伤六脏，口干舌燥脾遭吐。
虽然称汝为合欢，谁教纵汝成贫窭！
败家财，贪歌舞，逞夺争强竞威武。
吾今化汝作善良，莫困从交尊圣诂。
副师说罢，陶情赤耳红腮，向王阳说道：″阿弟，这师父果是高僧。要来参破他，倒被他参破了。我顾不的你了，自去做一个善良，到无量极乐世界，免入那自中而下轮转地方去也。″说罢，一阵风去了。
王阳听了，向艾多说道：″陶情被长老说破了他，我只得上前，也与长老讲几句。″艾多说道：″正是，正是。″王阳也于众中走出来，说道：″老师父，陶情原与你僧家无份，被你三言两语说破了去。却不知道他原不寻人，人自寻他。比如我也不去寻人，人自来寻我。″道副师见了，微笑不答。王阳道：″师父们如何不语？想是未离了此身，也有这端根因自父母生来。″
尼总持见了，大喝一声道：″何物幺魔？若是吾师在此，汝当潜形远避。吾师兄不答汝之意，乃是绝汝不言。只是立此坛场，少不得也要化汝。汝叫做王阳么？″王阳凛凛的起来，道：″为何也知我名？″乃答道：″我叫做王阳，却不是此姓。″总持道：″我已知汝是亡羊补牢。只怕你病深难补，当年何不莫亡其羊？吾也有几句说汝。″乃说道：
说王阳，精气丧，妖娆与人真魔障。
坑生性命粉骷髅，烁骨销形炎火炕。
逞风情，夸豪放，分明刀剑将人创。
一朝兴尽精髓枯，神不王兮气不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无常，来消帐，欢乐变作悲凄怆。
纵遇卢扁不能医，可怜命送冤业恙。
总持说罢，王阳丧胆消魂，下气柔声，向艾多说道："这长老果是高僧！说的好言语，参破了我心情。如今不与你一契了，做一个清心寡欲善男子去也。"一阵风也去了。艾多乃向分心魔道到："我等同气连枝，来求他度脱。他两个参悟了去，我也说不得上前讲几句。"艾多却如何上前讲，下回自晓。

第97回　讽经商真心显露恶鬼汉磨折疑心

艾多也于众中上前说道："老师父，方才把陶情、王阳两个说得闭口无言。真是他愚弄世间，贪纵的有情做了没情，全阳的做了没阳。俱叫他淡泊宁志，他两个中心悦服而去，便是师父的道力。只是小子一生却不损人，也不害己。有我的，人前说出来也香，做出的也顺。莫要说士农工商，个个有缘相遇，人人厚与交欢，便是你出家人，也相怜相敬。"道副与主持不视不听，闭目端坐。却好道育师手捻着一炷香添在炉内，一眼看见，两耳听闻，乃笑道："汝可是艾多么？"艾多听他叫出自家名姓，喜动颜色，向分心魔说道："我也是有名的艾多。长老既知我，想必也要见诲几句，但说的我有理。分心阿弟，你平日争长竞短，好刚使暴，却也说不得忍耐一时，讨他们个教诲，切不可说他们出家人峻语直言，忍耐不住，发出你旧性来。"分心魔答道："我小弟承列位阿兄携带已久，历事已多，视世情纷纷轻薄，心已厌了。动辄发个无明，好不生出烦恼，真是无味。但听你与长老作个问答，我自依从。"艾多乃向道育师答道："师父，我便是艾多。"道育乃说道：

罔市利，你爱多，人也爱多你若何？
此中争竞诸魔出，讼狱灾殃风与波。
岂是爱，乃贪魔，廉者知几义不苛。
得来有命惟天赐，无谄无骄素位过。
爱何用，多怎么？大道处有中与和。
守此中和观世利，留些功果念弥陀。

道育说罢，艾多心广体胖，志意安舒，向分心魔道："高僧果有些义理，说的痛快我心。何苦与世争多竞少，弄得个身体不闲，心神愦乱？我如今得他度脱，顾不得你，且去安份场中、快活境内，受用些现成清福去也。"一阵风去了。只丢下分心魔，见三人都被长老参破，唤醒了他各自去了。他便怒腾腾走出众人中，上前来。方才要使出恶狠狠性子，雄赳赳威风，却又见了高僧们镇静安舒，豁达大度，只得蔼然春风和气，说道："老师父，我们四人同气连枝，为世情好。只因人情偏溺，以致我等迷乱。今得度化，把我三个契交省悟去了。我小子也望指明超度。"三僧各相闭目不答。分心魔再三复说，三僧只是不答。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魔不觉的手舞足蹈，叫跳起来，走上法座把炉香推倒。只见道副师呵呵一笑，道："分心魔，休要使性！听我几句直言说话。"分心魔道："你说，你说！休要冷笑无情。"副师道："我僧家不知甚么冷笑无情。"分心魔道："人心喜悦则笑，不遇喜悦，突然发笑，不是笑人丑陋过失，便是笑人假意谀人。中心不实，乃是无情。"副师道："我僧家难道不笑？笑的是你：

分心魔，逞暴怒，全无容忍宽和度。
包涵海量是男儿，刚强忿戾为偏固。
非是奸，便是妒，怒气怎知成疾痼？
一朝好勇斗强梁，致死成伤无悔悟。
怎如宽，让一步，一切冤家无怨恶。
熊熊火焰不消腾，分明享福长生路。

道副说毕，分心魔顷刻就变得和容悦色，望三僧下拜，道："好话说！想我同着陶情三个，非是沾了他些糟粕，行动逞强，便是与那王阳争风吃醋发这恶狠，更在艾多身上起那无明。怎知恬淡安舒中，有个长生不老？去罢，去罢！离了是非门，不入烦恼户。养性修真，保守元阳去也。"分心魔一霎化为彩云，消散去了。三僧合掌，念了经咒一遍。只见众商与施才上前说道："原来陶情几个，乃是四孽妖魔。我等凡俗，不知就里，被他迷惑。不遇高僧，怎能解脱？只是此孽既沾道力超脱，我等这些金宝，只当散失在无益之处，情愿发心喜舍，成就善功。望乞高僧暂留云轺，讲演妙义。待修成庙宇，还请老师父降临，做一个圆满道场。"施才又说道："便是那守庙使者显化，拴的羊豕这一种根因，还未见师父们超度。"副师听了，道："众善信发心成就功果，自然候吾师降临。小僧也必候功完，做一个圆满道场。便是这羊豕根因，自有道场佛力超脱他等。只是庙宇工程浩大，却在施善信完成。"施才道："还要众商扶助，小子自当竭力。"当下三僧退入静室。道人供奉却也心诚意敬，一时感动地方往来人等施舍，把个旧庙动工。匠作都也发心，勤劳不懈。

话分两头，却说祖师哪里是留在施才家静屋打坐，乃是知演化本国功完，一则震旦缘熟，欲行普化；十则僧难遥闻，欲行救解。弹关四下，上报四重之恩，欲元通和尚叫明大地众生。四孽无情，欲徒弟子助成驱扫，使正大光明纲常，不泯于人心。又欲收一弟子，以继法器于身后。祖师乘着三弟子同众商发心修庙前去，乃披禅衣，踏棕履，出了施才之门，照边海大路而去。按下不提。

且说众商在施才酒肆时，独有这一客说了几句正经话，丢了众商前行，无店安宿，乃存身庙门之下。遇着王阳变妇人引诱。哪知客人素诵持经卷，行路为商，必身带囊中。这夜坐在囊上，乃捧经在手。妖魔见他胸前金光直射，便是经与真心呈露。那妖魔见了，不敢侵近。这客人方才安静在庙门，宿到天明，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这一起客商。却不知客商不听他良言，弄出花酒冤孽，失了囊金，耽延行路。这客人等了一晌，不见人来，乃背负行囊，走了十余里，却是一处汪洋海岸，人烟辐辏。客人却好遇着一只空舟，便搭在舟上。那舟无载，却是回空，顺带南行。偶遇飓风，漂漂摇摇，刮到一座山下。客人惊惶，舟人恐惧，只待风息，却又不辨南北地界。客人只得上山观看。山径中，忽然显出一座寺院来。客人走近寺前，但见那寺：

乱石砌成门户，随山搭就檐梁。一层殿宇在中央，数个僧皆石像。

客人进入寺中，只见几个僧人，形貌似石凿的一般，却又活活泼泼，会说会笑。乃说道："客人见了我等，如何不拜？"客人忙下拜。那僧说："只可再拜。"客人道："师父既令我弟子拜礼，如何只要两拜？"僧人道："天地君亲，便是百拜不多。我以师礼相待，故令汝再拜。且问客人，莫非吴地，名叫做灵期么？汝来路远，料腹已饥，吾有甘美之食啖汝。汝无虑此山离家道远，三日可归其家。"灵期拜谢，食其所与之食，果皆美味，非世间所有，乃问道："师父，我弟子吴地人，不知离此海山多少里路？三日可到得家乡？"僧人道："此山去你家乡二万余里，你尝识杯渡道人么？"乃指那北壁上挂着一囊，并一个瓶、一条锡杖，说："此道人衣钵之具，今付与你。"乃又付以一书，一根青竹杖，说道："见杯渡，可交付与他。"说罢，乃令一沙弥送灵期客人到舟前，叫舟人把竹杖置水中，自然天风效灵，海波平定，三日可到吴地。

正才要开船，只见一个僧人走到舟前，也要登舟。灵期乃问道："师父莫非杯渡道人么？"僧人答道："我非杯渡道人，乃东渡演化僧弟子耳。"灵期听得，问道："小子闻西来演化高僧有四位，如何只老师父一人？"僧答道："四位师徒，现有三人尚在海沙，与客商修理破庙，度脱邪魔。我见善信南旋，欲借宝舟寻吾师耳。"灵期乃问道："师父法号？"僧人道："波罗提便是僧号。"说罢，舟人开船。果然三日到了吴地石头，竹杖不见。那僧人指着岸头道："你问杯渡道人？那前面道人乃即杯渡。"灵期一看，便不知僧人去向，果见一个道：

白发萧萧两鬓腮，童颜还似少风裁。

呵呵大笑临舟次，却似知人海上来。

道人到得舟前，呵呵大笑，道："吾物在舟，是哪个善人携来？"料不是等闲之辈，必是敬礼吾门、尊重经典善心男子，方能得遇。"灵期听得忙持了瓶、锡、书、囊、钵具，交付道人。道人得了钵具，复大笑道："我不见钵四千年矣。"乃把钵望空一掷，那钵在云中晃了几晃，坠落下来，道人用手接了，看着灵期道："劳动你寄书携囊来也。"化一道霞光而去。灵期嗟叹为神，乃捧经卷回家。

且说祖师独自走到海口，见海水渺茫，辽阔无际，欲要脱了双履赤足沙行，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浅洋可渡，深浪难涉，待行一道法，却又不以奇异动世炫骇之心，乃左观右视等候良久。恰好一只大舰，上面几个商客坐着，载有一舟货物。祖师乃问道：″善人从哪里来，往何方去？″众商道：″泛舟越海，有处发脱这船货物，得些财利便是去处。师父要往何处去？″祖师道：″出家人行无所住，一任善信随遇便了。″众商听了，又见祖师状貌不凡，便请入舟中坐定。众商中便有一个略知两句经义，粗晓半字玄言，轻轻薄薄，便造次开口盘问，那耳听得的一句道话，窃来的片语口头，向祖师辩问。祖师不答，这人便动了一欺藐心情，道：″这和尚没甚来历，还要多嘴饶舌？″古怪高僧到处，自有秉教护持，人心一欺，跷蹊随出，舟船有高僧在上，正才稳载，绳缆正尔坚牢。只他存了轻藐，忽然飓风大作，逆风刮来，那波浪汹涌怕人。众商人心胆俱裂，惟有祖师坦然，和容益蔼。其中却又有一人，急讽诵救苦救难菩萨真诠，一时风便宁息，只是把个大舟刮到一个淤滩之上，众人只得候风停泊在这滩头。祖师乃向诵经商人道：″亏善人经力，得保全舟船。只是刮到此处，却又是一种善缘积来，未免要借善人经力。″商人乃问：″何事善缘，借小子经力？″祖师道：″善人登滩上岸，到那有村烟处自知。″商人听得，随登滩上岸，信步前行。

走过三五里，果有村烟突出。商人走近前来，只见一个老者，风冷凄凄独立门首。见商人是个远来行客，乃问道：″客官何处来的？″商人便把来历向老者说出。那老者道：″造化，造化。生长在中华上国，我闻享太平无事之福，居诗书礼义之邦。只是何不在家乡受享，却要冒风波，舍性命，寻这蝇头微利？且莫说冒险犯禁，十有九差，便是得了些利，不过是挣家私、养妻子，与别人出力。若是无父母的也罢了，若有父母在家，老年相倚，你却漂洋涉海，真没来由。″商人听了，笑道：″老叟，你此言有理，可惜在这远地听闻。若在我家乡说出，我小子警悟，也不出来了。只是你能说人，却不能自说。这寒风冷地，老人家不在家屋内向火吃汤，却独立门前，自甘受冻，也没来由。″老者听了，把眉一皱，道：″客官，我不说，你不知。我这村乡边海，离镇市路远，等闲没有人来。日前不知是何处来了几个古怪汉子，面貌丑恶，不似客官。中华人物，自然我老汉识得。那几个丑汉子，到了这几村里，大家小户，没有个不被他搅扰一番的。小则牲口、孩子被他伤害，大则男子妇人遭他折磨，无有宁时。″商人道：″你村人何不齐力，捉拿他到官长？″老者道：″始初村人也齐心捉拿他，哪里拿得住？便是捉了一两个，及至走到中途，他便有几个赶来。那面貌越发丑恶，村人更被他害。他口里说我们有十五种，要害尽了你一村老小才罢。″商人道：″老叟，你却如何安心在此？″老者道：″幸亏我老夫妇二人自幼吃一碗素饭，无事时念几声弥陀。这恶汉们说，看我这些面皮饶了我，因此在门首站立。他见了我，便不进此屋，我家老小少赖平安。″商人道：″这几个恶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今在哪里？"老者道："有时来，有时去，却也真古怪。他来时先寻村间强梁的，奸恶的，男子犯上、妇人失节的。个个受他磨折得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商人道："比如我等过往客商，别村亲眷到此，偶然遇着他们，却怎生处？"老者道："只有这件，不伤害过往客商、人家亲眷。"商人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想必老叟这村中，男妇平日不肯修些善果。比如人人都是老叟夫妇吃斋念佛，那恶汉自是不来了。"老者道："话便是这等讲，也不专此。比如我隔壁这一家夫妇两个，却也不吃斋，不念佛，那恶汉们却又饶了他。"商人道："这夫妇两个，想必是老叟说的不犯上、不失节，为人懦弱忠厚的。"老者道："这却果然良善。"商人笑道："情理显然，我知道了。小子是贩海客商，遇风停泊沙滩，带得有经忏在舟。我去请来，老叟可焚香向这村间讽诵，管教你这村人安静，恶汉永远不来。"老者道："客官，我这村人不识文字，安知经忏？也没香烧。若是客官肯为我这村大家小户男妇保安，便烦你讽诵罢。"商人道："我便来讽诵，你村人却也不信。"老者道："我自去家家说知，叫他到舟来奉请。"商人乃辞了老者，走回舟中。见了祖师，把老者这情由说出。祖师道："善人虽是发了一点道心，只怕村人不信；纵是信了，来请善人与他讽诵一番，那些恶汉，吾知他暂为经功去了，以后复来。"商人道："小子欲叫他留下经忏，家家传请供奉，自然驱逐恶汉不来。"祖师微笑不答。为何不答，下回自晓。

第98回　萧刺史重道敬僧老祖师观颜知喜

却说村乡这老者，信商人讽经驱恶之话，遍向村中大家小户男妇说了。也有几个信的说道，老者吃斋人，不说诳语，看他恶汉不侵，便可信真；也有几个不信的说，凶凶丑恶汉子，捉拿也不怕，甚么经忏能驱逐得他！彼此信与不信的正在迟疑，忽然几个恶汉闯入门来，便去把那几个不信的一个揪一个，打是打，踢是踢。老者与那信的见了，慌张张往门外飞走。走出门来，那几个信的向老者说道："这事当实实可信。我们去舟中请商人来，看他讽诵经忏，驱逐这恶汉。"老者乃同村众几个，走到沙滩，果见海舟停泊。走近船来，商人不待他登舟，乃捧着一卷《菩萨救苦经典》上得滩岸，往前径行。众人也不问，随后跟着。到得村中，那众人与老者先要试经忏灵验，乃领着商人到那不信人家。果然商人未曾进门，几个恶汉先放了村人，往门外走去。恶汉去了，商人乃捧经入门。方才展卷，商人带有清香焚起，教众人和诵，果然恶汉不来，也不到这几个信的家去。众人方称扬功果。

只见门外又有人来，说恶汉在村后人家打吵。商人听得，急捧经到后村人家去。那恶汉闻香风，又走到前村去吵。商人没了法，乃向老者说道："经功本是无量无边，总是人心有疑有信。信者诸恶不侵，疑者一时难逐。我舟中现有高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内，他原先知经力保舟，因知此村有善人积来一种，还要借我经功。老叟与村众当恭敬请来，料能与你这村驱恶。"老者听了，道："客官方才不早说，我等到舟前，当与经忏同请。"商人笑道："这位高僧，却不是等闲与你等随便邀请的。我有带来清香，你们可虔心去请，只怕还不肯来。"老者道："若是不肯来，却怎生说？"只见一个村人道："只说是谢他钱钞。"商人笑道："如此便真不肯来。"一个村人道："只说是请他吃斋。"商人道："也请不来。"老者道："必定如何说？"商人道："只说求老师父发菩提心，开方便路，与我村人驱邪缚魅，保命护身。高僧或者就肯来了。"老者道："依客官说去请。"乃同村人又走到舟前。只见祖师早已出了舱门，下得船来，立在那沙滩之上，众村人与老者望见祖师庄严色相，但见：

旋发盖天庭，虬须连地角。
两眸掣电光，双环坠轮廓。
赭衲一幅禅，棕鞋双足著。
俨然活阿罗，古佛传衣钵。

村人一见，那里等开口说话，便跪拜在地，只是磕头。祖师早已知其来意，却也不言，径直走到村中。老者与众人方才开口说道："请老师父到堂中献斋。"祖师也不言，但看着村间说道：

嘱汝十五种，何事与村恶？
诸恶化善心，速去无相虐。

祖师说罢，把手向村间一挥，道："众已信受奉行光明正大、三纲五常道理，汝等诸魔，当化为尘。"说罢，径走回船。商人村众俱各面面相觑，不知何意。少顷，那恶汉吵闹之家，俱来说："家家恶汉化一阵风都散了，可见高僧道力。我等当到舟前拜谢，仍求个永远恶孽不来伤害法力。"老者当时同众到得船边。商人早已先上了船，顷刻风顺，宝舟离岸前行。众村人高声齐叫"老师父，留个驱邪于后道力。"祖师遥闻，却便遥说道："只要众善信心奉道勿疑，而不信自作恶因，管你灾难永不来害。"众人听得，俱各合掌，称念回去。祖师乃同商人开船而行。这商人们才知高僧不凡，恭敬十分，半句也不敢开口乱道。数日，舟达南海。客商各搬货物发卖，祖师辞谢商人，上岸信步而行，到得广州。

却说这州一位刺史，姓萧名昂，居任清廉爱民，敬礼贤士，尤尊重僧人道士。一日，委下吏到乡村劝课农桑。这下吏却有些徇私受贿。乡村有几个富豪，欺占穷民田土。穷民申诉于吏，吏受豪嘱，反将穷民坐罪。穷民冤抑，知刺史公明，但畏势不敢去诉，只得含冤饮忍。这地方却有一个小庙，菩萨甚灵。穷民几个无处申冤，乃告于这庙。菩萨却托一梦与穷民，说道："汝等不必忧愁冤苦，今有高僧路过吾庙，在此歇足。汝等可以诉冤，高僧必然与你方便。"穷民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半信半疑，说与众人，也有信的，道："我们冤苦，神也相怜，或真有白冤高僧到来。"也有不信的，说："都是你心中郁气不过，做此梦幻。"彼此疑信不一。果然，日中一个僧人来到。却是祖师上得海岸，走入州境，到此庙中歇足，跏趺坐在地上。穷民见了，齐齐上前问道："师父何处来？欲往何处去？"祖师答道："我从西南印度国中来，欲往东印度国去。"穷民道："我此处乃广州地界，却不是印度国中。"祖师道："我闻此地不重僧人，犯界沙门，尽被屠戮。"穷民道："如今不是当时了。当时是崔皓当权，信重寇谦之，不喜沙门，却也是沙门不守戒行，做出事来。如今释氏复兴，我太爷崇重师父们，十分敬礼。若是相见了，还要拜为师哩。"祖师听了，乃问道："善人们话便与我讲，你面貌却似有甚忧愁？"穷民道："正是，正是。我等各有些冤抑不得伸。若是师父为我等伸得，便是穷，也能备一顿斋报答深恩。"祖师笑道："我出家人慈悲为念，你等有冤，正当与你方便，岂望报答？但善人等有何冤抑？"众人说道："我这地方，有几家大户，倚着富势，侵占我们田土。"祖师听了，道："善哉！善哉！田土乃皇王的，哪是你的，不过在你名下耕种。就是被富家占了些去，只当当初自家祖父遗下来少得些。"众人道："师父，不是这等说。比如富家，可肯与我们占他分毫？"祖师道："谁叫你不去占他的？"众人道："若是我们占了他分毫，他便到官讼理。我们还了他占的，仍要受官的刑罚。"祖师道："他既然讼你侵占，官又能加你刑罚，你何不也效他去讼？自然官加他刑罚。"众人道："正为讼了他，被他势力通贿，官受其嘱，我等为此反被其害。似此冤抑，所以忧愁，不能申诉。"祖师道："你既势力不如他，谁叫你不审己量力，做一个良善，让人到底？田土事小，身心为重。不忍一朝之忿，受了无伸之郁，是善人不自知重。你当初知审己量力，让他一分，把好言求他，难道他无人心，倚势欺你到底？"众人道："师父你不知。他倚富势，非要把你田土不尽夺了不休。"祖师听了，道："善哉！善哉！势力不可使尽，鬼神岂可暗欺？千年田地，他岂能独占你的？善人只依我忍让一分，受一分安身之福。他倚富欺贫，自有鬼神报应。"祖师说罢，起身就走。

只见一个士人，在旁听了讲说的这一番语，乃上前恭礼，道："老师父何来，且请到小庄一斋。"祖师看那士人：

头戴儒巾一幅飘，青衿着处美丰标。

果然上国威仪好，不似遐荒打扮乔。

这士人见了祖师语言一团道理，乃私想道："僧家多讲些方言禅语。这僧人却不同，当请他山庄上问几句奥理。万一是个高僧，莫要错过。"乃上前请祖师到庄中便斋一供。祖师正也饥未得斋，乃随士人到得庄内，彼此叙礼。士人便问道："老师父何来？"祖师便把西来答应。士人道："老师父，还是游方化缘，却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寺院修行了道？″祖师道：″小僧两事皆有。只是有愿演化，随方度人。″士人道：″我这中华圣人在上，礼义道化大行。有等信释教的，方才尊敬师父僧人；若是不信的，便如何行得？″祖师道：″出家人也只度化个有缘，怎强人信受？″士人道：″比如小子有一件心事请教。经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看来世事都是梦幻泡影，便是虚无的了。怎么又有说'梦乃因也'？因有此事，便有此梦，往往有前梦后应的。实不瞒师父说，小子博学古今，论功名也不难，怎么但遇应试，便梦见一牛阻路而触，卒至不得遂意。若此等梦，便不为虚。″祖师笑道：″善人爱食牛么？″士人道：″食牛，食牛，果是平日爱食。″祖师道：″即因此也。″士人笑道：″我辈食牛也多，却也多有功名遂意。如何偏来触我阻我？″祖师道：″众人随遇而食，谁叫善人中心酷爱？这一种爱，便入了贪魔。这魔在身，再加一贪名之念动于中，一触一阻，无怪名之难遂。″士人道：″触牛是牛因，这阻却是贪。谁不贪名，何独阻我？″祖师道：″善人何疑至此？世事多得于无心，有心去求，常有不得？因贪魔也。况善人有爱食牲物一种恶因。″士人听了，仍要辩驳。祖师闭目不答，忽然跏趺静定起来。士人见了，便也习坐在旁，不觉坐至天晚，士人偶入梦境，见一大海，汪洋无际，看自身如锦鳞鱼状，在那波间洋洋得意。正游来游去，忽然波涛之上，涌出一朵青云，那云中现出一座牌坊，牌坊上有二字，士人定睛观看，好座牌坊，怎见得？但见：

彩柱冲天立，飞檐傍木生。

明明书大字，鲲鹏万里程。

士人见了那牌坊，就要跳过去戏耍。只见空中又有只牛来，方才要触，忽然彩云中现出一个赤发青面神人，大喝一声道：″神僧得度的锦鳞，何物焉敢阻触？″被神人一脚踢得无影，让士人一跃而过那牌坊。顷刻而醒，士人满心欢喜，自知佳梦。祖师早已出静，叫一声：″善人，此后应试，自无不遂。只是莫要贪爱他了。″士人忙拜谢祖师说：″小子知戒也。″

次日天明，叫家仆备斋供敬祖师，洒扫静室，款留住下，却到州内谒见州刺史。这州主原爱士人才学，甚礼重他，每每常相接待。这日偶问及士人多日不来，士人答以赴庄。因说起僧人说话并梦中事。刺史道：″我于昨夜亦梦在海中踢一牛，让个锦鳞鲤鱼儿跳跃。看来你梦奇异，多管后试高登。却让有一件相合。我当初应试，也梦被鼠啮文卷，屡屡不第。后思我好畜猫，捕鼠过多，莫非此因，遂誓不畜猫，后得此第。汝今日之梦相合。只是这僧人却也非凡，当往见之。″刺史一面叫士人回庄通知祖师，一面亲到士人庄来，拜谒祖师。一见了祖师，相貌非凡，乃起敬十分。彼此叙礼，问答相合。便叫左右备轿马，请到公馆住下，以便接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却说州逢久旱，刺史忧闷关心。祖师到公馆，见有祈雨神牌，乃合掌念了一句梵语，顷刻天云四布，大雨滂沱。馆人传知刺史，说高僧一入馆中，见了祈雨牌位，只念了一句梵语，便布云落雨。刺史大喜，随到馆中称谢。祖师见刺史面上喜气洋洋，乃道："大人衙内，必有产麟之庆。"刺史答道："我尚无子，便是山荆怀孕，也将次临盆。老师如何说必有生子之庆？"祖师说："小僧见大人面上喜气洋洋，应在得麟之兆。"刺史道："老师见差，下官为久旱得霖，小民有赖，实乃为此心喜。"祖师道："小僧正是此处看来。昨见忧旱心诚，今见喜雨意切，非比等闲。大人既切为民，天道岂有不降佳麟之理！回衙自见，不是僧家诳语。"刺史听了，将信将疑，乃回衙去。未入后庭，已有内衙报出，说夫人诞了公子。刺史称神叹异道："高僧有先知之哲！"益加敬礼。忽一日，下吏见农家得雨，州主又生了公子；回州庆贺，只说讨个上官之喜。谁知他徇私伤了穷民，刺史访知，当堂戒谕说道："为民父母，要爱下为先，更于穷民加恤。这货财，谁不爱？却不是你我为官的所贪，公家自有养廉的俸禄。这刑罚，虽是惩奸的法度，却也要宽些，可怜他也是父娘的一块皮肉。重法之下，万一有冤，这阴功何在？"正说间，只见几个穷民，哭哭啼啼，来诉说富家倚势占产，下吏受贿伤民。州主见了大怒，叫左右打这一起刁民，却又叫"且住"，骂道："我在此数年，何曾听得村乡富家倚势？又何曾听见下吏受贿伤民？便有此情，子民可该讼父母，难道上官不知？便是势力夺你，他自有日败露，犯出到此。当此久旱得雨，正当农忙，不知勤力田畴，却来健讼。法当责汝，姑念汝愚民无知，叫左右赶将出去。"这下吏在旁，凛凛谢过。刺史又一番劝民而退。随到馆来，祖师一见了刺史，面上怒色尚未消，乃说道："大人有升奖之喜。"刺史道："师父又自何见？"祖师道："僧家征于大人怒色未消。"州主道："正是方才堂上戒谕下僚，又叱那穷民多事。"祖师道："为长吏，以正大光明待下属，以宽柔和厚待小民。蓄怒未消，哪里是怒不消，乃是愧自己政化未纯，故有此吏民不缉。大人有此色，僧家便知上吏必有旌奖之来。"刺史谦退作谢。只见公役来报，说上吏衙门果有旌奖贤能之典。刺史大笑起来。却是为何大笑，下回自晓。

第99回　杯渡道人神钵戏波罗和尚显奇闻

刺史听了祖师喜怒面色却应了两宗喜事，大笑起来，向祖师说道："人心有得意，乃喜动于颜；人心有拂意，乃怒征于色。老师父如何知皆有喜？且应在这生子奖能之上？"祖师道："喜怒关乎七情，发出在外，却有个公私不同。公则为善为阳，私则为恶为阴。为善为阳，必生吉祥喜事；为恶为阴，必有灾祸凶危。比如人行一私事、快一恶念而喜，这喜动于面，自是与那行好事遂公心之喜，发阳在外的不同。便是这怒也有为公为私不等。大人的喜怒，皆出自忠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僧家推情知此。"刺史听了，心服大悦，一面称谢回衙，一面想道："高僧有如此道力通神。"乃写表章，奏闻大梁武帝。帝乃降诏，遣吏迎祖师入朝。萧刺史承旨，随具香幡车舆，送师入朝不提。

却说波罗提自祖师离清宁观时，叫他在观静守，待我演化归来。他久见祖师未回，远来寻探，知师独自行来，乃附客舟，到了吴地。一日，只见一个道人在街市上卖弄戏法掷钵，街市人民聚观。见道人手剪五色纸为飞禽，叫市人将钱买放。波罗提见了，道："师父取人钱钞，却放这纸鸟何益？何不劝市人开笼放些活鸟，就是活鱼虾，也是个阴功。你要人钱钞，既费人财，又以纸剪假鸟愚人，便非正道。"道人看了一眼，说："长老，我正是叫人假的尚买了放它飞去，岂有真的他乃不买？"波罗提道："师父，你知人见你假鸟能飞，那争买的，皆是这市中人一种好奇之心，反倒增了他个伤生之念。他见了真鸟便买，不是笼着，便是绳缚了翅儿豢养，怎肯放生？"道人说："世无捕鸟之人，哪有放鸟之事。只因师父要人放鸟，恐倒惹出捕鸟之人。"两人正在街市讲说，却遇着祖师的车与香幡路过。波罗提知是师来，乃向杯渡道人说："吾土高僧来也。"杯渡道人笑道："老僧生未早，来已迟，崔、寇异世，释教虽兴，中华自有圣教。老僧演化功果，还归震旦。"道人说毕，行步如飞而去。波罗提却迎到祖师前。祖师见了，乃问道："汝何到此？"波罗提答道："为师东度，特来寻探，以观其化。"祖师道："为演化本国，因吾行到此。三弟子不要他随，俱在本国边海修庙。吾不日便归。"波罗提听得，乃辞祖师，仍回海口。无舟可渡，正思举一神通法力，只见杯渡道人走到面前，大笑道："吾知师父要渡海回也。"乃以一杯掷之水面，仍以一钵浮之波中，两个如轻舟渡去。到得海沙破庙，只见破庙修理兴工。二人走到庙前，波罗提乃道了几句说：

破庙当年曾是新，只因物欲蔽原真。

若将旧庙从新整，莫昧虚灵此善仁。

道人听得，笑道："师父，这庙里塑的是菩萨，你如何不说？莫坏了菩萨金身。"波罗提答道："菩萨就是善仁。"道人点首，也道了四句说：

从来庙宇不曾破，一位弥陀端正坐。

谁教纵欲毁厅堂，弥陀尘蔽嗟谁个？

波罗提听了，也笑道："师父，只怕这庙中塑的是道真，你如何说是弥陀？"道人答道："弥陀即是道真。"波罗提也点首。两个走进庙来，东张西看，只见那守庙使者拴着许多羊豕在那廊房柱上。两个一见，道："业障自作自受，不去历劫脱生，如何拴在此福地？是何人拴在此？"那使者乃现形说道："二位师真，此皆是陶情等业所陷在此，求高僧超度的。"波罗提问道："高僧既在此演化，如何不行超度？"使者道："高僧只度化了陶情四孽灭迹而去，遗下这一种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愆，待他功完，做圆满道场，方得度脱。"道人说："我闻高僧到处，四孽潜形，不敢近他，怎得受度？"使者道："只因老祖独行远去，三位高僧道力尚浅，还须要仰仗老祖道力宏深，方成就功果。"道人道："汝且拴向山门之外，待我与高僧说明度化。"使者随把这一种冤业拴出门外。

却说道副三位高僧度脱了陶情等去，却不叫道人焚香殿上。只是在静室打坐。静中这使者牵了羊豕，到他面前显应他这种情因。无奈三僧各相安息，自行静定，不理这段冤愆。忽然静中见向日授那诛心册前因文卷的神司到来，说："汝师化缘已完，破庙赖这些善功将次复新，当图自己实行见性明心、超凡入圣的功果。向授文册，当复还我。"三僧听了，只得把文册交还神司而去，再不复讲演化事理，却守兴工完处。想起祖师曾说那十日前僧道还要来会之言，一心遂注意在此。这日，三僧吃了道人供膳的早斋，与众客施才等地方善信，正讲兴工完日建一个水陆道场，恰好殿上来了一位僧人、一个道者。道副见了僧人，识得是波罗提，乃问道："师兄不在观中习静，缘何到此？同来这位师真，却是何处搭伴？"杯渡道人便说道："我与这师父自吴地而来，曾听见汝师乃萧刺史荐引入朝，我知他不日归来，以完他演化正果。但不知三位在这庙中作何功德？"道副师乃答道："只为众商迷入花酒，失了金宝，顿生怒气。庙祝道人说是二位曾在此留偈，已知破庙复新，乃众商发心善愿。"波罗提听了，笑道："师兄，我离观赶师到此，并未尝与这道真先来，何尝留偈？"道副师只为前因文卷取去，便思议不来。尼总持也因诛心册不在，心却不解。杯渡道人乃笑道："我道人久已知此。一僧乃元通老和尚，到此销他四弹之教。一道乃玄隐上真高徒，来此销他鹤化蜃、蜃化人这一宗卷案。这四孽既销，还有蜃氛堕落冤业根因。我两个进山门，见守庙使者拴着羊豕，伺候三位度脱，便是这宗案。"三僧听了，方才答道："我等一路前来，有情无情，俱设方便度脱。非我等之能，实沾祖师道力。今日吾师前行独去，我等只知复新旧庙，这蜃氛一宗卷案，望师兄与道真销了罢，也见慈仁，成就吾师演化之愿。"杯渡道人听了，道："此愿乃汝师美意。三位功果，不得已若要完成，波罗提师父还是三位一脉，况他神通道力，不难助化。"波罗提道："这三位师兄自有道力，我不敢夺其功德。"道副师听了，遂向尼总持说："师弟神通，也能完此一宗功果。"尼总持道："事须让长，毕竟是师兄道力宏深。即不然，便是道育师弟神通，也能终此一宗功果。"道副师说道："师弟，你当年为报亲恩出家，世间只有这一种功德甚大。仗此根因，有何冤愆不灭？"尼总持道："若论功德，莫大于报君恩。道育师弟本以忠义出家，仗此根因，又何邪魔不化？"道育说："还是大师兄根因有本。想人在世间，第一要父祖积来些善功，第二要本来具此智慧。智慧中发出正大光明，不背了纲常伦理，自然妖孽扫荡。"杯渡道人笑道："纲常伦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是忠孝，三位不消谦退。这一宗蜃化邪氛，得闻了你这一段高谈，已冰消雪化，无复存矣，专候你道场圆满时，分类生方去也。"
只见客商同众善信听了他们长长短短讲的，不知是道，却时闲谈。客商乃向道副三僧说："师父不诵经，不礼忏，说的都是甚么陶情伐性，亡阳丧气，罔利市而爱多，快雄心而逞忿。这站在听讲的人中，便魂消魄散，去了几个，我等却不明白。"三僧不答。杯渡道人乃向客商说道："三僧分明为你驱除了业障，你尚不知，总是俗缘未了。"只见施才道："小子却知了。一个家计，被这几个消魂散魄走了的，弄得个七零八落，今幸师父们驱逐了他去。从此客官破费些金宝，成就了修庙阴功，胜似被他们坑陷。我小子施才，把这未尽折了的资本，只做个尽折了，布施兴工庙祝道人。往日来的那二位师父留下的偈语，今日已应。只是今日来的二位师父，也要留几句后应的偈语。"波罗提道："这师父等演化功果已完，我等又何须偈语？"庙祝道："难道小子这庙宇，二位师父宁无些道力相助以成？"杯渡道人听了，笑道："庙祝道人，你要见我两个道力么？我两个便施些道力，助你修庙成功。"乃把手中钵具向云中一掷，那钵在云端里晃了几晃，依旧落在手内。庙祝同众商看了，道："这个法术也不甚奇怪。"道人笑道："你说我法术不奇怪，让僧人施几个奇法看，我老道弄几个怪法与你众看。"乃叫波罗提："师父，你可弄几个奇法，与他们看。"波罗提答道："我僧家不弄奇骇人。"道人笑道："你不弄奇，我又何肯弄怪？只因众人心疑不信，我等只得施些道法，除他疑心。他疑心除去，信心必生。信心若笃，为庙祝，必能诚心侍奉香火；为客商，必守份经营。就是众善信中，有六亲的，必能和睦；行一善的，必能坚持。"波罗提听了，乃说道："谨依师父教诲，且请先施个怪法。"道人乃叫过庙祝来，说："你道我法不怪，你心里却要见何怪？"庙祝道："如常非怪。若见所未见，便乃是怪。"道人说："世人你皆见了，你却不曾见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道人把身一纵，忽然头顶天，脚立地，就有几十丈长。那众人见了，仰面看不见道人的巾，低头只见道人的履。那双履塞满了阶前，高耸过了屋脊。众人见了，都夸道："真个好顶天立地男子汉！"庙祝道："好便好，如何不说话？"施才道："这等高大汉子，声言却不吓人震耳。"道人忙说道："我人便大，心却小。"庙祝道："如何心小？"道人说："小心翼翼，才是个顶天立地男子。"众人说："古怪，古怪，好道法！"道人听得众人一句"古怪，好道法"，便复了旧身体，却叫僧人施一个奇法。僧人也叫过庙祝来，说道："我法不奇，你却要见何奇？"庙祝道："平等非奇。若闻所未闻，乃为是奇。"僧人道："菩萨经文你等闻了，乃皆是平等。却有个不用经文与你闻的，真个是奇。"说罢，但听得空中如雷如刮，聒耳的大声，都是无字的真经，句句叫人行善。众客听了，不知声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来，俱合掌称道："真奇！"只称了"真奇"二字，波罗提便说："众善信，你等闻声，不可徒闻于耳，当常住于心。此声若雷震，却是叫人行善；若是行恶，难道听之不惧？"众商客俱各称扬赞叹。波罗提与杯渡道人说罢，把手一举，道："三位师兄，好个圆满道场！我两个去也。"忽然二鹤飞来，他纵身一上，乘云而去。

众善信方知是神僧高道。一面催匠作勤工，一面求三个高僧立个坛场说法，招集远近善信，喜舍助工修理。三僧听了，说："列位善信发心，自有效法善心的来。我等若为兴工求助，设立个道场，却又把经文讲说，乃分明是把道理换钱了，如何行得？"施才听了，道："方才那二位，弄奇设怪，引动了多少善心施财。师父三位，我闻得一路前来，也行了许多奇异法事，讲论了无限的道理。今日也求一个奇闻异见，更要高过了那僧、道二位的神通，乃不枉了我等发心之意。"道副师听得，答道："众善信只说是小僧等一路前来，多口饶舌，说奇讲异，非是小僧们好为此虚诞惑世，也只为人心昧了本来正觉，迷入四业冤愆，忘了四恩之报，以入三途之苦，不得已借喻以感发其真。其说虽异，乃其意实不奇。列位若叫小僧弄奇撮怪，又怕背了正大光明本愿。"众商客道："师父，必如你意，既不讲经说法，又不设异弄奇，纵是旧庙复新，只恐施才那日见的，守庙使者拴的那一种冤孽，怎能够超脱？"道副答道："小僧们不欲借讲法以求人资财，随缘任善信之喜舍，但候工完，自建个道场圆满。那时小僧们自有一卷真经，超脱冤孽之众。"众商信依其说，各勤力催督工匠。功完，果然一个破庙，一时修盖得复旧如新，真也齐整可观。怎见得？但见：

宝殿伟观瞻，檐廊破复苫。

往时坍塌处，今日已庄严。

庙宇既新，菩萨就灵。那庙祝道人置了几个签筒笤儿，便有远近祈签讨笤。哪里是菩萨旧庙毁坏不灵，如今有圣，都是人心见了庙宇整齐，圣像重光，这一种诚敬，自然灵圣。施才与众客善信，乃修建个圆满道场，请三位高僧主坛法事。三僧不辞，方才课诵法宝，讲演真经。

到了三昼夜，施才偶走出山门外，月色朦胧，往来人静，只见那守庙使者仍前拴扯着许多羊豕，后边鸡鸭虫蚁无数。见了施才，说道："善人，你喜舍复新庙宇，使我守庙，重沾光彩，功德甚深。只是这些往因冤业，未得超脱，还累着我牵扯，可转达高僧，一销永销，度脱了这些业障。"施才见了，道："我闻高僧灭去四孽，他等也随度化，如何尚在于此？"使者道："只因这其间有几般作孽，未蒙高僧了明，故此等候功完，道场胜会脱离苦恼。"施才听了，应声说："我与转说。"乃走入殿中，备细把事说出。众善信听了，毛骨悚然，齐说道："有这奇怪事！"尼总持便说："此事非怪，只是我等诛心文册、前因卷案已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复有这多般冤业超度的根由查核，只怕不能尽知他等往昔所造诸恶孽。"道育师道："师兄，这事也不难，只叫他各自说出往昔罪过，与他消除罢了。"道副师道："此论颇是。只是吾师不在此庙，我等道力未深，怎能分类度化，尽情超脱？"尼总持道："这也有个甚深道力，自可行的。"却是何甚道力，下回自晓。

第100回　东度僧善功圆满西域岭佛祖还空

众等听了尼总持师说有个甚深道力，乃问道："师父却何甚深道力？"尼总持道："听众业说出冤愆，只与他诵念一句弥陀，自然超脱他去了。"众善信个个称赞道："是。"果然道场事毕之时，只见殿阶前恍惚中若似使者牵着羊豕，后跟着许多昆虫之类，都不会言语。三僧见了，知是前因，乃取一炷香在炉，说道："众孽不言，使者当为代说。"使者听了，随说道："此孽都是世间食他的故宰，不食他的误伤。"使者只说了这两句，道副师便说道："我知道了。此虽生灵物类，也是禀天地阴阳二气生来，谁不贪生恶死？只因贪口腹的，或是经手自宰，或是令庖厨宰，或是人为他款待而宰。又有不食它的，宰以食人。或见人宰，不行恻隐，恝然旁观，毫无解救。那虫蚁虽微，谁不贪生一命？人或手拿足践而伤，人或锄草伐木而伤，人或灌水取火而伤，人或挖坑动土而伤。这种种说不尽的故宰误伤，造了恶孽，害了他的无有善功德行消受，或是一仇一报，去那轮转处好还。这被宰遭伤的，原来既是冤业转回，却又没些善根修积，哪讨生方？怎能超脱？可怜你这种冤愆苦恼，我释门只有个慈悲方便，一句弥陀。使者可叫他莫怀不信之心，端正了念头，自是生方去也。"

道副师说罢，只见殿阶下明月光辉，一点正照禅心，清风淡荡，众信各沾爽意，使者与那些羊豕虫蚁飞空灭去。当下各散。后有说："无心误伤生灵，尚有罪过。何况设机械网罟，猎飞禽，罗走兽，宁无冤愆，只在仁人恻隐一念。"因赋七言四句诗道：

积功累行孰为先？莫害生灵罔作愆。

方便一朝为己福，胜如拜佛与求仙。

却说大梁武帝大通元年，帝幸同泰寺，拜礼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慈尊。群臣排列两庑，众僧恭迎阶下。帝问："众僧中谁有道行？"众各不敢妄对。只见一个执事官奏道："今有广州刺史萧昂荐的高僧，却有道行，现在朝门外。"帝令左右臣下迎入朝堂。祖师望殿上行个方外礼，帝笑而宽容，随赐墩坐，乃向着祖师问道："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师奏道："并无功德。"帝曰："何以并无？"祖师奏道："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虽有非实。"帝曰："何谓真功德？"祖师奏道："静智妙明，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帝曰："何为圣谛第一义？"师奏道："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奏道：″不识帝，不省奥旨。″乃令臣下，供养在朝外寺院中。祖师在寺院中，臣下与寺僧参谒的，或问以禅家道理，或讲以方外高谈，祖师只是随问诨答，终日打坐。住留了几朝，见帝不复召见，乃不向人说，夜半出了寺门，望大路走来。只见一带大江当前。祖师见那江水：

势茫茫有如海汇，浪滚滚不说湖光。

形泱泱衣带一水，波涌涌天堑长江。

祖师走近江边，见没个渔舟渡艇，正思怎得过此大江，只见一个大鼋现形，若有渡僧之状。祖师笑道：″吾岂以足踏汝之背？″又见一木筏在港，走缆淌来，也不去登，道：″虚筏无人，安可妄渡？″正说间，只见一个渔妇，驾着一只小舟，飞奔而来，道：″师父可是过江？我舟可渡。″祖师道：″承你美意，吾自有舟渡。″那妇人道：″我是敬重出家师父的，不要你渡船钱，还有素斋供献。″祖师见她说出此言，乃把慧光一照，乃笑道：″赛新园道真，你成了你道行，我完了我演化，何劳设幻试我？我岂无道力，赴渡此江？″说罢，那妇驾舟一笑，如飞去了。祖师乃坐在江上，渐渐天明，又恐寺僧知觉，臣下赶来。只见那江滩之上，芦苇披风，摇摇拽拽，状若点首。祖师乃摘了一苇置之江面，脱了棕履，足踏芦苇，顺风真如一叶扁舟，顷刻过了长江。后有夸扬道力神异五言四句，道：

江上无舟日，高僧欲渡时。

一苇飘巨浪，道力果神奇。

话说魏地当初无有僧寺，只因梵僧化现，神元通晋，后来方知致信僧众，创建禅林无数之多。及被崔、寇之残，后又复兴，以至大梁，僧寺颇众。嵩山却有座少林寺，寺中有一个僧人，法名神光。这和尚真是苦行出家，一心只要参禅悟道，入圣作祖，终日信心礼忏，诚意看经，却因参不透玄机，也说不尽他的苦行。一日看经典不能悟，把锥学苏秦之刺股；习静工不得道，禁锢效老衲之闭关。大凡人有坚心苦行，就有神力感通。此如士子攻文艺，求工不得，精思苦虑不止。古语说得好：″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哪里是鬼神感通，乃精思入极。这神光和尚参悟不得，苦行不改。正在那焦心惕虑之时，忽然到静定之间，恍惚见一位金甲尊神现于面前，叫道：″那和尚，你纵费尽了心神，熬尽了日月，不遇明师指引，终是不明最上一乘，怎得超凡入圣？″神光听了，便跪倒问道：″上圣，我弟子肉眼凡胎，怎能识谁是明师？望乘方便，指教趋向之门，以遂得师之愿。″神人道：″我有四句偈语，汝当谛听。″乃说道：

西来有一衲，面壁自为观。

立雪求传道，真诚见志专。

神人说偈毕，神光再欲要问，忽然醒来。乃终日思想神偈中语不提。却说祖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一苇渡江，往前走了多时，忽来到魏地，远远见一座寺院当前，绀宫梵殿，真是齐整。乃走入山门四望，殿宇虽齐，却不见一个僧人行走。只见左庑下一个侧门，走入门内，乃小小一间禅室。墙垣坚固，门壁周全。祖师看了，道："好一处清净僧堂！"乃对壁跏趺而坐。或一放参，便至三五日。寺僧后有观见的，见师庄严色相，不敢惊动询问。这神光也来看见了，便想起神人偈意，乃近前礼拜，询问来历。祖师端坐不顾。却遇冬月大雪，但见：

鹅毛片片在空飞，地冷天寒曙色微。

欲向神僧询至道，任教三尺积禅扉。

神光一心专信神语指引他来，叫他真诚求道，乃不顾大雪，立在阶道，渐渐雪积过膝。祖师乃转过身来，见了神来立在雪中，心甚慈悯，问道："汝久立雪中，欲求何事？"神光答道："惟愿大慈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师道："诸佛无上妙道，旷劫难逢。岂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神光听了祖师教诲，虽说是勉励之言，却实乃指示人道之路。回到自己静室，左思右想，再三筹度师意，忽然颖悟起来，喜不自胜，说道："老师父，说我轻心慢心，岂能得真乘？这轻慢之心在人身内，如何得显？除非发见在外，方显出不轻不慢真诚。我何不将刀刺臂，以表这点真心。"乃入常住香积厨房，拿了一把尖刃利刀，就要把左臂自刺。只见一个疯颠行者见神光持刀刺臂，一把手扯夺那刀，道："师父何事刺臂？我行者向来有疯颠之病，今见你持刀刺臂，吓得我倒好了疯颠，伶俐起来。看你拿刀弄杖，不是出家僧人，岂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神光哪里听他，便把左臂刺伤，走到师前，跪于地下。祖师见了，乃道："诸佛最切求道，重法忘身。今汝刺臂吾前，求亦可矣。"神光承其言，乃改名惠可，复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匪改人得。"神光听了不解，乃道："弟子之心未宁，求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惠可答道："弟子觅心，子不可得。"师曰："与汝安心境。"说罢，乃出了寺，往前路行走。惠可也不辞方丈，随着祖师一路前行，却遇海边地方。惠可见了大海，乃问道："师欲何往？"祖师道："何处来，还当何处往。吾有三弟子，助吾演化，现在隔海复新旧庙，料已工完，曾许以苇渡相逢。你看那前有泊舟，若随便过海，汝当搭而行来，吾于庙中相候。"说罢，那旧苇尚存，乃置之大波之上，益显神通，顷刻如千里之帆。惠可见了，方信师有道力，又喜自得了正宗，乃向泊舟求搭，果是顺舟一帆而去。

却说道副等三僧道场已完，望师正殷，只见海洋远处，隐隐一个人影，若似泅水而来，到得面前，果是师尊驾苇而到。三弟子见了大喜。祖师入得庙来，见了齐整如新，甚夸众善信、施才等功果。庙祝道人便说："众商客发心善愿，果然财利倍僧，顺风回家去了。施店主家道又复兴旺。如今庙里菩萨显应，地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敬奉的多，便是小道，也多沾利益。总是老师父们道力宏深。"庙祝谢了又谢。正说间，只见惠可也过洋到得庙中，先参了圣像，后拜了师尊，才与三僧叙礼。彼此各相讲论些道理，但是惠师又高一步。祖师久之乃为四弟子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辞曰：

夫入道者多，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理入，二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凡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一等，坚住不移，此则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有四：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谓报冤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时，当念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逐末，流浪诸有，多起冤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夙殃恶业果。孰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恨。作是观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名报冤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皆是过去夙因所感。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名随缘行。无所求行者，世人常迷，处处贪着。智者悟真，安心无为，万有皆空，无所希冀。三界九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息念无求。故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是则无求，真为道行，故名无所求行。称法行者，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悭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无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亦复利人，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名称法行。

祖师说罢，遂离了庙中。四弟子也辞谢了庙祝，随师仍归本国清宁观。只见波罗提游方未回，国王尚未坐殿，乃出郭同四弟子远去，住禹门千圣寺中。时大同元年十月。师见四弟子侍侧，乃问道："汝等尽各言所得。"道副乃道："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汝得吾肉。"尼总持道："我今所见，如庆喜见阿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皮。"道育道："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师曰："汝得吾骨。"乃惠可即礼三拜，复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乃顾谓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嘱大迦叶辗转传授，以至于吾。吾今付汝，汝当护持。"乃授可袈裟，以为法信。惠师乃跪受其衣，愿闻指示。师曰：内传法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后代浇薄，疑虑竟生，谓吾西土，汝乃此方，凭何得法？以何为证？或遇难缘，但出此衣，用以表信，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余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潜符密契，千万有余，汝当阐化，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回本有。可听吾偈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祖师说偈毕，又以《楞伽经》四卷付惠师，乃向道副等道："吾化缘已毕，传法得人，将示寂矣。"乃端坐而寂。弟子等奉金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次年，有使宋云自西域还，遇师于葱岭，手携只履，翩翩独迈云间而去。
诗曰：
编成一记莫言迂，借得僧家理不虚。
句句冷言皆劝善，行行大义总归儒。
纲常伦理能依尽，烦诞支离任笑愚。
但愿清平无个事，消闲且阅这篇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